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錄部三

（38）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　題

一、六祖壇經諸本集成（下）：請參閱第三十七冊「六祖壇經諸本集成」（上）的第一部份「六祖壇經研究論文集」。

二、禪宗永嘉集

節錄自「禪學大成」

本書一名「永嘉集」，又名「永嘉禪宗集」。唐・永嘉眞覺禪師所著。本文分慕道志儀、戒憍奢意、淨修三業、奢摩他頌、毗婆耶舍頌、優畢叉頌、三乘漸次、理事不二、勸友人書、發願文等十門。此中初三門爲序分，次五門爲正宗分，後二門爲流通分。述禪定之用意，修心之歷程，且詳於修禪者宜愼身口意三業之儀軌。

作者永嘉大師又名玄覺，姓戴氏，唐永嘉（今浙江永嘉縣）人。幼而出家，遍探三藏，精天臺止觀之學，後因左谿玄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共至曹谿參六祖慧能大師，僅一夜即受印可，世稱一宿覺。翌日下山歸溫江，宣揚祖意，學者輻輳，宗風大振，號眞覺大師。唐玄宗先天六年

十月十七日安坐而寂。十一月十三日，葬於西山之陽，塔曰淨光，勅謚無相大師，世多稱永嘉大師。所著本書與「證道歌」一篇，皆行於世。

三、永嘉禪宗集註

編譯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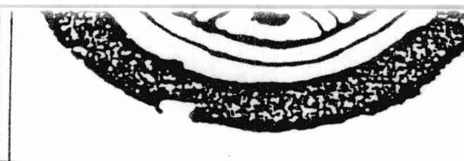
二卷。爲「禪宗永嘉集」之注釋。明・無盡傳燈重編並注。明天啓二年(西元一六二二)成書。

傳燈和尚，妙峯百松眞和尚法嗣，於明代受尊崇爲「三無」(指傳燈及黃檗的無念深有、博山的無異元來)，著有「首楞嚴經玄義」、「同圓通疏」、「同圓通疏前茅」、「維摩經無我疏」、「淨土生無生論」等。師以有感於「永嘉集」(又名「禪宗永嘉集」)之原編者魏靜誤解撰者玄覺的本旨，遂加以重新改編、註釋，並更改書名前四字「禪宗永嘉」爲「永嘉禪宗」。

目次

貳、禪宗永嘉集……六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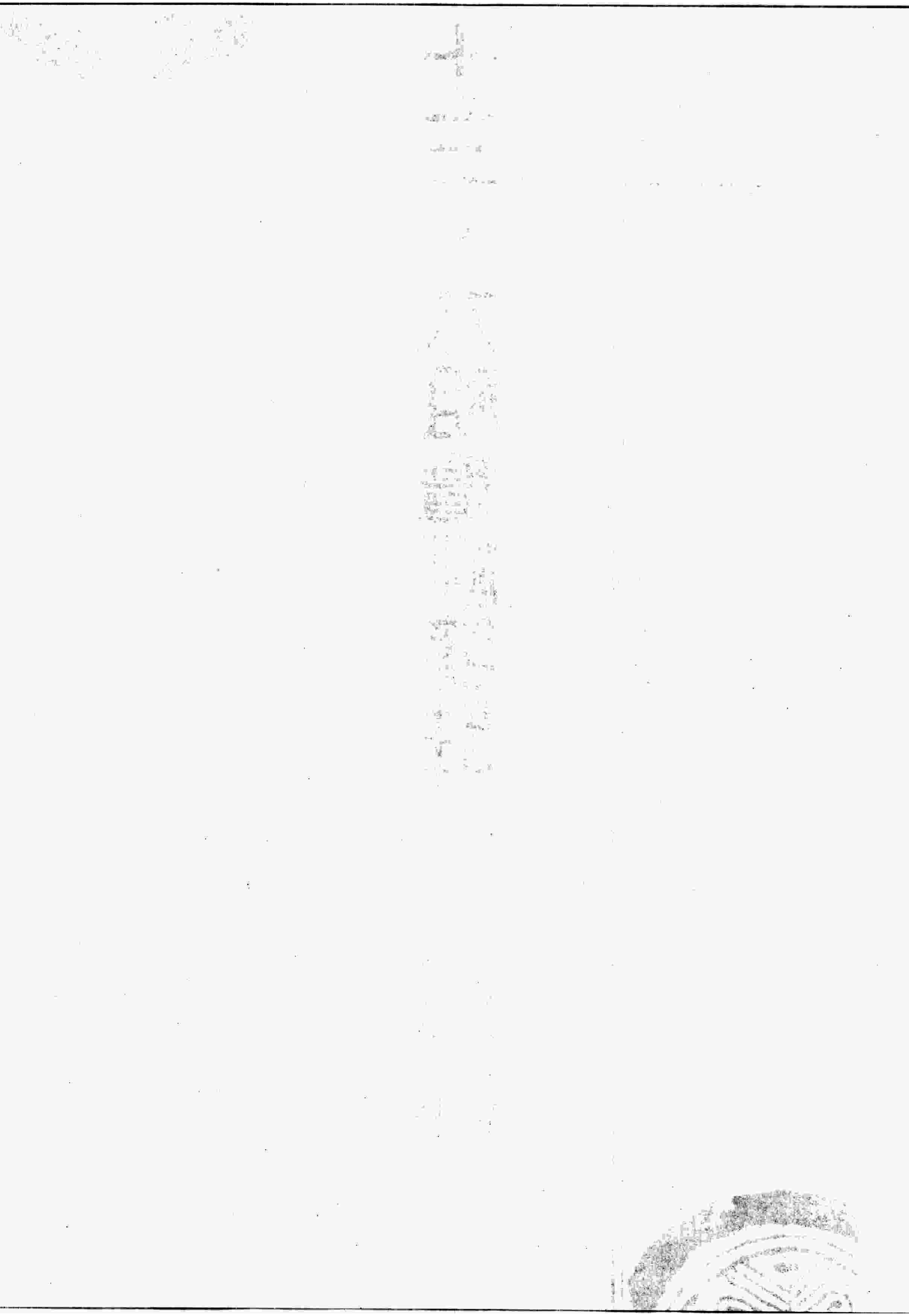
叁、永嘉禪宗集註……六六三



十三、六祖壇經箋註

釋法海 撰
丁保福 註





六祖壇經箋註目次

六祖壇經箋註序

攷唐書方伎傳、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付受。達磨賫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能於達磨。在中國爲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後閱全唐文、見六祖自撰之金剛經註序、及其嗣法法海所撰之壇經序、王摩詰所撰之六祖碑銘、柳子厚所撰之六祖第一碑、劉夢得所撰之六祖第二碑。余因此而於六祖所傳之禪宗、遂心向往之矣。夫所謂禪宗者、非六度中第五度之坐禪、乃第六度之般若波羅蜜也。六祖示不識文字相。故平生無著作。惟法海紀述其說法之語、名曰法寶壇經在宋時明教大師有校刋本、題名曰法寶記。明教大師曰、法寶記者、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見鐔津文集十一)稱經者、後人尊其法耳。而非六祖之意也。(見鐔津文集三)余謂宗教家各自尊其教、無不名其所崇奉者曰經。如墨翟之書、初不名經。而其徒苦獲鄧陵之屬、乃尊之爲經。(墨經見莊子天下篇)揚子太玄、其本傳及漢志、並未稱經。而當

時侯芭之徒、亦尊之爲經。此外如老子之稱道德眞經、莊子之稱南華眞經、列子之稱冲虛眞經、以及耶教之聖經、回教之可蘭經、皆其例也。余於壇經、研精覃思者旣久、始知與孔子之十翼、子思之中庸、孟氏莊氏之書、瀧然多有會通之處、爰撮其大要、而爲學者告焉。壇經所謂佛性、實性、眞如、自本心、自本性、明心見性、禪定解脫、般若三昧、菩提涅槃、解脫知見、諸佛之本源、不思善不思惡、卽自己本來面目、皆自性之異名也。又謂自性本不生滅、本無去來、本來清淨、本自具足、本不動搖、如如不動、第一義不動、無有一法可得、皆言自性之體也。卽彖傳所云艮其止、止其所也。卽繫辭所云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也。卽洗心退藏於密也。卽天下何思何慮也。卽中庸所云天命之謂性也。卽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卽孟子之萬物之皆備於我也。（卽釋氏之自性本自具足）卽莊子所述孔顏授受之心齋也。卽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也。卽莊子所述之遊心於物之初、及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也。論自性之體、三教之相同者如此。壇經又謂自性眞空、能生萬法也。眞如有性、所以起念也。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也。引維詰經之能善分別諸法相也。引金剛經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皆言自性之用也。卽彖傳所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也。卽繫辭所云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即中庸所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即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即莊子所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亦即庖丁遊刃解牛、及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壇經又謂衆生是佛。佛性本無差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離心無別佛。所以自性自度、自識自見、自淨自定、自悟自解、自修自行、自開心中之佛知見、不假外求、歸依自性天眞佛。一悟即見心地上覺性如來。此即孟子性善之說、及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亦言性之用也。論自性之用、三教之相同者又如此。自性之體用既已證明、然後再讀壇經、以自本性證乎了義。則天機利者、一悟即入大圓覺海。天機鈍者、亦能得其深處。故謂之圓頓教、謂之最上乘、謂之如來清淨禪、謂之菩薩藏之正宗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若夫壇經所載、有何須往生之說、則蓮池大師辯之詳矣。蓮池言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其十萬八千東方西方等說、久已辯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無佛出世、輪王乃以十善化度衆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見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知執壇經而非淨土者、謬之甚者也。蓮池之說如此。余恐學者因壇經而疑淨土、故錄其言於簡首、使閱者開卷即知、逆防其趨向之或誤。蓋以修淨與參

無錫丁氏藏版

禪、正不相妨。古德所謂有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六祖蓮池、各各隨機說法、相需爲用、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在學者之善於圓融耳。此余所以既註十六觀經、阿彌陀經、而又爲此經之箋註也。箋註時遇十萬八千十善淨土等說、則引蓮池之言以訂正之。非如效唐人之非國語、宋人之糾謬唐書、明人之正楊正錢、出己意以詆譏古人也。即六祖答西方之問、其主要在使人淨心則淨土。亦未嘗言無西方也。余之箋註是經也、折衷衆說、擇善而從。或別書於冊、或書於片紙、或歛行跳格、而書於本經字句之旁、及書眉之上。久之得數萬言。乃使人錄出、分疏於每句之下、仿王逸註騷、李善註選之例也。其音訓即於每字之下註之、俾學者易於成誦、仿朱晦庵詩傳例也。其註作雙行小字、則仿宋本十三經註疏之例也。唯是能薄材譾、讀書未廣、豐干饒舌、未免巵言。然區區掇拾餖飣、容亦有爲初學所未知者。則余敢效宋人之獻曝、曝寧足貴、惟獻焉者之愚誠、有欲已而不能自已者耳。砭頑訂誤、尚有望於後之君子。

八年十月無錫丁福保仲祜序。

六祖壇經箋註後序

吾儒言經文錯簡者、起於劉向之校尚書、(見漢書藝文志)猶有古文可據也。疑經文脫簡者、始於鄭玄之註玉藻、(見禮記註)然尤不敢移其次第也。至北宋以後、始各以己意改古書。有所不通、輒言錯簡。六經幾無完本。餘波所漸、遂及叢林。於是六祖壇經、有言其錯簡者、則移其次第。有言其脫簡者、則以他書補入。余以正德舊刻本校之、其竄亂之迹、尚未盡泯也。大凡古書之傳於今者、類如此。不獨壇經爲然。而余又考壇經之所傳述者、卽釋迦佛在靈山會上付與初祖大迦葉之正法眼藏也。由初祖傳至二十八祖達磨大師、始來中國。是爲東土初祖。又傳五代至弘忍大師、凡三十有二祖、皆密密相傳、以一傳一、餘人不能得其法。自忍大師傳法於六祖、六祖遂廣傳其法於天下。其門人又詳叙之而爲壇經。卽今之所傳者是也。其淵源遠有端緖如此。余獨怪壇經爲宗門切要之書、自唐以來千二百餘年間、未見有人爲之註者何也。豈視爲淺近易曉、人人可以盡解耶。抑道在心悟、不在文字。我宗門下客、不必求知求解耶。夫以指指月、指本非月。非馬喩馬、馬非非馬。指與非馬、猶之文字。借指可以見月、借非馬可以明馬。猶之借文字可以通經義。通經義可以明心見性。故文字爲傳道之器、得道則其器可投。文字如渡海之筏、到岸則其筏可捨。若未到岸未得道之時、文字究不可以不求甚解。此壇經之所以不可無箋註也。雖然。註書之難。自古言之。漢儒註經、必引會

數經、勘契密合、而後下筆。不第時代近古、多得遺聞而已。魏晉以降、儒者不遵師說、意主穿鑿附會、
漢學於是浸廢矣。其後如杜征南之註左氏傳、顏秘書之註兩漢書。雖贍博絕世、猶有摘其舛駁者。
徐無黨註五代史、寥寥數語、其於大義、毫無裨益、勿論矣。惟裴松之之註三國志、劉孝標之註世說
新語、酈道元之註水經、皆能補原書所不載。其辭又雅馴、頗見魏晉風軌。李善之註文選、止引經史、
不釋述作意義。東坡嘗稱之、而詆五臣註爲荒陋。凡此皆可爲箋註家之鑑戒者也。後世之註佛經
者皆宜據事徵典、不妄加義。不可如王輔嗣之註易、郭子玄之註莊、屛實驁華、唯在發揮一己之意。
蓋佛氏之微言奧義、惟佛與佛能知其究竟。卽二乘菩薩亦不可空談妙悟、妄爲度量也。譬夫蓮池
大師之言曰、如經所言、有諸盲人、羣手摸象。其摸鼻者、云象如箕。其摸股者、云象如柱。其摸尾者、云
象如箒。其摸腹者、云象如石。乃至摸眼則云如鼓風橐。摸耳則云如倒垂葉。摸蹄則云如覆地杯。人
執所摸、互相是非、觀者捧腹。今日談經、何以異是。佛已涅槃、咨詢無繇。出情識手、爲想像摸。彼此角
力、如盲識盲、予實慨焉。蓮池之說、可爲經疏家空譚之藥石也。昔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
次、時號獺祭魚。毛西河作試帖、陳書滿几案、其夫人亦詆爲獺祭。余謂註佛經者、獨宜多檢書冊、以
期多得考證。惟不可太涉泛濫、以失說經家謹嚴之體焉耳。若但爲簡單之經註、宜仿廖瑩中世綵
堂本韓文註、(徐氏翻刻本名東雅堂韓文)朱子諸集傳例、及離騷集註例、悉削去諸家姓氏、彙輯
羣說、自爲一書、然已不能免宋元人說經之窠臼矣。此余所以遠祖漢儒經註、近法三國志世說文

選等註、而爲壇經之箋註也。箋與註、本是不同。箋之云者。說文云、表識書也。謂書所未盡、待我而表識之也。康成詩箋、昔人謂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之爲箋。今壇經中之各偈、大抵用箋者爲多、因非箋不能達其意也。註之云者。稽典故、考輿地、詳姓字、明訓詁、識鳥獸草木之名也。註法之中、又分三端。一曰正註。宜引本事以解之者也。今壇經中所註之寶林、衣法、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以上見第一品)知解宗顯宗記、(第八品)卓錫泉、(第七品)水晶鉢、(第八品)六祖舊居、(第九品)嗣法四十三人、(第十品)等是其例也。一曰互註。宜沿波討源、博採衆說、以爲佐證者也。今壇經中所註之此心成佛、生死事大、生死苦海、福何可救、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以上見第一品)用卽了了分明、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八萬四千智慧、(第二品)有把茆蓋頭、(第八品)及他心通、(第九品)等是其例也。一曰訓詁。解釋其音義、而無害其文者也。今壇經中所註之獦獠、偈頌、確蘊(以上見第一品)等字是其例也。司馬遷之言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精思之謂也。班固之言曰、篤學好古、實事求是。此詳考之謂也。詳考始可言註。深思始可言箋。余學殖荒落、何敢插齒牙於著作之林、而爲此經之箋註。蓋欲於佛經箋解中自闢一徑而行、一以援古德之言、示人以不蹈空疏之弊。一以便利根初學、閱之頓悟如來上乘、而爲假諸文字爲其筌蹄也。校勘既竣。復以釋迦佛像及列代祖師像三十三尊冠諸首簡。昔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偉人事蹟、而宋刻本列女傳、亦有顧凱之之畫像。借圖像爲感發興起、由來舊矣。今此三十有三尊者、卽佛祖傳授大法之次第。學者既讀

斯文。則必想見其人。見其人而不得。則見其像如見其人也。如見其人之口口相傳心心相印也。附圖之意、蓋在於斯。中華民國建國之八年十一月無錫丁福保識

吾友邱菽園先生寄我劉世馨粤屑所載之六祖鉢一條、謂「六祖葬曹溪、故其眞身衣鉢在焉。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後黄巢至曹溪、雲霧晝晦、軍人失[illegible]、致恭乞哀而去。南漢王劉鋹使迎衣鉢、鉢瘞地、因捨田數十頃贖罪。肉身香爀如漆。其衣二、一乃達摩所傳、西域屈眴布緝綿花心織成者。一爲唐元宗所賜、織成淡山水者。其鉢非銅鐵木石、人莫能識。明魏莊渠爲廣東提學、慨然欲闢佛、毀佛寺無數、至南華、擊六祖相傳之鉢。又欲毀其寺、焚其衣。見鉢現委鬼二字、驚而止。」菽園先生又曰、「古今方言、有以孝子一名詞、專指身服衰絰之人而言者。試証之後漢書、桓帝既葬、民士往哭陵者、計千百人、當時均喚作孝子。又証之三國志、有妄男子、惘惘然誤入諸葛恪府內、時以其人實着孝服、故亦喚之爲孝子。今廣東俗語、猶存古意、凡衰絰在躬者、皆喚是孝子。六祖本廣東人、應作廣東諺矣。」附錄於此、皆可爲壇經補注之資料。且以誌良友之益我於不忘也。民國十一年二月丁福保識

箋經雜記 十四

余書藏中所收壇經、不下十餘種。其最佳者爲明正統四年黑口刻本。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字大悅目。元槧本典型尙存。氣象靜穆可敬。其次則爲嘉靖間五臺山房刻本。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古意猶存、尙爲佳帙。茲以兩刻本、校勘其異同。正統本之優點、爲法海所撰壇經略序、尙未改爲六祖大師緣起外紀。其序文亦未爲後人所竄亂。正統本有無名氏跋一首。嘉靖本則摘錄跋中之語、名曰歷朝崇奉事蹟、而刪其跋。正統本共分九品。曰悟法傳衣第一。嘉靖本改爲行由第一、分其後半爲般若第二。正統本曰釋功德淨土第二。嘉靖本改爲疑問第三。正統本曰定慧一體第三。嘉靖本改爲定慧第四。正統本曰教授坐禪第四。嘉靖本改爲坐禪第五。正統本曰傳香懺悔第五。嘉靖本改爲懺悔第六。正統本曰參請機緣第六。嘉靖本改爲機緣第七。正統本曰南頓北漸第七。嘉靖本改爲頓漸第八。正統本曰唐朝徵詔第八。嘉靖本改爲宣詔第九。近刻本又改爲護法。正統本曰法門對示第九。嘉靖本改爲付囑第十。其間字句之不同者尤不勝枚舉。於以知壇經之竄亂、其在正德嘉靖間乎。明人好竄改古書。已成爲風俗。不獨於佛經爲然也。余尙有嘉靖小字刻本、及閔刻朱墨本。亦爲壇經中之佳品。此

外則有福建鼓山刻本、長沙刻本、金陵刻本、如皋刻本等、皆近時普通單行本也。

壇經最要之宗旨、在於示明一切萬法、皆從自性生。自性卽是自心。自心卽是眞佛。故不必捨自佛而求他佛、但覓自心佛可也。其重要之下手處、在於依法修行。修須自修、行須實行。其所修所行者、先去殺生偸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癡愚等十惡、再去邪見邪思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等八邪。去十惡八邪、卽是除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見他人之是非善惡。是之謂歸依自性天眞佛。故六祖謂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也。若不能依法實行、口善心不善、雖誦經念佛奚益。南轅而北其轍、其去眞佛也遠矣。

學者之於壇經皆宜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以反求諸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六祖之所謂心平何勞持戒、吾則求吾心之如何能平。六祖之所謂行直何用修禪、吾則求吾行之如何能直。六祖謂恩則孝養父母、吾則求孝養父母之所以盡其恩。六祖謂義則上下相憐、吾則求上下相憐之所以盡其義。六祖謂讓則尊卑和睦、吾則於尊卑思所以行其讓。六祖謂忍則衆惡無喧、吾則於衆惡思所以

致其忍。於此六者、無一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無一不能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以截斷其舊習、以變化其氣質、雖讀此一經而已入聖賢仙佛之境界矣。嗚乎。獨處不能謹、口誦不能實行、徒以經典梵唄嚴飾乎外。僞也。欲以虛僞之善、蓋眞實之惡。自可欺、人不受欺。人可欺、佛其可欺乎。

禪家所有語言、皆機鋒相對、因病與藥、使參問者捨去執見、直入中道而已。故圭峯禪師曰、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其所謂破執者、試以金剛經證之。經曰、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又曰、是福德卽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又曰、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又曰、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又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又曰、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又曰、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又曰、如來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又曰、是實相者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又曰、如來說一切諸相、卽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卽非衆生。又曰所言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又曰、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又曰、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又曰、如來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又曰彼非衆生、非不衆生、

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又曰、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卽非善法、是名善法。又曰、凡夫者如來說卽非凡夫。此等句、不及備錄、錄此以見談般若者、隨說隨掃、以破人之執着之相也。後世之談禪者、其法皆出於般若部。所以問者曰是、則答曰非。問者曰非、則答曰是。問者曰有、則答曰無。問者曰無、則答曰有。且卽毀卽讚、卽讚卽毀。卽立卽破。卽破卽立。卽體卽用、卽用卽體。卽言語非言語、非言語卽言語。一時權宜相當、故有與甲相宜者、未必與乙相宜。與乙相宜者、未必與丙相宜。隨機說法、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故六祖爲志道曰、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雖然、立教皆爲對機。對機者除病除執也。若本無此病、卽無庸服藥。本無此執、亦更不必破。無病而藥、無執而破、則無益而有損矣。善夫蓮池大師之言曰、看經須是周徧廣博、方得融貫、不致偏執。蓋經有此處建立、彼處掃蕩、此處掃蕩、彼處建立。隨時逐機、無定法故。假使只看楞嚴、見勢至不入圓通、而不廣覽稱讚淨土諸經、便謂念佛不足尙矣。只看達磨對梁帝語、見功德不在作福、而不廣覽六度萬行諸經、便謂有爲福德皆可廢矣。反而觀之、執淨土非禪宗、執有爲非無爲、亦復如是。喻如讀醫書不廣者、但見治寒用桂附而斥芩連。治虛用參耆而斥枳朴。不知芩連枳朴亦有時當用。而桂附參

者亦有時當斥也。是故執醫之一方者誤色身。執經之一義者誤慧命。予嘗謂六祖壇經不可使無智人觀之。正慮其執此而廢彼也。

心性二字、空宗與性宗等解說各不相同。惟禪宗則毫無區別。所以黃檗禪師云、心性不異、即性即心。心不異性。名之爲祖。又云、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見傳心法要)南陽慧忠國師語錄曰、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則別。悟則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學者據以上數則、既知心性非異、可以讀壇經矣。

六祖之碑銘及壇經序中有最難箋註者三處。王摩詰所撰六祖碑銘中之泉館二字。余註曰、泉館即淵館也。築館於重淵之下、猶言穴居也。唐人避高祖諱、故改淵爲泉。當時頗以未得確證爲憾。後偶閱袁褧仿宋本六臣註文選中郭璞江賦、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於懸流。原註曰、淵客鮫人、皆水中居。故築室構舍於巖流之下。此即泉館之出處也。他日當爲補入註中。又法海壇經畧序中之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三句。又德異壇經序中之末上二字。此三處皆不易箋註。學者愼勿滑過。

達摩或作達磨。惠能或作慧能。皆可通用。第七品中之羊鹿牛車。近時新刻本改爲羊鹿之車、大謬。萬不可用。不知法華經中共分四車。曰羊車、鹿車、牛車、白牛車耶。此畧舉之。其說詳載註中。

數年前有客問余曰、壇經第一品中、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此山、何名也。又問第七品中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此泉何名也。第十品中嗣法四十三人、其名詳於何書。何名也。余於時不能答、旁有座客代余答曰。此乃考據文字、於明心見性毫無交涉也。然余終以不知此答爲憾。近來閱書稍稍留意、積久則此山與泉及四十三人皆確知其名。已詳載壇經註中矣。

註中偶有重複之處。因經中往往有極機警極爽利之話頭、與極確實之理解、非仍引前註不能了然者、故又重複而用之。非若專門名辭、前已註過者、則每用註見前、或詳見前註。可以了之。若理論則反不如徑將前註仍註一番。學者既省檢查之勞、又獲熟讀之益。故註者不避重複之誚也。

說鈴爲說部叢書、內有現果隨錄一種、其九十一則、載江北沈生、幼則黌宮。特才妄作。讀書蕭寺中。見六祖壇經。妄舉硃筆塗抹。回家暴亡。示夢於父曰吾以塗抹壇經、現在

地獄。身帶火枷。苦楚難忍。父爲我到寺讀書處、尋出壇經、洗去塗痕。庶可脫苦。父悲痛不勝。入寺搜訪。果見原本。急洗去舊痕。併發心重刻一部流通、爲子懺罪。

唐釋法才、光孝寺瘞髮塔記。佛祖興世、信非偶然。昔宋朝求那跋陀三藏、建茲戒壇。豫讖曰。後當有肉身菩薩、受戒於此。梁天監元年、又有梵僧智藥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來菩提樹一株。植於戒壇前。立碑云。吾過後一百六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之法王也。今慧能禪師、正月八日抵此。因論風幡語。而與宗法師說無上道。宗踴躍忻慶、昔所未聞。遂詰得法端由。於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祝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受具足戒。既而於菩提樹下、開單傳宗旨。一如昔讖。法才遂募衆緣。建茲浮屠。瘞禪師髮。一旦落成、八面嚴潔。騰空七層。端如湧出。偉歟禪師法力之厚。彈指卽遂。萬古嘉猷。巍然不磨。聊叙梗概。以紀歲月云。儀鳳元年。歲次丙子。吾佛生日。法性寺住持法才謹識。

肇慶府志曰、永寧寺在縣（新興縣）南埇村旁。相傳爲六祖辭母處。旁有辭母石。又曰六祖菴在縣（四會縣）東扶盧山下。六祖嘗避難隱於此。後人因建菴祀之。

廣東通志曰。光孝寺在南海縣西北一里。相傳六祖祝髮於此。圖經云、本乾明法性二

寺、後併爲一。劉宋永初間、陀羅三藏飛錫至此。指訶子樹曰、此西番訶梨勒果之林宜日訶林。遂創戒壇。預讖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持菩提一株、植於壇前。唐儀鳳元年、六祖慧能、祝髮樹下。因論風幡、建風幡堂。宋太祖改爲乾明禪院。紹興二十年、改爲報恩廣孝寺。後易今名。咸淳五年重修。元明屢經修建。有睡佛閣。國朝順治六年、僧今盌修。康熙十一年、東莞人蔡元眞、以寺頹廢、請平靖兩藩重新之。有牌記。寺又名法性寺。有米元章書三世佛名。稍北爲六祖殿。前爲菩提壇。壇側爲髮塔。其東南爲達摩井。西爲五祖殿。循廊而東爲風幡堂。堂前有池泓然。壇經正統刻本卷尾有無名氏跋語一則。近世已無傳本。語頗詳實。故附錄於下。其辭曰、宋太祖開國之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宋太宗卽位、留心禪門、詔新師塔七層。加論大鑑眞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宋仁宗天聖十年、具安輿、迎師眞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諡大鑑眞空普覺禪師。宋神宗加諡大鑑眞空普覺圓明禪師。本州復興梵刹。事蹟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六祖禪師、自唐開元元年癸丑歲示寂、至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已得五百七十八年矣。自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至大明正統四

年、已得六百八十年矣。時正統四年歲次己未仲秋八月中元日重刊。
蓮池大師曰、大鑑能禪師世稱南宗。大通秀禪師、世稱北宗。然黃梅衣鉢。不付時時勤拂拭之大通、而獨付本來無一物之大鑑。何宗鏡錄謂大鑑止具一隻眼。大通則雙眼圓明。信如是、何以不得衣鉢。夫曹溪親接黃梅。遠承達磨。又遠之承迦葉。又遠之承釋迦。乃永明傳道於天台韶國師、而爲此說者、何也。抑隨時救弊之說也。昔人言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而不復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故初祖西來至永明時、又或以爲一悟卽了。故宗鏡及萬善同歸等書、力贊修持。則似乎南宗專於頓悟、而北宗頓悟漸修。智行雙備、故有隻眼雙眼之喩。高松老人獨奮筆曰、此一隻眼、是之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也。是之謂把定乾坤眼也。是之謂頂門金剛眼也。儻新學輩諸淺見者、執宗鏡所云、作實法會。則大鑑止是空諦、而大通方始是中道第一義諦可乎。或曰、曹溪六代傳衣。舉世靡不知之。而當是時、何爲惟見兩京法主二帝門師北宗大著於天下、而不及曹溪者、又何也。曰、曹溪既承印記、秘其衣鉢爲獵人守網。潛光匿彩、至於一十六年。大通之道盛行、曹溪之名未顯也。迨風旛之對、而後道播萬世矣。曹溪潛龍深淵。不自炫耀。大通見龍在田、不自滿盈、其言曰、彼親傳吾師衣鉢者也。蓋善知識之相與

以有成也如是。(竹窗三筆)

肅圭峰禪師曰、此方迷心執文、以名爲體。故達摩善巧、揀文傳心。標擧其名。(心是名也)默示其體。(知是心也)喩以壁觀。(如上所敘)令絕諸緣。問諸緣絕時、有斷滅否。答、雖絕諸念、亦不斷滅。問、以何證驗云不斷滅。答、了了自知、言不可及。師卽印云、只此是自性淸淨心、更勿疑也。若所答不契、卽但遮諸非、更令觀達。畢竟不與他先言知字。直待自悟、方驗實是親證其體。然後印之、令絕餘疑。故云默傳心印。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言。六代相傳、皆如此也。至荷澤時、他宗競播、欲求默契、不遇機緣。又思惟達摩懸絲之記(達摩云、我法第六代後、命如懸絲)恐宗旨滅絕。遂明言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任學者悟之淺深。且務圖宗教不斷。亦是此國大法運數所至。一類道俗合得普聞。故感應如是。

又曰、認名認體異者、謂佛法世法、一一皆有名體。設有人問、每聞諸經云、迷之卽垢、悟之卽淨、縱之卽凡、修之卽聖、能生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此是何物。答云是心。愚者認名、便謂已識。智者應更問、何者是心。答、知卽是心。知之一字、亦貫於貪瞋慈忍善惡苦樂萬用萬義之處。今時學禪人多疑云、達摩但說心、荷澤何以說知。如此疑者、豈不似

疑云、比只聞井中有水、云何今日忽覺井中濕耶。思之思之、直須悟得水是名不是濕。濕是水不是名。即清濁水波凝流無義不通也。以例心是名、不是知、知是心、不是名。即眞妄垢淨善惡無義不通也。

斷際禪師傳心法要上、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爲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爲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何不傳衣。師云、爲他有心、是有爲法、所修所證、將爲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祇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道法本法無法。無法法爲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爲求衣、爲求法、明上座云、不爲衣來、但爲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斂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稟語。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卻門前刹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甚深阿難三十年爲侍者。祇爲多聞智慧。被佛訶云、汝千日學慧、不如

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難消。

尢侗曰、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和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臥輪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和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鏡心數起。菩提作麼長。二偈俱是翻一層法。以意推之、似乎相反。然救病則同。譬如醫家用藥。飽滿之後、宜以查枳消之。尪怯之餘、宜以參朮補之也。　予亦和云、樹邊難着樹。臺上莫安臺。本來不是物。一任惹塵埃。又問君何伎倆。有想還無想。心起心自滅。菩提長不長。以此拈古、聊供一喝。(艮齋雜說)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八、六祖風旛語、世所盛傳。然西土已有之。十八祖伽耶舍多、侍師伽難提尊者。夜聞風吹殿鈴聲。師問曰、鈴鳴耶、風鳴耶。祖答非風鈴、我心鳴耳。六祖豈拾前人唾涕者。非一時偶合、則記者必有一譌耶。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讀胡適之先生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對於壇經、頗多新發明、略述如左、以續箋經雜記。

敦煌本壇經、於六祖湼槃時、有一段云、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

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竪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傳。此段爲後世各本所刪。

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云、和尙(六祖)將入涅槃、默授密語於神會。語云、從上已來、相承准的只付一人。內傳法印、以印自心、外傳袈裟、標定宗旨。然我爲此衣、幾失身命。達摩大師懸記云、至六代之後、命如懸絲、即汝是也。是以此衣宜留鎭山。汝機緣在北、即須過嶺。二十年外、當弘此法、廣渡衆生。又云、能和尙滅度後、北宗漸敎大行、因成頓門弘傳之障。曹溪傳授碑文、已被磨換。故二十年中、宗敎沈隱。

宗密所撰略傳云、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沉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普寂禪師、秀弟子也、謬稱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門師、朝臣歸崇、敕使監衛、雄雄若是、誰敢當衝、嶺南宗徒、甘從毀滅。案宗密云云、正與敦煌本壇經相合。

據敦煌本南宗定是非論及神會語錄第三殘卷、摘其大致如下。

唐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神會在滑臺大雲寺演說。謂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爲法信、授與惠可。惠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又云、神會今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爲功德、爲天下學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定

是非。又云、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爲第六代、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竪和尚（神秀）爲第六代、所以不許。案神會攻擊北宗、分爲二層、一則攻擊北宗之法統、同時建立南宗之法統。一則攻擊北宗之漸修方法、同時建立頓悟法門。於是曹溪了義、乃大播於洛陽。至天寶十二年、北宗運動御史盧奕劾奏神會、乃敕黜弋陽郡、又移武當郡。至十三年、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荊州開元寺。皆北宗門下之所致也。是時神會已八十五六歲矣。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神會籌餉有功。迨事平、肅宗詔神會入內府供養、於是六祖之宗風大振、北宗之門庭寂寞矣。至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滅度、壽九十三歲。歿後越三十六年、德宗詔立神會爲第七祖。故神會一生事實、與敦煌本壇經六祖湼槃時之懸記頗相符。後人不解六祖滅度後南北兩宗互相攻擊之情形、又不知神會實爲中興南宗之第七祖、故貿然將此段刪去。

胡適之先生曰、神會費畢生之精力、打倒北宗、建立南宗爲禪門正統、居然成了第七祖。但後來之禪宗大師、都出於懷讓及行思兩支門下、而神會之嫡嗣、除靈坦宗密之外、絕少大師。所以臨濟雲門兩宗風行以後、更無人追憶當日出死力建立南宗之神會和尚。在景德傳燈錄等書內、神會只佔一個極不重要之地位。他的歷史及著述、埋

沒在敦煌石室裏。一千多年中、幾乎無有一人能知神會在禪宗史上之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之事、莫有過於此事者矣。然而神會之影響、始終還是最偉大最永久的。他之勢力在此一千二百年中、始終沒有隱沒。因爲後世所奉爲禪宗唯一經典之六祖壇經、便是神會之傑作。壇經存在一日、便是神會之思想勢力存在一日。

神會託王維作六祖碑文、其末段云、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此文作於神會生時、最爲可信。然據壇經、神會於十三歲時、卽來參禮六祖、不得云中年。是時六祖三十餘歲、不得云晚景。因蓄疑數年、不得確解。後讀宗密圓覺大疏鈔卷三下之神會傳略、謂神會北遊、廣其聞見、於西京受戒。景龍年中、却歸曹溪。大師知其純熟、遂默授密語。據此知神會未在六祖處受戒。北遊多年、至景龍年中、始歸曹溪。是時離六祖歿時僅六七年、故曰遇師於晚景。又據宋僧傳、神會死於上元元年、年九十三歲。回溯至景龍年中、神會已四十餘歲、故曰聞道於中年。又據付囑品、六祖稱神會曰小師。夫小師者、受具足戒未滿十夏之稱也。與聞道於中年之說相合

壇經般若品中有云、如漂棗葉、據敦煌本棗乃草字之誤。又云不從天有、據敦煌本大乃无字之誤。又坐禪品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原

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又云若著心著淨、卽障道也。凡九個著字、據敦煌本乃看字之誤、宜據改。又今本定慧品云、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如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顚云云。此皆指斥北宗之語。敦煌本觀靜作觀淨、唐人寫經、淨靜不分、故可互用。又敦煌本神會語錄曰、問何者是大乘禪定。答大乘定者、不用心、不看心、不看靜、不觀空、不住心、不澄心。問云何不用心。答用心卽有、有卽生滅。无用卽无。无生无滅。問何不看心。答看卽是妄。无妄卽无看。問何不看淨。答无垢卽无淨、淨亦是相。是以不看。問云何不住心。答住心卽假施設。是以不住。心无處所。據此段語錄、旣可爲淨靜通用之證、又可爲改著爲看之證。

宋蘇文忠公論六祖壇經曰、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尙少一喩、試以喩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俱全、一彈指

頌、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憨山大師於萬歷間遣戍雷州居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僦舍屠門酒肆、蔚爲寶坊。緇白坌集、摒折互用。六祖之道場、勃焉中興。師苦心十年、擬去此而隱居南獄、乃示禪堂諸弟子曰、老人臨行、特爲汝等說梵網經、誦此戒經、如從佛親聞作法羯磨、毋令毀犯。令三業六根、念念檢點觀察、不許暗生罪過、不得毀犯戒根、即此便是眞實修行。衆等戒經習熟、則當背誦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楞嚴法華楞伽諸經以爲佛種其參禪一着、當遵六祖開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當人本來面目、公案蘊在胸中、時時參究、久之自有發明時節。如此方是續佛祖慧命之大事因緣也。汝等能遵此語則如老人常住曹溪、汝等亦不必參方行脚矣。

憨山大師又示曹溪諸沙彌曰、今示沙彌、若思念老人、不若思念佛、思念六祖也。若思念佛、當來必有見佛之時。若得見佛、便是出生死時也。思念六祖、當初一賣柴漢耳、如何得今日人天供養。再思今日供養、乃從母親拋却恩愛、走向黃梅會下、負石舂米辛苦中來。再思六祖三更入黃梅方丈、得受衣鉢、憑何知見、向五百衆中獨自得之。且人人一箇臭皮袋、死了三五日、便臭爛不堪、爲何六祖一具肉身、千年以來、如生一般。此

是何等修行、得如此堅固不爛。沙彌如此細細一一思想。思想不透、但將壇經熟讀細參、參之又參。全部不能、但只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句、蘊在胸中。行住坐臥喫茶喫飯、搬柴運水、迎賓待客、二六時中、一切處頭頭提撕、直使現前、定要見本來無一物、是箇甚麼。如何是不惹塵埃的光景。若能如此用心、是名參禪。若參到自信不疑之地、則能眞見六祖面目。方知老人鼻孔。方是沙彌眞眞出家、了得生死時節也。若不肯向已心中苦求本分事、空思老人、有何利益。

明磬隆曰、佛者覺也。覺、悟也。悟本性也。本性之中、妙湛圓寂、本自無迷、又焉有悟。衆生染着塵洞、播弄識神、昭昭靈靈、精光外走、六根四大、不悟假合、于是有形骸障。飮食男女、妄生貪着、于是有嗜慾障。豪傑殫智力以營世務、于是有功名障。才士騁聰穎而工藻績、于是有文字障。拘常隨俗、縛而不解、則有事障。窮玄參妙、悟而轉迷、則有理障。種種顚倒、總屬無明、沉淪諸趣、輪轉生死、實由于此。初祖西來、盡掃文字見解、單提性宗、頓悟成佛。是故迷情未盡、則歷萬刼而不超凡。自性若明、則一刹那而立證聖。旣曰自性本自如如。迷時謂之衆生、自性非滅、佛是衆生。譬之水結爲氷、不離此水。悟時謂之佛、自性非增、衆生是佛。譬之氷消爲水、本自無氷。迷則有縛有解、愈解愈縛。悟則無縛

無解并解縛而兩忘。迷則以藥治病、藥即是病。悟則無病無藥、合病藥而雙遣。當其久在迷塗千生萬刼、無限轆轤。及其豁然大悟、一了百了、有何階級。故悟惟一頓、安得有漸。分頓漸二門、不悟者之言也。何以故、六祖一樵採獦獠、聞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立悟、遂傳諸佛心印。神秀之徒、時時定攝時時拂拭、而爭祖爭衣、貪嗔不除。故知悟必以頓、漸則未悟。悟之法門、有一無二。六祖之法寶壇經、蓋言悟也、言頓也。其言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心悟轉法華、心迷法華轉。悟之謂也。其言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頓之謂也。打迷網于一空、燿心珠于獨朗。布寶筏于苦海、秉慧炬于昏衢、未有若此經之明白直截者也。六祖未嘗讀書識字、而吐語爲經、符契千聖。乃知般若之中、何物不照、何義不了。

明憨山大師曰、或謂吾佛四十九年、末後拈花、且道未談一字、單傳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目爲單傳。此經豈非文字乎。然殊不知此事人人本來具足、不欠一法、不立一法。既本具足、是則佛未出世、塵塵剎剎、未嘗不熾然常說。祖未西來、物物頭頭、未嘗不分明直指。如是觀之、世尊終日直指、達磨九年說法。又何有敎外敎內、單傳雙傳耶。若人頓見自心者、則說與不說、皆戲論矣。此壇經者、人人皆知出于曹溪、

而不知曹溪出於人人自性。人人皆知經爲文字、而不知文字直指人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一味平等、原無纖毫迴避處。悲哉人者覿面不知、知則諦信不疑、本來無事、無事則又何計佛祖出世不出世、說法不說法耶。則此刻、刻空中鳥跡耳。

證道歌曰、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宏德禪師注曰、宗通者、卽悟諸佛之心宗也。乃達磨大師單傳直指之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唯在當人自證自悟、到無證無悟之地。所以從上諸老遞相出興、向千聖頂顊上提持者一着子、俾學者盡得單傳直指之妙。方謂宗通也。然後命掌藏鑰、按閱一代聖教、備知頓漸祕密不定之方、藏通別圓之味。方謂說通也。宗說既通、定慧均等。方謂圓明不滯空也。案此條可作般若品末說通及心通之注。心通卽宗通也。

問北宗之提倡看心看淨、如何解釋。答曰、宋鄒志完云、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工夫。此卽看心之說也。神秀偈時時勤拂拭、此句屬於看心。不使惹塵埃、此句屬於看淨。問除坐禪品外尙有看心看淨見於別品中否。答曰、見於定慧品、有人教坐、看心觀靜。觀之與看、靜之與淨、皆通借字。又見於頓漸品、師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看心則心有所住。觀淨卽看淨。又付囑品、汝等愼勿觀靜。凡三見。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畧序

案後人增删此文名爲六祖大師緣起外紀、其所增之事實、間有穿鑿附會之處。且文筆亦陋。今從全唐文錄出。存其舊也。

唐釋法海撰

全唐文九百十五、法海字文允。俗姓張氏。丹陽人。一云曲江人。出家鶴林寺。爲六祖弟子。天寶中預揚州法愼律師講席。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瑫、音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諱名自周人始也。母李氏、誕誕、音但。育也、○詩誕彌厥月。師於唐貞觀貞觀、唐太宗之年號。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二月八日、佛誕日也。○長阿含經、二月八日佛出生。時毫光騰空、法華科註一、白毫者、具種種功德。其毫中表俱空。狀如白瑠璃。內外淸淨。異香滿室。黎明、明暗相接之時、天猶帶黑暗。故云黎明。有二異僧造謁、謁見曰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爲安名。二僧言專爲安兒名而來。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乳。夜遇神

人灌以甘露。灌、注也。○光明文句五、甘露是諸天不死之藥。既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道。事見壇經。往黃梅黃梅、山名。在湖北黃梅縣西北。五祖弘忍居此。後人因稱五祖爲黃梅。求印可。印可、認可也。○論語皇侃義疏、皆被孔子印可也。○印可者、證明弟子之所得而讚美許可之也。五祖器之。器之者、重視其人、與以相當之職、稱其才也。○論語、及其使人也、器之。付衣法。以達摩傳來之衣鉢及一脈單傳正法眼藏之大法付與六祖。令嗣祖位。令繼五祖之位而爲六祖。時龍朔龍朔、唐高宗之年號。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一十六年。至儀鳳儀鳳、亦唐高宗年號。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傳燈錄。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州、謁忍大師。後於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爲傳法師。○法華序品、常修梵行、皆爲法師。詰論玄奧。玄奧、深遠奧妙之旨也。印宗悟契師旨。事見壇經。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比丘、比丘尼、出家二衆。優婆塞、優婆夷、在家二衆。合云四衆。或云、四方之衆徒也。爲師薙髮。薙、音替、薙髮、即剃髮也。二月八日、集諸名德、名德、有名稱德行者。授具足戒。比丘以二百五十戒爲具足戒。西京漢時長安之稱。自後漢都洛陽、始稱長安爲西京。智光律師爲授戒師。行事鈔下三、佛言善解一字名律師。一字者、律字也。○寶雲經六、

具足十法、名律師。○凡授戒師、有三人。今但舉智光者、舉其名德中之勝者也。蘇州。皇輿考三、蘇州府、陳云吳州、唐云蘇州。慧翻律師爲羯磨。要覽上、羯磨。此云辦事。○爲羯磨、卽爲授戒時之辦事人也。授戒時有四人以上之辦事人。今亦舉其最爲名德也。荊州皇輿考六、荊州府、宋南平。陳荊州。通應律師爲教授。教授、指教授師言。教授師爲五種阿闍梨之一。中天中天竺也。耆多羅律師爲說戒。說戒指說戒師言。說戒日讀戒本之長老也。西國法海就唐國而指西竺爲西國。蜜多三藏爲證戒。宋高僧傳二、爲人天師、稱曰三藏。夫三藏之義者、則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案以上授戒師等皆舉其名德。其戒壇。要覽上、西天比丘樓至、請佛立壇、爲比丘受戒。如來於園外東南置一壇。此爲始也。乃宋朝劉裕篡晉國號宋。故云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不該博。見高僧傳三。○創建、始造也。立碑曰、記識言之碑。後當有肉身菩薩肉身菩薩者、以父母所生之人身而至菩薩深位之人也。於此受戒。受戒者、言受取具足戒於身也。又、梁天監天監、梁武帝年號。元年、智藥三藏智藥三藏、傳燈會元佛祖統紀等、俱作梁眞諦。其預誌皆曰一百二十年。正宗紀則曰後四代。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酉陽雜俎、菩提樹出在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也。植此壇畔。亦預誌

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上乘者、大乘之異名。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以心印心、故名心印。之法主也。法主、法門之主也。○雜阿含經一、佛爲說法主。○案後世以說法知法之僧爲法主。

師至是祝髮受戒。祝髮、斷髮也。○尚書註疏卷十一、泰誓曰、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傳曰、祝、斷也。○列子湯問第五、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法旨、祖庭事苑、傳法諸祖、初以三乘敎乘兼行。後達磨祖師、單傳心印、破執顯宗。所謂敎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如昔讖。讖、差譖切。音寸。說文驗也。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即預言也。○原註、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緇白、猶云緇素。緇衣、僧服也。白衣、俗人所服也。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曹溪在韶州府城東南三十里。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湫、音秋。隘、烏懈切、讀如約。○左傳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注、湫下隘小也。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祖庭事苑五、檀越、檀那也。此云施主。越謂度越彼岸也。求坐具地、坐具地者、置坐具之地也。○坐具長佛之二搩手、廣佛之一搩手半。新坐具必貼故

衣於其上面之中央、謂之搩故。○四分律十九、坐具、一爲護身。二爲護衣。三爲護衆人之牀席臥具。案禮拜之時、先敷坐具。於其上作之。**得不。**不、讀否。○得否者、猶言可以不可以也。**仙曰、和尚**名義集一、梵本名鄔波遮迦。傳至於闐、翻爲和尚。○親教師爲和尚。在家人稱出家人爲和尚者、尊敬之意也。**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金剛經、唯然世尊。註、唯然、應諾之辭。**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以籠覆物、俗謂之罩。此言一展坐具、如籠之罩物、罩曹溪四境也。**四天王現身、**四天王者、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廣目天王。北方多聞天王。各領二鬼。其所居爲六欲天之第一天、在須彌山腹、即最初一層天也。四天王爲帝釋之外將。其天名曰四王天。**坐鎭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高祖、曾祖之父也。言最高在上也。○穴曰墓。墓上積土曰墳。**竝坐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爲寶坊。**寶坊、寺院之美稱也。○大集經一、爾時如來示現無量神通力、漸漸至彼七寶坊中。**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此地指南華山而言。在曲江縣南六十里。白象指象嶺而言。在南華山之上方。憨山大師曰、觀此曹溪主山、儼然象形、而四足六牙鼻口俱備。其寶林初開時、山勢完密、故寺坐頷中、左大牙包裹、與右牙連合、唇內爲龍潭、即如象口。其寶林右壁、儼然象鼻。其口爲龍潭。瀦水於內、有龍居之。案此即所謂生龍也。見曹溪通志。**只可平天。不可**

平地。平天者、山勢有高下、凡屋之起於高處者低之、屋之起於低處者高之。使屋頂彼此均平也。若使地平、鑿鑿其山石、恐傷山之來脈、故云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寺境之內。山水勝處輒憩止。憩音器。遂成蘭若一十三所。蘭若於四分律一、謂之空靜處。於薩婆多論二、謂之閑靜處。於智度論六十八、謂之遠離處。○案蘭若爲阿蘭若之略稱、又云蘭室。佛寺之異名也。今日花果院。據大明一統志、華果院卽南華寺。○或云、一十三所蘭若。今皆敗壞。唯華果院存在耳。隸籍寺門。隸、說文附著也。○隸籍寺門、謂花果院卽附屬於寶林寺也。其寶林道場、佛成聖道之處、謂之道場。又供養佛像之處也。○註維摩經四、肇曰、閑宴修道之處、謂之道場也。○案隋大業九年勅天下寺院改稱道場、故唐沿襲之有道場之目也。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韶州府南華寺、天竺僧智藥開山。智藥事今略。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兩手捧之曰掬。○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此方指天竺曰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勝地、地較他處爲佳者。堪爲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巒、音鸞。山頭相聚也。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梵刹、伽藍之美稱、寺院也。一百七

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法寶、本指佛所說之妙法。佛所說法、無有能上之者、故云無上法寶也。○案此云無上法寶、則指六祖言也。於此演化、演化、演說而揚化也。得道者如林、平土有木叢生曰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漢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安利元年、更名牧。○侯敬中、無考。以其言具表聞奏。表、章奏之屬。聞、聞之於主上。奏、進也。上可其請。可、許可也。○史記秦始皇本表紀、制曰可。賜額爲寶林。遂成梵宮。梵宮謂佛寺也。○朱慶餘詩、流水離經閣。閒雲入梵宮。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寺殿前有潭一所。潭、深水也。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示色相於人曰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叱、音出。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文選、西京賦曰、若神龍之變化。註、龍出則昇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俄頃、少時也。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要覽中曰、梵語鉢多羅。此云應器。今畧云鉢也。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前漢書季布傳、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以鉢

舀之。舀、音杳。挹彼注此曰舀。龍不能動。師持鉢歸堂上。與龍說法。處胎經一、佛告阿難。吾於海中、與龍說法、無數諸龍龍子得道。龍遂蛻骨而去。蛻、音稅。蟲類所脫之皮曰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堙、音因。塞也。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處是也。原注、龍骨於至正己卯、寺燬兵火。因失。未知所之。

壇經序

此序共分五段。見性成佛以上、述佛祖傳付至達磨。爲第一段。法寶壇經以上、述二祖至六祖、以明壇經緣起。爲第二段。盡出壇經以上、述大師之子孫皆從此經出。爲第三段。與諸佛等以上述此經之勝妙。爲第四段。以後述流通此經之緣由、爲第五段。

古筠比邱德異撰

古筠、德異生長之地名。德異爲示陽高安盧氏。示陽卽江南瑞州之瑞陽。瑞與示、晉相通。故曰示陽。高安其郡名也。瑞陽、明曰瑞州府。元曰、瑞陽。唐曰、筠州。從唐故稱古筠。今江西之高安縣也。○釋氏要覽上、梵語比丘、秦言乞士。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故云比丘。○德異、別號絕牧叟。鼓山皖山凝禪師之法嗣。六祖二十一世孫、休休禪庵之開山。元朝人也。○增集續傳燈錄四、松江澱山蒙山德異禪師、示陽高安盧氏。參蘇之承天孤蟾瑩。傳詳元賢繼燈錄三。

妙道妙者絕妙之言。故宗鏡錄九曰、只喚妙爲絕。絕是妙之異名也。○莊子、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虛玄**、虛玄、寂靜貌。**不可思議。**理之深妙、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也。○法華玄義序、所言妙者、妙名不可思議也。**忘言得旨**、莊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陶潛詩、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端可悟明。**端、始也。**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多子塔、爲辟支佛之古蹟、而世尊嘗於此處顧視迦葉尊者分半座使坐者。**拈華於靈山會上。**宗門雜錄上、王荊公問蔣山佛慧泉禪師曰、禪家所謂世尊拈華。出自何典。泉曰、大藏經所不載。王云、余頃在翰苑。

偶見大梵王問決經三卷、因開之。經中所載甚詳。云、梵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苑獻佛。捨身爲牀坐。請爲羣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華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吩咐摩訶迦葉。∴此經多談帝王事。所以秘藏。世無聞者。佛惠嘆其博究。○法華科註一曰、耆闍崛山。此云靈鷲山。以山峯似鷲。故名其山。又前佛今佛。皆居此山。佛滅後、羅漢支佛常居。爲聖所居。故呼爲靈。**似火與火、**會元十、天台詔國師謁龍牙。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案火與火、是火傳火、燈燈不斷之義也。**以心印心。**祖庭事苑八、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心法要上、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卽印不成文。印著物、卽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西傳四七、**四七、自迦葉至達磨二十八代也。**至菩提達摩、**稽古畧二、達磨尊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既而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辭於姪王。王爲具大舟、實以珍寶、汎重溟、三周寒暑、達於南海。當梁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也。**東來此土。**按自西印度來東震旦、故曰東來此土。**直指人心、**宗鏡錄、釋迦文佛、開衆生心、成佛知見。達磨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見性成佛。**悟性論、佛者、覺也。人在覺、心得菩提。故名爲佛也。○頓悟入道要門上、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處、卽名了了見本心也。亦名了了見性也。只個不住一切處心者、卽是佛心。**有可大師者、**瑜伽論、推滅邪熾外道、出現世間、故號大師○稽古畧二、慧可大師、洛京武牢姬氏子、初名神光、博涉詩書、尤精玄微。幼年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永穆寺。**首於言下悟入。**二祖慧可問初祖達磨曰、

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見五燈會元一、案此卽於言下悟入也。又見末後東土五祖第二祖註中。**末上**末者、最後之一次。末上、猶云在最後也。○傳燈錄十、僧問趙州從諗禪師云、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曰、太善知識爲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敎化汝。○案世間流通本、末上多誤作未上。今據大藏經中之壇經及傳燈錄更正之。**三拜**釋氏要覽中、今釋氏以三拜者、表三業歸敬也。**得髓、**指月錄四、初祖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受衣紹祖、**指月錄四、初祖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開闡正宗。**法華經提婆品、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正宗記序、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爲其效也。韻會、流派所出爲宗。**三傳而至黃梅、**三傳者、自二祖以下三傳也。○大明一統志六十一、黃州府黃梅山。在黃梅縣西四十里。其山多梅、故名黃梅。指五祖忍大師也。**會中高僧七百、**高僧者、德高之僧。對於出家者之尊稱也。**惟負舂居士。**事苑四、凡具四德、乃稱居士。一、不求仕宦。二、寡欲蘊德。三、居財大富。四、守道自悟。○案居士後爲在家崇信佛道者之通稱。六祖慧能本姓羅。後投五祖忍大師於黃梅、當腰石舂米、故云負舂居士。**一偈、**見本經。**傳衣爲**

六代祖。南遯十餘年。按自龍朔元年傳衣、至儀鳳元年、實得十六年。本經所謂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是也。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大明錄、忘言獨契者、謂之機。○事見本經。觸開印宗正眼。傳燈錄卷五、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敕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法理。以能爲傳法師。○正眼者、卽正法眼藏。見上靈山會上註中。○印宗事、見本經。居士由是祝髮登壇、祝、斷也。祝髮、卽斷髮也。○穀梁傳哀公十三年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登壇、登戒壇受具戒也。○法海序曰。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所登之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祝髮登壇、事見本經。應跋陀羅跋陀羅梵語、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卽求那跋陀羅三藏也。跋陀羅於齊之建元初至京師、譯百喻經等。懸記、求那跋陀羅三藏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語見法海序。○懸記者、懸先記未來之人、未來之事之讖語也。開東山法門。開、開示也。○佛祖通載十二、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與信(道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法、爲東山法門。韋使君韋使君、卽韶州韋刺史、名璩。命海禪者海禪者、六祖法嗣韶州法海禪師也。○寶壇經、師至末後。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此言韋使君命法海禪師錄出者。蓋因師之遺囑也。詳見正宗記六。錄其語、錄、韻會曰總收拾也。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羊、五羊城、卽廣東

省城。昔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廣州廳事梁上畫五羊之像、又作五穀囊。○廣州記、其城舊日稱羊城、亦稱穗垣。**終至曹溪、**一統志七十九、韶州府曹溪、在府城東南三十里。**說法三十七年。**按自儀鳳元年、至先天二年。實得三十八年。曰三十七年者、或云除示寂之年計也。**霑甘露味、**白虎通、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維摩經佛國品註、什曰、甘露卽實相法也。○**入聖超凡者、**俱舍論、證理曰聖。○凡。謂凡夫。卽平常之人也。○法華經。凡夫淺識、深著五欲。**莫記其數。悟佛心宗、**佛心宗卽禪宗也。又簡稱心宗。○禪源諸詮下。所傳心宗、實貫三學。○**行解相應**行解者、遊行於心識所對之境而解了之也。○俱舍光記一之餘、言行解者、唯是心等作用差別。作用名行解。○相應者、契合之義。○淨十論註上、相應者、譬如函蓋相稱也。○演密鈔七、相應者、汎指契合義。○傳燈錄三、達磨大師、傳佛心宗、行解相應。**爲大知識者、**大涅槃經、能教衆生、遠離煩惱。修行善提。故名知識。○大知識、稱讚之辭也。**名載傳鐙。**傳燈錄共三十卷、吳僧道原纂。其第五卷、傳六祖大師法嗣。四十三人中十有九人錄在傳。餘二十四人則有名無傳。○四十三人名具本經末頁註中。**惟南嶽青原**南嶽讓禪師、青原思禪師。**執侍最久。**執侍、執器物而奉事也。**盡得無巴鼻故。**巴者把也。鼻、鼻準也。○宗門方語、巴鼻之巴、如鼻準之可拿撮也。○案無把鼻、言無鼻準之不可把持。卽得無所得之意。**出馬祖**道一禪師。南嶽讓禪師之法嗣、姓馬氏、故人稱爲馬祖。唐元利中諡大寂。○傳燈錄六、六祖能和尙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案所云馬駒、卽指馬祖之預言。**石頭、**希遷禪師、居衡山之南寺。有石在寺之東、狀如

臺。結菴於其上。時人號之爲石頭和尙。**機智圓明、玄風大震。**玄風、玄妙之風化也。○文選三十八庾亮表文。弱冠濯纓、沐浴玄風。**乃有臨濟**鎭州臨濟義元禪師初參黃檗、三度被打。後參大愚、於言下大悟。咸通八年四月十日示滅。諡慧照。其後宗之者稱謂臨濟宗。**溈仰**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百丈之入室弟子也。敷揚宗教四十餘年。大中七年正月示寂。諡大圓禪師。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卽溈山之法嗣。後宗其師弟之學者謂之溈仰宗。**曹洞**第一祖洞山良价禪師、第二祖曹山本寂禪師、後謂之曹洞宗、不曰洞曹宗者、取便爲言故也。**雲門**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每顧見僧、卽曰鑒、僧欲酬之、則曰咦。常以此顧鑒咦三字、接學者。後謂之雲門宗。**法眼**金陵淸涼院文益禪師、嗣羅漢琛、周顯德五年諡大法眼禪師大智藏大導師。後稱其宗爲法眼宗。**諸公巍然而出。**巍然、高大貌。**道德超羣門庭險峻。**周禮、閽人掌掃門庭。**啓迪英靈**啓、開也。迪、導也。○書經太甲上、啓迪後人。○英華靈秀之氣所鍾者曰英靈。○隋書李德林傳、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河朔之英靈也。**衲子、**智度論、比丘曰、佛當著何等衣。佛、應著衲衣。故宗門中呼佛子曰衲子。**奮志衝關。**○關、或云玄關。三處、玄關也。就法門而言。○慈靈法師遵式居天竺日、有貴宦註楞嚴、求師印可。師烹烈燄謂之曰、今先申三問、若答契理、當爲流通。若其不合、當付此火。宦許之。師曰眞精妙元、性淨明心、不知如何註釋。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爲是何義。二十五聖所證圓通、旣云實無優劣、文殊何得取觀音。其人無措。師卽擲付火中。見佛祖統紀十慈雲傳。此卽楞嚴三關也。○黃龍常以三問楞人。曰、人個個有生緣、如何是汝之生緣。曰、我手何似佛手。曰、我脚何似驢脚。無人契其旨者、天下叢林目爲三關。○案此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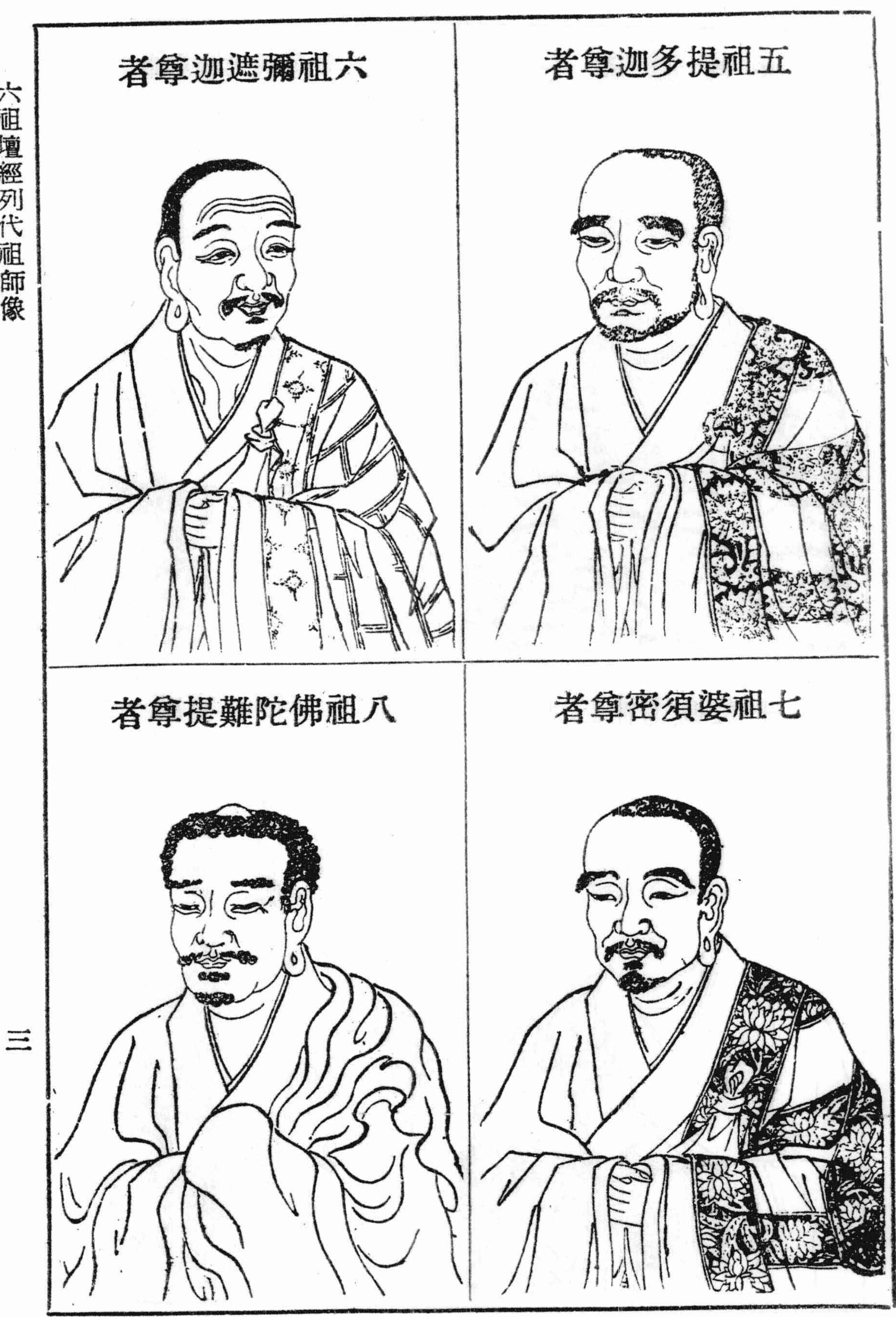
志衛關之關、指禪關而言。雖非楞嚴之三關黃龍之三關、而爲關則一。故不云衛三關而云衛關也。**一門深入、**謂於禪之一門深入也。**五派同源。**五派指上之臨濟潙仰曹洞雲門法眼。**歷徧鑪錘、**莊子、皆在鑪錘之間耳。**規模廣大。**規、所以爲圓之器。模、鑄器之型也。**原其五家綱要、**五家卽前所云之五派。註見臨濟等五宗下。○尙書序、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盡出壇經。夫壇經者、言簡義豐、**豐、足也。**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卽彌勒樓閣中。**彌勒爲紹釋迦佛位之補處菩薩。先佛入滅。生兜率天之內院。人壽四千歲時、彌勒來爲賢劫千佛之第五佛。從今經歷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出世於第十之減劫。於華林園中金剛座處龍華菩提樹下以三會之說法、化一切之人天。說詳一切智光明仙慈心因緣不食肉經、菩薩處胎經。○華嚴經七十七、於此南方有國名海岸、有園名大莊嚴。其中有一廣大樓閣、名毘盧遮那莊嚴藏。從菩薩善根果報生。○同七十九、爾時善財童子、恭敬右繞彌勒菩薩摩訶薩已、而白之言、唯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時彌勒菩薩前詣樓閣、彈指出聲、其門卽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見其樓閣、廣博無量、同於虛空。**卽普賢毛孔中。**○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有一菩薩結跏趺坐、名曰普賢。身白玉色、五十種光、光五十種色。以爲項光。身諸毛孔、流出金光。其金光端無量化佛、諸化菩薩、以爲眷屬。安詳徐步。**善入者卽同善財。**此句承上彌勒樓閣中句。**於一念間圓**

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此句承上普賢毛孔中句。惜乎壇經爲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莊子田子方篇、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德異幼年嘗見古本、古本。古時所刻之書本。指壇經。自後徧求三十餘載、近得通未詳上人、僧人之尊稱。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尋到全文、遂刊於吳中、以木板刻字謂之刊。吳中、江蘇之吳縣也。春秋時爲吳國之都、故名。休休禪庵、庵、與菴通。○續傳燈四德異傳、素軒蔡公、施蓮湖橘庵。請居之、曰休休菴。釋氏要覽上、釋名曰、草爲圓屋曰菴。○禪庵、參禪道人所居之庵也。與諸勝士、勝士、持戒者之尊稱也。○月燈三昧經、能淨持戒名勝士。同一受用。受用、享受之意。○朱子語錄、不曾經歷許多、事過便去、看易也、卒未得他受用。惟願開卷舉目、謂開壇經而一閱。直入大圓覺海、圓覺經註、大者、大外有小可陳、猶是分限。豈爲至大。今以圓覺體無邊際、絕諸分限。強名大也。圓者、滿足周滿外、更無一法。覺者、虛明靈照、無諸分別念想。○海者、譬喻也。譬大圓覺如海之無邊際、故云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古今集嗣法論、參禪學道。貴在乎續佛祖慧命。非榮身之事也。○智慧爲法身之壽命。智慧之命夭傷、則法身之體亡失。故云慧命。斯余志願滿矣。至元元始祖年號。即民國前六百四十八年也。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中春二月也。○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中春。



釋迦牟尼文佛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婆毱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密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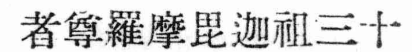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大士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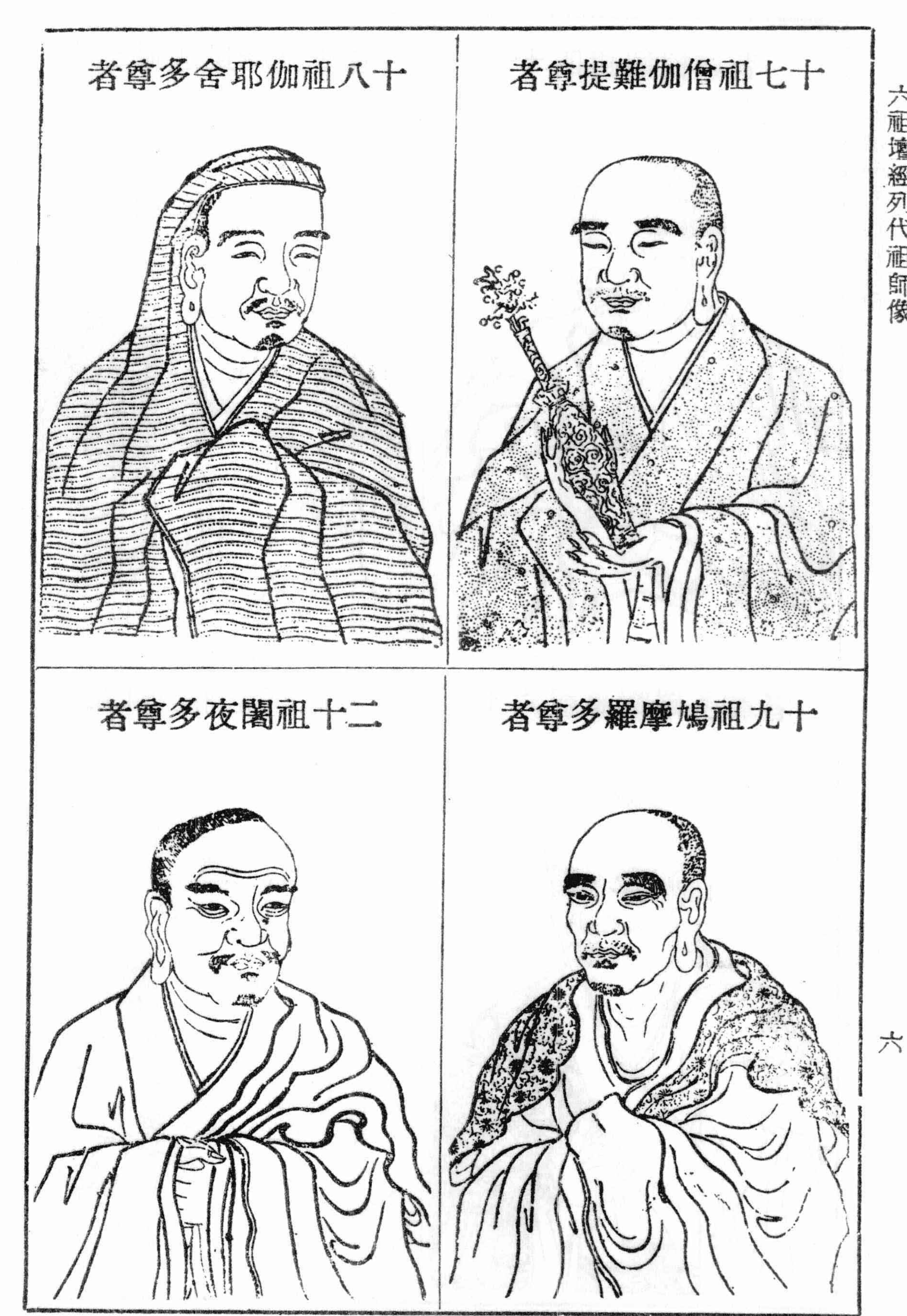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
（即中國初祖）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即中國二祖）
三十祖僧璨大師
（即中國三祖）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即中國四祖）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即中國五祖）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即中國六祖)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箋註

行事爲後世所宗仰者稱祖。天竺初祖摩訶迦葉、傳至二十八祖達磨大師。達磨於梁武帝時來中國、即爲中國禪宗之初祖。二祖名慧可。三祖名僧璨。四祖名道信。五祖名弘忍。六祖名惠能。○春秋正義曰、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日題之。○漢書外戚傳曰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注、祖、始也。丁寬易之始師。○凡創立宗派之人、無論釋家道家、皆曰祖師。○指月錄四、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初祖達磨大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瑜伽論、能善教誡聲聞弟子一切應作不應作事。故名大師。又曰、能化導無量衆生、令苦集滅、故名大師。又曰、爲摧滅邪穢外道、世出世間、故名大師。○資持記上一之一、大師者、所謂天人之師、即十號之一。○四教儀集註上、大師者、羣生楷範。○正宗記、六祖惠能大師、姓盧氏。新興人。辭母直造黃梅東山。既得法、回南海法性寺、開東山法門。後歸寶林寺。一日謂衆曰、吾於忍大師處受法要并及衣鉢。今汝等信根純熟。但說法要、衣鉢不須傳也。次年坐化。塔於曹溪。今南華寺是也。○法寶、爲三寶之一。諸佛所說之妙法。可以珍重如世之財寶者然、故名。○維摩經佛國品、集衆法寶。如海導師。○翻譯名義集五、引光明玄曰、至理可尊、名曰法寶。○漢書音義、封土而高曰壇。除地平坦曰場。○經、常也。凡載道義法制之至當不可易之書謂之經。○壇經者、其壇爲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謂

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而智藥三藏於梁天監元年植菩提樹一株於此壇畔。預誌謂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之法主云云。故雖六祖隨緣赴說、不皆在於此壇畔說法、而門弟子歸重肉身菩薩於此壇畔樹下轉上乘法輪之識、而云壇經也。

唐釋門人法海錄

無錫丁福保仲祜箋註

在民國前一千二百九十四年、唐高祖李淵受隋禪有天下、國號唐。○避暑錄話下、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弟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四朝聞見錄附錄、晉王大令保母帖考。王畿云、或又謂佛之徒稱釋。起於道安。大令時未應有釋氏之稱。此又不稽古之甚者。阿含經云、四河入海。與海同流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釋。釋、佛姓也。此土謂佛謂釋久矣。志稱釋老。以佛對老。非謂佛之徒也。晉書云、何充性好釋典。崇脩佛寺、是也。然道安以前比丘。各稱其姓。道安欲令皆從佛姓。初不之信。後得阿含經。始信之。爾後此土比丘皆姓釋。如釋慧遠是也。○門人、門弟子也。○法海、韶州曲江人。傳燈錄五、五燈會元一、禪宗正宗一、指月錄四、皆錄本經機緣品中一則。此外事迹無考。惟全唐文卷九百十五、載法海、字

文允、俗姓張氏。丹陽人。一云曲江人。出家鶴林寺。爲六祖弟子。天寶中、預揚州法愼律師講席。○錄、鈔寫也。宋史選舉志集書吏錄本。

行由品第一

述六祖一代之行狀由來、故曰行由。

時大師至寶林。時六祖自廣州法性寺至寶林寺。卽曹溪南華寺是也。○法海壇經序、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爲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爲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傳燈錄五、中宗神龍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爲法泉寺。○宋高僧傳八、太平興國三年、勅建塔。改爲南華寺。又改曰、華果寺。○廣東通志二百二十九、南華寺在縣(韶州府曲江縣)南六十里。梁天監元年。天竺國僧智藥建。後爲六祖演法道場。唐萬歲通天初、則天皇后錫賚宣詔。元和間、賜塔曰靈照之塔。其寺爲嶺外禪林之冠。按指月錄、曹溪寶林、堂宇湫隘。六祖謁里人陳亞仙、捨宅廣之。卽此寺也。六祖傳黃梅衣鉢、居此。今衣鉢與眞身俱存。開寶三年、賜名南華。塔毀。明成化六年建復。國朝康熙五年平藩重建。有降龍塔、伏虎亭、卓錫亭、避難石、曹溪水、十二景。**韶州**府名。隋置州、尋廢。唐復置。元爲路。明改府。屬廣東。清因之。今廢。曲江縣其舊治也。**韋刺史**名璩。刺史、官名。漢置。其職各代不同。隋唐之刺史。猶清之知府及直隸州知州。○傳燈錄五、宋高僧傳八、會元一、韋璩皆作韋據。**與官僚**官與僚屬也。**入山、**此山指南華山而言。在曲江縣南六十里。寶林寺卽在此山。

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廣東通志二百二十九、韶州府曲江縣、報恩光孝寺、在河西。唐開元二年、僧宗錫建、名開元寺、又更名大梵寺。刺史韋宙、請六祖說壇經處。宋崇寧三年、詔諸州建崇寧寺。政和中改天寧寺。紹興三年、專奉徽宗香火、賜額曰報恩光孝寺。**講堂。**講堂、講經說法之堂舍也。○無量壽經下、無量壽佛、爲諸聲聞菩薩大衆班宣法時、都悉集會七寶講堂。廣宣教道。演暢妙法。**爲衆**法華義疏二、四人以上、乃至萬二千人以還、悉名爲衆。**開緣說法。**猶言啟發人之因緣而爲說妙法也。○法華玄義六、諸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有因緣故亦可說。**師升座次。**座次、所坐之處也。**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儒宗、儒者之師也○史記、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漢書、董仲舒爲世儒宗。**學士**學士、學者也。○史記、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三十餘人、僧**僧者、僧伽之簡稱。皈依佛教之人也。○行事鈔、四人以上、能御聖法、辦得前事、名之爲僧。**尼**出家之女僧也。梵名比丘尼。俗謂之尼姑。**道**崇奉道教之士也。此教奉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爲教祖。創於東漢張道陵。至晉時稱天師道。後遂名之爲道教。**俗**在家未奉佛法者之稱也**一千餘人同時作禮、**作禮、作敬禮也。○佛說阿彌陀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大師告衆曰、善知識、**法華文句四、聞名爲知、見形爲識。是人益我菩提之道、名善知識。○涅槃經二十五、能教衆生、遠離十惡、修行十善。謂之善知識。**願聞法要。**簡約而樞要之法義曰法要。○梵網經法藏疏一、無非妙軌云法。孝經注、以一管衆爲要。**菩提**菩提、舊譯名道、新譯名覺。道者通之義、覺者覺悟之義。○名義集五、道之極者稱之曰菩提。**自**

性、諸法各自不變不改之性也。○唯識論十、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六祖金剛經口訣、一切衆生自無始來不能離生滅者、皆爲此心所累故。諸佛惟教人了此心。此心了、即見自性。見自性、即是菩提也。**本來**無始以來名本來。**清淨**。遠離身口意三業惡行之過失、煩惱之垢染、名清淨。○探玄記四、三業無過云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起信論義記下、衆生眞心與諸佛體、平等無二。又、衆生眞心、即諸佛體、更無差別。故華嚴云、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如來。又云、衆生心佛、還是教化衆生。○華嚴經五十二。應知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何以故。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傳心法要、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衆生。爲衆生時此心不減。爲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即施。緣息即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爲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眞佛

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且、助語辭。有寛緩說來之意。**惠能嚴父、**父嚴母慈、故稱父曰嚴父。又尊其父云嚴父也○孝經、嚴父莫大平配天。○周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本貫范陽。**貫、籍貫也。本貫猶云本籍。○范陽、地名、唐郡。今直隸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寶坻等縣之地。○正宗記六、其本籍范陽。父行瑫。武德中、謫官新州。**左降**即左遷。謂降職也。古以右爲尊。故謂遷秩爲左降。○宋史眞宗紀、左降官羈管十年以上者、放還京師。**流**猶放也。爲五刑之一。安置遠方。終身不返

六祖金剛般若經注自序云，金剛經者無相爲宗，無住爲體，妙有爲用。自從達磨西來，爲傳此經之意，令人悟理見性。祇爲世人不見自性，是以立見性

也。分遠近爲三等。○尙書舜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注、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於嶺南、嶺南、五嶺之南也。東際海。西極羣蠻。北據五嶺。今屬廣東。治十一縣。作新州百姓。新州、卽今之新興縣、在肇慶府南一百三十里。詳大淸一統志三百四十五。○上古惟貴族有姓。故謂百官之族曰百姓。○書、平章百姓。注、畿內民庶也。今則通稱國民爲百姓矣。此身不幸、論語、不幸短命死矣。○說文、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耶律楚材詩、故園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六十餘。○舊唐書李大亮傳、親戚孤遺、爲大亮所鞠養。○任昉王文憲文集序、親加弔祭。表薦孤遺。○孟子梁惠王下篇、幼而無父曰孤。移來南海、移、遷也。○書、移爾遐逖。○南海、郡名。今改縣。屬廣東粵海道。艱辛貧乏、艱辛、謂艱難辛苦也。○李白詩、英豪未豹變。自古多艱辛。○詩傳、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於市賣柴。市、城鎭也。○出貨曰賣。謂以物易錢也。○柴、小木散材。供炊爨之用者也。時有一客買柴、買、以錢易物也。使令送至客店。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置貨鬻物之處曰店。客收去。客收之客。別本作容、非是。惠能得錢、却出門外、却、退也。見一客誦經。誦經、誦讀經典也。惠能一聞經語、心卽開悟。開悟、開智明理也。○法華經序品、照明佛法。開悟衆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此經卽大般若經中之第五百七十七卷。前後共有六種譯本。互有詳略。最通行者、爲羅什譯本。○三藏法數二一、金剛者、金中最剛、故云金剛。○六祖金剛般若經注自序云、金剛經者無相爲宗、無住爲體、妙有爲用。自從達摩

之法。世人若了見眞如本體，即不假立法。此經讀誦者無數，稱讚者無邊，造疏及註解者，凡八百餘家。所說道理，各隨所見。見雖不同，法即無二。宿植上根者，一聞便了。若無宿慧，讀誦雖多，不悟佛意。

西來、爲傳此經之意、令人悟理見性。祇爲世人不見自性、是以立見性之法。世人若了見眞如本體、卽不假立法。此經讀誦者無數、稱讚者無邊、造疏及註解者、凡八百餘家。所說道理、各隨所見。見雖不同、法卽無二。宿植上根者、一聞便了。若無宿慧、讀誦雖多、不悟佛意。**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持、執也。**客云、我從蘄州**蘄、音其。○大淸一統志二百六十三、蘄州在黃州府東一百八十里。**黃梅縣東禪寺來。**湖廣通志七十八黃州府黃梅縣、東禪寺在黃梅縣西南一里。○名勝志、東禪寺號蓮華寺。乃五祖傳衣鉢於六祖處。有六祖簸糠池、墜腰石、及吳道子傳衣圖。**其寺是五祖忍大師**五燈會元一、五祖大師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後遇信大師得法。**在彼主化。**彼指黃梅縣、亦指東禪寺而言。○主化、主持敎化也。**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禮拜、恭敬之意現於身相者也。**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卽自見性、**智度論三十一、性名自有。不待因緣。又見後。○六祖金剛般若經注自序云、經是聖人之語。敎人聞之、從凡悟聖、永息迷心。此一卷經、衆人性中本有。不見見者、但讀誦文字。若悟本心、始知此經、不在文字。若能明了自性、方信一切諸佛、從此經出。**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宿昔有緣、猶言前世因緣也。**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衣糧、衣食也。**敎便往黃梅參禮五祖。**象器箋、參、趨承也。晉謁也。**惠能安置**

母畢、即便辭違。辭違、別本作辭親。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別本人字下有來到此山禮拜今向吾邊十字。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作佛、成佛也。盡菩薩之行、斷妄惑、開眞覺之謂。○法華經譬喩品、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佛。○大智度論十八、求佛道者、從初發心作願、願我作佛、度脫衆生。得一切佛法。行六波羅蜜、破魔軍衆及諸煩惱。得一切智、成佛道。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獦音葛、獸名。獠音聊、稱西南夷之謂也。○一統志八十一、肇慶府、秦爲南海郡、地屬嶺南道。風俗夷獠相雜。○山谷過洞庭青草湖詩、行矣勿遲留、蕉林追獦獠。註曰、山谷赴宜州貶所。嶺南多蕉林、其地與夷獠相接、勾曾、獦者、短喙犬。獠西南夷。若爲堪作佛。爲、何也。○案、意言如何能作得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禪源詮二、一切衆生、皆有空寂眞心。無始本來性自淸淨。明明不昧。了了常知。盡未來際常住不滅。名爲佛性。亦名如來藏。○涅槃經二十七、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獦獠身與和尙不同、和尙、僧徒稱其師之尊稱。其義爲親敎師。謂能敎人學戒定慧。猶俗家之有業師也。佛性有何差別。差別不同等也。白居易詩、一音無差別。四句有詮次。○楞伽經、若無差別者、一切外道、亦皆是佛。以不生不滅故。五祖更欲與語、別本作大師更欲共惠能久語。且見徒衆。弟子

之成羣者曰徒衆。總在左右。總、皆也。乃令隨衆作務。曾元三百丈章、師凡作務執勞先於衆。○廣韻、務、事務也。專力也。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啟、白事也。弟子行事鈔上三、學在我後、名之爲弟。解從義生、名之爲子。自心常生智慧、見後。不離自性、自性本智、觸處應現、千般萬般、應用不乏。不卽不離。○傳心法要、此靈覺性、無始已來、與虛空同壽。又曰、性卽是心。心卽是佛。佛卽是法。卽是福田。探玄記六、生我福、故名福田。○無量壽經淨影疏、生世福善、如田生物、故名福田。○報恩經、衆僧者出三界之福田。謂比丘具有戒體。戒爲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共養種福。如沃壤之田、能生嘉苗。故號頁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這、讀若者。猶言此也。獦獠根性大利。輔行二之四、能生爲根。數習爲性。○大音太、過也。利、銳也。汝更勿言。著槽廠去。著、命令詞。○槽廠養馬小屋。○槽廠別本作且去後院。廣傳燈錄作槽櫪。海篇心鏡曰。廠、馬屋。槽、馬槽也。○正宗記六、尊者知其異人。佯訶曰、著槽廠去。惠能卽退、求處碓所、盡力於臼杵間。○按。槽廠、卽後院之碓坊也。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行者、禪院之侍者也。○禪林象器箋八、有髮而依止僧寺、稱爲行者。○釋氏要覽上、經中多呼修行人爲行者。○觀無量壽經、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善見律十一、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鉢。欲依寺中住者、名畔頭波羅沙。未見譯語。按、卽此方行者也。男生八歲毀齒。十六陽氣全。以其有意樂信。忍修淨梵行。故自晉時。已有此名。如東林遠大師下有辟蛇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碓、音對、破柴者、以斧碎柴、使可爲爨

料之謂也。○踏碓、舂米碓之用足踏者。○桓譚新論曰、宓犧制杵臼之利、后世加巧。因借身踐碓而利十倍。則碓蓋起於杵臼之遺法也。**經八月餘。**別本作八個餘月。傳燈錄三、作晝夜不息、經八月。正宗記六、作雖歷日月、而未嘗告勞。**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言汝之見地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所以不敢朝參暮請、欲使他人不覺惠能將傳五祖之衣鉢、而爲六祖也。**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楞嚴經三、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天台四教儀、從地獄至非非想天、雖然苦樂不同、未免生而復死、死已還生。故名生死。○銷釋金剛科儀曰、百年光景、全在剎那。四大幻身、豈能長久。每日壓勞汩汩、終朝業識茫茫。不知一性之圓明、徒逞六根之貪欲。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爭人爭我、到底成空。誇會誇能、必竟非實。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綠鬢未幾、而白髮早侵。賀者纔臨、而弔者隨至。一包膿血、長年苦戀恩情。七尺髑髏、恣意濫貪財寶。出息難期入息、今朝不保來朝。愛河出沒幾時休、火宅憂煎何日了。不願出離業網、只言未有功夫。閻羅王忽地來追、崔相公豈容展限。回首家親都不見、到頭業報自家當。鬼王獄卒、一任欺凌。劍樹刀山、更無推抵。或攝沃焦石下、或在鐵圍山間。受鑊湯則萬死千生、遭剉磕則一刀兩段。飢吞熱鐵、渴飲鎔銅。十二時甘受苦辛、五百劫不見頭影。受足罪業、復入輪迴。頓失舊時人身、換却這迴皮袋。披毛戴角、啣鐵負鞍。以肉供人、用命還債。生被刀砧之苦、活遭湯火之災。

互積寃愆、遞相食噉。那時追悔、學道無因。何如直下承當、莫待今生蹉過。**汝等終日只求福田。**求人天有漏之果、福報盡時、還入三塗。○竹窗隨筆、今生持戒脩福之僧。若心地未明。願力輕微。又不求淨土。是人來生多感富貴之報。亦多爲富貴所迷。或至造業墮落者。有老僧搖手不之信。予謂無論隔世。親見一僧結茅北峯之陰。十年頗著清修。一時善信敬慕。爲別搆菴。徙居之。遂致沈溺。前所徵得俱喪。見世且然。況來生耶。問此爲誰。予云、即老兄是。其人默然。**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言生死之苦、如大海然、無邊際也。○止觀一、動法性山、入生死海。○六祖金剛經口訣、凡夫之人、生緣念有。識在業變。習氣薰染、因生愈甚。故既生之後、心着諸妄。妄認四大、以爲我身。妄認六親、以爲我有。妄認聲色、以爲快樂。妄認塵勞、以爲富貴。心目知見、無所不妄。諸妄既起、煩惱萬差。妄念奪眞、眞性遂隱。人我爲主。眞識爲客。三業前引。百業後隨。流浪生死、無有涯際。生盡則滅。滅盡復生。生滅相尋、至墮諸趣。轉輾不知、愈恣無明。造諸業罟。遂至塵沙劫盡、不復人身。○法華經方便品、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輪迴六趣中、備受諸苦毒。○心地觀經、有情輪迴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觀佛三昧經、三界衆生、輪迴六趣、如旋火輪。○身觀經、循環三界內、猶如汲井輪。○華嚴經、張大教網。亘生死海。渡人天龍。置涅槃岸。○盂蘭盆疏新記、苦海者。三界苦道。無有邊底。故喩海也。○六祖金剛經註、心若清淨。一切妄念不生。能度生死苦海。○竹窗隨筆、醉生夢死、恒言也、實至言也。世人大約貧賤富貴二種。貧賤者。固朝忙夕忙以營衣食。富貴者。亦朝忙夕忙以享欲樂。受用不同。其忙一也。忙至死而後已。而心未已也。齎此心以往。而復生。而復忙。而復死。死生生死。昏昏蒙蒙。如醉如夢。經百千劫。曾無了期。朗然獨醒、大丈夫當如是矣。○出離生死、即出三界也。○傳心法要下、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

處便出三界。**自性**上自諸佛菩薩。下至蠉動蜎飛之生類、其品類雖千差萬別、無非以不變之眞性爲體。若迷於此眞性、則爲煩惱所覆障、而成生死流轉。若悟此眞性、則能出離生死、而得入於涅槃。此其性謂之自性、卽本有之自性也。其自性不遷不變、又謂之如來之自性。又名爲眞如。又謂之自性眞如。自性之本佛備於己身、其本佛、謂本有之自性也。**若迷、**金剛三昧經、譬如迷子。手執金錢而不知有、遊行十方。經五十年、貧窮困苦、專事求索、而以養身、而不充足。其父見子有如是事、而謂子言。汝執金錢何不取用。隨意所須皆得充足。其子醒已。而得金錢、心大歡喜、而謂得錢。其父謂言。迷子、汝勿欣懌。所得金錢、是汝本物。汝非有得。云何可喜。案本物卽自性也。若迷自性、猶迷子手執金錢、而不知有也。**福何可救。**福者、卽從福田求得之人天福報也。雖得福、亦不能救生死輪迴之苦。○智度論三十三、福者、善有漏。○增一阿含經一、雖受梵天福猶不至究竟。○百論上、福報滅時、離所樂事。○智度論十六、無色界天、樂定心著不覺。命盡墮在欲界中。受禽獸形。色界諸天。亦復如是。從淸淨處墮、還受婬欲、在不淨中。欲界六天、樂著五欲。還墮地獄、受諸苦痛。見人道中、以十善福貿得人身。人身多苦少樂。壽盡多墮惡趣中。○心地觀經五、三界之頂、非非想天。八萬劫盡、還生下地。轉輪聖王、千子圍遶、七寶眷屬、四洲咸伏。壽命報盡、須臾不定。我今亦爾。假使壽年滿一百歲、七寶具足、受諸快樂。琰魔使至、不免無常。案、據此則知雖享受非非想天轉輪聖王之福報及人間之福壽康寧。亦終不免再入生死大海之苦。**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大乘義章九、照見名智。解了稱慧。此二各別。知世諦者名之爲智。照第一義者說以爲慧。通則義齊。○法華經義疏、經論之中、多說慧門鑒空、智門照有。**取自本心般若之性、**智度論四十三、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諸智慧中、最爲第一無

上無比無等、更無勝者。○般若者、圓常之大覺也。一覺有三德。一、實相般若、卽般若之理體。本來具於衆生之本心中。離一切虛妄之相之般若實性也。是所證之理體也。二、觀照般若。觀照實相之實智也。三、文字般若。解釋上之二般若之文字、如五部八部及大般若等之般若經是也。按此般若指第一種實相般若而言。下同。**各作一偈、**偈、音奇。佛家所唱詞句、謂之偈。華言頌。諸經雖五字七字、爲句不同。皆以四句爲一偈也。然亦有變體而不限此例者。**來呈吾看。若悟大意、**止觀一、大意囊括始終、冠戴初後。**付汝衣法、**傳正法而更授以師之袈裟也。見傳燈錄三。○五燈會元一、達磨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幷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幷吾法偈。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按此指達磨相傳之衣法也。○傳心法要、自達摩大師到中國、唯說一心、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卽不可說之法、佛卽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淸淨心也。又云、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爲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火急、言如火之急也。○北史齊武帝紀、帝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不得遲滯。**滯、音彘。遲、留也。**思量卽不中用。**思量、思慮事理而量度之也。○法華經方便品、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不中用卽

不適於用也。○史記、始皇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林子壇經訊釋、佛之妙義、雖曰不屬之言語文字矣。而其所以發之言語見之文字者、亦非有待於擬議而安排也。故曰思量不中用。**見性之人、**徹見自心之佛性、名見性。○悟性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永平道元法語、見性、卽佛性也。萬法之實相也。亦卽衆生之心性也。又曰、衆生迷於此性故、輪迴六道。諸佛覺悟此性故、不受六道之苦。**言下須見。**頓悟入道要門下、師曰見性者卽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證、悟人頓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輪刀上陣者、言舞刀如車輪之轉而入軍陣作戰也。**亦得見之。**原註、喩利根者。**衆得處分、**處分、處置也。○別本此下有來經後院四字。**退而遞**音第、更迭**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將、賚也。又、送也。持也。**有何所益。神秀上座、**宋高僧傳卷八、釋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旣而奮志出塵。剃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峯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四海緇徒。嚮風而靡。道譽馨香。普蒙熏灼。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聞道。敕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洎中宗孝和帝卽位。尤加寵重。中書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龐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僧寺有上座一職。在住持之下。爲一寺之領袖。又其位最高。上更無人、故名上座。爲一切沙門所尊敬

者。○五分律十八、佛言上更無人。名之上座。**現爲教授師、**教授師、爲五種阿闍梨之第三種。教授弟子威儀作法等。○輔行四之三、宣傳聖言、名之爲教。訓誨於義、名之爲授。**必是他得我輩謾**謾音瞞、汗漫也。寬泛也。**作偈頌、**梵語偈陀、此譯頌、梵漢雙擧名偈頌。偈注詳前。**枉用心力。**勞而無功曰枉。○心力、謂人所以運用其心思之能力也。○梁書徐勉傳、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依止者、依賴止住於有力有德之處、而不離也。**何煩作偈。神秀思惟、**法華經譬喩品、常思維是事。○漢書董仲舒傳、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爲我之爲讀去聲。**我須作偈將呈和尙。若不呈偈、和尙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見解、猶言見地。見到之處也。○傳燈錄、二子見解、過於鷲子。**我呈偈意、求法卽善、覓祖卽惡。**求法、求正法也。猶言我呈此偈。爲求正法卽是善。爲奪祖位卽是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爲覓祖位而呈偈。則心同凡夫、如此則與奪五祖之祖位何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閒、**廊、堂邊廡也。**擬請供奉**供奉、官名。唐時凡有一材一藝者。得供奉內廷。故有翰林供奉諸名。至宋時、尙有東西頭供奉官。清代之在南書房行走者。亦自稱內庭供奉。**盧珍**指月

錄四、作處士盧珍。傳燈錄三、會元一、又作處士。**畫棱伽經**棱、與楞同。棱伽經有四譯本。今存三本。一、宋求那跋陀羅譯。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凡四卷。又名四卷楞伽。二、元魏菩提流支譯。名入楞伽經。凡十卷。又名十卷楞伽。三、唐實叉難陀譯。名大乘入楞伽經。凡七卷。名七卷楞伽。明釋宗泐註解一、楞伽是城名。華言不可往。其城在南海摩羅山頂。無神通者不可往。佛於此處說法。卽佛境界也。以處表法也。**變相、**畫楞伽經中說法時會處衆等之變相。猶言觀音經變相、地獄變相也。**及五祖血脈圖、**五祖、謂自初祖達磨大師至五祖弘忍大師也。〇血脈、體內流通血液之經絡也。今借此圖以形容嗣續列祖之傳。〇五祖血脈圖、謂傳受列祖之奧旨。而記其相承之名也。〇起信註疏一、血脈相承。一向躡前起後。**流傳。**流傳、猶傳布也。〇十六國春秋、大化流傳。**供養。**猶云奉養也。後世稱獻佛及飯僧。亦曰供養。〇華嚴經、諸供養中、法供最重。**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數度、數次也。**行至堂前、心中恍惚、**恍惚、見不眞切也。**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尙看見、忽若道好、卽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不堪、不勝也。左傳、君將不堪。〇**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三更、夜間十二時、丙夜也。詳下五更註。**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閒、呈心所**

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此譬喩之辭也。〇西域記八、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卽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心如明鏡臺。起信論、衆生心者猶如於鏡。〇性理大全三十二、程子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〇鏡奩之大者、上可架鏡故名鏡臺。〇唄信賦、鏡臺銀帶。本出魏宮。〇竹窗隨筆、如喩心以鏡。蓋謂鏡能照物。而物未來時、鏡無將迎。物方對時、鏡無憎愛。物既去時、鏡無留滯。聖人之心、常寂常照、三際空寂、故喩如鏡。然取畧似而已。究極而論。鏡實無知。心果若是之無知乎、則冥然不靈。何以云妙明眞體。時時勤拂拭。拂拭、謂除其塵埃也。〇南史殷景仁傳、景仁便拂拭衣冠。勿使惹塵埃。禪源諸詮卷二、故須依師言教。背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卽覺悟。無所不知。如鏡昏塵、須勤勤拂拭。塵盡明現、卽無所不照。〇或曰、此偈二句譬喩、言體。二句修行、說功。〇金源史肅詩、身似臥輪無伎倆。心如明鏡不塵埃。

秀書偈了。書、寫也。了、畢也。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卽我與法。法字註詳上文付汝衣法句下。有緣。觀無量壽經、有緣衆生。皆悉得見。〇報恩經七、佛世尊應現世間。引接有緣。有緣既盡。遷

神涅槃。若言不堪、自是我迷、迷、謂心闇於事理而不悟也。○大日經一、云何迷心。謂所執異、所思異。○大乘入道章下、迷心不悟。一行尙不能依。宿業宿業、爲作於前世善惡之業因也。○資持記上三之一、宿業所追。致使此生虛喪。障重、障、煩惱之異名。煩惱能障礙聖道。○大乘義章五本、能礙聖道。說以爲障。不合得法。聖意難測。聖、至尊之謂。聖意、聖人之意也。○後漢書徐昉傳、五經久遠。聖意難明。○測、度量之也。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漢舊儀、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夜、乙夜畢傳丙夜、丙夜畢傳丁夜、丁夜畢戊夜、戊夜畢、是爲五更。○顏氏家訓卷下曰、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入門未得、言尙未入門。不見自性。此指五祖平日見神秀不見自性而言。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閒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此五祖見偈、與供奉言也。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事物之相狀表現於外而能想像於心者曰相。○大乘義章三本、諸法體狀、謂之爲相。皆是虛妄。六祖金剛經註、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者、虛則不實。妄則不眞。既不眞實。相即非相。又云、非獨佛身、相即無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色身有相、故言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大乘義章八末、地獄等報。爲道所語。故名爲

道。故地持言。乘惡行往。名爲惡道。○普照禪師修行訣曰、且憑世間有爲之善、亦可免三途苦輪。於天上人間得殊勝果報、受諸快樂。**依此偈修、有大利益。**六祖金剛經註、希求福利。得福雖多。而於識心見性。了無所得。傅大士云、寶滿三千界。賫易作福田。性成有漏業。終不離人天。**令門人炷香**炷香、焚香也。**禮敬、**禮拜恭敬也。○普賢行願品、一者禮敬諸佛。**盡誦此偈、即得見性。**依此偈修、能享人天福報、此是實語。誦偈見性、此是五祖權辭。**門人誦偈、皆歎善哉。**善哉、稱讚之辭。○智度論、歡喜讚言善哉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與樂名慈。拔苦名悲。○智度論二十七、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看弟子有少智慧否。**少、些少也。**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寶積經二十八、於無上菩提堅固不退轉。**了不可得。**黃蘗傳心法要下、問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衆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衆生、即菩提相。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即與我授記。明知一切衆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將謂一個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祇得個報化佛、與你本源眞性佛、有何交涉。**無上菩提須**

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傳心法要下、達磨來此土至梁魏二國。祇有可大師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會卽心是佛。身心俱無。是名大道。大道本來平等。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眞性。心性不異、卽性卽心。心不異性、名之爲祖。所以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南陽慧忠國師語錄、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卽別、悟卽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不生不滅**、黃檗云、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爲第一。諸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但學無求無著。無求卽心不生。無著卽心不滅。不生不滅便是佛也。又曰、眞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於一切時中**、自無始以來相續者、名一切時。**念念**念念、卽刹那刹那也。凡物變化於極短之時間、若心念然者。○維摩方便品、是身如電。念念不住。○寶積經九十六、是身無量過患。微塵積集。生住異滅。念念遷流。**自見**。頓悟入道要門上、問身心以何爲見。是眼見耳見鼻見及身心等見。答、見無如許種見。云、既無如許種見、復何見。答是自性見。何以故、爲自性本來清淨、湛然空寂、卽於空寂體中能生此見。問、只如清淨體尚不可得、此見從何而有。答、喩如明鑑中雖無像、能見一切像。何以故、爲明鑑無心故。學人若心無所染、妄心不生、我所心滅、自然清淨。以清淨故、能生此見。**萬法**總該萬有事理之語也。法、自體之義。規則之義。萬有之事理、一一有自體、具規則。故皆名法。**無滯**。六祖金剛經註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不住法者、謂照見身心法朽空也。又云、心無所住、隨處解脫。**一眞一切眞**。三藏法數四、無二曰一。不妄曰眞。○一眞內外根塵、悉皆銷殞。若一切無心、卽無所住也。

指絕待眞理而言。離虛妄謂之眞。所謂眞如也。眞如卽自性。念念自見性者。則一切皆離虛妄。故云一眞一切眞。○起信論、此眞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眞故。**萬境**一切境界**自如如。**六祖金剛經註、如者萬物一如、不起分別。猶如一月當空、千波現影。影有現滅、月實自如。（影喻萬境、月喻自性。）○頓悟入道要門論上、總名萬境。如如是不動義。○黃檗傳心法要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又曰、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卽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此卽如如之一義也。**如如之心卽是眞實。**離絕法之迷情虛妄、曰眞實。○大乘義章二、法絕情妄爲眞實。**若如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六祖金剛經註、學者悟明心地、能行無相無著之行、開發心中智慧光明、離諸塵勞妄念、共成無上菩提。當知此人負荷自性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於身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將、持也。詩、無將大車。○**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恍惚、見不眞切也。俗謂記憶不眞切而無定見曰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玄應音義五、童子、是彼土八歲未冠者。童子總名。○智度論二、梵語鳩摩羅伽、秦言童子。○寄歸傳三、白衣詣苾芻所、專誦佛典、求落髮。號童子。○論語憲問篇、闕黨童子疏、未冠者之稱。**於碓坊過、**碓坊、

春米之小房也。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卽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來生緣、來世之因緣也。○梁高僧傳、永結來緣。上人、釋氏要覽上、增一經云、夫人處世、有過能自改者名上人。律、缾沙王呼佛弟子爲上人。○此上人指童子也。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傳法正宗記六、初大鑒示爲負薪之役、混一凡輩、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顯、雖三藏教文俗間書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發演聖道。解釋經義。其無礙大辯、灝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涘。昔唐相始興公張九齡方爲童。其家人攜拜大鑒。大鑒撫其頂曰、此奇童也。必爲國器。其先知遠見、皆若此類。孰謂其不識世俗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語言之所及。蓋有所表也。請上

人爲讀。爲、去聲。時有江州江州、今湖北舊武昌府及江西省地。○一統志卷五十二、九江府禹貢荆揚二州之境。隋初廢郡。後改州曰九江郡。唐復爲九江。別駕官名、爲州刺史之佐吏。因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後世通稱通判爲別駕。照漢制也。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已、畢也。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希有、事之甚少者。○嘉祥法華疏三、曠世所無。故言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初學、謂甫經求學、未克深造之人也。○圓覺經普眼章、當知菩薩。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覺故。○史記賈生傳、雒陽之人。年少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此言最下之人、往往發生有最上之智識。上上人有沒意智。言意智汨沒也。○普燈錄二十八。四個沒意智漢、做處總無畔岸。○吳越春秋曰、興之原利以沒其意。註、沒、溺也。○此言最上之人。往往埋沒其智慧。若輕人、卽有無量無邊罪。無量、多大至不可以計量也。○攝大乘論釋八、不可以譬類得知爲無量。○無邊、廣大無邊際也。○法華常不輕品曰、輕賤我故、二百億劫常不値佛、不聞法、不見僧。千千劫於阿鼻地獄受大苦惱。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度、渡也。渡過生死海而登涅槃岸也。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傳燈錄三、無樹作非樹。大藏一覽。又作非樹。○菩提註詳上文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下。**明鏡亦非臺。**傳燈錄三、正宗記六、大藏一覽、明鏡皆作心鏡。此言心鏡亦無可磨形。實無方圓明暗之影。安有鏡臺之相。**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卓立無依。靈靈不昧。如鳥飛空、而不住空。似魚游水、而不滯水。從本以來曾無所礙。○傳燈錄三、大藏一覽、皆作何假拂塵埃。正宗記六、作何處有塵埃。光明藏、作爭得染塵埃。會元一、正脈一、類聚八、悉如今偈。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贊美而疑怪曰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史記、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肉身菩薩、謂生身之菩薩也。以父母所生之身、而至菩薩深位之人也。○楞嚴經八、是清淨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須天眼、自然觀見十方世界。○緣起外記、求那跋陀羅三藏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智藥三藏自西竺國來。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開演上乘、渡無量衆。**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擦、音察。摩也。摩滅文字而泯衆疑也。**曰亦未見性。**涅槃經、見佛性者、不名衆生。不見佛性是名衆生。**衆以爲然。次日祖潛至碓坊、**不使人見而至、曰潛至。**見能腰石舂米、**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今存黃梅東禪。**語曰、求道之**

人爲法忘軀、忘軀、不顧身命也。○大藏一覽二、偈曰、求聞半偈捨全軀。○指月錄四、初祖謂二祖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篩、師挨切、音衰。用具也。編竹爲之。有孔。所以分別物質之粗細者。○又、用篩過物曰篩。○五祖以目前事試其行解熟否。六祖答以自所履踐。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卽會祖意。會悟五祖之意也。三鼓入室。三鼓、夜十二時也。○法華經、著如來衣。入如來室。祖以袈裟遮圍、袈裟、僧衣也。避靑黃赤白黑之五正色。而用其他之雜色染之。其衣爲長方形、而以諸小片割截而成者也。○行事鈔下一、增一云、如來所着衣、名曰袈裟。○慧苑音義上、袈裟、具云迦邏沙曳。此云染色衣。西域俗人、皆着白色衣也。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金剛經註、衆生之心、本無所住。因境來觸、遂生其心。不知觸境是空。將謂世法是實。便於境上住心。正猶猿猴捉月。病眼見花。一切萬法、皆從心生。若悟眞性、卽無所住。無所住心、卽是智慧、無諸煩惱。譬如太空、無有罣礙。有所住心、卽是妄念。六塵競起、譬如浮雲往來不定。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心淨、卽佛土淨。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自然不照而照。豈不是省力的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卽是行諸佛路。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你淸淨法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傳心法要卷上曰、你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卽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

破無始之迷妄、開眞實之知見、曰大悟。○觀無量壽經、廓然大悟、得無生忍。**一切萬法**宗鏡錄三、一切萬法。至理虛玄。**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明州布袋和尚有偈云、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何期自性本不生滅。**六祖金剛經註、眼對色謂之見。耳對聲謂之聞。見聞是根。色聲是塵。色聲未對之時、我性常見常聞、未曾暫滅。色聲相對之時、我性未嘗暫生。此是菩薩了悟眞性活潑潑地、洞然同於太虛、所以不曾生滅。凡夫即被妄心所覆、隨六塵轉、即有生滅。故塵起即心起、塵滅即心滅。不知所起滅心、皆是妄念也。若見六塵起滅不生、即是菩提。案、菩提即自性也。**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無欠少曰具足。○法華經、此大良藥。色香美味、皆悉具足。○六祖金剛經註、性含萬法。本自具足。應用徧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去來自由。無所罣礙。此法上至諸佛。下至含識、本無欠少。是名具足相也。**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傳心法要上、此靈覺性、無始已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象、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頓悟入道要門上、問、其心似何物。答、其心不靑不黃不赤不白、不長不短、不去不來、非垢非淨、不生不滅。湛然常寂。此是本心形相也。亦是本

頓悟入道要門

上，問，其心似何物。答，其心不肯不黃，不赤不白，不長不短，不去不來，非垢非淨，不生不滅。湛然常寂。此是本心形相也。亦是本身。本身者，即佛身也。

身。本身者、即佛身也。**學法無益。**普照禪師修心訣、不識自心是眞佛。不識自性是眞法。欲求法而遠推諸聖。欲求佛而不觀己心。若言心外有佛、性外有法。堅執此情、欲求佛道者、縱經塵劫、燒身鍊臂、敲骨出髓、刺血寫經、長坐不臥、一食卯齋、乃至轉讀一大藏敎、修種種苦行、如蒸沙作飯、只益自勞爾。但識自心、恒沙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得。故世尊云、普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又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是知離此心外。無佛可成。**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丈夫、勇健之人。勇修正道、而不退轉修行者之稱。又丈夫即指調御丈夫言。爲佛十號之一也。〇大智度論二一、問曰、女人佛亦化令得道、何以獨言丈夫。答曰男尊女卑故。女從男故。男爲事業主故。復次、女人有五礙、不得作轉輪王、釋天王、魔天王、梵天王、佛。佛以是故不說。復次、若言佛爲女人調御師、爲不尊重。若說丈夫、一切都攝。譬如王來、不應獨來。必有侍從。如是說丈夫、二根無根及女盡攝。以是故說丈夫。**天人師、**如來十號之一、天與人之敎師、故名天人師。〇智度論二、佛示導是應作是不應作、是善是不善。是人依敎行不捨道法、得煩惱解脫報、是名天人師。問曰、佛能度龍神等墮餘道中生者、何獨言天人師。答曰、度餘道生者少、度天人中生者多。如白色人、雖有黑黶子、不名黑人。黑少故。復次、人中結使薄。厭心易得。天中智慧利。以是故、二處易得道。餘道中不爾。復次、言天則攝一切天。言人則攝一切地上生者。何以故、天上則天大、地上則人大。是故說天則天上盡攝、說人則地上盡攝。復次、人中得受戒律儀、見諦道思惟道及諸道果。或有人言餘道中不得。或有人言多少得。天人中易得多得。以是故、佛爲天人師。復次、人中行樂因多。天中樂報多。善法是樂因。樂是善法報。餘道中因報少、以是故、佛爲天人師。**佛。**六祖金剛經註、諸學者各見自性無相之理、得見本源自心是佛、

當知此人功德、無有邊際、不可稱量也。心佛頌云、佛卽心兮心卽佛。心佛從來皆妄物。若知無佛復無心。始是眞如法身佛。佛佛佛。沒模樣。一顆圓光入萬象。無體之體卽眞體。無相之相卽實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動不靜不來往。無異無同無有無。難取難舍難指望。內外圓明到處通。一佛國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個身心萬個同。知之須會無心法。不染不淨爲淨業。善惡千端無有無。便是南無大迦葉。○黃檗傳心法要上、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眞如佛。學道人祇怕一念有、卽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爲、卽是佛。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卽心不生、無著卽心不滅。不生不滅卽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祇是敎化接引門。本無一切法。離卽是法。知離者是佛。

三更受法、三更、丙夜也。○法、見前註。**人盡不知、便傳頓敎、**頓悟之敎、使速疾成佛果也。○筆削記一、一直而談、更無委曲、不歷階漸、唯指本源、故稱爲頓。○修心訣、頓悟者、凡夫迷時、四大爲身、妄想爲心。不知自性是眞法身。不知自己靈知是眞佛。心外覓佛、波波浪走。忽被善知識、指爾入路。一念迴光。見自本性、而此性地、原無煩惱。無漏智性、本是具足。卽與諸佛、分毫不殊。故云頓悟也。**及衣鉢。**衣與鉢二物、爲僧資物之最重大者。禪家以道授受、亦曰授受衣鉢。○輔行一之一、預厠禪門、衣鉢傳授者盈耳。○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七、死心新曾有偈云、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盂。**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護念、保護與憶念也。○嘉祥法華義疏九、令外惡不侵爲護。內善得生爲念。

廣度有情、有情、爲有情識者。有愛情者、總名動物也。○唯識述記一本、梵言薩埵、此言有情。有情識故。又、情者愛也。能有愛生故。**流布**謂流傳也、○南

此分言事現變顯

史、時有文章。隨卽毀棄。不令流布。**將來、**文選四十二、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流聲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六十華嚴經、下佛種子於衆生田、生此覺芽、是故能令佛寶不斷。凡有情一預法會、不能無下種得果之益。**因地**因地者、因下種之地也。**果**十住毘婆娑論十二、果者從因有。事成名爲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前二句、譬如衆生下種於田。是當漸生覺芽、而生佛果。後二句、言無情如木石之類、則無佛性。既不下種子於田、則無生佛果之望。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嶺南叢述曰、菩提達摩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跡。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摩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摩。因改號菩提達摩。(五燈會元)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已、覽奏、遣使賚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傳燈錄)後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舊唐書)**初來此土、人未之信。**詩、小雅、庶民弗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禪源諸詮上、六代師資、傳受禪法、皆云內授密語、外傳信衣。衣法相資、以爲符印。曹溪以後、不聞此事。**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血脈論、三界興起。同歸一心。前佛後佛。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黃檗曰、不得一法、名爲傳心。若了此心、卽是無心無法。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

密付本心者，以心傳心。見性成佛。宗門之傳授，在書語之外也。

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皆令自悟自解。**自悟者、依本覺之內熏。不依他教。自然開悟。○解、曉悟也。○禮、相說解。以**自古佛佛惟傳本體。**佛佛者、前佛後佛也。○本體、諸法之根本自性也。○大日經七、一身與二身乃至無量身、同入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傳心法要下、從上祖師、唯傳一心。更無二法。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門。**衣爲爭端。**左傳昭公傳曰、鄭鑄刑書。叔向曰、民知爭端矣。**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命者、支持煖與識。而爲生物之元者。○俱舍論五、命根體卽壽。能持煖及識。○後漢書八十一、孫福言茂曰、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甚、何也。○姜夔詞、甚日歸來。梅花零亂春夜。**祖云、逢懷則止。**懷卽懷集、縣名。明清皆屬廣西梧州府。今屬廣西蒼梧道。**遇會則藏。**會、卽四會、縣名。明清皆屬廣東肇慶府。今屬廣東粵海道。○會元一、六祖章曰、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正宗記、及傳燈錄同。**惠能三更領**領、受也。**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肇慶府新興縣、禹貢揚州之南境。秦爲南海郡地。六祖新興人、故云南中人。猶言嶺南人也。**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驛、音亦。清會典、腹地爲驛、軍報所設爲站。皆爲交通遞送之用。○大明一統志五十二、九江驛卽九江府潯陽驛也。**祖令上**

船、五祖把艣艣、行舟之具。所以撥水而使之前進者也。通作櫓。自搖。惠能言、請和尙坐、弟子合搖艣。祖云、合是吾渡汝。合、應也。惠能曰、迷時師度。度、與渡通。悟了自度。自度者、先度自身。卽渡生死海至涅槃岸也。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唐釋慧海云、衆生自度。佛不能度。若佛能度衆生時、過去諸佛、如微塵數、一切衆生、總應度盡。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不得成佛。當知衆生自度。佛不能度。見頓悟入道要門論卷上。祖云、如是如是。勝鬘寶窟上本、印述之辭。如是如是、誠如聖教。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以後佛法、此佛法指達摩所傳之禪宗而言。唐圭峰禪師曰、諸宗始祖、卽是釋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達磨受法天竺、躬至中華。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數爲解、事相爲行。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傳燈錄三、忍大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逝。壽七十有四。正宗記、會元等亦同。汝今好去。努力向南。努力、勉力也。〇文選二十七、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〇南史王僧虔傳、况吾不能爲汝蔭。正宜各自努力耳。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大庾嶺、在江西大庾縣南。與廣東南

雄縣分界。一名臺嶺。亦名庾嶺。爲五嶺之一。當贛粵之要衝。極險峻。○原註、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尙少病少惱否。曰、病卽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卽追逐於後者。**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傳燈錄四、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孫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有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卽率同意數十人、躡蹤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云云。又見宋高僧傳八、五燈會元二。**先是四品將軍。**品、官之階級也。舊官制一品至九品、所以別爵秩之高卑也。○將軍古無專官、惟爲將兵者之通稱。**性行麤糙。**麤與粗通。不精也。糙、音操。米穀雜也。○潙山警策曰、未聞佛教、一向情存麤糙。**極意參尋、**極意、盡意也。○史記樂書、李斯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參、參究也。尋、追尋也。○韓愈詩、由來鈍騃寡參尋。**爲衆人先趁及惠能。**趁、恥印切、音稱。逐也、自後追及之也。○陸機賦、舞者趁節以披袂。**惠能擲**擲、直隻切、音躑。**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表、明也。○禮、君子表微。○一統志八十、南雄府有放鉢石在雲封寺。石高數尺。相傳唐時盧能放鉢其上。宋章得象詩、石上曾經轉鉢盂。山邊南北路崎嶇。行人見石空嗟嘆。還識西來意也無。**可力爭耶。**力爭、以力相爭也。○左傳、臣不心競而力爭。**能隱草莽中、**草莽、猶言草茅也。**惠明至、提掇不動。**掇、音咄。拾取也。○傳燈錄作舉之如山不動。正宗記作舉其衣鉢、不能動。**乃喚云、**喚呼也。**行者行**

於此見自古佛佛相傳之口訣心印大法，不載在經文間也

者、有髮而依止僧寺曰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盤坐石上。**盤坐、盤膝而坐。卽趺坐也。**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惠能云、汝旣爲法而來、可屛息諸緣。**屛、逐也。息、止也。諸緣者、色香等百種之世相、皆爲我心識之所攀緣者之謂也。○傳燈錄三、達磨章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唐釋慧海云、萬緣具絕者、卽一切法性空是也。法性空者、卽一切處無心是。**勿生一念。**慧海云、無念者、一切處無心是。無一切境界。無餘思求是。對諸境色、永無起動、是卽無念。○黃檗云、一念不起、卽十八界空。卽身便是菩提華果。卽心便是靈智。**吾爲汝說明良久。**良久、謂歷時極久也。○列子、良久告退。**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絕善惡之思想也。○傳心法要下、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正與麼時、**猶言卽此時也。祖庭事苑一、與麼、指辭也。審辭也。問辭也。**那個**那個、俗語、指不思善不思惡而言。**是明上座**上座、僧人之尊稱。在最高之位者。**本來面目。**○本來面目、猶言自己之本分也。○傳習錄。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修心訣、諸法如夢、亦如幻化。故安念本寂、塵境本空。諸法皆空之處、靈知不昧。卽此空寂靈知之心、是汝本來面目。亦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密密相傳底法印也。若悟此心、眞所謂不踐階梯、徑登佛地。步步超三界。歸家頓絕疑。**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上來、從上代祖師以來也。**密語密意外、**密語、以密意而說之語也。○涅槃經

九、如來密語、甚深難解。○秘藏記、密語者、凡夫二乘不能知。○密意、於佛意有所隱藏而不顯了眞實說之也。○觀經玄義分、佛密意弘深。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返照者、猶言鑑於前事、而窮明自性之本源也。○止觀二、以無住著智、返照觀察也。密在汝邊。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亦惟在於自性自悟爾。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自己面目、卽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飮水、冷暖自知。達磨血脈論、道元圓成、不用修證。道非聲色、微妙難見。如人飮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說也。唯有如來能知。今行者卽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護持、保護之意。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傳燈錄、明遂獨往廬山布水台。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指月錄四、後明居袁州蒙山。○一統志五十七、江西袁州府。禹貢揚州之域。隋於宜春縣置袁州、因袁山名也。明禮辭。原註、明回至嶺下、謂趁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衆咸以爲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傳燈錄四、初名惠明。以避師上字。故名道明也。惠能後至曹溪、大淸一統志三百四十一、曹溪在曲江縣東南五十里、源出縣界狗耳嶺、西流三十里、合溱水。以土人曹叔良捨宅爲寺、故名。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四會、詳上遇會則藏註。避難

心不動則不見一切萬法。有何風幡所言。

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維摩經、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爲說法。○法華經、衆聖之王、說法敎化。○法華方便品二、諸佛隨宜說法。注曰、佛道隨三種機。以方便說、故云隨宜。獵人常令守網。網、佃漁之具。所以羅鳥取魚者。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煑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弘法、弘正法也。○無量壽經上、弘宣正法。不可終遯。遯、音鈍。隱沒而不出也。言不可永爲潛居。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廣州、三國吳置。今廣東廣西二省。除舊廉州瓊州兩府外、皆其地。治番禺。隋時州廢。唐復置。元爲廣州路。明改府。清因之爲省治。民國廢府。今番禺縣卽舊治也。○一統志七十九、在府城內西北。舊爲乾明法性二寺。宋合爲一。亦改法性寺也。值印宗法師傳燈錄五、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敕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州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法理。以能爲傳法師。講涅槃經。僧史畧、僧講、自朱士行魏代講道行經始也。○涅槃經、有南北二譯本、南本三十六卷。北本四十卷。詳後。時有風吹旛動。旛之有長帛下垂者曰旛。爲祈福而立之法物也。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法華經序品、四衆龍神、瞻察仁者。○中庸、仁者人也。○生一念曰心動。○言仁者心動、打

破彼偏見、令入得此宗也。〇五燈會元一、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聞風吹鈴聲。十七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〇指月錄四、瑯琊覺云、不是風兮不是幡。多口闍黎莫可詮。若將巧語求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大溈智云、風幡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矇矓。若將知見巧商量。大似夢中加說夢。〇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七、佛心才云、指出風幡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月。照破儂家翡翠微。**一衆駭。**駭、音蟹、驚起也。**然印宗延至上席。**上席、坐中之第一位也。**徵**徵、音征、求也。**詰**詰、音吉、問也。**奧義。**宋史蔡元定傳、講論諸經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文字、表詮義理之具也。〇維摩經觀衆生品、言語文字、皆解脫相。〇頓悟入道要門下、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傳燈錄五、南陽慧忠章、師問大耳三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卽無。**林子三教正宗統論、惟論見性、斯其爲指授也大矣。**惟論見性。**血脈論、若欲見佛。須是見性。性卽是佛。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〇黃檗傳心法要云、卽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摩從西天來、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

本性。更莫別求。**不論禪定**唐釋宗密禪源詮云、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中華翻爲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又曰、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按據此則知頓悟自心、卽是見性、卽是禪定。非見性之外、別有禪定。**解脫。**解脫者、離縛而得自在之義。卽解惑業之繫縛、脫三界之苦果也。○註維摩經一、肇曰、縱任無礙、塵累不能拘、解脫也。唯識述記一本、解謂離縛、脫謂自在。○唐釋慧海入道要門論下、曰、云何得作佛去。師曰、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汚染自性。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案據此則知自心卽佛。自心卽自性。莫汚染自性、卽是解脫。非見性之外、別有解脫也。

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惠曰、爲是二法、一爲見性。一爲禪定解脫。故曰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祇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卽是不二之法。蓋見性卽是禪定解脫、禪定解脫卽是見性。故繁言之則爲三。簡言之則爲一。試以唐釋慧海之言證之。慧海曰、欲修何法、卽得解脫。答、唯有頓悟一門、卽得解脫。云何爲頓悟。答、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問、從何而修。答、從根本修。云何從根本修。答、心爲根本。云何知心爲根本。答、楞伽經云、心生卽種種法生。心滅卽種種法滅。維摩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卽佛土淨。遺教經云、但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經云、聖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調心不調身。愚人調身不調心。佛名經云、罪從心生。還從心滅。故知善惡一切。皆由自心。所以心、根本也。若求解

脫者。先須識根本。若不達此理。虛費功勞。於外相求。無有是處。禪門經云、於外相求。雖經劫數、終不能成。於內覺觀。如一念頃、卽證菩提。問、夫修根本、以何法修。答、惟坐禪、禪定卽得。禪門經云、求佛聖智。要卽禪定。若無禪定。念想喧動。壞其善根。問、云何爲禪。云何爲定。答、妄念不生爲禪。坐見本性爲定。本性者、是汝無生心。定者、對境無心。八風不能動。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是名八風。若得如是定者。雖是凡夫。卽入佛位。何以故。菩薩戒經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得如是者、卽名解脫。○有一居士問二祖曰、今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

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高貴德王菩薩、爲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之略名。○北京天竺三藏曇無讖所譯大般涅槃經之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卷、卽高貴德王菩薩品。**犯四重禁、**四重禁又名四重罪。亦卽四波羅夷罪也。○一婬戒、二盜戒、三殺人戒、四大妄語戒。廣如梵網經心地品中說。**作五逆罪、**五逆罪、五逆之罪惡也。○阿闍世王問五逆經、有五逆罪、若族姓子、族姓女、爲此五不救罪者、必入地獄不疑。云何爲五。謂殺父、殺母、害阿羅漢、鬬亂衆僧、起惡意於如來所。**及一闡**闡、音穿。**提等、**無成佛性者、名一闡提。譯作不信、爲不信佛法之義。○涅槃經五、無信之人、名一闡提。一闡提者、名不可治。又十九、一闡提者、不信因果、無有慚愧、不信業報、不見現在及未來世、不親善友、不隨諸佛所說敎戒、如是之人、名一闡提。諸佛世尊所不能治。**當斷善**

根佛性否。身口意三業之善堅固而不可拔者、名根。又、善能生妙果、故亦名根。○維摩經菩薩行品、不惜軀命、種諸善根。註、什曰、謂堅固善心、深不可拔、乃名根也。○黃檗曰、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大涅槃經二十二、光明徧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犯重禁謗方等經作五逆罪一闡提等有佛性者、是等云何復墮地獄。世尊、若使是等有佛性者、云何復言無常樂我淨。世尊、若斷善根名一闡提者、斷善根時所有佛性、云何不斷。佛性若斷、云何復言常樂我淨。如其不斷、何故名爲一闡提耶。**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大涅槃經二十二、善男子、善根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佛性非內非外。以是義故、佛性不斷。復有二種、一者有漏、二者無漏。佛性非有漏非無漏、是故不斷。復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菩薩瓔珞經、順於理爲善。有五善十善之別。俱見法界次第上之下、俱舍論十六。**二者不善、**不善者、違於理而損害現世及未來世、如五逆十惡是也。○勝鬘寶窟上末、十惡破戒違理、名爲不善。○案、善不善說、六祖因佛言善根有二、故推廣說之。**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蘊、舊譯名陰。蔭覆之義。色心之法、蔭覆眞理之謂。新譯名蘊。積集之義。色心之法、大小前後等積集而成自體之謂。○蘊、五蘊也。亦名五陰。即色受想行識。○頓悟入道要門上、問、何名五陰等。答、對色染色、隨色受生、名爲色陰。爲領納入八風、好集邪信、即隨領受中生、名爲受陰。迷心取想、隨想受生、名爲想陰。結集諸行、隨行受生、名爲行陰。於平等體、妄起分別、繫著虛識受生、名爲識陰。故云五陰。○界、即十八

界。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內界。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外界。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爲六識中界。見教乘法數。**凡夫見二。**止觀一、凡者常也。○法華經、凡夫識淺、深著五欲。○佛性論、凡夫以身見爲性。○大威德陀羅尼經、於生死迷惑流轉、住不正道、故名凡夫。○楞伽經一、雷庵集註、愚夫妄相、故說爲二。聖人體達、故離有無。**智者了達、**智者、有智慧之人也。○法華經藥草喩品、我是一切智者。○了悟事理而通達之者、名了達。○法華經提婆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其性無二。**傳心法要下、你但知一念不受、卽是無受身。一念不想、卽是無想身。決定不遷流造作、卽是無行身。莫思量卜度分別、卽是無識身。又云、一念不起、卽十八界空、卽身便是菩提華果、卽心便是靈智、亦云靈臺。○案據此卽知無念則五蘊空十八界空。故蘊之與界、無二無別。**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合掌者、合左右掌、合十指以表吾心專一之敬禮法。○觀音義疏上、合掌者、此方以拱手爲恭、外國以合掌爲敬。手本二邊、今合爲一、表不敢散誕、專至一心。一心相當故、以此表敬也。○法苑二十八、若指合其掌不合者。良由心慢而情散故也。必須指掌相著。不令虛也。**言某甲**史記、某子甲何爲不來乎。○魏署、許攸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講經、**講經、講說經典也。**猶如瓦礫。**瓦礫、瓦片與小石、喩其毫不貴重也。○北史李安世傳、聖朝不貫金玉、所以同於瓦礫。**仁者論義、**世說、隱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猶如眞金。**蓮池大師云、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賤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旛語、印宗聞而延入、卽爲剃染。禮請陞座說法。人知六祖之爲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眞金。夫印宗久

談經論、已居然先達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尚在、安能尊賢重道、舍己從人、一至於是乎。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儔類也。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於是爲惠能薙髮、薙同剃、剃鬚髮、着染衣、佛弟子出家之相也。去憍慢、且爲分別外道出家之所爲。○因果經二、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卽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習障。○毘尼母論三、剃髮法、但除頭上毛及鬚、餘處毛一切不聽却也。所以剃髮者。爲除憍慢自恃心故。○傳燈錄五、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六祖髮塔、在廣州光孝寺佛殿後。六祖初剃髮時、其徒爲藏髮於此。蓋髮塚也。**願事爲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嶺南叢述卷三十八、廣州光孝寺菩提樹、不花不實、經冬不凋。葉之筋脈、細緻如紗絹。廣人每用此爲燈爲花爲蟬蟲之翼。(天台志)訶林有菩提樹、蕭梁時、智藥三藏自西竺持來。今歷千餘年矣。大可百圍。作三四大柯。其根不生於根而生於枝、根自上倒垂、以千百計。大者合圍。小者拱把。歲久、根包其幹。惟見根而不見幹、幹已空中無幹、根卽其幹。枝亦空中無枝、根卽其枝。其葉似柔桑而大、本圓末銳。二月而凋落。五月而生。僧采之、浸以寒泉、至於四旬之久、出而浣濯。滓渣既盡、惟餘細筋如絲。霏微蕩漾、以作燈帷笠帽、輕柔可愛。持贈遠人、比於綃縠。其萎者以之入爨矣。(廣語)菩提樹子可作念珠。面有大圈、文如月周羅、細點如星、謂之星月菩提。(粵東筆記)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五夜、颶風吹倒。陳中丞大文命工培護。越年枯萎。寺僧喬菴離相同詣南華接一小枝歸、植舊地、今扶疏猶昔。(光孝寺志)菩提果色白者、味甜。五月熟。(雷州府志)**開東山法門。**宋高僧傳八神秀傳、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爲記。隱於嵩山少林寺。尋卒。以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東山。故謂其法爲東

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書洪範正義、辛苦之昧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事爲辛苦。命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古時稱刺史曰使君。又凡奉使之官。亦以使君稱之。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累劫、累疊數多之劫量也。世界成壞之時期曰劫。○無量壽經下、世世累劫。無有出期。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供養者、資養三寶、爲奉燈明香華飲食資財等事。○法華文句二下、施其依報、名供養。○法華經授記品、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當得奉覲三百萬億諸佛世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廣宣諸佛無量大法。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四教集註、教者效也。效之則革凡成聖也。各令淨心。各令淨心者、各淨其心、使無汚染、以還復吾人本具之自性清淨心也。○宗鏡錄二十六、破妄我而顯眞我之門。斥情心而歸淨心之道。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涅槃經十一、以何等故。名佛菩薩爲聖人耶。如是等人有聖法故、常觀諸法性空寂故、以是義故、名聖人。有聖戒故、復名聖人。有聖定慧故、故名聖人。有七聖財所謂信、戒、慚、愧、多聞、智慧、捨、離、故名聖人。有七聖覺故、故名聖人。一衆聞法一衆猶云大衆也。歡喜法華經安樂行品、合掌讚佛。聞法歡喜。作禮而退。楞嚴經十、皆大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品第二

金剛經畧疏、般若梵語、此云智慧。其體卽實相。雖流轉六趣而不損。其用卽觀照能炤。破一切而不留。

次日、韋使君請益。請益者、已受敎而再問未盡之蘊也。○禮、請益則起。○百丈淸規大衆章七、凡欲請益者。先稟侍者通覆住持。**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舊稱摩訶般若波羅蜜。○智度論十八、摩訶秦言大、般若言慧。波羅蜜言到彼岸。**復云善知識、**善知識者、謂能了悟一切、知識高出庸衆者。○華嚴經、善知識者、是我師傳。**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淸凉澄觀國師云、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只緣心迷、**心迷、一念不覺也。**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大善知識、偉大之善智識也。善知識知言善友、知識我能知彼之義。**示導見性。**示導有三種。一神變示導、二記說示導、三敎誡示導、見般若經四百六十九。○雖自證自悟。不假師示、爭得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六祖金剛經註、凡夫不見自性、妄識分別、自生高下。諸佛自高、衆生自下。菩薩了悟人法二空。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無所分別。故一切法皆平等。豈有高下也。又云、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本來是佛。與佛無異。**只緣迷悟不同、**六祖金剛經註、迷則佛是衆生、悟則衆生是佛。○唐釋慧海云、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爲已。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

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

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志心、專心一意也。○諦聽、傾聽也。○白居易、凝視諦聽殊不足。○梵綱經心地品、是諸佛子諦聽。註、將欲爲說、誡勸時衆。諦者審也。攝耳聆音、發生聞慧。

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六祖金剛經註云、祗爲世人、性無堅固、口雖誦經、光明不生。外誦內行、光明齊等。內無堅固、定慧卽亡。口誦心行、定慧均等。

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華嚴經、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華嚴偈、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設美饍、自餓而不食。

口但說空、因緣所生之法。究竟無體、故云空。○大智度論五、有人言觀五[illegible]、無我、無我所、是名爲空。又二十、一切諸法從因緣生、無有自性。無自性、故空。空故諸見滅。又四十六、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摩訶衍、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爲空、無爲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又三十五、般若波羅蜜中皆空、如十八空義中說。○口但說空者、○口說而心不行也。

萬劫不得見性。世界一成一毀曰一劫。萬劫、猶言萬世。極言其時間之長也。

終無有益。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天竺之言語、從梵天稟承故、名曰梵語。○西域記二、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也。乃至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爲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四敎集解中、劫初之時。梵天下生、身有光明。是故天竺言語書等、皆承於梵、

故云

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大智慧、廣大之智慧、能通達一切之事理者。詳大智度論十八。○彼岸、經中以譬涅槃成佛之所也。○思益經一、世尊、誰住彼岸。佛言、能知諸道平等者。**此須心行、**心中念念不忘、卽是心行。○龍樹云、佛法以心爲本。以身口爲末。**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摩訶般若經十喩、解了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空、如響、如揵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西俗多工伎。以種種之法、現出象馬人物等、使人實如聞見。以故名幻。幻事雖如實見聞。實無有也。以譬一切諸法之無實。○智度論六、一切諸行如幻、欺誑小兒、屬因緣、不自在、不久住、是故說諸菩薩知諸法如幻。○以神仙之通力、天龍之業力、或禁咒禪定等、使種種之物、變化現出、故名化。此化物化事、空而無實也。以譬一切諸法之實無性。○智度論六、是變化復有四種。欲界藥草寶物幻術能變化諸物。諸神通人力、故能變化諸物。天龍鬼神等得生報力、故能變化諸物。色界生報修定力、故能變化諸物。如化人無生老病死、無苦無樂、亦異於人生。以是故空無實。一切諸法亦如是。皆無生住滅。以是故說諸法如化。**如露如電。**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隋嘉祥大師疏曰、露喩、露少時住、身亦爾。電喩、纔現卽滅、現在法亦爾。**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相應、契合之義也。淨土論註上、相應者、譬如函蓋相稱也。**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頓悟入道要門論下、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卽無有佛。○達磨血脈論、一切時中。一切處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楞伽經、心外見法爲外道。若悟自心、卽是涅槃。離生死故。**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楞伽經三、觀諸有爲法、離攀緣

所緣、無心之心量、我說爲心量。猶如虛空、六祖金剛經註曰、佛與衆生、唯止一心、更無差別。此心無始以來、無形無相、不曾生、不曾滅、當下便是、動念則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起信論、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瞋、音嗔、恨也。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刹、梵語差多羅之訛略。譯曰土田。梵漢雙舉、故云刹土。盡同虛空。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其心似何物。答、其心不青不黃不赤不白、不長不短、不去不來、非垢非淨、不生不滅。湛然常寂。此是本心形相也。亦是本身。本身者、卽佛身也。○傳心法要上、本來淸淨皎皎地、無方圓、無大小、無長短等相、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物、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一切不如心眞實。世人妙性本空、虛與空皆爲無之別稱。虛無形質。空無罣礙。○諸法本來性空、非今始不有也。故名性空。○無量壽經下、淨慧知本空。無有一法可得。黃檗傳心法要上、此心卽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擧心動念、卽乖法體、卽爲著相。無始以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卽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卽眞佛。佛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淸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爲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卽心是佛。如今學

自性眞空。與虛無頑空不同。虛空無覺。故稱頑空。自性有覺。故名眞空。但空其名非空其實。只空其相非空其體。眞空不空。不空眞空。是名第一義空。

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何故。無心者無一切心也。**自性眞空、**眞空者、對於非有之有爲妙有、而云非空之空爲眞空、是大乘至極之眞空也。**亦復如是。**資持記上之一、如是者、指示之辭。**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空。**著、執著也。**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六祖金剛經註、見性之人、自當窮究此理。若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以爲究竟。卽著空相、斷滅諸法。**卽著無記空。**無記爲三性之一。○唯識論五、於善不善。不可記別。故名無記。○百法問答鈔三、無記性、於善不善、益損事中、無殊勝力用可記別。故名無記也。○永嘉禪師云、無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然俱非眞心、但是昏住。**善知識、世界虛空、**世界者、凡諸有情所依止之國土也。○楞嚴經四、世爲遷流。界爲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北上下爲界。過去現在未來爲世。**能含萬物色像、**色者、體色。像者、形態。**日月星宿、**日爲恒星之一。月爲衛星之一。星宿、天空之列星也。亦謂之星座。**山河大地、**大地猶言全地也。○溫子昇文、大地亡於積水。**泉源溪澗、**泉源、小水之源。○溪、山瀆之無所通者。○澗、山夾水也。**草木叢林、**叢、音誦、徂紅切。叢林、大木叢生處也。**惡人善人、惡法善法、**五戒十善者、世間之善法也。三學六度者、出世間之善法也。淺深雖異、皆順於理而益己之法名善法。不順於理而害人之法名惡法。**天堂地獄、**天堂者、天上之宮殿也。○佛遺敎經、不知是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法華文句四、地獄此方語、胡稱泥犁者、秦云無有、無有喜樂、無氣味、無觀無利、故云無有。○地

獄有八大地獄、八寒地獄、十六遊增地獄、十六小地獄、十八地獄、一百三十六地獄之別。**一切大海、**據華嚴經疏四十四、大海有十相。一、次第漸深。二、不受死屍。三、餘水入失本名。四、普同一味。五、無量珍寶。六、無能至底。七、廣大無量。八、大身所居。九、潮不過限。十、普受大雨。**須彌諸山、**須彌山名、一小世界之中心也。譯爲妙高、妙光、安明、善積、善高。凡器世界之最下爲風輪、最上爲水輪、其上爲金輪。卽地輪。地輪上有九山八海。卽持雙、持軸、擔木、善見、馬耳、象鼻、持邊。須彌山之八山八海、有鐵圍山、其中心之山、卽須彌山也。○註維摩經一、肇曰、須彌山、天帝釋所住金剛山也。秦言妙高。處大海之中。水上方高三百三十六萬里。**總在空中。世人性空、**大智度論三十一、性空者、諸法性常空。假來相續故、似若不空。譬如水性自冷、假火故熱。止火停久、水則還冷。諸法性亦如是。未生時空無所有、如水性常冷。諸法衆緣和合故有、如水得火成熱。又云、性空有二種。一者於十二入中無我無我所。是聲聞論中說。摩訶衍法說、十二入我我所無故空。十二入性無故空。復次、若無我無我所、自然得法空。以人著我及我所故。佛但說無我無我所。如是應當知一切法空。若我我所法尚不著、何況餘法。以是故衆生空法空終歸一義、是名性空。又三十六、性空者、一切諸法性、本末常自空。何況現在。因緣常空、何況果報。又云、空者性自空、不從因緣生。若從因緣生、則不名性空。又四十六、何等爲性空。一切法性、若有爲法性、若無爲法性、是性非聲聞辟支佛作。非佛所作。亦非餘人所作。是性性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

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案此邪見、非指五見中撥無因果之邪見。乃謂謬妄不合於道之邪見耳。何也、以其着於無記空也。善知識、心量廣大。此心量、指如來眞證之心量言。離一切之所緣能緣、住於無心者是也。○楞伽經三之一、觀諸有爲法、離攀緣所緣。無心之心量、我說爲心量。離一切諸見、及離想無想。無得亦無生、我說爲心量。非性非非性、性非性悉離。謂彼心解脫、我說爲心量。如如與空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徧周法界。徧周法界與周遍法界同。○法之所在名法界。○往生要集上、周遍法界。拔苦衆生。用卽了了分明。了了、了然之義、謂曉解也。○後漢書、小而了了、大未必奇。○南史、彭城王義康、於尙書中覓了了令史。○心體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過化存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應用便知一切。卽易繫辭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亦卽莊子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一切卽一、一卽一切、三祖信心銘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見指月錄四。○筆削記一、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互爲主伴。○傳心法要下、若能了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心境無二、一切卽一心、心卽一切、更無罣礙。又曰、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諸佛圓通、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祇是一塊。此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種種形貌、喩如屋舍。捨

體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永嘉禪師云、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與一切融、卽其體爲無礙也。華嚴經第九初發心菩薩功德品云、一切中知一、一中知一切。是爲佛教中最究竟之說。蓋以萬有之法、在眞如法界中、雖現種種之差別相、而其本體中則無絲毫之差別。種種之法、悉爲絕對、而與一切法鎔融時、知其一、卽知一切。如嘗海水一滴、卽能知一切大海水之鹹味也。此妙旨在華嚴天台兩家發揮最多。卽約觀法而爲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之說。以一心三觀、示一境三諦之圓理。約觀境而傳一心一切心、一陰一切陰、一境一切境等之幽意。更於諸法上說一塵一切塵、一法一切法、一界一切界、一國土一切國土、一相一切相、一色一切色、一毛孔一切毛孔、一衆生一切衆生、一身一切身、一人一切人、一字一切字、一識一切識等。或約修證迷悟等、使明一斷一切斷、一行一切行、一位一切位、一障一切障、一修一切修、一證一切證、一顯一切顯、一欲一切欲、一魔一切魔、一佛一切佛、一入一切入、一成一切成、一智一切智、一理一切理、一究竟一切究竟、一門一切門、一種一切種、一受一切受等。又約破立權實而爲一破一切破、一立一切立、一權一切權、一實一切實等之解釋也。

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不妄名眞、不變名性。是吾人本具之心體也。○楞嚴經一、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一眞一切眞。**眞者、離虛妄之義、所謂眞如。○三藏法數四、無二曰一。不妄曰眞。**心量大事、**大事者、總言轉迷開悟。卽法華

所謂佛知見。涅槃所謂佛性。無量壽經所謂往生極樂也。○天台仁王經疏上、大事因緣、爲茲出世、顯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法華以佛知見爲大事。涅槃以佛性爲大事。維摩思益以不思議爲大事。華嚴以法界爲大事。今此般若、以成佛因果爲大事。名字雖別、其義一也。**不行小道。**小道、指空心靜坐等。**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恰、適當之辭。凡者輕微之稱。庸也。凡人卽平常之細民也。**自稱國王。**國王、前世持十善戒、今生得其果報、得諸天之保護者。又名天子。○金光明王經三、因集業故、生於人中。王領國土、故稱王。處在胎中、諸天守護、或先守護、然後入胎、雖在人中、生爲人王、以天護故、復稱天子。**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唐時威振四海、兵力及於外國。故外人多稱中國爲唐。唐言、卽中國言也。○大乘義章九、照見名知。解了稱慧。此二各別。知世諦者、名之爲智。照第一義者、說以爲慧。通則義齊。**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一念者、時刻之極短促者也。○林子壇經訊釋、或問何以謂之一念也。林子曰、夫所謂一念者。蓋謂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如此、而無復有他念也。猶言心心如此、而無復有他心也。故心心念念、自懺前愆。心心念念、自悔後過。心心念念、去假歸眞。心心念念、離假離眞。心心念念、棄邪歸正。心心念念、無邪無正。心心念念、見性以爲功。心心念念、平等以爲德。心心念念、內心謙下以爲功。心心念念、外行於禮以爲德。心心念念、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心心念念、和光接物、通達無礙。凡若此類、是皆一念之大旨也。**愚卽般若絕。**

謂遠離六塵解說生滅之謂著一切塵勞煩惱皆由因緣和合妄有生滅根塵相觸爲境所牽如水之有波浪前鏇後湧把舵不定卽名此岸

凡夫與佛眞性無二煩惱菩提

愚、蒙昧也。絕、滅也。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禪源諸詮上、龍樹提婆等菩薩。依破相敎、廣說空義、破執有、令洞然解於眞空。眞空者、是不違有之空也。般若無形相、智度論十八、已知般若體相是無相無得法。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西國、總指則指支那以西之諸國、別指則指印度。唐言到彼岸。智度論十二、波羅秦言彼岸、蜜秦言到。若能直進不退、成辨佛道、名到彼岸。復次、於事成辦、亦稱到彼岸。天竺俗法、凡造事成辦、皆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若以波羅蜜之意義解之、則爲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六祖金剛經註序云、何名波羅蜜。唐言到彼岸。到彼岸者、離生滅義。祇緣世人性無堅固、於一切法上、有生滅相、流浪諸趣、未到眞如之地、並是此岸。要具大智慧、於一切法圓滿、離生滅相、卽是到彼岸。亦云心迷則此岸、心悟則彼岸。心邪則此岸、心正則彼岸。口說心行、卽是法身、有波羅蜜。口說心不行、卽無波羅蜜也。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妄、不實也。○大乘義章五末、謬執不眞、名之爲妄。○非、不是也。惡也。念念若行、是名眞

同出一性前念著境塵勞紛起卽是煩惱後念離境生滅已盡無復煩惱卽是菩提

制三毒。成無量善法聚。•聚者，會也。無

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血脈論、若識得施爲運動靈覺之性。卽諸佛心。前佛後佛、只言傳心。更無別法。若識此法。凡夫一字不知、亦是佛。煩惱卽菩提。唯識述記一本、煩是擾義、惱是亂義。擾亂有情、故名煩惱。○智度論七、煩惱者、能令心煩、能作惱故、名爲煩惱。又四十四、菩提秦言無上智慧。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也。諸佛、一切佛也。○三世諸佛、爲出現於三世之一切佛也。○法華經方便品、三世諸佛、說法之儀式。○觀無量壽經、三世諸佛、淨業正因。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五蘊、舊譯作五陰。蘊、積集之義。五蘊者、一曰色蘊、二曰受蘊、三曰想蘊、四曰行蘊、五曰識蘊。○增阿含經二十七、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馬、行如芭蕉、識如幻法。○塵勞者、維摩慧遠疏曰、煩惱坌污、名之爲塵。彼能勞亂、說以爲勞、○圓覺疏鈔、經云、塵勞者、塵是六塵、勞謂勞倦、由塵成勞。故云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佛道、無上菩提之道也。○大乘義章十八、菩提胡語、此翻爲道。果德圓通、名之爲道。又菩提偏在果、故證成佛道、名得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三毒者、一貪毒、引取之貪

量善法。故普會於心。故名三聚淨戒。問如經所說、三聚淨戒者。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衆生。今唯言制三毒心。豈不文義有乖也。答佛所說。是眞實語也。菩薩於過去因中修行時。爲對三毒發三誓願。誓持一切淨戒。對貪毒。誓修一切善。對瞋毒。誓度一切衆生。故常修慧，對痴毒。由持如是戒定慧三種淨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一佛道。誓斷一切惡，

心、以迷心而對於一切順情之境、引取不厭者。二瞋毒、恚忿之瞋心、以迷心而對於一心違情之境、起忿怒者。三痴毒、迷闇之癡心、心性闇鈍、迷於事理之法者是也、亦名無明。○防身之惡曰戒、使散亂之心靜曰定、去惑證理曰慧。○名義集四、防非止惡曰戒。息慮靜緣曰定。破惡證眞曰慧。○三藏法數九、如來立教。其法有三。一曰戒律、二曰禪定、三曰智慧。然非戒無以生定。非定無以生慧。三法相資、不可缺。○破相論、三聚淨戒者。卽制三毒心也。制三毒。成無量善法聚。聚者、會也。無量善法。普會於心。故名三聚淨戒。問如經所說、三聚淨戒者。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衆生。今唯言制三毒心。豈不文義有乖也。答佛所說。是眞實語也。菩薩於過去因中修行時。爲對三毒發三誓願。誓持一切淨戒、對貪毒。誓斷一切惡、常修一切善、對瞋毒。誓度一切衆生、故常修慧、對癡毒。由持如是戒定慧三種淨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一佛道也。誓斷一切惡、（攝律儀、戒也。）誓修一切善、（攝善法、定也。）誓度一切衆生、（饒益有情、慧也。）以上三聚淨戒也。

善知識、我此法門、註維摩經八、肇曰、言爲世則謂之法。衆聖所由謂之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西天之法、凡顯物之多、常舉八萬四千之數。略名八萬四。如般舟讚、門門不同八萬四。○法華經藥王品、火滅已後、收拾舍利、作八萬四千寶瓶、以起八萬四千塔。勝鬘經、廣大義者、則是無量、得一切佛法、攝八萬四千法門。智度論、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止觀一、一一塵有八萬四千塵勞。又法華經見寶塔品、持八萬四千法藏十二部經爲人演說。又妙音菩薩品、與妙音菩薩俱來者、八萬四千人。又云、與八萬四千菩薩圍繞。又云、是八萬四千菩薩、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又智度論二、八萬四千官屬、亦各得道。則不數枚舉也。

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八萬四千塵勞、猶言八萬四千

（攝律儀，戒也。）暫修一切善，（攝善法，定也。）誓度一切眾生，（饒益有情，慧也。）以上三聚淨戒也

「無憶」過去種種，並將為空，即是無住，即是不取也。「無著」當境現前，不生分別，不執着於事物之念也，即是無來；亦即是不捨也•

煩惱也。塵勞卽煩惱之異稱。可以汚吾人之眞性者。〇止觀一、一一塵有八萬四千塵勞。〇破相論、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及恒河沙衆惡、皆由三毒以爲根本。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枝葉、其數無邊。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爲喩。**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念、無妄念也。卽正念之異名。〇三慧經、問曰、何等能知一萬事畢。報曰、一者謂無意無念、萬事自畢。意有間念、萬事皆失。〇古德云、無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其像之妍醜、物之纖洪、而鏡與燈不知也。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能顯物、曾何念慮於其間哉。所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眞。我常於見聞知覺之頃欲覓念相、如毫髮許、了不可得、而曰無念。非不念也。無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惟洞徹法源者、頗測其彷彿。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無憶無著、**無著、不執著於事物之念之謂也。**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以智慧照見事理也。〇法藏心經疏、觀照、能觀妙慧。〇六祖金剛經口訣、但以自己性智慧、照破諸妄。則曉然自見。**於一切法、**智度論二、一切法、畧說有三種。一者有爲法、二者無爲法、三者不可說法。此三已攝一切法。〇楞伽經、佛告大慧、一切法者、謂善、不善、無記、有爲、無爲、世間、出世間、有罪、無罪、有漏、無漏、受、不受。**不取不捨、**楞伽經、譬如恒沙、一切魚鼈輸收、摩羅師子象馬人獸踐踏、沙不念言彼惱亂我、而生妄想。自性清淨、無諸垢汚。如來應供等正覺、自覺聖智恒沙、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諸人獸等一切惱亂、如來不念而生妄想。如來寂然、無有念想。如來本願、以三昧樂安衆生故、無有惱亂。猶

如恒沙、等無有異。又斷貪恚故。**卽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法之幽妙者名深、深之極者名甚。◯探玄記十一、超情曰深、深極曰甚。◯光明文句、徹到三諦。故言甚深。◯淸凉觀經疏。一眞法界。謂寂寥虛曠冲深包博。該括萬有。卽是一心。**及般若三昧者、**大乘義章二、以心合法、離邪亂。故曰三昧。◯玄應音義三、三昧、正言三摩地。譯云等持。等者、正也。正持心也。持謂持諸功德也。或云正定、謂住緣一境、離諸邪亂也。◯大智度論四十三、般若不異三昧。三昧不異般若。般若不異菩薩三昧。菩薩三昧不異般若。般若三昧卽是菩薩。菩薩卽是般若三昧。又一百卷、散亂心中、但有智慧、不名三昧。今從師聞已、一心思惟、名爲三昧。攝心不散、智慧變成三昧。◯翻譯名義集、三昧此云調直定。又云正定。又云正受。◯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湛照。神朗則無幽不徹。**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持誦者、受持或讀誦經典或眞言也。◯金剛般若經、爲大般若經第二處第九會五百七十七卷、具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有三譯本、一秦之羅什譯、一元魏之菩提流支譯、一陳之眞諦譯、各一卷。又有三譯、隋之達磨笈多、唐之義淨、及唐之玄奘。合爲六譯。**卽得見性。**六祖金剛經自序、金在山中、山不知是寶。寶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爲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鏨鑿山破、取鑛烹鍊、遂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喩世界。人我喩山。煩惱喩鑛。佛性喩金。智慧喩工匠。精進猛勇喩鏨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鑛。煩惱鑛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鑛、以覺悟火烹鍊、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當知此經功德、**勝鬘經寶窟上本、

惡盡言功、普滿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也。**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又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前福德、指以七寶滿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也。）又云、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又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卽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又云、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又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卽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案此卽經中讚歎之明文也。○具說一一詳述也。**此法門是最上乘。**最上乘、至極之教法也。諸宗各名其宗義。○法華經授記品、諸菩薩智慧堅固。了達三界。求最上乘。○金剛經、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圭峯註曰、最上乘者、一佛乘也。○最上乘者、不見垢法可厭。不見淨法可求。不見衆生可度。不見涅槃可證。不作度衆生心。不作不度衆生心。是名最上乘。○六祖金剛經註、不見垢穢可厭、不見清淨可求。無遣可遣、亦不言無遣。無住不住、亦不言無住。心量廣大、廓若太虛、無有邊際。卽是最上乘諸佛地位也。**爲大智人說。**大智人、爲有廣大之智慧、通達一切事理之人也。○維摩經佛國品慧遠疏、言大智者、是佛智也。佛慧深廣、故名大智。**爲上根人說。**上根人者、眼等諸根上利之人也。○止觀一之一、爲上根性說圓滿修多羅、二乘如啞如聾。**小根小智人聞、**小根人者、其根性祇可受小乘教之人也。○唯識述記一本、令小根等漸登聖位。○聞、聞之也。**心生不信。**不信

者、心念不澄淨、於三寶之實德不樂欲也。**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天龍者、諸天與龍神、爲八部衆之二衆。○法華經普門品、科註云、龍者是鱗蟲之長。有四種。一、守天宮殿。二、興雲致雨。三、地龍、開決江河者也。四、伏藏龍、守護輪王寶藏者也。○閻浮提、新稱贍部洲。爲須彌山南方大洲之名。卽吾人之住處也。**城邑聚落、**城、城郭也。內曰城、外曰郭。○邑、都邑也。大曰都、小曰邑。○聚落、卽村落也。爲人所集居之處。○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左傳、凡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都曰城。○聚落、通鑑綱目十云、人所聚居、故云村落、屯落、陀落。聚落。○善見律云、有市名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此喩上根人大智人之容量。**若大乘人、**寶積經二十八、諸佛如來正眞正覺所行之道、彼乘名爲大乘。**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六祖金剛經口訣、大般若經六百卷、皆如來爲菩薩果人說佛性。然而其間猶有爲頓漸者說。惟金剛經爲發大乘者說。是故其經先說四生四相。次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蓋顯一切法、至無所住、是爲眞諦。故如來於此經、凡說涉有、卽破之以非、直取實相、以示衆生。蓋恐衆生不解佛所說、其心反有所住故也。如所謂佛法卽非佛法之類是也。**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以智慧照見事理曰觀照。○肇論、觀照般若照事照理故。○法藏心經疏、觀照能觀妙慧。**故不假文字。**楞伽經、大慧、如來不說墮文字法。文字有無不可得故。除不墮文字。大慧、若有說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此則妄說。法離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

所以者何。法離文字故。譬如雨水、不從无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無情、指草木國土而言。〇大論四十一、梵云僕呼善那。此云衆生。謂衆緣所生。〇釋迦譜一、衆共生世。故云衆生。〇有情指衆生。無情指草木。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法華經藥草喩品、如彼大雲雨。於一切草木叢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潤、各得生長。〇智度論五十九、譬如閻浮提阿那婆達多地四大河流、一大河有五百小川歸之、俱入大海、則失其本、名爲一味、無有別異。〇涅槃無名論、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〇法界觀、情與非情共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大智度論十九、求佛道者、隨其諸根利鈍。各得其道。譬如龍王降雨。普雨天下。雨無差別。大樹大草根大、故多受。小樹小草根小、故小受。〇案、今變通言之、故云悉皆自倒。蓋示小根人不堪大受也。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大乘義章五本、能礙聖道、說以爲障。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十地經曰、衆生身山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

五陰重雲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顯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對漸教而言、頓者、頓極頓速之義。而說迅速成佛之教法、謂之頓教。唐釋慧海曰、此頓悟門、以無念爲宗。妄心不起爲旨。以清淨爲體。以智爲用。頓悟者、不離此生、即得解脫。何以知之。譬如師子兒、初生之時、即眞師子。修頓悟者、亦復如是。即修之時、即入佛位。如竹春生筍、不離於春、即與母齊、等無有異。何以故、爲心空故。修頓悟者、亦復如是。爲頓除妄念、永絕我人、畢竟空寂、即與佛齊、等無有異。故云、即凡即聖也。修頓悟者、不離此身、即超三界。經云、不壞世間而超世間。不捨煩惱而入涅槃。不修頓悟者、猶如野干隨逐師子。經千百劫、終不得成師子。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正見、爲八正道之一。離諸邪倒之正觀也。○勝鬘經、非顚倒見、是名正見。○四教儀集註中、正以不邪爲義。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因事物而執著不離之心名執心。○廣百論釋、非唯空有、亦復空空、遍遣執心。通達無礙、通達者、通於事理而不塞滯之謂也。○金剛經、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往生論註下、無礙者、謂知生死即涅槃、如是等入不二門無礙相也。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般若經者、說般若波羅蜜深理經典之總名也。有大般若經、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光讚經、道行般若經、佛母出世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佛母寶德藏般若

波羅蜜經、大明度經、摩訶般若鈔經、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了義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等。**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修多羅或翻爲契經。契理合機名契。貫穿法相、攝持所化、如經之於緯名經。**大小二乘、**大乘與小乘也。對小機說羅漢道、名小乘。對大機說作佛之道、名大乘。又四部阿含經爲小乘。法華經維摩經等爲大乘也。〇法華遊意下、佛教雖復塵沙、今以二義往收、則事無不盡。一者赴小機、說名曰小乘。二者赴大機、說稱爲大乘。**十二部經、**十二部經、一切經分爲十二類之名也。〇智度論三十三、一、修多羅。此名契經。二、祇夜。譯爲應頌、又爲重頌。三、伽陀。譯爲諷頌、又爲孤起頌。四、尼陀那。此譯因緣。五、伊帝目多。此譯本事。六、闍多伽。此譯本生。七、阿浮達摩。新名阿毘達磨。八、阿波那陀。此譯譬喩。九、優婆提舍。此譯論義。十、優陀那。此譯自說。十一、毘佛略。此譯方廣。十二、和伽羅。此譯授記。以上十二部中。惟修多羅祇夜與伽陀三者、爲經文中體裁之上者。其餘九部。不過記載其經文。從別事而立名耳。**皆因人置。**隨大小機、佛爲施設。**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一切萬法、見前。**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

卽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唯識論二、眞、謂眞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眞實、於一切法、常如其性、故曰眞如。○大乘止觀、此心卽自性清淨心。又名眞如、亦名佛性、亦名法身、亦名如來藏、亦名法界、亦名法性。○華嚴迴向品云、眞如照明爲性。**菩薩戒經云、**姚秦羅什、於梵網經中最後譯出之菩薩心地戒品第十、爲二卷。題曰梵網經盧遮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第十。後於此下卷之中、偈頌已後。所說之戒相、別錄爲一卷、以便持誦。台祖智者名之爲菩薩戒經。**我本元自性清淨。**我者、常住於已身之一主宰也。○唯識論、我爲主宰。○自性清淨、卽自性清淨心也。吾人本有之心、自性清淨、離一切之妄染者是。**若識自心見性、**傳心法要上、眞心無相、不來不去。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案、出世人卽識自心見性之人。**皆成佛道。**普照禪師修心訣云、不識自心是眞佛、不識自性是眞法。欲求法而遠推諸聖、欲求佛而不觀已心。若言心外有佛、性外有法、堅執此情、欲求佛道者、縱經塵劫、燒身鍊臂、敲骨出髓、刺血寫經、長坐不臥、一食卯齋、乃至轉讀一大藏敎、修種種苦行、如蒸沙作飯、只益自勞爾。但識自心、恒沙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得。故世尊云、普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又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是知離此心外、無佛可成。過去諸如來、只是明心底人。現在諸賢聖、亦是修心底人。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願諸修道之人、切莫外求。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

云何頓悟，無非令自觀其心，所謂顧觀天之明命也。即所觀處。即是本性。如此觀願。自見本性。但自雖明。必蛋覺求明師。指授大道。明師者，即大菩知識，凡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荷担大法，普擔頚機。化導眾生，皆令見性者。始稱大善知識。。

如佛。淨名經云、淨名經、即維摩詰所說經之別名。即時豁然、豁然、說文、豁達也。還得本心。維摩經三弟子品、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忍和尚、即五祖忍大師。一聞言下便悟、一聞、一聞法也。○宗鏡錄二一、上上根人、一聞千悟。○案、事見上文三更付法時。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此教法、指達磨以來以心傳心之法。○釋籤一、弘宣教法。○流行者、如水之流行、所及者遠也。○孟子、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令學道者頓悟菩提、一類有大心之衆生、聞大乘行大法而直證佛果者、名爲頓悟。又速疾證悟妙果者、名頓悟也。○案、此云頓悟菩提、即頓時悟得菩提之義。○菩提註見前。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心地觀經三、菩提妙果不難成。眞善智識實難遇。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維摩經佛國品註、什曰、力强爲因。力弱爲緣。肇曰、前後相生、因也。現相助成、緣也。諸法要因緣相假、然後成立。○止觀五下、招果爲因。緣名緣由。所謂化導令得見性。演密鈔五、化謂教化。導謂示導。○法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智識。其善智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王當知善智識者、是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

能悟自性無字眞經。則一切經論皆成註脚矣。

直了上無佛果可求，下無衆生可化，是名爲至佛地。

故。發起、物之初起也。○註維摩經二、顯維摩詰辯才殊勝、發起衆會。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華嚴出現品、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相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相。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卽得現前。不能自悟。譬如人雖自具見分、不依外之光明、不辨諸色相。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唐釋慧海云、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探玄記八、情無異念、故云一向。○剪燈新話句解二、何一向薄情如是。註一向猶言一偏也。○名義集七、肇曰縱任無礙、塵累不能拘。解脫也。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顚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教授見前。救不可得。不能救其邪迷顚倒。若起正眞般若觀照、海水一滴、自明證據、則心徧一切、智臨萬境、無物不照、無理不通、是謂正眞觀照。一剎那間、西域記二、時極短者、謂剎那也。○楞嚴經二、沉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止。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卽至佛地。普照禪師修心訣云、昔異見王問婆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尊者曰、性在

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此門以何爲宗，以何爲旨，以何爲體，以何爲用。答，無念爲宗，妄心不起爲旨，以清淨爲體，以智爲用。問，旣言無念爲宗，未審無念者，無何念。答，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云何爲邪念，云何名正念。答，念有念無，卽名邪念，不念有無，卽名正念。

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尊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王聞、心卽開悟。○四教儀、十佛地機緣若熱。以一念相應慧、頓斷殘習、成佛。又、直了上無佛果可求、下無衆生可化、是名爲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唐釋慧海云、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處、卽名了了見本心也。亦名了了見性也。只個不住一切處心者、卽是佛心。亦名解脫心。亦名菩提心。亦名無生心。亦名色性空。經云、證無生法忍是也。汝若未得如是之時、努力努力、勤加用功。功成自會。所以會者、一切處無心卽是會。言無心者、無假不眞也。假者、愛憎心是也。眞者、無愛憎心是也。但無憎愛心、卽是二性空。二性空者、自然解脫也。**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頓悟入道要門論上、無念者、一切處無心是。無一切境界。無餘思求是。對諸境色、永無起動、是卽無念。又曰、得無念者、六根無染故。自然得入諸佛知見。**何名無念。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愛欲之心、浸染外物、執着而不離、名染着。○新譯仁王經中、愚夫垢識、染著虛妄、爲相所縛。**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也。對於六根之色聲香味觸法六境、能生見聞嗅味覺

正念、念善念惡，名爲邪念。不念善惡，名爲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樂等，即名正念。問，云何是正念。答，唯念者，唯念菩提。問，菩提可得否。答，菩提不可得。問，既不可得，云何唯念菩提。答，只如菩提，假立名字。實不可得。亦無前後得者。爲不可得故。即無有念。只個無念。是名眞念。菩提無所念。無所念者，即一切

知之了別作用者是也。**出六門、**眼耳鼻舌身是外五門、內有意門、共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六塵見前。○法華經序品、純一無雜。○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喻如明鑑、鑑中雖無像、而能現萬像。何以故。爲鑑明故能現萬像。學人爲心無染故、妄念不生、我人心滅、畢竟清淨。以清淨故、能生無量知見。**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進退無礙名自在。又心離煩惱之繫縛、通達無礙、名自在。○法華經序品、盡諸有結。心得自在。○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此頓悟門、以何爲宗、以何爲旨、以何爲體、以何爲用。答、無念爲宗。妄心不起爲旨。以清淨爲體。以智爲用。問、既言無念爲宗。未審無念者、無何念。答、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云何爲邪念。云何名正念。答、念有念無、即名邪念。不念有無、即名正念。念善念惡、名爲邪念。不念善惡、名爲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樂等、即名正念。問、云何是正念。答、正念者、唯念菩提。問、菩提可得否。答、菩提不可得。問、既不可得、云何唯念菩提。答、只如菩提。假立名字。實不可得。亦無前後得者。爲不可得故。即無有念。只個無念。是名眞念。菩提無所念。無所念者。即一切處無心、是無所念。只如上說如許種無念者。皆是隨事方便。假立名字。皆同一體。無二無別。但如一切處無心、即是無念也。得無念時、自然解脫。**名無念行。**海水一滴云、直了自心。無性無念。則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脚運奔。六根門頭、無障無礙。六塵堆裏、無染無雜。謂之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圓覺經、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即名邊見。**邊見、爲五見之一。(五見、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見取見、五戒禁取見、)即或爲斷見、或爲偏於常見一邊之惡見也。

處無心。是無所念。

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同行、爲三善知識之一。同心而行道者之謂也。○止觀輔行、言同行者、已他互同、遞相策發、人異行同、故名同行。發願受持發願、發起誓願也。○阿彌陀經、應當發願、生彼國土。○受、領受。持、憶持。以信力故受。以念力故持。爲法華五種法師行之一也。○勝鬘寶窟上本、始則領受在心曰受。終則憶而不忘曰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三乘聖果之位也。○華嚴經二十六、願一切衆生、速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默傳者、以心傳心、見性成佛。宗門之傳授、在言語之外。故名默。不得匿其正法。正法、眞正之道法也。不差於理、故名正。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別法指非禪宗一派而言。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佛種、生佛果之種子也。○探玄記一、菩薩所行、名爲佛種。○四敎集解中、種卽能生、性名不改。○本業經元曉疏、種性者。種、是種類義。性、是體性義。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絕眞理之衆相名無相。○大乘義章二、言無相者、釋有兩義。一、就理彰名。理絕衆相、故名無相。二、就涅槃法相釋。涅槃之法離十相、(涅槃經三十、色相、聲相、香相、

總計六十句，凡三百字。

味相、觸相、生住壞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故曰無相。〇大論曰、般若波羅蜜、是無相相、〇按無相頌者。卽心地無相之頌也。於一切相、離一切相、卽是無相。**各須誦取。在家出家、**在家、對出家之稱。卽在家而有父母妻子者。〇出家、出離在家之生活、修沙門之淨行者。〇釋氏要覽上、毘婆沙論云、家者、是煩惱因緣。夫出家者、爲滅垢累。故宜遠離也。〇維摩經弟子品、我聽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法華玄贊二、頌者、美也。歌也。頌中文字極美麗故。歌頌之故。訛畧云偈。

說通及心通。心通卽宗通也。宗通者、卽自證殊相之相也。說通者、說法逗機之相也。〇楞伽經三一切佛語心品、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爲我及諸菩薩說宗通相。若善分別宗通相者、我及諸菩薩通達是相。通達是相已。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墮覺相及衆魔外道。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通及說通。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相、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衆魔、緣自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敎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衆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大慧、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〇南巢法惠宏德禪師證道歌註、宗通者、卽悟諸佛之心宗也。乃達磨大師單傳直指之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惟在當人自證自悟、到無證無悟之地。所以從上諸老遞相出興、向千聖頂顊上提持者一著子、俾學者盡得單傳直指之妙、方謂宗通也。然後命掌藏鑰、披閱一代聖

數、備知頓漸秘密不定之方、藏通別圓之味、方謂說通也。**如日處虛空。**傳心法要上、你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南巢法惠證道歌註云、宗說既通、定慧均等、方爲圓明。**唯傳見性法、出世**諸佛欲濟度衆生。捨淨土而來婆娑世界。謂之出世。即佛出現於世也。餘詳前註。**破邪宗。**凡不以見性爲宗者、曰邪宗。**法即無頓漸、**頓漸、頓教與漸教也。此二者以判諸大乘教。**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慧日者、譬喩佛之智慧、如日能照世之暗冥也。○無量壽經下、慧日照世間、淸除生死雲。**邪來煩惱至、**煩惱至便是邪來。**正來煩惱除。**煩惱除便是正來。○邪來、一念不覺。正來、正念開發。邪正二相。共是取捨之念。**邪正俱不用。**海水一滴、邪正煩惱、同一性空、分別假相、妙心現影。譬如彼然燈時、暗忽消滅。明生時、暗何處去、暗來時、明何處滅。明暗代謝之法。二相共是空中假變。而無眞實相。故云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無念淸淨、至達不生滅之地。○無餘、指無餘涅槃而言。六祖金剛經註曰、菩薩無餘者、眞常湛寂也。法華經云、佛當爲除斷、令盡無有餘。涅槃者、菩心無取捨、如大月輪、圓滿寂靜。○唯識論十、無餘依涅槃、謂即眞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衆苦永寂。故名涅槃。**菩提本自性。**菩提本自

是非即是二法：是非心起，則愛憎心生，愛憎心生，則一切煩惱，隨之增長矣。故常見己過，生大慚愧心，生大懺悔心，則諸緣頓息，除却妄想分別，無人我，無勝負，無是非，無貪嗔，無憎愛，於一切時，一切諸法，不取不捨，即是大智慧現前，自能打破五蘊煩惱塵身，得見自性，而

性、性淨本有菩提。非可修相。非可作相。起心即是妄。起心者、起他希求之念、實非正念。淨心在妄中、或云、本淨明心非別處。惟在衆生妄心中。但正無三障。障正道、害善心之三障也。三障者、一、煩惱障。如貪欲愚痴等之惑。二、業障。如五逆十惡之業。三、報障。如地獄餓鬼畜生等之苦報。○此句言但正則盡凡情是正心、別不見障惑所在。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自顧自己過愆、即與道相當。色類自有道、刋定記四、類即流類。即胎卵等四也。○華嚴經、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所有衆生種種差別、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等。○此句言一切生類、各自俱有大道。各不相妨惱。本具大道、故無妨亦無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道本不離人。若向別處尋道、則終身不能見道矣。波波度一生、波波、猶言奔波也。○岑參詩、風塵奈爾何。終日獨波波。○一生、猶言一世。到頭還自懊。到頭、畢竟之意。懊、懊悔也。懊惱也。

欲得見眞道、眞道、眞實之道。即無上正眞道也。○瞿醯經下、我行眞道、何用咒術事耶。○菩薩睒子經、使我今疾速成此無上正眞佛道。行正即是道。洒洒落落之境。自若無道心、無道心者、無求佛果之心也。闇行不見道。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世間有二。一爲有情世間、一爲器世間。此指有情世間而言。爲一切有情棲息之世間換言之、即人類是也。過、

成佛道，即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故曰長伸兩脚臥也。

此言欲化他人，先須明自性，自性明則智慧生，自能循循善誘，憤啓

過失也。罪愆也。〇黃檗曰、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言若見他人有非、即是自己之非。却是計之左也。**他非我不非、**意言他人之非、在於他人、而我不以爲非。**我非自有過。**言若以他人之非爲非、即爲自己之過。**但自却非心、**却、止也。退也。此句言、但以自己去盡非薄他人之心也。**打除煩惱破。**入道要門下曰、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我非非也。即心無心、是爲通達佛道。即物不起見、是名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源、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己。即無取捨違順。愚人任己不任物。即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爲見道。不行一物、名爲行道。**憎愛不關心、**唐釋慧海曰、見一切色時、不起染著、不染著者、不起愛憎心、即名見無所見也。若得見無所見時、即名佛眼。更無別眼。若見一切色時、起愛憎者、即名有所見。有所見者、即是衆生眼。更無別眼作衆生眼。乃至諸根、亦復如是。**長伸兩脚臥。**此偈自世人若修道下至此、是祖祖相傳之血脈。大須參詳。〇傳心法要下、淨名云、唯置一床、寢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人臥疾、攀緣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法華玄贊三、施爲可則曰方、善逗機宜曰便。方是方術。便謂穩便。方便之法、名方便。〇此二句言欲化他人、自己須有逗人機宜之方法。**勿令彼有疑、**此句言以方便善巧施之於人、須使人實信己語之眞、而無疑惑之餘地。所謂打破學人之疑團、

啓發，善巧方便，破疑生信，而示導迷人，得見自性，所謂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也。

勿令摘葉尋枝也。即是自性現。疑團既打破、卽是學人之自性出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物物全眞、頭頭現成。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愚人謂兎之耳爲角、此以喻物之必無也。○楞嚴經、無則同於龜毛兎角。○智度論一、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滅、空無所有、譬如兎角龜毛常無。○同十二、又如兎角龜毛、亦但有名而無實。正見名出世、勝鬘經、非顚倒見、是名正見。○華嚴經三十、正見牢固、離諸妄見。○超出世間而修淨行謂之出世。○金剛三昧經一、令彼衆生獲得出世果。○智度論一、一人出世、多人蒙慶。邪見名世間。非正見曰邪見。○註維摩經不二品、什曰、世間、三界也。邪正盡打却。邪見正見、一齊打掃淨盡也。菩提性宛然。原人論註、宛然者分明貌、卽顯然可見也。此頌是頓教。速疾頓悟而成佛果之法曰頓教。亦名大法船。佛以渡人過生死海、到涅槃岸、譬如船筏、故曰法船。○付法藏傳六、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迷聞經累劫。悟則刹那間。迷聞、聞而不悟也。若了悟、則刹那成佛。○攝論六、此時長遠、何日成佛。答曰、處夢謂經年、悟乃須臾頃。故雖時無量、攝在一刹那。○此頌至刹那間四句。總結上文。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傳燈錄五、韶州刺史韋璩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普願法界衆生

言下見法成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疑問品第三

此品述韋使君疑問達磨祖無功德語與往生西方等說。○唯識樞要明五種問。一、不解故問。二、疑惑故問。三、試驗故問。四、輕觸故問。五、爲利樂有情故問。○按今言疑問者。總兼五、別當第二也。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大會、大法會也。大會而兼與齋、故云大會齋。○般舟讚、一一大會隨人入。○齋、戒也、敬也。又、齋食也。就戒律上言、食分時非時。正午以前爲正時、正午以後爲非時。時則可食、非時則不可食。○大毘盧遮那經、我以佛眼普觀一切衆生大菩提心之正因、唯以持齋爲根本。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言理之深妙、事之希奇、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也。○註維摩經一、生曰、不可思議者、凡有二種。一曰、理空。非惑情所測。二曰、神奇。非淺識所量。○金剛般若經、當知此經義不可思議。今有少疑。少、不多之意。願大慈悲。大慈悲、卽大慈大悲也。○觀無量壽經、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衆生。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

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可不是、猶云豈不是。○宗旨、謂正確之意指也。○行事鈔上之一、尋討者不識宗旨。○神僧傳、佛圖澄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旨、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今謂人行事之目的所在曰宗旨。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傳燈錄三、達磨章曰、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朕、我也。古時上下通稱之。秦始皇始作天子之自稱用。布施設齋、大乘義章十一、言布施者、以己財事分布與他、名之為布。惙己惠人、目之為施。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維摩經慧遠疏、佛以一切功德法成、故名法身。○大乘義章十八、言法身者。解有二義。一顯本法性、以成其身、名為法身。二、以一切諸功德法而成身、故名為法身。○唯識論十、大覺世尊。成就無上寂默法。故名大牟尼。亦名法身。無量無邊力無畏等大功德法所莊嚴故。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

是德。無高下淺深之別名平等。平等對差別而言。宇宙本質。皆同一體。一切法、一切衆生、本無差別。故曰平等。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眞實妙用、欲行卽行。要坐卽坐。不思議神力。不可說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正法念處經云、內心思惟。隨順正法。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起信論、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偏、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法藏疏、心體離念者。離於妄念。顯無不覺也。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眞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不輕人也。常行普敬。普、偏也。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眞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在家之人曰俗人、

按阿彌陀經。佛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臨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全經綱要在一心不亂。但人欲一心不亂。非平時修養與得見自性不可。若不見性。則念念生住異滅。一日何止千萬億心。韋刺史

出家之人曰僧。又三人以上方稱僧。**念阿彌陀佛、**鼓音王經、阿彌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殊勝妙顏。子名月明。〇阿彌陀佛有十三號。無量壽經上、是故無量壽佛、號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燄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〇名義集卷一、諸佛別名篇曰、阿彌陀、清淨平等覺經翻無量清淨佛。**願生西方。**佛說阿彌陀經、從此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世尊、佛之尊號也。以佛具萬德、爲世所尊重故也。〇淨影大經疏、佛具衆德、爲世欽仰、故號世尊。〇佛說十號經、天人凡聖世出世間咸皆尊重、故曰世尊。〇舍衛、在中印度境。憍薩羅國之都城。爲別南憍薩羅國。故名。**說西方引化經文、**引化、引接化度也。〇經文、經之文句、能詮義理者。即能詮經文所詮之義理。**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十萬八千、言其成數也。**即身中十惡八邪。**十惡、十不善也。〇法界次第上之下、十惡者。一、殺生。二、偷盜。新名不與取。三、邪婬。非自己之妻妾而行欲者。四、妄語。新名虛誑語。五、兩舌。新名離間語。六、惡口。新名麤惡語。七、綺語。新名雜穢語。語含婬意者。八、貪欲。九、瞋恚。十、邪見。〇八邪、八正道之反對也。一、邪見。二、邪思惟。三、邪語。四、邪業。五、邪命。六、邪方便。七、邪念。八、邪定也。**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下根、根性劣者、根機弱者。〇涅槃經十四、極下根者、如來終不爲轉法輪。**說近爲其上智。**

係東方俗人。其所諸間之西方。或保指天竺之西方而言。因達摩祖師初家此土。人始知有佛法。始知佛在西方。六祖恐其著相。故此引西方俗人以破其疑。所以有因方人遣罪念佛求生何國之言。使明西方之西并非東西之西也，只要釋閉異法。識得自性。悟無念法。修無念行。則眼前便是極樂。刹邪郎至蓮邦。不必拘於里數遠近：並執書非命終始能見佛接引也。世之謗六祖者。易三思之。

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註維摩經第一佛國品云、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鑒曰、衆生既淨。則土無穢也。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愆、廣韻俗愆字。過也。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語錄解義。一般、一樣也。○海水一滴、能了心無礙。則南北東西。在在處處無往不通。全無別趣觸向。面前寂光妙土。是謂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安樂、身安心樂也。○文句八下、身無危險故安、心無憂惱故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心者、萬法之本。能生一切諸法、故名心地。○心地觀經八、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沈淪。衆生之心、猶如大地。五穀五果、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此因緣、三界唯心。心名爲地。西方去此不遙。圓悟禪師云、赤肉團上、人人古佛家風。毗盧頂門、處處祖師巴鼻。若也恁麼、反照凝然。一段光明、非色非心、非內非外、行棒也打他不著。行喝也驚他不得。直得淨裸裸、赤灑灑、是個無生法忍。不退轉輪、截斷兩頭。歸家穩坐、正當恁麼時。

不須他處覓。秖此是西方。**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往生、往生西方極樂國土。○六祖言不善之人、雖念佛、難於往生。**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蓮池大師正訛集云、壇經以十惡八邪。譬十萬八千。人遂謂西方極樂世界。去此十萬八千。此訛也。十萬八千者。五天竺國之西方也。極樂去此。蓋十萬億佛刹。夫大千世界爲一佛刹。十萬億刹。非人力所到。非鬼力神力天力所到。惟是念佛人。一心不亂。感應道交。到如彈指耳。豈震旦詣乎天竺。同爲南贍部之程途耶。然則六祖不知西方歟。曰、壇經是大衆記錄。非出祖筆。如六經四子。亦多漢儒附會。胡可盡信。不然、舉近況遠。理亦無礙。如在市心。以北郊喩燕京。以南郊喩白下。則借近之五天喩遠之極樂。欲時人易曉耳。何礙之有。**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彈指、時之名。○戒疏一下、僧祇云、二十念爲瞬、二十瞬爲彈指。**便覩彌陀。**彌陀、阿彌陀之略、如來之名也。**使君但行十善。**十善者、不殺生、不偸盜、不邪淫、不妄語、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也。**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大智度論七十三、無生忍者、乃至微細法不可得。何况大。是名無生。得是無生法、不作不起諸業行。是名得無生法忍。○唐釋慧海曰、不住一切處心者、卽是佛心。亦名解脫心、亦名菩提心、亦名無生心、亦名色性空。經云、證無生法忍是也。○唐釋慧海曰、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

或時修行爲瞋恚所亂，作是思惟，我從本來，由是瞋恚，多所殺害。興諸罪逆。入於惡道。於大地獄還受苦毒。或作蜂蠆蝎蛇毒蛇惡龍害鬼羅剎，如是種種害毒之蟲，今不除滅，復

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頂禮者、五體投於地、以吾頂禮尊者之足也。○歸敬儀下、經律文中、多云頭面禮足、或云頂禮佛足者、我所貴者、頂也。彼所卑者、足也。以我所尊、敬彼所卑者、禮之極也。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智度論、大衆者、除佛餘一切聖賢也。世人自色身是城。色身、自四大五塵等之色法而成身、故名色身。○楞嚴經十、由汝念慮、使汝色身。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血脈論、若知自心是佛。不應心外覓佛。佛不度佛。將心覓佛、但是外覓佛者。盡是不識自心是佛。又心王銘云、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諸佛菩薩、以愛念給一切衆生之心、曰慈悲。○顯教以觀音爲阿彌陀佛之弟子。密教以觀音爲阿彌陀佛之化身。○達摩多羅禪經下、修行者若欲廣修慈心、先當繫心所緣漸習令無量。滅除過惡、心不諍競、亦無怨結。無恚清淨。謂於親中怨三種九品衆生無量無數安處十方盡三分際、淳一樂行、唯除國土世界、於衆生世界周普總緣成就遊。行者修慈方便。先等心思惟、總緣一切衆生。令心堅固滅

見燒迫。以是方便。能止瞋恚。又復思惟，罵者受者，彼我無常。須臾不住。二俱過去。惡聲已滅後起。二人無故共諍。又今二人。念念即滅，虛妄無實。誰罵誰受。何爲顛倒。與空共鬭。計我耳根。從虛妄顛倒煩惱業起。彼人舌根。亦復如是，因緣生滅。誰罵誰聞。修行如是思惟時。瞋恚縛解。能成就無量法門勝妙道果。不復退還。

除瞋恚而起慈心。是名總觀慈無量三昧。如是總觀猶爲瞋恚所縛者、當於上親修別相慈。次於中親下親中人怨家次第修習九品慈心、漸離瞋恚心生愛念與種種樂具。與是樂已。然後於一切衆生起法饒益心、修三種慈、廣大慈、極遠慈、無量慈、捨除瞋礙住仁愛心。隨其所應功德善根、一切佛法皆悉與之。謂與種種法樂修種種慈。先與出家樂、次與禪定正受樂、次與菩提樂、次與寂滅樂。彼修行者、本曾所更及所未更、種種樂具自得他得清淨善根。乃至無上寂滅究竟無爲。隨其修行意所想念。無量法樂等與衆生相現在前。樂想起已、一一觀察、以相自證。便得決定。猶如明鏡因物像現。慈三昧鏡、亦因樂事種種樂相悉現在前。或時修行爲瞋恚所亂、作是思惟、我從本來、由是瞋恚多所殺害。與諸罪逆、入於惡道。於大地獄還受苦毒、或作蜂蠆蜈蚣毒蛇惡龍害鬼羅刹、如是種種害毒之類、今不除滅、復見燒迫。以是方便、能止瞋恚。又復思惟、罵者受者、彼我無常、須臾不住。二俱過去。惡聲已滅後起、二人無故共諍。又今二人、念念即滅、虛妄無實。誰罵誰受、何爲顚倒、與空共鬭。計我耳根、從虛妄顚倒煩惱業起。彼人舌根、亦復如是。因緣生滅、誰罵誰聞。修行如是思惟時、瞋恚縛解。能修慈心、離垢清淨。如佛說、修慈者於四念處、能得決定修習增廣。成就無量法門勝妙道果。不復退還。是則三種方便大慈。若已離欲、更修淨妙離欲慈心。深心饒益、增廣無量得眞實果。因此功德、具足所願究竟涅槃。所以者何、一切諸佛說慈爲無畏。慈爲一切功德之母、慈爲一切功德鑽燧、慈能消滅凶暴諸惡。是故修行當勤方便修離欲大慈。悲無量者、如慈境界怨親中人、悲亦如是次第修習。如佛言曰、饒益衆生、說名慈心。除不饒益、說名悲心。若先於衆生起饒益心、以種種樂具悉施與之。然後觀衆生唯見受樂、是名慈心。若先觀衆生受無量苦、起除不饒益心、然後見衆生除不饒益。除不饒益已、受種種樂、非與樂也。是名悲心。見淨相是慈、見虛空相是悲。樂行是慈、苦行是悲。是則差別。謂修行者、見諸衆生兇暴諍怒

殘賊殺害共相逼迫無有覆護。如是見已。而起悲心爲作覆護。又見衆生斬截身首耳鼻肢體、苦痛無量、無能救者、修行已見、而起悲心。又修行住悲心時、見五趣衆生苦痛熾然、無量燒迫、深起悲心興救護想。如是修行悲無量善根生時無量功德相現。若見此衆生、受無量苦而不起悲、是則極惡無善根人。如是大悲一切諸佛本所修習。由是究竟一切智海、行者若能具足修習、當知不久心到是處。**喜捨名爲勢至**。喜捨、亦名淨捨、淨施。喜施財寶也。○勢至、卽大勢至菩薩也。菩薩之大智、至一切處、故名。○存覺之報恩記、勢至顯事父母之恩厚。寶瓶之中、納前生父母之遺骨。○法華義疏云、大勢至者、所經之處、世界振動、惡道休息也。○黃檗傳心法要、觀音當大悲、勢至當大智。○達摩多羅禪經下、喜無量者、謂修行於慈境界、以六思念等諸善功德無量佛法。及自身成就戒定智慧一切功德、饒益衆生、自樂他樂、盡皆與之。見一切衆生得法樂已、其心歡喜。其心歡喜、則憂慼滅。憂慼滅已、一向欣悅踊躍歡喜。念言快哉。永使安樂。於一切衆生歡喜時、見有樂相輕微明淨成就此相。名爲喜無量三昧。如佛說修習喜等乃至識處。捨無量者、捨怨親已等緣中品、此唯是衆生、無有差別。雖慈悲喜、唯作衆生行近境界近相。是故世尊說捨。種種捨各自有相。捨無量不與彼同。謂平等淸淨離苦樂相、捨相似相現、是名捨無量三昧。**能淨卽釋迦**。釋迦、指釋迦牟尼佛而言。○魏書釋老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文卽牟尼之訛畧)釋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卽天竺迦維衞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維摩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云何是淨心。答、以畢竟淨爲淨。云何是畢竟淨爲淨。答、無淨無無淨、卽是畢竟淨。問、

云何是無淨無無淨。答、一切處無心是淨。得淨之時、不得作淨想。即名無淨也。得無淨時、亦不得作無淨想。即是無無淨也。**平直即彌陀。**唐沙門慧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平、即平等。直、即心直。○大般若經、平等平等、無所分別。何以故。自相皆空、都無分別。因無分別、行六度梵行等無相功德。謂圓滿一切相智、及餘無量諸佛功德。若菩薩見乞丐及旁生、起是念云、如來是福田、我應施與、及供養恭敬。旁生等非福田故、不應施與所須資具。是菩薩起如是念者、即非菩薩。所以者何。求趣無上菩提、要淨自心。福田方淨。故見乞者不應作是念。應作是念、我發菩提心者。非爲己利、原爲盡十方遍法界、一切極苦有情之所依怙。豈以分別高下。應以平等施而攝益之。○維摩經佛國品、直心是菩薩淨土。又菩薩品、直心是道場。註、肇曰、直心者、謂質直無諂、此心乃是萬行之本。什曰、直心、誠實心也。發心之始、始於誠實。○楞嚴經、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直發明性。應當直心詶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人我是須彌。**人身常有一主宰爲實體、自此實體、生出人我之相、人我之見。自此執見、復生出種種之過失。○須彌、即須彌山之略。釋氏要覽云、長阿含並起世因本經等云、四洲地心即須彌山、梵音正云蘇迷盧、此名妙高山、此山有八山、遶外有大鐵圍山、周圍迴繞、並一日月晝夜迴轉照四天下、名一國土。**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惡龍、造惡之龍神也。○仁王經下、惡鬼惡龍。○仁王經良賁疏、惡鬼疾疫。惡龍旱澇。**虛妄是鬼神。**釋摩訶衍論、鬼幷及神云何差別。障身爲鬼、障心爲神。**塵勞是魚鼈、貪瞋是地獄。愚癡**

是畜生。畜生、牛馬豬羊等也。○大乘義章八末、言畜生者、從主畜養以爲名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覺性、離一切迷妄之覺悟自性也。放大光明。自瑩名光、照物名明。○探玄記三、光明亦二義。一是照闇義。二是現法義。○往生論下、佛光是智慧相也。外照六門清淨、上文云、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眼耳鼻舌身爲外五門、意爲內一門。合爲六門。已見上。能破六欲諸天。六欲諸天、欲界六重之天也。亦名六欲天。一、四王天。有持國、廣目、增長、多聞之四王。二、忉利天。亦譯三十三天。三、夜摩天。又譯時分。彼天中時唱快哉快哉。四、兜率天。亦譯喜足。於五欲之樂、生喜足心。五、樂變化天。於五欲之境、自樂變化。六、他化自在天。使五欲之境、變化自在。見智度論九、俱舍論八。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菩薩瓔珞本業經上、於一法界、有三界報。一切有爲法、若凡若聖、若見著、若因若果。不出法界。唯佛一人、在法界外。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

此言不必論西方人・東方人・即出家與不出家・亦不拘於形式表面也

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淸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說無相頌、卽下文之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剃鬚髮、染衣、爲佛弟子出家之相也。且去憍慢。且別於外道之出家。是三世諸佛之儀式。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心平、卽心平等義。○持戒、爲六度之一。受持戒律而不觸犯也。○法華經譬喩品、持戒淸潔、如淨明珠。○案、此言、戒律本備止惡防非。假令在家、心若平等、何勞具戒如比丘。行直何用修禪。論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智度論、一切禪定攝心、皆名爲三摩提。秦言正心行處、是心從無始以來、常曲不端。得此正心行處、心則端直。譬如蛇行常曲、入竹筒中則直。此卽制心之說也。○維摩經佛道品、直心是菩薩道場。○案、惟見性者、方能無妄念。無妄念方是直心。故唐釋慧海曰、妄念不生爲禪。坐見本性爲定。恩則孝養父母、孝養父母者、盡孝道以供養父母也。○觀無量壽佛經、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下畧)義則上下相憐。憐者、扶持其患難饑寒。林子壇經訊釋、無相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夫不曰持戒、而曰心平。豈不以心平則自有眞戒者在乎。不曰修禪、而曰行直。豈不以行直則自有眞禪者在乎。由是觀之。則釋氏修

爲之功、殆無出於此矣。又曰、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夫知所孝養、乃所以爲仁也。豈有仁而遺其父母者乎。知所相憐、乃所以爲義也。豈有義而忘其上下者乎。由是觀之。則釋氏立本之敎、槪可見於此矣。若或戒矣、而心有未平。禪矣、而行有未直。父母且不知所以仁之。上下且不知所以義之。此其大本已失。而曰能依法修行以見性者。豈其然哉。

讓則尊卑和睦、克恭克讓、則和睦相親。**忍則衆惡無喧**。不報無道、則喧爭自息。**若能鑽木取火**、修行不息、如鑽火。則必定見性。○華嚴經頌云、如鑽燧求火、未出不息。乃可得火。**淤泥定生紅蓮**。紅蓮、赤色之蓮華也。○維摩經佛道品、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苦口的是良藥**、的、的確也。**逆耳必是忠言**。忠言、忠直之言也。○家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改過必生智慧**、除我執、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短、拙也。陋也。○短長猶善惡也。短指過咎而言。護短猶怙惡也。**日用常行饒益**、饒益、豐於利人也。○法華經譬喩品、饒益諸子等與大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唯心淨土、自性彌陀、故云西方只在目前。○案、此偈歸東到西方只在目前者、六祖正爲迷人不行孝義忍讓、而口誦佛名、冀帶惡業往生西方故耳。西方極

此分爲破一切凡夫邊見，謂因戒生定，由定發慧，二語雖出佛經。因人誤解，不了經旨，以爲定慧係二事，且所解定爲定心，慧爲作用，於是強制其心，使不動念，或空其心，百

業世界、豈有不孝義忍讓之人哉。阿彌陀經云、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可知未能孝義忍讓者、心未調伏、何能往生。故六祖痛發之、使人覺菩提於本心、爲往生之基也。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信受奉行者、信受敎命而奉行也。○往生論註下、經始稱如是、彰信爲能入。末言奉行。表服膺事已。

定慧品第四

禪定、體也。寂而常照。智慧、用也。照而常寂。體用不二、謂之定慧。○禪源諸詮集序上、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維修、亦云靜慮。皆定慧通稱也。○佛祖通載卷九、唐宣宗問薦福辨禪師、如何是戒定慧。答曰、防非止惡、名戒。六根涉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鑑爲慧。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調攝亂意名定。觀照事理名慧、又名止觀。○六波羅蜜多經八、佛果大菩薩、定慧爲根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起信筆削記五、禪者具云禪那。此云靜慮。卽慧之定。般若此云智慧。卽定之慧。故此與第五是自性定慧本自一法。但約體用義分異爾。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

無所思，或以後念止前念，種種造作，不一而足，謂為定慧，實則全屬二乘偏見，此分事善定慧一證，不是二，喻以燈光而破之。

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學。涅槃經北本三十一、善男子、十住菩薩、智慧力多、三昧力少、是故不得明見佛性。聲聞緣覺。三昧力多、智慧力少、以是因緣、不見佛性。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見佛性。諸學道人、學道人、修學道行之人也。○菩薩瓔珞經、佛子莊嚴二種法身、是人名學行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金剛經、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六祖金剛經註、有我相者、倚恃名位權勢、財寶藝學、攀高接貴、輕慢貧賤愚迷之流。人相者、有能所心、有知解心、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自恃持戒、輕破戒者。衆生相者、謂有苟求希望之心、言正行邪、口善心惡。壽者相者、覺時似悟、見境生情、執著諸相、希求福利。有此四相、卽同衆生、非菩薩也。又曰、實無有法者、謂初悟人尙有微細四相也。但少有悟心、是我相。見有智慧、能降伏煩惱、是人相。見降伏煩惱、竟是衆生相。見清淨心可得、是壽者相。不除此念、皆是有法。故云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曰、始卽令諸學人先除粗重四相、如大乘正宗分中說也。次卽令見自性之後、復除細微四相、如究竟無我分中說也。此二分中、卽皆顯出理中清淨四相。若於自性無求無得、是清淨湛然常住、是清淨我見。若見自性本自具足、是清淨人見。於自心中本無煩惱可斷、是清淨

衆生見。自性無變無異、無生無滅、是淸淨壽者見。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燈、與鐙通。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破相論、覺之明了、喻之爲燈。是故一切求解脫者。身爲燈台。心爲燈炷。增諸戒行、以爲添油。智慧明達、喻如燈火常然。如是眞正覺燈、而照一切無明癡暗。

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三藏法數四、一行三昧者、惟專一行、修習正定也。○大智度論四十七、云何名一行三昧。住是三昧、不見諸三昧此岸彼岸、是名一行三昧。於一切處行住坐臥行住坐臥卽四威儀。○觀念法門、問不行住坐臥。一切時處。若晝若夜。常行一直心是也。維摩經佛國品、直心是菩薩淨土。○註維摩經一、肇曰、直心者、謂質直無諂。此心乃是萬行之本。什曰、直心、誠實心也。發心之始、始於誠實。○普觀記、言直心者、離屈曲故。謂以此心直緣眞如。由此方便、發起正智也。淨名經云淨名經卽維摩經。直心是道場、維摩經四、光嚴童子白佛言。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卽爲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從道場來。我問道場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維摩經四、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此云直心是道場、是淨土、大師畧菩薩二字言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

孔聖庸德，庸言，庸行，全在言行相顧。又曰，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

譬彼江河。一瀉千里。設中有阻塞。不特不能鬱流。反潰隄決洋。害及田時。世人之心住於法。而為法相縛束。不得入道，亦復如是。接師說此。以證為兀坐不動之法所縛之不當。

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法縛、同法執。纏著於法也。〇圓覺經、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縛。〇菩提心論、二乘之人、雖破人執、猶有法執。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舍利弗、亦名舍利子。佛之大弟子也。〇嘉祥法華疏一、從母立名、母以眼似舍利鳥眼、故名母名舍利。其母於衆女人中聰明第一。以世人貴重其母。故呼為舍利子。宴坐林中、義記二本、宴、猶嘿也。嘿坐樹下、名為宴坐。却被維摩詰訶。維摩經弟子品、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宗鏡錄九十七、崛多三藏歷村、見秀大師弟子。獨坐觀心。師問作什麼。對曰、看靜。師曰、看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無對。問此理如何。師曰、何不自看。何不自靜。又出傳燈錄五、西域崛多三藏章。〇案靜當作淨。壇經敦煌本、作看心看淨。唐人寫經、淨靜不分。神會語錄、亦作看心看淨。詳坐禪品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

顛。顛、痴顛病也。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教、所說契於正理、名正教。無有頓漸、頓漸、頓教與漸教也。用以判別諸大乘教者。餘見前。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念即正念也。○頓悟入道要門論上、無念者、一切處無心是。無一切境界、無餘思求是。對諸境色、永無起動。是即無念。無念者、是名真念也。若以念爲念者、即是邪念、非爲正念。何以故。經云、若教人六念名爲非念。有六念名爲邪念。無六念者即真念。經云、善男子、我等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世界、不可思議功德、佛說之猶不盡。何況餘乘能知也。得無念者、六根無染故。自然得入諸佛知見。得如是者。即名佛藏、亦名法藏。即能一切佛一切法。何以故、爲無念故。經云、一切諸佛等、皆從此經出。問、既稱無念、入佛知見復從何立。答、從無念立。何以故。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相爲體、大智度論八十八、諸法實相、是一切法無相。是無相中不分別是佛是畜生。若分別、即見取相。是故等觀。○破相論、真如佛性、非是凡形。煩惱塵垢、本來無相。豈可將質礙水洗無爲身。無住爲本。維摩經六觀衆生品、文殊師利又問顛倒想孰爲本。答曰、無住爲本。○宗鏡錄八、文殊師利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叡公釋云、無住即實相異名。實相即性空異名。無相者、於相而

離相。傳心法要云、學道人若學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此是喩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卽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卽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卽是佛。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中阿含經、時諸比丘數共鬬諍。於是世尊說偈曰。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當尊貴。○莊嚴經論、尸利毱多因設火坑幷毒食害佛不得。悔過號泣。世尊告言、汝勿憂怖。卽說偈言、起我我無諍、久捨冤親心。右以旃檀塗、左以利刃割。於此二人中、其心等無異。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前念今念後念者、已往之念、現在之念、與未來之念也。念念相續不斷、起信論、一切衆生、不名爲覺。從本以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名爲繫縛。繫縛、煩惱之異名。煩惱能纏縛身心、而使不得自由。○正法念云、如繩繫飛鳥、雖遠攝卽還。衆生業所牽、當知亦如是。苟非覺悟、何有解期。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頓悟入道要門論上、汝若欲了了識無所住心時、正坐之時、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過去事已過去、而莫思量、過去心自絕、卽名無過去事。未來事未至、莫願莫求、未來心自絕、卽名無未來事。現在事已現

在。於一切事、但知無著。無著者、不起憎愛心、卽是無著、現在心自絕、卽名無現在事。三世不攝、亦名無三世也。心若起去時、卽莫隨去。去心自絕。莫住時、亦莫隨住。住心自絕。卽無住心、卽是住無住處也。**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大智度論七十、諸法空者、卽是無有男女長短好醜等相。是名無相相。**能離於相、則法體淸淨。**法體、有爲無爲諸法之體性也。○八宗綱要上、三世實有、法體恒有。**此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唐有源律師來問慧海曰、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按喫飯百種須索。睡時千般計校。卽是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卽死、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佛經、佛所說之經典也。**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口說見性迷人者、口中說見性而不實行之迷人也。**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邪見、見前註。**一切塵勞妄想、**大乘

義章五本、謬執不眞、名之爲妄。所取不實、故曰妄想。

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起信論、一切衆生。本來常住。入於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畢竟無得。○傳心法要下、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眞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所得。無得亦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祇教你了取本心。當下了時、不得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

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眞如之用。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即眞如之體也。發而皆中節、即眞如之用也。莊子、至人之用心若鏡、即眞如之體也。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即眞如之用也。大易繫辭傳、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即眞如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眞如之用也。

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根、能生之義。眼根對於色境而生眼識、乃至意根對於法境而生意識名根。○大乘義章四、六根者、對色名眼。乃至第六對法名意、此之六、能生六識。故名爲根。○筆削記六、心散亂時。眼所見色、

乃至意所知法等六塵。聞、謂耳鼻。覺、謂舌身。知、即是意。攝六盡。⊙淨名經六不思議品、不可見聞覺知。肇註、六識、畧爲四名。見聞、眼耳識也。覺、鼻舌身識也。知、意識也。**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故經云、**維摩經佛國品。**能善分別**分別有三。一自性分別。二計度分別。三隨念分別。○案、此即第二之計度分別。謂思量推度、種種差別之事也。**諸法相。**殊別之相可見於外者、名爲法相。○大乘義章二、一切世諦有爲無爲、通名法相。○維摩經佛國品、善解法相、知衆生根。**於第一義而不動。**楞伽經二、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又二之下、究竟不成就、則度諸妄想。然後智清淨、是名第一義。○唐譯楞伽經、第一義者、是聖樂處。因言而入、非即是言。○大智度論四十六、第一義名涅槃。

坐禪品第五

悟性論、不憶一切法、乃名爲禪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臥、皆是禪定。○海水一滴云、坐禪雖標三業不動。然一切處心不動、則語默動靜無往不禪。若謂坐是禪、而其他非禪。則是非祖師門中正禪。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坐禪、坐而修禪、息慮凝心、以究明心性之術也。達磨來此、法始盛於中國。與從前之四禪八定不同。**元不看心。亦不看淨。**俗本皆誤作著心著淨、敦煌唐寫本神會語錄、問何不看心、答看即是妄。無妄即無看。問何不看淨、答無垢即無淨、淨亦是相、是以不看。○案北宗皆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故南宗以不看心不看淨闢之。**亦不是不動。若言看心、心原是妄。**

知心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淸淨。禪源諸詮上、一切衆生、皆自空寂。眞心無始。本來自性淸淨。起心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看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工夫亦作功夫。工謂功程、夫謂役夫。○言是工夫者、迷人以爲做工夫也。作此見者、障自本性。爲工夫所障。却被淨縛。淨相是妄、故被淨縛。高子遺書一、心即精神、不外馳、即內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高子遺書一、當得大忿懥、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眞把柄也。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湯子遺書云、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跖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即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若看心看淨、即障道也。爲看所障。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碍、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境者、境地。界者、界限。○無量壽經上、比丘白佛、斯義弘深、非我境界。）心念不起、（心念、心識之思念也。）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卽於第一義而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高子遺書一、但自默觀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吾性本來光明照朗、不可自爲迷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海水一滴云、非是脫塵垢而得淨相。佛及衆生、本然性空、謂之清淨。深達此理。則念念禪定。事事空行。常住無間、那伽大定。故云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也。）自修、自行、自成佛道。（佛所得之無上菩提、謂之佛道。○法華經序品、恒沙菩薩、種種因緣而求佛道。又方便品、是諸世尊、皆說一乘法、化無量衆生、令入於佛道。）

懺悔品第六

梵云懺摩。此云悔過。梵漢雙舉、故云懺悔。○此篇所說。凡有五節。一、自性五分法身香。二、無相懺悔。三、自心四弘誓願。四、自性三寶歸戒。五、自性一體三身佛也。○懺悔有多品、如理懺事懺無生懺取相懺作法懺大懺悔莊嚴懺悔無相懺悔等。此品所云之懺悔指無相懺悔也。

時大師見廣韶洎洎、音忌。及也。**四方士庶**廣、廣州。韶、韶州也。**駢**駢、音便。**集山中聽法。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慧琳音義二十六、胡跪、右膝着地。豎左膝危坐。或云互跪也。○歸敬儀、佛法順右。即以右膝拄地。右骹在空。右指拄地。又左膝上戴。左指拄地。使三處翹翹。曲身前就。故得心有事至。請悔方極。**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五分法身者、以五種功德法而成佛身也。○行宗記一上、五分法身者、戒定慧、從因受名。解脫、解脫知見、從果受號。由慧斷惑、斷惑惑無之處名解脫。出纏破障、返照觀心、名解脫知見。○五分法身香者。即一、戒香。二、定香。三、慧香。四、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維摩經二方便品、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注肇曰、五分法身也。**次授無相懺悔。**止觀七、懺名陳露先惡。悔名改往修來。○慧苑音義下、懺悔、謂懺

摩。此云請忍。忍、謂請前人忍受我悔罪。眾胡跪。師曰、一戒香、破相論、佛在世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如是無價寶香、供養十方諸佛。今時眾生。不解如來眞實之義。唯將外火燒於世間沈檀熏陸質礙之香。希望福報。云何可得乎。又達磨曰、戒香、能斷諸惡、能修諸善。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筆削記五、嫉、謂妬忌也。○害賢曰嫉。害色曰妬。無貪嗔、法界次第上、引取之心、名之爲貪。違忿之心、名之爲嗔。無劫害。南山戒疏二之上、不白而取曰劫。○觀音疏記、乖慈名害。名戒香。二定香、達磨云、深信大乘、心無退轉。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言自心本不散亂。起信論、以知法性常定、體無亂故、隨須修行禪波羅蜜。名定香。三慧香、達磨云、常於身心內自觀察。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觀照見前註。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達磨云、能斷一切無明結縛。又曰、自覺覺他、覺智明了。則名解脫、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達磨云、觀照常明。通達無礙。○解脫知見、謂已實知解脫。即後得智也。○由解生定。由定生慧。由慧得解脫。由解脫得解脫知見。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沈空者、大乘之菩薩二阿僧祇劫之終、於第七地專修無相觀。上可無菩薩之求。下可無眾生之度。於是鈍根怯

聚之菩薩、着此空相、發自他之大行。名七地沈空難。卽須廣學多聞、維摩經菩薩品、多聞是道場。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駱賓王螢火賦、不貪熱以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蘇頲詩、善物遺方外。和光繞道邊。○莊子、接於物而生時者也。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性不易、眞性註見前。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內薰者、衆生心內、有本覺之眞如、薰習無明、使以妄心、厭生死之苦、求涅槃之樂、名內薰。佛菩薩之教法及自己之修行、名外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寶積經九十四、三世、所謂過去未來現在。云何過去世。若法生已滅、是名過去世。云何未來世。若法未生未起、是名未來世。云何現在世。若法生已未滅、是名現在世。令得三業清淨。三業者。一、身業。身所作。二、口業。口所說。三、意業。意所思。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一時道、卽一時說道。猶云一時唱言。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乖於理而行、名惡。作身口意之三事、名業。○四十華嚴經四十、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銷、與消通。盡也。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唯識論六、憍誑者、心懷異謀、多現不實、邪命事

故、此卽貪痴一分爲體。按憍誑者。唯識二十隨煩惱中之二也。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害賢曰嫉、相忌曰妒。○唯識論六、嫉妬者、聞見他榮、深懷憂慼。不安穩故。瞋恚一分爲體。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玉篇、愆去乾切。過也。失也。說文作𡩟。又俗作僁。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罪不滅、後過又生。前罪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天台法界次第下、今菩薩善達四諦十二因

緣、憐愍一切。同於子想。故能爲衆生久處生死、發心荷負一切、共入涅槃。是以必須大誓莊嚴、要心不退也 此四通言弘誓願者、廣普之緣、謂之爲弘。自制其心、名之曰誓。志求滿足、故云願也。○心地觀經七、一切菩薩、復有四願、成就有情、住持三寶、大海刧終不退轉。云何爲四。一者、誓度一切衆生。二者、誓斷一切煩惱。三者、誓學一切法門。四者、誓證一切佛果。

各須用心正聽。 唐華嚴經十四、云何用心、能獲一切勝妙功德。**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 以上四誓願、卽四弘誓願也。**善知識、大家豈不道** 大家、大衆之意。**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 恁、音袵。恁麼猶言如斯。**且不是惠能度。** 且不是惠能度者、衆生自性自度也。○頓悟入道要門論上、衆生自度、佛不能度。若佛能度衆生時、過去諸佛如微塵數。一切衆生、總應度盡。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不得成佛。當知衆生自度、佛不能度。努力努力、自修、莫倚他佛力。經云、夫求法者、不著佛求。**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何名自性自度。卽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 正見者、明知苦寂滅道之理也。○悟性論、凡迷者迷於悟。悟者悟於迷。正見之人、知心空無、卽超迷悟、無有迷悟、始

名正解正見。○法界次第中、見四諦分明。故云正見。○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云何正見。答、見無所見、卽名正見。

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眞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新婆沙論百八十三、正法有二種。一、世俗正法。謂名句文身、卽經律論也。二、勝義正法。謂聖道、卽無漏、根、力、覺支、道支也。○正法、眞正之道法也。理無差、故云正。法、爲三寶中之法寶、以敎理行果四者爲體。○無量壽經上、弘宣正法。

是名眞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眞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卽見佛性、卽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大乘義章十、歸投依服、故曰歸依。○法界次第上之上、歸以反還爲義。依者憑也。○勝鬘經、一切法常住、是故我歸依。

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福慧兩足故。歸依正、離欲尊。離邪曰正。卽正法。離欲垢塵染故。歸依淨、衆中尊。

無汚染曰淨。淨於衆物中最尊故。**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邪、邪道。不明佛法者。魔、魔道。妨害佛法者。○傳燈錄、心外求法。名爲外道。俱舍玄義、學乖諦理、隨自妄情、不返內覺、稱爲外道。○法事讚、不取佛言、名外道。○外道六師各有十五弟子、合六師而爲九十六也。其六師一爲富蘭那迦葉。二、末伽黎瞿賒梨子。三、删闍耶毘羅胝子。四、阿耆多翅舍欽婆羅。五、迦羅鳩馱迦旃延。六、尼乾陀若提子。○案、此處外道、總指異端而言。**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一切之佛陀、佛寶也。佛陀所說之敎法、法寶也。隨其敎法而修業、僧寶也。自性三寶、卽各自具有之一體三寶也。了法爲佛。遠離爲法。無爲爲僧也。○按三寶有同體、別相、住持等異。今卽同體三寶也。或名云一體三寶、自體三寶、自性三寶等。○名稱有別耳。性自靈覺卽佛寶、性本寂滅卽法寶、性無乖諍卽僧寶。是名同體自性三寶也。**佛者覺也。**佛者、具滿自覺覺他之二行。爲十界最高之聖者。○般若燈論曰、何名佛。於一切法不顚倒、眞實覺了、故名佛。○案此言自性卽覺爲佛。**法者正也。**法者、一切皆有法。卽道也。故以講道爲說法。○要覽中、梵語達磨、華言法、以轉持爲義。謂轉物生解、住持自性故。○案此言自性卽正爲法。**僧者淨也。**僧者、僧伽之略。三寶之一。譯作衆。凡三人以上之比丘和合一處而修道者曰僧。○別行疏鈔二、一味淸淨性體、僧也。○般若燈論、四果人、謂與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和合。故名僧也。○案此言卽淨爲僧。**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要覽下躁靜篇云、師子吼菩薩問曰、少欲知足、有何差別。佛言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不悔恨。**能離財色、**

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邪見註見前。以無邪見故、卽無人我貢高、貢、獻也。貢高獻己學問勢力等高於人也。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華嚴經淨行品、自歸依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頓悟入道要門論下、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卽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案此卽自心三寶之說也。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心之所之爲志。志心猶言留心也。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經論所說佛身有二身乃至十身。雖開合多途、可以三身括之。如台宗所立法報應三身。法相宗所立自性受用變化三身。最勝王經

所說之法應化三身。大小乘通用之法報化三身等是也。又悟性論云、飛騰十方、隨宜救濟者、化身佛也。斷惑修善、雪山成道者、報身佛也。無言無說、湛然常住者、法身佛也。若論至理、一佛尚無、何得有三。此言三身者、但據人智有上中下耳。**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父母所生之身爲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妙句九、法身如來、名毘盧遮那。此翻遍一切處。**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妙句九、報身如來名盧舍那。此翻淨滿。**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梵網經心地品、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台。周匝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善知識、色身是舍宅。**客館曰舍。舍宅云者、言色身如旅行之館舍也。**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彌陀經疏鈔三、稱理則自性能生萬法。○傳心法要下、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思量一切惡事、**

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淸、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重雲覆。如瓶內燈光、不能顯現。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浮游、猶言周流也。○莊子、浮游不知所求。○淮南子、忘肝膽。遺耳目。猶浮游無方之外。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事類攟錄第四、慧日普照、智月常圓。○無量壽經下、慧日照世間、淸除生死雲。○法華普門品、慧日破諸暗。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著境、執著於六塵境也。被自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眞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林子三教正宗統論、夫佛豈無法邪。若迷若妄、不卽自除。而性中萬法、豈能自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案以下九十六字、或云、在前三歸戒末是自歸依也之下。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妄念遷流之心。嫉妒心、嫉妒見前註。諂曲心、筆削記六、諂謂罔冒。曲謂違理。吾我心、大智度論四十八、但住吾我心中、憶想分別覺觀心說。

誑妄心（唯識論六、七、誑心、所爲獲利譽、矯現有德、詭詐爲性。）輕人心（不敬重人之心。）慢他心（慢者、恃己高舉於他爲性。）邪見心（筆削記六、邪見者、亦名惡見。卽身邊等五見也。）貢高心、（誇功之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罪己則無尤。）不說他人好惡、（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談人過、便傷天地之和。○湯子遺書。不見己過、是心不存。一檢點來、喜怒哀樂、多不中節。視聽言動、多不合禮。自己克治不暇、何敢責備他人。）是自歸依。常須下心、（下心、謙下其心也。）普行恭敬、卽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筆削記一、實性卽是眞如也。○唯識論八、二空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名圓成實。○實性卽諸法實性。○仁王經中、諸法實性、清淨平等、非有非無。○仁王經良賁疏、諸法實性者、諸法性也。）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恒沙、恒河中之沙數也。以喩數量之多。○起信論、過恒沙等上煩惱、依無明起。○筆削記四、

意明煩惱、數過河沙等。○智度論七、問曰如閻浮提中種種大河、亦有過恒河者。何故常言恒河沙等。答曰、恒河沙多、餘河不爾。復次、是恒河是佛生處、遊行處。弟子現見。故以爲喩。復次諸人經書皆以恒河爲福德吉河。若入其中洗者、諸罪垢惡、皆悉除盡。以人敬事此河皆共識知。故以恒河沙爲喩。復次、餘河名字屢轉。此恒河世世不轉。以是故以恒河沙爲喩、不取餘河。

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荀子註、改其舊質。謂之變。馴致於善、謂之化。○又互相生滅之義。自有而無謂之變。自無而有謂之化。○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悟性論、無妄想時、一心是一佛國。有妄想時、一心是一地獄。○宗鏡錄第五、心能作佛。心作衆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地獄、如八大地獄、八寒地獄、十六游增地獄、十六小地獄等。

思量善事、化爲天堂。天堂、天上之宮殿也。○佛遺教經、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

毒害化爲龍蛇。毒害、很毒之計畫、可以害人者。○王維詩、安禪制毒龍。又劉禹錫詩、獨向昭潭制毒龍。皆謂禪家降伏其心也。○佛遺教經、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案、佛經每以金及人身之四大喩毒蛇。此處則以心喩毒龍毒蛇也。

慈悲化爲菩薩。菩薩卽菩提薩埵。○淨名疏一、菩提爲無上道。薩埵名大心。謂無上道大心。此人發大心爲衆生求無上道、故名菩薩。安師云開士始士。又翻云大道心衆生。古本翻爲高士。既異翻不定、須留梵音。今依大論釋。菩提名佛道。薩埵名成衆生。用諸佛道成就衆生、故名菩提薩埵。又菩提是自行。薩埵是化他。自修佛道、又用化他、故名

菩薩。天台戒疏義上、天竺梵音摩訶菩提質帝薩埵。今言菩薩、畧其餘字。譯云大道心成衆生。菩薩以慈悲爲心。吾人一念慈悲、卽一念是菩薩。念念慈悲、卽念念菩薩。故云慈悲化爲菩薩也。**智慧化爲上界。**上界指諸天。**愚癡化爲下方。**下方指三塗。**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省覺、省察而覺悟也。**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卽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此思量二字、指發出智慧而言。**卽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彌陀經疏鈔二、功德者、無漏性功德也。又、功指其行之善。德指其心之善。○案、自悟自修自性功德者、自悟自性功德、自修自性功德也。功德、爲自性中所本有、須待修悟耳。**是眞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卽識自性佛。**識、認識也。**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按古本以今迷人修福等二十句頌。載記前般若第二末說通心通頌處、亦無別頌。茲順現世流行之本置此。

迷人修福不修道、迷人、闇於事理之人也。○修福不修道、如梁武之造殿度僧等事得人天福報者。**只言修福便**

前六句言見性功德，與修福不同。

是道。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注、古德云、人天福報爲三生寃、人罕知之。良由世人因其福力、不明其本、就上增添。以此世福、恣情娛樂。臨命終時、福盡業在、返墮惡道、受種種苦。故云招得來生不如意也。○傳心法要上、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如今情量盡處爲道。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眞、本無名字。只爲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汝諸人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魚忘筌。身心自然、達道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也。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案禪宗之青青翠竹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亦此意也。

布施供養福無邊、名義集四、檀那、秦言布施。布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

心中三惡元來造。貪、瞋、癡、三毒。又云三惡。或云種惡、現前惡、不返惡、謂之三惡。又欲、恚、害、謂之三惡覺。又地獄、餓鬼、畜生、謂之三惡道。○林子壇經訊釋、布施供養。豈不是人天小果邪。心中三惡、不自懺悔。縱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得福雖多、終成有漏。然而古人亦有言曰、先須作福。福至心靈。而契機悟性、蓋亦有在於此矣。或問何也。林子曰、夫心旣靈矣。顧有機之不能契、而性之不能悟邪。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有因必有果。造福善力强、先報其善。不善業仍在、終當報也。故云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眞

中六句，言世
人若欲免罪，
但昇絕諸緣，
[illegible]是眞懺悔。

懺悔。心中既無罪緣、洒洒落落、是眞懺悔。〇餘詳前註。**忽悟大乘眞懺悔、除邪行正卽無罪。**頓悟入道要門論下、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山。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何得知業障盡。師曰、現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學道常於自性觀、卽與諸佛同一類。**學道卽觀自性。觀自性者、卽是佛一類、故云同一類。〇永嘉證道歌、恒沙諸佛體皆同。言圓明法性、我與諸佛體皆同也。〇六祖金剛經口訣、昔我如來、以大慈悲心、愍一切衆生迷錯顚倒流浪生死之如此。又見一切衆生本有快樂自在性、皆可修證成佛。欲一切衆生盡爲聖賢生滅、不爲凡夫生滅。猶慮一切衆生無始以來流浪日久、其種性已差、未能以一法速悟、故爲說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入、皆可到眞如之地。每說一法門、莫非丁寧實語。欲使一切衆生各隨所見法門入自心地、到自心地、見自性佛、證自身佛、卽同如來。〇長沙景岑招賢禪師語錄、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吾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心佛衆生本無差別。爲心迷故、衆生不能與佛同。今有此祖祖相傳之頓

後六句言。頓教祖祖相傳。以至今日。得之不難。修之更易。只須至誠服天。靜中悟妙。終必有得也。

法、苟能見性則時時在覺無迷。佛覺衆生覺、故同一體。〇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註。一性如來體自同者、迥出外道六十二種異見、卽與般若涅槃妙心冥合。故云體自同也。**若欲當來覓法身、**佛之眞身曰法身。卽指佛之本性而言。**離諸法相心中洗。**諸法一性而相殊。殊別之相由外可見、名法相。又訓法定之形相也。**努力自見莫悠悠、**努力、强勤貌。菩薩戒序云、强健時、努力勤修善。〇詩、悠悠旆旌。註、閑暇貌。〇莫悠悠者。言不可閑暇也。**後念忽絕一世休。**前念今念已過去、後念忽絕、言已死也。故曰一世休。休、終止也。唐人詩、他生未卜此生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虔、身心端嚴純一也。〇海水一滴云、以上二十句頌、別本在前般若第三說通心通之處。甚不可也。或云以上二十句、押韻字、似亦後人所强爲。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在此偈文言下見性也。**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卽對面千里、何勤遠來。**四十二章經、佛言、佛子、離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左右雖常見吾、不須吾戒、終不得道。**珍重好去。**僧史略上、臨去辭曰珍重者、相見已畢、情意已通。囑曰珍重、猶言善加保重、請加自愛、宜保惜也。又要覽中禮數篇云、釋氏相見將退、口云珍重。如此方俗云安置也。**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法華經序品、照明佛法、開悟衆生。

品偈聞弟傳入趣果果證已也不惡，善始今植過惡間。及機
，然大子佛輪出卽報諸斷見易報種因獲生前去法，大弟緣
，乘等心廻三滅可因後自之，惡者果或因生，一凡子著
故，之印，界，滅，有性理此因獲報他。中無切世言，
立皆得，師，始，而，佛，一者善，生至，不善出之象
此非、與之不得因後不，必定招果種，於稻由法世也師

○八十華嚴經四、開悟一切愚暗衆生。**歡喜奉行。**

機緣品第七

機謂根機、緣謂勝緣、機有利鈍。緣有勝劣。機緣相感、自性開發。故以機緣名篇。○案古本無此篇題。別本或作參請機緣第六。今從流行本也。

師自黃梅得法、黃梅見前註。**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別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然師自言、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此求道之切。豈有逗留。作去時者、非是。○按傳燈會元正宗記等、以爲未得法已前之事。今本則以爲得法之後、至韶州逢劉志畧。玆依今本。**時有儒士劉志略、**萬姓統譜五十八、志畧唐劉志道之子也。**禮遇**禮遇、以禮相待也。**甚厚。志略有姑爲尼、**父之姊妹曰姑。○尼者出家之女子、梵語比丘尼。比丘之語通男女、而尼音則示女性也。**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暫、須臾之間也。**卽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傳心法要、裴相公問師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法。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悟、豈在言說。言說祇是化童蒙耳。**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

云、耆高德優之人曰耆德。○周禮、八十曰耆。○周雅釋詁、耆、長也。○周語、耆艾修之。註耆艾、師傅也。此是有道之士。書、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杜甫詩、先生有道出羲皇。○韓愈諍臣論、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謂有道之士乎哉。宜請供養。有魏魏一作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魏武侯、魏志第一云、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追謚爲武皇帝。或云曹氏玄孫有仕晉封侯者、故作晉武侯玄孫。○案玄孫、乃系孫之誤。系與乎字體相近。故改系爲乎。後又改乎爲玄。故有此誤。系孫即遠孫。舊唐書、柳宗元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競來瞻禮。仰視曰瞻。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帝王姓系四、隋都長安。始文帝辛丑、簒後周、即帝位。終恭帝戊寅、三主共三十八年而滅。遂於故基重建梵宇、梵宇、謂佛寺也。江總文、我開梵宇、面壑臨丘。延師居之。俄成寶坊。俄、頃也。時之至短速者曰俄頃。○翰墨大全發集一、給孤長者、布黃金地爲伽藍。故寺宇號爲寶坊。○案大集經一、爾時如來示現無量神通力、漸漸至彼七寶坊中。又云、諸大菩薩俱共發、來至娑婆世界大寶坊中。蓋欲界色界中間有大寶坊、佛於此說涅槃經。後稱寺宇謂寶坊、即據此爲美稱也。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遁、隱避也。被其縱火焚草木。縱、放也。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挨、強進也。石今有師趺坐膝痕。趺坐、結跏趺坐也。○聲論云、以兩足趺加致兩髀、如龍盤結。○慧琳音義八、結跏趺坐畧有二種。一曰吉祥、二曰降魔。凡坐皆先以

右趾押左股。後以左趾押右股。此卽左押右。手左在上。名曰降魔坐。諸禪宗多傳此坐。依持明藏毅瑜伽法門、卽傳吉祥爲上。降魔坐有時而用。其吉祥座、先以左趾押右股、後以右趾押左股、令二足掌仰於二股之上。手亦右押左。仰安跏趺之上。名爲吉祥坐。如來昔在菩提樹下、成正覺時、身安吉祥之坐、手作降魔之印。故如來常安此坐轉妙法輪。○嘉祥法華義疏二、結跏趺坐是諸佛常坐之法。作此坐者身端而心正也。**及衣布之紋。**常人聞石有趺坐痕、則起疑謂爲怪事。以意度之、師固未嘗留痕於石也。右上今有膝痕者、殆後人重其德、或鐫其跡於石上。如儒者所云愛其甘棠之意耶。然佛家多不可思議之事、愼勿以常人之見測度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見上文。**遂行隱於二邑焉。**二邑、卽懷集四會二縣。詳見上文註中。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卽心卽佛、唐釋慧海入道要門下、有行者問、卽心卽佛、那個是佛。師云、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曰、達卽徧境是。不悟永乖疎。○傳燈錄、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問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師言下契。直入大梅山住二十年、祖令一僧去問、和尙見馬祖、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云、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去。任他非心非佛。我秖卽佛卽心。僧回舉似祖。祖曰梅子熟也。**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卽心、**前念已過去、不可沾戀而再使之生。以全此心之淸淨圓明、**後念不滅卽佛。**心體湛然。應用自在。故後念不可滅也。後念若滅、已如槁木死灰之無情。不可作佛。**成一**

以用言名心。以體言名性，體常住不動。心雖用而不妄。

切相卽心、經云一切唯心造。又曰、心生則種種法生。故知一切皆由心造。離一切相卽佛。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離一切相。卽是本來淸淨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卽心名慧、不起一念卽定。此名卽心。是心常能照境謂之慧。同體異名也。卽佛乃定。離一切相、卽佛乃定。定是慧體。其名雖異、其本來則一也。定慧等持、等持、別本作等等。傳燈會元正脈、皆作等持。卽定慧均等修持之謂也。○涅槃經、定慧等學。明見佛性○頓悟入道要門論下、僧問、如何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小止觀上、法華經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當知此之二法、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若偏修習、卽墮邪倒。故經云、若偏修禪定福德、不學智慧、名之曰愚。偏學智慧、不修禪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過、雖小不同。邪見輪轉、蓋無差別。若不均等、此則行乖圓備、何能疾登極果。故經云、聲聞之人、定力多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智慧力多、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如來定慧力等、是故了了見於佛性。意中淸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習性、研習修成之性也。○地持經、習種性者、從先來修習所得、是名習種性。用本無生、定體起用名爲慧。慧、寂而常照。定、照而常寂。寂、故無生無滅也。無生無滅之所起用、用亦無生無滅。故能照而常寂。是乃本來一體正法也。雙修是正。雙修、定慧雙修也。○修心訣、曹溪云、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若悟如是、任運寂知、

遍照無二、則是爲頓門個者、雙修定慧也。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前念不生、後念不滅、成一切相、離一切相、無二無別。不悟而自屈。不悟者、自己屈辱自佛。我知定慧因、言我今始知定慧之正因。雙修離諸物。雙修定慧、則離一切相。

僧法達、洪州人。洪州、隋置、旋廢。唐復置。南唐建爲南都。宋初復爲洪州。旋改爲隆興府。今江西南昌縣、即舊時州治也。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法華經即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八品。姚秦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譯。明釋智旭云、此經乃如來究竟極談。具明施設一代時教所以然之線索。如家業之有總帳簿、如天子之有九鼎也。非精研智者大師玄義文句、不能盡此經之奧。仍須以荊溪尊者釋籤妙樂輔之。來禮祖師、頭不至地。頭至地者、以我所貴之首、接彼所賤之足。五體投地、表至敬也。祖訶音呵、說文、大言而怒也。曰、禮不投地、法苑珠林二十八、致敬篇儀式部云、既知一心合掌之儀、即須五體投地禮之。〇按法達禮六祖、頭不至地、蓋是乖慢之禮。非如法行禮。故大師訶禁其無禮之慢心。實爲法中之誡勗。後學宜知。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蘊、蘊蓄。習、積習。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

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不以爲可勝人、則無慢心矣。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孟子朱注、負、任在背。○前漢書高祖紀上自負註、應劭曰、負、恃也。都不知過。都、一概也。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幢、幢幡也。○筆削記一、破邪見幢樹。○正法寶淨影雙卷經疏、我慢高勝、如幢上出。○慢心之高擧、譬如幢之高聳、故曰慢幢。

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止觀七、爲無智慧故、計言有我。以慧觀之、實無有我。我在何處。頭足支節、一一諦觀、了不見我。○原人論、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消消、如燈熖熖。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爲我。寶此我故、卽起貪瞋痴等三毒。三毒擊意、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案、我慢爲有我中之一。以法達恃誦法華經三千部而慢人、故以生罪之說折之。

亡功福無比。亡與無通。無功與有我對待。舊刻本及藏經本皆作亡、俗刻本改爲忘。非是。無功則成無漏因。故曰福無比。○功指一切之有爲功德而言。誦經特其中之一端而已。法達以誦法華經三千部自以爲功、故以無功之說折之。○金剛經、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師又曰、汝名什麼。什麼、不知而詢問之詞也。○傳燈錄、在此作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若實達於法、行住坐臥、出息入息、皆眞誦經。今徒勞於文句、故知未達眞妙法也。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休歇、止息也。空誦但循聲、破相論、若心無實、口誦空名、三毒內熾、人我塡臆。○但循聲、言心實未誦也。明心號菩薩。不但循聲讀誦、且將經義明白在心、卽號菩薩。或云、明心見性、方號菩薩也。汝今有緣故、緣、宿緣也。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血脈論、至理絕言、教是言語、實不是道。道本無言。言說是妄。○莊子、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蓮花從口發。法華合論一、衆生難見者自心、習見者蓮華。指其習見之象、示其難見之妙。故以經名妙法蓮華。○法華句解一、蓮華者、上根人觀之、卽是自性。法華三昧、更非他物。中下之機、則作引物譬喩。本有覺性淸淨妙理也。妙玄云、問蓮華定是法華三昧之蓮華、定是華草之蓮華。答定是法蓮華。法蓮華難解、故以華草爲喩。利根卽名解理、不假譬喩、但作法華之解。中下未悟、須譬乃知。以易解之華草蓮華、喩難解之三昧蓮華。○戒環要解、一稱經名、則蓮華出口。一能隨喜、則法香在身。○此言法達果信佛未嘗有所說法、離言說相而忘誦經之功、則可以誦妙法蓮華經矣。故曰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悔謝、懺悔謝罪也。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畧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

卽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闇鈍、從來但依文誦念、破相論、在口曰誦。在心曰念。豈知宗趣。起信論法藏疏、當部所崇曰宗。宗之所歸曰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一偏、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卽高聲念經、至譬喩品、師曰止、止、使之止於方便品、不再誦下文之譬喩品也。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出世、佛出世也。縱說多種譬喩、縱說、儘憑而說之意。○法華文句、譬、比況也。喩、曉訓也。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法華經方便品、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喩言辭、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爲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法華指掌疏一下、唯、猶獨也。以、猶爲也。言諸佛所爲、無二無三、故曰唯以一事。此事非小、故曰唯以一大事。因此生悲、緣此感佛、故曰唯以一大事因緣。因緣湊合、佛乃出興。故曰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

者、佛之知見也。法華要解、佛知見者。徹了實相眞如眞見也。在法名一佛乘。在因名一大事。在果名一切種智。故曰諸佛因一大事故出興、爲一佛乘故說法、欲令衆生開佛見知、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也。此眞知見、生佛等有、本來清淨。唯人以妄塵所染、無明所覆、而自迷失。中峰廣鏡一曰、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法華文句四、佛以一切種智知。佛以佛眼見。開此智眼、乃名佛知見。○法華玄義九、靈知寂照。名佛知見。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智度論七十、佛名爲覺。於一切無明睡眠中最初覺。故名爲覺。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法華經方便品、令衆生開佛知見者、卽開覺知見也。欲示衆生佛知見者、卽示覺知見也。令衆生悟佛知見者、卽悟覺知見也。令衆生入佛知見道者、卽入覺知見也。○法華合論三、佛不言以佛知見授之衆生、而言欲令衆生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者、則知衆生本自有之、不從他以得之也。雖不從他以得之、必籍善知識爲之緣。以方便爲開示、而使之悟入也。○法華要解云、開、破無明之封蔀。示、指所迷之眞體。悟、豁然洞視。入、深造自得、而證一切種智。是爲佛知見道也。又以四門配釋四位四智四教等者、詳天台文句、文句記、及法華科註等。卽覺知見本來眞性而得出現。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

佛之知見、我輩無分。按此小乘劣慧之機、每興佛知見我輩無分之歎者。如法華信解品云、猶處門外、止宿草庵。自念貧事。我無此物。又如窮子卽受敎勅、領知珍寶是也。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驅馳、驅車馬而馳逐也。○詩皇華篇、載馳載驅。○案此言為塵勞所驅馳也。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三昧見前註。○法華方便品、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種種苦口、法華方便品、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衆心。○苦口猶云苦言。法華經信解品、如是苦言、汝當勤作。又以軟語、若如我子。勸令寢息、寢、止也。○寢息者、止其貪愛也。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妬、諂佞我慢、我慢者、自恃高貴而慢他之謂也。○法華經方便品、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大學、所謂修身、在正其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

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卽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卽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勞、疲也。勤也。說文、劇也。勞勞、言勞之至也。以爲功課者、功、功令。課、課程。每日限定時間作事、謂之功課。何異犛牛愛尾。犛、音毛。○法華方便品、見六道衆生、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相續苦不斷。深著於五欲、如犛牛愛尾。以貪愛自蔽、盲瞑無所見。○犛牛黑色。背有長毛。尾粗大、毛尤長。頗自愛護。人取尾毛以爲冠纓。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在人之人、非指他人言。亦指迷悟人之自己也。損益由己。損益猶言增減。口誦心行、卽是轉經。轉、轉誦也。卽誦滿一徧又一徧、次第徧徧誦下之意。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被經轉、爲經所轉也。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但執誦文字語句者、則爲法華所轉。心悟轉法華。楞嚴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中庸註、誠能動物、卽轉物之義。誦經久不明、法達誦法華經三千部、不明此經之宗旨。與義作讎家。此言與法華經義相違也。讎家、寃家也。

○起信論、或爲知友。或爲寃家。**無念念卽正。**無念無作而念經、卽爲正心念經。**有念念成邪。**有有無之念、則爲邪心被經轉。**有無俱不計、**不計、不涉計較也。**長御白牛車。**駕馭車馬曰御。○法華科注、白卽是諸色之本、而與本淨無漏相應。體具萬德、如膚之充。煩惱不染、如色之潔。○華嚴合論、門前三駕、且受權乘。露地白牛、方明實德。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啟曰、再啓、再開問也。**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法華經方便品、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唯識十、如來實心、等覺菩薩尚不知故。**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眼等諸根、上利者、曰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羊車喩聲聞。鹿車喩緣覺。牛車喩菩薩。白牛之車喩一佛乘。**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開示者、啟發之而示以佛道也。**師曰、經意分明、**經意、指法華經方便譬喩二品之意。**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度、入聲。量之也。**饒伊盡**

思共推、饒伊、猶言儘他。轉加懸遠。懸遠、弔遠也。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法華方便品、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慇懃三請、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卽從座起。禮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聽從也。從他、卽聽他也。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法華經譬喻品、爾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廣、衆寶莊校、周帀欄楯、四面懸鈴。又於其上、張設幰蓋。亦以珍奇雜寶而嚴飾之。寶繩交絡。垂諸華纓。重敷婉筵。安置丹枕。駕以白牛。膚色充潔。形體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風。○案佛之知見、卽在人人之自性中、故以坐白牛車喩之。更於門外覓三車。法華經譬喻品、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法華經方便品、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爲衆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舍利弗、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喩言辭、而爲衆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案一佛乘、卽人人自己之佛性、亦卽佛之知見也。亦卽人人自坐之白牛車也。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喩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法華方便品、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衆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又云、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爲昔時故。爲實施權。

一乘是實、涅槃經、一切衆生所得一乘、一乘者、名爲佛性。以是義故、我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爲今時故。開權顯實。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歸一佛乘實相而見之、即無一佛乘實相之名。無妙法之相、此祖門下之眼、而非不見性者之所知也。故法句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所印。一亦不爲一。應知所有珍財、所有珍財、衆生本具之寶藏也。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法華譬喩品、是大長者、財富無量。種種庫藏悉皆充溢。今此幼童皆是吾子。愛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當等心、各各與之。○受用、享受之意。○朱子語錄、不曾歷許多、事過便去、看易也。卒未得他受用。更不作父想、父、指長者。喩諸佛如來也。亦不作子想、子指諸窮人。喩一切衆生。亦無用想。法華信解品云、宜加用心、無令偏失。又曰、悉以付之、恣其所用。○案此言既得珍寶、則父想子想用想、三想一齊捐除。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轉如是經無有究盡。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自已有一乘法、故無不念時也。○妙玄第八、手不執卷、常讀是經。口無言聲、徧誦衆典。佛不說法、常聞梵音。心不思維、徧照法界。達蒙啓發、論語述而篇、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踊躍歡喜。法華科注二、內解在心、名歡喜。喜動於形、名踊躍。○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以偈讚曰、經誦三千部、一徧爲一部、法達共讀三千徧法華經。曹溪一句亡。往日恃誦經三千部有大功德、今日至曹溪於一句之

又火宅即是色身。五陰在中如狂火。眾煩惱燃燒。無有已時。若能燭破煩惱。空其五陰。則火宅之內原是法中之王，一轉移間耳。

下亡所恃也。未明出世旨、出世旨、出興於世間之旨。即一大事因緣也。言佛乘此一大事因緣來此世間度人者。寧歇累生狂。寧、安能之意。累生、多生也。羊鹿牛權設、佛不得已而設此羊鹿牛三乘。初中後善揚。法華序品、演說正法 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揚、演說而舉揚之也。誰知火宅內、火宅、火作方燒之宅。○法華譬喻品、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元是法中王。元、本來也。○法華信解品、法王法中久修梵行。今得無漏無上大果。○證道歌、法中王、最高勝。註曰、王中法王位過百王之上、故云法中王也。○案此言迷於火宅內者、一悟本來、即是法中王也。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玄旨、深奧之義理也。○張蠙詩、靜室談玄旨。亦不輟誦經。輟、音拙。止也。已也。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智通見傳燈錄五、會元二、正脈一、禪林類聚八。○唐之壽州、今之壽縣。屬安徽淮泗道。安豐縣故城、在今壽縣西南。初看楞伽經、楞伽註見前。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不會、不明白也。○永嘉證道歌、三身四智體中圓。註云、三身四智者、乃覺性功用得名也。所言三身者、法身、報身、化身也。四智者、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也。詳後。禮師求解其義。師

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束四智成三身者、幾個智共成一身。幾個智獨成一身。答、大圓鏡智獨成法身。平等性智獨成報身。妙觀察智與成所作智共成化身。此三身亦假立名字分別。只令未解者看。若了此理、亦無三身應用。何以故、爲體性無相、從無住本而立。亦無無住本。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四智不離本性。若離本性而說三身。故曰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三身從一自性而生、非三身中各有一自性也。○大乘莊嚴論、轉八識成四智。束四智成三身。故既悟三身之無有自性。卽明三身由四智而成也。○四智菩提、卽四智之智慧也。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言各人自性中皆有三身。發明成四智。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轉八識成四智。束四智成三身。幾個識共成一智。幾個識獨成一智。答、眼耳鼻舌身、此五識共成成所作智。第六是意、獨成妙觀察智。第七心識、獨成平等性智。第八含藏識、獨成大圓鏡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言不必不聞不見、屏絕外緣、已能直入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諦、審實不虛義。莫學馳求者、莫學、猶言勿效。馳求、向外馳求也。終日說信、更無疑念也。○血脈論、馳求覓佛、元來不得。

菩提。此言莫學向外馳求、不向自性中求、雖終日說菩提、而終不得菩提也。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轉八識成四智。東四智成三身。三身既會、未有不明四智者。故曰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試以造屋喩之。四智如材料。三身如房屋。若離三身而別談四智、猶離房屋而但講材料。此名有材料而無房屋。雖有此材料、還與無材料相同。**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自性清淨、喚爲鏡智。○唐釋慧海云、湛然空寂、圓明不動、即大圓鏡智。○三藏法數十四、一、大圓鏡智。謂如來眞智、本性清淨、離諸塵染、洞徹內外、無幽不燭、如大圓鏡、洞照萬物、無不明了、是名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心無病、**唐釋慧海曰、能對諸塵、不起愛憎、即是二性空。二性空、即平等性智。○三藏法數十四、二、平等性智。謂如來觀一切法、與諸衆生皆悉平等、以大慈悲心、隨其根機、示現開導、令其證入、是名平等性智。○有隔礙相、則爲有病。若無隔礙、萬法流通、更無滯著、故爲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唐釋慧海云、能入諸根境界、善能分別、不起亂想、而得自在。即是妙觀察智。○三藏法數十四、三、妙觀察智。謂如來善能觀察諸法圓融次第、後知衆生根性樂欲、以無礙辯才、說諸妙法、令其開悟、獲大

安樂、是名妙觀察智。○案六識、七識、歷歷事行、練磨純熟、應機接物、任運不涉計度、頓時觀察明了、不假功成、故云非功也。**成所作智同圓鏡。**應所成辨、喚爲所作智。○唐釋慧海云、能令諸根隨事應用、悉入正受、無二相者、卽是成所作智。○三藏法數十四、四、成所作智。謂如來爲欲利樂諸衆生、故普於十方世界、示現種種神通變化、引諸衆生、令入聖道、成本願力所應作事、是名成所作智。**五八六七果因轉、**五者、八識中之前五識也。如眼之能見色、耳之能聞聲、鼻之能辨臭、舌之能別味、身之能知冷熱、對於色聲香味觸之五塵、有能起五種識之性也。○八者、八識中之第八識也。又名阿賴耶識。又名藏識。凡爲世間萬物之本之種子、皆收藏於此識之中也。前五識、及第八識。皆屬於果。○六者、八識中之第六識也。因前五識之感覺、而起分別判斷之作用。故名曰意識。○七者、八識中之第七識也。名曰末那識。因六識分別五塵好惡、而由此識傳送相續執取。故又謂之我見識。第六識、及第七識。皆屬於因。○果因轉者、卽憨山大師所謂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也。**但用名言無實性。**人天眼目下注、但用名言無實性。轉名不轉體也。○傳燈錄五注、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此言轉八識成四智、在文字上則謂之轉。在實性（又名自性、又名自心、自本性、眞如、）上則無所謂轉也。迷則爲識、悟則爲智。在實性固無所改變也。**若於轉處不留情、**心迷則爲識、心悟則爲智。一悟悟至極處、不再退轉、卽所謂不留情也。**繁興永處那伽定。**起信論法藏序、雖復繁興鼓躍、未始動於心源。○筆削記一、繁、多也。興、起也。繁、則染淨多途。興、則新新生起。○欲長保其壽、俟

彌勒佛出世、以此爲願力者。名曰那伽定。○人天眼目下注云、那伽定者、此曰龍定。龍常靜思念攝、故有定力。能現大變。佛有四威儀而常在定、故喩龍也。

原註、如上、轉識爲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按已上六十七字。考大藏經刻本、及明刻本。均作小字。惟近刻本誤作大字。與壇經原文相混。非是。故仍作小字而冠原註二字以別之。

憨山大師夢遊集一、示周暘孺曰、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識智頌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此八句、發盡佛祖心髓、揭露性相根源。往往數寶算沙之徒、貪多嚼不爛、概視此爲閒家具、曾無正眼覷之者。大可憫也。咸謂六祖不識字、不通教、何以道此。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個字包括無餘。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一物。以唯識故、萬法縱然。蓋萬法從唯識變現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無片事可得。卽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卽此一語・十方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裏許擘不破。故衣鉢止之。卽一一派五宗、都從此一語衍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及觀識智頌、略爲注破。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爲識、則失眞如之名。但名阿賴耶識。亦名藏識。此識乃全體眞如所變者。斯正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乃眞妄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本。楞伽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既云藏識卽阿賴耶。而又云常住。則本不動也。然所動者非藏識。特境界風耳。偈云、前境若無心亦無。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乃生滅心耳。此生滅心强名七識。其。

實是八識之動念、而謂生機。若此機一息、前境頓空、而六識縱能分別、亦無可寄矣若前五識原無別體、但是藏識應緣之用。獨能照境、不能分別。故曰同圓鏡。其分別五塵者非五識。乃同時意識耳。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別、則見非功矣。由是觀之。藏識本眞、故曰性淸淨。其過在一念生心。是爲心病。有生則有滅。惟此生滅、如水之流。非水外別有流也。但水不住之性。見有流相。有流則非湛淵之水明矣。故楞伽二種生住滅、謂相生住滅、流注生住滅。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生滅若滅、則唯一精眞。其眞如之性自玆復矣。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故曰心無病。六祖大師所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大圓鏡智、藏識所轉。平等性智、七識所轉。妙觀察智、六識所轉。成所作智、前五識轉。以妄屬藏識之用。故眞亦同圓鏡。然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如此觀之。識本非實、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轉名言而已。換名不換體也。且此體不在禪定修行。唯在日用一切。聖凡同時轉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間、故有聖凡迷悟之別。罔子有志於此。諦向日用轉處著眼。試定當看。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往時求三身於身外、今依師敎、忽知三身元是在我體內。**四智本心明。**昔以爲得菩提後方可得四智、今乃知四智本於自心。心悟則轉八識已成四智。**身智融無礙。**身、三身。智、四智。三身以四智爲體。四智以三身爲用。體用合一、故曰無礙。**應物任隨形。**金光明經四天王品云、佛眞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法華經普門品、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衆生、應以佛身得

度者、觀世音菩薩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卽現辟支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卽現聲聞身而爲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卽現梵王身而爲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卽現帝釋身而爲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卽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卽現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卽現天大將軍而爲說法。應以毘沙門身得度者、卽現毘沙門身而爲說法。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卽現小王身而爲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卽現長者身而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卽現居士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卽現婆羅門身而爲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卽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爲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卽現婦女身而爲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卽現童男童女身而爲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卽皆現之而爲說法。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卽現執金剛神而爲說法。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衆生。

起修皆妄動。本具身智、何勞修治。若有修治、皆是妄動。**守住匪眞精**。執守三身四智、亦是不是。○上文言無住者人之本性。今若守住、非本性矣。故云匪眞精也。**妙旨因師曉**。妙旨　三身四智之旨也。○筆削記一、終實圓理、故曰妙旨。○師、謂六祖也。**終亡染汚名**。亡、無通。○馬祖道一禪師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悟自性之身智、亡假名之染汚。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信州、唐置。元爲路。明改廣信府。今江西上饒縣其舊治也。○貴谿、縣名。唐置。故城在今江西貴溪縣西。今屬江西豫章道。髫年出家、髫、音迢。髫年、小兒垂髮辮時也。又爲年幼者之稱。志求見性。見性、見前註中。一日參禮。凡集禪門人坐禪說法誦經謂之參。故詰旦升堂云早參。日暮念誦云晚參。非時說法爲小參。凡垂語之尾、多用參語。參言外妙旨之意也。○參禮者、因參禮師也。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學人、學道人也。○菩薩瓔珞經、佛子莊嚴二種法身、是人名學行人。○洪州見前註。白峰山禮大通和尚、佛祖統紀四十一、神龍二年、北京神秀國師、示寂於東都大宮寺、謚大通禪師。按傳燈會元通載等神秀傳、無住白峯山事。且大通爲神秀謚號、不應其徒卽稱大通和尚。蓋別有一大通也。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漢書四、文帝記、朕狐疑。注、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稱多疑者而曰狐疑。遠來投禮。投禮、五體投地而行禮也。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看、語助詞。姑一試之也。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丈室又云方丈。禪林主持之正寢也。相傳維摩詰居士之石室方一丈。丈室之名卽本於此。○傳燈錄禪門規式、長老既爲化主、卽處於方丈、同淨名之室。○往生論註上、如維摩方丈、苞容有餘、何必國號無貲、乃稱廣大。○法苑珠林感通篇、吠舍離國宮城周五里。宮城北

六里有寺塔。是說維摩經處。寺東北四里許有塔、是維摩故宅基。尙多靈神。其舍疊甎。傳云積石。卽是說法現疾處也。唐顯慶年中勅使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頭陀寺碑文、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註、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回環一堵爲方丈。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以置經象也。**請問如何是某甲**史記、某子甲何爲不來乎。○按言某甲者、某以代姓、甲以代名。指人指己、於文字上皆可用之。**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禪家心與性名別實同、說性卽說心、故獨言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正見註見前。**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靑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尙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不見一法、承上文了無一物可見而言。然不可有無見二字存於胸中。存無見者、隨在無見、故能障蔽自己。**大**

似浮雲遮日面。浮雲、喻胸中所存之無見二字也。〇李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不知一法守空知、不知一法承上文無一物可知而言。然不可執守空知。守空知者、如木石而取守空寂。卽爲空知所障、還如太虛生閃電也。還如太虛生閃電。閃電喻執守之空知也。若不守空知、則太虛不生閃電矣。〇太虛天空也。〇李羣玉詩、心似閒雲在太虛。〇閃電、謂電光一瞥。喻疾速也。此之知見瞥然興、瞥、音劈。徐曰、瞥然、暫見也。錯認何曾解方便。錯認以無知無見爲是。而失見性之捷徑。〇法華文句三、方者祕也。便者妙也。〇案方便共有三種解釋。餘二種畧。汝當一念自知非、自知非者、自知見之與知、俱不是也。自己靈光常顯現。靈光者、人人固有之佛性、靈靈照照、而放光明者。〇五燈會元三、百丈禪師上堂。靈光獨照、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安緣、卽如如佛。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維摩經弟子品、卽時豁然、還得本心。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存無見、守空知、皆著相也。〇菩提見前註。情存一念悟、情、私意也。纔存悟跡、何如未悟。故不可自以爲悟也。寧越昔時迷。言私意存一念之悟、與昔時之迷初無少異。自性覺源體、圭[illegible]

禪師云、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隨照枉遷流。**隨照、隨見知照也。○枉、勞而無功。○遷流者、念念遷謝、如水之流注。**不入祖師室、**祖師見前註。○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茫然趣兩頭。**茫然、卽杳茫意。無主張貌。○兩頭者、存無見、守空知也。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三乘指聲聞乘爲羊車、緣覺乘爲鹿車、菩薩乘爲牛車言也。詳見法華經譬喩品。**又言最上乘、**最上乘指大白牛車、譬得佛乘者。○金剛般若經、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纂要三、最上者、一佛乘也。略疏云、最上乘者。圓頓教是也。**弟子未解、願爲教授。**教授、教法授道也。○楞伽經一、現方便而教授。○輔行四之三、宣傳聖言名之爲教。訓誨於義名之爲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僅據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誦讀經典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悟法解義是中乘。**僅能悟佛法、解經典中之意義、雖知其所以然、尙未能躬行實踐者。**依法修行是大乘。**旣悟六度萬行之理、能依法實踐者。**萬法盡通、萬法具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法性一而相各異。其各異之相自外可見者、名法相。○維摩經佛國品、善解法相、知衆生根。○大乘義章二、一切世諦、有爲無爲、通名法相。

迴六緣。諸重了。始病識無
。道。不行要解修。死。明
皆。至離是。此行如。乃生
諸無於十生知行者環終至行
行靈四二滅一字無無而生行
無輪生因法切之先端復老生

一無所得名最上乘。入道要門論上、大乘最上乘、其義云何。答、大乘者、是菩薩乘。最上乘者、是佛乘。又問、云何修而得此乘。答、修菩薩乘者、卽是大乘。證菩薩乘、更不起觀、至無修處、湛然常寂、不增不滅、名最上乘。卽是佛乘也。乘是行義、筆削記一、乘者就喩彰名、運載爲義。如世舟車、可以運重致遠。◯乘以運載爲義、故云行義。能行卽是乘。但口說而不行、便非乘也。不在口爭。史記五十五、留侯世家、此難以口舌爭也。◯讀書錄、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當體諸心、果能實好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悟性論夜坐偈云、若識心性非形像、湛然不動自如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南海、縣名。隋以番禺改置。明清時與番禺縣並爲省治。民國徙治佛山鎭。屬廣東粵海道。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大般涅槃經譯本有二種。一種北京曇無讖譯、凡四十卷、名北本涅槃經。一種劉宋慧嚴等再治、凡三十六卷、名南本涅槃經。此涅槃經、係指北本涅槃經而言。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諸行無常四句偈、過去離怖畏如來偈也。◯涅槃經十三、過去之世、佛日未出、我於爾時作婆羅門。周徧求索大乘經典、乃至不聞方等文字。我於爾時、住於雪山。釋提桓因。心大驚怪。自變其身作羅刹像、甚可怖畏。下至雪山、去其（其字、釋

常也。當求所以常住之道。明常住之道則生。滅可滅滅之盡淨則寂樂現前。而快樂無邊矣。寂滅非斷滅。乃不生不滅之謂也

尊自指因地、）不違、而便立住。（過去佛所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是苦行者、（苦行者、亦釋尊自指因地、皆指作婆羅門身言、）聞是半偈、心生歡喜。卽從座起、四方顧視、言向所聞偈、誰之所說。我於爾時、更無所見。唯見羅刹。卽便前至是羅刹所、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於何處得是過去離怖畏者所說半偈。卽答我言、我不食來已經多日、處處求索、了不可得。我卽問言、汝所食者、爲是何物。羅刹答言、食人暖肉。我復語言、汝但具足說是半偈。當以此身奉施供養。羅刹答言、誰當信汝。爲八字故、棄所愛身。我卽答言、十方諸佛、亦能證我爲八字故捨於身命。羅刹答言、諦聽諦聽、當爲汝說。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作麼生、猶言因何。禪家疑問之詞也。**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地水火風四大也。按身者、外四大所成之身也。又爲三種身之一。從四大五塵等色法而成之身、謂之色身。○法身。佛之眞身也。○金剛纂要四、法身畢竟非色身、非諸相。○按法身、卽一切法平等實性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智度論二十三、一切有爲法無常者、新新生滅故、屬因緣故、不增積故。復次、生時無來處、滅亦無去處、是故名無常。**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見涅槃經十三聖行品。**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不審、猶云未知。**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對法論一、云何四大種、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何等地界、謂堅勁性。何等水界、謂流濕性。何等火界、謂溫熱性。何等風界、謂輕等動性。**分散全然是苦。**大智度論十五、受此四大五衆身。應有種種苦分。無有受身而

不苦者。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起信法藏疏、法性者、明此眞體普徧之義。通與一切法爲性、卽顯眞如、徧於染淨、通情非情、深廣之義。故智論曰。在衆生數中、名爲佛性。在非衆生數中、名爲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五蘊、色、受、想、行、識也。有相爲色。領納名受。取像曰想。遷流爲行。分別爲識。蘊者、積聚爲義。謂積聚生死過患。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更生、復生也。○山海經、無綮之國。其人無男女、穴居食土、死卽埋之、其心不朽。死一百二十歲、乃復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彌沙塞律、雜類出家、皆捨本姓、同稱釋子。○維摩經慧遠疏、從佛釋師教化出生、故名釋子。○釋子、釋迦佛之弟子也。何習外道唯識俗諦第一、外道者、心遊道外。不順眞理、外於佛道、故名外道。斷常邪見。大智度論七、見有二種。一者常。二者斷。常見者、見五衆常心忍樂。斷見者、見五衆滅心忍樂。一切衆生、多墮此二見中。菩薩身斷此二、亦能除一切衆生二見、令處中道。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

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吝者、愛惜而不肯捨也。耽著世樂。耽、音端。過樂也。爾雅樂也。○法華譬喩品、深著世樂、無有慧心。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好惡俱去聲。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音閔。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刹那、謂極短時也。○大藏法數、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有九百生滅。或云壯士一彈指間有六十刹那。無有生相、生相、生起之相也。刹那無有滅相、滅相、滅去之相也。更無生滅可滅、無生滅、如空裡無花。是則寂滅現前。筆削記五、分明顯了、更無闇昧、故曰現前。○黃檗傳心法要下、聲聞人見無明生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寂滅。諸佛見衆生終日生而無生、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卽大乘果。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首二句言佛性本無生滅言其常也。

次八句言凡愚外道。不見自性。以佛之寂滅爲死爲斷。二乘人又以爲空無所有。皆屬妄情計度。非眞實慮也。

無上大涅槃、無上見前註。○楞伽經、妄想不生、不起不滅、我說涅槃。涅槃者、如眞實義見。離先妄想心心數法、逮得如來自覺聖智、我說是涅槃。○筆削記三、法身、解脫、般若、備此三點、以成大涅槃。○入道要門上、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圓明常寂照。**一物不欠、故云圓。妙淨明心、故云明。無始無終、故云常。無有散亂、故云寂。靈鑒不昧、故云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斷、斷滅也。**諸求二乘人、**二乘、聲聞乘人緣覺乘人。**目以爲無作。**大智度論九十三、邪見者、所謂無作見。雖六十二種皆是邪見、無作最重。所以者何。無作言不應作功德求涅槃。若言天作。若言世界始來。雖是邪見而不遮作福德。以無作大惡、故不生。**盡屬情所計、**計、分別計度也。**六十二見本。**以上所云之死斷無作、卽爲見之本。○大般若經佛母品、開十四難而爲六十二。先計色蘊有常等之四句。一、色爲常。二、色爲無常。三、色爲常無常。四、色爲非常非無常。他之受等四蘊亦然。合爲二十句。此計過去之五蘊者也。又、計色有有邊無邊等四句。一、計色爲有邊。謂空之十方上下邊際有窮極也。二、計色爲無邊。與上相反。三、計色爲有邊無邊。四、計色爲非有邊非無邊。他之四蘊亦然。合爲二十句。此於現在五蘊之所執也。又、計色有如去不如去等四句。一、計色爲如去。謂人來而生於此間、去而至於後世、亦如是也。二、計色爲不如去。謂過去無所從來、未來亦無所去也。三、計色爲如去如不去。謂身神和合而爲人、死後神去而身不去也。四、計色爲非如去非不如去。

同有此不別不應空。現無見，不，是證夢聲切通惟中
也爲無起一起諧也可在之解亦起勿以從幻等盡達有十
。，上分切用根。斷未邊，不凡忘不中，相勞內大四
無頓別法想用要然來及然作證勿取作皆，～外根句
記教想，。。當非之過後湼分助不巢由猶如，智言
不與，而分而常頃際去有槃別，捨，五如色一人，

見有第三句過、而計此句也。計他之四蘊亦然。合爲二十句。此於未來五蘊之所見也。三世合而有六十句。於此加身與神之一異二見而爲六十二見。此六十二見、但爲斷常有無之邊見也。**妄立虛假名、**六十二見立種種見之名目、皆是假名目。**何爲眞實義。**言凡夫外道二乘所執所云皆非眞實義也。**惟有過量人、**過量人、非常人所能量度之人也。**通達無取捨。**通達涅槃眞理。不取涅槃、不捨涅槃。**以知五蘊法、**百法鈔一、問五蘊法者、其體如何。答一切諸法、不過百法。合百法爲五蘊也。法者、法體也。謂我身法體也。以常一主宰、所依五蘊體爲法也。**及以蘊中我、**卽五蘊中常一主宰。**外現衆色像、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知五蘊與我及色像音聲、皆平等而如夢幻。**不起凡聖見、**黃檗云、欲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恒河沙劫終不能得阿耨菩提。又云、心若平等、不分高下、卽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滿、光明徧照也。**不作涅槃解、**唐譯楞伽經、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之相、一切皆是妄分別有、無所有故。又云、非於生死外有涅槃、非於涅槃外有生死。**二邊三際斷、**二邊、有無也。〇賢首法數一、二邊、有邊無邊。〇三際、過去未來現在也。又外內與中間也。〇清涼觀師心要牋、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〇頓悟入道要門論下、又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常應諸**

後四句言末刼灾重，但佛性如如無傷。此即是寂滅爲樂也。

總四句仍示以佛法非語言文字所可言說者

根用、在眼爲見。在耳爲聞。在鼻爲嗅。在口爲談。在手爲捉。在足爲步。**而不起用想。**不起用想者、知識盡捐、心同太虛。有叩斯響、如谷應聲。隨類感通也。**分別一切法、**因物付物也。**不起分別想。**於第一義而不動。安有分別想。**刼火燒海底、**仁王般若經護國品四無常偈、刼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都爲灰颺。天龍福盡、於中彫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風鼓山相擊。**風鼓、災風鼓動也。○山相擊、須彌崩倒也。○因本經云、大三災時、有大黑風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殿、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二日出、河渠流竭。其後久久、大風復取第三日出、大恒河竭。四日出、阿耨池竭。五日出、大海乾枯。六日出、天下煙起。至七日出、天下洞然。直至梵天。火災之後、布大黑雲、周徧降雨、滴如車輪。無數千歲、其水漸長、至光音天、此水復滅。有大風起、鼓動波濤、起沫積聚、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有梵天宮。其轉減、依前聚沫。次第成就他化天宮。直至成四天下、依前建立。水災之後、其次久久、大僧伽風至果實天、其風四布、吹諸天宮。使諸天宮相拍、碎若粉塵。直至天下諸大山王相拍亦然。**眞常寂滅樂、**如來所得之法、眞實常住、故云眞常。○楞嚴經四、獨妙眞常。○起信捷要上、究竟樂者。亦有二義。一者、無上菩提覺法樂。二者、無上涅槃寂滅樂。○涅槃經、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說、**强、上聲。勉强也。○六祖言吾今勉强說此涅槃相。**令汝捨邪見。**捨邪見、捨其舊日不契佛道之見。**汝勿隨言解、**六祖謂志道當離去語言文字、不可隨吾偈而解說也。**許汝知**

少分。少分、對全分言。○華嚴經淨行品、我今隨力說少分。猶如大海一滴水。○離言說相。方有少分相應。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踊躍見前註。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大淸一統志二百四十九、吉州唐武德五年置。明曰吉安府。淸因之。屬江西省。安城、唐之安福縣也。屬吉州。弘濟禪師、名行思。姓劉氏。安福人。幼出家、參曹溪六祖。歸、住淸原淨居寺。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勝鬘寶窟經下本、聖諦者、苦寂滅道審實不虛、故名爲諦。又能生不顚倒實解。故名爲諦。聖爲諸佛。就聖辨諦、故云聖諦。又此能生無漏聖解、目之爲聖、故云聖諦。○碧巖集一、圓悟云、眞俗不二。卽是聖諦第一義。師曰、落何階級。階級、階之層次也。○虛堂集一評云、實際理地、甯有階差。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心經、無苦集滅道。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勿使佛祖相傳之道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靑原山。大淸一統志二百四十九、靑原山在廬陵縣東南十五里。山上有淨居寺。弘法紹化、諡弘濟禪師。傳燈錄五、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

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有歸真之塔。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五燈會元、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又云坦然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曹溪參六祖。○金州屬陝西。於後漢爲西城郡。於魏爲魏興郡。西魏置爲金州。明改爲興安州。淸升爲興安府。民國廢。今安康縣其舊治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傳燈錄四、弘忍大師、旁出嵩嶽惠安國師。荊州支江人也。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詳見後。○唐高僧傳二十、法常演毗尼涅槃。通禪法。齊主崇爲國師。以爲始也。○嵩山、卽中嶽也。在登封縣北一十里。安發之曹溪參叩。發、發遣也。參叩、參學叩問而請益也。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畢懶菴教外別傳錄曰、什麼物恁麼來。六祖乃謂盧靈之本心。却無別指。曰、說似一物卽不中。教外別傳錄曰、謂此盧靈之本心、無物可比。○中去聲。着也。師曰、還可修證否。修證、修行證理也。像法決疑經曰、一切衆生本是佛、今亦修證還成佛。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教外別傳錄曰、謂此盧靈之本心、不可汚染、雜念起時、便剷除之。若不剷除、則汚染矣。○廣雅曰、則、卽也。故卽字或通用作則。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阿彌陀經曰、善男子、善女人、皆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按大祐略解云、護謂覆護、不

使覺嬈。念謂憶念、不令退失也。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西竺在唐西方、故云西天。般若多羅見後二十七祖註。讖讖音寸。預言也。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馬駒、指馬祖而言、江西道一禪師、姓馬氏。時號馬祖。受法於懷讓禪師。同參者九人。惟馬祖密受心印。傳燈錄六、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〇踏殺天下人者、言其縱橫不可當之意。應在汝心、不須速說。原註、一本無此二十七字。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成公綏賦、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後往南嶽、山之大者曰嶽。南嶽、衡山也。大闡禪宗。敕諡大慧禪師。會元三、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諡大惠禪師最勝輪之塔。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會元二、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早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観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観。後因左溪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又見傳燈錄五、高僧傳八、正脈一、類聚十二。〇溫州唐置、隋時爲永嘉。明清二代名溫州府。今浙江永嘉縣、其舊治也。少習經論、經論、三藏中之經藏論藏也。經者如來之金口說法。法華經涅槃經等。論爲菩薩之祖述。唯識論俱舍論等。〇三論檢幽鈔一、欲示師資不同故、師說名經、資言稱論。以師所說可則可常、能顯至道故、稱爲經。資之所作、但論佛語、更無異制、故稱爲論。精天台止観法門。稽古略二、智者大師。諱智顗、字德安。住天台

山。大師謂法華爲一乘妙典。遂出玄義。曰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後世宗之曰天台教。○小止觀上、若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論其急要、不出止觀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結之初門。觀是斷惑之正要。止則愛養心識之善資。觀則策發神解之妙術。止是禪定之勝因。觀是智慧之由藉。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宋陳瓘止觀坐禪法要記、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卽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卽假卽空、言語道斷。以六悲故、無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爲作也。○頓悟入道要門論下、講止觀慧座主問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

因看維摩經、維摩經、卽維摩詰所說經。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折衷疏云、維摩詰所說經者、乃彈偏斥小、歎大褒圓之經也。蓋如來出世本懷、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其奈小機未堪此聞。聞則生謗墮苦。故不得已而爲實施權、先以華嚴擬宜。既二乘在座如聾如啞、不見不聞。是以不動寂場遊化鹿苑。轉四諦法輪、說三藏教。而二乘初聞佛法、遇便信受、保證偏眞。故至方等會中、假寶積獻蓋、維摩示疾、排斥小行、褒歎圓宗。令二乘恥小慕大、發菩提心。此一經之大意也。

發明心地。心爲萬法之本、能生一切諸法、故云心地。又修行者依於心而近行、故云心地。又三業中心業最勝、故云心地。○心地觀經八、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沉淪。衆生之心猶

如大地。五穀五果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此因緣、三界唯心、心名爲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傳燈錄五、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師曹溪六祖。後卻金華。大開法席。**與其劇談。**劇談、暢談也。**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方者、理之方正。等者、平等也。方等二字、本十二部內方廣之別稱。乃大乘法藏之總名也。近代諸師、分大乘顯教經藏爲五部。於華嚴般若法華涅槃四部外、立方等部。凡對小名大及泛明諸佛菩薩因果事理行位智斷者、皆此部收。非同流俗謬傳謂八年所說也。○方等部內以大寶積經大方等大集經爲最廣之部。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妙義不可勝述。此外般舟三昧等經、爲修定之要門。占察善惡業報經、爲因果之行相。三千佛名經等、廣讚諸佛及藥師彌勒文殊等菩薩功德。楞伽經密嚴經深密經、開陳唯識。維摩經金光明經思益經、發明心性。投身飼虎以下諸經、多說地上菩薩之事。大乘同性經諸法無行經以後數種經、專明大乘無相之義。緣起聖道等經、明十二因緣之義。法身經以後、多陳如來功德、及諸雜行。○昔龍樹菩薩以諸佛妙法、般若爲母。而般若經文、凡數百卷。因約般若中道要義製無畏論。又述中論十二門論以爲先導。提婆本之、復製百論。古師謂中論爲方等之要歸、衆經之心髓。以上諸論、方等論也。**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佛心宗、禪宗之別名。直覺悟佛心爲禪之體故也。佛心何物、心之自體是也。故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人心之性卽佛性也。發現佛性、謂之成佛。○宗鏡錄三、達磨大師云、明佛性宗、了無差誤、名之曰祖。○中峰錄五下、禪何物、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卽我禪之體也。惟禪與心、異名同體。**未有證明者。**

策云、威音王已前卽得、法華經常不輕品、乃往古昔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來。劫名離衰。國號大成就。○楞嚴經五、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法華通義六、此乃空劫初成之佛。已前無佛。故宗門稱向上曰威音那畔。○方語鈔、禪錄言威音王者、謂極遠也。又指本分也。○祖庭事苑五、威音王佛已前。蓋明實際理地。威音已後、卽佛事門中。此借喩以顯道、庶知不從人得。後人謂音王實有此緣、蓋由看閱藏敎之不審。○卽得猶云卽得其宗。又卽得猶云卽可也。言古佛未出前卽可。古佛已出後、若無師證、便是天然外道也。**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外道見前註。**曰、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言輕者、謂其言不能尊重於人也。○玄策自謙人微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雲集者法衆如雲之聚也。○過秦論、天下雲集而響應。**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賢首五戒經、三匝表敬三尊、爲滅三毒。繞、旋遶也。○要覽中、旋遶、此方稱行道。歸敬之至也。○三匝、三周也。**振錫而立。**錫杖梵語隙棄羅。譯曰聲杖、智杖。僧稱爲錫。僧侶修驗者等所携之杖也。上部以錫爲之、中部木爲之、下部牙或角爲之。頭如塔婆形。有一大鐶。於其環周附小鐶數枚。僧侶行時、鐶發響聲以警惡獸毒蛇者。○錫杖經、佛告比丘、汝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執故。又曰智杖。又名德杖。彰顯智行功德本故。聖人之表幟。賢士之明記。道法之幢。迦葉白佛、何名錫杖。佛言錫者輕也。倚依是杖、除煩惱、出三界故。錫、明也。得智明故。錫、醒也。醒悟苦空結使故。錫、疏也。謂持者與五欲疏斷故。

○五百問、持錫有多事。能警惡蟲毒獸故。○振錫而立者、錫杖不着地、舉起使離地而立也。案言僧人之持錫曰振錫曰飛錫曰卓錫曰駐錫、皆言其用錫杖當使立也。**師曰、夫沙門者、**沙門爲沙門那之畧。又云桑門。梵語舍羅摩拏之訛。譯云勤息。出家修佛道者之通名。此出家者、勤修諸善法、止息諸惡法也。○四十二章經、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阿含經、舍離恩愛、出家修道。攝御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無所傷害。遇樂不忻、逢苦不戚、能忍如地。故號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楞嚴經、三千威儀、八萬微細、性業遮業。○對於具足戒之二百五十、該稱其他之細行而云三千威儀。三千者、但顯數之多。如三千威儀經、法數者強鑿成三千之數量也。○三千之威儀者、小乘比丘之事。大乘之菩薩、有八萬之威儀。按八萬者、八萬四千之畧。是亦僅示數之多量。然法數者作說謂三千威儀配身口七支、成二萬一千。此約貪瞋癡之三毒與三毒等分而成八萬四千。見大藏法數六十八。○撰擇集、不犯威儀有二、一大乘謂有八萬。二小乘謂有三千。○法界次第下之上、三千威儀、八萬律行。○三千威儀約二百五十戒、各有四威儀、合爲一千。三世轉爲三千。三千威儀、分配身口七支、則爲二萬一千。復約對治三毒及等分。則成八萬四千。見翻譯名義集四。**大德**僧史略、行滿德高曰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我慢見前註。**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生死呼吸間、不遑具威儀。請師直示。**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言何不體取無生無死之眞理、以了此無常迅速之生死乎。○倶舍光記一、夫生必死、言生可以攝死。故言衆生。死不必生、如入涅槃。故不言衆死。據此則知言無生者、可以包括無死在內。故不言無生無死、而但言無生。**曰、體**

卽無生。體認自性、則自性本無生無死。了本無速。一了百了、其生死已無遲速之可言。師曰、如是如是。玄覺禪師本爲求六祖爲其證據而來。如是如是、卽爲其印可也。玄覺方具威儀禮拜。生死事大、豈可盲拜師尊。今爲印可、所以拜之、示以非慢。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本、本來也。有動卽有遲速。本自非動、豈有遲速之可言。師曰、誰知非動。還詰之。逼入一層。曰、仁者自生分別。言六祖不可自生分別心。唯識述記七末、言分別者、有漏三界、心、心所、法。以妄分別爲自體故。○慈恩寺傳七、菩薩以分別爲煩惱。而分別之恐、堅類金剛。惟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斷除。○黃檗曰、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決定不分別佛與衆生、一切盡不分別、始得入我曹溪門下。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分別有二種。一爲心、心所、之分別。此吾人所不可有者。一爲維摩經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此吾人所不可無者。六祖謂果無意誰能分別。因此分別二字含有二種之意。聞玄覺如何答法、卽可以證其學問之高下也。曰、分別亦非意。分別者、卽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也。第一義不動、卽非意也。孔子四絕中第一種之毋意、同此。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宋高僧傳、既決所疑。能留一宿。故曰一宿覺。後著證道歌。傳燈錄、永嘉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於世。盛行於世。

謚曰無相大師。傳燈錄五、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十三日、塔於西山之陽。勅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時稱爲眞覺焉。傳燈錄五、覺者輻湊。號眞覺禪師。

禪者智隍、會元三、河北智隍禪師。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修乎漸行。乃住河北繼菴。長坐積二十四載、不見惰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 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正受卽禪定也。○探玄記三、納法在心、名爲正受。○觀經玄義分、言正受者、想心都息、緣慮並亡。三昧相應、名爲正受。○同、序分義、因前思想漸微細、覺想俱亡、唯有定心、與前境合、名爲正受。 庵居長坐、奉佛之小舍曰庵。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黃河之北岸曰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什麼猶言何事也。 隍曰、入定。入於禪定也。定心於一處。止息身口意之三業。謂之禪定。○觀無量壽經曰、出定入定、恒聞妙法。 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有情、動物之總名。唯識述記一本、梵言薩埵、此言有情。有情識故。又情者愛也。能有愛生故。○含識、含有心識者。卽有情。○行事鈔資持記上四之一、心依色中、名爲含識。總攝六道有情之衆。 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

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常定謂尋常之禪定也。此是尋常之禪定、有何出定入定之可言。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大定大智大悲、爲佛之三德。佛心證明、謂之大定。以大定能斷一切之妄惑、是爲斷德。○莊子、大定持之。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首楞嚴經三、妙湛總持不動尊。長水疏云、妙湛、法身也。法身無相。湛然常寂、無作無爲、徧一切處、不生滅故。體用如如。黃檗傳心法要、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大乘義章三、言如如者、是前正智所契之理。諸法體同、故名爲如。就一如中、體備法界恒沙佛法。隨法辨如、如義非一、彼此皆如、故曰如如。五陰本空、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陰、積集之義。新譯作五蘊。色蘊者、總該五根五境等有形之物質也。受蘊者、對境而受事物也。想蘊者、對境而想像事物也。行蘊者、對於他境而有瞋貪等之動作也。識蘊者、對境而有了別事物知識之心也。○阿含經曰、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馬。行如芭蕉。識爲幻法。六塵非有、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也。○起信論、三界虛僞、唯心所現。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不出不入、不定不亂。此心本來未出、故無所謂入。本來未亂、故無所謂定。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本無止住、不可有住於禪寂之想。○禪寂譯曰靜慮。寂靜而思慮之義也。○倶舍論二十八、依何義立靜慮名。由此

寂靜能審慮故。○維摩經方便品、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不動經、其心禪寂、常住三昧。**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本無生滅、不可有生於禪想之心。禪、四禪天也。想、非想非非想處、爲天界最高之處也。生禪想者、有生四禪天及非想非非想天之心也。此心不離。有生卽有滅矣。○禪源諸詮集都序一、達摩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岳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摩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圭峯之言如此。學者不可有生於禪想之心。其理可以明矣。**心如虛空、**釋摩訶衍論三、論虛空有十義。一無障礙義、於諸色法中無障礙故。二周徧義、無所不至故。三平等義、無簡擇故。四廣大義、無分際故。五無相義、絕色相故。六淸淨義、無塵累故。七不動義、無成壞故。八有空義、滅有量故。九空空義、離空著故。十無得義、能不執取故。○唐釋慧海曰、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無相卽是實相。實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傳心法要、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淸淨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終不能住。○讀書錄、心中無一事。其大浩然無涯。○又曰、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又曰、私欲盡而心體無量。**亦無虛空之量。**心離一切之所緣能緣、住於無心、故心如虛空。若心起妄想、測度我之心量、大如虛空之量。則心有所著、已非楞伽經之所謂離攀緣所緣無心之心量矣。故心如虛空、心中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述前緣、述玄策之言。**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

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傳心法要上、問、從上來皆云卽心是佛。未審卽那個心是佛。師云、你有幾個心。云、爲復卽凡心是佛、卽聖心是佛。師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卽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反執爲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卽心是佛。**能所俱泯、**二法爲對待之時、自動之法謂之能、不動之法謂之所。如能緣所緣能見所見等。〇金剛經新註一、般若妙理、亡能所、絕對待。**性相如如、**頓悟入道要門上、問如如者云何。答、如如是不動義。心眞如故、名如如也。是知過去諸佛行此行、亦得成道。現在佛行此行、亦得成道。未來佛行此行、亦得成道。三世所修、證道無異、故名如如也。**無不定時也。**無不定時、方是大定。〇原註、一本無此三十五字。止云師憫其遠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所得心、有所得之心。違背無相之眞理、心中有所執著也。有所分別、謂之有所得、與無分別智相反者。〇涅槃經十七、無所得者、則名爲慧。有所得者、名爲無明。又云、有所得者、名生死輪。一切凡夫、輪迴生死、故有所得。菩薩永斷一切生死、是故菩薩名無所得。〇仁王良賁疏中二、有所得者、取相之心也。無所得心者、無分別智也。**都無影響。**書、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〇影之於形。響之於聲。相隨而來者。無影響、言無所有也。**其夜河北**河北卽河朔。**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按出

家二衆。在家二衆。合爲四衆也。或曰、四方歸至之衆也。已見前註。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七、圓悟勤云、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五祖所授之法衣也。○案自師一日至浣衣石上。傳燈錄、五燈會元、高僧傳等、不載其文。指月錄四則具載之。其方辯揑塑事、出傳燈錄五、五燈會元一、高僧傳八、類聚十等。正宗記六、統紀二十、及古本不載。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六書正譌云、鬱茂、草豐盛貌。瑞氣盤旋。瑞氣、祥瑞之氣。盤旋、猶言繚繞。師振錫卓地、大明一統志八十、南雄府有霹靂泉。在大庾嶺卜雲封寺東。其泉湧出石穴。甘冽可愛。相傳昔大鑑禪師、得法歸南、卓錫於此。又名卓錫泉。泉應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膝跪浣衣石上。浣音緩、亦作澣滌也、濯衣垢也。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四川省之西曰西蜀。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達摩事詳後二十八祖註中。囑方辯速

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宗門雜錄、王荆公向佛慧泉禪師云、禪宗所謂世尊拈華、出在何典。泉云、藏經亦不載。公云、余頃在翰苑、偶見大梵天王向佛決疑經三卷。因閱之。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爲牀座。請佛爲衆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及僧伽梨、僧伽梨爲比丘三衣之一、割截之更重合之而成。其義譯有種種之名。爲三衣中之最大。故稱曰大衣。以條數最多。故稱曰雜碎衣。入王宮聚落乞食說法、必服之。故稱曰入王宮聚落時衣。餘詳第一品付汝衣法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善塑、工於塑佛像也。師正色曰、韻瑞百五十二、唐顏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汝試塑看。看語助詞。註見前。辯罔措。論語爲政篇、舉直措諸枉註、措捨置也。○罔、無也。罔措、言手足無所措也。過數日、塑就眞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佛性見前註。師舒手摩方辯頂。梵網經心地品、法身手摩其頂。○楞嚴經九。摩阿難頂疏曰、頂是諸根之總。手爲解結之要。摩而警動、將有解期。拊而安慰。令知深旨。曰、永爲人天福田。大毗婆娑論、梵云末奴沙、以能用意思惟、觀察所作業、故名人。又曰、諸趣最勝、故名天也。○人天、人

趣天趣也。○福田註見前。**師仍以衣酬之。**五燈會元一、作酬以衣物。據此、以衣物酬謝其塑像之勞。此衣非五祖所傳之衣也。**辯取衣分爲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椶音宗。○椶爲常綠喬木。榦似圓柱。高二丈許。葉作掌狀分裂。有長柄。叢生榦端。花小。色淡黃。有苞包之。其材可爲牀柱及小器具。葉之根部包榦之毛。褐色。可製繩帚雨具箱簟之屬。**裹瘞**裹音果、包也。瘞音意、埋也。**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僧寺中之主曰住持。謂居住寺中總持事務也。亦稱主僧。○案潛確類書云、住者安心覺海、永息攀緣。持者住持萬行、無漏無失。又謂住世而維持佛法也。木佛畫像、爲住持之佛寶。黃卷赤軸之經文、爲住持之法寶。剃法染衣之人、爲住持之僧寶。**重建殿宇。**原註、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案此原註、世間流行本、有誤以爲本文而作大字者。今更正之。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五燈一、傳燈錄五、皆云臥輪者、非名、卽住處也。○或曰、臥輪係禪師之名、惟無考耳。

臥輪有伎倆、伎倆、猶云伎能也。○陸游詩、天狐伎倆本無多。**能斷百思想。**思、謂令心造作爲性。想、謂於境取像爲性。斷思想、如槁木死灰也。**對境、心不起、**心之遊履攀緣之所爲境。如色爲眼識遊履之所、謂之色境。乃至法爲意識遊履之所謂之法境也。○不起者、調伏心念令不起也。**菩提日日長。**長、音掌、上聲。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煩惱纏綿於身心而不自由、故曰繫縛。

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沒伎倆、無作妙用也。**不斷百思想。**本來無思想、故不用斷也。**對境心數起、**頓悟入道要門論上、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云、喩如明鑑、鑑中雖無像、而能現萬像。何以故、爲鑑明故、能現萬像。學人爲心無染故、妄念不生、人我心滅。畢竟清淨。以清淨故、能生無量知見。**菩提作麼長。**作麼、爲作麼生之畧。禪錄之語。疑問之詞。如言如何也。○按此句言菩提有何增減。○蓮池大師曰、有誦六祖偈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揚揚自謂得旨、便擬縱心任身、一切無礙。坐中一居士斥之曰、大師此偈、藥臥輪能斷思想之病也。爾未有是病、妄服是藥。是藥反成病。善哉言乎。今更爲一喩。曹溪之不斷百思想、明鏡之不斷萬像也。今人之不斷百思想、素縑之不斷五采也。曹溪之對境心數起、空谷之遇呼而聲起也。今人之對境心數起、枯木之遇火而煙起也。不揣己而自附於先聖者、試間處一思之。

頓漸品第八

別本作南頓北漸第七。頓者、使人頓時解悟。漸者、使人依次修行。○南宗之頓、北宗之漸、約人分見、則論其二。依法入理、則歸於一。皆是善巧方便之所致。見禪源諸詮都序下。

功行行之知而菩進無來，一念悟者至損除，悟頓
一之之一之知提，別，忽心煩入，於之一仍入者
也，，也，之，直，即然忍惱，言無又切須第，
。及勉、及，所至從與照推除先下爲損法以一係
其强安其困謂成此智見聖却將不、，相次妙頓
成而而知而生就精人本道，妄能漸以，掃歸然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宋高僧傳、秀既事忍、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玉泉寺、古本作荊南當陽山玉泉寺。傳燈作荊州當陽山度門寺。荊南一統志六十二曰、天文翼軫分野。宋淳熙初改曰荊南府。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全唐文九百十七、皎然能秀二祖贊、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雲、當空而出。三乘同軌、萬法斯一。南北分宗、亦言之失。○佛祖統紀三十、師化韶陽、秀化洛下、南能北秀、自此而分。○傳燈五、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宗。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卽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無師智、無師獨悟之佛智也。○無師智、出法華譬喻品。法華要解曰、無師卽不由他悟者也。法華句解曰、不因開示、自能解了、名無師智也。○大日經疏一、如是自證之境、說者無言、觀者無見、不同手中菴摩勒果、可轉授他人也。若可以言語授人者、釋迦菩薩蒙定光佛授決之時、卽可成佛。何故具修方便、要待無師自覺、方名佛耶。深悟上乘、上乘見前註。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

豈徒然哉。徒、但也、空也。吾恨不能遠去親近。受國恩。宋高僧傳八神秀傳、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勅於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僧史略、唐神秀自則天召入、歷四朝、號國師。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參決、謂參見受決也。一日命門人志誠曰、傳燈錄五、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荊南當陽山玉泉寺奉事神秀禪師。汝聰明多智。書、天聰明視我民聰明。○智、深明事理也。凡多計慮謀畧技巧者、皆謂之智。可爲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記取、猶記也。曹伯啟詩、記取平生作盛談。還爲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卽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左傳杜註、諜者曰游偵。謂之細作。又謂之間諜。見莊公二十八年及宣公八年傳註。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卽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爲示衆。若爲猶言如何。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心住何處卽住。答、住無住處卽住。問、云何是無住處。答、不住一切處、卽是住無住處。云何是不住一

切處。答、不住一切處者、不住善惡有無內外中間。不住空、亦不住不空。不住定、亦不住不定。卽是不住一切處。只個不住一切處卽是住處也。得如是者、卽名無住心也。無住心者、是佛心。**觀淨、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淨、**本自不動、何靜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是病非禪。**當時秀大師門下、皆偏於住心觀靜之病、故六祖以藥除其病。非除其法也。今人本無此病、若誤服其藥、或以藥能除病故、執而不捨。由是因藥而反成病矣。今錄圭峰禪師之言於下之偈後。以藥藥病。**常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爲立功課。此言人當明心見性、一悟卽至佛地。何必在臭皮囊上、强立功課、而使之常坐不臥乎。〇圭峰大師禪源詮二、息妄者息我之妄。修心者修唯識之心、故同唯識之敎。旣與佛同、如何毀他漸門息妄看靜、時時拂拭、凝心住心、專注一境、及跏趺調身調息等也。此等種種方便、悉是佛所勸讚。淨名云、不必坐、不必不坐。坐與不坐、任逐機宜。凝心運心、各量習性。當高宗大帝乃至玄宗朝時、圓頓本宗、未行北地。唯神秀禪師大揚漸敎、爲二京法主。三帝門師、全稱達摩之宗。又不顯卽佛之旨。曹谿荷澤、恐圓宗滅絕、遂呵毀住心伏心等事。但是除病、非除法也。況此之方便、本是五祖大師敎授、各皆印可、爲一方師。達摩以壁觀、敎人安心。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豈不正是坐禪之法。又廬山遠公與佛陀耶舍二梵僧所譯達摩禪經兩卷、具明坐禪門戶漸次方便。與天台及侁秀門下意趣無殊。故四祖數十年中脅不至席。卽知了與不了之宗。

各由見解深淺、不以調與不調之行而定法義偏頗。但自隨病對治、不須讚此毀彼。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契悟、與本心契合而開悟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爲教示。教示。教誨指示也。○韓愈詩、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元稹詩、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此一四句偈、總括一切佛教。佛教之廣海、此一偈攝盡。大小乘八萬之法藏、自此一偈流出。○增一阿含序第一、迦葉問言何等偈中、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是諸法本。便出生一切善法。善法卽心意清淨。○增一阿含經四十四、於此賢劫中有佛名爲迦葉如來。壽二萬歲。二十年中、恒以一偈以爲禁戒。一切惡莫作。當奉行其善。能自淨其意。是則諸佛教。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金剛經、如來於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傳心法要下、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

中常令除糞。祇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並不停留一法。又問、祖傳法與何人。師云、無法與人。云、云何二祖請師安心。師云、你若道有、二祖卽合覔得心。覔心不可得故、所以道與你安心竟。若有所得、全歸生滅。**但且隨方解縛。**禪源諸詮上、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案隨方解縛、隨方便而解彼縛人之縛也。故禪宗無定說法、要在當機解縛。**假名三昧。**智度論二十八、一切禪定、亦名定、亦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也。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體、指自性而言。**名爲相說、**相說、着相之說也。**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萬法唯心。離自性外、無戒定慧。故云起用。**是眞戒定慧法。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觀經八、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衆生之心、猶如大地。五穀五果、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此因緣、三界唯心、心名爲地。○纔有繫念則違心地、所以爲非。○起信論、以知法性無染、離五欲過故、隨順修行尸羅波羅蜜。**心地**

無礙自性慧。起信論、以知法性體明、離無明故、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心地無亂自性定。起信論、以知法性常定、體無亂故、隨順修行禪波羅蜜。不增不減自金剛。自性本無增減、故成佛亦無增、居凡亦無減。其體精堅明淨、百鍊不消、故以金剛爲喩。身去身來本三昧。一切行住坐臥、來去自由、無不本於三昧。三昧者禪定也。唐釋慧海曰、妄念不生爲禪。坐見本性爲定。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此身卽五蘊所幻化而成也。五蘊又作五陰。〇毘婆尸佛經、五蘊幻身。〇太平記、五蘊假成形。四大今歸空。〇圓覺經、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於火。動轉歸於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幻何究竟。圓覺經、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〇頓悟入道要門論下、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爲大幻城。名相爲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幻體、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淸淨法界。迴趣眞如、法還不淨。眞如中淸淨圓明、本無一

法可得。若迴趣眞如自性。則自性中本來無非無癡無亂。斯卽自性之戒定慧。若離自性而別求戒定慧法、則此法爲不淨矣。故金剛經曰、法尙應捨。〇大慧普覺禪師答曾侍郞書、旣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小根、可受小乘敎之根性也。〇唯識述記一本、令小根等、漸登聖位。**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大根、大乘之機根也。〇法華玄義一、令大根從不融向於融。**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行宗記一上、五分法身者、戒定慧從因受名。解脫、解脫知見、從果受號。由慧斷惑。惑無之處名解脫。出纒破障、反照觀心、名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傳心法要下、問、和尙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卽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卽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卽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塲。道場者、祇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方能建立萬法。**傳心法要上、從前所有一切解處、盡須併却令空、更無分別。卽是空如來藏。如來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卽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只爲空你情量知解。但銷鎔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敎網、祇是應機之藥、隨宜所說。臨時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

卽不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立、建立法門之事也。此言見性之人立菩提涅槃亦可、不立亦可。立解脫知見亦可、不立亦可。立一切萬法亦可。不立亦可也。**去來自由、**去來兼生死而言。**無滯無礙。**坐禪儀註、自在者所往優遊、而無礙滯。○莊子大宗師、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傳燈錄、襄州居士龐蘊、字道元。有女靈照。居士將入滅、令靈照出視日午否。照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看、照登父坐合掌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枕公膝而化。**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當用卽作、當語卽答、雖所作所答、隨處不同、因人而異、卽是普見一切化身。而所作所答者、皆不離自性。**卽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瓔珞經、天然之慧、徹照無礙、故名神通。○圓覺經釋、遊戲三昧者、菩薩得是三昧、於一切三昧中、出入遲速、皆得自在。譬如衆獸戲時、若見師子、卒皆怖慴。師子戲時、自在無所畏難。○大智度論七、菩薩欲廣度衆生故、行種種百千三昧。問曰、但當出生此三昧、何以故復遊戲其中。答曰、菩薩心生諸三昧、欣樂出入自在、名之爲戲、非結愛戲也。戲名自在、如師子在鹿中、自在無畏、故名爲戲。是諸菩薩於諸三昧有自在力、能出能入、亦復如是。餘人於三昧中、能自在入、不能自在住、自在出。有自

在住、不能自在入、自在出。有自在出、不能自在住、自在入。有自在入、自在住、不能自在出。有自在住、自在出、不能自在入。是諸菩薩、能三種自在、故言遊戲出生百千三昧。又五十、遊戲諸神通者、先得諸神通、今得自在遊戲。能至無量無邊世界。菩薩住七地中時、欲取涅槃、爾時有種種因緣、及十方諸佛擁護、還生心欲度衆生、好莊嚴神通、隨意自在。乃至無量無邊世界中無所罣礙、見諸佛國、亦不取佛國相。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一念之非。無癡、無一念之癡。無亂、無一念之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般若性空故。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本無一法可建立。自性自悟、更不涉漸次階級而一超直入也。頓悟頓修、禪源諸詮下、頓悟頓修者、此說上上根性、樂欲具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此人三業、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法華方便品、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

僧志徹、江西人。一統志四十九、江西古揚州地也。○皇明紀要四、明曰南昌府。唐曰洪州。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史記季布傳如淳注、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橫行州里、力折公卿也。自南北分化、祖庭事苑五、慧能居於雙峰曹侯溪。神秀棲於江陵當陽山。同

傳五祖之法。盛行於天下。德行並高。於是道與南北、能爲南宗、秀爲北宗、以居處稱之也。**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唐圭峯禪師曰、其有性浮淺者、纔聞一意、卽謂已足。仍恃小慧、便爲人師。未窮本末、多成偏執。故頓漸門下、相見如仇讎。南北宗中、相敵如楚漢。洗足之誨、摸象之喩、驗於此矣。**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心通、他心通也。六通中第三、名知他心通。○法界次第中六通門、三知他心通。修他心智者、若於深禪定中、發得他心智。卽能知六道衆生心心數種種所緣念事。是爲他心通也。○般若經、三他心通。能如實知十方沙界、他有情類、心心所法。謂遍知他貪瞋癡等心。離貪瞋癡等心。乃至聚心散心。小心大心。寂靜不寂靜心。解脫不解脫心。皆如實知。○試以他心通之故事證之。○酉陽雜俎曰、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顙面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曰、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詵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入俗囂湫處。詵微矉。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詵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刹末。三藏果聰明者。且覆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是出也。又按、大藏捩字函第四卷云、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肅宗待以師禮。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敕令與師試驗。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

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預知其事。**預知、預先得知也。**卽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仆、音赴、偃也。**久而方蘇。**蘇、孫租切、與穌同。死而更生也。**求哀悔過、卽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攝受、又云攝取。以慈悲心攝取衆生也。○勝鬘經、願佛常攝受。○唐華嚴經二十八、普能攝受一切衆生。**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具戒者、比丘受二百五十戒也。卽具足戒之畧名。**精進。**精進、勤也。勇猛修善法斷惡法也。○慈恩上生經疏、精謂精純、無惡雜故。進謂昇進、不懈怠故。○華嚴大疏曰、精進、練心於法、名之爲精。精心務達、目之謂進。○精進、爲小乘七十五法中大善地法之一。又爲大乘百法中善之一。**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覲、案禮記、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後人沿用之、以爲下見上之稱也。**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尙捨**

罪。昨、猶昔也。追溯已往皆曰昨。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度生、濟度衆生也。

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大般涅槃經十三、善男子、我觀諸行、悉皆無常。云何知耶、以因緣故。若有諸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善男子、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因所作、非無因作、非作、非作者。非相、非無相。非有名、非無名。非名非色。非長非短。非陰界入之所攝持。是故名常。善男子、佛性卽是如來。如來卽是法。法卽是常。善男子、常者卽是如來。如來卽是僧。僧卽是常。以是義故、從因生法、不名爲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因生。善男子、是諸外道、貢佛性如來及法、是故外道所可言說、悉是妄語、無有眞諦。諸凡夫人先見瓶衣車乘舍宅城郭河水山林男女象馬牛羊、後見相似、便言是常。當知其實非是常也。善男子、一切有爲、皆是無常。虛空無爲、是故爲常。佛性無爲、是故爲常。虛空者、卽是佛性。佛性者、卽是如來。如來者、卽是無爲。無爲者卽是常。常者卽是法。法者卽是僧。僧卽無爲。無爲者卽是常。善男子、有爲之法、凡有二種、色法非色法。非色法者、心心數法。色法者地水火風。善男子、心名無常。何以故。性是攀緣相應分別故。善男子、眼識性異、乃至意識性異。是故無常。善男子、色界異乃至法境界異、是故無常。善男子、眼識相應異乃至意識相應異、是故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眼識應獨緣一切法。善男子、若眼識異乃至意識異、則知無常。以法相似、念念生滅。凡夫見已、計之爲常。善男子、諸因緣相、可破壞故、亦名無常。所謂因眼因色因明因思惟生於眼識。耳識生時、所因各異。非眼識因緣、乃至意識異亦如是。復次、善男子、壞諸行因緣異故、心名無常。所謂修無常心異、修苦空無我心異。心若常者、應常修無常。尙不得觀苦空無我。況復得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外

道法中不能攝取常樂我淨。善男子、當知心法必定無常。復次、善男子、心性異故、名爲無常。所謂聲聞心性異、緣覺心性異、諸佛心性異。一切外道心有三種。一者出家心。二者在家心。三者在家遠離心。樂相應心異。苦相應心異。不苦不樂相應心異。貪欲相應心異。瞋恚相應心異。愚癡相應心異。一切外道相應心異。所謂愚癡相應心異。疑惑相應心異。邪見相應心異。進止威儀、其心亦異。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復不能分別諸色。所謂青黃赤白紫色。善男子、心若常者、諸憶念法不應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讀誦、不應增長。復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應說言已作今作當作。若有已作今作當作、當知是心必定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則無怨親非怨非親。心若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心若常者、雖有所作、不應增長、善男子、以是義故、當知心性各各別異。有別義故、當知無常。善男子、我今於此非色法中、演說無常、其義已顯。復當爲汝說色無常。是色無常本無有生。生已滅故。內身處胎歌羅邏時、本無有生、生已變故。外諸芽莖本亦無生、生已變故。是故當知一切色法悉皆無常。善男子、所有內色隨時而變。歌羅邏時異。安浮陀時異。伽那時異。閉手時異、諸皰時異。初生時異。嬰孩時異。童子時異。乃至老時、各各變異。外味亦爾。芽莖枝葉花果味異。歌羅邏時力異。乃至老時力異。歌羅邏時狀貌異。乃至老時狀貌亦異。歌羅邏時果報異、乃至老死時果報亦異。歌羅邏時名字異。乃至老時名字亦異。所謂內色壞已還合、故知無常。次第漸生、故知無常。次第生歌羅邏時乃至老時。次第生芽乃至果子。故知無常。諸色可滅、故知無常。歌羅邏滅時異、乃至老滅時異。牙滅時異、乃至果滅時異、故知無常。凡夫無智、見相似生、計以爲常。以是義故、名曰無常。**乞和尚慈悲略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

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二。

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傳心法要上、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卽印不成文。印著物、卽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學人註見前。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無盡藏、卽劉志畧之姑也。事見前文。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佛性若常、則衆生早已成佛。更不必說三藏十二部經以化度之。然何以歷久而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蓋就惡人一方面而論、可說佛性無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說佛性有常。佛以人執着佛性爲無常、故說有常。六祖以志徹執着佛性爲有常、故說無常。故六祖謂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

不偏之處。故吾說常者、是佛說眞無常義。自性不生不滅、故自性不受生死。苟一切諸法若爲無常、卽物物之自性、皆各受生死矣。物物之自性既容受生死、則眞常性之不生不死者、將有不偏之處。故六祖謂一切善惡諸法皆有常。卽自性不生不死之故。佛以人執着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爲有常、故說無常。六祖以志徹執着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爲無常、故說有常。然自性往往爲一切有爲法所汨沒、亦可謂之無常。故曰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經傳釋詞十、比、皆也。說文曰、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常計無常、共成八倒、凡夫二乘各有四倒、故成八倒。於生死之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執爲常樂我淨、此凡夫四倒也。於涅槃之常樂我淨、執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此二乘四倒也。凡夫謂之有爲之四倒。二乘謂之無爲之四倒。斷有爲四倒爲二乘。斷有爲無爲之八倒爲菩薩。見大乘義章五末。○賢首法數四引涅槃云、凡夫四倒。苦計爲樂。無常計常。無我計我。不淨計淨。二乘四倒。樂計爲苦。常計無常。我計無我。淨計不淨。是云凡小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涅槃經者、宗佛性故、爲滿字大乘了義教。屬圓妙醍醐勝修之判。如四教集解上所配。往披圭峯圓覺畧疏上一曰、了義者、決擇究竟顯了之說。非覆相密意含隱之譚。破彼偏見、偏見、偏執一邊之見也。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涅槃經、不遷名常。安穩名樂。自在名我。無我名淨。○常樂我淨、大乘大般涅槃所具之四德也。一、常德。涅槃之體恒不變而無生滅、是名爲常。又隨緣化用而常不絕、名之爲常。二、樂德。涅槃之體、寂滅而永安、名之爲樂。又運用自在、所爲適心、

名之爲樂。三、我德。我解有二種。一者就體、自實名我。二者就用。自在名我、四、淨德。涅槃之體、解脫一切之垢染、名之爲淨。又隨緣而處、未嘗有汚、名之爲淨。見大乘義章十八。○法華玄義四、破二十五有煩惱名淨。破二十五有業名我。不受二十五有報爲樂。無二十五有生死名常。常樂我淨名爲佛性顯。

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六祖謂志徹汝以有斷滅者爲無常、及確定而死板者爲常。豈知常可言無常、無常可言常、且自性本非常非無常乎。○

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四教儀集解下、三諦圓融、不可思議。名爲圓妙。○佛遺教經、是我最後之所教誨。雲棲補註云、最後者、猶曰著述家所謂絕筆也。○微言、謂深妙之意旨也。○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涅槃經最後、故云最後微言。

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凡夫二乘若執守以爲無常。而佛欲破其執、則說以爲有常。凡夫二乘若執守以爲有常。而佛欲破其執、則又說以爲無常。凡夫二乘若執守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而佛欲破其執、則又說以爲非常非無常。共分三層。此偈僅舉一層者、省文也。

不知方便者、佛說常無常、皆爲破凡夫二乘之執。猶之醫病之藥。皆權說也。此之謂方便。

猶春池拾礫。礫、說文、小石也。○涅槃經、我計無我。是顛倒法。乃至廣破二乘無常無我之見。如春池中執石爲寶。

我今不施功、忽得見性。本不假功用。○永嘉禪師證道歌、覺卽了、不施

功。弘德禪師註云、覺悟了徹底人、獲無功用智、與有爲功行不同也。**佛性而現前。**自性天眞佛竟爾現露。○永嘉證道歌、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怪。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非師相授與、**此非師之相授與也。**我亦無所得。**亦非我自已有所得也。○或云、非由師教示吾、焉得通徹。如此解法、文義淺陋、非兩無所得之旨。○唐釋慧海云、般若體、畢竟淸淨、無有一法可得。○傳心法要上、如來所說、皆爲化人。如將黃葉爲金、止小兒啼、決定不實。若有實得、非我宗門下客。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故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

師曰、汝今徹也。徹通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襄陽縣漢置。今屬湖北襄陽道。**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高僧傳三集八、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乃數善財南方參問。裂裳裹足、以千里爲跬步之間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路。能曰、由身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敕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敕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爲造禪宇於荷澤寺中。上元元年、囑別門人、避座望空頂禮。歸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十三歲矣。卽建午月十三日也。遷塔於洛陽寶應寺。敕諡大師曰眞宗。塔號般若焉。**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永嘉禪師證道歌、但得本、

不愁末。弘德禪師註云、根本旣明、枝葉自茂。本者卽本有靈覺之性也。若有本則合識主。主、主人公。卽自性也。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沙彌、出家男子受十戒者。○寒山詩、平側不解歌。凡言取次出。或曰取次者、草率之義。又漫浪貌、容易語也。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只常常看自己有不是處、便是進步。○法語彙、世人大病、只自己不肯認差、所以多變多怒。若能自反自修、則客氣自消。○聶雙江云、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不見他人是非好惡。責己者、可以成己之德。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讀書錄、日省己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恚、音惠。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

此物卽之不見，呼之却應，三世諸佛，咸不認識，安立無邊假名，迷誤無盡衆生，何則開口卽錯，動念便乖，靈山會上，世尊拈花示衆。迦葉尊者破顏微笑。顏子瞻之在前，忽爲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孔聖云，默而識之卽此物也。

不見、問善知識覓路。向善知識、問見自性之路、而使心悟。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此物本是離名絕相、無解無說、清淨本覺、不與妄合。不生亦不滅。無來也無去。住禪定而不寂。在煩惱而不亂。雖在塵勞、亦不汙染。寶體精光、一無所壞。此本非物。此本無名。非物則強指爲物。無名則強名其名。無名之名。名曰本源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從偏位向於正位者曰向去。從正位向於偏位者曰却來。○把茆蓋頭者、言取茆作草菴、蓋在頭上、以蔽風雨也。○竹窗隨筆云、予單丁行脚時、忍饑渴。衝寒暑。備歷諸苦。今幸得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上所答、全是呵斥、禪宗往往以呵斥之辭爲印可者、卽此類也。○法眼大師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是也。○黃檗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敎人求知求解。

古人心利、纔聞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爲閒道人。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眞如之中、都無此事。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一切解處、盡須倂却令空。更無分別。卽是空如來藏。如來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卽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只爲空你情量知解。但銷鎔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敎網、祇是應機之藥、隨宜所說。臨時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卽不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敎邊、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我此宗門不論此事。但知息心卽休。更不用思前慮後。

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卽洛陽。周平王始都於此。東漢繼之、故曰京洛。大宏曹溪頓敎著顯宗記。稽古略三、荷澤禪師、於天寶四載入京。著顯宗記。以訂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宗也。全唐文九百十六、神會顯宗記云、無念爲宗、無作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夫眞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卽念眞如。無生生者、卽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卽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卽定無定、卽慧無慧、卽行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戒。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卽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眞空卽淸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異體

同。隨義立名、故云法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卽名眞佛法身。般若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卽知心空寂、見卽見性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卽處處能通、達卽理事無礙。六根不染、卽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卽如如之力。心如境謝、境滅心空。心境雙亡、體用不異。眞如性淨、慧鑒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卽無相、寂卽無生。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厭生死、不樂涅槃。無不能無、有不能有。行住坐臥、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旨如斯。卽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摩、屆此爲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秘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建立。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卽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眞解脫。

盛行於世。是爲荷澤禪師。

荷澤卽地名以爲寺號。○稽古略三、荷澤、山東東昌路曹州也○神會大師與六祖問答之語、見於傳燈錄者甚詳。附錄於後。以備參考。○傳燈錄卷二十八、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則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答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答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若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

因其時四方修士。咸集寶林。各宗其宗。互相詰難。意趣不合。

證果頓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答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愍、憂也。憐、恤也。○左傳、吾代二子愍矣。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高子遺書一、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撒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無名可名、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筆創記二、須知雖立眞如之名。名卽無名。無名之名。故曰假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實性、又名實相。○證道歌註、實相卽一切衆生本有靈覺之心也。本此心自無量劫來。至於今日。本自清淨。本自圓滿。本自具足。本自靈妙。廓若太虛。明如皎月。與他三世諸佛同體無異。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爲師。

護法品第九

別本作宣詔品第九。○護法、擁護佛之正法也。

神龍中宗年號。元年上元日、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則天中宗詔云、通鑑彙編五、則天順聖皇后、僭位二十一

年。太后（即則天皇后。）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帝。政事決於太后。中宗皇帝、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爲母后武氏廢爲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張柬之等迎復位。五年而崩。

朕請安秀二師、安、嵩嶽慧安國師。秀、北宗神秀大師。○景德傳燈錄四、嵩嶽慧安國師、荊州枝江人也。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尋以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一副。師辭嵩嶽。**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書、一日二日萬幾。言王者當戒懼萬事之幾微也。後謂天子治理萬事曰萬幾。亦作萬機。**每究一乘。**成佛唯一之教謂之一乘。○法華文句四上、圓頓之教爲一佛乘。○勝鬘經、一乘即是第一義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舊唐書僧神秀傳、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惠能赴都。惠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惠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今遣內侍薛簡、**內侍、官名。隋置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皆以宦者爲之。唐因其制。後人因沿稱宦者爲內侍。**馳詔請迎。願師慈念、速赴上京。**上京、京師之通稱。○邊讓賦、蠢恭肅乎上京。○孟浩然詩、觀光來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山足曰麓。○禮記王制篇、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薛簡曰、京**

城禪德者云、韓愈詩、東風華樹下。送爾出京城。○禪德、參禪師之有德行者。欲得會道、會道、體會大道也。必須坐禪習定。此指四禪八定而言。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傳燈錄、南嶽讓禪師。見馬祖坐禪次。師欲接之。故將片磚於祖庵前石上。磨之復磨。祖曰、作什麼。師曰。磨磚作鏡。祖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祖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祖無對。師又問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金剛經、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如來清淨禪、省曰如來禪。爲楞伽經所說四種禪之一。如來所得之禪定、卽首楞嚴定也。依此禪定、窮竟法身般若解脫三德秘藏之大涅槃、而起無作之妙用。○楞伽經二、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衆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楞伽經註解二、如來禪者、卽首楞嚴也。○禪源都序上一、若頓悟自性、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來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脩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證道歌、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元亨釋書

道璿傳、璿曰、我有心法曰如來禪。昔三藏菩提達磨自天竺來、付此法於慧可。〇按以上皆以如來禪爲至極之法、卽達磨所傳之宗旨也。然唐之仰山。又立祖師禪名目。以祖師禪爲達磨所傳之心印。以如來禪爲未了之名。此說與本經宗旨不合、故畧之。**諸法空寂、**法華信解品、一切諸法。皆悉空寂。〇唐釋慧海曰、心無起滅。對境寂然。一切時中。畢竟空寂。卽是常不離佛。**是如來清淨坐。**法華經法師品、如來座者、一切法是空。〇法華大成六、法空卽佛自證平等妙法、實相眞空。離一切相、卽一切法也。教坐如來座者。非是小乘人空座。不達法空。今既作佛。應坐法空之座。說一切諸佛權實之法。使悟無二無三。證一切諸佛實智之道。令入一相一味。所謂唯有一乘。餘二非眞。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也。法空安心。於諸法中得最自在。名之爲座。坐此座者。終日說法。不見有法可說也。**究竟無證、**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修道者以何爲證。答、畢竟證爲證。問、云何是畢竟證。答、無證無無證。是名畢竟證。問、云何是無證。云何是無無證。答、於外不染色聲等、於內不起妄念心、得如是者、卽名爲證。得證之時、不得作證想、卽名無證也。得此無證之時、亦不得作無證想、是名無證、卽名無無證也。**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心者、心髓。要者、精要。爲法門至極之名。又心性上精要之法義也。**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維摩經菩薩品、維摩詰言、諸姉、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不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淮南子、若春秋之

代謝。言春往而夏來、夏往而秋來、往者已謝而來者相代也。○孟浩然詩、人事有代謝。言人事之前者去而後者來也。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二句見維摩經弟子品中。簡曰、明喩智慧、暗喩煩惱。修道之人、倘倘、逆料之辭也。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案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亦無有始。無明無始故、生死亦無始。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六祖對韋使君等言、則謂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見第二品）今薛簡已知此義、故六祖破其執而更進一層、乃爲此說。皆隨機說法、本無一定。非矛盾也。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其字指明與無明言。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眞如之異名也。○仁王經中、諸法實性、淸淨平等、非有非無。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起信論、一切法、眞如平等、不增減故。法藏疏云、隨流加染而不減。反流除染而不增。又反流加淨不增。隨流闕淨不減。良以染淨之所不虧、始終之所不易故。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

寂不斷不常、楞伽經二、非斷非常。不來不去、起信論法藏序、無去無來、三際莫之能易。不在中間及其內外。維摩經三弟子品、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不生不滅、起信論義記中本、所謂心性不生不滅。性相如如。智度論三十一、性言其體、相言可識。○如如見前註。常住不遷、法無生滅變遷曰常住。○楞嚴經、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倶舍玄義、學乖諦理、隨自妄旨、不返內學、稱爲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依舊生死輪迴。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筆削記六、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言下自絕念想。○唐釋宗密云、六祖大師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須一切法。今時人但將此語輕於聽學。都不是觀實無心否。若無心者、八風不能動也。設習氣未盡、瞋念任運起時、無打罵讐他心。貪念任運氣時、無營求令得心。見他榮盛時、無嫉妬求勝心。一切時中、於自己無憂饑凍心、無恐人輕賤心。乃至種種此等、亦得名爲無一切心也。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闕、音缺。○說文、門觀也。○歸闕、歸於帝所也。表

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爲朕修道、禪源詮四、無一切心、此名修道。若得對違順等境、都無貪瞋愛惡、此名得道。國之福田。維摩經四菩薩品、註、什曰、若行財施、但名施主、不名福田。若行法施、亦名施主。又名福田。○福從法施中出。譬之如田、故云福田。詳見前註。師若淨名託疾毘耶、維摩經弟子品三、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於牀。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卽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註、什曰、維摩詰、秦言淨名。○維摩經註、肇曰、毘耶離、國土名也。秦言廣嚴。其土平廣嚴事、因以爲名也。闡揚大乘、傳諸佛心、此言傳佈歷代祖師之佛心宗也。佛心宗者、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謂也。談不二法。維摩經入不二法門品、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唐釋慧海曰、經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卽是取眞法也。若了此理。卽眞解脫。卽會不二法門。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周易坤卦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宿種善根。値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筆削記二、三寶於我有恩德、爲感荷故、而歸命之。○心有所思而動曰感。○以肩擔物曰荷。頂戴無已。頂、頭頂。戴、着物於首也。無已、不止也。并奉磨衲袈裟、磨衲、袈裟之名。產於高麗國。○東坡全集磨衲贊序、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

衲賜之。(雞林志、高麗國衣磨衲者、爲傳法師。衲甚精好。及水晶鉢、水晶、色如白冰。性堅而脆。吾國所產頗多。結晶常作斜方六面體。無色透明。光澤如玻璃。而硬度較高。以製眼鏡印章及透光鏡等物。○嶺南叢述、魏莊渠校視學粵中。惡佛氏。必詆之。毀祠廟甚多、而曹溪之鉢竟被捶碎。至崇禎間、有彭孝廉某、病、夢至官府處。神被服如王者。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一人峩冠盛服入。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毀淫祠幾千百所。豈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焉可以爲異端毀之。答云、魏是予姓。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校揖而出。夫莊渠手誠辣矣。然千年異物、一朝碎之、能無孫家甈瓦弔之譏乎。敕韶州刺史、天子班布臣民之詔書曰敕。修飾寺宇、修飾、增損之也。賜師舊居爲國恩寺焉。高僧傳、六祖捨新興舊宅爲國恩寺。神龍三年、賜額法泉。太平興國三年、重建塔、改名南華。○五燈會元、中宗神龍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嶺南叢述、六祖故居在新興縣。國恩禪寺、即盧能故居也。○廣東新語二、新興盧村、乃六祖生身之所。至今屋址不生草木。近其居者、毛髮稀禿。

付囑品第十

付囑者、授以法、囑其傳持也。○金剛經、如來善付囑諸菩薩。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常隨侍使之衆、故云不同餘人。又其入道比餘人爲勝、故云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滅度、秉命終

一切萬法，皆屬名色。經云世間一切法，離名無所有，跡有智者不能呼無名之物，作無名之務，此彈而易見者也，然則名色又由何而起耶，曰由對法而起，因有顯無，緣無隨有，因大驗小，殺小頭大，雖有情無情，法相語言用處不同，立名別異，而其為名色則一，所謂隨其所作，處處得名，金處虛假旋設，若能了此，打破名相，隨所滅處，即名真實不

證果二者而言。〇涅槃經十九、滅生死故、名爲滅度。〇行願品鈔四、言涅槃者具云般涅槃那。古譯爲入滅息。息卽是滅、故但云入滅。或云滅度、卽滅障度苦也。**各爲一方師。**此師字指禪師而言。六祖謂各門人他日各爲分化一方之禪師也。〇唐釋慧海曰、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現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出家之人、各有宗派。指其所從之宗派言、各謂之本宗。此之本宗、指禪宗也。**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卽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

著兩邊，即名中道，中道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故言實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也。

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漏爲煩惱之異名。貪瞋等之煩惱、日夜自眼耳等六根門漏泄流注而不止、故名漏。又漏者、漏落之義。煩惱能使人漏落於三惡道、故名漏。因之而有煩惱之法曰有漏、離煩惱之法曰無漏。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慈、慈心也。毒、很心也。戒與非對。非、不是也。惡也。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悲、悲憫也。害、傷害也。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

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卽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卽離兩邊。入道要門上、問、云何是中道。答、無中間、亦無二邊、卽中道也。云何是二邊。答、爲有彼心、有此心卽是二邊。云何名彼心此心。答、外縛色聲、名爲彼心。內起妄念、名爲此心。若於外不染色、卽名無彼心。內不生妄念、卽名無此心。此非二邊也。心既無二邊、中亦何有哉。得如是者、卽名中道。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卽長邪見。若全執空、卽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卽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裴休原人論序、文字性空。又曰無離文字而說解脫。必曰捨文字然後見法。非見法者也。見人所說、便卽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眞、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

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大智度論四十三、常是一邊。斷滅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爲般若波羅蜜。又復常無常、苦樂、空實、我無我、等。亦如是。色法是一邊。無色法是一邊。可見法不可見法、有對無對、有爲無爲、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等諸二法、亦如是。復次、無明是一邊。無明盡是一邊。乃至老死是一邊。老死盡是一邊。諸法有是一邊。諸法無是一邊。離此二邊行中道。是爲般若波羅蜜。菩薩是一邊。六波羅蜜是一邊。佛是一邊。菩提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爲般若波羅蜜。略說內六情是一邊。外六塵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羅蜜。此般若波羅蜜是一邊。此非般若波羅蜜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羅蜜。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

旨。後人以此敎授之法爲說者、頗多。今以慧海所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中語證之如下。問、云何是見佛眞身。答、不見有無、卽是見佛身。問、云何不見有無卽是見佛眞身。答、有因無立、無因有顯。本不立有、無亦不存。旣不存無、有從何得。有之與無、相因始有。旣相因而有、悉是生滅也。但離此二見、卽是見佛眞身。又問、何者是無爲法。答、有爲是。問、今問無爲法、因何答有爲是。答、有因無立、無因有顯。本不立有、無從何生。若論眞無爲者、卽不取有爲、亦不取無爲、是眞無爲法也。又問、何者是中道義。答、邊義是。問、今問中道、因何答邊義是。答、邊因中立、中因邊生。本若無邊、中從何生。今言中者、因邊始有。故知中之與邊相因而立。○案、舉此三則、其他可以推知矣。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太極、唐睿宗年號。元年歲壬子。玆歲正月改元太極。又五月改元延和。七月睿宗傳位於太子隆基。八月玄宗改元先天也。蓋一歲三改元。故云爾也。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促工、促迫工人使勤作而早完工也。次年夏末落成。爾雅、宮室始成而祭之爲落。○詩斯干序箋、宣王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章以落之。○劉光莊詩、故國難歸去。新巢甫落成。○今建築完竣、通謂之落成。

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

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即此意也。**師云、神會小師、**受具足戒未滿十夏者、曰小師。又弟子之稱。又沙門謙下之稱。○寄歸傳三、西方行法、受近圓已去、名鐸曷羅。譯爲小師。滿十夏名悉他薛攞。譯爲住位。得離依止而住。**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莊子、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哀樂不生、**莊子、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阿誰、猶言何人也。○古詩、家中有阿誰。○三國志、向者之論、阿誰爲失。○困學紀聞十九、俗語皆有所本。阿誰出蜀龐統傳。**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若吾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言若吾不知去處、終不預告汝以至八月間欲離世間。**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不合、猶云不該應。**法性本無生滅去來。**六祖金剛經口訣、聖賢生不因念。應迹而生。欲生即生、不待彼命。故既生之後、圓寂之性、依舊湛然無體相、無罣礙。其照萬法、如青天白日無毫髮隱滯。故能建立一切善法、徧於沙界、不見其少。攝受一切衆生、歸於寂滅、不以爲多。驅之不能來、逐之不能去。雖托四大爲形、五行爲養、皆我所假、未嘗妄認。我緣苟盡、我迹當滅。委而去之、如來去耳、於我何與哉。**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

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作偈。偈曰、按此偈惟古本載之。傳燈會元正宗記等均不載也。

一切無有眞、一切萬法無眞正故。不以見於眞。言不可作爲眞看。若見於眞者、若作眞實觀之。是見盡非眞。則此見無一非假矣。若能自有眞、若於自心了得眞正。離假卽心眞。離假相、當處卽是眞。自心不離假、無眞何處眞。自心若不離假相、萬法何處有眞。○以上說眞假。有情卽解動、自此點破坐禪。無情卽不動。木石一切非情物。○血脈論、此心不離四大色身中。若離此心。卽無能運動。此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身是無情。因何運動。若修不動行、不動行、長坐不臥之禪定也。同無情不動。同於木石。若覓眞不動、如尋自心眞不動。動上有不動。卽動搖上有不動搖。○林子壇經訊釋、悟性之人、雖在於處極靜篤矣。然而動上亦有不動。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者、不可不知也。然則何以謂之動上不動。壇經曰、性本不動故也。不動是不動、誤會不動以爲卽是坐禪。無情無佛種。入道要門下、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道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案、據此卽知無情者非佛。故無情卽無佛種也。○以上說動靜。能善分別相、

卽言能於事事物物措施裕如也。因物付物而不動其心卽是善分別相。餘法見第四品能善分別諸法相句下。**第一義不動。**法見前於第一義而不動句下。○高子遺書、當得大忿懥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眞把柄也。又云、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但作如此見、**如此見、指不可如無情之不動、宜如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卽是眞如用。**此見卽是眞如之用。○案以上眞假動靜之旨已明。故以下之偈文皆指不諍而言。**報諸學道人、**自此下言不可因諍而入生死。**努力須用意。**努力、卽著力也。**莫於大乘門、**大乘門、頓敎也。**却執生死智。**已入大乘門、卽離生死智。故不可於大乘門中、仍執生死之見。生死智者、落於生死之見識也。**若言下相應、**言與人談論、若彼此契合者、卽可同論佛義也。**卽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若彼不契合。**合掌令歡喜。**則亦合掌表敬、使彼生歡喜心、而不諍論。**此宗本無諍、**頓敎宗門、本是無諍三昧。○金剛般若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口訣云、何名無諍三昧。謂阿羅漢心無生滅去來。唯有本覺常照。故名無諍三昧。**諍卽失道意。**智度論十一、須菩提於弟子中得無諍三昧最爲第一。無諍三昧相、常觀衆生不令心惱、多行憐愍。○金剛經畧疏中、無諍三昧者、以其解空、則彼我俱忘。能不惱衆生、亦令衆生不起煩惱故也。○涅槃經云、須菩提住虛中地。若有衆生嫌我立者、我當終日端坐不起。嫌我坐者、我當終日立不移處、一念不生、諸法無諍。○六祖偈曰、諍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

便生四相心。何由得三昧。**執逆諍法門、**謂固執違逆諍論之法門。**自性入生死。**有諍則瞋。瞋則退失無生忍。失却無生忍、自性便入生死輪迴、不能超三界矣。○華嚴經、有諍說生死。無諍卽涅槃。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攝心者、攝散亂之心於一也。○佛遺教經、常當攝心在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寺見前註。**以至於今、鈔錄流行、**鈔錄、謄取也。流行、流通也。**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劉夢得文集三十佛衣銘、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辨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

劉夢得文集三十佛衣銘，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辨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

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獶荒、懹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乎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偈曰、**

吾本來茲土、吾、達磨自謂也。**傳法救迷情。**傳法、傳如來之正法眼藏。**一華開五葉、**一華、達磨指自己言。五葉指二祖至六祖五代而言也。或曰五葉謂六祖後禪家分爲臨濟、曹洞、潙仰、雲門、法眼、五宗之識語。此說非是。觀上文衣不合傳之說、則與五葉之說相符也。若云五葉指五宗言、則遺却二祖下之五代矣。**結果自然成。**付衣雖止於五葉。而五葉後、禪宗大興。故云結果自然成。○五燈會元十、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

師復曰、諸善智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種智、佛之一切種智也。知佛智一切種種之法、名一切種智。○大智度論二十七、一切種智是佛事。聲聞辟支佛。但有總一切智無有一切種智。○大智度論八十四、一切種智是諸佛智也。**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

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輔行二、今以供佛之處名爲道場。〇又學道之處曰道場。〇註維摩經四、肇曰、閑宴修道之處、謂之道塲也。〇按不動道場者、言不必在道場中有所擧動、已得眞成淨土也。眞成淨土、頓悟入道要門下、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卽佛土淨。若心淸淨。所在之處。皆爲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一相指一相三昧而言。一行指一行三昧而言。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孟子、有如時雨化之者。注、時雨及時之雨也。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霑音沾、濡也。漬也　洽音協、霑也。悉皆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潭州尋和尚註曰、一念包容十剎。〇案、下三句亦皆尋和尚原註普雨悉皆萌。祖師說法。衆生發萌。頓悟華情已、聲色無邊。般若無邊。菩提果自成。信受奉行。

按藏明常照慈本無去來，，惘衆生，有感即應，諸佛雖無法可說，但一切時中，一切處所，却無不在演說，特來生勅象，徒以形色聲音求見如來，轉相達遠，難得聆悟耳，且佛法難開明師難過，緣之暫，喻。登花；豈能住世間，此機師預皆徒衆如「汝等有疑久早須相間，大汝決疑，令以迷疑，吾若，後，無人教爲」之言以汝人生死大去無常迅示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海水一滴、不見生滅迷悟華果二法差別、則觸目無障礙之大道。何二其法二其心哉。其道淸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外界之事物來、自體與之感觸、謂之緣。應其緣而自體動作、謂之隨緣。○最勝王經五、隨緣所在覺羣生。○案隨緣好去者、六祖謂門弟子、可各各隨緣而去也。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新州、南朝梁置。明廢。今廣東新興縣。汝等速理舟楫。楫音接。短櫂也。亦名橈。俗謂之槳。○易、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門弟子慰藉六祖、言師雖往歸新州、然未必即行遷化、早晚可仍回到此地也。師曰、葉落歸根、荀子、水深則回、葉落糞本。○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此句、六祖言吾之歸新州猶葉落之歸其根也。來時無口。此句六祖言、吾初來時、本無口無語言。此即無法可說之意也。○傳心法要下、眞佛無口、不解說法。○六祖金剛經註曰、本心元淨、諸法元空、更有何法可說。二乘之人執着人法是有、即有所說。菩薩了悟人法皆空、即無所說。是故經云、若有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

迷，及時努力，莫遺恨悔也。茲因衆衰留甚堅，且有「師從此去早晚可回」之言，猶是染戀形不捨，故大諸一面讚，揭神師，一面呵斥會衆歸更，說「餘業口根，來落無捨以示衆時可却本，求末不忘應本來佛，，，悟無念性念旨不言之之之，耳

爲謗佛。〇按此卽無口之意也。〇禪宗頌古聯珠通集七、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本覺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蹤。要明落葉歸根旨。末後方能達此宗。〇吳志薛綜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據此又可謂六祖生時從天來也。錄此備一別解。

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頭上養親者、言金大悲欲取大師之首、頂戴供養、如慈親也。口裏須餐者、言淨滿受金大悲之錢、來刼大師之首、爲口腹所累也。**遇滿之難、楊柳爲官。**〇傳法正宗記六、尊者入塔時、徒屬思其言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鐵鍱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聞塔間有若拽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遽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一人著縗絰、而混言孝子者、蓋順乎祖師隱語之意耳。）自塔馳出。尋視之、其鐵鍱護處、已有痕迹。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他日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賊。吏鞫問。賊自稱姓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乃問尊者弟子令瑫禪師。令瑫復以佛法論、欲吏原之。刺史善瑫之意、亦從而恕之。當其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侃、賊曰張淨滿。驗其讖語、無少差謬。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一出家指馬祖道一禪師而言。一在家指龐蘊居士而言。或曰、一出家指黃檗禪師、一在家指裴休。**同時興化、建立**

吾宗。締緝伽藍、締、構造。緝、補葺。〇伽藍、佛寺之別稱。〇五分律、伽藍自缾沙王施迦蘭陀竹園爲始也。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也。〇伽藍具云僧伽藍。其義爲衆比丘之園。昌隆法嗣。法嗣、嗣法之人也。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按自問曰至垂示之文、傳燈錄五燈會元正宗記等中不載。而古本具載之。但文字間有異同、佛祖名數間有差殊耳。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按七佛以前。古佛應世之數。無量無邊。非可以譬喩算之。實不可思議。久遠劫來諸佛出興。有二萬億威音王佛。二萬億日月燈明佛。二千億雲自在燈王佛、過去久遠大通智勝佛等佛。實不可枚舉。詳見諸經。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佛祖統紀三十一、過去莊嚴劫。此劫有成住壞空各二十小劫。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也。〇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槃頭婆提城。坐彼婆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〇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見指月錄一。下同。〇景德傳燈錄一、過去之七佛各舉得法之偈、稱爲七佛所說偈。此七佛所說偈、未知出何經典。是寶林傳之著者慧炬所揑造也。釋門正統曾痛斥之。其語載在正統第四卷中。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也。〇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〇偈曰、起諸善法本自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

沬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也。○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喩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今賢劫

拘留孫佛、現在賢劫有一千佛、此其第一尊也。○佛祖統紀三十一、現在賢劫、以多賢人、故名賢劫。○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也。○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也。○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文佛。賢劫第四尊也。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人壽百歲時、此佛出世。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母摩耶右脇誕生。涅槃於此土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壽七十九。說法四十九年。侍者阿難。後承命結集經典。爲第一祖。子羅睺羅。耆大阿羅漢。○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是爲七佛。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傳燈錄一、第一祖摩訶迦葉、○法華文句一、摩訶迦葉、此翻大龜氏。其先代學道、靈龜負仙圖而應、從德名族、故言龜氏。眞諦三藏翻爲光波。古仙人。身光炎踊、能映餘光使不現、故言光波。亦云飮光。迦葉身光亦能映物故。○智德具備、堪爲人尊、故云尊者。阿羅漢之尊稱也。○資持記下三、尊者、臘高德重、爲人所尊。○行事鈔下云、下座稱上座爲尊者。○指月錄一、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又、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幷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

第二阿難尊者、

傳燈錄一、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父斛飯王。○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釋迦如來成道之夜生。○釋迦世尊之從弟也。旣出家十大弟子中、多聞第一。爲世尊之侍者。二十五年。承釋迦佛之命、與大迦葉結集經典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傳燈錄一、第三祖商那和修、摩突羅國人。又曰、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得優波毱多爲給侍。因問毱多。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商那尊者、於先身後身衣與胎俱出。身漸長、衣亦隨長。阿難度之出家、變其衣爲法服。受具戒後又變其衣爲僧伽胝。將寂滅、以智力發願留此袈裟、至釋迦遺法盡時此衣方壞。

第四優婆毱多尊者、

傳燈錄一、第四祖優婆毱多、吒利國人也。又曰、尊者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中。尊者入滅。以籌焚之、舍利建塔。○優婆毱多尊者、依其師商那和修之敎、蓄起惡心下黑石、起善心下白石。初黑多白少。漸漸修習、黑白平等。滿七日後唯見白石。其時商那和修說四聖諦。使卽時

證須陀洹道。見付法藏傳三。**第五、提多迦尊者、**傳燈錄一。第五祖提多迦、摩伽陀國人也。又曰、五祖提多迦尊者。因求出家。毱多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毱多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本名香衆、師毱多尊者易以今名。○尊者有偈、付彌遮迦尊者云、通達本無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見佛祖歷代通載四。**第六、彌遮迦尊者、**傳燈錄一、第六祖彌遮迦、中印度人也。○尊者旣傳法已、嘗遊北天竺國、知婆須蜜多爲法器。謂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紀汝、汝應出家。遂披剃。見佛祖歷代通載。**第七、婆須蜜多尊者、**傳燈錄一、第七祖婆須蜜多、北天竺國人也。○尊者嘗執酒器、游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遇第六祖、遂出家。後以偈付佛陀難提。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且云、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見佛祖歷代通載。**第八、佛駄難提尊者、**傳燈錄一、第八祖佛駄難提、迦摩羅國人也。○尊者頂有肉髻、辯捷無礙。行化至提迦國城、遂付法於伏駄蜜多。見佛祖歷代通載。**第九、伏駄蜜多尊者、**傳燈錄一、第九祖伏駄蜜多、提迦國人也。○尊者示不言不行相五十年、遇第八祖乃言。第八祖謂其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行耳。見佛祖歷代通載。**第十、脇尊者、**傳燈錄一、第十祖脇、中印度人也。○付法藏傳五、彼脇比丘、昔業故、在母胎中六十餘年。旣生之後、鬚眉皓白。厭惡五欲、不樂居家。往就尊者佛陀蜜多、稽首禮足求在道次。精進勇猛、未曾以脇至地而臥。時人卽號

爲脇比丘。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傳燈錄一、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又曰、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謁脇尊者。問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脇曰、汝何處往。師曰、我心非止。脇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脇曰、汝非諸佛。師曰、諸佛亦非。脇印可度之。○傳燈錄一、十二祖馬鳴大士見富那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富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富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馬曰、此是鋸義。富曰、彼是木義。富復問曰、鋸義者何。馬曰、與師平出。馬又問曰、木義者何。富曰、汝被我解。馬乃豁悟。十二、馬鳴大士、傳燈錄一、第十二祖馬鳴大士、波羅奈國人也。○脇比丘付法於富那奢而涅槃。富那奢一時在閑林思惟、有一大士名馬鳴、智慧淵鑑、凡所難問、無不摧伏。起大憍慢、草芥羣生。富那奢知其可化、與彼論二諦之義、使彼屈伏。遂爲弟子。富那奢既涅槃、乃遊行敎化於華氏城。建大法幢、摧滅邪見。作妙伎樂、名喇吒啝羅。其音清雅哀婉、宣說苦空無我之法。時城中五百王子開悟出家。後在月支國度脫無量人民。詳見付法傳五。○有大心大行名大士。菩薩之異稱也。以其說法、能使諸餓馬悲鳴、故名馬鳴大士。十三、迦毘摩羅尊者、傳燈錄一、第十三祖迦毘摩羅、華氏國人也。○迦毘摩羅、摩揭陀國人。初爲外道、有三千弟子。與馬鳴談論、爲馬鳴屈伏。遂爲馬鳴弟子。於南天布法。見佛祖統記。十四、龍樹大士、傳燈錄一、第十四祖龍樹大士、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大士名阿周陀那。佛滅後七百年、出世於南天竺。爲馬鳴弟子迦毘摩羅之弟子。提婆菩薩之師也。入龍空竊大華嚴經、開鐵塔傳密藏。顯密八宗之祖師也。以龍成道、故以龍配字。見本傳。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傳燈錄二、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國人也。又曰、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因謁龍樹。知是智人。令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

前。提婆觀之。乃以針投。契於龍樹。卽爲法嗣。○付法藏傳六、尊者、其初託生南天竺土婆羅門種。尊貴豪勝。由毀神眼、遂無一目。因卽號曰迦那提婆。**十六羅睺羅多尊者、**傳燈錄二、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迦毘羅國人也。○尊者行化至室羅城金水河、告衆曰、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三七日後方從定起。與之辨論定義。難提心意豁然。祖遂付以法眼。見佛祖歷代通載。**十七僧伽難提尊者、**傳燈錄二、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室羅閥城寶莊嚴王之子也。○尊者出家後至大石窟安坐入定。及從定起。十六祖問之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有何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祖詰之。尊者豁然、卽求度脫。見佛祖正宗道影一。**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傳燈錄二、第十八祖伽耶舍多、摩提國人也。○十七祖既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見一童子。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尙幼、何言百歲。童曰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尊者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答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卽付尊者以大法。見佛祖正宗道影一。**十九鳩摩羅多尊者、**傳燈錄二、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十八祖至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尊者問曰、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尊者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叩其門。尊者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尊者知祖異人、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今汝値吾。應斯嘉運。於是尊者發宿命智、投祖出家。見佛祖歷代通載。**二十闍耶多尊者、**傳燈錄二、第二十祖闍耶多、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道無量。又曰、二十祖闍耶多尊者遇鳩摩

入國。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鳩摩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縱經萬劫、亦不磨滅。時闍耶多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耶多夙慧頓發。○尊者得法後以法付婆修盤頭。卽於座宴然歸寂。見佛祖正宗道影一。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傳燈錄二一、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羅閱城人也。尊者一食不臥、六時禮佛。爲衆所歸。二十祖至彼問其衆曰、此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勤、何故不可。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尊者聞之、遂發無漏智。祖乃付法。見佛祖正宗道影一。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傳燈錄二一、第二十二祖摩拏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二十一祖至彼國。王問之。祖云今王國有二師化導。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遂捨之作沙門。祖遂付以大法。見佛祖正宗道影一。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傳燈錄二一、第二十三祖鶴勒那、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尊者常有鶴衆相隨。問二十二祖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既得法、行化中印土。付法師子而寂。見佛祖正宗道影一。

二十四、師子尊者、

傳燈錄二一、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中印度人也。○尊者游化至罽賓國、付法與婆舍斯多後。王曰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曰可施我頭。曰我身非有、何悋於頭。王

卽揮刃斷尊者頭、白乳湧出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見佛祖正宗道影一。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傳燈錄二、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也。〇尊者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見佛祖歷代通載七。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傳燈錄二、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南印度得勝王之太子也。〇尊者既得法於二十五祖、至東印度。彼外道師長爪梵志恐王遷善、尊者至、以爲魔。王問尊者師來何爲、尊者曰、將度衆生。梵志不勝其怒、卽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見佛祖歷代通載八。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傳燈錄二、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印度人也。〇二十六祖至東印度、與王同車而出。見丐者纓絡童子稽首於前。謂王曰、此童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爲宿因與祖同居、祖轉甚深修多羅、尊者演摩訶般若故、卽名之曰般若多羅。而付以法。後尊者往南天竺香至國度王之第三子菩提多羅。見佛祖歷代通載八。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原註、此土是爲初祖。〇傳燈錄三、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〇尊者本名菩提多羅。遇二十七祖付法後、改名爲菩提達磨。梁普光元年泛海至廣州。武帝迎之至建業。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有何功德。磨曰、無功德。帝曰、何云眞功德。磨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帝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曰不識。帝不悟。遂渡江之魏、止於嵩山之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已。後得慧可。以所得法幷衣鉢付之。見傳法正宗記。

二十九、慧可大師、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武牢人也。姓姬

氏。初名神光。得法後達磨大師改其名曰慧可。爲東土之第二祖。○佛祖歷代通載十、有僧神光者。因神人發起來見師。師端坐不顧。會天大雪、光立雪中至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求何事耶。光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難逢。豈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誨勵、喜不自勝。卽以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復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大同元年十二月、師將示寂。顧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並受袈裟、以爲法信。○佛祖正宗道影一、祖得法已、繼闡玄風。轉授法於僧璨。壽一百七終於莞城。德宗諡大祖禪師。

三十、僧璨大師、第三十祖僧璨大師、在家之姓氏無考。既得法受衣鉢。是爲東土之第三祖、○佛祖正宗道影一、祖謁可祖曰、弟子身纏夙恙、請師懺罪。曰將罪來與汝懺。祖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曰與汝懺罪竟。復示般若讖曰、汝今得法、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及後周、果罹沙汰。祖往來司空山、居無常處。入羅浮、爲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樹下立化。玄宗諡鑑智禪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蘄州廣濟司馬氏。既嗣法於璨大師。是爲東土之第四祖。○佛祖正宗道影一、年十四、禮璨祖曰、乞和尚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祖曰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乎。祖於言下大悟。既得法。住破頭山。永徽中、安坐而逝。越明年、塔戶自開。儀相如生。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三十二、弘忍大師、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後遇信大師得法。爲東土第五祖。嗣化於破頭山。○佛祖正宗道影一、祖蘄州黃梅人。先爲栽松道者。托生於周氏之女。父母惡逐之。女無所歸、乞食里中。及長、里人呼爲無姓兒。路遇信祖問曰、子何

姓。祖曰、姓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曰是佛姓。曰汝無姓耶。祖曰性空故無。信默然、乞爲侍者。女以夙緣、捨之無難色。祖與剃度。後付衣法。遂以學徒委之。授衣法於惠能後、上元元年化去。代宗諡大滿禪師法雨之塔。**惠能是爲三十三祖、**第三十三祖、是東土第六祖。故稱曰六祖。事迹詳前。自六祖後、得法者多。故南嶽青原法海玄策神會等皆以世次而分宗派、不稱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毋、禁止之詞。乖、背也。一彼一此而不相合也。誤、錯誤也。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先天唐玄宗之年號。**八月初三日、**原註、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佛祖統紀三十、先天二年、復歸新州國恩寺。既而示寂。○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六、龍山寺在新興縣南恩龍山。一名國恩寺。唐建。○按新興縣屬廣西肇慶府、唐之新州也。**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述事陳義曰白。○金剛經、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諦、審也。諦聽者、審詳而聽。卽用心聽之意。**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卽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

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卽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金剛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維摩經、直心是道場。○高子遺書、人之生也直、本體也。以直養而無害。工夫也。卽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眞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傳燈錄、福州大安禪師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卽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上堂云、大安在潙山三十來年、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案丈指百丈。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起信論上、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楞嚴經一之下、阿難言我常聞佛開示四衆。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悟性論、若一念心生、卽入三界。一念心滅、卽出三界。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起信論疏上、以無明力、不覺心動、乃至能現一切境等。故言心生種種法生。此則心隨熏動、故云生也。若無明滅、境界隨滅。諸識分別、皆滅無餘。故言心

滅種種法滅。此則心源還淨、故云滅也。〇大智度論十二、復次、如一美色。婬人見之、以爲淨妙、心生染著。不淨觀人視之、種種惡露。無一淨處。等婦見之、妬瞋增惡。目不欲見。以爲不淨。婬人觀之爲樂。妬人觀之爲苦。淨行人觀之得道。無豫之人觀之、無所適莫、如見土木。若此美色實淨、四種人觀、皆應見淨。若實不淨、四種人觀、皆應不淨。以是故、知好醜在心。外無定也。觀空亦如是。

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眞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眞如自性是眞佛。往生論註下、眞如是諸法正體。〇大乘止觀、此心卽自性清淨心、又名眞如。亦名佛性。〇永嘉證道歌、法身了覺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見、爲五見之一。撥無因果之理。謂惡不足恐、善不足好之謬見也。此謬見爲邪之最。局於邪故、因有邪之名也。〇三毒者、貪毒、瞋毒、癡毒。〇婆沙論四十二、問曰、何故名魔。答曰、斷慧命故名魔。復次、常行放逸害自身故名魔。〇魔王名波旬。在他化自在天中、有大力鬼神、嬈亂修行人者。**邪迷之時魔在舍。**迷、迷惑也。舍、以喩自已之一身如屋舍。**正見之時佛在堂。**卽心卽佛、故正見之時自身猶佛之堂。**性中邪見三毒生。**邪見生三毒。三毒與邪見同生於性中。**卽是魔王來住舍。**一著邪見、佛變成魔。**正見自除三毒心。**正見之時、三毒心自然除去。**魔變成佛**

眞無假。貪瞋癡本無實性、若了了見貪瞋癡性、卽是佛性。貪瞋癡外、更無別有實性。故旣具正見、則覓變成佛。法身報身及化身、見上本文。三身本來是一身。三身從一性而出、故云本來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見、性中能自見三身本來一身。卽是成佛菩提因。佛菩提、佛智慧也。本從化身生淨性、從化身而發生自性淸淨法身。淨性常在化身中。自性淸淨法身、常在化身之中。性使化身行正道、性在身中、爲身之主人。故性能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眞無窮。行正道。功報當來、故稱報身圓滿無窮。婬性本是淨性因、婬欲染汚之性、生自性淸淨法身之因地。○維摩經弟子品、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不滅癡愛、起於明脫。注、肇曰、斷婬怒癡、聲聞也。婬怒癡俱、凡夫也。大士觀婬怒癡、卽是涅槃。故不斷不俱。○增一阿含九、蓋屋不密、天雨則漏。人不惟行、漏婬怒癡。蓋屋善密、天雨不漏。人能惟行、卽無婬怒癡。除婬卽是淨性身。除去婬性、卽淨性。性中各自離五欲、釋氏要覽下、五欲謂色聲香味觸也。○大藏法數止觀云、五塵非欲、而其中有味、能起行人需欲之心。故言五欲。常能牽人入諸覓境故也。○又五欲者、一財、二色、三飲食、四名、五睡眠。見華嚴大疏二十七、三藏法數二十四。○離五欲者、遠離五欲過失也。○起信論、以知法性、無染離五欲過故。隨順修行尸羅波羅蜜。見性刹那卽是眞。今生若遇頓教

修心訣云，頓悟者，凡夫迷時，四大爲身，妄想爲心。不知自性是眞法身，不知自已靈知是眞佛也。心外覓佛，波波浪走。忽被善知識指爾入路，一念迴光。見自本性，而此性地，原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卽與諸佛分毫不殊，故云頓悟也。

門、禪宗卽頓教法門。忽遇自性見世尊。見本原自性天眞佛也。渾同而曰見世尊者、千佛萬佛原是一佛故也。○修心訣云、頓悟者、凡夫迷時、四大爲身、妄想爲心。不知自性是眞法身、不知自己靈知是眞佛也。心外覓佛、波波浪走。忽被善知識指爾入路。一念迴光、見自本性。而此性地、原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卽與諸佛分毫不殊、故云頓悟也。若欲修行覓作佛、向外馳求。不知何處擬求眞。各自本具心佛。欲修行而得者、終無是處。若能心中自見眞、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眞。○高子遺書一、心中無絲毫事、此爲立本。有眞卽是成佛因。高子遺書一、無雜念慮、卽眞精神。去其本無、卽吾固有。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覓佛、不知佛在起心之中、是爲不見自性。起心總是大癡人。卽起心便是癡毒。○傳心法要下、起心向外求者、名爲歌利王愛遊獵去。心不外遊、卽是忍辱仙人。身心俱無、卽是佛道。頓教法門已今留、救度世人須自修。此言雖云救度世人、然世人要須自修。報汝當來學道者、當來、當世來世也。不作此見大悠悠。此見、指頓教法門而言。悠悠、悠忽度日、無精進工夫也。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劉向說苑、鮑叔死。管

不修善不造惡。是言善惡兩邊皆不取捨，幷非如鄉原。斷見聞，心無著，是屏絕諸緣。幷非斷滅頑空。仍歸結到菩提自性。本來淸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即心即佛。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勿忘勿助。此與中庸末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曰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是一樣意思。

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受人弔問、問終曰弔。〇親友鄰里聞訃、往喪家問之曰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佛弟子不當受弔問與著孝。亦非正法。弔問著服、非如來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大集經曰、一切衆生、心性本淨。心本淨、故煩惱諸結不能染着。猶如虛空。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兀兀、不動貌。騰騰不造惡。騰騰、自在無所爲貌。寂寂斷見聞。寂寂、安靜貌。斷見聞、斷之於安靜之中也。蕩蕩心無著。坦坦平平、心無所住。〇馬祖云、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方喚作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皆屬造作。更向外馳、去家轉疎轉遠。一念妄想、便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是除生死根本。卽得法王無上珍寶。〇傳心法要下、誌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敎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爲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爲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卽此身心是自

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祇是隨意而生。經云、菩薩有意生身是也。忽若未會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高麗普照禪師修心訣云、行住坐臥、或語或默、或喜或怒、一切時中、一一如是。似虛舟駕浪、隨高隨下。如流水轉山、遇曲遇直。而心無所知。今日騰騰任運。明日任運騰騰。隨順衆緣、無障無礙。於善於惡、不斷不修。質直無僞。視聽尋常。則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遣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端坐、猶言正坐也。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奄然、忽然也。○釋氏要覽下送終篇、釋氏死謂涅槃、圓寂、歸眞、歸寂、滅度、遷化、順世。皆一義也。隨便稱之。○大乘義章、菩薩後時、遷化他土。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爾雅、蝃蝀、虹也。白虎通、天弓虹也。○虹者、太陽光線與水氣相映、現於天空之彩暈也。○禮記、君子比德於玉、氣如白虹、天也。○國策、聶政之刺韓傀、白虹貫日。○屬、連屬也。林木變白。涅槃經、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般涅槃。入涅槃已、其樹卽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禽獸哀鳴。十一月、卽先天二年、是時已改開元元年。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眞身、莫決所之。廣州之官僚欲迎六祖眞身往法性寺、韶州之官僚欲迎六祖眞身往寶林寺、新州之官僚欲卽安六祖眞身於國恩寺。故云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

龕、塔也。塔下室也。此神龕非指塔與塔下室而言。乃指禪龕而言也。俗謂供佛之小室曰佛龕、亦其類也。杜甫詩、禪龕只㝛如。○案、龕形如轎。三面合木。一面爲戶。禪者端坐於中習靜。禪堂中恒置之。**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即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香泥、以香末擣如泥也。○通載十一慈恩玄奘示寂下云、俄、異僧奉栴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塗法師之體。又後分涅槃下、即以香泥香水、灌洗如來金色之身。**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鐵葉、鐵片也。**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王維、柳子厚、劉禹錫、及宋兵部侍郎晏殊等俱有碑記。晏殊碑記文今佚。**師春秋七十有六。**春秋、年齡也。一年一春秋。○國策、君之春秋高、而封地未定。○漢書、春秋鼎盛。○大師降誕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示寂於玄宗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歷太宗、高宗、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六朝。實得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傳法正宗記七、大鑒所出法嗣、凡四十三人。其一曰西印度堀多三藏者。一曰韶陽法海者。一曰廬陵志誠者。一曰匾擔山曉了者。一曰河北智隍者。一曰鐘陵法達者。一曰壽州智通者。一曰江西志徹者。一曰信州智常者。一曰廣州志道者。一曰廣州印宗者。一曰清源山行思者。一曰南嶽懷讓者。一曰溫州

玄覺者。一曰司空山本淨者。一曰婺州玄策者。一曰曹溪令韜者。一曰西京光宅慧忠者。一曰荷澤神會者。一曰韶陽祇陀者。一曰撫州淨安者。一曰嵩山尋禪師者。一曰羅浮定眞者。一曰南嶽堅固者。一曰制空山道進者。一曰善快者。一曰韶山緣素者。一曰宗一者。一曰秦望山善現者。一曰南嶽梵行者。一曰并州自在者。一曰西京咸空者。一曰峽山泰祥者。一曰光州法淨者。一曰清涼山辯才者。一曰廣州吳頭陀者。一曰道英者。一曰智本者。一曰清苑法眞者。一曰玄楷者。一曰曇璀者。一曰韶州刺史韋據者。一曰義興孫菩薩者。**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摩所傳信衣、**原註、係西域屈眴布也。宋高僧傳曰、其塔下葆藏屈眴布鬱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複袷。非人間所有物也。○祖庭事苑三、屈眴、卽達磨所傳袈裟。至六祖遂留於曹溪。又西域屈眴布、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眞相、并道具等、**凡三衣什物一切資助學道之身之具名道具。○華嚴經入法界品寶髻長者章、修無分別功德道具。○釋氏要覽中、道具、中阿含經云、所蓄之物、可資身進道者、卽是增長善法之具。菩薩戒經云、資生順道之具。○天台別傳、衣鉢道具、分爲兩分。**主塔侍者尸之。**尸、主也、主其事也。**永鎭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此皆興隆三寶。**三寶、佛法僧也。雕鑄塑畫等像、佛也。經律論三藏教文、法也。比丘等五衆和合、僧也。然禪宗之所謂三寶、其說則更有進者。傳心法要曰、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爲法。見法故、名之爲佛。佛法俱無、名之爲僧。喚作無

爲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衆求、故無僧。**普利羣生者。**羣生多類之衆生也。○維摩經佛國品。法王法力超羣生。○無量壽經上、求淸白之法、以惠利羣生。○筆削記六、利衆生不出二種。一、令離苦。謂離分段變易二生死故。二、令得樂。謂得菩提涅槃二無上樂故。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開元唐玄宗年號。**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拽。逸列切。爲以手持而引之也。**衆僧驚起、見一孝子**此孝子指衣父母之喪服者言。**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牒、音蝶。訟詞也。**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鞫、音菊。訊囚也。**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後魏汝北郡、北齊改爲汝陰。隋置汝州。明清爲直隸州、屬河南省、民國改爲臨汝縣。**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新羅、國名。三韓之一。建國於西漢之季。至西晉之末、兼併辰韓弁韓。日本神功后來攻、乃結和好。後漸强。取日本之任那府。嗣爲百濟高句麗所侵、乞援於唐、唐出兵滅百濟高句麗、其地以次歸於

新羅、遂統一半島全部、而臣事於唐。五代時、國又分裂。旋爲高麗所滅。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上足、猶言高徒。○傳燈錄五、曹令溪韜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未嘗離左右。祖歸寂、遂爲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聆其德風、詔令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仍敕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於本山。壽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於一切衆生無冤無親、起大慈悲、無彼我之相、平等救度之也。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鎭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頂戴而送者、尊崇法服故。朕謂之國寶。卿指楊緘。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

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六祖又有髮塔在廣州光孝寺佛殿後。六祖初剃度時其徒爲藏髮於此。蓋髮塚也。見廣語。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案神會請王維撰六祖碑銘、令韜與之同時、故得見之。若柳宗元劉禹錫之世、去六祖之遷化、已百餘年矣。其所撰之碑、決非令韜所及見者。此句有柳劉二人之名、必爲後人竄入無疑。

六祖壇經箋註終

跋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平昔、平生昔日之時也。○杜甫詩、三嘆酒食傍。何由似平昔。皆大乘圓頓之旨。寶積經二十八、諸佛如來正真正覺之道、彼乘名爲大乘。○四教儀集註下、體非漸成、故名圓頓。○同、集解下、三一無差。不從漸次。名爲圓頓。○旨、宗旨也。故目之曰經。輔教編六祖壇經贊、注曰、今大鑑所演是大法要、真正無妄。實可軌持、如如恆常、魔外群邪不能改變。正與佛經無異。固宜以佛經字爲例也。○鐔津文集三、稱經者、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案、或稱壇經、或稱壇記。其弟子所傳之一脈則尊稱之曰壇經。非其一脈所傳、如他宗之弟子等、則稱之曰六祖壇記也。其言近指遠、孟子、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詞坦義明、坦、他亶切、平易也。○案、詞坦易明、卽俗人所云、深入顯出之意。誦者各有所獲。明教嵩公、五燈會元十五、洞山聰禪師法嗣、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也。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法於洞山。後居永安蘭若。蓋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帝覽之嘉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熙甯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至中夜而化。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於世。常讚云、天機利者得其深、列子說符、苦皐之所觀、天機也。○莊子內篇大宗師、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天機鈍者得其淺。天機二句、見明教大師輔教編六祖壇經贊。誠哉言也。余初入道、有感於

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後漢書八十禰衡傳、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剌字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謝鞶洲文海披沙八。對書曰校。劉向別錄、校書一人、持本一人、對讀若怨家然。故云讎。訛者正之、訛、僞也、謬也。○正其不正曰正。○論語、就有道而正焉。略者詳之、鄭玄古文眞寶序、繁者芟之、畧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按古本及宋本。無機緣第七篇題。只第十南北二宗見性門中載法達智常等三四輩。今本機緣七々、係尼無盡藏、法海、智通、志道、乃至方辨等十有餘人、請益機緣。故云增入、卽宗寶所加添也。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庶幾、近辭也。○易繫辭下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道。事物紀原六、唐明皇開元二年、置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也。○萬世統譜二十、元雲從龍、文昌人、進士、仕元爲行省參政。撫綏有功。兵民悅服。一日過山房、山房、隱者之書室也。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鋟梓、鋟、音寢。刻也。梓、木名。○公羊傳、鋟其板。顓爲流通。顓、與專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絕。或曰、達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盧祖六葉正傳、六祖姓盧氏、故名盧祖。又云盧居士。禪家或稱之曰老盧。○葉、世也。六葉卽六世。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經非文字也。達摩單傳

直指之指也。（禪家之宗旨、不依於經論文句、單傳心印之謂也。○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機、遂泛海而來。單傳心印。○祖庭事苑、傳法諸祖、初以三乘教乘兼行。後達磨祖師單傳心印、破執顯宗。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不立文字、失意者多矣。往往謂屏去文字以默坐爲禪。斯直吾門之啞羊耳。且萬法紛然、何止文字不立者哉。殊不知道猶通也。豈拘執於一隅哉。故卽文字、文字不可得。文字既爾、餘法亦然。所以爲見性成佛也。豈待遺而後已。）南嶽（懷讓禪師。）青原（行思禪師。）諸大老、嘗因是指以明其心。復以之明馬祖（道一禪師。）石頭（希遷禪師。）諸子之心。今之禪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問者唯唯、（文選十一西都賦、賓曰唯唯。注、唯、應敬之詞也。○漢書註、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再拜謝曰、予不敏、（孝經、參不敏。吳氏註、不敏、猶言遲鈍。）請併書於經末、以詔來者。（詔、之笑切、告也。又教導之辭也。○來者、將來之後學也。）至元（按至元。元世祖年號、辛卯、二十八年也。）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南海、縣名。隋以番禺改置。唐宋因之。明清時與番禺縣並爲省治。民國徙治佛山鎭。屬廣東粵海道。○宗寶或云未詳。或云卽韶州南華寺住持。南華寺元朝曰花果院。案藏本題下云、風旛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蓋宗寶卽廣州南海縣法性寺住持。故曰南海釋宗寶也。○緒而論之曰序。文集之後序曰跋。）

六祖能禪師碑銘 見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七

唐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唐開元間擢進士第一。遷尚書左丞。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抓居二十年。卒後。代宗求其樂章。其弟縉、集數十百篇上之。

無有可捨。 智度論四十九、云何菩薩捨一切所有。不惜內外諸法故。是名捨一切所有。案今翻進一層、故云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 智度論八十二、色等法無住處、如地住於水、水住於風、風住於空、空無所住。以本無住處故、一切都無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 離眞如之理體、有爲之諸相、謂之寂。今翻進一層、故云離寂。○壇經、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乘化用常。** 莊子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陶潛歸去來辭、聊乘化以歸盡。○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在百法而無得。** 百法猶言萬法。以表示法門之衆多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於法實無所得。**周萬物而不殆。** 易繫、知　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老子、知止不殆。又云、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鼓枻海師、不知菩提之行。** 鼓枻海師者、指經中每言入海採寶之謂。不知菩提之行者、指禪宗卽衆生煩惱示諸佛智體之謂也。意謂入海採寶者、不識本有家珍、至尊至貴、而能出生無量衆寶。向外馳求、何異懷寶迷邦、騎牛覓牛。須知貪瞋痴之實性、卽是佛性。若能徹悟此三佛性、則覓貪瞋痴了不可得。當體卽是眞

戒眞定眞慧、亦無眞戒眞定眞慧之相可得。**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卽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爲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女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女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女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卽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女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女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則知法本不生、**心經、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因心起見。**俱舍論二、決擇名見。**見無可取、**三藏法數十八、邪見分別名之爲見。所謂身見邊見等。因見取著、故曰見取。**法則常如。**傳心法要下、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如卽無生。如卽無滅。如卽無見。如卽無聞。○金剛經、如如不動。**世之至人、**莊子、逍遙遊、至人無已。**有證于此得無漏不盡漏、**道心如完器、妙理猶淨水。一切煩惱、破壞道心。迷失妙理。猶如破器不能停淨水。識其過失、名之曰漏。卽欲漏有漏無明漏也。四果永盡、名曰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華嚴經、何等爲有爲法、所謂欲界、色界、無色界、衆生界。何等爲無爲法、所謂虛空、涅槃、數緣滅、非數緣滅、緣起法性住。**其惟**

我曹溪禪師乎。廣東志、曹溪在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三十五里。合湞水、又南流。入英德縣界。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僧智藥三藏。泛船至廣、經谿口。聞水香、掬而嘗之。曰、此水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謂此地宛然西天寶林也。預記後一百七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演法。唐儀鳳間、僧惠能居此。惠識爲南宗六祖。衣鉢與眞身俱存。元和十年、賜謚曰大鑒禪師。塔曰靈照。開寶間、賜名南華禪寺。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虛假者、不實之義。無實體也。補行五之三、假者只是不實爲義。○不生族姓之家。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諸侯以氏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法無中邊、中者中道。邊者邊際。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于兒戲。論語注、習於善則善。利根發于童心。涅槃經、一切衆生。凡有三種。所謂利根、中根、鈍根。○左傳、昭公猶有童心。不私其身、臭味于畊桑之侶。左傳、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杜預註、言同類也。○案此句指六祖賣柴等事。○壇經云、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苟適其道、羶行于蠻貊之鄉。莊子、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論語、言忠信、行篤謹、雖蠻貊之邦行矣。○案此句、指六祖未出家前作南海百姓也。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傳燈錄、宏忍大師、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願竭其力、論語、事父母能竭其力。

卽安于井臼。案此句指六祖腰石舂米事。○壇經云、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素刳其心**、莊子天地篇、夫子曰、夫道覆載天地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獲悟于稊稗**。莊子知北遊篇、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在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魏書釋老志、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劉孝標世說、註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眞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爲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共聽一音之法**。一音指如來說法之聲音也。○維摩詰經、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涅槃經、一切衆生。種種形類。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佛以一音而爲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各各嘆言、如來今日爲我說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論語、起予者商也。**退省其私**。論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迥超無我**。金剛經、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黃蘗傳心法要卷上、學道人莫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爲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

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淸淨。○智度論三十一、無常苦空故無我。不自在故無我。無主故名無我。諸法無不從因緣生、從因緣生故無我。無相無作故無我。假名字故無我。身見顚倒故無我。斷我心得道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楞伽經、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內外性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譬如羣鹿、爲渴所逼、見春時炎、而作水想、迷亂馳趨、不知非水。**尚求飛鳥之跡**。涅槃經、如鳥飛空、跡不可尋。○華嚴經、了知諸法性寂滅、如鳥飛空無有跡。**香飯未消**、維摩詰經、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居衆會前、化作菩薩、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少法者、得弘大道。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受佛威神力、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慈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弊衣仍覆**。用法華經信解品故事。**皆曰升堂入室**、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測海窺天**。東方朔答客難、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謂得黃帝之珠**、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堪受法王之印**。法華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安隱衆生、故現於世。汝舍利弗、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義本周易謙卦。**天何**

言哉、論語、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與仁豈敢。論語、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弗如。弗、唐文粹作不、句見論語。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增一云、如來所著衣、名曰袈裟。此袈裟衣者、從色得名。○慧苑音義上、袈裟具云迦邏沙曳、此云染色衣。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也。○案此祖師袈裟、自達磨傳二祖、依次傳至六祖、六祖止而不傳者也。而謂之曰、唐文粹無而字。物忌獨賢、詩、我從事獨賢。人惡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吾、唐文粹作予。禪師遂懷寶迷邦、懷寶迷邦本出於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今借用之、以爲懷寶於迷惑之方也。銷聲異域。晉書儒林傳、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衆生爲淨土、淨土、聖者所住之國土也。○攝論八、所居之土、無於五濁、如彼玻璃珂等、名清淨土。○大章義章十九、經中或時名佛地、或稱佛界、或云佛國、或云佛土、或復說爲淨剎、淨首、淨國、淨土。○案衆生是最穢之物、翻進一層言之、淨穢平等、而卽衆生爲淨土也。雜居止于編人。編人、謂平民編入戶口冊者。○史記、況西夫編戶之民乎。世事是度門、案、世事是最煩瑣之物。然煩惱淸淨、本是一體。卽世事而爲度人之門徑也。混農商于勞侶。○維摩經弟子品、爲與衆魔共一手。作諸勞侶。○大日經疏、若離如是實相印、餘皆愛見所生。與天魔外道、作諸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傳燈錄、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尙、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州、謁忍大師。後於法性寺、

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爲傳法師。**講涅槃經。**涅槃經有小乘大乘二部。小乘之涅槃經、西晉白法祖譯。大乘之涅槃經、有南北二譯。其四十卷者、稱北本涅槃。北涼曇無讖譯。三十六卷者、稱南本涅槃。劉宋之慧觀等將前經整治而成之也。此所講之涅槃經、爲大乘之涅槃經。**禪師聽于座下、**善住意天子所問經、天子問何等比丘得言禪師。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此禪師者、於一切法、一行思量、所謂不生。若如是知、得爲禪師。○三敎指歸一、修心靜慮曰禪師。○座下、上座之下也。言坐於住持之下。**因問大義。**大義、謂經之要義也。○漢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質以眞乘、**眞乘、眞實之敎法也。○秘藏寶鑰上、作還慢如眞乘寂。○釋書智藏讚、漢人始得耳眞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禮、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乃嘆曰、化身菩薩在此。**大藏一覽金光明最勝王經云、一切如來有三種身。化身、應身、法身。如是三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爲諸衆生、修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慧眼。**翻譯名義、眼有五種、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四法眼、五佛眼。肉眼、見近不見遠。見前不見後。見外不見內。見晝不見夜。見上不見下。得慧眼、不見衆生、盡滅一異相。捨離諸著、不受一切法、智慧自內滅。是名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挂衣、**案此言印宗奉裙衣而爲六祖掛之於身也。○釋氏要覽、寄歸傳云、西國出家、具有聖制。諸有發心出家者。師乃問諸難事。難事既無、許之攝受、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爲授五戒。方名鄔波索迦。此人創入佛法之基、七衆所攝也。師次爲辨縵條僧脚崎下裙濾羅鉢等。方請阿遮梨爲剃髮師。親

爲著下裙、次與上衣頂戴。受著已。授與鉢器、授十戒。此名寃羅末尼羅方成應法。爲五衆攝、堪消施利。**親自削髮**。案、奉爲挂衣二句、指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印宗法師普會四衆爲師薙髮事。○壇經云、於是爲惠能剃髮、願事爲師。○**于是大興法雨**、涅槃經、雨大法雨、普潤衆生。華嚴經、佛於一一刹那中、普雨無邊大法雨。**普灑客塵**。維摩詰經、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僧肇註、心過外緣、煩惱橫起、故名客塵。**乃敎人以忍**。瑜伽論、云何名忍、自無憤勃、不報他怨。故名忍。○大乘義章九、慧心安法、名之爲忍。○三藏法數五、忍卽忍耐、亦安忍也。**曰、忍者無生**。最勝王經一、無生是實、生是虛妄。○梵網經上、伏空假、會法性、登無生山。○垂裕記二一、無生寂滅、一體異名。○仁王經良賁疏、言無生者、謂卽眞理。智證眞理、名無生忍。○天台觀經疏、無生忍是初地初住。**方得無我**。金剛經、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大乘義章、法無性實、故曰無我。又云若非我體、故名爲無我。**始成于初發心**。初發心者、初發求菩提之心也。初發心有四十一義。一、是心不雜一切煩惱。二、是心相續不貪異乘。三、是心堅牢、一切外道無能勝者。四、是心一切之衆魔不能破壞。乃至四十一、是心相續也。見十住毘婆沙論一。**以爲敎首**。爲受敎之起首。亦爲施敎之起首也。**至于定無所入**、謂初則入定、次則住於定、終則至於無定之可入也。極言無所不定、且無定所之可言。**慧無所依**。華嚴經、一切佛法依慈悲。慈悲復依方便立。方便依智。智依慧無礙。慧身無所依。○成唯識論、依謂一切有生滅法。仗因託緣、而得生住。諸所仗託、皆說爲依。如王與臣、互相依等。○案、今進一層言之、故云慧無所依。**大身過于十方**。金剛經、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

卽爲非大身、是名大身。○大身者、對於丈六之小身謂徧虛空之大化身也、○案、非身名大身者、卽眞如之無住、足以包太虛、藏沙界、故云過於十方。○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爲十方。

本覺超于三世。仁王經中、自性淸淨名本覺。卽是諸佛一切智智。○起信論、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說名本覺。○寶積經九十四、三世所謂過去未來現在。云何過去世、若法生已滅、是名過去世。云何未來世、法若未生未起、是名未來世。云何現在世、若法生已未滅、是名現在世。○案、自性淸淨心、歷三世而常存。故云超於三世。

根塵不滅、根指五根六根言。五根者、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六根者、五根加意根也。○塵、指六塵言。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也。

非色滅空。維摩詰經、色卽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僧肇註、不待色滅。然後爲空。○按、色指根塵言、六根六塵不滅於空、故云。

行願無成、法界次第、造作之心能趣於果、名爲行。又云、志求滿足故云願也。

卽凡成聖。十界分凡夫與聖者之二類。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間、天上、爲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爲四聖。見止觀五之一。○凡指六凡。聖指四聖。○案、衆生卽佛、佛卽衆生、故凡夫可成爲聖。

擧足下足、維摩詰經、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敎化衆生。諸有所作。擧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

長在道場。維摩經菩薩品、直心是道場、乃至三十七品是道場。○註維摩經四、肇曰、閑宴修道之處謂之道場也。

是心是情、心爲阿賴耶識之別名。○唯識論三、或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述記三末、梵云質多、此名心也。卽積集義、是心義。以能集生多種子故、說此識以爲心。○情者情識。○智度論二十三、情塵識和合、所作事業成。

同歸性海。眞如之理性、深廣如海、故云性海。如來法身之境也。

○西域記序、廓羣疑於性海。啓妙覺於迷津。**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用法華經化城喩品故事。**窮子無疑、直開寶藏。**法華經信解品、今此寶藏、自然而至。**其有不植德本、**法華經、此諸菩薩非初發意、皆久植德本、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淨修梵行。**難入頓門。**判大乘者、不外頓漸二教。頓教漸教、亦可云頓門漸門。**妄繫空華之狂、**圓覺經、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如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傳燈錄十、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曾非慧日之咎。**華嚴經、譬如日出普照世間。於一切淨水器中。影無不現。普徧衆處、而無來往。或一器破、便不現影。佛子、於汝意云何。彼影不現。爲日咎不。答言、不也。但由器壞。非日有咎。如來智日、亦復如是。前現法界、無前無後。一切衆生、淨心器中。物無不現。心器常淨。常見佛身。若心濁器破、則不得見。**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金剛經、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但諸恒河尙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智度論七、問曰、如閻浮提中、種種大河、亦有過恒河者、何故常言恒河沙等。答曰恒河沙多、餘河不爾。復次、恒河是佛生處、遊行處、弟子現見、故以爲喩。復次、諸人經書皆以恒河爲福德吉河、若入中洗者、諸罪垢惡、皆悉除盡。以人敬事此河、皆共識知、故以恒河沙爲喩。復次、餘河名字屢轉、此恒河世世不轉、以是故、以恒河爲喩、不取餘河。**億劫修行、**探玄記四、西國數法、有三種億。一、百萬。二、千萬。三、萬萬。○劫、遠大之時也。○案、

億劫修行、猶三大僧祇劫修行之意。**盡大地墨**。法華經化城喩品、大通智勝如來、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假使有人磨以爲墨、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於汝意云何。是諸國土、若算師、若算師弟子、能得邊際知其數不。**不如無爲之運**、涅槃經、有爲之法、則有壞滅。無爲之法、無有壞滅。**無礙之慈**。華嚴經、世間無礙淸淨慈、放大光明平等普照故。**弘濟四生**、四生者、一胎生、如人獸等。二卵生、如鳥等。三濕生、如蟲等。四化生、如諸天地獄及劫初之衆生等。詳俱舍論八。**大庇三有**。頌疏界品、名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遁麟紀一、一本有、現生之身心。二當有、未來之身心。三中有、受於本有與當有中間之身心。欲界之生死、必有中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法華經序品、名聲普聞無量世界。**泉館卉服之人**、泉館、卽淵館也。槃館、於重淵之下、猶言穴居也。唐高祖諱淵、故唐人改淵爲泉。如陶淵明改爲陶泉明之類。○書經禹貢、島夷卉服。○後漢書南蠻傳贊、鏤體卉衣。註、卉衣、草服也。**去聖歷劫**。聖指釋迦牟尼言。○劫見前。**塗身穿耳之國**、後漢書、東夷傳、挹婁古肅愼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南史林邑國、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沈瑩臨海水土志、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航海窮年**。顏延年曲木詩序、棧山航海。踰軼沙漠之貢

無錫丁氏藏版

府無虛月。○莊子、引以蔓延、所以窮年。**皆願拭目于龍象之姿、**拭目、謂有所欲見之事、恐目力不及而預拭之、以詳爲觀察也。○智度論三、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阿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也。**忘身于鯨鯢之口。**鯨、海獸名。居海洋中。外形如魚、實獸類也。大者長六七十丈。○鯢、兩棲動物之最大者、長者至四尺餘。以魚爲食。或云、鯨之雌者爲鯢。此言願見六祖者寄跡於韶州。謂海濱爲鯨鯢之鄉之意。**駢立于戶外、**駢、並也。駢立並立也。○莊子、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趺坐于牀前。**趺坐、結跏趺坐也。○慧琳音義八、結跏趺坐畧有二種、一曰吉祥、二曰降魔。凡坐皆先以右趾押左股、後以左趾押右股、此即左押右、右手亦在左手上、名曰降魔坐、諸禪宗多傳此坐。其吉祥坐、先以左趾押右股、後以右趾押左股、令二足掌仰於二股之上、手亦右押左、安仰跏趺之上、名吉祥坐。**林是旃檀、更無雜樹。**涅槃經、如旃檀林。純以旃檀而爲圍繞。○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嗅此旃檀、然於一株、四十里內、同時聞香。**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維摩詰經、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西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白。言梔子翦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瞻蔔花也。**皆以實歸、**莊子德充符、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王巾頭陀寺碑文、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多離妄執。**妄執、虛妄之執念也。○法華經方便品、深著虛妄法、堅受不可捨。○釋門歸敬儀中、無始妄習執見。**九重延想。**離騷、君之門兮九重。○未敢直指君言、故以門爲說。意則指君也。**萬里馳誠。**

思布髮以奉迎、過現因果經云、善慧仙人、既授記已。佛經行處、而地濁濕。善慧卽脫所著鹿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覆之。佛踐而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爲難。必如我也。○大般若經、我於往者然燈佛時、蓮花王都四衢道首。見然燈佛、獻五莖花。布髮掩泥。聞正法要。**願叉手而作禮。**瓔珞經、時有菩薩、名曰普照。承佛聖旨、卽從座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法華經、普賢勸發品、受持佛語、作禮而去。**則天太后、**則天太后唐高宗之后、名曌、許州人。初太宗選爲才人。太宗崩、削髮爲尼。高宗時復蓄髮入宮。旋立爲皇后。高宗崩、遂臨朝稱制。死後、謚則天皇后。**孝和皇帝、**唐中宗謚曰孝和皇帝。見唐會要一。**並敕書勸諭、**君主時代、凡諭詔外藩及京外官者曰勅書、亦曰勅諭。**徵赴京城。**劉昫唐書、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迫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關中記、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廬山東林寺慧遠、俗姓賈氏、雁門人。初學儒。二十歲出家。師道安、達大乘之奧旨。嘗集緇素百二十三人、結白蓮社。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寂。壽八十三。見高僧傳六。○廬山記、惠遠居廬山東林寺。送客不過溪。一日與陶淵明道士陸靜修共話、不覺踰之。虎輒驟鳴。三人大笑而別。**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

錢帛等供養。衲、補綴也。百衲言其補綴之多也。○智度論、佛言應著衲衣。○袈裟見前。○**天王厚禮**、春秋、天王狩於河陽。○此天王、指孝和也。**獻玉衣于幻人**。幻人、幻化之人也。○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䗑、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大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女后宿因**、女后、指武后。○宿因、宿世所造之業因也。○華嚴經七十五、宿因無失壞。**施金錢于化佛**。雜寶藏經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自思惟言、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先於糞中拾得兩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又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卽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卌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怪其所以。卽詣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王卽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

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卽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案本是二事。借用合作一事也。

尙德貴物、書、旅獒、不貴遠物賤用物。異代同符。後漢書光武帝紀、同符高祖。至某載月日中、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法苑珠林、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願力。火起焚身。如燈熖滅骸骨無遺。

金身永謝、薪盡火滅。金身、黃金色之身也。○法華經安樂品、諸佛金色百福相莊嚴。○法華經、佛此夜滅度。如薪盡火滅。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

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高呼而延長其聲謂之唱。人無眼目。涅槃經、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嘆、而作是言。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受供養已。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我今永離無上調御、盲無眼目。

列郡慟哭、論語注、慟哀過也。世且空虛、涅槃經、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圍繞。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時諸衆生共相謂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當疾往詣拘尸那城力士生處。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或減一劫。互相執手。復作是言。世間空虛。衆生福盡不善。諸業增長。出世仁者等今當速往。如來不久必入涅槃。復作是言。世間空虛。世間空虛。我等從今無所救護。無所宗仰。貧窮露孤。一旦遠離、無上世尊。設有疑惑、當復問誰。某月

日、遷神于曹溪、涅槃經七、有緣既盡。遷神涅槃。**安座于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靑烏。**章懷太子後漢書註、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靑烏之書也。劉昫唐書經籍志、五行類。有靑烏子三卷、金丞相兀欽仄靑烏先生葬經註、先生漢時人。精地理陰陽之術。而史失其名。晉郭氏葬書、引經曰爲證者。卽此是也。**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涅槃經、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爾時拘尸那城娑羅樹林。其林變白。猶如白鶴。其後分云。娑羅樹林四雙八隻。西方一雙、在如來前。東方一雙、在如來後。北方一雙、在佛之首。南方一雙、在佛之足。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寶牀、於其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般涅槃。其娑羅林東西二雙、合爲一樹。南北二雙、合爲一樹。垂覆寶牀。蓋於如來。其樹卽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枝葉華果皮幹。悉皆暴裂墮落。漸漸枯悴。摧折無餘。**嗚呼、大師至性淳一、**淳一、淳樸專一也。**天姿貞素。**貞素、守正樸素也。**百福成相、**涅槃經、菩薩摩訶薩、修不殺戒。有五種心。謂下中上、上中上、上上、乃至正見、亦復如是。是五十心、名初發心。具足決定。成五十心、是名滿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於一相。如是展轉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淸淨身。○華嚴經、願一切衆生。得上妙莊嚴相。以百福相、莊嚴其身。○新婆沙論云、問如契經、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何謂百福。答曰、此中百思。名爲百福。何謂百思。謂如菩薩造作增長足善住相業時。先起五十思。修治身器。令淨調柔。次起一思。正牽引彼後。復起五十思。令其圓滿。譬如農夫、先治畦隴。次下種子。後以糞水而覆漑之。彼亦如是。始足善住相業。有如是百思莊嚴。乃至頂上烏瑟膩沙相業。亦復如是。由此故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衆妙**

會心。法華玄義一、妙者褒美不可思議之法也。○法華遊意、妙是精微深遠之稱。○大日經疏一、妙名更無等比、更無過上義。○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經行**旋繞於一定之地也。○阿彌陀經、飯食經行。**宴息**宴、安也。息、止也。**皆在正受。**梵語三昧。三正也、味受也。故譯作正受。是禪定之異名。定心離邪亂謂之正。無念無病、納法於心、謂之受。如明鏡之無心現物也。**談笑語言、曾無戲論。**佛遺教經、汝等比丘。若種種戲論。其心則亂。雖復出家。猶未得脫。是故比丘、當急捨離亂心戲論。若汝欲得寂滅樂者。唯當善滅戲論之患。是名不戲論。○華嚴經、永離世間一切戲論。住於諸佛無戲論法。**故能五天重跡、**劉昫、唐書、天竺國。卽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 其都城。周圍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漢書、息夫躬傳、羽檄重跡而押至。陸機辯亡論。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呂延濟註、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百越稽首。**史記、秦王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韋昭曰、越有百邑。服虔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修蛇雄虺、**淮南子、斷修蛇於洞庭。高誘註、修蛇大蛇。呑象三年、出其骨之類。○楚辭、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呑人以益其心些。**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詩經、伯也執殳。○毛萇詩傳、殳長丈二、而無刃。○賈誼過秦論、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知非。**隋書地理志。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

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干寶謂之爲鬼。其實非也。○左傳、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杜預註、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酖、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云、鴆鳥形似鷹。大如鶚。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讖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

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

魏書釋老志、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邱爲行乞。○釋氏要覽、沙門、肇師云、出家之都名也。梵云、沙迦懣曩。唐言勤息。謂此人勤修善品。息諸惡故。又秦譯云、勤行、謂勤修善法。行趣涅槃也。或云、沙門那。或云、桑門。皆譯人楚夏爾。

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

稻田衣、即水田衣之意。水田衣、即袈裟。因衣紋正方、似水稻田之界畫、故名。○十駕齋養新錄、釋子以袈裟爲水田衣。今杭州神尼塔下、有唐杭州刺史盧元輔磨厓刻七言詩、首句云、水田十里學袈裟。

永惟浮圖之法、

圖亦作屠。魏書釋老志、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爲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

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

傳燈錄、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

沙彌。尋往西京受戒。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沉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爲頓宗。北秀爲漸教。師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九十三。

遇師于晚景、聞道于中年。中、顧本作長、今校從唐文粹本。**廣量出于凡心、**凡心、凡人之心也。**利智踰于宿學。**往生要集上本、利智精進之人未爲難。○宿學、積學之人也。○史記、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雖末後供、**涅槃經二、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陁。與其同類十五人倶。爲令世間得善果故。捨身威儀。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泣墮淚、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邱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爲度無量諸衆生故。世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無護。無歸無趣。貧窮饑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愍。受我微供。然後乃入於般涅槃。爾時世尊告純陀曰、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蜜。時大衆聞佛世尊、普爲大會。受於純陁最後供養。歡喜踊躍。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純陁。汝今現世得大名利。德願滿足。甚奇、純陁、生在人中。復得難得無上之利。善哉純陁、如優曇華。世間希有。佛出於世、亦復甚難。値佛生信、聞法復難。佛臨涅槃最後供養。能辦是事、復難於是。**樂最上乘。**最上乘、佛乘也。○法華經、若諸菩薩。智慧堅固。了達三界。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傳燈錄、師子比邱尊者、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䞋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卽與

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偈者、規定字數句數、以三字乃至八字爲一句、以四句爲一偈。○梵語偈陀、此譯爲頌。梵漢雙擧、故云偈頌。**五蘊本空。**心經、五蘊皆空。○案、五蘊卽色受相行識也。**六塵非有。**心經、無色聲香味觸法。**衆生倒計。**倒、顚倒。計、執計。倒計猶云倒見。**不知正受。**正受見上。**蓮花承足。**以蓮華軟淨、欲現神力、能坐其上、令不壞故。又以莊嚴妙法坐故。又以諸華皆小無如此華。梵天王坐蓮華上、是故諸佛隨世俗、故於寶華上結跏趺坐。坐如是、立亦如是。故云蓮華承足。**楊枝生肘。**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依、俄而柳生其左肘。○王維詩、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柳肘。○蘇軾詩、浮游雲澤嶠、宴坐柳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具 一 休咎、猶吉凶也。○書洪範、曰休徵。曰咎徵。○漢書、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至人達觀。**達觀、意無沾滯也。凡喜怒哀樂、不爲境遇所拘束、謂之達觀。**與物齊功。**莊子齊物論、欲齊物我齊是非齊名實齊多寡齊成虧齊有無齊大小壽夭生死夢覺而一之。**無心捨有。**

有、卽三有等。見前。捨有、捨去有也。**何處依空。**菩薩瓔珞經、一切諸法。亦無所倚。不倚內空。亦不依外空。起信論、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知覺。**不著三界。**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自他化天已下、皆名欲界。以希須樂欲、故名。自初禪至四禪。皆名色界。以未出色籠、故名。四空天、皆名無色界。以只有四陰、無色蘊、故名。法苑珠林、三界、第一欲界。欲强色微、故號欲界。第二色界、色强欲微。故號色界。第三無色界。色絕欲劣、故名無色界。菩薩瓔珞經、攝意常定。心如虛空。不着三界。是謂無行。**徒勞八風。**錦繡萬花谷寶積經、及大毘婆沙論、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爲八風。釋氏要覽佛地論云、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現前誹撥、名毀。不現前讚美、名譽。現前讚美、名稱。現前誹撥、名譏。逼惱身心、名苦。適悅身心、名樂。**以茲利智。**利智見上。**遂與宗通。**其二　楞伽經、我謂二種通。宗通及言說。說者授童蒙。宗爲修行者。**悉彼偏方。**指韶州地方言。**不聞正法。**正法、眞正之道法也。無量壽經上、弘宣正法。◯**俯同惡類。**指韶州民族言。**將興善業。**善業者、身口意三業之善也。如五戒十善等之作業。**教忍斷嗔。**忍見上。嗔、怒也。貪嗔癡爲三毒。故當斷之。**修慈捨獵。**壇經、六祖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之、對曰但吃肉邊菜。**世界一華。**華嚴經、菩薩摩訶薩。以三千大千世界、爲一蓮華現身。徧此蓮華之上、結跏趺坐。**祖宗六葉。**其三　考傳燈錄、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至二十八祖達摩尊者、航海南遊。是爲中華初祖。達摩傳慧可、爲二祖。慧可傳僧

璨、爲三祖。僧璨傳道信、爲四祖。道信傳宏忍、爲五祖。宏忍傳慧能、爲六祖。**大開寶藏。**寶藏、累積珍寶之庫藏也。○無量壽經、無量寶藏、自然發應。教化安立、無數衆生。○法華經信解品、今此寶藏、自然而至。**明示衣珠。**法華經、我等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爲足。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係其衣裏、與之而去。其人醉臥、都不覺知。起以遊行。到於他國。爲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便以爲足。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月日、以無價寶珠、係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爲癡也。**本源常在。**禪源諸詮一、圭峯云、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稱爲禪那。此性是禪之本源。**妄轍遂殊。**此句言妄情一動、則向外馳求、遂與本源殊異也。然捨妄非本源、妄卽是本源、故本源常在之下接以此句。**過動不動。**動不動者、動與不動也。○佛遺教經、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離俱不俱。**俱不俱者、俱與不俱也。○楞伽經、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惡見妄想。○成唯識論、依止根本識。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如波濤依水。**吾道如是。**莊子、吾示子乎吾道。○家語、吾道非乎。○勝鬘寶窟上本、印述之辭。如是如是、誠如聖教。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資持記上一之一、如是者指示之詞。**道豈在吾。**其四**道遍四生。**四生見上。**常依六趣。**趣、趣住之意。衆生因業因而趣住之處也。六趣者、卽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間天上。**有漏聖智。**小乘阿羅漢辟支佛證有餘依涅槃。有餘依涅槃者、餘此有漏之依身。○阿羅漢爲四聖中聲聞之極果、故云聖。○聲聞緣覺得一切

智、故云有漏聖智。**無義章句。**義、道理也。意味也。○頓悟入道要門論、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案、此句言章句中無義理也。**六十二種。**六十二種者、指六十二種見而言。○毘婆沙論云、六十二見者。五蘊中、各起四見。四五二十。三世、各二十。通爲六十。通身、卽是神身異神二見。總爲六十二見。**一百八喩。**法華文句五、譬者、比況也。喩者、曉訓也。託此比彼、寄淺訓深。乃至動樹訓風、擧扇喩月、故言譬喩。○涅槃經二十九、有八種譬喩。五分律一、有波羅夷四喩。金光明經一、有佛壽四喩。法華經有七喩。如來藏經有十喩。維摩經亦有十喩。仁王經有八喩。金剛經有六譬。觀佛三昧海經亦有六譬。要之佛經中之譬喩。指不勝屈。西方言數之較多者、皆括言之而曰一百八。如一百八徧念佛、一百八贊金剛藏王、一百八名陀羅尼經、一百八尊法身契印、一百八名梵讚等。一百八喩、亦其例也。今云**悉無所得。**華嚴經、以智慧月。普照法界。了達一切。悉無所得。○傳心法要下、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卽便是本源自性天眞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所得。無得亦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祗教你了取本心。當下了時、不得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應如是住。**其五 金剛經、應如是住。○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心住何處卽住。答、住無住處卽住。問、云何是無住處。答、不住一切處、卽是住無住處。云何是不住一切處。答不住一切處者、不住善惡有無、內外中間。不住空、亦不住不空。不住定、亦不住不定。卽是不住一切處。只個不住一切處、卽是住處也。得如是住者、卽名無住心也。無住心者是佛心。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唐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解人。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擢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左遷。宗元文章卓異。與韓愈齊名。著有柳州文集行於世。

扶風公、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爲嶺南節度使、扶風人也。○扶風縣名、唐始置。扶風本郡名、漢曰右扶風。此唐置之扶風縣地、本屬於右扶風、故卽以扶風名之、明淸皆屬鳳翔府。今屬陜西關中道。**廉問**廉、察也。○史記秦始皇紀、始皇曰、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宋史夏守贇傳、詔守贇往察之。守贇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嶺南**唐分十道。嶺南道東際海、西極羣蠻、此據五嶺。後分東西二道。今廣東西及安南地。**三年以佛氏第六祖、**佛敎禪宗東來後、衣鉢相傳凡六世。初祖達磨。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第六祖慧能。○正宗記、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新興人。辭母直造黃梅東山。既得法。回南海法性寺、開東山法門。後歸寶林寺。一日謂衆曰、吾於忍大師處受法要幷及衣鉢。今汝等信根純熟、但說法要、衣鉢不須傳也。次年坐化。塔於曹溪。今南華寺是也。**未有稱號、**北史魏孝明帝紀、詔曰、皇太后撝挹自居、稱號弗備、宜遵舊典、稱詔宇內、以副黎庶烝元元之意。**疏聞于上。**疏、條陳也。卽奏疏。疏通所言之義、故曰疏。○稱皇帝曰上。○史記有今上本紀。**詔謚大鑒禪師。**詔、告也。○漢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死而以行爲謚、始於周代、後代因之。本帝王公卿所用。用

之於出家大德、表尊崇之意也。○比丘之參禪悟道者稱禪師。如講大小乘法者曰法師、宏揚戒律者曰律師也。塔曰靈照之塔塔所以貯舍利者。○釋氏要覽、浮屠、梵語塔婆。此云高顯。今稱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元和、唐憲宗之年號。下尙書祠部、祠部、官名。○魏尙書有祠部、掌禮制。北周始改爲禮部。唐祠部曹掌祠祀天文廟諱僧尼簿籍。符到都府。符、以符爲驗也。唐律有宮殿門符、皇城京城門符、發兵符、傳符等。○都府、節度府也。公命部吏洎洎、音暨。及也。州司功掾。掾音硯。○司功、官名。唐州府佐吏、自錄事參軍外、有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參軍。○掾者、佐貳官之通稱。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幢、傳江切、旌旗之屬。○蓋、車蓋。所以禦雨者。○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生物、生活之物也。○莊子、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詩大雅、本實既撥。誖乖淫流、誖、蒲昧切、又音勃、亂也。莫克返于初。莊子、德至同於初。又云、是謂返其本。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持、扶助之意。持世、扶助世道也。更楊楊朱。墨墨翟。黃黃帝之徒。老老子之徒。益雜、其術分裂。莊子天下、道術將爲天下裂。而吾浮圖

說後出、浮圖、又作浮屠、浮頭。卽佛陀之異譯。佛陀卽佛、浮圖說卽佛說也。推離還源、推離有欲、還之本源。合所謂生而靜者。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氏梁武帝也。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傳燈錄、梁武帝問達磨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計、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空術益顯。空術、指空宗而言、卽禪宗也。如大般若經大智度論等皆是空宗之經論。○案、禪宗是第六度中之般若、非第五度之禪定也。六傳至大鑒。六傳見上。大鑒始以能。能卽耐字。勞苦服役、指腰石舂米。一聽其言、言希以究。老子、希言自然。○究、深也。王弼注、聽之不聞名曰希。師用感動、師指五祖而言。遂授信具。信具、衣鉢也。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特洛切。其可行、乃居曹溪。咸亨末、能住韶州寶林寺。曹溪、韶州地名也。爲人師。會、集合也。會學者。學、學者。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無量壽經上、無爲泥洹之道。○肇論、無爲者、取乎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爲。○莊子、無爲有爲、有爲無爲、而遊於塵垢之外。以空洞爲實、空洞、寬濶而無所有也。○周顗答王導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用卿輩數百人。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

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詳在壇經護法品。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先天二年卒、是歲癸丑、至元和十三年戊戌、爲一百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廣部、指嶺南而言。言六祖去世百有六年中治嶺南而有名聞者不少、皆未能爲六祖疏聞於上。崇六祖以謚號者。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豐、大也。佐、猶助也。其可無辭。言安可無此碑記。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元和五年七月、總自虔州刺史、爲安南都護。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身毒、國名。卽天竺也。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纛、音道。又徒沃切。節戟、纛、翳也。舞者所執。又羽葆幢也。纛、左纛也。以旄牛尾而爲之。來蒞南海。按韓文公祭總文云、於泉於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交州、卽安南都護府。番禺、則南海郡廣州也。與公此碑合。而唐史乃云、總自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略觀察使。誤矣。東坡曰、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還南海、非桂管也。可以正唐史之誤。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噩、音愕。○說文、噩譁訟也。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老、指其寺中之長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摩乾乾、

乾乾不息之貌、○易、乾九三　君子以終日乾乾。**傳佛語心。**楞伽經註解一、佛語心者、卽諸佛所說心法也。○宗鏡錄五十七、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佛語心者、佛所說之如來藏心也。楞伽經一部之所明者、宗如來藏心。故名經之品名爲佛語心品。○楞伽經序文云、昔初祖語二祖曰、此楞伽四卷、可以印心。不數傳後當爲名相之學。

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挹于深。挹、一作揖。**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厖、模龐切。雜也。**合猥。**猥、多也。雜也。**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軼、徒結切。○說文、軼、車相出也。**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音翌。輔也。**王度。**度、法度也。○國語、思我王度。**俾人逍遙。**逍遙、倘佯自得之貌。**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尚書祠部之符、復到都府也。**大行乃誄。**行讀去聲。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以六祖圓寂之初。尚未得謚。而潛德日彰。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曰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也。○誄、謚也。累列生時之德行而稱之曰誄。○論語疏、誄者、猶今行狀。**光于南土、其**

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言告於六祖之祠、陳其碑辭、圖刊之於堅貞之石。永胤不已。胤、異刃切。繼也嗣也。子孫相承續也。○詩、永錫祚胤。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唐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累官至集賢直學士。出爲蘇州刺史。以政績聞於廷。賜金紫服。遷太子賓客。晩年以文章自適。兼工詩。白居易推爲詩豪。有劉賓客集四十卷。

元和唐憲宗年號。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襃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聞、聞之於憲宗也。繇是可其奏。尙道以尊名、尙、庶幾也。同歸善善、公羊傳、君子之善善也長。○穀梁傳、善善樂其終。不隔異教。釋與儒教迹不同、故云異教。一字之襃、華夷孔

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文章之雄也。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名宗元、字子厚。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如來、釋迦如來也。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摩騰、竺法蘭、皆西域高僧。二人同於漢明帝時入中國、居白馬寺、其第一部所翻之經卽四十二章經。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曶爽。曶、音忽。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曶爽、天未明之時也。○漢書、至曶爽、天子始郊。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磨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意珠、如意珠也。○智度論十、如意珠生自佛舍利。若法沒盡時、諸舍利皆變爲如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眞宗者。眞宗、眞實之宗旨也。各宗派自稱所信仰之宗、皆曰眞宗。所謂頓門。佛所教者、不外頓漸二門。頓門卽禪宗。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莊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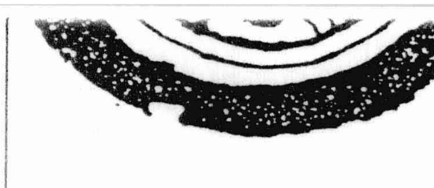
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芻狗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耶。將人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諡。始自蘄蘄、音其。蘄州。之東山從第五師、宏忍大師。得授記以歸。授記者、對於發佛心之衆生。授與當來必當作佛之記莂。中宗使中貴人中貴人、內臣之貴幸者。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初地、爲菩薩乘五十二位中十地之第一。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寶器、指衣鉢言。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瘥其瘖瘖、音陰。口不能言也。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法華經、如來世雄、於法自在。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著於偏空。執有、凡夫之迷情、執有實我實法、謂之有執。執因果之事法、涅槃之妙體、謂之空執。各走其域。我立眞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

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天識、本性也。眞如也。○顏延之庭誥、遂使業習移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史記、留侯云、沛公殆天授。

歷朝崇奉事蹟 附錄

唐憲宗皇帝、謚大師曰大鑒禪師。宋太宗皇帝、加謚大鑒眞空禪師。詔新師塔、曰太平興國之塔。宋仁宗皇帝天聖十年、迎師眞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謚大鑒眞空普覺禪師。宋神宗皇帝、加謚大鑒眞空普覺圓明禪師。具見晏元獻公碑記。

福保謹案、宋晏殊、謚元獻。東都事略稱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作九十四卷、文獻通考載臨川集三十卷、紫薇集一卷。陳振孫云、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一卷、言先元獻嘗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爲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廷、至宰席、爲二府集二十五卷云云。今皆不傳、清四庫館、僅著錄慈谿胡亦堂輯本一卷。文詩各六篇、餘則詩餘也。丁氏善本書室、藏有仁和勞季言增輯原本、今藏江南圖書局。近人李先生之鼎、已將四庫本及勞氏本刻入宋人小集乙編。名曰晏元獻遺文一卷、補編三卷。惟六祖碑記已佚。甚爲可惜、後有得此碑記者、宜爲補入。



十四、法寶壇經解義

民國・許聖可 著





法寶壇經解義卷上

民國　匡山許聖可著

壇經

何名為「法寶壇經」？法者，佛法也，佛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佛。寶者，自性三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也。壇者，道場。經者，法也，常也。言此經為佛，法、僧三寶之道場，一切凡人，能依之修行，必證妙果。經本東土禪宗六祖大師親說，門人法海筆之於書，俾流傳久遠，故名「法寶壇經」。此經為頓教無上法門，一切修多羅經典，皆賴此經為鎖鑰，啓迪智慧，千餘年來，無人註釋，讀者多不了自性。譬猶摩尼寶珠，久埋污泥，其光晦暗，余不敏，得有今日，雖蒙諸佛、菩薩，及六祖大師護念，示導見性，大多出於此經之所賜也。因不揣譾陋，詳為解釋，俾世之讀者，自性自度，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想亦善知識所深喜也。至若見仁見智，各具性根，一乘三車，隨人見解，倘玩索有得，始知此經為最上一乘之道，真不愧為「法寶壇經」也。

東土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說　門人法海錄

何謂東土禪宗？東土即震旦也。考「傳燈錄」我佛釋迦牟尼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傳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名西天二十七祖。尊者又

傳之菩提達摩尊者，為二十八祖，付以大法，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汝當往震旦行化。多羅圓寂，師演道國中，久之，思震旦緣熟，即至海濱，寄載商舶，以梁武帝大通元年，達南海，刺史蕭昂表聞，詔入見，師以最上一乘度武帝，帝不悟，師遂折蘆渡江，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武帝聞師異跡，三詔不至，將示滅，顧弟子慧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大士，展轉以至於吾，今以付汝，汝當護持，並授袈裟以為法信。曰：後二百年，法周沙界，衣止不傳，是為東土初祖。二祖慧可大師，傳三祖僧璨大師，僧璨大師，傳四祖道信大師，道信大師，傳五祖宏忍大師，宏忍大師，傳六祖惠能大師，至六祖而衣止不傳，所謂曹溪法乳，千子齊注，統東西兩土而言，曹溪為三十三祖，單就東土言，故稱曹溪為六祖。云何禪宗又名般若宗？即教外別傳是也。何謂教外別傳？言禪宗之悟道者，不立語言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故曰教外別傳。昔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此時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於汝。此法以心印心，歷代相傳，稱為禪宗焉。惠能大師，詳見本經，說者，言此經為大師親口所宣也。又按六祖大師，弟子至衆，除青

原思、南嶽讓外，法海亦弟子中之首座也。法海曲江人，詳見後文。

自序品第一

自序品者，詳敘六祖當日，在大梵寺說法度生，先自述身世，及得法事意。其中言事者半，言理者亦半。理則頓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事則頓修，直指悟了，自性自度。藉事達理，明理成事，互相顯發，事理始能圓融。明此，則全經義理可以瞭然。茲就事言，可分兩點研究：一者正法眼藏，師師密付。自達摩祖師西來，歷兩百餘年，悉屬單傳，佛法之興，其難如彼。二者自性自度，一切衆生皆可得道，其心卽佛。如六祖大師，旣未受戒，亦不識字，乃一聞經語，頓悟本來。師得法後，首度道明。次及青原南嶽等衆，皆言下契合，了自本心，自修自行，無一不誕登彼岸。二千年唯一單傳之頓教，至是而千子齊注，法周沙界。豈非卽心卽佛，一切衆生皆可得道之明證也歟！至於菩提妙理，隨經文逐分解釋，貫通融會，則知事理無碍，足為真參實悟之階梯，故立自序品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

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

此分專說佛事。言大師自法性寺回至曹溪，刺史韋璩，率官僚入山請師，出至城中大梵寺說法，是為大師開緣度生之始。向後三十七年，悉在寶林演化，卽今韶州城外南華寺也，餘經文自明。

大師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此分專說佛理。言大師於大梵寺講堂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者，此四句為全經主腦，最關重要。其中奧義，廣說一劫不盡，若能明悟，則道貫一切經法。善知識者，謂能了解一切也。菩提自性，本來清淨者，謂世間凡有知覺之衆生，無不各具菩提之性。此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來、不去、不增、不減；一名菩提，亦名如來，亦名佛性。而且無言、無說、無相、無貌、無善、無惡、無背、無面、無名、無字、不在中間，及其內外；猶如虛空，不可得故，與一切法相，了不相應，故曰清淨。世人但能善用此心，卽可見性，直了成佛。此直字最關緊要，因衆生心曲，口是心非，所以不見自性。若能直心，刹那卽見，從此置功，卽可成佛。故楞嚴經云：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始終地

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可與此直字，相互印證也。

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出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住居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卽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曰：「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此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卽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卽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

此分接說佛事。言大師聞客誦金剛經，便卽開悟。復因宿世結有善緣，另蒙一客資助，得以安置母畢，隨往黃梅參叩五祖，是為大師傳佛頓教之始。自大師後，讀金剛經者何止萬億，且有誦至數年或數十年，對於經中義理，仍茫然不解，豈非根器之不同歟！范陽、卽今直隸天津等處，餘經文自明。

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

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

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此分兼說事理。言大師參叩五祖，祖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師曰：惟求作佛，不求餘物。以一樵子，而希冀作佛，寧非千古奇事？然有志竟成，亦以見師之立志，超羣絕倫，後之學者，又安可自畫？祖言：汝是獦獠，若為堪作佛？獦獠，卽語言缺舌，如玀玀之類。意謂汝言語且不通達，焉能作佛？此機鋒語，所以試之也。師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意謂言語不通，為山川所隔，形貌有異，惟衣冠是別。故語有南北之殊，人有獦獠和尚之分。究之言語身形，皆外法相也，與本性毫無關係，若獦獠不能作佛，則西域佛法，亦不合傳至震旦。乃祖師竟西來傳法，則佛性

等無差別可知矣。五祖更欲與語，見左右徒衆太多，乃令隨衆作務。師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不審教作何務？意謂世出世間，所謂大事，無有過於作佛者。心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無上福田，捨此不作，不知更教作何事務也。祖知師已入門，但不便深語，故曰：這獦獠根性大利。囑勿再言，著槽廠去，以俟機緣之至，再為傳授也。師退至槽廠，一行者使令破柴踏碓，至八月之久。一日，祖忽謂師曰：吾思汝之見可用。見者，佛知見也。至此始將囑勿再語，及派往槽廠。作務之故說出。所以如此者，正十分護念之也。衣鉢淵源，心心相印，早基於見面之日，謂非天縱之聖，能如是乎？餘經文自明。

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求？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卽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此分接說佛理。言五祖在未傳衣鉢之前，先囑弟子各作一偈呈閱，以觀各人智慧能否荷擔大法。一日，謂衆曰：世人生死無常，最為大事。汝等終日只求福

田，對於生死苦海，不思量早求出離。設使自己真性迷惑，日顛倒於六塵之中，醉生夢死，則與一切凡夫何異？福豈能求歟？汝等且各自歸房，用本心智慧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智慧性者，卽潙山和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是也。若悟佛法大意，卽將衣法傳付為第六代祖。且自心智慧，不得思量忖度，見性之人，言下須見，雖掄刀上陣，亦能見之，速去毋違。

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卽善，覓祖卽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

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卽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

」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卽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卽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

此分兼說事理。言徒衆以神秀為首座，安心依止，已不希望衣法。神秀既為敎授，且望承佛正統，不得不作偈呈覽。然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用意識思量，轉加懸遠。乃前後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卒至書於廊壁。偈意未脫身心法相，以此見解，欲求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如何可得！五祖引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雖因繪畫圖相而說，實則暗暗針對秀偈而發，以反證秀之尚未見性。然為小根人說此偈亦未可厚非，故曰：依此偈修，免墮惡道，有

大利益。雖不見性，亦可去惡修善，終得成就也。供奉者、執事內廷之人也。楞伽變相、卽楞伽經說佛身三變相也。菩提樹枝幹挺直，以比立身；鏡臺光明，以比存心，然皆不離相也。不得傳佛心印，豈無由哉！餘經文自明。

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卽是真實。若如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

此分藉事明理。言修學人未見本性，不知其中妙理，猶如門外之人不見室內之物。如神秀呈心所見，只到門外，欲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云何無上菩提？卽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譯言無上正等正覺，為修佛乘之極致。佛性卽菩提種子，無有種子，如何結實？故最上一乘，以見佛性，為入門初步，須言下念念自見，始得入門。未入門之先，須將一切前塵虛妄法相、及四大、五陰、六塵

、四相、見、聞、覺、知等，一齊打破，而後本心本性，始能識能見。何以故？本心本性，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故也。且一切時中，必須念念自見，一切萬法無掛無礙。既見本性是真，則一切無不是真。所謂一卽一切，一切卽一。心性旣真，萬境自如如不動。如如之心，卽名真實。能如是見，卽無上菩提之自性也。只此數語，已將修多羅了義包括無遺。奈神秀不悟，祖囑再作一偈，數日不成。明此，則知頓漸優劣之不同矣。餘經文自明。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卽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

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

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卽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此分說理能成事。大師一聞秀偈卽知其不見自性，因亦呈心所見，作偈四句。兩兩對勘，則一在門外，一在門內，昭然若揭。偈意謂：大凡人世間所有一切萬法、無非名相。所謂一名、二相、三分別是也。離却名相，無法可得。菩提樹本來無有，不過假設此名，名為菩提樹。推之明鏡臺，亦復如是，不過假設此名，名為明鏡臺。我本來自性，清清淨淨，無一法可得，無一物可見。無形無相，試問何處有塵埃可惹乎？按六祖此偈，已將五蘊、六塵、十八界，及一切法相身心完全勘破，悟徹本來面目，得入門內，與秀大師所作，迥然不侔。秀師所作猶有身心存在，放不下、擺不脫。既為身心縛束，則生滅心生、菩提心息。一切時中均以意識為主，而不知內外一切法相皆是幻妄。故五祖云：只到門外也。上人者、尊人謙己之詞。沒意智者、不用意識思想，卽般若也。餘經文自明。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

，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衆以為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卽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

此分言事理雙顯。別駕代師書偈已，徒衆總驚，以肉身菩薩喚作獦獠傭役，安得不咋舌稱奇？五祖假說亦未見性，非掩衆人耳目，實護念師耳。汝舂之米已否成熟？師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皆機鋒語。意謂：我已知修道大概，只是欠師指點。篩者、師也。五祖乃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此何意耶？慮別人窺破，暗中謀害也。師會意，遂於三更人靜，潛入祖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

。此佛家神通妙用，有此袈裟遮圍，無異銅牆鐵壁。於是為師講說金剛經，至第十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若離自性，無法可得。遂言何期自性本來獨立、與萬法了不相應、無有對待！故曰：本自清淨。何期自性常不變易、萬劫圓明！故曰：本不生滅。何期自性含裹十方、萬法俱備！故曰：本自具足。何期自性常住寂靜、狀如虛空！故曰：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變化無方、生生不已！故曰：能生萬法。五祖知其已認識本來，遂云：若不識本心、不見本性．學法了無益處。倘能識見自己心性，卽名丈夫，為天人之師而稱佛矣。按大般涅槃經云：若人不明佛性，只名女人。雖女人，若見佛性，亦名丈夫。佛者、覺也。自覺覺他，故稱大丈夫。天人師、佛也。於是乃傳以頓教及心法衣鉢，為第六代祖。並囑善為護念自性三寶，勿使稍受污染。廣度一切有情衆生，勿令佛法斷絕。且說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者、言一切有情衆生悉有佛性。明此佛性，卽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何以能明佛性而下種子？須知因地法行，不生不滅，常住不易。因地既真，結果自然成熟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者、言頑空之人不見自性。譬彼木石，既無性情，豈有佛種？已入斷滅，更何能生起一切善法耶？雖一偈

四句．仍寓對法，真理密意隱示其中，讀者亟宜虛心體會。餘經文自明。

祖復曰：「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

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得出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五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卽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

此分言事理無碍。五祖旣傳法已，復謂：昔日達摩尊者。初到東土，東土之人

，不知信仰。後尊者涅槃時，付囑二祖慧可大師，並傳以袈裟法衣，表示信體。遞傳至師，共為六代。至於本體本心，則師師密付後，使其自悟自解。不特師弟如此，自古佛佛無不如此。傳衣所以表信，若法既周徧，可止而不傳。倘再傳此衣，則生命可慮。師曰：「向何處去?」五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言有地名懷會者，當隱藏止住。是夜三更，將衣鉢付與，且送之至九江驛。（卽今之九江府）。師弟既上船，五祖自搖艣。五祖云：「合是我渡汝。」渡者、度也。亦機鋒語。師答曰：「迷時師度，悟了自度。」言未聞法要之前，迷惑無智，則求師善度；既悟解法要，則當自度。且弟子生在邊方，語言不正，蒙師付以衣法，今後只宜自性自度。五祖曰：誠然！誠然！以後佛法將由汝大行於世矣。汝今努力南去，隨機待時，不宜速對人說，因佛法難起也。師辭別後，兩月之間。至南雄州大庾嶺。隨後已有數百人追逐而來，欲奪祖師所傳之衣鉢。

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粗慥；極意參尋，為衆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

。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惠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明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衆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

此分言僧惠明獨先衆人躡足追尋，至大庾嶺，已及師。師乃將衣鉢擲石上，伏草莽以俟。且曰：此衣表示信體，甯可以暴力奪乎？未幾明至，提掣不動；知衣鉢於己無緣。乃呼曰：行者！行者！（因六祖此時尚未受戒，故稱行者。）我為大法而來，請為開示！師出坐石上，曰：汝當屏息萬緣；不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師曰：汝之自心正當不思善惡之時，那箇卽是汝之本來面目。意謂一切凡夫，妄認緣慮為心，意識為主，殊不知心念一起，卽屬妄覺　覺有、覺無，

卽名二法。如能息念忘慮，非善非惡，卽本心也。故馬祖云：「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淨穢兩邊，俱不依怙，與此意同。那字讀去聲，若讀上聲，作誰字解，卽大錯特錯。惠明聞言大悟，復問曰：除上說密語密意外，尚有密意否耶？師曰：吾所說法、本非是密。汝若能時時返觀內照，密卽在汝之身邊矣。言吾傳汝此法，汝能牢記，自悟自修、自證自行、如洞山所謂：「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故言密在汝邊，汝當善自護念，毋使退轉也。明曰：今蒙指示，如水之冷暖，飲者自知。又問：向何處去？師曰：逢袁則止；遇明則居。乃禮辭而去。回謂趁衆，極力遮攔。言當別道尋求，衆乃止。餘經文自明。

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宏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有二僧論風旛義。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

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惠能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惠能薙髮，願事為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

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此分言師返至曹溪，又被惡人驅逐，知機緣未到。乃至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一十五年。與獵人向機說法，獵人常令守網，見生命盡行放捨。飯時，僅吃青菜。一日，思惟宣揚佛法時機已至，不可再藏，遂至廣州法性寺。即今城內光孝寺，菩提樹猶存。值印宗法師宣講涅槃，有兩僧論風旛何以相動，駁辯不已。師進曰：非風動亦非旛動，乃仁者心動。何以故？心不動，則不見一切萬法，有何風旛可言！此亦禪機也。印宗聞言深解義趣，乃延師至上席徵詢奧義。師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驚曰：某聞黃梅衣法久已南來，莫非即是行者？師曰不敢者、謙詞也。乃出衣鉢示衆。印宗又問：黃梅如何付囑指授？師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以不論？師曰：為是二法。言禪定解脫，自性中皆無所有，故曰二法。佛法者、不二法也。又問何名為不二之法。師曰：法師講涅槃，此經闡明佛性，惟有一乘，無有二乘，所以為不二之法。譬如犯四重五逆及一闡提（失信根之人名一闡提）等，能否斷善根佛性？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言極惡之人能回心向道，亦可成佛，故曰不斷。不特此也，以佛性而言，直無是、非、善、惡、內、外、來、去、動、靜、等相，故名不二。智者能

了達自性無二，卽是佛性。印宗聞說，乃歡喜合掌，歎未曾有。於是為師剃髮，禮拜為師。遂於法性寺．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今日與官紳僧尼道俗得會一堂，皆是過去生中同種善根．始得聞如上頓教，願聞了之後，各自除去疑心，與佛無二。四衆聞法歡喜，作禮而去。

般若品第二

般若者、譯言智慧，與愚迷相待立名，為三世諸佛之母。修佛乘者不知般若，如萬仞宮牆不得其門而入，雖有無量善巧方便示導如來性海，總由般若開悟，解脫蘊處界三，爾乃得見。若海之有航、津之有梁，舍此奚能自度？故立般若品第二。

次日．韋史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

前品已將頓教法門直截了當說出；奈義理精微，不易領悟。此分接言次日韋史君再請大師開示，師乃陞座告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意謂汝等欲

聞大法，須屏息諸緣，一心默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方能領悟吾所說法要。總淨心三字，看似閒文，其實極關重要，不特修般若者宜如此，即不修者亦宜如此。所以者何？一切凡夫不知衣裏明珠，皆由心意不淨，為妄念所覆耳。心非染法，云何不淨？以內緣外擾，甘受驅馳。如清淨止水，雜投塵土，混濁不清。若能斷其外擾，滅其內緣，則心體活潑，自在無礙，不淨自淨，尚何待於修乎！盡一切衆生悉有佛性，菩提般若之智卽由佛性而生。奈自無始劫來，為外境所迷，愈轉愈深，不特不見佛性，並本有菩提般若之智亦蒙昧不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必須假大善知識指示見性，遵而修行，卽是智人。智愚之分，只在迷悟間耳。然則云何修習，得見佛性？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法門，使汝等各得智慧，旣得智慧，則見性不難矣。汝等宜各志心諦聽。

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此分欲開示見性法門。先將一切凡夫及修行人心病揭破，然後再將佛性說出，卽是我本有之自性，非從外得。離卻自性，別無有佛可求。千聖所不便明言者

，六祖吐露罄盡。所以者何？世人求佛法者非不多也，知般若之名及四大皆空．尤比比皆是。甚至參枯禪、看話頭、打機鋒、拜佛誦經，種種作為，到頭一無所成。此何故耶？皆由口說而心不行，縱使讀盡三藏，口若懸河，種種法名無不盡知；乃叩其實際，茫然不解，與說食不飽何異。甚者勦襲語錄，引證經論，高張壁壘，扇揚宗風，知見紛拏，詬病叢生，尤無裨於薰修。故知求佛乘者貴在心行，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何能成就。如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反身而誠，俯拾卽是。何以故？本來自性，卽是真佛。真佛不求，反外求別佛，不亦迷乎？剏本性之外，一切萬法全屬虛妄。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所教者此也。一實二空，乃至五十五位妙菩提路，所欲明者此也。蓋除此之外，無有一法而能建立。有所說法，皆相說也；有所修行，皆徒勞也。故曰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如能明了自性是佛，直心修入，終證妙果，與十方佛無二無別。否則佛自佛，我自我，有何關涉，終如說食不飽。此二語為全經骨髓，凡所講演，無非闡發此二句之義。除此之外，無言可說，卽說亦無關宏旨，最宜細心研求。

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

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

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卽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

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此分說明人之本性，無形無相，含裹十方，無可比擬，惟有虛空差可為喻。因虛空無量無邊，無大小方圓，青黃赤白、上下長短，頭尾背面，亦無瞋、喜、

是、非、善、惡、萬劫常存，無有能破壞者。人之自性亦復如是，空空蕩蕩，雖大無不包，細無不舉，然實無一法可得，故名為真空。但不善體會之人聞師說空，便著在空上，百物不思，兀然靜坐，自以為空，不知此乃無記空耳。著空之人不特無成，結果變為木石之類，是為大錯。故師特戒之曰：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卽著無記空。然則何謂真空與頑空耶？此中大有分別，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所謂真空者，如虛空之中，能含萬物色像，上而日月星宿，下而泉源溪澗；巨而山河大地，細而草木叢林。乃至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而實不黏不脫，常住不變；人之自性真空，亦復如是。一切萬法皆由自性出生，萬法在諸人性中，亦如大地山河在虛空之中。虛空之中不黏一切萬物，自性之中亦不黏一切萬法。若見人之善惡，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卽是心量恢廓，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復次，自性真空與虛無頑空判然不同者，虛空無覺，故稱頑空；自性有覺，故名真空。云何真空？但空其名，非空其實；只空其相，非空其體。真空不空，不空真空，是名第一義空。若空心靜坐之人，百無所思，口雖說空，實不知真空之理。已入斷滅之境，不化木石，尚須卽早回頭，否則難以倖免，況成道乎？蓋迷悶罔覺，

失自元常，與真空之自在活潑，無掛無碍，心如太虛，廓然無聖者異矣。故曰：著空之人不可與語，為邪見太深，難以挽救故也。若大智利根人，知真空妙理，則不如此。雖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然當運用真如之時，自然了了可見，不為物轉，萬法於自性中現，莫能遁形。一切卽一者，萬法不離自性也，一卽一切者，自性能含萬法也。知此，則心體無滯，去來自由而名般若矣。且般若之智，由自性而生，非從外入，莫錯用意，誤頑空為真空，是則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凡所施為，皆是真實，毫無虛假，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卽如如佛矣。心量大事者，慈悲喜捨，宏法度生之事也。不行小道者，人法偏執，鹿羊等機也。修道之人，終日說空，而不修聖行，何異窶人？自稱國王，終非吾之弟子也。總之，能明佛性，卽真空，卽妙有，卽真如，卽佛用，不明佛性，卽頑空，卽斷滅，卽邪見，卽凡夫。經中兩兩對勘，剖析分明，切勿錯會師意，自誤誤人。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

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

此分言般若雖由佛性而生，然欲求見性，非先修般若不可。何謂般若？譯言智慧。一切處所者，在家出家，不論處何境地也。一切時中者，行住坐臥，四威儀中也。念念不愚者，遠離一切塵勞妄想也。常行智慧者，念念自性自見也。若能如此，卽是修行般若。所以要念念如此者，以自性變化甚多，難得易失，難明易晦。卽已見性之人，一念偶迷，般若卽絕。未見性之人，一念於智，般若卽生。一念者，念茲在茲，非偶然一念之謂，其間不容髮如此。乃世人愚迷，不見般若真實妙用，口雖常說我修般若，而心中常愚，實不知般若為何物。念念說空，究不知真空作何境，雖坐破蒲團，老死山林，終無有益。皆由不知般若實際，無形無相，卽智慧心是也。云何慧心？卽念念之中，遠離塵垢，自性自見之義。若作如是解，卽名為般若智矣。

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

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

此分應分三節讀。初言到彼岸之實義，中言凡夫卽佛，末言智慧觀照，已將修行般若，得見佛性，徹始徹終工夫，及真空實相之妙理，和盤托出。不啻活畫一箇三身自性佛於字裏行間，讀此而不見性者，必葉公好龍者也。蓋佛藏經典雖多，固以闡發佛性為第一義諦，然皆烘雲托月，不著邊際。獨此經句句金鍼，字字藥石，處處示導見性之法，至矣！盡矣！宜乎曹溪法乳，千子齊注，而得道者如林也。聞嘗謂此經為三藏鎖鑰，作佛梯航。今觀經文，一則曰：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再則曰：如此修行，定成佛道。三則曰：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豈不信乎！前分已將摩訶般若詳示，此分乃開示波羅蜜之實義。云何名為波羅蜜耶？此是西域語，唐譯到彼岸，彼岸亦是喻言。譬如江海，非舟

楫莫渡，已到彼岸，舟楫可捨。一切凡夫，欲度煩惱苦海，生死大河，非佛法莫渡。佛法惟何？卽摩訶般若是也。迷卽此岸，覺卽彼岸，已到覺岸，覺亦無名，所謂到岸不須船，法尚應該捨却，何況非法也。然未到彼岸之前，應作逆流之行；逆流者；遠離六塵，解脫生滅之謂。蓋一切塵勞煩惱，皆由因緣和合，妄有生滅，根塵相觸，為境所牽。如水之有波浪，前簇後湧，把舵不定，卽名此岸。若能了知一切境界，如幻如化，毫不為動，於境離境，卽無生滅。如水之常常通流，東通西達，四無滯碍，卽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若但口念，當念之時，心生虛妄，忽彼忽此，自是人迷，何關法事！若躬行實踐，不尚口頭，念茲在茲，是名真性。悟此法者，名般若法；修此行者，名般若行。隨其所作，處處得名，不修卽凡者，卽口念而心不行之類。一念修行者，卽一心不二，念念相續之類。若能如此修行，則自身等佛。云何等佛？心、佛、衆生本無差別。佛之地位雖高，亦可階而至也，如不修行，縱經萬劫，終是凡夫。所以者何？凡夫與佛，名雖不同，佛性毫無差別，過去諸佛，在初亦是凡夫。現在凡夫，從今日起，修至成就菩提，卽是未來佛。云何煩惱卽菩提？煩惱菩提，名雖有二，然同出自性則一。何以故？從前種種愚迷，卽是凡夫；後來念念

覺悟，卽是佛。前念著境，塵勞紛起，卽是煩惱；後念離境，生滅已盡，無復煩惱，卽是菩提。只在方寸中，著境離境，一轉移間耳。若能明此，則知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最尊最上最第一法門，遵之而修，可以見性明心，識自元常，無住無往亦無來，卽名如來矣。不但此也，三世諸佛皆從此中修證而成，可不勉乎！總之，修佛乘者，當用大智慧打破塵勞煩惱，定成佛道。何以故？以其能變貪恚痴三毒為戒定慧三決定也。且此法門，從一般若，變八萬四千塵勞為八萬四千智慧，塵勞不起，智慧常現。一切動靜行為不離自性，卽是無念無憶無著。無念者、一切善法惡法，心不染著也。無憶者、過去種種，並將為空也。無著者、當境現前，不生分別也。一切時中不起誑妄之心，但用自真如本性，以般若智觀照內外諸法，均不取不捨，使本心常住，卽是見性，修到如如不動，卽佛道成矣。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

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

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

此分經文自明甚深法界卽如來性海。三昧、譯言正受，亦名正定。言欲入如來性海常住不遷者，須照前說修行般若．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因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但此見性法門是最上上乘，大智上根人聞之剎那卽可開悟。若小根小智人聞之，不但不悟，反心生不信。何以故？譬

如大雨，城邑漂流，四處水災，若雨大海，毫無增減。大根上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了知般若智慧由自性而生。卽以己之智慧，常常觀照自性，不假文字，卽可一直修入，與如來性海合為一體。猶之天龍興致雲雨，一切衆生、有情無情悉皆蒙潤；及百川歸海，仍復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弱小草木驟遭大雨，根株盡拔。何以故？因其根小不堅固也。雖然，小根之人與大根不同，原有般若之智並無差別，何以小根之人聞此頓教不能開悟？皆由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為所覆蔽，隱而不現耳！譬如陰雲遮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本無大小根器之別，只緣一切衆生迷悟不同，故有愚智之分。云何為迷？由心目外見，口念彌陀，硬說要到靈山始得見佛，不知自己本心本性卽是真正活佛，故謂之小根。若開悟頓教之人，則不執著外修，但時時刻刻於自心內常起正見，遠離一切煩惱塵勞，常不污染，卽是見性。如能內外不住，去來自由，除卻種種執心，自然通達無碍。如此修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何以故？般若經亦是教人見性，破除四相及一切執著耳。

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

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此分言修多羅者，卽佛說了義經也。大小二乘者，佛初時說有，中時說無，卽二乘也，故謂之小。後說非有非無，卽一乘也，故謂之大。十二部經，卽方等也。言不但金剛經，卽三藏經論亦因人置。所以然者，以人有智慧性，方能建立一切法門。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況經典乎？是知一切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但人有智愚大小之別。小人者、細小之謂，非君子之對相。大人者、能明佛法之謂，非階級之尊稱。若愚者能問智人，智人為之說法，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何以故？不悟則佛是衆生，悟則衆生是佛，若知自性無二，卽知心佛平等，只悟與不悟之分耳。由是言之，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自心者、自己本心，真如本性，卽自性也。世人誤以攀緣心為本心，所以累劫不能見性，讀是經者宜細辨之。

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卽

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卽至佛地。

此分恐人不知信，特引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皆成佛道。」又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皆為見性明證；並將大師在黃梅聞法，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之事再說一遍。因大師言下頓悟，逮證三十三代祖位，不忍隱匿，特將自世尊以來，所傳頓教法門流傳世間，俾一切學道之人頓悟菩提，亦如大師無異，此則大師傳教之心也。云何頓悟？無非令自觀心，觀之旣久，自然得見本性。若仍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指示正路。何以故？是善知識有大因緣，能化導衆生，令得見性。一切

善巧方便，惟善知識能發起故。（大善知識指佛、菩薩及見性者而言）要知三世諸佛十二部經，皆由本性中發出，故曰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但凡夫不悟，須求大善知識指示，方能悟見。若己自悟者，則不假外求，可以自性自度，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矣。乃有一等人，專望善知識為之解脫，此真迷人！何以故？萬法惟心，自心內有知識自悟，所謂思之思之，神明通之。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雖外有善知識亦無法可救。何則？心病還將心藥醫，他人不過指示治之之法耳。若自了悟，但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正真般若云者，卽本性中所生之智慧，慎毋以意識知見誤作般若，則千差萬差萬劫不得見性矣！倘若認識自性，則一悟卽至佛地。云何一悟卽至佛地？圓覺經所謂：「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卽此義也。前後反復叮嚀，總教人要認識自性。誠以認識自性卽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佛陀地位可進修而至，否則指東說西，無非泡影，參禪打坐，全屬口頭，終是徒勞無益耳。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卽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

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

此分言智慧觀照，卽以般若智反觀內照也。內外明徹，卽內外法塵掃除淨盡也。如此修行，卽可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根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或善或惡，乃至欺侮毀譽，並視為空，心不染著，自然性體清淨，是為無念。但非百無所思，空心靜坐，如枯木頑石，以為無念，則錯之甚矣！不知般若無念乃自然而然，非由强勉。故當運用之時，卽遍一切處，所謂隨緣不變也。雖遍一切處，而亦不著一切處，所謂不變隨緣也。能如此用，卽是自性真如用。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用而不用，不用而用，身動而心不動，雖終日行何妨！如此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真無念行也。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念絕卽死。云何念絕卽死？因一切衆生依妄念而住，念絕，故生命亦絕，可不慎哉！乃愚人不悟，猶曰我能斷念，不知此乃法縛，卽名邊見，又名邪見，切宜自戒。若悟般若三昧正真無念法者，方能萬法盡通，見

諸佛境界，乃至證佛地位。所以者何？過去現在未來諸佛，無一不由此無念法門而成正等正覺也。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

此分總結上文。大師一生施教精神皆載此經；謂之法寶，言吾滅度之後，盡未來際，若有學者得此頓教法門，只可傳於同見同行。同見同行者，即發菩提心修般若行之類。既發願受持，當如事佛然，盡此形壽永無退轉是也。但欲入聖位說法度生時，必須依法傳授於同見同行之人。蓋大道無私，從上以來，佛佛默傳分付，故不得匿其正法也。苟遇不同見同行，或在別法中人，則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兩無所益。且恐愚人不解此法門，反生毀謗，百劫千生斷佛種性，是欲度其脫離苦海而反擠之墜落無間矣！吾今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之修行，均可成道；若不自修，惟記吾言，是口頭禪，終無進益

耳。

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卽無頓漸，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
說卽雖萬般，合理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起心卽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己過，與道卽相當。
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真道，行正卽是道。
自若無道心，闇行不見道；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卽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

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此頌云「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者，按楞伽經言，諸佛有二種通：一者說通，即辯才無碍，能應衆生根器說法是也。二者宗通，即明自性宗，傳佛心印是也。此二皆高不可及，故曰如日處虛空也。「惟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者，只此見性法門如果出世，即可以破誤解上說二通之邪宗也。但法無頓漸而有頓漸之名者，以迷悟有遲疾故耳。然此見性法門凡夫多不明悉，不知說法雖有萬般，而殊途同歸，理仍是一。且見性法門亦非難事，只須於五蘊煩惱暗宅身中之時，常生智慧燭照，即是正法。何以故？因邪見一起，煩惱即至；正念一生，煩惱即除耳。若能修到邪正二俱遣除，則心地清淨湛如止水矣！故曰無餘也。又菩提心本是一，起心即妄；雖起妄心，但淨心却在妄中，能起正見，一切不著，即無煩惱業報三障矣。世人修道，在家出家，一切不妨，惟須常見自己過惡，莫說他人是非，即與聖道相應。色類衆生無不可修，不相妨惱。但不修自性，別修他法，即是離道覓道，終身不得見道。奔奔波波，枉度一生，到頭還是自懊。不知欲見真道，只須念正行正，即是正道。自無道心，走入旁門邪徑

，闇不見道，與盲人夜行何異！若真修道之人，第一不見世間過惡，第二不見他人是非；卽使他人說長道短，自是他過，於己無干。若自己亦起是非之心，卽是自己罪過，但將此種非心除却，則煩惱卽隨之打破，任他是是非非，憎愛兩不關心。世人好談是非成為通病，謂與道無關，殊不知是非卽二法，二法卽邊見。是非起則憎愛生，憎愛生則一切煩惱隨之增長，尚修何道？故欲破煩惱必先除憎愛；欲除憎愛，必先置是非於度外。能不起是非，卽入不二法門，所關者重，安可忽乎哉！欲擬度他人，自須善巧方便，不令彼有疑，卽是自性現者。自度度他，胥賴自性，說者聞者，了然徹悟。所以者何？因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明卽出世，無明卽世間，總要以覺為貴。若離却世間，別求菩提，是猶求兔之角也。須知常生正見卽名出世，若起邪見卽名世間。能將邪見正見盡行破除，則菩提之性自宛然顯現於前矣。以上所言已將頓教法門說得極其明了，遵之而修，不但自度，兼可度他，故名為大法船，可乘之以渡生死大海也。總而言之，迷不自省，雖聞經累刧亦不見性，若能反躬自修，則剎那之間卽可了悟見性而證菩提矣。此所以謂之頓教，又謂之教外別傳，皆指以心傳心，剎那卽悟之義。故師特戒衆曰：「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諒哉

言乎！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此分言師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者，所謂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真大慈大悲者也。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豁然省悟，各見本來面目，皆歎言：善哉！何期嶺南荒遠之地有活佛出世，使我等躬聞訓誨，俱各悟入，未來際得見聞讀誦此經者可以興矣！

疑問品第三

何名為疑問？大凡一切衆生皆由五陰作主，覆蓋真如，自性不得顯現，誤認內外一切法相名為真實。師將衆人心中疑團完全解除，獨標真常不二之理，故立疑問品第三。

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

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

此分言有一日韋刺史設大會齋師，齋訖，復請師陞座說法。刺史問曰：弟子聞和尚所說之法妙難思議，今弟子少有疑惑懇慈悲為弟子解說。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為說。韋曰：和尚所說是否與達摩大師宗旨符合？師曰：然！刺史復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曰朕一生造寺度僧，隨時布施，請問有何功德？達摩云實無功德等語，弟子至今未明此理。何以布施造寺度僧，謂無功德？願

和尚解釋疑團。師曰：武帝所行實無功德可言。何以故？武帝不知自修佛法，此等造寺度僧不過求福報耳！汝切勿疑先聖達摩之言。蓋求福報，與功德不同。福者、施捨一切，將來必獲福報，故曰求福。功德在法身中，豈求福之人可比。所以一切修行人能自己見性是功；心行平等，毫無差別是德。念念不為諸法所縛束，常見自己本性真實妙用，即名為功德也。不但如此，推而言之，自己內心謙下於人即名為功；外對一切人不失禮貌，即名為德。自性能建立一切法門為功，心性能離妄念名德。時時刻刻心不離性是功；應用萬法而不為萬法所染是德。依此作用，即是真功德也。且修功德之人常存忍辱之心，不敢輕慢於人。若心常輕人，即著我相，己即無功；自性一起虛妄，己即無德。且修行之人念念自性自見是功，心如直弦是德。修身修性，須在法身中尋覓，不是布施供養之事。所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當日不識真理，非我達摩祖師有過處也。

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

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

此分言韋刺史又問：弟子常見一切僧俗願生西方，專念阿彌陀佛，不知得生與否？願和尚再為破疑。師曰：使君善聽！（使君者言奉使而來之官吏，故稱使君。）昔釋迦年尼世尊在舍衛城說阿彌陀經，言西方去此不遠。若說其相，則里數有十萬八千。譬如人身之有十惡八邪。可是言遠者，為下根人說也；言近者，為上智人說也。凡人雖有智愚，佛法則無二般。何以故？迷悟不同，見解

各殊。迷人則念佛求生，智人則自淨其意，所以佛言心淨卽佛土淨也。使君本東方人，如果能使此心時常清淨，不受一切污染，卽屬無罪。假設西方之人心若不淨，亦有過惡，試問與東土人何異？不但如此，東土人造罪，念佛願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此數句真破的之語，一針見血。六祖之說西方，係指天竺印土諸國人而言，非指極樂世界之賢聖言也。按阿彌陀經，佛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卽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全經綱要，在一心不亂。人能一心不亂，非平時修養與見性不可。若不見自性之人，念念生住異滅，一日曷止千萬億心。韋刺史係東方俗人，故六祖卽引西方俗人以破其疑，非引極樂世界之法身大士以破其疑。蓋六祖當說法之日，雖得妙道，未入涅槃；引俗針俗，真理自顯。乃解者一則曰六祖不深求教相；再則曰六祖雖很，決定罵不著。一若六祖說法，深貶淨土，誤之甚矣！殊不知六祖之引西方凡俗，正是推尊淨土，與佛說一心不亂，若合符節，豈凡愚管窺之見所能妄測乎？繼又申言曰：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所以願東願西。智人則

了悟一切皆空，無所取捨，故恆得安樂。況心地有善惡之別，心地不善，則枉自念佛。心地若善，卽是淨土，能自除身中十惡八邪，念念見性，則不必往生而彌陀可見矣。若不斷十惡八邪，何佛前來迎請？至哉師言！人能遵之而修，先斷十惡八邪，則靈山只在心頭，刹那便到。若口是心非，佛雖欲迎請，亦勢所不能。有志大乘者，曷不於此經熟讀而善思之？不必與師同往，終有得覩彌陀之一日也。餘經文自明。

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若能鑽木取火，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卻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此分言六祖將心淨卽佛土淨之真理完全揭出，以祛四衆之疑。故曰：汝等大衆諦聽！一切世人，自己色身譬如是城；眼耳鼻舌譬如四門；外有五門，卽眼耳

鼻舌身；內有意門，卽是妄覺。心是地，性是王。言性為心之主宰，心為性所統率。故楞嚴經云：「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可與此互證。王在，則身心俱存；王去，則身心俱壞。修佛者修其自性，而不可性外別求。所以性迷卽是衆生，性覺卽是佛祖，能憫念衆生，卽是觀音，歡喜施捨卽是勢至。清淨無染卽名釋迦，心行平直卽是彌陀。人我是須彌，言其障也。邪心是海水，言其險也。煩惱是波浪，言其起伏不常也。毒害是惡龍，言其殘酷無忌也。虛妄是鬼神，言其惝恍無憑也。塵勞是魚鼈，言其變化無方也。貪瞋是地獄，言其惡報自招也。愚痴是畜生，言其苦果自受也。以上言佛與衆生皆由心造，人能常行十善，則天堂便可卽到。所有人我邪心煩惱毒害等等，完全消滅，則三惡道自然除却矣。自己覺性如來，照破內外一切虛妄法相，則各種惡業卽冰消瓦解，自身等佛，何異彌陀。衆人聞說，各各了然見性，合掌讚歎曰：普願法界衆生聞者皆得悟解，同成佛道。師復云：汝等若如修行，雖在家亦可，不必出家。但自心清淨，卽是西方。刺史又問：在家如何修法？請師指示。師云：吾說無相頌，汝等但依此頌修行，卽與吾同在一處無別。不然，雖出家亦無益也。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言自心對於一切衆生

平等不生差別，再毋庸持戒。行事若能正直，則不用修禪。對於父母，則時思報恩。對於上下，則互相憐恤。推之尊卑，則須和睦；衆惡則須忍耐。譬如木能生火，鑽木則火自然而出；淤泥內可種蓮花，而蓮花則出泥不染。苦口之味，必是良藥；逆耳之言，必是忠告。改過遷善，則般若即生；怙惡不悛，則愚癡覆蓋。倘日用常能省覺，自行饒益，不必施錢，亦可成道證果。所以菩提只向心中尋覓，不必向身外推求。汝等聽說，依此頌修行，天堂即在目前矣。師又曰：法不相待，吾回曹溪，若有疑再來相問。時在會諸人皆歡喜奉行焉。

定慧品第四

佛性本來常定，一切凡夫為塵境所迷，向外馳求，心猿意馬，終日不定。如前所說，既知般若觀照之法毫無疑惑，言下反照，即見自性。常住不動，不待作為，故立定慧品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

，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此分為破一切凡夫邊見，謂因戒生定，由定發慧。二語雖出佛經，因人誤解，不了經旨，以為定慧係二事。且所解定為定心，慧為作用。於是强制其心使不動念，或空其心百無所思，或以後念止前念，種種造作不一而足，謂為定慧，全屬二乘見解，羊鹿等機。然則何謂一乘？必如大師所說：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定慧一體不是二。何以故？因定是慧體，慧是定用，體用如如，方名為道。此理微妙，見性自然了了。蓋當慧照之時，定在慧中，一絲不定，卽慧照未臻微密。處定之時，慧在定中，一念不照，卽定力未臻堅固。互為體用，豈可强自分別？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持之學。學道者切莫謂先要修定，由定發慧，使定慧各別。若作此解，則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却不善，空有定慧之名。實則定慧不等，定慧若等，卽是心口如一，如佛之不二語、不異語、不誑語、不妄語是也。自悟修行卽是智人，不在口諍；若徒口諍，說先說後，卽同迷

人。不斷勝負，反增我執，難離四相矣！且定慧譬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與光非一非異，燈者光之體，而光則燈之用也。名雖有二，本實一體，此係修行中實在工夫，宜細細體認。

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卽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

此分教學人修行須用直心。云何直心？卽上文所說心口如一，不誑不妄，此在平時人人皆可自驗。譬如乍見孺子入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不分親疏亦必援手，卽最初一念直心也。迨至轉念，或慮危及自身，或以為怨家而置之，轉念卽曲心也。故大師舉以示衆，能於一切處所，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者，名為一行三昧。恐人不知信，更舉淨名經之言為證。可見修行之人直心最為切要，心口俱直，悟入極易，且無魔障，卽是如來道場，諸佛淨土。切忌口是心非，內行諂曲，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但誑人，實自欺心，如此之人決難聞道。若行直心，於一切法不生執著，卽最上一乘。乃有一種迷人，執著法相，

謂一行三昧．只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卽是。不知枯坐拘身．强制失心，如此偏執，與無情草木何異！徒增障道之因緣已耳。

師示衆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敎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敎，故知大錯。』

此分中明上文誤解一行三昧卽是不動之非。蓋道猶水也，水貴通流方謂之道。如過使不通，則不名道。故師特告衆：心不住法，道卽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所以者何？譬彼江河，一瀉千里；設中有阻塞，不特不能暢流，反潰隄決岸，害及田疇。世人之心住於法而為法相縛束，不得入道，亦復如是。若言常坐不動是，卽如舍利弗為佛大弟子，智慧第一。宴坐林中，尚且被維摩詰所訶。豈非心著於法，而為兀坐不動之法所縛束哉！又有一種外道，敎人坐時看心觀靜，以為無上法門。從此置功，久則弊害百出，世人徒見佛經有觀鼻端白及數息等法，不明其中妙理，只以己之意識任便為之，往往成為顛癎，如此類者實繁有徒，故曰大錯。

師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敎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卽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則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卽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

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卽是念之體，念卽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卽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

相，能善分別諸法相」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此分與般若品互相表裏，兩兩對勘，精義自顯。且恐人聞刹那開悟卽至佛地之語，著在頓上，以為不知是何密法，如此快捷？不然，矻矻數十寒暑，何以多有不能至佛地位者，未免心生疑謗。故師乃告衆曰：本來正教無有頓漸，因人之性根利鈍不同，故立此頓漸假名策勵學人。云何利鈍不同？由過去生中，修福慧則根利，否則根鈍。蓋鈍者為塵境所迷，只好漸次對治，刮垢磨光，工夫到時，自然明白。其利者反是，故能一聞開示，言下立悟。此利鈍之殊，而非別有密法者也。所以迷人漸契，悟人頓修，到得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毫無分別矣。又曰：我此法門從上以來，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云云。意謂無相者，於一切法相非法相，完全遠離。無念者，於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法塵影事，全不思念。無住者，於一切順逆境界，善惡好醜，寃親等事，並視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諸境，則心得自在，若諸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念念不住，卽無縛束而名解脫矣！故立無住為本。又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何以故？能離於相，則法體清淨，湛然常寂，故立無相為體。更於諸

境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遠離諸境，不生著心，如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卽此義也。若百物不思，念盡除却，則一念斷絕，此身卽死。學道者不識法意，矯揉造作。自錯猶可，更勸他人，以訛傳訛，罪過匪輕，自迷不見，反謗佛經。如此之人，世間不少，故立無念為宗。云何立此為宗？只緣一切假道學，口頭雖說見性，實不知性如何見，作何境象。愚迷之人，塵境當前，忘其所以；妄念一動，邪見卽起，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不知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見，而有退墮之虞。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且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云何二相？如是非得失善惡，凡有對待皆名二相。塵勞卽根塵和合，所生之虛妄相想。念者、念自真如本性，卽自性三身佛也。真如是念之體，念為真如之用。因有真如，自性方能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自性一去，眼耳色聲當時卽壞，此凡人所知。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而能不染萬境，則真如自性常得自在，此却無人能會，豈非自棄？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能善為分別法相，則我無上本覺固寂淨而不動也。

妙行品第五（教授坐禪）

何名妙行？妙者、妙湛圓明之謂。行者、一切時中清淨無染之謂。凡修道之人必以妙行為入道之本，既知妙行，入道極易；反是，則悟入難矣。故立妙行品第五。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卽障道也。』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原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此分言師又開示大衆云：此宗修行法門，如打坐參禪之類，原不可時常著在心上，致性不得活潑，亦不可時常著在淨上，恐其反為淨縛。更不可心如槁木死灰，入於頑空而自詡為不動。何以故？若時常著心，則心原是妄，能知心是虛妄，何必牢牢執著他！若言我要時時清淨，不受一切汚染。則自己本性原是清淨，不起妄想自然清淨；若起心著淨，卽障本性。善修不動行之人，但見他人是非善惡等，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卽是自性不動。一切迷人身體雖然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與道相違。著心著淨，亦復如是。師又云：何名坐禪？吾此法門，活潑潑地無掛無碍。外觀一切善惡境界，不起分別之念，卽名為坐。內見自己本性，湛如虛空，無所依怙，卽名為禪。所謂禪定者，外離一切名相則為禪，內見自性不動則為定。假使外見一切相，而內生分別，所謂「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而心卽亂矣！倘外能離相，則心卽不亂，不亂卽是定矣。所以一切凡夫本性非不清淨，只緣見境思境，忽生愛憎取捨分別，所以心卽惑亂。若見諸境心不惑亂，卽是真定。故師言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若能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性自度，自修自行，卽自成佛道矣。

懺悔品第六

人自無始以來，流浪生死，輪迴六道，所造四重五逆十惡等罪，無邊無量。一根造業，一根受報；六根造業，六根受報。大慈世尊以教人懺悔為入道不二法門，誠以前罪集結，無明覆蓋，何能悟入？卽前罪已除，後罪又生，與不除等。所以能懺尤貴能悔，故立懺悔品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旣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

師曰：『「一，戒香：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嗔、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卽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卽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性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旣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

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

此分於懺悔之先，敎以法身內薰，禪淨雙修，業障自除。故大師見廣韶二郡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請師開示。師乃陞座告衆曰：須知此法要從自性中做起，非徒口說。於一切時中，念念自淨其心，不使稍受污染，自修其行，不使言行相悖，能見自己法身、見自己心佛，自度自戒，始得入門。今旣從遠來同會於此，亦是前緣，可各各胡跪，先為傳五分法身香，乃至莫向外覓云云。云何為香？如衣本無香，因花薰染故香，法香亦爾。一戒香，卽自己心中不起是非善惡、嫉妒貪嗔劫害等念，故名戒香也。二定香，卽一切時中覩諸善惡境相，自心分毫不亂，故名定香也。三慧香，自心無掛無碍，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亦不執著，謂我能作善事。乃至敬上念下，矜恤孤寡，體恤貧窮亦爾，故名慧香也。四解脫香，旣能以戒定慧常時薰染法身，則自心無所攀緣，善惡不起煩惱卽無，故名解脫香也。五解脫知見香，心得自在無所攀緣，淨穢兩邊俱不依怙，則知見遠離。然不可沉空守寂無所事事，須廣覽藏經多聞佛理，念念識自本心，通達諸佛妙諦。尤須謙以自牧，和光接物，崖岸嶄絕之行宜當深戒。終之打破四相，無我無人，直至成就菩提而真性不易，始終如一，

故名解脫知見香也。此五分法身香須各人自己內薰，薰習既久，一旦豁然貫通，則知道之為道。如是如是，切莫向身外尋覓，則徒勞而無功也。

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罪不滅，後過又生，前罪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此分經文自明。不過世人將懺悔二字連讀，以為求消往業統名懺悔。不知懺是懺，悔是悔。懺者懺其前罪，悔者悔不再造。前罪既除，後罪不生，方名懺悔

。若只求消宿業，不斷後有，譬猶江河，前浪已逝，後浪又來，滔滔汩汩，如何能斷？業既不盡，懺亦無益。故懺悔雖屬聯語，而實則悔重於懺。語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重在其能悔耳。佛說世有二種人最為寶貴，一不作業，二作已能悔，更足以證悔重於懺。一切凡夫知懺除往業者寡矣，知懺前罪而悔不再作者，千百中難獲一二。此分大師切實開示，教人以消滅罪障之法，懺除以後，永不再作，真慈悲無量。故曰：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罪，令得身口意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乃至前過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云云，卽滅卽生，雖懺何益，此悔之所以重於懺也。

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宏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卽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将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将自

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卽見佛性，卽言下佛道成。

此分言既能懺除前業悔不再作，當發四種宏大誓願。一者、自心之中一切衆生，無量無邊，誓願度盡。二者、自心之中一切煩惱，無量無邊，誓願斷盡。三者、自性之中一切法門，無窮無盡，誓願學通。四者、自性之中無尊無上佛菩薩道，誓願成就。爾等心中若作是念，衆生無邊誓願度，何以不說是師度乃說自心度耶？按此四宏誓願為本師釋迦如來佛所說，世人每多誤解，以為衆生二字係指身外一切衆生而言，煩惱法門，亦復如是，誤人誤己，莫此為甚。師特標明衆生者、指自己心中衆生言也。何以故？心中衆生，所謂誑妄邪迷不善嫉妒惡毒等心，乃至五十四種妄心，盡是衆生，世人悉有，各須自性自度，方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卽是自心中所起邪見，悉是衆生，將正知正見來度。既具正知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衆生，邪來正度，迷來悟度，如是自度，始名真度。蓋心中衆生，刹那之間不知幾許生滅。若不自度，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誓願，猶言志願。志之所向，不屈不撓，自趨佛乘，非度盡心中

衆生不可。煩惱無邊誓願斷者，卽以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煩惱卽五蘊，五蘊之中最為人害者，莫如受想。若不掃除罄盡，縱讀通三藏，詞若泉湧，亦毫不相干，所謂一絲頭卽是一絲頭也。法門無盡誓願學者，一切萬法皆由自性建立，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無上佛道誓願成者，菩提妙果，最尊最上，既能度盡心中衆生，煩惱根除，則我慢貢高不起而心常下人。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則般若常生；除真除妄，而佛性自見矣。蓋覺與迷對，真與妄對，迷妄既除，覺所覺空，非佛性而何？但佛亦是強名，一切不可執著，能如此修，卽言下佛道成矣。

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宏願」了，更於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卽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

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

此分師教人歸依真佛之法。何謂真佛？卽自性三寶也。不知自性三寶，終日外求，萬刧難覓；若知自性三寶，不假他求，一悟卽至佛地。此千經萬典所未明言，卽言之亦無如此直截了當者，師之慈悲大願，嘉惠後學，世尊而外迨一人耳。菩薩稱論，此獨名經，豈無由哉！上文既發宏願，志在必行，故師曰：常念修行，是願力法。誠以先立是大志願，而後能修是梵行，步步趨進，終有達到之日。善知識！今發四宏願了，更與爾等授無相三歸依戒，乃至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云云。云何三歸依戒？卽歸依自性三寶是也。何謂自性三寶？卽佛法僧是。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皆人人自性本具之妙德，名雖有三，其實則一，故曰自性三寶。既明自性三寶，則一切萬法皆不染著，若能照此修行，卽是本心歸依本性，念念圓明。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實不知三歸為何事。若錯用心意，以為歸依如來，不知佛說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卽教人歸依自性三寶佛，不教人歸依他佛。蓋自佛不歸，則無所依處，

修入他途，卽墮魔道。修道之士可不知所愼乎！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性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卽是自己歸依法門也。

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

上文既知歸依自性三寶，行於真正。此分復說自性三身佛，使知修入最上一乘之道只此一法，庶免走入歧途。蓋三寶三身乃至萬法，不離自性。離性說法，悉屬相說，卽使所修確為正道，亦不過二乘見解而非最上一乘之道，欲求成就菩提無有是處。故師告衆曰：善知識！既歸依自性三寶竟，各各志心諦聽。吾與爾等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乃至此三身佛在自性中，不從外得云云。蓋三身佛者，卽法身化身報身是也。三身佛原出自性，人人本有，並非外物。如能於自色身時時歸依清淨、變化、圓滿三佛，則本體自然清淨，不取不捨，無善無惡

；久之則塵垢銷滅，常光卽現。至常光一現，而覺卽圓滿，含照虛空，神通自在。至色身猶如舍宅，遷移不定，不可言歸。因凡夫愚迷，認物為己，以舍宅為真實，不見內性，遺棄主人。不知法華會上，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開示佛之知見者，卽教人了知自身中皆有自性三身佛耳。師令修學之人，各各認識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便知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庶不致衣裏遺珠，窮無所歸也。

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卽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卽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

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卽是見性

通達，更無滯碍，是自歸依。

此分中明前意。云何名為清淨法身佛耶？緣世人性本清淨，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而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造惡業、招惡報；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積善業、得善報。因果報應，如影隨形。但如是諸法，自性中本無所有，由根塵結合，生此幻妄。如天日清明，無端被浮雲覆蓋，陰霾沉沉，忽遇風吹雲散，依然四表光明。世人之所以頭出頭沒，有善有惡，皆由性常浮游，如彼天雲之不定耳。智慧本來常明，如彼日月；若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覆蓋，自性不得明朗，如彼日月為浮雲掩蔽。若聞真正佛法，自除迷妄，則自性中萬法皆現，故名為清淨法身佛也。所謂自歸依者，將自性中不善、嫉妒、諂曲、吾我、誑妄、輕人、慢他、邪見、貢高等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完全除却，常見自己過惡，不見他人是非，謙恭一切，即是歸依自己真佛，通達見性。但恐愚人不會，師特叮嚀教誡，依之修行，自能體認不誤，到達上乘也。

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痴，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

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此分復申明前意。云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佛耶？緣一切衆生皆可得道，其心卽佛，所以不得者，皆為妄念誤之耳。若不思萬法，自性本如虛空，不動不搖；一念思量，如水生波浪，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卽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卽化為天堂。所謂境隨心轉，卽此理也。自性變化無窮無盡，愚迷之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因、造惡業、常行惡道。若能回心，一念向善，智慧卽生，所謂成佛是這箇，披毛也是這箇，故名自性千百億化身佛也。

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恆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

此分亦是申明前意。云何名為圓滿報身佛耶？譬如千年暗室，忽得一燈，而千年之暗可除。萬劫愚迷，忽悟本來，而萬劫之愚迷可度。是以真修行人，向前之事切莫思量。何以故？如夢中境物，已過不可得也。念念自見本性，則知善

惡雖殊，本性無二，卽此無二之性，便是真如，亦名實性，實性者，真實不虛之謂。於此實性中，不著善惡二相，故名圓滿報身佛也。更須知一念性惡，能滅萬劫善因；一念性善，能得恆沙惡盡，所關甚鉅。若能不取不捨，始終如一，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始得名為報身佛也。

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卽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卽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卽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卽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卽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卽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此分總結上文，以見性為主。故師曰：善知識！爾等須知，從法身佛上忽起思量，即是化身佛。從化身佛上以般若智觀照，念念之中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若能如此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正歸依。若皮肉色身，不過四大假合，譬猶宅舍，主人若去，宅舍亦空，故不可言歸依也。一切衆生但能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今有一無相頌，若能誦讀依之修行，言下令汝積劫愚迷罪障一時完全消滅。頌詞起首六句，言外面布施供養等事，與自性功德天淵之別。一切凡夫不明自性，以為修福便是修道，以訛傳訛，誤盡衆生。如梁武帝造寺度僧，餓死臺城，貽人口實，最為昭著。在梁武之意，豈不曰修福即是修道？後之論者以梁武修福而餓死，福於何有？不知皆誤也。造寺度僧，布施供養，福報雖大，不過人天小果。善惡齊驅，罪福交報，因果不爽，未可含混。世人每以修福便能免罪，率由於此。不知修福自有福報，造罪自得罪報，其中事例難以縷舉。中六句言世人若欲免罪，但屛絕諸緣不染不雜，忽悟大乘，罪即不生。端坐念實相，即名真懺悔，除邪行正，前後罪俱可消滅。學道之人能如此常常觀照，至於自性如如不動，還我本來，即與諸佛同一類矣。後八句言：自本師釋迦如來悲憫未來際一切衆生，將此頓教法門開示流傳，唯願後代之人自見

本來，卽與諸佛同體。修道之士若欲尋見法身，但遠離內外一切法相，從心地功用，卽可見性成佛，不假他求。汝等聞吾此言，幸各努力，切勿悠悠忽忽銷磨歲月。人命無常疾於暴流，最後一念忽然中斷，則死此生彼而一世休矣。空心靜坐，百無所思，佛門垂為大戒者，卽此之故。若欲悟入大乘得見自性，務須虔誠恭敬，合掌胡跪，發無上大乘之心，專念研求，禪淨雙修，久之自然有得。佛無二語，決定不疑。善知識！爾等於此無相頌總須誦取，至歡喜奉行，

經文自明。

法寶壇經解義卷下

機緣品第七

機緣者，兼師及弟子言之也。大凡世出世間一切善法惡法，無不由過去生中種植前因，至於今生或他生始獲果報。種善因者獲善果，種惡因者招惡報，此一定不易之理，必也見自佛性，已斷後有，不造諸因，而後果報可滅。因果既滅，始得超出三界，不入輪迴。師之傳佛心印，與弟子等之得聞大乘，皆非偶然，故立機緣品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

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卽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系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

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此分言師自受五祖衣法南來，回至韶州曹侯村。（按曹侯村在韶州東城外四十里，土名馬壩。寶林古剎在焉，隋末燬於兵。）師至該村竟無人知，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獨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涅槃經，不解經義。師暫聽卽知妙理，且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至哉言乎！諸佛妙理，言語道斷，況文字乎！然非見自佛性，又烏知其妙而明師言之真實不虛哉？一般執著經文自驕驕人者，可憬然悟矣！懷卽今廣西懷集縣，會卽今廣東四會縣，皆鄰封接壤。師隱獵人隊中一十五載，始至廣州法性寺（註見前）說法，剃度為僧。復返

曹侯村宏揚頓教，而佛法遂大興於時。佛言諸佛出世如優曇花，機緣之難如此。後之學佛者遇真正大善知識，又安可忽乎哉！餘經文自明。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刧不盡。聽吾偈曰：

「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此分言僧法海聞師開示，言下便悟，為師首徒。曲江卽韶州府首縣。初參大師，問曰：經云卽心卽佛，是何義意，願垂開示。師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謂於過去現在境界，不起思量分別者，卽汝之真心。於未來境界，不著無記空者，卽汝之真佛。二者和合，卽不生不滅矣。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言一切凡夫以假為真，所謂現境還自緣，非幻成幻法，妄念勾結成種種幻心。若能識自本心，始終不二，且能建立萬法，成一切相，卽汝真心；能

離萬法，泯一切相，卽汝真佛。建立萬法而離於法，則卽心卽佛矣。吾若備細具說，雖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云云。謂心性本是一，何以有二名？蓋以用言則名心，以體言則名性。體本常住不動，心雖用而不妄，故卽心名慧者，本心也；卽佛乃定者，本性也。能定慧等持，體用不離，自然意中清淨，不染不離矣。悟此法門，仍由汝之習性矯而正之，自性自度，自修自行，至於體用如如，卽名無生，而知定慧雙修之為正法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卽心元是佛云云。言本心原是真佛，奈從前不悟，徒向身外或身中摸索，碌碌半生，未免寃屈極矣。真心不用，反以陰識為主，認賊作子，顛倒行事，尤為寃屈。今蒙師開示，忽然有省，知定慧等持為因地法行，初而雙修，繼則如一，遠離一切法相，卽名本來面目也。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忘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遍，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卽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原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卽「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

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卽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卽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仇家。
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

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刼至刼，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誦經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此分言僧法達經師反覆開示，始得悟入。洪州卽今南昌府。達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至三千卷，便生貢高，禮師之時，頭不至地。師訶之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究竟蘊習何事？師非不知，所以故問心蘊何物，正

欲袪其執著，先以禮折之，使其自省。達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說偈曰禮本折慢幢云云，意謂莫說三千部，縱誦至萬部，得其經意，若不知方便法門，不以為勝。汝今與吾偕行，負此事業，都不知自己過患。何以故。禮者所以折慢，頭不至地，失禮極矣。須知一存我見，則四相隨之以起，而罪障卽生；若有功而淡然能忘，則積福愈大而無比。師又曰：汝名什麼？對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意謂口誦心不行，名雖法達，何曾達得法要，直名不符實耳。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云云，正是破其執著。言汝只知空誦循聲，做箇和唱，不知見性明心號為菩薩。念汝有緣，同此一會，故吾為汝說。但信佛雖說法實無法可說，故名說法，法華經亦復如是。何以故？第一義諦無言可說，況文字乎？若能了此，則雖不誦經而蓮花卽從口發，與汝之誦三千部而不見性者，相去遠矣！達聞偈，悔謝曰：今後當謙恭一切。但弟子雖誦法華，不解經義，心常懷疑，望慈悲開示義理。師曰：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某根性暗鈍，一向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云云。按宗趣尚不知，何論經義？雖誦三千部亦是枉念。世人類此者甚多，所謂徒哺啜而不辨味，可慨亦復可憐。師曰：汝但取經誦念一遍，吾當為汝解說。世人每譏不識字者為文盲，此不過認識

幾箇字遂以學者自命，其實胸中空無所有。刴文字為語言表記，苟識字而不解義理，反不如不識字者之尚有直心。達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原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試思，師一聞卽解經義，非通達佛性者能如是乎！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乃至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云云。意謂佛之知見，有開、示、悟、入四門。若聞開示卽能悟入，悟入之後，將內外法相非法相完全打破，亦不取著。所有一切愚迷、憍狂、嫉妒諸般邪見，亦完全遠離，時時刻刻心存正念，則般若卽生，智慧常現，卽佛知見也。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覺則衆生卽佛，迷則佛是衆生。經轉轉經，迷悟在人，損益由己，豈在牢牢執念而不深加思索乎？餘經文自明。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云云。言其以前之不明，被經所轉，而與經義作為仇家。須知一切妄念除盡，卽是無念。無念卽是正念，有念卽是妄念，分分明明，但有無一概不計，則內外清淨，而長御白牛車矣。白牛車喻佛性，御猶行也。達聞偈，不覺悲泣大悟。告師曰：法達宿昔所念，非轉法華，乃被法華轉耳。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

難免疑謗，及三車如何區別云云。達於經義，仍有未了。故師曰：經義分明，汝自迷背，彼執有三乘之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何以故？度量即識見，即妄覺，與佛智天淵之別，如何能測？佛智人人皆有，即般若性，非指世尊言，讀者幸毋誤會。若以度量而求佛智，如蠡測海，如管窺天，轉加懸遠。佛所說法，本為凡夫，若不肯信，從他退席。殊不知自己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所謂騎牛覓牛，豈非迷乎！況經言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種種因緣、方便、譬喻、言詞，皆為闡發一佛乘故耳，汝何不省？所謂三車，特假設是名，為昔時故；一乘是實，亦是假說，為今時故。所以者何？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仍是一無所得。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不作父想子想，亦無用想者，衣裏明珠無人能奪，是名持法華。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此則真正誦經法門也。達蒙師如此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誦經三千部云云。首四句言前為經轉，未明出世之旨，譬猶累世狂惑，未曾休歇。後四句言今已覺悟，羊鹿牛車皆權設假名，初中後善，借以顯發實相真如。且色身即是火宅，五陰在中，如猛火聚，煩惱然燒，無有已時。若能燭破煩惱，空其五陰，則火宅之內原是法中之王，只在一轉移

聞耳。至此達乃大悟，故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蓋因法華而得悟入也。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忘染污名。』

此分言壽州僧智通（壽州，今屬安徽）讀楞伽經千餘遍，不解三身四智是何義意，求師開示。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詳見前懺悔品註）但三身皆從本性生，若離却本性別說三身，是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云何無有自性？以其不能自生也。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云云。言自性具足三身，發明即成四智，雖四威儀中，見聞覺知仍如平常，但不取不捨，即可超登佛地。吾今為汝說明，須諦信無迷，若口不應心，終日向外馳求，實不知菩提為何物也。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三身即具四智，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何以故？三身為本，四智其用耳。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云云。首四句言自性清淨，不污不染，含照圓融，故名大圓鏡智。心不起妄，事理不二，故名平等性智。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一切如是，故名妙觀察智。念念般若觀照，不離本性，故名成所作智。後四句言無論從因從果，轉識成智，但有假名，毫無實性，當下即轉

無稍猶豫，如此決不留情，則雖終日處繁劇之中，自由自在，永處不動，卽得常定，是名轉識為智也。轉前五識（卽眼耳鼻舌身）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卽意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卽末那識，又名傳送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卽含藏識，又名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識從因中轉，五八識從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何則？名雖不同而體實一也，通至是頓悟性智。遂呈偈曰，三身元我體云云。言三身卽我之真體，自心寂靜光明卽名四智。身智一體則圓融無碍而運用任形矣。若起修行之念，卽是妄動；若不修行而守住不動，亦非真精。妙旨因師開示而曉，自性清淨，一無所得，故並染污之名而終忘之矣。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

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具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此分言信州貴谿僧智常（信州今屬江西）初參大通和尚，不能見性，求師開示。師曰：彼有何言語，試說看！常言大通曰：汝見虛空否？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乃至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名為正見；無一物

可知，是名真知，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疑云云。按大通所說，非真正見性，不過掇拾經文參加己意，無怪智常不了。故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旣存見知，卽名妄覺，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不見一法存無見云云。偈意言本性不屬見，亦不屬不見；不屬知，亦不屬不知。若存無見，恰似浮雲遮日；若守空知，還如太虛閃電，錯認見知，不解方便。汝當返照，一念知非，則自己靈光常常顯現。靈光卽性光也。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云云。此偈業已得悟，言自性清淨，豈有知見？若存知見，卽係著相。不但知見不能著，卽情存一念我已悟入，亦是著迷。自性為覺之本體，隨所照處，性卽遷流，所立，而照性亡矣。然不入師室，茫然無主，趣於兩頭，尚能悟入乎？常一日問曰佛說三乘，至終師之世，經文自明。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當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

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物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

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躭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像，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此分言廣州僧志道，讀涅槃經十餘載，不明經旨，誤以涅槃極樂翻作苦相。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云云。此偈不解者甚多，當不僅志道一人，姑就十二因緣釋之。無明生行，行生識，乃至生老病死，終而復始，如環無端。修行者要先了解此行字之重要，知一切諸行是生滅法，不離十二因緣，至於四生六道、無盡輪迴，皆諸行無常也。既知諸行無常，當求所以常住之道。既明常住之道，則生滅可滅，至於滅之盡淨，則寂滅現前而快樂無邊矣。此過去諸佛所由反覆諦觀十二因緣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寂滅非斷滅之謂，當作不生不滅，圓明寂照解。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當有二身，至尚不得生，何樂之有云云，全屬邪見。故師訶之

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以一切世人誤認四大假合為自身相，五蘊和合為自心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執吝生死，耽著世樂，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色身及心，乃至一切萬法，全屬夢幻虛假，毫無真實。眾生於中終日馳求，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疑作苦相，誤之甚矣！佛愍眾生冀返本源，乃示涅槃真樂。不生不滅，常住不遷，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是為常樂。豈世人苦中作樂，虛幻不常者所可比擬！然非見自本性，又烏足語此！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經毀法，罪莫大焉！偈意：首二句言佛性本自不生，今亦不滅，正言其常也。次八句言凡夫外道不見佛性，以佛之寂滅為死為斷，二乘人又以為空無所有，皆屬妄情計度，六十二種顛倒邪見之本，非真實義也。（六十二見盡屬邊見，見長阿含經卷十四。）中十四句言，惟有大根智人，通達內外一切塵勞，如色聲等相，猶如夢幻，皆由五蘊從中作祟。是以不取不捨，不起凡聖分別，亦不作涅槃見解，而後有無二邊，及過去、現在、未來三際可斷。然非頑空也，要當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無上頓教之不

同有為無記者，正以此也。後八句言末刧之世，火災由海底燒起，大地山河乃至天宮彼此相撞，完全粉碎。（見長阿含經三災刧品）真修行人如能打破一切法相，則真常自現，修到自性如如，雖三災大刧來臨，亦如如不動，卽是涅槃樂相。故曰：吾今强為言説，令捨邪見，汝於言下不生執著，方許得知少法。

志道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旣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宏法紹化，諡號宏濟禪師。

此分言行思禪師已見佛性，特請祖師作證。時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者，言當如何修持，方不落二乘階級之中。師反詰之曰汝曾作什麼來者，言作止任滅皆不是道，汝向日曾作何事來耶？答曰聖諦亦不為者，言聖諦吾皆不為，直一無所有，卽達摩祖師答梁武廓然無聖之意。師曰落何階級者，言旣無所有，是無為矣，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

者，言聖諦且不布冀，豈更有等第可言而落二乘階級乎？師知其已入平等覺，故深器之令為首座。此分一問一答，皆稱性而談，不見佛性者讀之，思量測度，不知所語為何事，故逐句解釋，以期瞭然。蓋佛及衆生，階級也；智慧愚痴，階級也；生死涅槃，階級也。凡涉二乘見解卽落階級，最上一乘無聖無凡，無智無愚，不取涅槃，不捨生死，心佛衆生，等無差別，所謂平等不二，更無階級可言。此思之所以高出儕輩而造詣極深也。歸依不久，一日師謂之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佛法斷絕。思既得法，遵師囑付，遂回吉州青原山，首傳石頭遷，再傳為曹洞、雲門、法眼三宗，盛極一時。思寂後，謚宏濟禪師焉。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叩。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岳，大闡禪宗，敕謚大慧禪師。

此分言懷讓禪師亦見自本性，初謁嵩山安國師，不能作證，安乃發之曹溪參扣

。讓至，禮拜祖師。師曰甚處來者，言由何處來也。此非尋常語，乃機鋒也。云何機鋒？意謂佛性本無來去，汝今究從何來以觀其曾否認識。讓曰嵩山者，是有來去處所，已非佛性，不能與師機鋒針對。故師再問曰什麼物恁麼來者，言四大色身，如機關起尸，此起尸機關究竟是何物何以能來也。讓至是始悟為機鋒，因答曰說似一物卽不中者，言此起尸之機關說似一物卽不像。何則？法無有比，隨其所作處處得名然皆假名，究竟無有一物能比擬恰合也。師知其認識本來，曰還可修證否者，言汝旣知此起尸機關，還可以修證否耶？曰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者，言不修證如何知是物？若受污染，則此物卽隱而不現。此見性之語，亦最要保持之訣也。故師曰卽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者，言汝旣明此物，須保持覆護使不污染，而後方能常現，卽為諸佛所護念。汝旣如此修持，吾亦如此修持，兢兢然惟恐此物稍受污染，卽自性自度之意。讓豁然契會師旨，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妙。後往南岳，大闡禪宗，首傳馬祖，再傳為臨濟，溈仰二宗，與青原派共為五宗，鼎盛一時，敕謚大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

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卽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

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謚曰「無相大師」，稱為真覺焉。

此分言玄覺禪師因看維摩詰所說經發明心地，後求祖師證明也。言禪師少年熟讀三藏，並精天台止觀之法，後看維摩經發明本心，與祖師弟子玄策談論間出言頗與諸祖暗合。策曰：仁者得法師誰？覺曰：我看維摩經，悟佛心宗，並非

師授，究竟然否亦無證明者。策答曰威音王以前卽得、已後無師自悟者，盡是天然外道。按威音王係古佛，其時人人知道不須師傳。已後不經師傳，卽天然外道，無有是處。覺曰：願仁者為我證明，何如？策云：我言輕。因偕至曹溪，覺不行參叩禮。繞師三匝者，以佛視師也；振錫而立者，不以弟子自居也。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以機鋒答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言生死無常，甚於暴流，禮儀所不暇及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言汝知生死無常，何不卽自性本體以取無生，無生則無滅，無滅無生，一了百了，有何遲速可言。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者，言我已了知本性無有生滅，亦無遲速。師曰：如是！如是！知其已入不二法門也。玄覺旣得師證明，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言本性旣無動搖，豈有遲速可得。師曰：誰知非動？言本之動否，誰得知之？曰：仁者自生分別。言我性本不動，無去無來。所謂動者，乃仁者自生分別之心耳。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言汝知本性不動，他人所説皆自生分別，與自性無關，是深得無生之意也。曰：無生豈有意耶？言性旣無生，豈尚有意？若有意，則非自性，謂為無生可乎？師曰：無意誰當分別

？言若無意，則生與不生又當誰為分別？曰：分別亦非意。言雖生與無生，自性自見，不分別而自然分別，全不用意識參加，蓋即真如用也。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以上問答了了，皆稱性而談，愈辯愈精，至分別亦非意，則活畫一個佛性給人看。所以大勢至菩薩久滅意根而圓通自在者，即無生也。三世諸佛無一不如此修入，世人每聞滅除意識，即生驚疑，蓋不見本性耳。若見本性，則意識雖滅，而見聞覺知，仍了了如常。讀者於此等處宜細心研求，庶乎有得。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謚曰無相大師，稱為真覺焉。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

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

此分言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長坐二十年，仍在門外。幸遇師弟子玄策引往曹溪參叩，始成正覺。當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曰：汝在此作什麼？曰：入定。策曰：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云云。以破其執迷，蓋性無出入，有何亂定？隍曰入定者，策已知其未入門內。故以有心入定，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無心入定，則一切無情亦合得定以折之。繼又曰：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常定卽是本性，本性自無出入；若有出入，卽非本性。既非本性，何能常定？不得常定，何能大定？隍自知未得入門，所以無對。良久始曰：師嗣誰耶？策云：六祖。隍問六祖以何為禪定？策曰：我師所說不離本性，所以能妙湛圓寂。不取於相，所以能體用如如。五陰本是空寂，六塵亦非實有。既不出不入，亦不定不亂。禪性本無所住，故離住禪之寂；禪性

本自無生，故離生禪之想。自由自在，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蓋一切不著，自性自如，方能成就菩提也。隍聞是說，逕來謁師，且述指引因緣。師愍其遠來，遂垂開示。隍乃大悟，二十年所得心化為烏有。何以故？心有所得，即難悟入。金剛經云：「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否？」乃至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皆破所得心也。蓋自性清淨，一無所得，方名最上乘。若起一念，我有所得，即落二乘。何則？自性已被所得心障覆故也。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此分不言何人參扣，只記問答之語，並以機鋒出之。蓋師處處悉以無上法門開示於人，使之自省。如此僧問師曰：黃梅意旨甚麼人得？若言我得，則心有所得，即落我人四相之中，非稱性而談矣。師曰會佛法人得者，言誰會佛法，誰皆可得也。僧曰：和尚還得否？若云已得，則不成其為祖師矣。故師曰：我不會佛法。蓋得即不得，不得即得；會即不會，不會即會。來去相因，皆所以顯示中道之義，讀者最宜虛心體會。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

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膝跪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師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授記。曰：『永為人天福田！』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此分言得道之人神通廣大，從心所欲。如師欲濯授衣，卓地泉出，即其一也。當浣衣時，有蜀僧方辯謁師。師曰：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泥像。已非出家人本分。況祖師所問，意在施法對治，豈料方辯所答，乃在身心之外，而以塑

像為事乎？師乃正色曰：汝試塑看。數日果就，惟妙惟肖。師笑曰：汝善塑性，可惜不解佛性耳。卽為摩頂授記，永與人天為福田。餘經文自明。又有一僧舉臥輪偈曰臥輪有伎倆云云，按此偈已入於頑空邪見，而猶以菩提日日長自詡。自錯不知，且舉以敎人，其害可勝言哉！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不知者依之而行，是反加縛束也。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云云，此偈正與上偈針對。蓋祖師所言乃自性菩提，臥輪所言猶木本菩提。何以故？木本菩提既無思想，任何境遇亦不起心，豈非無情之物乎？與祖師所言，自性菩提不斷思想，及對鏡心數起而菩提何以亦長者，真有天淵之別，學者可不善思而明辨乎！

頓漸品第八

佛法本無頓漸，因衆生根器利鈍不同，所以立頓漸之假名。智者言下了悟，愚者漸次修習，到達見自本性，則利鈍如一原無分別。故佛說理則頓悟，事以漸除。所謂頓者，係頓然悟入第一妙諦，仍須以次掃除一切法相，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若謂一悟卽證妙果，是名魔說。所謂漸者，言下不能悟入，先將妄念煩惱除却，一心思惟聖道，忽然照見本來，卽與智人無別，從此精進，直至成就菩提。所謂殊途同歸，實無頓漸之分也。故立頓漸品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卽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

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卽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卽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淨，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此分顯示法無頓漸，而不見本性，莫知趨向，妄生分別。卽如當時師居曹溪寶林，四方歸化；同時神秀大師在荊州玉泉寺演教，朝廷且供養為師。風聲所

樹，時人遂以南能北秀並稱兩宗。秀為漸教，師為頓宗。究竟何名頓漸，實不解其宗趣，徬徨歧路，罔識歸依。師乃愍而謂衆曰：法本一宗，無有二相。以人有南北，强分為二，已屬非是。不過見性者有遲有疾，為少異耳。且人之根器利鈍不同，故立頓漸之假名，使智者頓悟，愚者漸修，同歸於道。實則法本法無法，了本無法，法於何有？況頓漸耶？乃秀之徒衆不明實相，反譏南宗祖師一字不識有何所長。秀聞，不特告誡徒衆毋得非議，且恨不能親近，令衆前往參決。卒見秀師受五祖薰陶，虛懷若谷，一心求道，畢竟高出儕輩，後卒證果，以視不知真諦徒作門戶之爭者，相去奚啻霄壤。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乃至還為吾說云云，卽此數語，足見秀師是時尚未悟入，只是一味苦修。何以故？頓教之所以為頓教者，聞師開示，若悟則言下便悟。不悟，則對面千里，豈有令徒前往聞法還以奉告，甯非隔靴搔癢！卒之志誠聞教，頓然悟入，願為執侍，而秀仍依然故我，此其明證也。更有奇者，志誠旣至曹溪，隨衆參請而不言來處。蓋遵秀師之囑，為盜法來耳。豈料師已預知其事，因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可見頓漸二宗判若雲泥。何則？神秀師五祖有年，反不如師之神通自在事前預知。自性般若之最尊最上

如此。志誠知師燭破其謀，出而禮拜，具陳前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誠以未說卽是，說了不是為對，真聰明善辯者也。師曰：汝師如何示衆？對曰常教人住心觀淨，長坐不臥云云，此法至今流傳頗廣，奈無一人成道。何哉？以其非正法，實邪見耳。故師誡之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云云，以破其執著。蓋秀師所教全在色身上用功，不知色身如宅舍，前已言之，不過數十百根臭骨頭結構成形，有何功課可立？而乃強令長坐，不亦迷乎？總之能見自本性，坐也可，臥也可。不見本性，坐也是妄，臥也是妄。修道者不可不知，後之奉其教，及誤解般舟行，數十日不坐臥者，可幡然悟矣。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也。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

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痴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此分言志誠聞師告誡,知伊師所教難以入道。於是再拜求師開示,且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言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求和尚更為教示云云。試思學道九年毫無進益,則漸教之難以悟入,亦已明甚!而志誠心知其非,然在未聞頓教之前,亦只如盲人摸象,各是其是。殆一聞開示,卽悟前非,性根之利可想。師不卽開示,乃先問秀師所教行相如何,然後再對症投藥,解其縛束。縛束既解,自能悟入。此頓教法門所由最尊最上最妙,為我佛獨一無二之心印,付諸教外別傳,得之者固無一不成佛作祖也。師曰:吾聞汝師教人戒定慧法,未審所說行相如何?誠曰秀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乃至不知和尚以何法誨人云云,在未見性之人,聞此教法無不奉為圭臬。所謂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三歲小兒能知得,八十老翁行不得。雖舌底翻蓮,無能難之

者。然以之勸世，捨惡修善則可，若求入道，則如鳥獸臨渴，誤陽焰為水，由所見不真耳。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卽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云云。蓋秀師所說仍是不離色身法相，與師所說隨方解縛，逈然不侔。故曰：吾所見戒定慧則又有別。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所說接大乘人，乃至名為相說，自性常迷云云。縱說一刼，徒增迷悶，有何益處？更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方得名為真正戒定慧法。至此，師乃直截開示。所以先問秀說行相，知致病之源，對症投藥，兩兩對勘，使之自省，正是隨方解縛之意。然非肉身菩薩，又烏能隨根接度，循循善誘哉！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云云，意謂心無虛妄，則本性清淨而名戒。心無愚迷，則本性光明而名慧。心無染著，則本性常住而名定。蓋本性原自清淨，一切不染，猶如金剛，無有能破壞者。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雖身有去來，而性無動搖。自性自如，卽如如佛矣。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

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此分言志誠聞師開示，言下頓悟本來，乃呈自本心所見。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者，即針對以前秀師所敎，全在色身上用功，幻中求幻，老死無成。今知悔悟，不但幻身無常，即迴趣真如亦是著相，著一絲頭，法即不淨也。師知其入門，故然之。復語之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乃至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云云，已將第一義諦，從因地法行至成就菩提，徹始徹終，完全揭示，毫無餘蘊。蓋菩提涅槃，解脫知見，以及戒定慧種種法門，皆屬假名，為饒益一切衆生，示導修行正路，不得不假此設施以資接度。若見自本性，則縱橫自由。所以能如此者，以平常日用之間，雖應作應語，

普見化身，而實不離自性，一真一切真故也。久之自在神通自可以次達到，至此則真名見性矣。志誠又問不立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痴、無亂，念念般若觀照，乃至諸法寂滅，有何次第云云，意謂能明自性，無論行住坐臥，時時刻刻以般若觀照，守而不離，用則徧於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自在受用，不作父想子想，亦無用想，是則真正修行。無為而無不為，試問有何可立。及修行次第耶？至是，誠恍然大悟，再三禮拜，願為執侍服役，朝夕不懈。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

此分言事實經過，可分數節研求。一者，門戶之見最為痛心。如神秀與師，同隸五祖門下，神秀多年而不得，師言下而頓悟，此根器之不同，亦以見大道之公，決無私授。古人取則天地日月，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也。苟是其人，陌路可教；設非其人，父子不傳。非不傳也，彼既不悟，傳之猶不傳也。此五祖衣法所以授師而不及秀者，道固應爾，豈有所為而為之耶？雖神秀與師尚無彼此，而秀之徒眾因妒生憎，既私立秀師為六祖，復恐師傳衣為天下所聞，遽謀殺害。門戶之爭，今古一轍。然如此存心，凡夫尚不可，況修道之士乎！二者，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冤債酬償尤難倖免。如大師過去生中負行昌金十兩，今因緣和合，故受秀徒所使。設師被害而取其金，是師債已償，而行昌反負師命。冤冤相報，寧有了期？一切眾生不知因果報應，固無日不在愁憂苦惱之中，宛轉呻吟，無可奈何。讀此者可以竦然矣！三者，得道之人水火刀兵弗能損害。經云：「如風吹光，如刀斷水。」觀於師之舒頸就刃，悉無所損，足為明證。且以物言固為劍，以法言則為見，邪不勝正，焉能為害？況不負命耶！四者，冤親平等，無我無人。如大師受行昌三刃毫不為動，既償其金，縱之使去。復囑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此何等胸襟！何等度量！與世尊

昔遭歌利王之割截，及得道後，首度憍陳如情形相彷佛，（憍陳如即歌利王後身）修大乘者不可不如是存心也。五者，勇於改過，終成上善。如行昌任俠自詡，謀刺不得，求哀悔過，投僧出家。蒙師開示，卒悟妙諦。然則一切凡夫又安可自甘暴棄，而不亟求反省乎！餘經文自明。

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

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

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此分專言佛性。行昌既蒙師攝受後，禮謝前愆，因求開示。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理所在，乞慈悲解說。師曰：無常即佛性，有常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佛說涅槃經，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蓋無常是邊，常亦是邊，所以說佛性非常非無常。但此處未即開示佛性正義，先將常無常二相翻說，以啓發行昌疑問。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經。以明前說之弗舛。行昌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云云，不但行昌疑惑，後人讀經者亦無不疑惑。師曰：大般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誦一遍，便為講解，無一字一句不合經義。今為汝說，終無二理。行昌曰：學人識量淺昧，不明奥義，惟願委曲開示云云，至此誠切懇求，師乃揭出妙諦曰

：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刼以來，無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意謂佛性本常，衆生悉有。但迷不回頭，萬刼輪迴，卽是無常，佛說非幻成幻法。所謂真正大善知識絕跡世間，非無也，如鳳毛麟角不易覯之意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意謂一切萬法本無自性，若有自性，則物物皆可容受生死。性有限量，或斷或續，因果業報亦失準確，而真常性有不能周徧之處，故師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所以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無常計常；樂計無樂，無樂計樂；我計無我，無我計我；淨計不淨，不淨計淨；共成八倒。故世尊於涅槃了義敎中破彼偏見，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只知依照經文，違背經義，以斷滅無常，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云云。以上二說，互相顯發，真理自出，所以促行昌之自悟。與機緣品為弟子法達所說，經轉轉經，事異理同，可以互證。行昌言下大悟，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云云，意謂前以無常幻心誤作法王，不知佛說本有常性，認賊作子，一切凡夫拾瓦礫為明珠，亦復如是。我今蒙師開示，豁然省悟，不加功力，佛

性自然現前。所謂佛性者，本自具有，非師授與；而自性内照，我亦無所得焉。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言已通徹佛性，可以自性自度矣。徹於是禮拜感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卽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

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

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宏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為「荷澤禪師。」

此分言童子神會年僅十三，才智過人，未見本性，即以機鋒口吻玩弄祖師，卒賴薰陶，終成道器。會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云云。言知識千里遠來，還認得本來面目否？若認得，即是汝之真正主人。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者。意謂言不由衷，造次對答，毫無義意。就會言而論，無住則失所歸依，見即是妄，而彼反以為主，豈非邪見？會不悟，更問師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意即和尚見性與否？師以拄杖打會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曰：吾之所見者，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善惡，是以亦見亦不見云云。對症下藥，絕妙指點。蓋世人不見自性，即因不見自心過愆，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甯獨會哉？故師言汝痛則同凡夫，不痛則同木石。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侮弄人耶？神會禮拜悔謝。蓋會既不見性，只學得一片機語，特

其唇舌犀利，欲以此逗引師言，亦聰明太過之誤也。然後世不如會之虛心悔過，徒尚利口喋喋、禪機娓娓，毫無真實者可以休矣。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當竭誠恭敬參求。汝若心悟，得見本性，依法修行，亦不合肆無忌憚巧語侵人。汝今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云云。此數語痛快淋漓，雖屬訶斥，但自性自見當機指導，已於言外見之。神會自知罪過，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如會者，可謂過而能改之豪傑，卒證妙果，不亦宜哉！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汝等還識否云云。奇哉此物！卽之不見，呼之却應，三世諸佛咸不認識，安立無邊假名，迷誤無量衆生。何則？開口卽錯，動念便乖。靈山會上，世尊拈花示衆，迦葉尊者破顏微笑，卽此物也。達摩祖師初見梁武，梁武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亦此物也。神會賣弄聰明，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已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而已云云。蓋佛性本源全屬假名，但一開口卽落二法。故師言有把茅蓋頭，成為知解宗徒也。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宏曹溪頓教，著

顯宗記盛行於世，稱為荷澤禪師焉。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此分總結上文。其時四方修士雲集寶林，各宗其宗，互相詰難，意趣不合，咸起惡心。師預知其事，愍而謂之曰：大凡學道之人，要將一切善念惡念完全拋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自性猶屬强名，其餘法相更屬虛假。善是邊，不善亦是邊，故法相有二。若離善惡之念，則法無二相。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可以建立一切教門，千宗萬派，任意設施。總須言下自見，方為正法；否則說有說無，是彼非此，全屬邪見，不能入道。於是座下諸宗之人聞師所說，總皆悔悟，作禮而退，請事為師焉。

護法品第九

護法者，如大般涅槃經云：「手執戈矛，侍佛左右，以防止魔類攪擾清淨道場也。」如世尊說於過去無量劫前，有比丘修行正法，為破僧所嫉，羣趨加害。時佛為國王，聞之披堅執銳與破僧決鬭，比丘得免於難，而王因傷殞命，以此

護法因緣，生不動國，及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修自性功德無量無邊，護法功德亦無量無邊，故立護法品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

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

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千百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

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並奉磨納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焉。

此品言當時法化之盛，超越千古。以則天之驕侈，然對於佛法及大善知識至為尊敬，既請嵩山安國師及玉泉神秀師入宮供養，因問一乘之道。二師推讓云：

南方有曹溪六祖，密受五祖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為辭。兩宮乃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師表辭不赴。薛簡曰京師禪德皆云，欲會道須坐禪習定云云，此正秀師所教，常坐不臥，住心觀淨之法。蓋未見性之人，無一不作如是修。在初，未嘗不自以為妙法，豈料誤己誤人，終至無成，如此之輩，幾於無處無之。師知其執著，乃云道由心悟，豈在坐乎？並引金剛經以證如來清淨，諸法空寂。所謂禪坐，不過假名，自性中一無所得，無形無相，無言無說，究竟無證，何況坐耶？簡知前非，求師慈悲指示心要，並引無盡燈法門，明明無盡為言。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相待立名。若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言佛性獨一無二，無有與之相對待者，不可以明明無盡為比。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倘不用智慧照破煩惱，憑何出離生死云云，不知以智慧照破煩惱，正是生滅二法。如何以生滅法而求出離生死，豈非南轅而北轍乎？故師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是二乘見解。上智之人悉不如是，卽言下破其執著，使之悟解深入也。簡曰：然則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為二法。若以智者觀之，其性實無二相；此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凡愚不減，賢聖不增。推而言之，住煩惱之中不覺雜亂，居

禪定之內不覺空寂，無斷常來去，不在中間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故名之為道。妙哉！妙哉！此法之妙，真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其所以妙者，正妙在不生不滅，不定不亂，不在內外中間。然非見自本性者又烏知其妙哉！簡曰：師說不生不滅，與外道有何分別？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係將生止滅，以滅顯生；滅猶不滅，生說不生云云。卽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換言之，卽以後念止前念之法，不知前念未滅，後念又生，滅非滅盡，生謂無生，是以楔出楔之類耳。師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與外道以念止念之法判若天淵，所以不同外道。以上先將簡之種種法執完全摧毀，使之毫無依據，乾乾淨淨，然後始教之曰：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法惡法都莫思量分別，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者，言見此本心本性，守而不離，至常光現前時，則妙用等於恆沙，神通變化，遊戲三昧，自由自在，縱橫盡得矣。簡蒙開示，豁然大悟，乃禮辭歸闕，表奏師語。遂有袈裟鉢盂之錫，並敕刺史修飾寺宇，賜師之舊居名國恩寺，此所謂人王護法，盛莫與京矣。詔內師若淨名，託疾毗耶者，言師以老疾辭不赴京，猶之維摩詰居士於毗離耶大城示現有疾之意，餘經文自明。

付囑品第十

付囑者，以法付囑諸大弟子，分化四方，流傳後代，亦卽師最後之微言也。衣鉢表信，止師弗傳，所以杜爭端，不得不爾。至於佛法則代代遞傳，迄今不斷，故立付囑品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擧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　；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卽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卽「衆生用。」「善用」卽「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

；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痴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

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著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

；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卽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此分師因將近涅槃，知首徒法海等堪以荷擔大法，故喚集付囑一切，及將來說法度生，不失本宗宗旨，俾頓教得以永久流傳。汝等不同餘人者，師座下有弟子千餘人，四方雲集參叩者難以數計，惟法海等十人為師高足，悉已見性明心，堪為一方師，故特付以教化之法。吾今教汝等說法，不失本宗。本宗卽頓宗，直指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自性自度，自修自證，自成佛道之法，亦卽佛門最上一乘之心印也。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入卽離兩邊。為人演說一切法，能不離自性，卽不著兩邊。譬如忽然之間，有人問汝如何是法，答語盡雙，皆取對法，使來去相因，不著邊見，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卽不失本宗。三科法門，經文自明。自性能含藏萬法，萬法由自性而生，故名含藏識。起念卽是轉識，轉識卽出六門而見六塵，故一十八界均由自性起用。性邪則起十八邪，性正則起十八正。性含惡用卽衆生用，善用卽佛用，其理可與般

若品所説，互相對勘，但此處專言應對之法。應對者，非普通應酬之謂。乃借此顯示佛法妙用，示導見性，以明本宗宗旨所在也。用由何等？由自性中有對法故。云何對法？以外境言，無情五對，卽天地、日月、明暗、陰陽、水火五對是也。法相語言十二對，卽語法、有無、有色無色、有相無相、有漏無漏、色空、動靜、清濁、凡聖、僧俗、老少、大小十二對是也。自性起用十九對，卽長短、邪正、癡慧、愚智、亂定、慈毒、戒非、直曲、實虛、險平、煩惱菩提、常無常、悲害、喜瞋、捨慳、進退、生滅、法身色身、化身報身、十九對是也。此三十六對法若能解用，卽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卽離兩邊。此何意耶？讀者多不悟解，蓋一切萬法皆屬名色。經云：「世間一切法，離名無所有。」雖有智者，不能呼無名之物，作無名之務，此顯而易見者也。然則名色又何自而起耶？曰：由對法而起。因有顯無，緣無顯有；因大顯小，緣小顯大。雖有情無情，法相語言，用處不同，立名別異，而其為名色則一。所謂隨其所作，處處得名，全屬虛假施設。若能了此，打破名相，隨所滅處，卽名真實。不著兩邊，卽名中道。中道卽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故言貫一切經法，出入卽離兩邊也。而自性動用，共人言語時，務須外離一切相，內離一切空，方合

道意。且執空之人謗經者衆，直謂不用文字，以為是相。不知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何以故？語言卽文字相耳！又云直道不立文字，不知卽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不要謗經。自迷不過一身，謗經害及大衆，故罪障無數，切宜戒之。至若著相於外，作法求真，廣立道場，爭說有無，如是等人累刼不能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切莫百物不思，於道性反生窒碍。若聽說不修，令人又起邪見，二者亦屬邊見，不可為法。以上法障，皆須解除，但依法修持，無住相布施，卽是佛之正法。汝等若悟此說，依此作用修行，卽不失本宗宗旨矣。汝等於外布敎之時，設有人問汝義理所在，問有以無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恐汝等不明，再為詳示。假設有人問：何名為暗？則答以：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因暗顯明。餘問皆如此，舉一反三可以類推，汝等於後傳法，依照以上所說，轉相敎授，勿失宗旨為囑。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敎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

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卽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作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離假卽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
有情卽解動，無情卽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卽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卽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諍卽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

：『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鈔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皆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此分言師未涅槃之先一年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塔猶世俗之壽藏。次年落成，又於先一月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有疑卽須早問，莫待後來追悔。時弟子法海等聞師將近涅槃，悉皆悲淚涕泣，不能自已。獨神會不然。師稱之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哀樂、不動不生。餘皆不得，所修何道？蓋神會平日修習空定，遇此可哀之事漠不動念，非餘人可及。師隨卽破之曰：汝等悲泣，蓋憂吾不知去處耳。若知吾去處，卽不合悲淚。法性本無生滅去來，色身雖壞，此性實常住不變，汝等甯不知耶？今可盡坐，吾與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若與吾之意見相同，依此修行卽不失宗旨。偈語首八句言世間一切萬法，無一真實，無非虛妄。然一切凡夫認賊作子，以假為真者何也？以其不見真心耳。若見真心，則凡眼見種種境界無非假名法相，毫無真實。但離真卽假，離假卽真，全憑自心主持，自心若不遠離一切假法，則心卽非真；心既非真，更欲於何處而求真耶？中十二句言凡屬有情衆生，皆具見聞覺知、一切動作；無情之物，如頑石枯木，則無知覺動作。此係借無情之物，以喻真心之本來不動。但頑空不動，以其無情；真心雖不動，而佛性不斷，見聞覺知亦無異平常，故能成道而可貴。蓋動者四肢五官百骸也，

不動者自性也，本心也。真修行人身雖動而心不動，反是則心隨身動，不能把持，終是凡夫。頓教大法已盡示於此數語。故曰但作如此見，卽是真如用也。末十二句言汝等學道之人若能悟入，只依之而修卽可成道，但須努力而求，切莫執著，入於生死斷滅。設與人說法，言下相應，卽可共論佛義。否則合掌令其歡喜，切勿諍論，因此宗無諍。何以無諍？因一涉諍論，則是非卽起，自性入於生死，先失道意，尚望成道乎？故須切戒也。時徒衆聞偈已，各各攝心不敢再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請問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至今，鈔錄流行，名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依此法修，卽名正法先祖偈意，衣不合傳。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者，言吾本來自西土東度，為傳佛大法，救度一般為情所迷之人。由吾而傳五代弟子，然後法周沙界，得道如林。故曰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也。師復曰：汝等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及一行三昧之旨。何謂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所而不住法相，於彼法相之中，愛憎不生，不取不捨，不念自他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遠離一切塵勞妄想，卽名一相三昧。何謂一行三昧？一切處所，無論行住坐臥，但能心口如一，直行不二，是不動道場，真成

無上淨土，即名一行三昧。若人能具此二三昧者，如地有種子，得雨即生，自然成實。我今說法亦復如是。汝等佛性猶如種子，遇茲霑洽，悉皆發生。依吾旨而行，定證妙果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偈意言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如大地之含有種子，得雨則萌芽自生。奈衆生雖有佛性，為煩惱所覆不能顯現，今聞吾說法，頓然了悟不生不滅，依之以自度自修，自然成就菩提妙果。千修千得，决定無疑也。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者，言佛法無有二相，本心亦然；無相之相，名為實相。此相妙湛圓寂，不染不雜，汝等徒衆切勿觀靜及空其心，致墮有為無記二邊，則不可救藥矣。蓋此心本來清淨，猶如虛空，無可取捨。各須努力勤求，隨緣好去也。爾時徒衆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

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婆毱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蜜多尊者，第八佛馱難提尊者，第九伏馱蜜多尊者，第十脇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毘摩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羅睺羅多尊者，十七僧伽難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拏羅尊者，二十三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此土是為初祖）二十九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十一道信大師，三十二宏忍大師，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

此分言師於未涅槃前二十餘日，囑弟子等速料理舟楫，欲回新州原籍。大眾哀留甚堅，請師無般涅槃。師曰：諸佛現世如優曇花，猶示涅槃，且有來有去，事理之常，斷無常住之理。吾此形骸，歸必有所，亦事理之常，何必如此堅留。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意謂師回鄉小住，尚有再來之日，但不知早晚，？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意謂此次歸里即般涅槃，所以必須歸故里者，猶葉落歸根之意。但佛性常存，寂光普照，神雖來而形已離，故來時無口。眾曰：正法眼藏當付何人？此問非欲繼佛正統，欲得承師位，如首座或敎授者而依止之耳。故師曰：不必承繼依止，凡有道者無一不得，凡無心者無一不通。人人皆可自性自度，自證自修，固無限量也。眾曰：未知從上佛祖，應世以來，傳授幾代？師曰：古佛應世已多至不可數計，姑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刼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為莊嚴刼最後三佛。今賢刼千佛，則以拘留孫佛為始，次拘那含牟尼佛，次迦葉佛，次釋迦文佛，連前共七佛。釋迦文佛首傳大迦葉尊者，遞至於吾，共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亦當如此，遞代流傳，毋令斷絕乖誤，是為至囑。弟子又問師涅槃後有無難否？師曰：

吾滅度後五六年，當有人欲取吾首，聽吾讖曰云云。讖猶預言也，蓋頭上養親者，孝也。口裏須餐者，子也。遇滿之難者，張淨滿也。楊柳為官者，楊侃柳無忝也。事實詳見後文。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卽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為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卽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卽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卽是魔王來住舍；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見，卽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眞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除婬卽是淨性身；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卽是眞。
今生若遇頓敎門，忽遇自性見世尊。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眞？
若能心中自見眞，有眞卽是成佛因；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痴人。
頓敎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吊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敎，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此分言師涅槃日所說妙法，亦是最後垂訓。首座法海為利益未來際無量衆生，白言：後代迷人欲見佛性，當留何敎法度彼？師曰：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卽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乃至汝等自心是佛，為最終開示卽心卽佛之義，以結束全經。起首開章明義，卽曰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

了成佛。今卷終亦曰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中間反覆叮嚀，始終一貫，無一語不以本心本性為歸依。如五祖云：「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又曰：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皆其最顯著者。本體即本性，本性即本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體言則名性，以用言則名心，除心之外，說盡千般法，亦是相說，不離邊見。云何若識衆生即是佛性？所謂佛性，即是心之本體。所謂衆生，即是心之變相。心若不動，即是佛性，即非衆生；心若妄動，即非佛性，即成衆生。心何以妄動？以五陰覆蓋真如，六塵牽引，不得不動。若能屏息諸緣，了達五蘊本空，則五陰之外無別衆生，衆生之外無別煩惱，煩惱已盡，心得自在，而佛性現矣。故後代迷人若識自心衆生，即見佛性。性平等，則衆生成佛；性險邪，則佛變衆生。佛性在衆生之中，衆生不在佛性之外。若識衆生，即見佛性；若見佛性，應度衆生。既度衆生，即名無生。若達無生，即可以次超越五十五位妙菩提路而入菩薩地矣。蓋凡屬有情，見聞覺知，無一刻能離佛性。若離佛性，色身即壞，況欲修耶？特以如是佛性，無形無相，無名無字，無頭無尾，無背無面，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三世諸佛悉不認識，姑以佛性名之。千經萬典，敎示後人者，此也。修行之人矻矻不已者，為明此也。佛菩

薩已登覺岸，為了此也。除此之外，皆戲論耳。雖然，一切凡夫不識本心，誤以緣心為主，而有靜坐觀心，凝神調息諸法，修至老死，毫無進益。此何故耶？以緣心即衆生耳。經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生滅心滅，菩提心生。」心只是一，惟勸修行者剷除生滅心，發起菩提心，即入道之基也。蓋菩提心即真佛，自真佛不求，更向何處尋求耶？心生法生，心滅法滅，即此義也。吾今留一偈，名自性真佛偈，若識偈意，依之修行，自成佛道不難也。偈語首八句言自性變化甚多，全憑自己作主。邪見一起，魔即住舍；正念一生，魔變成佛。魔者，五陰魔，為一切邪妄根本，須自除之。中十二句言自性三身佛，化身雖生於法身，而法身即在化身之中，化身能行正道，即是圓滿報身。以世俗言，生子生孫，亦屬化身之一。然此化身，雖由婬性而生，實由淨性而來。能斷婬欲，則性即清淨，所以佛門以修梵行為上。不但婬欲須除，五根所欲，亦宜屏絕不染。先如此堅修，一旦忽遇智人，傳以頓教法門，剎那之間，忽見自性，即是真佛。從此精進，成就菩提，即同佛矣。後十二句言普勸世人修行作佛，但茫茫前路，不知向何處尋求始得見真佛耶？不知皆不需也。今生若遇頓教，忽見自性，即是成佛正因。若不見自性，而向外尋覓，起心何異痴人。今將

頓教法門揭示無遺，留教世人俾資救度。若能悟解，依之修行，決無不成道者。當來之世，一切修行人若不作此見，悠悠忽忽，虛度一生，則非祖師之咎矣。師說偈已，復告眾曰：吾滅度後，切莫雨淚悲泣。受人弔問，即非吾之弟子。須知色身如宅舍，舊則易之，朽則遷焉，毫無可戀。但識自心見性，無動靜生滅，無是非來去，無住無往心即自在。恐汝等不會吾意，今再三囑付，令汝等見性。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者，言善惡二邊皆不取捨，摒絕諸緣，斷除見聞，使心如太空，虛豁常寂，蕩蕩空空，無滯無礙，即是本來面目。但不念善惡，並非鄉愿；見聞既斷，亦非閉塞。當時時觀照自性，常生般若，切毋誤解師意。此偈可與菩提本無樹偈互參，精義自顯。前偈無處下手，此偈可以入道，然非見自本性，亦不知其奧妙。蓋修行至此，再進即無言可說，而自性自如，無復煩惱矣。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

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緇白，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

而回。

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

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摩所傳信衣，（係西域屈眴布也）中宗賜摩納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幷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此皆興隆三寶，普利羣生者。

此分言師涅槃時至，應化度生諸事已畢。齋罷，與弟子說法，苦切懇至，直至最後一偈，始默然端坐。至三更時，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有情無情莫不悽悲。師之功德，照耀今古。過百日，廣、韶、新三郡官紳四衆，爭迎真身供養。遂卜曹溪，入塔之始，白光衝天，千餘年來，真身如故。且夢感代宗，請回衣鉢。涅槃常樂，如是如是。至師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四十三人，而悟道超凡，莫知其數。要皆遵師所囑，授受之際，惟傳本體，始能五宗鼎盛，海外嚮風。嗚呼盛已！千百年來，得師真傳者固多，而不遇

大善知識，誦讀此經，不解義趣，甚或妄加詆毀，千載埋沒，且收入此土著作雜藏之中，與其他戲論比類齊觀。尤復中加批評，荒誕不經，不但不見自性，適足以顯其增上慢耳。聖可不揣譾陋，發心詮釋，期以凡庸之愚，啓發無師之智，俾獲斯經者，讀其文並解其義，自修自行，自性自度，不必參叩諸方，自能成就菩提，則將來得道之人，更不止於恒河沙數。豈非本師六祖流傳此經，慈悲度世，興隆三寶之本心也哉！餘經文自明。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

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壇經終（另有六祖大師事略附後）

六祖大師事略

唐法海　撰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正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母乳，夜遇神人灌以甘露。三歲喪父，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

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一十六年。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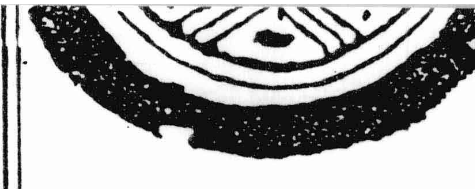
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為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讖。（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

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濶？』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坐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

，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曰「花果院，」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剎，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額為「寶林，」遂成梵宮。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眾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歸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注：龍骨於元朝至正己卯，寺罹兵火，因失，未知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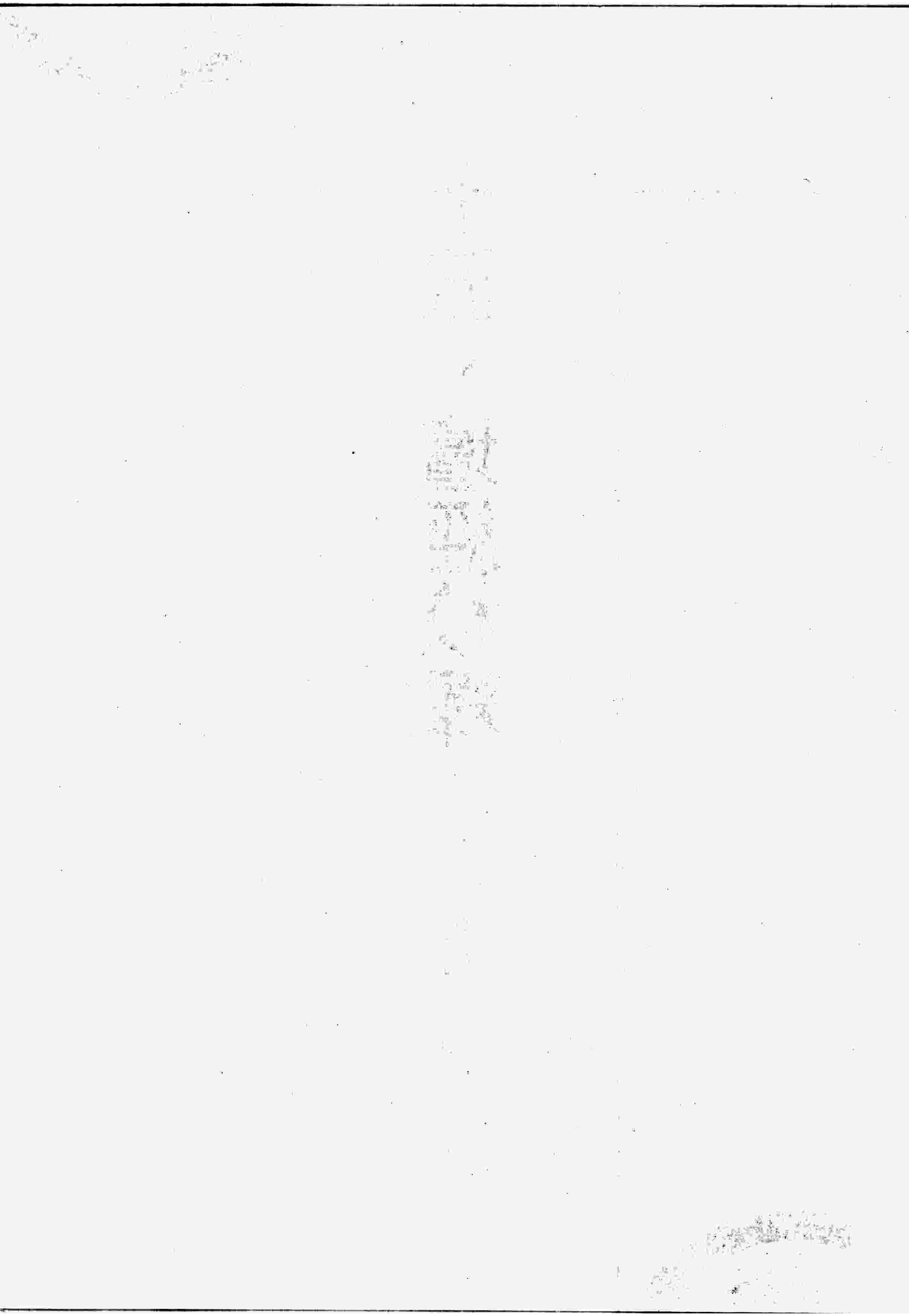
附記：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向存黃梅東禪，明，嘉靖間，粵中宦者，於彼請歸曹溪，今尚存。又，唐王維右丞，為神會大師作祖師記

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為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師謚號碑云：「師受信具，遯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民馮茂，以山施師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



十五、壇經校釋

民國・郭朋 著



目録

附録

序　言

一

按照佛教的傳統説法，佛教的禪宗，是由印度傳來的。在印度，自摩訶迦葉以至菩提達磨，「師資相承」，二十八代，這就是所謂的「西天二十八代」祖師説。在中國，自菩提達磨以至慧能，「師資相承」，共有六代，這就是所謂的「東土六代」祖師説（所以慧能被稱爲「六祖」）。其實，這種説法，只不過是一種宗教傳説而已。核實而論，中國佛教的禪宗，是由慧能創始的；慧能以前，只有禪學，並無禪宗。（因而，通常所謂禪宗中的「南宗」、「北宗」之説，也只不過是一種習而不察的傳説而已。對此，可以參看拙著隋唐佛教第四章第四節。）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創立了禪宗，而慧能之後，禪宗却又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演變。慧能之禪，樸質無文，不加緣飾，徑直倡導「明心見性」，亦即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慧能之後的禪宗，雖仍講究「明心見性」，却平添了許多枝蔓。

晚唐、五代的禪宗五家，雖也都以「明心見性」相標榜，但却宗風不同，門庭各異。「機鋒」、「棒喝」之類飽含蒙昧主義的東西，隨着五家的興起而逐漸取代了慧能之世的比較樸素的「直指」。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爲之一變。

入宋之後，儒士、文僧，向禪者多，不僅語録日繁，而且大型燈録也相繼出現。「不立文字」的禪宗，一變而爲「不離文字」的禪宗。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又爲之一變。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所謂「拈古」、「頌古」——以「拈」、「頌」古代的各種「公案」（總數號稱「千七百則」，一般「拈」、「頌」者則爲「百則」），取代了「直指」與「參究」。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又爲之一變。北宋克勤，創作評唱，致使禪宗由「直指人心」而演變到「繞路説禪」（克勤語）。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又爲之一變。南宋宗杲，提倡「看話禪」（「參話頭」——禪宗之「參話頭」，並非始於宗杲，宗杲只不過是加意提倡而已），把禪宗引向了更加蒙昧主義的道路。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又爲之一大變。

元、明、清代，禪宗的主要流派，雖然仍在勉强維持其門庭，但多是在步前人後塵，拾古人餘唾，陳陳相因，每況愈下。甚至變「參」禪爲「唸」禪（變「參」話頭爲「唸」話頭），終而至於由禪入净（完全走向慧能禪的反面），徒有禪名。

所以，慧能創立了禪宗，但他并不等於禪宗；同樣，禪宗是由慧能創立的，但它也决不等於慧能。兩者之間，在其基本思想上，即：世界觀上的「真心」一元論——「真如緣起」論，解脱論上的佛性論，宗教實踐上的頓悟思想，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如上所述，隨着時移勢易，兩者之間，却又有着許多的不同。這些不同，正標誌着慧能以後禪宗的發展和演變。

二

禪宗提倡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思想的理論根據，是解脱論上的「佛性」論。所謂「佛性」論，就是認爲：「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都能「成佛」。而且，禪宗還認爲：只要「見性」，便可「頓入佛地」。這也就是所謂的「頓悟」説。雖然中國佛教的其它各宗（除三論宗和唯識宗）也都講究「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是，「頓悟」成佛説，却是禪宗所特有的思想。從世界觀的角度説來，這一思想，又表現爲「真心」一元論——「真如緣起」論：永恒的、絶對的、無所不在、靈明不昧的「真如」——「真心」，是世界本原，宇宙實體。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它派生（緣起）的（這一思想，也是除三論宗、唯識宗之外其它各宗所共有的）。由於一切都是由「真如」派生的，所以，舉「一切」的萬事萬物，本身就是「真如」。所謂「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黄花，無非般若」，便是這一思想的具體反映（後期禪宗的泛神論思想，正是這一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禪宗的這一基本思想，也就是慧能（以及壇經）的思想。

在談及慧能的思想時，人們多習慣於把他同金剛經聯繫在一起（注）。這是因爲，據説，慧能在見弘忍以前，曾經聽到過有人唸誦金剛經，而且，「慧能一聞，心便明悟」（法海本壇經第二節）。而在弘忍向他「傳法」時，又向他唸誦了一遍金剛經，以爲「印心」之證。因此，人們認爲，慧能的思想，也就是金剛的思想——至少，金剛思想同慧能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在慧能思想裡，有着很大的金剛思想的成份。其實，這不過是一種習而不察的歷史誤會。因爲，金剛，乃般若系經典，它的思想，世界觀上，是「性空緣起」論；思想核心，是「一切皆空」。筆者曾經指出過：古印度般若（三論）系思想的產生，乃是没落的奴隷

注：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著有金剛經與六祖壇經之研究一書，可惜筆者還不曾看到，不知該書內容如何。

主階級的完全絶望、徹底幻滅的時代反映。對於一個行將滅亡的剥削階級説來，世界已經不屬於他們，等待他們的，只有徹底的滅亡！這種没落的階級本能，使得他們對於現實世界只能抱着否定一切的虛無態度。般若(三論)系的「一切皆空」思想，正是這種階級情緒的反映。在他們那種非常陰暗的心目中，什麽都是「空」的。他們甚至認爲，光講一個「空」字還嫌不够，他們可以一口氣講出十八個「空」來：「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爲空，無爲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性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詳見智論第二〇、第三一等卷。在大品般若裡，還有「二十空」之説，前九空相同，後十一空是：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龍樹並且撰寫了十八空論，闡述十八空義。在這「十八空」裡，「内」、「外」等「空」，可説是「空」的現實世界；而「第一義」、「無爲」等「空」，則是「空」的彼岸世界——這也正是大品般若所説的：「若當有法勝涅槃者，我説亦復如幻、如夢！」(幻聽品)其實，所謂「十八空」(或「二十空」)也者，不過是一些煩瑣之談，一言以蔽之，則「一切皆空」四字足矣。總之，般若系的「空」，是一種全稱否定，是一「空」到底，没有任何保留的。

而慧能的思想，則世界觀上，他是一位「真心」一元論——「真如緣起」論(它與「性空緣起」論是鍼鋒相對的)者；解脱論上，他是一位佛性論者；宗教實踐上，他則是一位「頓悟」思想的倡導者。這一思想，來源於各種宣揚這類教義的大乘經典。就古印度説來，這一思想，是反映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的願望和情緒的。作爲一個新興的剥削階級，爲了愚弄人民羣衆，在需要的時候，他們也會「適當」地

講那麽一些「空」話，例如，在大講佛性論的大般涅槃經裡，居然也能一口氣講出十一種「空」來：「世尊！云何名空？善男子！空者，所謂内空，外空，内外空，有爲空，無爲空，無始空，性空，無所有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梵行品）光從字面上看，好像同智論（大品）講的差不多，但其命意，却大不相同。請看涅槃對於「内空」的解釋：「菩薩摩訶薩（按：『菩薩摩訶薩』全稱應爲『菩提薩埵摩訶薩埵』。『菩提薩埵』，義爲『覺有情』；『摩訶薩埵』，義爲『大有情』。『菩薩摩訶薩』，意即『大菩薩』）云何觀於内空？……是内法空，謂無父母、怨親……所有財物；是内法中雖有佛性，而是佛性非内非外。所以者何？佛性常住、無變易故。是名菩薩摩訶薩觀内空。」「外空」、「内外空」、「亦復如是」。而且，涅槃還特別强調：「唯有如來、法、僧、佛性，不在二空。何以故？如是四法，常、樂、我、净，是故四法，不名爲空。」再看它對於「無爲空」的解釋：「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爲空？……佛（法、僧、佛性）等四法，非有爲，非無爲：性是善故，非無爲；性常住故，非有爲。是名菩薩摩訶薩觀無爲空。」可以看出，涅槃講「空」是有限制的，它所「空」的，只是一些「世俗」事物；至於「佛性」（甚至佛、法、僧「三寶」），則是「常、樂、我、净」，是「不名爲空」的。可見，涅槃一類的大乘經典所講的「空」，只是一種特稱否定；也就是説，它只「空」現象，不空本體。彼岸性的本體，是「常、樂、我、净」的，是決不能「空」的。這是可以理解的。原來，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爲了愚弄羣衆，他們也要講些「空」話，以便誘騙羣衆對於由階級壓迫所造成的深重的社會苦難不要計較，不要認真，而要「看破紅塵」，逆來順受（從而也就不會起而造他們的反，起而反抗他們）；而對於他們自己，却不僅要現生富貴，而且要永世享樂。具有「常、樂、我、净」「四

德」的「佛性」論思想，便是適應這種階級需要的時代產物。慧能所承受的，正是這種思想（而決不是什麼「一切皆空」的般若思想）。他初見弘忍時的答問，他那「佛性常清淨」的「得法」偈語，以及貫穿於全部壇經的真心一元論——佛性論思想，都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這一思想特點。必須指出：般若「空」宗，同涅槃一類經典的佛性論思想，是分屬於性質不同的兩種思想體系的，決不能把這兩者混同起來，如果把它們混同起來，那就等於混同空、有兩宗！

那麼，慧能在其壇經里，不是確也一再地援引金剛般若來向他的弟子們「說法」嗎？這又應該作何解釋？這，並不難解釋。慧能之與金剛，用慧能的話說，那是慧能「轉」金剛，而不是金剛「轉」慧能。也就是，慧能是在用他的佛性論思想來理解金剛，是「我注金剛」，而不是「金剛注我」。他是在以「有」解「空」，化「空」爲「有」（這種情況，在佛教史上是不乏先例的。較突出的，如天台之釋三論，玄奘之「會有、空」）；是金剛慧能化，而不是慧能金剛化。就拿爲後人所竄改的「本來無一物」這句偈語來說罷，千百年來，人們認爲這就是慧能的思想。其實，只能說它是被誤解了的般若思想，而決不能說它是慧能的思想。我們說「本來無一物」這句偈語所反映的，是被誤解了的般若思想，是因爲，所謂「本來無一物」，其實不過是「本無」思想的重復：而「本無」一詞，乃是「性空」一詞的不確切的譯語，它是初期譯經中受了老莊（以及玄學）思想影響的產物。因爲，「性空」，是說宇宙萬有，只有假象，並無「自性」，亦即所謂「緣起有，自性空」——「緣起性空」。它比較准確地表達了般若系的基本思想。而「本無」一詞，就易使人產生誤解，以爲它是主張什麼都沒有（同時，它又容易令人把「無」誤解爲「本體」——所謂「無在

萬化之前」、「從無出有」等說法，便是這種誤解的表現）。其實，般若系所「空」的，只是事物的「自性」（「本體」、「體性」），至於事物的現象，它是承認其爲「緣起有」（假有）的。所以，晉代般若系的「六家七宗」中主張「無在有先」、「有在無後」的「本無宗」，就受到了羅什門下僧肇的批評：「本無者，情尚於無，多觸言以賓無。……此直好無之談，豈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肇論不真空論）本來，自從鳩摩羅什譯出般若、三論系的經論之後，「性空緣起」之說，已逐漸爲人們所了解，而帶有時代錯誤的「本無」說，也已不再爲人們所奉持了。不料，這種由於誤解而產生的思想，竟又出現在壇經裡。它不僅是同「佛性」論思想背道而馳的，而且也是同般若系的「性空」之說不相符合的。可見，壇經的首竄者，不僅不了解「佛性」論，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說。

至於「本來無一物」這句話，早在宋代就已有人對它提出過非議了。宋代禪僧黃龍悟新，曾經直截了當地諷刺慧能（因爲悟新也誤信這句話真的是慧能說的了）說：「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涂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人一鉢盂！」（見宗杲正法眼藏卷一。詳見拙著宋元佛教第一章第四節宋代禪宗）悟新諷刺慧能：一方面，「倩人」書偈，宣稱「本來無一物」，而同時，却又接受弘忍傳授給他的一隻「鉢盂」（這也是據晚出的壇經而說的），難道這「鉢盂」不也是「一物」嗎？宋代的另一禪僧法演還說過：「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古尊宿語録卷二二，詳見拙著同上書）「有物先天地」，這不也是同「本來無一物」的思想針鋒相對的嗎？明代的名僧真可，曾明確宣稱：佛門並非「空門」。他說：「世之不知佛、菩薩心者，於經論中見其熾然談空，遂謂佛以空爲道，膀其門曰

『空門』。殊不知衆生『有』病若愈，則佛、菩薩之『空』藥亦無所施；『空』藥既無所施，又以妙藥治其『空』病。然衆生膠固根塵之習，雖賴『空』藥而治，『空』病一生，苟微佛、菩薩之妙藥，則『空』病之害，害尤非細。世以佛門爲『空門』者，豈真知佛心哉？」（見紫柏全集卷一）「空病之害，害尤非細。」這就是說，如果執認「佛門」爲「空門」，其爲「害」也，甚於執「有」！明代的另一名僧德清，還提出了「空非絶無」的命題。他說：「所謂空，非絶無之空，正若俗語謂『旁若無人』，豈旁真『無人』耶？第高舉著眼中不有其人耳。……佛說『空』字，乃破世人執著以爲實有之謂，非絶無、斷滅之謂也。……是所無者妄心耳，豈絶無真心哉！何以爲妄心耶？境執著不化者是；何以爲真心？不取身心境界之相，了了常知，靈然寂照者是。……斯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物既不能礙人，人又何礙於物耶？!」（見憨山夢游全集卷一二示周子寅）「所無者妄心耳，豈絶無真心哉！」這清楚地表明了，佛教（自然是主張真心一元論——佛性論的大乘佛教）所謂的「空」、「無」，只是就「妄心」（應該還有「妄境」）而說的；若夫「真心」（以及「真境」），則決非「絶無」的。明乎此，則物、我無礙，人、物交融，處染常浄，其樂無窮。可以看出，悟新、法演、真可、德清所表達的這種觀點，正是從慧能那裡一脈相承下來的真心一元論——佛性論的觀點。單就這一根本之點說來，自慧能以至後來的禪宗各家，確乎是基本相同的。雖然有人對這一思想妄加竄改，而且還產生了頗爲廣泛的、混淆視聽的影響，但是，他們並不能從根本上作到這一點。因爲，時移勢易，般若的虛無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沒有得以滋生的適宜土壤（除了魏晉之際也正是由於時代的原因，它曾一度同玄學思想互相影響而得到一個時期的傳播），隋唐之後，尤其如此。慧能及其

禪宗之所以能够傳之長久，正是由於他們所宣揚的那一套真心一元論——佛性論思想適應了時代的需要！

這裡，需要順便說明一個問題。歷來傳說，自達磨以至道信，都是以楞伽「印心」；到了弘忍，改成了以金剛「印心」。其實，這都不過是一些宗教傳說而已，並不一定確是史實。爲了說明問題，讓我們從神會語録裡節引一些資料，以資參證。在神會語録（據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本）第五〇至五五節裡，有如下的「記載」：「達摩大師，乃依金剛般若經，說如來知見，授與慧可。……大師云：金剛經一卷，直了成佛。汝等後人，依般若觀門修學，不爲一法，便是涅槃；不動身心，成無上道。」「北齊可禪師，……時年四十，奉事達磨，經於九年，聞說金剛般若波羅經，言下證如來實無有法卽佛菩提……」。「於時瓈（按：『瓈』，係『璨』字的俗寫）禪師奉事，首末六年，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言下便悟；受持、讀誦此經，卽爲如來知見。」「於時信禪師，年十三，奉事經九年，師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言下便證實無有衆生得滅渡者。」「於時忍禪師，年七歲，奉事經三十餘年，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言下便證最上乘法，悟寂滅忍。」「於時能禪師，奉事經八個月，師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言下便證。……能禪師過嶺至韶州，居漕溪，來住（按：『住』，疑當作『往』）四十年，依金剛經，重開如來知見。四方道俗，雲奔雨至；猶如月輪處於虛空，頓照一切色像。……」按照這一說法，則從達磨以至弘忍，都是「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原來流傳的那種以楞伽相傳授的說法，就這樣被輕易地否定了。胡適據此得出結論說：「……神會很大膽的全把金剛經來替代了楞伽經。楞伽宗的法統是推翻了，楞伽宗的『心要』也掉換了。所以

慧能、神會的革命，不是南宗革了北宗的命，其實是一個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册楞伽宗考一文的結尾)根據神會(或者神會系統的人)的虛構，胡適還虛構出了一個「般若宗」(和「楞伽宗」)。慧能的禪宗，居然變成了「般若宗」！如果說神會是「很大膽」的話，那麽，胡氏也够「很大膽」的了！這些「很大膽」的神話，向我們表明：原來的那種楞伽「印心」說，固然只不過是一種宗教傳說；而後來的那種金剛「印心」說，同樣也不過是一種宗教傳說而已！

三

禪宗，不但在中國佛教史上，而且在中國哲學史上，都具有着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而壇經，則可說是禪宗的「宗經」——禪宗的基本理論陣地。於此可以想見壇經在禪宗史(以及佛教史、哲學史)上所具有的非同尋常的地位和影響。

人們知道，慧能去世之後，壇經幾經竄改，因此，也就相繼出現了幾種不同本子的壇經。胡適在其壇經考之一裡說：「……我曾細細校勘壇經各本，試作一圖，略表壇經的演變史：

壇經古本——(敦煌寫本)
　　　　　　　　　　(一〇五六)宋至和三年　　　(一二九一)元至元辛卯
　　　　　　　　——契嵩三卷本(注)——宗寶增改本——明藏本
曹溪大師別傳——

注：胡氏此說，乃是根據宋郎簡六祖壇經序裡所說的「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言。但現存的契嵩本壇經，祇有一卷，「三卷本」的契嵩本壇經，人們沒有見過，恐怕連胡適本人也不曾見過。

……」(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册，頁二九九)

在這個「圖」(其實，它是「表」而不是「圖」)裡，「明藏本」，祇是一種不同的版本，並非獨立的壇經本子(而且，明藏本壇經，並非一種，祇提「明藏本」，也太籠統。同時，胡適又說：「明藏本卽是契嵩改本」。則所謂「明藏本」也者，其實就是指的契嵩本。如此，不稱契嵩本而稱「明藏本」，尤爲不妥。)「曹溪大師別傳」，也不能同壇經並列，因爲它並不是一種不同本子的壇經。剩下的，就是敦煌寫本(法海本)、契嵩本和宗寶本的三種不同本子的壇經了。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被胡適稱之「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壇經考之二，見同上書頁三〇九)的「惠昕真本」壇經，胡氏却沒有把它列入「圖」內。在爲表明「壇經的演變史」而作出的幾種不同本子的壇經的圖表裡，竟然沒有「人間第二最古的」惠昕本壇經，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疏漏。

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注)第六章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第三節壇經的變化裡說：「壇經的各種本子，從大類上去分，可統攝爲四種本子：敦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頁二七二)敦煌本，卽敦煌寫本，亦卽法海本。印順說它雖「已不是壇經原型」(頁二四七)但却是壇經「現存各本中最古的」(頁二六六)；特別是關於「慧能事蹟」的記載，「最爲古樸」(頁二七七)。而所謂「古本」，則「一定是將別傳的傳說，編入壇經而成。同時，慧能與弟子的問答機緣，傳說在當時的，也採錄進去，成爲『繁雜』的古

注：早已聞知中國禪宗史問世，却始終無緣讀到。近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羅炤同志代爲輾轉從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業露華同志處借得一册，捧讀之餘，獲益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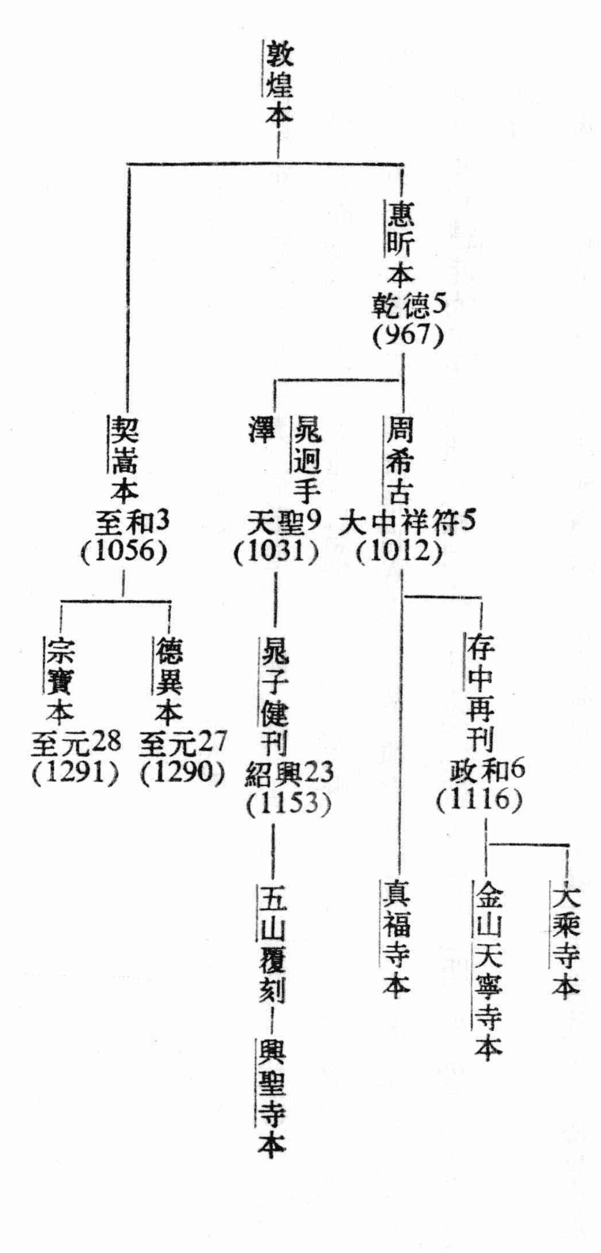
本。……這雖被稱爲古本，而成立的時代，要比敦煌本（七八〇——八〇〇），別傳（七八一），寶林傳（八〇一）遲些。」（頁二七八）這一「古本」，是從「古人記述中」「知道」其「存在」的（頁二七六）。惠昕本，係「參考古本而改編成的」，它「所依的底本，近於敦煌本」（頁二七四）。至元本，實則包括德異本和宗寶本。在這「四種本子」裡，沒有契嵩本（但在敘述中，卻也談到了契嵩校改壇經的事實）。

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在其禪學思想史（上卷）第十一章六祖慧能與其宗風第二節壇經三本之不同裡，根據宗寶本壇經跋中所說的「續見三本不同」的話，也提到了「壇經三本之不同」，卻未具體說明這「三本」壇經究何所指。

另一位日本學者宇井伯壽在其禪宗史研究一書的第一章壇經考裡，表列壇經有十八、九種之多，其中，除「西夏語譯」本系一譯本之外，絕大部份都不過是一些不同版本或校改、傳抄本，真正獨立的壇經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這四種本子。宇井氏還指出：在現今的壇經裡，大體可以分爲敦煌本、惠昕本、德異本——宗寶本的「三個系統」。其中，「德異本」（又稱延祐寺本），宇井說它「亦即曹溪原本」。其實，所謂「德異本」者，不過是契嵩本的又一種傳抄本而已（注）。則「三個系統」云者，實則應爲「四個系統」。

注：近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楊曾文同志以在日本複製的德異本壇經一冊見贈，經核對，方才知道它完全是契嵩本壇經的一種傳抄本。筆者在撰寫壇經對勘時，因尚未曾見到這個本子，所以不知道它究屬何本；現在見到它的複製本，知道了它並非獨立的壇經本子。

日本還有一種被稱爲「真福寺本壇經」(它是由伊藤隆壽氏在日本真福寺文庫裡發現的)，它其實不過是惠昕本壇經的又一種刊本。石井修道氏在爲發表這本壇經所作的介紹中，提出了如下的「六祖壇經異本系統圖」(見伊藤隆壽氏發現之真福寺文庫所藏之「六祖壇經」之紹介一書頁八〇)：



這個圖表裡所列的壇經本子，共達十四種之多。其實，真正獨立的壇經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這四種本子；其餘的，都不過是這四種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傳抄本而已。

筆者在壇經對勘一書中所「對勘」的，也就是法海本（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這四種本子（注）。

從時間上説，法海本在唐代，惠昕本在晚唐（一説在宋初），契嵩本在北宋（仁宗至和三年——一〇五六），宗寶本在元代（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前後相去幾百年。從字數上説，法海本約一萬二千字，惠昕本約一萬四千字，契嵩、宗寶兩本則均在二萬字以上。時間愈晚，字數愈多。這一情況清楚表明，愈是晚出的壇經，就竄改愈多，就愈多私貨！讀者從校釋正文中將會看到，即使在被公認爲「最古」的法海本壇經裡，也已經有了不少爲後人所加進去的東西，更何況乎晚出的壇經！古本壇經尚且有假，晚出壇經反而皆真，這難道是可能的嗎？當然，比較起來，法海本壇經，基本上確可以説是慧能語録（因而確實可以把它當作慧能的思想「實録」來看待）。至於惠昕以後的各本壇經，從「慧能的壇經」這一角度（如果它不是「慧能的壇經」而是「禪宗的壇經」，自然另當别論）説來，就不能不説它們在不少方面同慧能的思想是頗不相同的。其原因，就是由於惠昕、特别是契嵩、宗寶等人，對壇經進行了肆意的竄改！

關於壇經是否曾爲人們所竄改，這在佛教史上早就有人言及了。據景德傳燈録卷二八南陽慧忠國師語的記載，慧忠就曾慨乎言之：「吾比游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

注：當然，説壇經的四個本子，祇是就目前情況（以及筆者的見聞所及）而言，將來完全有可能發現新的（甚至更古的）壇經本子，那樣，屆時自當另作研究。

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按：這一段話，不見於宋高僧傳・慧忠傳。指月錄卷六南陽慧忠國師一文，則也收入了。）慧忠死於唐代宗大曆十年（七七五），距慧能去世（唐玄宗先天二年——七一三），僅六十二年。如景德錄所載屬實，則慧能去世幾十年之後，壇經卽已爲人所「改換」。明僧袾宏，一則說：「蓋壇經皆學人記錄，寧保無訛。」（彌陀疏鈔卷四）再則說：「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竹窗三筆六祖壇經）明、清之際的王起隆，特別對宗寶本壇經提出了嚴厲批判：「竊謂宗寶之自專自用，大舛大錯，當以佛法四謗定之。佛祖建立一切法，後人增一字爲增益謗，減一字爲損減謗，紊一字爲戲論謗，背一字爲相違謗。四謗不除，則百非俱起，退衆生心，墮無間罪業，不通懺悔矣。宗寶之於壇經，按之四謗，實無不有。數其大端：更竄標目，割裂文義，顛倒段落，刪改字句。其膽甚狂，其目甚眯。……」王氏甚至要對宗寶「鳴鼓而攻之」！（詳見王氏重錄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載普慧大藏經四種壇經合刊本，本書附錄節錄了此文。）胡適在對敦煌本（一二，〇〇〇字）、惠昕本（一四，〇〇〇字）和明藏本（按卽契嵩本，二一，〇〇〇字）三本壇經的字數作了一個統計比較之後說：「這可見……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膽真可令人駭怪了。」（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册壇經考之二）胡氏還說：「可知惠昕增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禪宗濫調，而契嵩以後，多沿用他的改本。」（同上）「惠昕改動的地方，大致都是這樣『添枝添葉』的增加。但他也有删節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換原本各部份的次第的地方。」（同上）胡適最後得出結論說：「總之，惠昕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爲『去古未遠』之本，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壇經的那些部份是北宋初年（按：胡適

斷定惠昕本壇經是北宋初的本子）增改的，那些部份是契嵩和契嵩以後的人增改的。」胡適的這些話，反映了他還具有一定的歷史觀點，因而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方面，胡適一口咬定壇經係神會作品，那自然是荒唐的。）印順在中國禪宗史一書裡，一則說：「壇經是先後集成的，並有過修改與補充」（頁二四七）。再則說：「從壇經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過二次重大的修補。此後，流傳中的壇經，不斷的改編，不斷的刊行，變化是非常多的。」（頁二七二）甚至某些本子壇經的一些內容，竟然「大致與景德傳燈錄相近」（頁二七五）。宇井伯壽的禪宗史研究壇經考裡，專門有一（第十）節，題爲壇經之變化，就上述慧忠的話，作了分析，說明壇經確有很大的改變。在禪宗史研究・壇經考第七節敦煌本與各本裡，宇井氏還特別指出：敦煌本壇經，爲「最古」本的壇經，它是其後各本壇經的基礎。在以後各本的壇經中，由於都有很多的增改，所以，它們的內容，較之敦煌本壇經，都有明顯的不同。忽滑谷快天在談及三本壇經的不同時，也曾指出過：作爲「慧能語錄」的壇經，由於傳寫時文字上的改換，以致在壇經裡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況（見禪學思想史上卷第十一章第二節壇經三本之不同）。「玉石相混」，猶言「魚目混珠」。這一論斷表明，在壇經（尤其是晚出的壇經）裡，確有贋品和私貨！可見，壇經之曾被人們所竄改，乃是一種爲古今中外學者們所公認的歷史事實（注一），是無法抹煞的。（注二）

注一：印順在中國禪宗史第六章第一節壇經的主體部份裡指出：「現存的壇經，應分別爲二部份：一、（原始的）壇經——『壇經主體』，是大梵寺開法的記錄。二、『壇經附錄』，是六祖平時與弟子的問答，臨終付囑，以及臨終及身後的情形。二者性質不同，集錄也有先後的差別。在壇經的研究上，這是應該分別處理的。」（頁二四五）這種區分，是頗有啓發意義的。

四

應中華書局約，撰寫壇經校釋。因限於學力，囿於見聞，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尚望方家，惠予指正。

郭朋　一九八二年五月

注二：附帶一提：丁福保箋註壇經（書名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箋註），所箋註者，本是宗寶本壇經，而丁氏却署款爲「唐釋門人法海錄」。冒宗寶本爲法海本，實在是一種很不嚴肅的作法。而且，按照佛教習慣，祇宜稱「釋法海」，却不能稱「釋門人」，「釋門人」之稱，是不通的。

凡例

一、本校釋以日本學者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的敦煌寫本——法海本壇經（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裡的，是未分節段的原本；收入民國普慧大藏經裡的，則是鈴木、公田的校訂本）爲底本（以下簡稱鈴木校本）。參照惠昕、契嵩、宗寶三個改編本壇經（分別簡稱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進行校訂。惠昕本壇經，還有一個日本興聖寺的校改本，本校釋引用時，沿稱興聖寺本。

二、校訂方面：以鈴木校本爲底本，該校本間或有不够確切的地方，則酌予指出和改正；個別該校改而該校本未加校改的，則酌予校改。

三、釋義方面：祇對含有比較重要思想内容的句子、段落以及較爲重要的名詞、概念，作必要的注釋；一般文句，或者略作説明，或者略而不釋，以免繁煩。

四、本校釋一般只釋法海本壇經；涉及重要思想内容的，則與惠昕等三本壇經的有關文句相對勘，以資比較。

五、對於壇經中所引經文，則必注明出處，以便於讀者查對原文。

六、本校釋以校爲先，以釋爲主。

七、壇經，向鮮釋本，丁福保氏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箋註，宗教意義大於學術意義，雖然不無可供

參考之處，但可資借鑑者不多。某些日本學者的著作中還提到有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要解，可惜筆者還不曾看過此書。所以，本校釋在釋義方面無何可靠的藍本可憑，衹能根據壇經內容，擇要而釋。

八、有關文獻資料，附列於後，以資參閱。

參考書目

華嚴經
大般涅槃經
法華經
金剛經
維摩經
楞伽經
楞嚴經
梵網經
大乘起信論
成唯識論
神會語錄
寶林傳
圓覺經疏鈔
禪源諸詮集都序
歷代法寶記
祖堂集
宗鏡錄
宋高僧傳
景德傳燈錄
傳法正宗記
五燈會元
雲棲法彙
紫柏全集
憨山夢游集
指月錄

丁福保：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箋注

胡適：1神會傳；2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3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

印順：中國禪宗史

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

阿部肇一：中國禪宗史之研究

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

柳田聖山：初期之禪史二

篠原壽雄、田中良昭：敦煌佛典與禪

石井修道：伊藤隆壽氏發現之真福寺文庫所藏之「六祖壇經」之紹介

法海本壇經五十七節目録(注)

注:這些節段及其標題係録自鈴木校本,供讀者參考;大正藏本尚未分節段。

二五、摩訶義
二六、般若義，波羅蜜義
二七、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
二八、持金剛經卽見性入般若三昧
二九、小根之人聞法不悟，大智之人能修此行
三〇、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
三一、自心内善知識，般若三昧
三二、發大誓願，不退菩提，須分付此法
三三、無相滅罪頌
三四、修福與功德別
三五、西方去此不遠
三六、若欲修行，在家亦得。無相頌
三七、大師歸曹溪
三八、無壇經禀受，非南宗弟子

三九、南能北秀
四〇、志誠來參
四一、大師爲志誠説戒定慧
四二、法達來參
四三、智常來參
四四、神會來參
四五、三科法門
四六、三十六對
四七、不禀受壇經，非吾宗旨
四八、大師告別，真假動静偈
四九、五祖傳衣付法頌并大師頌
五〇、大師二頌
五一、歷代傳法祖師
五二、見真佛解脱頌
五三、自法真佛解脱頌
五四、滅後奇瑞，送葬、立碑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二〕

（一）惠能大師〔三〕，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四〕，授無相戒原本授作受〔五〕。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六〕，韶州刺史韋璩原本韋璩作等據〔七〕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三十餘人原本無三十字〔八〕，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法海集記，流行後代原本代作伐，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原本依作於約，以爲稟承，說此壇經。

校釋

〔一〕壇經書題，名稱不一。惠昕本稱六祖壇經（二卷），契嵩本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一卷），宗寶本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一卷）。在其它一些有關文獻中，還有施法壇經、法寶壇經、壇經等稱謂。法海本（一卷）的這一名稱，文字冗長，含義混雜。對神秀一派的「北宗」禪，慧能一派，稱爲「南宗」。（按：一般認爲：以慧能爲代表的禪宗，因起自嶺南，所以被稱爲「南宗」。而以神秀

爲代表的一派，因曾一度傳播於北方，所以被稱爲「北宗」。亦即所謂的「南能北秀」。其實，神秀一派，祇是禪學，並非禪宗。印順在中國禪宗史（頁八五——八九）裡，則還指出：「禪宗的所以稱爲『南宗』，有遠源於南印度的特殊意義。」即傳説中的菩提達磨所傳的「『南天竺一乘宗』，以及由南印度傳來的般若經論也被稱爲「南宗」等等。這些，都算是「南宗」一詞的「遠源」。印順此説，可供參考。）對神秀一派的「漸」修，慧能一派，稱爲「頓教」。「最上大乘」，既是形容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又是形容慧能壇經。這裡，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也插進壇經標題裡，是不倫不類的。因爲，如本書序言中所指出的，傳統佛教的般若思想，同慧能的思想是空有異趣，迥不相同的。把不同的兩種思想體系的東西硬給塞在一起，實在是一種拙劣的作法。以「法」「施」人，稱爲「施法」。漢書高帝紀上：「於是漢王齊（按：齊，同齋）戒設壇場」句下，顏師古注謂：「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爲場。」説文：「壇，祭場也。」則所謂「壇」者，乃土臺、祭壇也。這裡所謂「壇」，則指「法壇」。佛教傳説，南北朝劉宋時，印僧求那跋陀羅（一説是求那跋摩）曾於此地建壇授戒（按：梁高僧傳卷三求那跋陀羅傳和求那跋摩傳裡，均未記載此事，可見這祇不過是一種傳説而已），謂之「戒壇」。慧能變「戒壇」爲「法壇」，於上説法。慧能門徒視能如佛，慧能法語，猶如佛經，故稱壇經。韶州，今廣東曲江縣。大梵寺，在韶州城內，唐開元二年建，初名開元寺，後改名爲大梵寺。這算是慧能最初「開山」傳法的地方。

〔二〕景德傳燈録（以下簡稱景德録）卷五：「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壇經第「四五」節中所列「十

弟子」之一。刺史韋璩特令法海負責記錄，則法海當係當時慧能弟子中的佼佼者。「兼受無相戒」云者，法海身爲比丘，必當先受比丘戒，從慧能學禪，復受「無相戒」，故稱「兼受」。「無相戒」義，見下。

〔三〕惠能大師　「惠」，通「慧」；惠能，即慧能。

〔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摩訶」，「大」義；「般若」，「智慧」（自然是宗教意義的）；「波羅蜜」，譯爲「到彼岸」，有終極、究竟、徹底等含義。「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意即最究竟的大智慧之法。不過，這裡所謂的「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並非傳統佛教的般若教義，乃是如下文所反覆表述的佛性論、頓悟說（詳見本書序言）。

〔五〕授無相戒　「無相戒」，意即「無相」之「戒」。下文（第「一七」節）所謂「無相者，於相而離相。」所以，所謂「無相戒」，亦即教人要「離相」，而不要「著相」。按照佛教的傳統教義，「戒」的基本含義有兩個方面：一爲「止惡」（叫做「止持」），即「諸惡莫作」；二爲「行善」（叫做「作持」），即「衆善奉行」。有「惡」可「止」，有「善」可「行」，表明都是有「相」的（民國時代，律僧弘一，曾著比丘戒相表一書，廣列應行、應止的各種「戒相」）。既稱「無相」，又何「戒」之有！所以，「無相戒」云者，按照佛教的傳統教義是說不通的。而慧能却要與人們授「無相戒」，表明他確是在宣揚由他所開創的那種「教外別傳」的禪法。

〔六〕僧尼、道俗一萬餘人　「一萬餘人」，惠昕等三本均作「一千餘人」。

〔七〕刺史韋璩　韋璩其人，身世不詳。中國禪宗史說：「張九齡（曲江人）撰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說：韋司馬（名字不詳），『在郡數載』，『卒於官舍』，『開元六年冬十二月葬於（故鄉）少陵』（全唐文卷二九三）。這極可能就是韋璩。開元七年（七一九）葬，韋司馬在郡的時間，正是慧能的晚年及滅後。唐代官制，每州立刺史，而司馬爲刺史的佐貳。韋璩任司馬，或曾攝刺史，壇經就稱之爲刺史吧！」（頁二一八——二一九）

〔八〕儒士三十餘人　惠昕等三本均作「儒宗學士三十餘人」。

（二）能大師言：「善知識〔一〕！净心唸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不語，自身净心〔二〕，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惠能慈父〔三〕，本官范陽〔四〕左降遷流嶺南原本無嶺字，作新州百姓原本無作字〔五〕。惠能幼小，父又早亡原本又作小〔六〕，老母孤遺，移來南海原本無南字，艱辛貧乏原本乏作之，於市賣柴原本賣作買。忽有一客買柴，遂令惠能送至於官店原本令作領，無送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七〕，惠能一聞，心明便悟原本明作名，乃問客曰原本問作聞：『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原本縣作懸〔八〕，禮拜五祖弘忍和尚〔九〕，見今在彼原本今作令〔一〇〕，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原本持作特，即得見性〔一一〕，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一二〕，往黃梅馮墓

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校釋

〔一〕善知識　這裡的「知識」，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而是一種人稱。在佛教文獻裡，通常把具有較高的道德學問的僧人(以及某些「居士」)稱之爲「善知識」。它的含義，在一定的意義上說來，略近似於現代所謂的「導師」或「高級知識份子」。而在這裡，則是慧能對他的聽衆們的帶有一些恭維性質的泛稱。

〔二〕自身浄心　惠昕本作「自浄其心」，較通。

〔三〕惠能慈父　法海六祖大師緣起外紀：「……父盧氏，諱行瑫。」

〔四〕本官范陽　意謂慧能的父親原是在范陽作官的。但從神會語録「能禪師，……俗姓盧，先祖范陽人也」的記載出現之後，范陽便由慧能的父親曾經在那裡做過官的地方，變成了慧能本來的籍貫了。王維首先因襲神會之説，在其六祖能禪師碑銘裡説：「禪師俗姓盧氏，本貫范陽人也。」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因之)壇經帶頭，改「官」爲「貫」：「惠能嚴父，本貫范陽。」此後，宋高僧傳卷八慧能傳：「釋慧能，姓盧氏，……其本世居范陽。」景德録卷五慧能傳：「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都把范陽説成是慧能的原籍了。但從下句「左降遷流嶺南」看來，則「本官范陽」，似乎要更通一些。鈴木校本作「本貫范陽」，這裡仍依原本。范陽，今北京大興、宛平一帶。

〔五〕左降遷流嶺南，作新州百姓　六祖大師緣起外紀：「……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宋高僧傳卷八慧能傳：「厥考諱行瑫，武德中，流於新州百姓，終於貶所。」景德録卷五慧能傳：「父行瑫，武德中，左官於南海之新州，遂佔籍焉。」嶺南，指五嶺以南一帶。新州，今廣東新興縣。

〔六〕父又早亡　景德録卷五慧能傳：「三歲喪父。」

〔七〕忽見一客讀金剛經　祖堂集卷二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傳：「……能……偶一日買（按：「買」，應作「賣」。）柴次，有客姓安名道誠，欲賣（按：「賣」，應作「買」。）能柴，其價相當，送將至店，道誠與他柴價錢，惠能得錢，却出門前，忽聞道誠唸金剛經，惠能亦（按「亦」，應作「一」。）聞，心便開悟。惠能遂問郎官：『此是何經？』（按：上面已説『忽聞道誠唸金剛經』，這裡却又問道『此是何經？』豈不矛盾！）道誠云：『此是金剛經。』惠能云：『從何而來讀此經典？』道誠云：『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母山禮拜第五祖弘忍大師，今現在彼山説法，門人一千餘衆，我於此處聽受大師勸道俗受持此經，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説，宿業有緣，其時道誠勸惠能往黃梅山禮拜五祖。惠能報云：『緣有老母，家乏缺闕，如何拋母，無人供給。』（按：如此説來，並非惠能主動要去黃梅的。）其道誠遂與惠能銀一百兩，以充老母衣糧，便令惠能往去禮拜五祖大師。惠能領得其銀，分付安排老母訖，便辭母親，不經一月餘日，則到黃梅縣東馮母山禮拜五祖。……」按：法海本壇經裡的「一客」，除付柴錢，分文不肯多給；惠昕等三本裡的「一客」，均「取銀十兩與惠能」，而祖堂集裡的安道誠，竟然增加到「銀一百兩」。

〔八〕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　蘄（普慧藏本作「新」，誤！），音其。蘄州，治蘄春，即今湖北蘄春縣治。黃梅縣，故治在今湖北黃梅縣西北。馮墓山，應爲馮茂山，在黃梅縣之東北境。弘忍先住黃梅縣西南之東禪寺，後又於馮茂山結庵而居。因該山在黃梅縣之東北，禪宗史上便稱弘忍之禪爲「東山法門」。因弘忍成了禪宗「五祖」，馮茂山在佛教史上又被稱之爲五祖山。

〔九〕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宋高僧傳卷八弘忍傳：「釋弘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潯陽，一云黃梅人也。」景德録卷三弘忍傳：「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按：「淮左潯陽」之説不確。淮左，即淮水之東，淮揚一帶，均爲淮東，屬江蘇境。而潯陽（江、郡、縣），即江西九江。

〔一〇〕見今在彼　「見」，同「現」。

〔一一〕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　「持金剛經」，「即得見性」。這個「客人」，顯然是壇經的編纂（記録）者按照慧能的思想模子構造出來的。因爲，金剛經講「空」，並未講「性」（般若「性空」之説，意亦在「空」，而不在「性」）；聞經「見性」，這是慧能的禪宗思想，而不是金剛般若思想。這裡的「忽見一客讀金剛經」，以及下文的弘忍於「夜至三更，喚惠能堂内，説金剛經」，都祇具有宗教意義，並不具有歷史意義（如果説它也具有什麼歷史意義的話，那祇不過是魏晉以來般若之學曾經在南方盛行過的殘餘影響的虛假反映而已）。

〔一二〕便即辭親……　祇因「宿業有緣」，「聞説」之後，「便即辭親」，拔腿就走，竟置別無依靠的老母於不顧，實在是大有違於「孝道」。所以惠昕本就改成了：「惠能聞説，宿業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

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惠能安置母畢，便即辭親，不經三二十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契嵩本、宗寶本與惠昕本同，衹是把「不經三二十日」，又改爲「不經三十餘日」。）不過，區區「十兩」銀子，又能「充」得幾時「衣糧」！倒是祖堂集的兩位作者，更講究「孝道」一些，他們讓那位「客人」安道誠「遂與惠能銀一百兩，以充老母衣糧」。紋銀「百兩」，差可贍養老母終身了。

（三）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原本嶺作領，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一〕。」大師遂責惠能曰：「汝是嶺南人原本嶺作領，又是獦獠〔二〕，若爲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原本性作姓；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原本性作姓〔三〕！」大師欲更共語〔四〕，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能令隨衆作務。時有一行者〔五〕，遂遣惠能於碓房，踏碓八箇餘月。

校釋

〔一〕唯求作佛　鈴木校本作「唯求作佛法」，下有校注云：「原本作佛法作佛法作」。惠昕等三本均作「唯求作佛」（契嵩本、宗寶本「唯」作「惟」）。對照下文弘忍責備惠能說「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

若爲堪作佛」的話看來，應是「唯求作佛」，「法」字乃衍文。

〔二〕又是獦獠　「獦」，亦作「猲」，音葛，獸名。說文：「猲，短喙犬也。」「獠」，音聊。說文：「獠，獵也。」則「獦獠」者，當是對以携犬行獵爲生的南方少數民族的侮稱。黄山谷過洞庭青草湖詩：「行矣勿遲留，蕉林追獦獠。」這裡的「獦獠」，既指野獸，又指獵人。慧能見弘忍時，當是穿著南方少數民族服裝，所以也被弘忍侮稱之爲「獦獠」。

〔三〕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慧能的這一回答，已顯示出他確乎是一個佛性論者。

〔四〕大師欲更共語　原本「語」作「議」。鈴木校本此句下有校注云「議恐當作語」。按：惠昕本作「大師更欲共惠能久語」。契嵩本作「祖更欲與語」。宗寶本作「五祖更欲與語」。則「議」確當作「語」，今改。

〔五〕時有一行者　入寺而尚未正式落髮爲僧、承擔勞役、服侍僧衆的人，稱爲「行者」。

(四)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訖〔一〕，五祖曰：「吾向汝說原本汝作與，世人生死事大〔二〕，汝等門人，終日供養〔三〕，祇求福田〔四〕，不求出離生死苦海〔五〕。汝等自性若迷原本性作姓，無若字〔六〕，福門何可救汝〔七〕。汝總且歸房自看，有智惠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原本性作姓，之知作知之〔八〕，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原本悟作吾〔九〕，付汝衣法，稟爲六代原本代作伐。火急急！」

校釋

〔一〕門人集訖　「集訖」原本作「集記」，按：「記」，當係「訖」字之誤。鈴木校本改「集記」爲「已集」，似可不必。

〔二〕世人生死事大　世間之人，當以追求解脱、超脱生死爲本份大事。這是弘忍教導他的門徒們，都要厭離人世，期求解脱。正是基於這種觀點，所以佛教徒一般都成了厭世主義者。

〔三〕終日供養　這句話本應理解爲終日受人供養，可是同下面「祇求福田」的一句話聯係起來看，則又可理解爲「終日供養」佛、法、僧「三寶」。

〔四〕祇求福田　「供養三寶」，可以生「福」，猶如田地，能長禾稼。生「福」之「田」，稱爲「福田」。其實，「供養三寶」，是爲「求福」，非求「福田」，「祇求福田」，語意不確。

〔五〕不求出離生死苦海　這是弘忍責備他的門徒：祇求世間福，不求出生死。佛教認爲：人世生死，苦深如海。

〔六〕汝等自性若迷　「汝等自性若迷」，猶言「你們假若迷失自性」。這裡的「自性」——「本性」，乃指「佛性」，而非「人性」。

〔七〕福門何可救汝　「門」，疑爲「田」字之誤。「福田何可救汝？」猶言你們這些迷失了本來具有的「佛性」的人們，即使廣求福田，又如何救得了你們出生死、得解脱呢？鈴木校本對於這句話的校訂爲：「福何可救原本福下有門字，衍。」没有「門」、「汝」兩字。查大正藏本壇經原文爲：「福門何可

救汝？汝總且歸房自看」，鈴木將兩「汝」字改作「汝等」，屬下句：「汝等總且歸房自看原本等作汝」，壇經對勘尚依鈴木校本斷句。現在看來，上一「汝」字，連在上句爲妥。

〔八〕自取本性般若之知　「知」，同「智」。「自取本性般若之智」，猶言「你們應該各自體認本來具有的智慧」。「般若」就是「智慧」，「般若之智」，乃同義反復。

〔九〕若悟大意者　這裡的「大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意」，而是指的「佛性」大意。「若悟大意者」，實謂「若悟佛性者」。

（五）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原本澄作呈，將呈和尚〔一〕。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依止原本依作於，偈不用作原本偈作請。諸人息心，盡不敢呈偈。時大師堂前〔二〕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相原本無相字〔三〕，並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爲記。畫人盧珍看壁了，明日下手。

校釋

〔一〕將呈和尚　「和尚」，指弘忍。

〔二〕大師堂前　「大師」指弘忍。

〔三〕欲畫楞伽變相　「楞伽變相」，即佛教傳說中的釋伽宣說楞伽經時的故事畫。這句話的意思是：弘忍想請畫師把佛說楞伽經時的故事，畫在法堂之前的三間房廊的牆壁上，以爲信徒們的「供

養」對象，也就是讓信徒們對它進行禮敬供養。

（六）上座神秀〔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爲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見得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卽善原本求法卽善，作卽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心奪其聖位〔二〕。若不呈心偈原本無偈字，終不得法原本終作修。良久思惟，甚難，甚難原本作甚甚難難，甚甚難難。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於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我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三〕。我心自息原本自作白。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作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四〕。

校釋

〔一〕上座神秀　宋高僧傳卷八神秀傳：「釋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既而奮志出塵，剃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峰東山寺五祖弘忍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秀既事忍，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景德録卷四神秀傳：「北宋神秀禪師者，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峰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

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之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神秀時爲弘忍門下的上首弟子。

〔二〕却同凡心奪其聖位　意謂呈偈弘忍，乃爲「求法」；若爲謀做禪宗的一代「祖」師，那就等於以凡愚之心奪取「聖位」，那就是「不善」的了！

〔三〕若五祖見偈，……聖意難測　此句鈴木校本作「若五祖見偈言云云，有脱文。興聖寺本曰：『神秀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出見和尚，卽言秀作；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按：「言」字應屬下句：「言此偈語。」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因之）則作：「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卽出頂禮，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

〔四〕莫使有塵埃　「有」，一作「惹」。這一偈語，雖使神秀失去了充當弘忍繼承人的資格，但却成了北宗一派的開端。所以，在佛教史上説來，它的關係自也非同小可。另，據景德録卷四神秀傳記載，神秀後來還有如下的「示衆」偈文：「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則其意境，已很接近於慧能的見解了。

（七）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卧房，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南廊下原本喚作換，畫楞伽變相原本無相字。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一〕，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二〕，

深勞遠來，不畫變相了。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三〕不如留此偈原本留作流，令迷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道原本無道字〔四〕；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

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令衆人見原本令作人，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偈者〔五〕，方得見性；依此修行原本依作於，卽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善哉！

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原本祖作禍，問：「是汝作偈否原本問作門？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惠，識大意否？」五祖曰原本祖作褐：「汝作此偈，見卽未到原本未作來，祇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原本依作於，卽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卽未可得。須入得門，見自本性原本自作白，性作姓。汝且去，一兩日來思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見自本性原本自作白，性作姓，當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

校釋

〔一〕請記　疑爲「讀訖」之誤。

〔二〕與供奉錢三十千　惠昕本：「輒奉十千。」契嵩本、宗寶本：「勞爾遠來」，空有口惠，一文不給。

〔三〕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語見金剛經如理實見分第五。「相」謂形體、相狀之義。不實爲「虛」，不真爲「妄」。意思是說：凡是有形體、相狀的，都是不真實的，因而都是空的。

〔四〕不墮三惡道　「三惡道」，卽：地獄、餓鬼、旁生。佛教宣揚「六道」輪迴。「六道」中的「天、人、阿修羅（意爲『非天』，卽有『天福』而無『天德』者）」稱爲「三善道」，地獄、餓鬼、旁生（卽除「人」以外的一切動物），稱爲「三惡道」。

〔五〕汝等盡誦此偈者　鈴木校本作「汝等盡誦此，悟此偈者」，並加校注云：「原本無悟此二字」。這是根據惠昕本校改的。惠昕本：「汝等盡須誦此，悟此偈者，卽得見性。」契嵩本、宗寶本則作：「盡誦此偈，卽得見性。」比較起來，不加「悟此」二字，更通順些。

（八）有一童，於碓房邊過，唱誦此偈，惠能一聞，知未見性，卽識大意。能問童子〔一〕：「適來誦者，是何言偈？」〔二〕童子答能曰：「儞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原本事作是，欲傳於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悟大意，卽付衣法，稟爲六代祖原本祖作褐。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原本祖作褐，悟此偈者，卽見自性原本性作姓；依此修行，卽得出離。」惠能答曰：「我在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卽禮拜此偈，爲不識字，請一人讀〔三〕，惠能聞已原本無能字，聞作問，卽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四〕，於西間壁上題着〔五〕，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六〕，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原本性作姓〔七〕，卽悟大意原本悟作吾。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佛性常清淨原本性作姓〔八〕，何處有塵埃〔九〕！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身爲明鏡臺，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一〇〕！

院內徒衆原本徒作從，見能作此偈盡怪〔一一〕。惠能却入碓房。五祖忽見惠能偈原本祖作褐〔一二〕，即善知識大意〔一三〕。恐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曰：「此亦未得了」。

校釋

〔一〕能問童子　此句鈴木校本作「能問童子言」，下有校注云：「原本無言字」。按：可不加「言」字。

〔二〕適來誦者，是何言偈　此句鈴木校本作「適來誦者是何偈」，下有校注云：「原本何下有言字」。刪去「言」字，似可不必。

〔三〕請一人讀　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略同）作「請一上人爲讀，若得聞之，願生佛會。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

〔四〕又請得一解書人　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略同）作「因此言：『亦有一偈，望別駕書於壁上。』別駕言：『獦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啟別駕言：『若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俗諺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張日用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於壁上；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五〕於西間壁上題着　「題」原本作「提」。今依義改。

〔六〕不識本心　這裡，「本心」和「自性」、「本性」，含義相同。袾宏彌陀疏鈔卷一：「此之自性，蓋有多名：亦名本心，亦名本覺，亦名真知，亦名真識，亦名真如，種種無盡。統而言之，即當人靈知、靈覺本具之一心也。」其實，袾宏所列，遺漏尚多，諸如「佛性」、「法性」、「實性」等等，也都是含義相同的不同稱謂。

〔七〕識心見性　「心」謂「本心」，「性」謂「本性」，指的都是「真心」（「真如」）、「佛性」。下文（第「一六」節）所謂「自識本心，自見本性」，義正相同。

〔八〕佛性常清浄　慧能「得法偈」中這最關鍵的一句，在以後各本的壇經裡，由惠昕本帶頭（契嵩本、宗寶本因之），把它竄改成了「本來無一物」（按：祖堂集亦同：「身非菩提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這句偈語的首竄者先把般若「性空」誤解爲「本無」，再以「本無」來竄改「佛性」。是的，般若，不但講究「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金剛），而且宣稱：「若當有法勝涅槃者，我說亦復如幻、如夢」（大品幻聽品）「涅槃」（寂滅），是佛教徒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在般若論者的心目中，不但「涅槃」是「空」的，「若當有法勝涅槃者，我說亦復如幻、如夢」——也是「空」的。可是，般若講的是「性空」，並不是「本無」（對此，本書序言裡已有所論述，這裡不再重復）。把「佛性常清浄」改爲「本來無一物」，不僅有背於「佛性」論，而且也不符合般若思想。契嵩（還有宗寶）跟着照改，却露出了馬脚——契嵩本壇經南北頓漸品第七：「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

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神會的回答，雖然表面上受到了慧能的指責，但其實神會還是「答如所問」的。「吾有一物」，不是對於「本來無一物」的明顯否定嗎？ 契嵩之所以露此馬脚，乃是由於他也是一個「佛性」論者！「佛性」論者，終究是不會像般若「性空」論者那樣「空」其一切的（更不會像「本無」論者那樣認爲什麼都沒有）。對此，契嵩在其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一文中，還有更清楚的說明：「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見鐔津文集卷三）這裡，契嵩明確指出：不僅有「彌於萬物」的「一物」，而且有「統於一物」的「萬物」。它同「本來無一物」的論調，是完全針鋒相對的。 如果認爲，「本來無一物」同「佛性常清淨」，並無不同，是一樣的，那又何必硬要竄改「佛性常清浄」爲「本來無一物」呢？ 視「佛性」爲「一物」，這暴露出對「佛性」論的誤解；一定要把「佛性」也給「無」掉，這又反映了「本無」論者的偏見！ 一定要以「本來無一物」來取代「佛性常清浄」，正表明了兩者決不相同！ 如果硬要把這原屬兩種不同體系的思想等同起來，那就無異於要把涅槃思想與般若思想等同起來，把無著有宗與龍樹空宗等同起來（玄奘當年確曾作過這種嘗試），把天台宗思想與三論宗思想等同起來——推而廣之，也無異乎要把老莊思想同荀孟思想等同起來！ 可是，由於人們的習而不察，以訛傳訛，竟然造成千古誤會！

〔一九〕何處有塵埃　「有」，一作「惹」。 慧能的這一偈意，同神秀的偈意針鋒相對，顯示出他的「悟境」，

確乎高於神秀。因此，弘忍抛開神秀而選中了他來做自己的繼承人。

〔一〇〕心是菩提樹，……何處染塵埃　這一偈頌，當屬衍文。尤其是前兩句，無異是重復神秀的話，更非慧能思想。

〔一一〕見能作此偈盡怪　「盡怪」，盡都感到驚怪。

〔一二〕五祖忽見惠能偈　「偈」原本作「但」，按：「但」當爲「偈」字之誤，今改。

〔一三〕即善知識大意　「識」字，疑衍。

（九）五祖夜至三更原本至作知，喚惠能堂内，説金剛經〔一〕，惠能一聞，言下便悟原本悟作伍〔二〕。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及衣：「汝爲六代祖原本代作伐。衣將爲信禀，代代相傳〔三〕；法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傳法，氣如懸絲興聖寺本、通行本並氣作命〔四〕！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

校釋

〔一〕説金剛經　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因之）作「五祖夜至三更，喚惠能於堂内，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惠能説金剛經。……」僧人袈裟，有一定尺寸，圍身尚可，圍堂却難。「遮圍」云云，徒彰僞蹟。其實（如本書序言已經指出過的），此處的「説經」，同惠能在嶺南的「聞經」（以及達摩的「授經」），都僅僅具有宗教意義，並無什麼「歷史」意義。

〔二〕言下便悟　嶺南「一聞」，「心便明悟」；這裡「一聞」，「言下便悟」。真可謂一悟再悟！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略同）對此，又作了一番渲染：「恰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便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惠能啟言：『和尚！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從思想體系上說來，根本不是一碼事。前者講「空」（「一切萬法，皆無自性」，或「一切萬法，自性本空」），後者說「有」，聞「空」悟「有」，堪至「奇蹟」！而且，五千二百多字的金剛，通篇所宣揚的，衹是宗教信仰主義的內容，根本沒有涉及宇宙生成的問題，無論如何，在金剛經（以及全部般若）裡也找不到「自性能生萬法」的思想！所以，惠昕等人的作僞，倒是更加表明了：慧能的思想，確乎不同於金剛思想。

〔三〕代代相傳　契嵩本、宗寶本作：「衣爲爭端，止汝勿傳。」

〔四〕氣如懸絲　惠昕等三本「氣」均作「命」。惠昕本：「自古傳法，命如懸絲！」契嵩本、宗寶本：「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改「法」爲「衣」，表明「衣」重於「法」。

（一〇）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一〕，登時便悟〔二〕。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三〕，難去〔四〕，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汝悟無別〔五〕。」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校釋

〔一〕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　從江北的湖北黄梅下山，到江南的江西九江，三更出發，當晚卽到，這可能嗎？！神會語録（敦煌寫本，下同）第「五五」節「第六代唐朝能禪師」裡則說：「……忍大師謂曰：『我自送汝。』其夜遂至九江驛。當時得船渡江，大師看過江，當夜却歸至本山，衆人並不知覺。」則弘忍不僅當晚送慧能到江邊，而且還「當夜却歸至本山」。僞蹟尤爲顯著！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大同小異）說：「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五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櫓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櫓。』五祖言：『衹合是吾度汝，不可汝却度吾，無有是處。』惠能言：『弟子迷時，和尚須度，今吾悟矣，過江搖櫓，合是弟子度之。度名雖一，用處不同。……』五祖言：『如是如是。……』」則弘忍不僅送慧能到江邊，而且還要親自撑船送過江去（神會語録也衹是説弘忍「看」着慧能「過江」）。話越説越多，事越説越僞。

〔二〕登時便悟　此句費解。或「悟」應作「寤」，覺也。意謂很快就天亮了。

〔三〕三年勿弘此法　惠昕本：「五年勿説。」契嵩本、宗寶本：「不宜速説。」按：據法海六祖大師緣起外紀記載，慧能「得法」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六六一），直到儀鳳元年（六七六）遇到印宗之後，方纔公開出來「傳法」，中間「隱遁」了一十六年。可見，「三年勿弘」、「五年勿説」等説法，都是很不確切的。

〔四〕難去　意謂：你南行之後，不要急於出來弘法；等到災難過去之後，再出來弘法，方纔平安無事。

鈴木校本改「去」爲「起」，連上讀：「三年勿弘，此法難起。」反而不通了。

〔五〕汝悟無別　這是弘忍對慧能説：你在弘法時，如果能够善於誘導愚迷的人們，使他們也都能够「心開」悟解，那末，他們的悟境同你的悟境，就没有什麼差别了！鈴木校本改「汝悟」爲「與吾」，作「與吾無別」，並加校注謂：「原本與悟作汝悟。」「與吾無別」，是説與弘忍無別，這是欠妥的。因爲，受了慧能的化導而有同慧能一樣的悟境，是合乎情理的；而受慧能的化導，竟然能有同弘忍一樣的悟境，那就不大合乎常情了。

（一一）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頭惠能奪於法〔一〕，來至半路，盡總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二〕，先是三品將軍〔三〕，性行粗惡，直至嶺上，來趁犯著。惠能即還衣法，又不肯取，言原本無言字：「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却向北化人來〔四〕。

校釋

〔一〕欲擬頭惠能奪於法　鈴木校：「頭字可疑，恐誤。」今按：「頭」，或係「向」字之誤。

〔二〕姓陳名惠順　惠順，惠昕等三本均作惠明。宋高僧傳卷八慧明傳：「釋慧明，姓陳氏，鄱陽人也。本陳宣帝之孫（按：此説不確。陳宣帝陳頊，在位時間爲公元五六九——五八二年；即使慧

明——惠順生於五八二年，到唐高宗李治龍朔元年（六六一），也已八十來歲，如此高齡的人，還能那樣地率先追趕慧能嗎？）國亡，散爲編甿矣。明少出家於永昌寺，懷道頗切，扣雙峰之法。高宗之世，依忍禪師法席，極意研尋，初無證悟，若喪家之犬焉。忽聞五祖密付衣鉢與盧居士，率同意數十許人躡蹟急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餘輩未及，能祖見已，便擲袈裟，明曰：『我來爲法，非望衣鉢也。』時能祖便於嶺首，一向指訂，明皆洞達。……」

〔三〕三品將軍　「三品」，惠昕等三本均改爲「四品」。神會語錄第「五五」節「第六代唐朝能禪師」裡，也說：「衆有一四品將軍，捨官入道，俗姓陳，字慧明。……」則神會語錄裡，也有了晚出的東西。

〔四〕即却向北化人來　惠昕本在這段末尾，加了如下一個夾注：「祖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鈴木校本，把這個夾注移到「言下心開」句下，而又加了如下一個括號夾注：（原注二十六字原本在章末。））契嵩本（宗寶本因之）則把這個夾注改爲正文：「……能云：『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這就是後來禪宗的所謂「話頭」，慧能當時，尚無這種花樣。這種東西出現在壇經裡，標誌着壇經已經被人竄改了！

（一二）惠能來依此地原本依作衣，與諸官寮原本寮作奪、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

傳原本聖作性，不是惠能自知，願聞先聖教者原本聖作性，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原本自除作白餘，於先代悟（下是法。）〔一〕。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知〔二〕，世人本自有之原本自作白，卽緣心迷，不能自悟原本自作白，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遇悟卽成智〔三〕。」

校釋

〔一〕聞了願自除迷，於先代悟　這句話頗費解。惠昕等三本均作：「聞了各自除疑，與先代聖人無別。」或，「願」爲「須」字之誤。意思是說：「聞了」「先聖」之「教」者，「須」能「自除」其「迷」誤，能够這樣，那他就等「於」有了「先代」「聖」人們的「悟」境。

〔二〕菩提般若之知　「知」，同「智」。「般若」就是「智慧」，「般若之智」，乃同義反復。「菩提」，「覺」義，「道」義，卽佛果位。「菩提般若之智」，意卽能够證得佛位的智慧。

〔三〕遇悟卽成智　意謂：不悟則迷，悟卽成智。

惠昕本在這一節（惠昕本爲第「一三」節）的前面（第「一二」節）加進了一個人所共知的「風幡」故事。按：「風幡」故事，既不見於法海本壇經，也不見於法海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和六祖大師緣起外紀（按：丁福保認爲：外紀係「後人」「增删」略序而成者）以及王維的六祖能禪師碑銘，而最早見之於歷代法寶記（約成書於唐代宗大曆年間〔七六六——七七九〕）和曹溪大師別傳（按：據胡適考證，這篇別傳撰於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兩者均是慧能去世（唐玄宗先天二年——七一三）幾十年之後的作品。請看它們的記載：法寶記：「時印宗問衆人：『汝總見風吹

幡於上頭，幡動否？』衆言見動，或言見風動，或言見幡動；不是幡動，是見動。如是問難不定。惠能於座下立答：『法師！自是衆人妄想動與不動，非見（按：「見」，似應作風）幡動；法本無有動與不動。』法師聞說，驚愕忙（按：「忙」，應作「茫」）然。」

別傳：「時囑正月十三日懸幡，諸人夜論幡義。法師（按：指印宗）廊下隔壁而聽。初論幡者：『幡是無情，因風而動。』第二人難言：『風幡俱是無情，如何得動？』第三人：『因緣和合故，合動。』第四人言：『幡不動，風自動耳。』衆人諍論，喧喧不止。能大師高聲止諸人曰：『幡無如餘種動，所言動者，人者心自動耳。』印宗法師聞已，至明日講次欲畢，問大衆曰：『昨夜某房論義，在後者是誰？此人必禀承好師匠。』中有同房人云：『是新州盧行者。』法師云：『請行者過房。』能遂過房。……」

此外，成書於五代後周廣順二年（南唐保大十年——九五二）的祖堂集（二〇卷。爲南唐治下泉州招慶院禪僧静、筠二人合編。書中共收入自迦葉以至唐末、五代禪僧二百餘人）卷二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傳裡，也講到了「風幡」這個「故事」：「印宗……一日正講經，風雨猛動，見其幡動。法師問衆：『風動也？幡動也？』一個云風動，一個云幡動，各自相争，就講主證明。講主斷不得，却請行者斷。行者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講主云：『是什麼物動？』行者云：『仁者自心動。』從此，印宗避席座位，……」

根據這些（特別是前兩種）記載，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因之）遂把這一「故事」寫入壇經：「時有

風吹旛動，一僧云旛動，一僧云風動。惠能云：『非旛動、風動，人心自動。』印宗聞之竦然。」一個「故事」，不同記載，祇能表明：它是傳説，並非史實。其實，禪宗史上（從所謂的「拈花微笑」起）的許多「故事」，同佛經中的各種「故事」一樣，宗教傳説多於歷史事實。如果對於這類「故事」輒信以爲真，那就無異相信神怪了！

（一三）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爲本。第一勿迷言定惠別原本定惠作惠定〔一〕。定惠體一不二。卽定是惠體，卽惠是定用。卽惠之時定在惠，卽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卽是定惠等原本無定字〔二〕。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説善，心不善〔三〕，定惠不等原本定惠作惠定；心口俱善〔四〕，内外一種原本一下有衆字，定惠卽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卽是迷人原本無迷字，不斷勝負，却生法我，不離四相〔五〕。

校釋

〔一〕第一勿迷言定惠別　「惠」通「慧」。傳統教義：「定」屬止，「慧」屬觀，二者是有區別的。這裡説定慧無別，又顯示出慧能對於「定慧」這種傳統範疇的釋義，也是與衆不同的。

〔二〕卽定是惠體，……此義卽是定惠等　神會語録：「（一九）哲法師問：『云何是定慧等義？』答曰：

「念不起，空無所有，卽名正定；以能見念不起、空無所有，卽名正慧。若得如是，卽定之時，名爲慧體；卽慧之時，卽是定用。卽定之時不異慧，卽慧之時不異定；卽定之時卽是慧，卽慧之時卽是定；卽定之時無有定，卽慧之時無有慧。何以故？性自如故。是名定慧等學。」」胡適以此（以及以下各條）爲「內證」，便斷定「壇經的主要部份是神會所作」。因爲「壇經中有許多部份和新發現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二荷澤大師神會傳六、神會與六祖壇經。）發現學生著作中有與老師的著作內容相同者，不是得出學生抄襲老師的結論，而是相反！實在欠通。

〔三〕心不善　「心」有分別，故「不善」。

〔四〕心口俱善　「心口」如一，所以「俱善」。

〔五〕不離四相　「相」，謂形相，相狀。所謂「四相」，說有多種，諸如生、老、病、死，生、住、異、滅，行、住、坐、卧，成、住、壞、空，等等。這裡「四相」，當指：一、異、非一非異、亦一亦異；或者：我、人、衆生、壽者。爭執「先後」，計較「勝負」，妄生「法我」（這裡的「法我」，意同「我法」），便是尚未遠離「四相」的表現。佛教認爲，「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應該遠離「四相」。

（一四）一行三昧〔一〕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原本坐作座，常行直心是原本行直作真真〔二〕。净名經云：「直心是道場」原本直作真〔三〕，「直心是净土」原本直作真〔四〕。莫心行諂曲原

本曲作典，口説法直，口説法直，興聖寺本、通行本並作口但説直。口説一行三昧，不行直心原本直作真，非佛弟子。但行直心原本直作真，於一切法，無有執著原本無下有上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原本直言作真心，坐作座，除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原本一行作一切。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原本情作清，却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原本須作順，何以却滯？心不住法卽通流原本不住法作住在，住卽被縛原本被作彼。若坐不動是原本坐作座，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原本坐作座〔五〕。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原本坐作座，看心看凈，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卽有數百般以如此教道者〔六〕，故知大錯原本知作之。

校釋

〔一〕一行三昧　「三昧」，梵語，又云「三摩地」、「三摩提」，有「正定」、「等持」等含義。「一行三昧」，傳統意義，謂專於一行，修習正定。（「等持」，則爲平等持心，專於一境。）這裡，慧能以「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來解釋「一行三昧」，則其意義，有異於傳統含義。這裡所謂的「直心」，也非通常意義上的「正直之心」，而是指的「真心」，卽真如、佛性。「常行直心」，亦卽常住「真如」，常契「佛性」。契嵩曾謂：「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鐔津文集卷三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法界一相」，意謂觀宇宙萬有舉體皆是真如之相（這裡的「相」，作「體性」解）。契嵩的解釋，是有根據的。文殊師利所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下：「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名一

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則所謂「一行三昧」者，就是觀察「法界」（這裡的「法」，係指一切事物；「界」，乃體性義。）「法界」，亦即一切事物——宇宙萬有的根本體性的唯「一」體「相」（這裡，「相」乃「性」義），一心「繫緣」於這一「法界」的「一相」上。契嵩以「法界一相」來解釋「一行三昧」，可謂得慧能「一行三昧」之真諦。

〔二〕常行直心是　惠昕本、契嵩本作：「常行一直心是也。」宗寶本作：「常行直心是也。」

〔三〕直心是道場　語見維摩經（「净名」，即「維摩」的意譯）菩薩品第四：「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毗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按：以下一連列舉了三十一個「××是道場」）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四〕直心是净土　語見維摩經佛國品第一：「爾時長者子寶積……白佛言：『……唯願世尊說諸菩薩净土之行。』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爲諸菩薩問於如來净土之行，諦聽諦聽！……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净土，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净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衆生來生其國；大乘心是菩薩净土，菩薩成佛時，大乘衆生來生其國；……（按：以下一連列舉了十八個「××是菩薩净土」）。』」

〔五〕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　語見維摩經弟子品第三：「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於牀，世

尊大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卽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爲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爲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道品，是爲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爲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六〕卽有數百般以如此教道者　惠昕等三本均作：「如此者衆，如是相教。」

（一五）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卽有光，無燈卽無光〔一〕。燈是光之體原本無燈字，之作知，光是燈之用。名卽有二原本無名字，體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如是。

校釋

〔一〕有燈卽有光，無燈卽無光　惠昕本作「有燈卽光，無燈不光」，反不如法海本的文字通順。

（一六）善知識！法無頓漸，人有利頓。迷卽漸契原本迷作明，契作勸，悟人頓修，自識本心原本此句作識白本（按：大正藏本作「識自本」），亦無「心」字），自見本性原本自作是〔二〕，悟卽元無差別，不悟

卽長劫輪迴。

校釋

〔一〕自識本心，自見本性　「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就是所謂「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之義。這裡，「心」謂「真心」，「性」謂「佛性」，二者含義，本質相同。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說：「良由不識真心，每聞心字，將謂祇是八識，不知八識但是真心上隨緣之義。故馬鳴菩薩以一心爲法，以真如、生滅二門爲義。……心真如是體，心生滅是用。祇說此心不虛妄故云真，不變易故云如。……泛言心者，略有四種，梵語各別，翻譯亦殊。一、紇利陀耶，此云肉團心，此是身中五藏心也。二、緣慮心，此是八識，俱能緣慮自分境故。……三、質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故。四、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貞實心，此是真心也。」同書卷上之二又說：這一「真心，無始本來性自清淨，明明不昧，了了常知，盡未來際，常住不滅，名爲佛性，亦名如來藏，亦名心地。」宗密還特別指出：「達摩所傳，是此心也」；「六代相傳，皆如此也。」（同上）延壽宗鏡錄卷三說：「無始菩提涅槃之清淨體者，此卽真心，亦云自性清淨心！亦云清淨本覺。」「唯一真心，周遍法界。」同書卷一六又說：「夫卽心成佛者，爲卽真心？爲卽妄心？答：唯卽真心。悟真心故，成大覺義，故稱爲佛。……祖佛同指此心而成於佛。」

（一七）善知識！我此法門原本此作自，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爲宗原本爲作無，無相爲體

原本爲作無，無住爲本原本住下有無字〔一〕。何名無相原本名作明〔二〕？無相者原本無者字，於相而離相〔三〕；無念者，於念而不念〔四〕；無住者，爲人本性〔五〕，念念不住〔六〕，前念、今念原本今作念、後念，念念相續原本續作讀，無有斷絶；若一念斷絶，法身卽離色身〔七〕。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卽住，名繫縛；於一切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原本無此是二字。善知識！但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浄。此是以無相爲體原本此作是。於一切境上不染原本境作鏡，名爲無念；於自念上離境原本境作鏡，不於法上生念原本重不字，生念作念生。若百物不思原本若作莫，念盡除却，一念斷卽死原本死作無，別處受生〔八〕。學道者用心，莫不思法意原本思作息。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原本自作白，又謗經法〔九〕。是以立無念爲宗。卽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原本迷作名，境作鏡，念上便起邪見原本起作去，一切塵勞妄念〔一〇〕，從此而生。故此教門〔一一〕，立無念爲宗。世人離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原本無何上之念字〔一二〕？無者，離二相諸塵勞〔一三〕；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一四〕。自性起念原本無自字，性作姓，雖卽見聞覺知原本知作之，不染萬境原本境作鏡，而常自在原本自作白。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一五〕

〔一〕無住爲本　維摩經觀衆生品第七：「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二〕何名無相　原本作「何名爲相」（鈴木校本同）。根據下句「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的釋文，應以「何名無相」爲是。故依義校改。

〔三〕無相者，於相而離相　「相」謂事相。「離」，表面含義，可作「遠離」解；實際含義，則是不計較、不執著的意思。即下文所謂「即見聞覺知」而「不染萬境」。盡管見色、聞聲、覺觸、知法，但由於不計較，不執著，所以並「不染萬境」。亦即維摩經方便品所謂「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雖逛妓院，並未胡搞；雖下酒館，也未濫飲。

〔四〕於念而不念　於體念「真如本性」的正念上，遠離雜念、妄念。維摩經觀衆生品第七：「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答曰：『當行正念。』」所以，「無念」，並非「百物不思」，而是排除妄念、雜念。這裡，念，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思維活動，而是一種直覺的內省、冥想。

〔五〕無住者，爲人本性　對照下文「住」含二義，這裡，人的「本性」，也具二義：一、人的世俗本性，亦即宋儒所謂「氣質之性」；二、人的本有佛性，亦即真實本性。

〔六〕念念不住　「住」有二義：一、靜止義：「不住」，即遷流不止。「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即屬此義。這是說，人的世俗「本性」，原是遷流不息、生滅無常的。二、執著義：「不住」，即「無著」。下文「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上，念念無住，即無縛也」。即屬此義。這是說，人的本有佛性，原是無著、無縛「而常自在」的。

〔七〕**若一念斷絶，法身卽離色身** 亦卽下文所謂「一念斷卽死，別處受生」之義。這也就是「形神相離」的思想。不過，嚴格説來，「法身卽離色身」的説法，是有毛病的。因爲，按照大乘教義，「法身」，亦卽「眞如」、「佛性」，它是無所不在的，説它「卽離色身」，那就表明了它也是有局限、而並非遍在的了。

〔八〕**別處受生** 此處死，別處生，此之謂「輪迴」。

〔九〕**又謗經法** 經言「無念」，祇是説無雜念、妄念，並非連「正念」亦「無」之；若把「無念」誤解爲「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不僅自作此解，而且還「更勸他人」，那就是誹謗經法了。這裡的「經法」，係泛指，並非專指某經。

〔一〇〕**一切塵勞妄念** 猶言「一切煩惱雜念」。

〔一一〕**故此教門** 「故」原本作「然」，按：「然」當作「故」。契嵩本、宗寶本均作「故此法門」。

〔一二〕**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 「無念」原是一個詞，這裡却又「分而言之」，這也反映出慧能傳教，是非常「隨自意」的。

〔一三〕**離二相諸塵勞** 生滅、有無、空有、人我、是非、染淨、内外等等，均稱「二相」。計較「二相」，必將障蔽「眞如本性」，故稱這種煩惱妄見爲「塵勞」。「塵」謂情塵、塵垢；「勞」謂勞累、煩擾。「塵勞」非一，故謂之「諸」。此句下鈴木校本根據契嵩本、宗寶本補入「念者念眞如本性」一句，並加校注云：「原本無念者念眞如本性七字。」按：不加此句亦可通。

〔一四〕念是真如之用　依「真如」而起「念」，自然是「正念」、「真念」。本來是在講「無念」，却又講到「有念」。可見慧能思想的歸宿處，是「有」而不是「空」。不過，「真如」是「無爲」法，它既然也有了起「念」之「用」，那不又成了「有爲」法了嗎？可見，慧能在運用邏輯範疇時，是很不嚴格的。

神會語録第「二〇」節「嗣道王問」中，也有一段關於「無念法」的議論，茲節録於此，以資參考：「又問曰：『無念者（按：鈴木校本：「念字疑衍。」）無何法？是念者念何法？』答曰：『無者無有二法，念者唯念真如。』又問：『念者與真如有何差別？』答：『亦無差別。』問：『既無差別，何故言念真如？』答曰：『所言念者，是真如之用；真如者，即是念之體。以是義故，立無念爲宗。若言無念者（按：鈴木校本：「胡適本，言作見。」），雖有見聞覺知，而常空寂。』」

〔一五〕維摩經云……　語見維摩經佛國品第一：「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原文無「外」、「内」二字。這兩句經文的意思是説：能够善於分別（觀察、了解）諸法事相的人，便能了知一切法相當體都是「真如法性」，因而他們也就能够對於「真如法性」這一「第一義」（「義」，謂義理，這裡作真理解，所以也稱「第一義諦」，「諦」即真理。在一切義理中，「真如法性」是最高、最終極的真理，所以稱爲「第一義」）而的信無疑，毫不動搖。（動，也可作乖離、背離解。意謂「能善分別諸法相」的人，便能不背離於「第一義」。）

印順説：「『無相爲體　無住爲本，　無念爲宗』，這是壇經所傳的修行法。」（中國禪宗史頁三五七）可見，所謂「三無」，衹是講的一種「修行法」；如果把它們看作是慧能的「中心思想」，那就很不准

確了。

（一八）善知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原本坐作座，亦不著净，亦不言不動原本言下無不字。若言看心，心元是妄〔一〕，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原本性作姓〔二〕，爲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净原本性作姓。不見自性本净，起心看净原本起心作心起，却生净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原本者下有看字。净無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原本障作章，却被净縛。若修不動者原本無修字，不見一切人過患原本無不字，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卽説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緣〔三〕。

校釋

〔一〕心元是妄　這是指「妄心」而言。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二説：「心有二種：一者真，二者妄。」「妄心」就是「生滅心」，「真心」就是「真如」。宗密并詳細表列了真、妄二心的區別。延壽宗鏡録卷三也説：「問：『以心爲宗，理須究竟，約有情界，真妄似分，不可雷同，有濫圓覺，如金鍮共熱，真僞俄分；砂米同炊，生熟有異。未審以何心爲宗？』答：『誠如所問，須細識心，此妙難知，唯佛能辯。祇爲三乘慕道，且有差殊，錯指妄心以爲真實，……迷心迷性，皆爲執斯緣慮，作自己身；遺此真心，認他聲色。斯則出俗外道、在家凡夫之所失也。……』」同書又説：「問：『真妄二

心，各以何義名心？以何爲體？以何爲相？』答：『眞心以靈知寂照爲心，不空無住爲體，實相爲相。妄心以六塵緣影爲心，無性爲體，攀緣思慮爲相。此緣慮覺了能知之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隨境有無，境來卽生，境去卽滅。』……」眞心是以「不空無住爲體」，值得注意。延壽還明確指出：「則從上稟受，以此眞心爲宗。」可見慧能講到「妄心」時，卽但指「妄心」。如果以「妄」爲「眞」，或者混「眞」於「妄」，那就必然要誤解慧能與壇經。

〔二〕人性本浄　這裡所謂「本浄」的「人性」，亦卽「本性」、「本心」、「眞如」。神會語録第「二四」節：「眞如之性，卽是本心。」所以，不能以通常的意義來理解慧能在這裡所講的「人性」。

〔三〕若修不動者，……却是障道因緣　契嵩本（宗寶本同）作：「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説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着心着浄，却障道也。」

（一九）今既如是原本既如作記汝，此法門中，何名坐禪原本坐作座？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爲坐原本起作去，見本性不亂爲禪原本性作姓〔一〕。何名爲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內性不亂原本外若著相云云十六字，作外若有相，內性不亂〔二〕。本性自浄自定原本無性字，祇緣觸境，觸卽亂，離相不亂卽定。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原本內下有外字，外禪內定，故名禪定〔三〕。維摩經云：「卽時豁然原本時作是，還得本

心。」〔四〕菩薩戒經云原本無經字：「本元自性清淨」原本元作須，性作姓〔五〕。善知識！見自性自淨原本性作姓，自修自作自性法身原本性作姓〔六〕，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校釋

〔一〕見本性不亂爲禪　把「坐禪」一詞拆開來講，并各賦以不同含義，這不單單是一種望文生義的作法，也反映了慧能思想的特點。

〔二〕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內性不亂　此十六字契嵩本（宗寶本同）作：「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亂。」鈴木校本據改如上。衹是把契嵩本的「心卽不亂」，改爲「內性不亂」，易「心」爲「性」，意思略同，可從。

〔三〕外禪內定，故名禪定　把「禪定」一詞分開來講，情況一如對於「坐禪」一詞的解釋。

〔四〕卽時豁然，還得本心　語見維摩經弟子品第三：「時維摩詰卽入三昧（按：「入三昧」，卽入定），令此比丘（按：指一羣「新學」比丘）自識宿命，……卽時豁然，還得本心。」所謂「本心」，卽本來具有的「真如」之心。

〔五〕本元自性清淨　這裡的菩薩戒經，指梵網經。語見梵網經卷下：「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薩本源，佛性種子。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是一切衆生戒本源自性清淨。」這裡講的，是作爲「佛性種子」的「戒」體本源，「自性清淨」。壇經引此，係指「本心」、「本性」（真如、佛性）本自「清

淨」，取意與梵網還可相通。鈴木校本（據宗寶本）作「我本元自性清淨」（契嵩本作「我本性元自清淨」），並加校注謂：「原本無我字。……」前面加一「我」字，多少反有失梵網原意。

〔六〕自修自作自性法身　對於這一節，胡適又從神會語録（第「四七」節）裡找出一條壇經係神會作品的「内證」：「念不起爲坐，見本性爲禪。」

（二〇）善知識！總須自體，與授無相戒原本授作受〔一〕，一時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原本依作衣；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原本依作衣；於自色身，歸依當來圓滿報身佛原本依作衣〔二〕。」已上三唱。色身者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在自法性〔三〕，世人盡有，爲迷不見原本迷作名，外覓三身如來原本無身字，不見自色身中三身佛原本身作性。善知識！聽汝善知識説〔四〕：今善知識〔五〕於自色身原本於作依見自法性有三身佛原本身作世，此三身佛，從性上生。何名清淨法身佛原本無法字？善知識！世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原本自性作自姓〔六〕。思量一切惡事原本無惡字，卽行於惡原本於作衣；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如是一切法原本如上有知字盡在自性原本性作姓。自性常清淨原本性作姓；日月常明原本明作名，祇爲雲覆蓋，上明下暗原本明作名，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原本星作西，忽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萬象森羅原本森作參〔七〕，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青天〔八〕，惠如日，智如月〔九〕，知惠

常明原本明作名。於外著境原本著境作看敬，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原本性作姓〔一〇〕。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却迷妄原本迷作名，內外明徹原本明作名，於自性中原本性作姓，萬法皆見〔一一〕。一切法自在性原本性作姓〔一二〕，名爲清淨法身〔一三〕。自歸依者原本依作衣，除不善行，是名歸依原本依作衣。何名千百億化身〔一四〕？不思量，性卽空寂；思量卽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爲地獄；思量善法，化爲天堂。毒害化爲畜生，慈悲化爲菩薩，知惠化爲上界，愚痴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原本性作姓，多作名，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知惠卽生〔一五〕。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惠能滅萬年愚〔一六〕。莫思向前，常思於後〔一七〕。常後念善，名爲報身〔一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亡原本亡作心〔一九〕；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二〇〕。無常已來〔二一〕，後念善，名爲報身。從法身思量，卽是化身；念念善，卽是報身。自悟自修，卽名歸依也原本依作衣。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原本無色身二字，不言歸依也原本言作在。但悟三身，卽識大意原本意作億。

校釋

〔一〕授無相戒　「無相戒」，義見前第三頁注〔五〕。

〔二〕歸依當來圓滿報身佛　以上，「法身佛」、「報身佛」、「化身佛」，佛教稱之爲「三身佛」，或「佛」的「三身」。其中，「法身」（又叫「自性身」），稱爲「毗盧遮那」，義爲「遍一切處」，乃成佛時所契證的最高的精神實體，卽所謂「諸法實性」，亦卽「真如」、「佛性」。涅槃經金剛身品第五：「如來身者，

是常住身，不可壞身，金剛之身，非雜食身，即是法身。」這種「法身」，「不生不滅，不習不修，無量無邊，畢竟清淨，……」(同上)所以，嚴格說來，所謂「法身」，乃是「法性」，並非是「身」。「報身」(又叫「受用身」)，稱爲「盧舍那」，義爲「淨滿」，即成佛時所獲得的清淨圓滿果報之身。這種清淨莊嚴、功德圓滿的果報之身，高踞佛國，不來人世，祇供自己「受用」，衆生無緣分享。泛指將要成佛者，可稱「當來」；若指釋迦「報身」，「當來」之說，便不確切。「化身」(又叫「應身」、「變化身」)，指的就是釋迦牟尼，爲了化導苦難衆生，「應化」人間，宣揚佛教。「化身」不限一類，可以「隨類應化」，所以又稱做「千百億化身」。梵網經卷下說：「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花台，周匝千花上，復現千釋迦，一花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衆。……」這是說，光是釋迦「化身」，即有千百億之多，其他「化身」佛，當更多得不可勝數！「於自色身」，「歸依」三佛，表示於自身中即具三佛。

〔三〕向者三身在自法性　袾宏彌陀疏鈔卷一說：「言性有二：兼無情分中，謂之法性；獨有情分中，謂之佛性。」「有情」，指有「情識」者，實則包括一切動物。「無情」，即指動物以外的一切自然現象。單就一切動物而言，稱做「佛性」，即所謂「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泛指一切現象而言，稱爲「法性」，即所謂「諸法實性」。(唐譯——下同)楞伽經如來常無常品第五說：「諸佛如來所證法性，法住法位，如來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易。」可見，佛性、法性、實性、自性、本性、法身、本心、真如等等稱謂，實質上指的都是一個東西——佛教所幻想的最高的、永

恒的精神實體。它是慧能的思想核心、理論基礎；也是慧能心目中的宇宙實體、世界本原。一「法性」中，備具「三身」，所以說「三身」盡「在自法性」中。

〔四〕聽汝善知識說　這裡的「善知識」，係指慧能自己。

〔五〕今善知識　這裡的「善知識」，係指聽衆。

〔六〕萬法在自性　「自性」，卽「法性」。「萬法在自性」，意謂「萬法」（卽所謂「森羅萬象」——宇宙萬有）都是由「真如」、「法性」的「自性」派生的，因此，「萬法」本身就是「真如」、「法性」；亦卽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法界」，亦卽「法性」的另一稱謂。楞伽經剎那品第六說：「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所謂「如來藏」，亦卽法性、佛性、真如等的另一稱謂。由於一切都是由如來藏「興造」的，所以「一切」盡在「如來藏」中，亦卽「萬法盡在自性」。慧能的真心一元論——真如緣起論的世界觀，就「言簡意賅」地包括在這「萬法在自性」的一言之中！這一句話，惠昕等三本均作「萬法從自性生」。意思更加清楚。於此可見，慧能所講的心（自然是「真心」）、性（自然是「法性」），確乎是宇宙實體、世界本原。

〔七〕萬象森羅　「象」原本作「像」。今依義改。

〔八〕猶如青天　「青」原本作「清」，今依義改。

〔九〕惠如日，智如月　這裡，慧能又把「智慧」一詞拆開來用。則「慧」當是指觀察現象的「後得智」，「智」當是指了悟本體的「根本智」。

〔一〇〕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　楞伽經剎那品第六說：「此如來藏藏識本性清淨，客塵所染，而爲不淨。」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十二說：「一切衆生所有佛性，爲諸煩惱之所覆蔽。」「一切衆生，……雖有佛性，皆不能見，而爲貪婬、瞋恚、愚癡之所覆蔽。」「如來祕藏……爲諸煩惱叢林所覆，無明衆生不能得見。」

〔一一〕萬法皆見　「見」，同「現」。慧能用「於自性中，萬法皆現」這種簡潔語言，明確地表達了他的真心一元論——真如緣起論的觀點。

〔一二〕一切法自在性　「一切法」的「自在性」，亦即「真如」「法性」。

〔一三〕名爲清淨法身　可見，「法身」，就是「自性」、「本性」、「法性」、「真如」、「佛性」。這裡，慧能對於「法身」的釋義，還是符合佛教傳統教義的。

〔一四〕何名千百億化身　這裡，慧能對於「化身」的釋義，完全是「隨自意」的，完全不是「化身」的傳統含義。

〔一五〕此句下，鈴木校本據惠昕本增補如下兩句：「此名自性化身。何名圓滿報身？」並加校注云：「原本無此名自性化身。何名圓滿報身十二字，今據興聖寺本補之。」今按：可不補。

〔一六〕一智惠能滅萬年愚　「惠」字，疑衍。

〔一七〕莫思向前，常思於後　惠昕等三本均作：「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則「向前」，實爲「向後」——向已往，向過去。「思後」，實爲「思前」——思將來。它的含義，

頗似現在所謂不要向後看、要向前看。當然，慧能的「常思於後」，並不是要人們面對現實，而是要人們直覺冥想——「念念圓明，自見本性」。歸根結柢，是要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彼岸世界。

〔一八〕常後念善，名爲報身　慧能對於「報身」的釋義，也是不符合傳統教義的。

〔一九〕一念惡，報却千年善亡　惠昕等三本均作：「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刼善因。」

〔二〇〕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　惠昕等三本均作：「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滅。」

〔二一〕無常已來　惠昕本作：「直至無常。」「無常」，乃「死」的異名。「無常已來」，意卽「死期已到」。

〔二一〕今既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知識！一時逐惠能道：「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一〕。」三唱善知識！「衆生無邊誓願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自性自度原本性作姓。何名自性自度原本性作姓？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原本迷作名，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原本來作見，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原本提作薩，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二〕。「法門無邊誓願學」，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卽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

校釋

〔一〕衆生無邊誓願度，……無上佛道誓願成　「四弘誓願」的傳統提法是：「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意卽「誓願度」脱「無邊衆生」，「誓願斷」除「無盡煩惱」，「誓願學」習「無量法門」，「誓願成」就「無上佛道」。發此四種「弘誓」大願者，便是「菩薩」。

〔二〕「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虚妄　慧能以「虚妄」概括「無邊煩惱」，雖很「簡要」，並不確切。因爲，「煩惱」固屬「虚妄」，但「虚妄」並不都是「煩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非獨「煩惱」爲然。

（二二）今既發四弘誓願，與善知識説無相懺悔〔一〕，滅三世罪障原本無滅字。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原本不重念字從前惡行，一時自性若除原本性作姓，卽是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原本無不字〔二〕，除却從前諂誑心永斷，名爲自性懺。前念、後念及今念原本無今念二字，念念不被疽疾染〔三〕，除却從前嫉妬心原本妬作垢，自性若除卽是懺。」已上三唱。善知識！何名懺悔？懺者終身不爲原本無懺字，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恒不離心。諸佛前口説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爲懺悔〔四〕。

校釋

〔一〕與善知識說無相懺悔　原本作「説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今依義改。「無相懺悔」，義似「無相戒」。有罪可懺，有過可悔，都是「有相」的。既然「無相」，又何「懺悔」之有！

〔二〕念念不被愚癡染　「愚癡」，惠昕本作「憍誑」。

〔三〕不被疽疾染　疽，音蛆。說文：「疽，癰也。」則這裡用「疽疾」這個詞，顯然是不合適的。契嵩本（宗寶本同）作：「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意義比較明確。

〔四〕何名懺悔？……名爲懺悔　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略同）作：「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疽妒（按：契嵩本、宗寶本「疽妒」作「嫉妒」，下同）等罪，悉皆盡懺，願（按：契嵩本、宗寶本「願」作「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疽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不復更作，是名爲悔。」

〔二三〕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原本授作受〔一〕。大師言：「善知識原本知作智！歸依覺原本依作衣〔二〕，兩足尊〔三〕；歸依正，離欲尊原本依作衣，無尊字；歸依淨原本依作衣，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爲師，更不歸依邪迷外道原本依作衣，迷作名〔四〕。願自三寶〔五〕，慈悲證明原本證明作燈名。善知識！惠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原本重善字，依作衣。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六〕；僧者，淨也〔七〕。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原本迷作名，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八〕。自心歸依正〔九〕，念念無邪故，卽無愛著原本無作元，以無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

淨〔一〇〕，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原本性作姓，自性不染著原本性作姓，名衆中尊。凡夫不解原本無不字，從日至日，受三歸依戒〔一一〕。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卽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却是妄〔一二〕。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祇卽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原本無依字〔一三〕；自性不歸原本性作姓，無所依處原本無衣字。」

校釋

〔一〕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　「無相三歸依」，與「無相戒」、「無相懺」的情況相類似：既稱「無相」，何論「歸依」！而且，「三歸依」祇是「歸依」，並不是「戒」，稱「三歸依戒」，於義欠通。

〔二〕歸依覺　佛者，覺也。「歸依覺」，卽「歸依佛」。

〔三〕兩足尊　佛教宣稱：到了佛位，便1「福德」圓滿，因而就「萬德莊嚴」；2「智慧」圓滿，因而就「智慧無量」。「福足」、「慧足」，稱「兩足尊」。

〔四〕更不歸依邪迷外道　佛教通常貶稱佛教以外的各種思想流派爲「邪魔外道」，這裡稱「邪迷外道」，稍異常稱。

〔五〕願自三寶　佛教稱佛陀、教法、僧團爲佛、法、僧「三寶」。慧能講的是「自心」、「自性」本來具有的「三寶」，所以稱「自三寶」。

〔六〕法者，正也　佛的教法，亦稱「正法」，訓「法」爲「正」，勉强可通。

〔七〕僧者，净也　梵語「僧伽」，意譯爲「衆」。訓「僧」爲「净」，於義欠通。

〔八〕離財離色，名兩足尊　以「離財」、「離色」訓釋「兩足」，不僅不符合傳統教義，簡直是對佛陀的貶低。

〔九〕自心歸依正　原本無「依」字，今據惠昕等本補。

〔一〇〕自心歸依净　原本無「依」字，今據惠昕等本補。

〔一一〕凡夫不解，從日至日，受三歸依戒　意謂：愚昧的凡夫，由於不了解「自心三寶」的意義，反而徒勞地日復一日地向外面去「受三歸依」。「凡夫不解」，惠昕等三本均作「凡夫不會」。改「解」爲「會」，更帶禪味。

〔一二〕若不見佛，即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却是妄　「既無所歸」，而又「言歸」，豈非虛妄！這裡，慧能以「若不見佛，即無所歸」的命題，來否定通常意義上的「歸依佛」，它實已開啓日後「呵佛」狂禪的端倪。

〔一三〕經中祇即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　這裡的「經中」，在慧能，原是泛指，實則應是華嚴經。華嚴經净行品第十一說：「自歸於佛，當願衆生，紹隆佛種，發無上意。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經文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自己「歸」依了「佛」，同時也要祝願一切「衆生」都能如此（歸法、歸僧，義皆相同）。慧能硬把「自」字解釋爲「自心」、「自性」，這實在是對經義的曲解！如果按照慧能的見解，那就不該稱做「歸依三寶」，而

應該是「歸依自心」或「歸依自性」了！

（二四）今既自歸依三寶原本依作衣，總各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與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唐言「大智惠彼岸到」〔一〕。此法須行，不在口念原本重口字。口念不行，如幻如化原本無幻字；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二〕。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三〕，猶如虛空，若空心坐原本若空作莫定，坐作座，即落無記空原本記作既〔四〕。虛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原本無虛空二字，河作何，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五〕，亦復如是。

校釋

〔一〕大智惠彼岸到　「摩訶」，「大」義；「般若」，「智慧」；「波羅蜜」，「到彼岸」。這裡，「彼岸」，不是「彼岸世界」，而是終極、徹底、究竟的意思。「般若波羅蜜」，意謂最高、最終極的智慧。

〔二〕此法須行，……法身與佛等也　惠昕等三本均作：「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即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三〕心量廣大　本是在講般若之「大」，却又講起「心量廣大」，以及下一節的「性含萬法是大」等等，分明是在「借題發揮」了。

〔四〕卽落無記空　「無記」，乃不思善惡、昏然蒙昧的一種心理狀態。

〔五〕世人性空　這裡的「性空」，與般若「性空」，含義不同。般若「性空」，是一種全稱否定：無論是此岸之「妄」或彼岸之「真」，「一切皆空」——自「性」本「空」，謂之「性空」。而這裡（以及整個禪宗）所謂「性空」，則祇是一種特稱否定：祇「空」虛妄，不「空」真實——真如、佛性。真如、佛性（「本性」、「自性」），則是「真有」，而不是「空」。真「性」無妄，謂之「性空」。在邏輯範疇上，決不可混淆般若與禪宗的根本區別。

（二五）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原本性作姓〔一〕。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原本之作知，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如虛空，名之爲大。此是摩訶原本訶下有行字。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原本無行字。又有迷人原本迷作名，空心不思，名之爲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二〕。莫口空説，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校釋

〔一〕萬法盡是自性　「萬法盡『是』自性」，較之「萬法盡『在』自性」，真心一元論的觀點，表達得更爲突出了：舉「萬法」本身，當體就「是」自性——真如、法性。以後禪宗的那種「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的論調，不正是「萬法盡是自性」這種思想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嗎？

〔二〕心量大，不行是少　惠昕等三本均作「心量大事，不行小道。」

（二六）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一切時中原本無切字，念念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原本重若字。一念愚即般若絶，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原本無世人二字，自言我修般若原本無自言二字〔一〕。般若無形相原本無般若二字，智惠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唐言彼岸到原本無唐字〔二〕。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原本境作竟，起作去，如水有波浪，即是爲此岸〔三〕；離境無生滅，如水承長流〔四〕，故即名到彼岸〔五〕，故名波羅蜜原本波作般。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六〕。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七〕。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原本提下有提字〔八〕。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將大智惠到彼岸原本智作知，打破五陰〔九〕煩惱塵勞〔一〇〕，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最上乘法〔一一〕，修行定成佛。無去、無住、無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一二〕爲戒定惠〔一三〕。

校釋

〔一〕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　惠昕等三本均作「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

自言我修般若。」

〔二〕唐言彼岸到　「唐言」，惠昕本作「此言」。

〔三〕即是爲此岸　原本「是爲」作「是於」，欠通。契嵩本、宗寶本作「名爲」，更較通順。

〔四〕如水承長流　「承」，中國禪宗史（頁二〇七）作「永」。惠昕等三本此句均作「如水常流通」，意思更較清楚。

〔五〕……故即名到彼岸　以「水有波浪」喻「此岸」，「如水長流」喻「彼岸」，均不貼切。因爲，無論「波浪」、「流水」，均在河中（中流），不在兩岸。

〔六〕念念若行，是名真有　惠昕等三本均作：「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則「真有」即指「真性」，「真性」就是「真有」。可見慧能之禪，確非「空」宗。

〔七〕一念修行，法身等佛　惠昕本同，契嵩本、宗寶本則作：「一念修行，自身等佛。」鈴木校本據以改「法」爲「自」。其實，「法身等佛」，要比「自身等佛」更妥切些。

〔八〕即煩惱是菩提　因爲「萬法盡是自性」——舉「萬法」本身都是「真如」、「法性」，所以，「煩惱」本身自然也就是「菩提」。諸法無行經卷下說：「貪欲之實性，即是佛法性；佛法之實性，亦是貪欲性！」「貪欲與菩提，是一而非二」。

〔九〕五陰　色（物質，人的形體）、受（感受）、想（思維）、行（意志）、識（意識——後四者，爲人的心理活動）五者，舊譯「五陰」，新譯「五蘊」。「陰」者，蔭蔽義；「蘊者」，類義，聚義。

〔二〇〕打破五陰煩惱塵勞　意謂用「大智慧」的力量，來「打破」由「五陰」而引起的「煩惱塵勞」。「煩惱」就是「塵勞」。「煩惱塵勞」，同義反復。

〔二一〕讚最上最上乘法　疑衍一個「最上」。

〔二二〕三毒　貪、瞋、癡三者，能够「毒害」衆生的「法身」、「慧命」，故稱「三毒」。

〔二三〕爲戒定惠　稱爲「三學」——三種「學」處。凡是佛教徒，都應認真修學戒、定、惠，所以戒、定、惠被稱爲三種「學」處——簡稱「三學」。「三學」，是與「三毒」對稱的。「變三毒爲戒定惠」，亦卽變「三毒」爲「三學」。佛經中所謂「我説婬、怒、癡，卽是戒、定、惠」（「婬、怒、癡」，卽「貪、瞋、癡」），就是這個意思。

（二七）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惠原本無一般若生四字。何以故？爲世有八萬四千塵勞〔一〕；若無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原本性作姓。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莫起誑妄原本起誑作去誰，卽是真如性原本性作姓。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見性成佛道。

校釋

〔一〕八萬四千塵勞　卽「八萬四千煩惱」。「煩惱」的「八萬四千」，同「智慧」的「八萬四千」，統係概

數，並非確數。據說，世間衆生具有「八萬四千」煩惱，爲了「對治」這麼許多的「煩惱」，就得有相應數目的「法門」（「智慧」），所以便有了「八萬四千法門」，這裡稱爲「八萬四千智慧」。

（二八）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一〕、入般若三昧〔二〕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三〕，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量〔四〕，經中分明讚歎原本明作名，不能具說〔五〕。此是最上乘法，爲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六〕，若聞此法〔七〕，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於閻浮提原本於作衣〔八〕，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於大海原本於作放，不增不減。若大乘者〔九〕，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觀照原本智作知，不假文字〔一〇〕。譬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原本天作無，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原本元作無，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一一〕，悉皆蒙潤原本蒙作像。諸水衆流，却入大海，海納衆水，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

校釋

〔一〕甚深法界　「界」，性義。「法界」，即「法性」（真如、佛性等等）的另一稱謂。

〔二〕般若三昧　這裡，「三昧」不作通常含義的「正定」（「等持」）解，而是「甚深」、「究竟」的意思。「般若三昧」，猶言「甚深般若」、「究竟般若」。

〔三〕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　誦金剛經，「即得見性」。慧能始終是以佛性論者的觀點來理解金剛經、宣傳金剛經的。

〔四〕此人　即誦經「見性」的人。

〔五〕不能具說　宣揚誦持金剛經者有「無量功德」的經文，充斥於金剛全經。這裡，且舉三例，以資參考：其一，依法出生分第八：「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其二，無爲福勝分第十一：「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其三，如法受持分第十三：「……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金剛經之所以也引起了一些禪宗者流的興趣，「受持」此經、得大福報的說教，也許起了頗大的誘惑作用吧！

〔六〕少根智人　惠昕等三本均作「小根小智人」。即根器（義近稟賦）低劣、缺少智慧的人。

〔七〕若聞此法　原本無「此」字，今依義補。

〔八〕雨於閻浮提　「閻浮提」，新譯「瞻部洲」。佛教傳説，以「須彌山」爲中心，東、南、西、北，分「四大洲」：「東勝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賀洲」，「北俱盧洲」。「南瞻部洲」，即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

鈴木校本於此句下依惠昕等三本增補「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八字，并加校注「原本無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八字」。今按：可不補。

〔九〕若大乘者　「大乘者」，即「大乘人」。乘，音剩，有道路、運載兩種含義。大乘，乃佛教兩大派別之一，係「小乘」的對稱。

〔一〇〕不假文字　這可説是日後禪宗標榜「不立文字」之所據。

〔一一〕一切有情無情　惠昕等三本均無「一切」，而作：「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

（二九）少根之人〔一〕，聞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原本小作少，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原本倒作到，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之〔二〕，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三〕，因何聞法師不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四〕，爲一切衆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未悟本性原本未作來，即是小根人。聞其頓教，不假外修原本假作信，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煩惱塵勞衆生，當時盡悟〔五〕，猶如大海，納於衆流，小水大水，合爲一體，即是見性。内外不住，來去自由，

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原本能作心，卽與般若波羅蜜經本無差別〔六〕。

校釋

〔一〕少根之人　惠昕等三本均作「小根之人」，近是。「根」，謂「根機」、「根器」、「根性」，義近「稟賦」。佛教稱「悟解」高深者爲「上根」、「利根」；與之對稱的爲「下根」、「鈍根」。但却從無「多根」之說，因而「少根」自也不通。同時，在佛典中，一般有「大根器」之說，却也很少有祇稱「大根」的；所以，祇稱「小根」，也不確切——確切些說，應稱「小根器人」。

〔二〕有般若之智之　「智」下「之」字，疑衍。

〔三〕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　惠昕等三本均作：「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意謂「小根器」人本來具有的「般若」，同「大智人」並無差別。

〔四〕般若之智，亦無大小　意謂「性具」般若，本無大小。

〔五〕煩惱塵勞衆生，當時盡悟　意謂：祇要能於自心「常起正見」，卽使是「煩惱塵勞衆生」，也能當下卽悟——當下「見性」。

〔六〕卽與般若波羅蜜經本無差別　按照慧能的觀點，說與「般若」「本無差別」，還說得通；說與般若「本無差別」，就不准確。因爲，般若講「空」，慧能說「有」（佛性），「有」之與「空」，根本不同！

（三〇）一切經書，及諸文字原本無諸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一〕，皆因人置原本無人字，因

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二〕。若無世人原本若上有我字，世作智，一切萬法，本元不有原本元作無〔三〕。故知萬法，本因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原本愚上重有字，愚爲小人原本小人作少故，智爲大人。迷人問於智者原本迷人問作問迷人，智人與愚人說法，令彼愚者悟解心解原本彼作使，心作染〔四〕；迷人若悟解心開，與大智人無別。故知不悟，即是佛是衆生〔五〕；一念若悟，即衆生是佛原本生下有不字。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原本性作姓。菩薩戒經〔七〕云：「我本元自性清淨」原本元作願，性作姓〔八〕。識心見性，自成佛道〔九〕。維摩經云原本無維摩經云四字：「即時豁然，還得本心〔一〇〕。」

校釋

〔一〕十二部經　「部」，類義。「十二部經」，又稱「十二分教」。全部佛經，按照文體、內容，歸納爲十二類（或十二部份），即：1修多羅（契經、法本），2祇夜（重頌），3和伽羅那（授記），4伽陀（孤起頌——純頌），5優陀那（無問自說——不請自說），6尼陀那（因緣），7阿波陀那（譬喻），8伊帝目多伽（本事），9闍陀伽（本生），10毗佛略（方廣），11阿浮陀達摩（未曾有），12優波提舍（論議）。有一頌謂：「長行（契經）、重頌、並授記，孤起、無問而自說，因緣、譬喻、及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論議俱成十二名。」

〔二〕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　惠昕等三本均作：「因智慧性，方能建立。」

〔三〕一切萬法，本元不有　惠昕等三本均作：「一切萬法，本自不有。」這裡的「萬法」，單指現象，不預「本體」。至若真如（法性、佛性等等）本體，則「本自具足」，「是名真有」。

〔四〕令彼愚者悟解心解　惠昕本作：「令其悟解心開。」

〔五〕即是佛是衆生　「即」下「是」字，疑衍。

〔六〕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　契嵩本、宗寶本作：「故知萬法，盡在自心。」「自心」，較「自身」爲確。

〔七〕菩薩戒經　即梵網經。

〔八〕我本元自性清淨　經文出處，詳見第「一九」節注〔五〕（第38頁）。

〔九〕識心見性，自成佛道　這兩句話，非經原文。

〔一〇〕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經文出處，詳見第「一九」節注〔四〕（第38頁）。

（三一）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原本悟作伍，頓見真如本性。是故將此教法原本將此作汝，流行後代原本代作伐，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原本令作今，悟作伍，（按：大正藏本，此處尚有「各自觀心」一句）令自本性頓悟。若不能自悟者原本無不字，須覓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原本示作亦，性作姓。何名大善知識原本無識字？解最上乘法，直示正路原本示作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謂化道原本謂作爲〔一一〕，令得見性原本性作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

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二〕。不能自悟原本自下有姓字，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脱原本脱作説，無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卽得解脱原本無脱字。若自心邪迷，妄念顚倒，外善知識卽有教授，救不可得原本無救不可得四字。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卽是自真正善知識，一悟卽知佛也〔三〕。自性心地，以智惠觀照，內外明徹原本明作名，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是解脱，既得解脱，卽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無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浄自性，使六賊從六門走出〔四〕，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五〕，來去自由，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原本若作莫，當令念絶，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六〕。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頓法者，至佛位地。

校釋

〔一〕所謂化道　「道」，同「導」。

〔二〕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　這裡的「人性」，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人性」，而是指人人本具的「佛性」。

〔三〕一悟卽知佛也　惠昕等三本均作：「若識自性，一悟卽至佛地。」

〔四〕六賊　卽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禪宗中人，以「六識」攀緣外境，使人喪失「本性」（「自

性」），故形象地稱「六識」爲「六賊」。鈴木校本據惠昕等三本改「賊」爲「識」，似可不必。

六門　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識」從「六門」「走出」，故稱爲「門」。（其實，「走出」之說，並不確切。）

〔五〕六塵　即色、聲、香、味、觸、法。以能「染汙」「本性」，故稱爲「塵」。

〔六〕邊見　一邊之見。

（三二）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原本代作伐，吾作悟，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原本無於字，發願受持，如事佛故原本事作是，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一〕，然須傳受將從上已來默然而付於法原本傳作縛〔二〕，發大誓願，不退菩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無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無益。若遇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萬劫千生〔三〕，斷佛種性。

校釋

〔一〕欲入聖位　惠昕本同。契嵩本、宗寶本作「定入聖位」。「定」字較確。

〔二〕然須傳受將從上已來默然而付於法　「受」，似應作「授」。「將」字，疑衍。「於」，似應作「之」。這句話，惠昕等三本均作：「然須傳受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

〔三〕百刼萬刼千生　惠昕等三本均作「百刼千生」。

（三二）大師言：「善知識！聽吾説無相頌原本吾作悟，頌作訟，令汝迷者罪滅原本迷作名，亦名滅罪頌。頌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謂言修福而是道原本無道字〔一〕，
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原本造作在〔二〕。
若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元在原本在作造〔三〕，
若解向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原本性作世，悔作海。
若悟大乘真懺悔原本悔作海〔四〕，除邪行正卽無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卽與悟人同一類原本類作例〔五〕。
大師令傳此頓教，願學之人同一體〔六〕。
若欲當來覓本身，三毒惡緣心中洗〔七〕。
努力修道莫悠悠〔八〕，忽然虛度一世休〔九〕。
若遇大乘頓教法〔一〇〕，虔誠合掌至心求原本至作志。

大師説法了〔一一〕，韋使君、官寮、僧衆、道俗，讚言無盡，昔所未聞。

校釋

〔一〕謂言修福而是道　惠昕等三本均作「衹言修福便是道」。

〔二〕心中三惡元來造　惠昕等三本均同。大正藏本則「三惡」作「三業」。「三惡」，當指貪、瞋、癡「三毒」；「三業」，則指身業、語業、意業。

〔三〕後世得福罪元在　惠昕等三本均作「後世得福罪還在」。意謂：要想以「修福」來「滅罪」，則即使「後世得福」，而「罪還在」，光靠「修福」並不能「滅罪」。大正藏本作「後世得福罪無造」——「罪無造」費解，或「無造」，乃「元在」之誤。

〔四〕若悟大乘真懺悔　惠昕等三本「若悟」均作「忽悟」。

〔五〕學道之人能自觀，即與悟人同一類　惠昕等三本均作：「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六〕大師令傳此頓教，願學之人同一體　惠昕等三本均作：「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大師令傳……」，係法海口氣，非：「吾祖惟傳……」，是。「吾祖」，指達磨或者弘忍。

〔七〕若欲當來覓本身，三毒惡緣心中洗　惠昕等三本均作：「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八〕努力修道莫悠悠　惠昕等三本均作「努力自見莫悠悠」。

〔九〕忽然虛度一世休　惠昕等三本均作「後念忽絕一世休」。

〔一〇〕若遇大乘頓教法　惠昕等三本均作「若悟大乘得見性」。

〔一一〕大師說法了　即慧能於大梵寺說法完了。印順認爲：「壇經有原始部份，附編部份。壇經從大

梵寺開法(——「大梵寺説法」)——『法壇』或『施法壇』的開法記録得名，是主體部份。……這一部份的成立，是慧能生前。附編部份，是慧能入滅以後，將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機緣，付囑，臨終的情形，身後安葬等，集録而附編於壇經，也就稱爲壇經了。」(中國禪宗史頁二六六)這樣説來，則前「三三」節，爲「大梵寺説法部份」(頁二四五)，亦卽壇經的「主體部份」，係「慧能生前」的「開法記録」。第「三四」節以後，則爲「附編部份」，係由「集録者」在「慧能入滅以後」，「集録而附編於壇經」的。印順此説，與某些日本學者(如宇井伯壽等)的觀點頗相近，可供參考。

(三四)使君禮拜，白言原本白作自：「和尚〔一〕説法，實不思議，弟子今有少疑原本今作當，欲問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爲弟子説。」大師言：「有疑卽問原本疑作議，何須再三。」使君問：「法可不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原本重不字〔二〕？」大師言：「是。」使君問原本無使君問三字：「弟子見説，達磨大師化梁武帝原本化作伐，帝作諦，帝問達磨原本無帝字：『朕一生已來原本已作未，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原本重有字？』達磨答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悵，遂遣達磨出境〔三〕。未審此言，請和尚説。」六祖言：「實無功德，使君勿疑達磨大師言原本君下有朕字。武帝著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無功德？」和尚言：「造寺、布施、供養，祇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爲功德。功德在法身原本無功德二字，非在於福田。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四〕。內

見佛性原本無内見二字，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吾我不斷原本吾作悟，卽自無功德。自性虛妄，法身無功德〔五〕。念念德行，平等直心原本直作真，德卽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是功，自修心是德原本修下有身字。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

校釋

〔一〕和尚　義近「導師」，原是一種尊稱。後來，漸漸變成了一種泛稱、甚至貶稱了。

〔二〕法可不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　「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的提法不確，應作「第一祖西國達磨師祖」。因爲，按照傳說，在「西國」，達磨爲「第二十八祖」，而非「第一祖」。此句，惠昕等三本均作「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鈴木校本據以在「宗旨」下面加一「乎」字，可不必。

〔三〕遂遣達磨出境　上述達磨「化梁武帝」云云，祇是傳說，並非史實。

〔四〕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　惠昕等三本均作：「見性是功，平等是德。」

〔五〕自性虛妄，法身無功德　惠昕等三本均作：「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

(三五)使君禮拜，又問：「弟子見僧道俗常念阿彌大佛〔一〕，願往生西方。願和尚說，得生彼否原本得作德？望爲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國〔二〕，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三〕。祇爲下根說近〔四〕，說遠祇緣上智〔五〕。人有兩種原本有作自，種

作重，法無不一原本無一字〔六〕。迷悟有殊原本迷作名，見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七〕使君！東方人但淨心無罪原本無人字，西方人心不淨有愆〔八〕。迷人願生東方、西方者〔九〕，所在處，並皆一種。心但無不淨，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十惡原本無十字〔一〇〕，卽行十萬；無八邪〔一一〕，卽過八千〔一二〕。但行直心原本直作真，到如彈指原本彈作禪。使君！但行十善〔一三〕，何須更願往生〔一四〕；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祇在刹那；不悟頓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達？」六祖言：「惠能與使君移西方刹那間原本間作問，目前便見原本目作日，使君願見否？」使君禮拜，曰：「若此得見，何須往生〔一五〕，願和尚慈悲，爲現西方，大善！」大師言：「唐見西方無疑〔一六〕。」卽散。大衆愕然，莫知何是。大師曰：「大衆作意聽〔一七〕，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卽是城門，外有五門原本五作六，內有意門。心卽是地，性卽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原本無心字。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一八〕。自性迷，佛卽衆生；自性悟，衆生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一九〕，喜捨名爲勢至〔二〇〕，能淨是釋迦，平直是彌勒原本直作真〔二一〕。人我是須彌〔二二〕，邪心是大海，煩惱是波浪，毒心是惡龍，塵勞是魚鱉，虛妄卽是神鬼，三毒卽是地獄，愚癡卽是畜生，十善是天堂〔二三〕。無人我原本無人我作我無人，須彌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絶。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智惠光

明原本放作施，照耀六門清淨，照破六欲諸天下原本破作波〔二四〕。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下聞說原本聞作問，讚聲徹天，應是迷人了然便見原本了作人。使君禮拜讚言：「善哉！善哉！普願法界衆生〔二五〕，聞者一時悟解。」

校釋

〔一〕阿彌大佛　即阿彌陀佛。唐音「陀」、「大」相近。鈴木校本改「大」爲「陀」，似可不必。

〔二〕世尊在舍衛國　「世尊」，乃佛的「十號」之一。「十號」爲：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如果把「佛」與「世尊」分開，則實爲「十一號」。舍衛國，即中印度的憍薩羅國。因首都叫舍衛城，故亦稱舍衛國。

〔三〕去此不遠　阿彌陀經：「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一個「佛土」，即一個佛國、佛世界，其「疆域」，即「三千大千世界」——用現代的話說，一千個太陽系，爲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爲一個「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爲一個「大千世界」。「大千世界」裡包括了三個千，故稱「三千大千世界」。此去「西方」，距離「十萬億」個「三千大千世界」，何得謂之「不遠」！

〔四〕祇爲下根說近　「下根」之人，志氣低劣，把去「西方」的距離說得「近」些，比較容易啓發他們的「信心」和激發他們向往的「勇氣」；如果說得太「遠」，他們就會望而生畏，喪失「信心」。惠昕等

三本均作「說遠爲其下根」。鈴木校本據以改「近」爲「遠」。反而有失原意。「下根」，義見第「二九」節注〔一〕，見57頁。

〔五〕說遠祇緣上智　「上智」之人，勇猛無畏，距離再遠，也無所懼。所以就對他們把去「西方」的距離說得「遠」一些。惠昕等三本均作「說近爲其上智」。鈴木校本據以改「遠」爲「近」。同樣有失原意。——其實，在阿彌陀經裡，此去「西方」，祇有「十萬億佛土」的一種距離，並無什麼「遠」、「近」之說；「說近」、「說遠」，乃是慧能杜撰的，是於經無據的。

〔六〕法無不一　惠昕等三本均作「法無兩般」。

〔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語見維摩經佛國品第一：「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八〕西方人心不淨有愆　原本「西方」下無「人」字，今據惠昕等本補。惠昕本帶頭，在此句下面又加進了如下兩句：「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把慧能寫成了從根本上否定淨土的人。

〔九〕迷人願生東方，西方者　原本「西」下無「方」字，今參照惠昕等本補。惠昕等三本均作：「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鈴木校本「西」改作「兩」，連在下句：「兩者所在處，並皆一種。」但上句祇說「迷人願生東方」，並未提及「西方」，所以它與下句的「兩者」就聯係不起來。而且，一般說來，「迷人」都是「願生西方」的，單提「迷人願生東方」，也與義欠通。

〔一〇〕除十惡　「十惡」，卽十種惡業：殺生、偷盜、邪婬（以上「身」三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以上「口」四業），貪欲、瞋恚、愚癡（以上「意」三業）。

〔一一〕八邪　「八正道」的反面。卽：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

〔一二〕卽過八千　「十萬八千」。慧能的意思是說，此去「西方」，相距「十萬八千」里。祩宏在其彌陀疏鈔卷四中說：「壇經又言：西方去此，十萬八千里。是錯以五天竺等爲極樂也。五天、震旦，同爲娑婆穢土，何須分別，願東願西？而極樂自去此娑婆十萬億土。蓋壇經皆學人記録，寧保無訛！」他在竹窗三筆六祖壇經中也說：「六祖不識字，一生靡事筆研。壇經，皆他人記録，故多訛誤。其十萬八千、東方西方等說，久已辨明。」祩宏不敢直斥慧能的錯誤，故祇能委過於壇經的記録者。其實，「十萬八千」之說，完全有可能是出自慧能之口。

〔一三〕十善　卽十種善業：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

〔一四〕何須更願往生　祩宏竹窗三筆六祖壇經中說：「……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無佛出世，輪王乃以十善化度衆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見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知執壇經而非净土者，謬之甚者也。」祩宏之意，仍在於表明：「何須更願往生」之說，並非真的出自慧能之口，而乃記録者之訛誤。其實，這仍不過是一種迴護慧能之說而已。

〔一五〕使君禮拜，曰：若此得見，何須往生　原本無「曰」字，今參照惠昕等本補。惠昕本：「皆頂禮言：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契嵩本、宗寶本：「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

〔一六〕唐見西方無疑　「唐」，疑應作「當」。

〔一七〕大衆作意聽　「作意」，「用心」之意。

〔一八〕莫向身求　鈴木校本於「身」字下面加一「外」字，非。「佛是自性作」——「自性」是佛，並非「自身」是佛，所以不能「向身求」佛。「莫向身外求」，反而有可以「向身求」佛之嫌。

〔一九〕觀音　即觀世音菩薩，爲「西方三聖」（彌陀、觀音、勢至）之一。

〔二〇〕勢至　即大勢至菩薩，爲「西方三聖」之一。

〔二一〕彌勒　即彌勒菩薩，係釋迦牟尼的「接班」人，因而被稱爲「未來佛」，俗稱「彌勒佛」。

〔二二〕須彌　即須彌（意爲「妙高」）山，爲佛教幻想的世界中心。

〔二三〕天堂　佛教的「天堂」，不同於基督教的「天國」。「天國」，係彼岸性世界，乃永生的地方。而「天堂」，乃「六道」（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旁生）之一，仍未超出「輪迴」。

〔二四〕照破六欲諸天下　原本「天下」下面有一「照」字，疑衍。鈴木校本於此「照」字上加「自性內」三字，並加校注：「原本無自性內三字。」但「自性內照」這句話，同「照曜六門清淨，照破六欲諸天下」很難聯係起來。「六欲諸天」，指佛教所講的「欲界」（有兩性之間的情慾，包括「人間」、「天上」）、色界（有形體而無情慾，所以祇有男性而無女性）、無色界（連形體都沒有的幽靈世界）的

「三界」之一的「欲界」裡的「六天」：1四天王天，2忉利天，3夜摩天，4兜率天，5樂變化天，6他化自在天。「六欲諸天下」，意即「天上、人間」。

〔三五〕法界衆生　這裡的「法界」，與「法性」(——「法界」)的含義不同，乃一切法的邊際之意，義同「無量」。「法界衆生」，即「無量衆生」。

(三六)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原本西作惡)。」使君問：「和尚(原本無尚字)！在家如何修，願爲指授。」大師言：「善知識(原本知作智)！惠能與道俗作無相頌，盡誦取，依此修行(原本依作衣)，常與惠能(原本能下有說字)一處無別。頌曰：

說通及心通〔一〕，如日處虛空，惟傳頓教法〔二〕，出世破邪宗。

教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若學頓教法〔三〕，愚人不可悉(原本悉作迷)。

說即須萬般，合離還歸一〔四〕，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惠日。

邪來因煩惱，正來煩惱除，邪正悉不用(原本悉作疾)，清淨至無餘〔五〕。

菩提本清淨，起心即是妄，淨性在妄中(原本在作於)，但正除三障〔六〕。

世間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見自己過(原本見自作現在)，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離道別覓道，覓道不見道，到頭還自惱〔七〕。

若欲見真道原本見真作貪覓，行正卽是道，自若無正心，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原本過作愚，若見世間非，自非却是左〔八〕。

他非我有罪〔九〕，我非自有罪，但自去非心，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愚人，是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原本彼有作破彼，卽是菩提現原本現作見〔一〇〕。

法元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一一〕。

邪見是世間原本是作出，正見出世間，邪正悉打却（按：鈴木校本據惠昕等三本於此處補「菩提性宛然」一句。

此但是頓教〔一二〕，亦名爲大乘〔一三〕，迷來經累劫〔一四〕，悟則剎那間。」

校釋

〔一〕說通及心通　這句頌意，取自劉宋譯楞伽，原文是「宗及說通相」。「宗通」亦卽「心通」。「說通」，則指對於教理的通達。

〔二〕惟傳頓教法　惠昕等三本均作「惟傳見性法」。

〔三〕若學頓教法　惠昕等三本均作「祇此見性門」。

〔四〕合離還歸一　惠昕等三本「離」均作「理」。

〔五〕清净至無餘　「無餘」，指「無餘涅槃」。佛教宣稱有兩種「涅槃」：一種，「證得」涅槃而人尚活着，還有身命存在，這叫做「有餘涅槃」；再一種，「證得」涅槃而人也死了，「灰身泯智」，什麼都没有了，這叫做「無餘涅槃」。

〔六〕但正除三障　「三障」是：煩惱障，業障，苦報障。煩惱、業、苦報三者，都能「障蔽」法身、正道，故稱爲「障」。

〔七〕色類自有道，……到頭還自惱　這一頌，惠昕等三本均作：「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

〔八〕自非却是左　「左」，可作「更甚」解。意謂：「修道」的人，如果總是看世間的過非，那末，自己的過非就更大！

〔九〕他非我有罪　鈴木校本改「有」爲「無」，反失壇經原意。壇經原意爲：如見「他非」，這本身就是自己的「罪過」！這句話，惠昕等三本均作「他非我不非」。

〔一〇〕即是菩提現　惠昕等三本均作「即是自性現」。則「菩提」當指「自性菩提」。

〔一一〕法元在世間，……外求出世間　惠昕等三本均作：「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一二〕此但是頓教　惠昕等三本「但」均作「頌」。

〔一三〕亦名爲大乘　惠昕等三本均作「亦名大法船」。

〔一四〕迷來經累劫　惠昕等三本「來」均作「聞」。

(三七)大師言：「善知識！汝等盡誦取此偈，依偈修行，去惠能千里，常在能邊；此不修，對面千里。各各自修，法不相待原本待作持。衆人且散，惠能歸漕溪山〔一〕，衆生〔二〕若有大疑，來彼山問，爲汝破疑，同見佛世。」合座官寮、道俗原本寮作奪，禮拜和尚，無不嗟歎：「善哉大悟〔三〕，昔所未聞原本聞作問，嶺南有福，生佛在此〔四〕，誰能得智〔五〕。」一時盡散。

校釋

〔一〕漕溪山　「漕」，一般均無「水」旁。曹溪，在今廣東曲江縣境。慧能於此開山。曹溪通志卷一記載：「山初未有名。因魏武（按：指曹操）玄孫曹叔良避地居此，以姓名村（按：稱曹侯村）。而水自東繞山而西，經村下，故稱曹溪。……唐龍朔元年，師自黃梅得法南歸。……曹叔良等率衆，遂於寶林（寺——建於梁代）故址，建營梵宇，延祖居之。四衆雲集，俄成寶坊。此寺之中興也。……宋太祖開寶初，……賜名南華寺。」

〔二〕衆生　「生」字，疑衍；或係「人」字之誤。

〔三〕善哉大悟　此句費解。或，「悟」係「教」字之誤。「大教」，亦即「頓教」。聽了「昔所未聞」的「大教」，所以皆歎「善哉」！

〔四〕生佛在此　既視慧能其人如「佛」，自當奉慧能之言爲「經」。

〔五〕誰能得智　「能」疑當作「不」。「誰不得智」，猶言「無不開悟」。惠昕本作「豁然大悟」。契嵩本、宗寶本作「無不省悟」。

（三八）大師住漕溪山原本住作佳〔一〕，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二〕。若論門人，僧之與俗三、五千人說不盡。若論宗旨原本旨作指，傳授壇經，以此爲依約原本依作衣；若不得壇經，卽無稟受。須知去處、年、月、日、姓名原本去作法，姓作性，遞相付囑原本遞作遍。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原本弟作定。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諍原本終作修。但得法者，祇勸修行，諍是勝負之心，與道違背〔三〕。

校釋

〔一〕住漕溪山　中國禪宗史：「……可見慧能的住處，是不止一處的；略序的『蘭若十三所』，應有事實的根據。慧能在曹溪，住的寺院不一定，所以壇經等祇泛說曹溪山。」（頁二一八）

〔二〕行化四十餘年　按：如以慧能從唐高宗儀鳳元年（六七六）正式「開山」傳法算起，到唐玄宗先天二年（七一三）去世，中間祇有三十七年。因此，「行化」並無「四十餘年」。但是，關於慧能行履的時間，——特別是自見弘忍以至傳法活動的年代，由於傳說、推算的不同，便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記載。卽以「行化」的時間來說，就有如下的不同記載：神會語錄：「能禪師……居曹溪，來往

四十年。」別傳：「大師在日，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歷代法寶記：「能禪師至韶州曹溪，四十餘年開化。」劉禹錫大鑒禪師碑：「大鑒……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惠昕本壇經（第「四〇」節）：「大師出世，行化四十年。」契嵩本（宗寶本同）壇經（付囑流通第十）：「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因此，印順得出結論說：在有關慧能事蹟的「年代方面」，「也是無法統一的。」（中國禪宗史頁一八七）在涉及慧能弘化的年代問題上，現代的中外學者，大抵依違於上述各說之間。宋高僧傳慧能傳，除生卒年外，其它有關事蹟的具體年代，一概從略，這也算是一種比較簡便的作法。

〔三〕……與道違背　這一節，非慧能所說，乃法海的敘述（也很有可能是後來增加的）。

（三九）世人盡傳〔一〕南能、北秀原本南下有宗字，北作比，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荊府當陽縣玉泉寺住持修行原本府作符，持作時〔二〕；惠能大師〔三〕，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卽一宗，人有南北原本北作比，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卽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卽漸，見疾卽頓。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漸頓。

校釋

〔一〕世人盡傳　「傳」，鈴木校本據惠昕本改作「言」，似可不必。世人「相傳」，並不比世人「言說」更差些。

〔二〕當陽縣　即今湖北當陽縣境。

〔三〕惠能大師　從「惠能大師……」的行文看來，這一節也非慧能之言，而是法海（或後人）加的。

（四〇）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指路原本指作旨〔一〕。秀師喚門人志誠原本喚作換〔二〕曰：「汝聰明多智，汝與吾至漕溪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吾使汝來。所聽得意旨原本得作德，記取，却來與吾說，看惠能見解與吾誰疾遲。汝第一早來，勿令吾恠原本恠作在〔三〕。」志誠奉使歡喜，遂半月中間，即至漕溪山，見惠能和尚，禮拜即聽，不言來處。志誠聞法原本誠作城，言下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禮拜，自言〔四〕：「和尚！弟子從玉泉寺來〔五〕，秀師處，不得契悟原本得作德，聞和尚說，便契本心。和尚慈悲，願當教示原本教作散〔六〕。」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原本彼作被，應是細作原本細作紬〔七〕。」志誠曰：「未說時即是，說了即不是原本說了即不是，作說乃了即是。」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

校釋

〔一〕法疾直指路　「路」字，疑衍。

〔二〕喚門人志誠　景德錄卷五：「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荊南當陽山玉泉寺奉事神秀禪師，……」

〔三〕勿令吾恠　「恠」，乃「怪」字的俗寫。

〔四〕自言　「自」，疑當作「白」。

〔五〕弟子從玉泉寺來　惠昕本略同。這是志誠主動說明自己是「從玉泉寺來」的。景德錄卷五則作：「師……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契嵩本（宗寶本因之）據以改爲：「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把主動申明，變爲被迫出首。其用意，乃在於神化慧能。

〔六〕願當教示　既然已「契本心」，又要「教示」什麼？

〔七〕應是細作　「細作」，即奸細。

（四一）大師謂志誠曰：「吾聞汝禪師教人原本汝作與，唯傳戒定惠〔一〕，汝和尚教人戒定惠如何原本汝作與？當爲吾說。」志誠曰原本誠作城：「秀和尚言戒定惠：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惠，自浄其意名爲定。此卽名爲戒定惠。彼作是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惠能答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原本誠作城：「何以別？」惠能答曰：「見有遲疾。」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惠原本誠作城。大師言：「汝聽吾說原本汝上有如字，吾作悟，看吾所見處原本吾作悟：心地無非自性戒原本無下有疑字，性作姓，心地無亂自性定原本亂下有是字，性作姓，心地無癡

自性惠原本性惠作姓是。」惠能大師言：「汝師戒定惠原本無師字，勸小根智人原本智作諸；吾戒定惠，勸上人。得悟自性原本悟作吾，無性字，亦不立戒定惠。」志誠言原本誠作城：「請大師說，不立如何？」大師言：「自性無非、無亂、無癡原本性作姓，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原本常作當，有何可立？自性頓修原本性作姓，立有漸次，契亦不立〔二〕。」志誠禮拜，便不離漕溪山，即爲門人，不離大師左右。

校釋

〔一〕唯傳戒定惠……　契嵩本（宗寶本因之）在此問前，尚有如下問答：「師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則「住心觀靜，是病非禪」一類的指責，原是慧能對神秀發的。而胡適却又從壇經第「一四」節「……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凈，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即有數百般以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錯」一段話中的「有人」云云，作了一篇「內證」文章。他說：「後人不知道此……所攻擊的禪學是什麽，……今取神會語録校之，便可知……此種禪出自北宗門下的普寂；又可知此種駁議不會出於慧能生時，乃是神會駁斥普寂的話。神會語録之文如下：『遠師問：「嵩岳普寂禪師，東岳降魔禪師，此二大德皆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凈，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指此以爲教門。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凈，起心外照，攝心內

證？何名爲坐禪？」和尚答曰：「若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攝心內證者，此是障菩提。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荷澤大師神會傳）胡適從而得出結論說：「我們必須先看神會這些話，然後可以了解壇經中所謂『看心』、『看净』是何物。如果看心、看净之說是普寂和降魔藏的學說，則慧能生時不會有那樣嚴重的駁論，因爲慧能死時，普寂領衆不過幾年，他又是後輩，慧能怎會那樣用力批評？但若把壇經中這些話看作神會駁普寂的話，一切困難便都可以解釋了。」（同上）爲了把壇經說成是神會的作品，胡適總是這樣尋求「內證」的。不過，我們「如果」不把所謂「看心、看净之說」看成「是普寂和降魔藏的學說」，而看成是神秀的學說，「把壇經中這些話看作」是慧能批駁神秀的話，那末，胡適遇到的「一切困難」怕都難以「解釋了」！本來，合乎邏輯的推論方法應該是：普寂的思想（如果他真的有那種思想的話）原是來自他的老師神秀；而神會的觀點，則是從他的老師慧能那兒學來的。所以，神會語錄中對於普寂的批判，決不能取代壇經中慧能對於神秀的批判。在這裡，胡適又把師弟之間的相承關係給搞顛倒了！

〔二〕……立有漸次，契亦不立　「次」原本作「此」，「亦」原本作「以」，均據文義改。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立有」戒、定、慧「三學」的「漸次」者，乃是爲那些一時還不能悟入真如、佛性者說的；一旦「契」悟了真如、佛性，自然也就不用再立什麼「三學」的漸次了。這也正是壇經所謂「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有何可立」之意。而惠昕等三本却都把這兩句話

改成了：「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佛言（按：「佛言」，契嵩本、宗寶本作「諸法」）寂滅，有何次第？」鈴木校本則改爲：「亦無漸契，所以不立。」並加校注云：「原本亦無漸契，所以不立，作立有漸此，契以不立。」對照壇經原文，即可看出三本之改與鈴木之校，都是不符合壇經原意的。

（四二）又有一僧名法達〔一〕，常誦法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疑，大師智惠廣大，願爲决疑原本决作時。」大師言：「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疑〔二〕，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卽是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讀一遍，吾聞卽知原本聞作問，知作之。」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遍〔三〕，六祖聞已原本聞作問，卽識佛意。便與法達說法華經原本與作汝。六祖言：「法華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喩因緣原本因作內〔四〕。如來廣說三乘〔五〕，祇爲世人根鈍，經文分明原本文分作聞公，無有餘乘，唯一佛乘。」大師言原本無言字：「法達！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六〕，迷却汝性原本性作聖。經中何處是一佛乘？與汝說原本與汝作汝與。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原本以作汝，出現於世。』（已上十六字是正法〔七〕）原本字作家。此法如何解原本無此字？此法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卽一大事因緣原本事作是〔八〕。內外不迷，卽離兩邊。外迷著相原本著作看，內迷著空，於

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九]。悟此法原本悟作吾，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一〇]？開佛知見。佛猶知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一一]；開、示、悟、入，從一處入原本從作上。卽覺知見，見自本性，卽得出世。」大師言：「法達！吾常願一切世人原本吾作語，心地常自開佛知見，莫開衆生知見。世人心邪原本無邪字，愚迷造惡，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觀照，自開佛知見原本知作智。莫開衆生知見原本知作智，開佛知見卽出世。」原本知作智大師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法原本華作達。向下分三，爲迷人故原本迷作名。汝但依一佛乘原本依作於。」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一二]。開佛知見轉法華原本知作智，開衆生知見被法華轉原本知作智[一三]。」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卽是轉經。」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言原本白作自：「和尚！實未曾轉法華原本曾作僧，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念修行佛行[一四]。」大師言：「卽佛行是佛。」其時聽人，無不悟者。

校釋

[一]又有一僧名法達　景德錄卷五：「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師言：『唸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唸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

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

祖又曰：『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

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契嵩本、宗寶本，把上述文字全部抄入壇經之中。

〔二〕此句下鈴木校本根據惠昕等三本增補「汝心自疑」一句，并加校注：「原本無汝心自疑四字。」今按：此句可不補。

〔三〕對大師讀一遍　惠昕本同。契嵩本、宗寶本作：「法達即高聲唸經，至方便品，師曰止！」按：鳩摩羅什譯法華經，近七萬字，通讀「一遍」，費時頗長。方便品，爲什譯法華「二十八品」中的「第二品」，在第一卷中，「讀」到此爲「止」，自然合乎情理一些（也就是僞的更巧妙一些）。

〔四〕七卷盡是譬喻因緣　惠昕本作「十卷盡是譬喻因緣」。原來，法華共有三個譯本：1西晉竺法護譯，題爲正法華經，十卷，二十七品；2姚秦鳩摩羅什譯，題爲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八品；3隋闍那崛多譯，題爲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七品。則「十卷」者，當是指晉譯法華。但在唐代（以及以後），「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本。」（道宣語）所以，法達所「誦」者（假如

真的有這麼一回事），不大可能是「十卷」本法華。至於說「七卷」法華「盡是譬喻因緣」，也不確切。爲了説明問題，兹將什譯法華二十八品品目以及每一品的中心内容，轉録於下，以資參考：

序品第一開發正宗之端緒也。
方便品第二爲上根猛利直説「法體」。
譬喻品第三爲中根稍鈍，以「譬喻」得解。
信解品第四中根領悟，「喻説」……。
藥草喻品第五如來述成，「喻説」……。
授記品第六中根得記，「喻説」……。
化城喻品第七爲下根甚鈍故，説宿世「因緣」。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下根無學，得記「因緣」。
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下根有學，得記「因緣」。
法師品第十推尊顯勝，勸持……。
見寶塔品第十一示諸佛説，示修證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顯法妙利，顯功行妙。
持品第十三聖衆願持，顯功行妙。
安樂行品第十四持經妙行，正修三業。

從地湧出品第十五顯妙法智力，顯本蹟之妙。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顯如來壽量，本無生滅。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聞法獲益，顯聞持之妙。
隨喜功德品第十八明暫持功德，顯聞持之妙。
法師功德品第十九明圓持功德，顯聞持之妙。
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明持經廣利，顯聞持之妙。
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嘉讚經德，發起流通。
囑累品第二十二傳續妙法，付授流通。
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以苦行成圓通之德，苦行流通。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以妙行成實相之德，妙行流通。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以圓行成最上之德，圓行流通。
陀羅尼品第二十六以神力外護助成，弘護流通。
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以正力內助轉邪，轉邪流通。
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以常行成不朽之德，常行流通。

(見通行本法華經卷首)

可以看出，說「譬喻」、「因緣」的，祇是「七卷」法華中的部份內容，並非通篇「盡是」。至於契嵩

本、宗寶本作「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也不確切。因爲，「諸佛世尊」，都是「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非獨釋迦爲然，非止法華爲然。看來，這種對於法華內容的「點睛」概括，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壇經的編纂者（改編者）之手，所以才出現「其說不一」、說而不確的情況。

〔五〕廣說三乘　「三乘」爲：1大乘，即菩薩乘；2中乘，即緣覺乘（以自智力，觀察十二因緣而悟道者，稱爲「緣覺」；由於是「無師自悟」，亦稱「獨覺」）；3小乘，即聲聞乘（「聞」佛道「聲」，而悟道者，稱爲「聲聞」，即「阿羅漢」）。

〔六〕莫求二佛乘　「二佛乘」之說不確。要說「佛乘」，祇能「唯一」；如說「二乘」，非皆「佛乘」。

〔七〕以上十六字　「十六字」，指：「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語出法華經方便品：「……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浄故，出現於世；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爲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八〕……即一大事因緣　把「本源空寂，離却邪見」，說成「即一大事因緣」，這又是慧能的「信口」而說，因爲它並不符合法華原意。

〔九〕即是内外不迷　原本作「即是不空迷」。鈴木校本據惠昕等本改爲「即是内外不迷」。並作校注：「原本内外不迷，作不空迷。」今從之。

〔一〇〕心開何物　這表明，於自「心」中，是有「物」可「開」的。於此益可想見，所謂「本來無一物」之説，確非慧能思想！惠昕本作「心開何事」。改「物」爲「事」，乃是爲了避免有「物」之嫌。但「事」不也就是「事物」嗎？而且，較之「心開何物」，「心開何事」在文字上還有些欠通哩。

〔一一〕佛猶如覺也……入覺知見　惠昕等三本均無「如」字，較確。「知」，同「智」。「知見」，即佛的智慧、見解，亦即「佛智」。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亦即開、示、悟、入「佛智」。佛爲「開、示」，弟子「悟、入」，合而稱爲「開、示、悟、入」。

〔一二〕心行轉法華，……心邪法華轉　慧能之與金剛，也應作如是觀：是慧能「轉」金剛，而不是金剛「轉」慧能！

〔一三〕被法華轉，……　契嵩本、宗寶本，此處還有如下頌文：「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顯然是後加的。

〔一四〕念念修行佛行，……　契嵩本、宗寶本，最後法達還有如下讚偈：「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按：即「三車」，喻「三乘」)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自然也是後加的。

(四三)時有一僧名智常〔一〕，來漕溪山，禮拜和尚，問四乘法義原本問作聞〔二〕。智常問和尚曰原本問作聞：「佛説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爲教示」原本教作敬。惠能大師曰：「汝

自身心見〔三〕，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不量四，等法有四乘〔四〕：見聞讀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原本無法字，依法修行是大乘原本依作衣，萬法盡通、萬行俱備原本行作幸、一切無雜原本雜作離、但離法相、作無所得原本得作德〔五〕，是最上乘〔六〕。最上乘是最上行義原本乘上無最上二字，不在口諍。汝須自修，莫問吾也原本吾作悟。

校釋

〔一〕時有一僧名智常　景德録卷三：「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

〔二〕問四乘法義　「四乘法義」，出於法華。法華經譬喻品第三：「……時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許翫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舍利弗！爾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廣，……駕以白牛。……舍利弗！若有衆生，内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爲求羊車，出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是名辟支佛（按：「辟支佛」，義爲「緣覺」或「獨覺」）乘。如彼諸子，爲求鹿車，出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如彼諸子，爲求牛車，出於火宅。舍利弗！如彼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到無

畏處，……等以大車而賜諸子。如來亦復如是，爲一切衆生之父，……初說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舍利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這是把通常所說的「三乘」，比做羊、鹿、(黃)牛車；把法華教義，比做「大白牛車」——唯一「佛乘」。天台宗人便根據這一思想，把自己置於高出各家的「圓教」地位。

〔三〕汝自身心見　見，觀察義，悟解義。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你應該向自己內心中去觀察、求悟(身，乃贅文)。鈴木校本據惠昕本把這句話改爲「汝向自身見」。(並作校注：「原本向自身，作自身心。」)有「身」無「心」，殊失原意。因爲，禪宗講究「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却從無有講「明身見性」、「見身成佛」的。契嵩本、宗寶本作「汝觀自本心」，倒較確切。

〔四〕人心不量四，等法有四乘　「人心不量四」，頗費解(因是頌文，「等」字必須連下句讀)。鈴木校本改「量」爲「唯」——「人心不唯四等」，亦費解。惠昕本作：「無四乘法，人心自有四等。」契嵩本、宗寶本作：「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意思尚較明白。

〔五〕但離法相，作無所得　鈴木校本改「但」爲「且」，反不如原文妥切。惠昕等三本均作：「離諸法相，一無所得。」

〔六〕……是最上乘　慧能對於「四乘」的解釋，完全是「隨自意」的。他的意思在於說明：一般教義，屬「三乘」法，祇有他的「頓悟」法門，纔是「最上乘」。

（四四）又有一僧名神會，南陽人也〔一〕。至漕溪山禮拜，問言：「和尚坐禪原本坐作座，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亦見者原本無者字，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見也原本不下無見字。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會答曰：「若不痛，即同無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原本無夫字，即起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原本無不痛二字。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神會禮拜原本神會作禮拜，更不敢言原本無敢字。大師又言原本無又字：「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心悟自見原本汝作以，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原本迷作名，却來問惠能見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二〕，何不自修，問吾見否。」神會作禮，便爲門人，不離漕溪山中，常在左右〔三〕。

校釋

〔一〕又有一僧名神會，南陽人也　宋高僧傳卷八神會傳：「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顥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

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駿奔。乃數善財，南方參問，裂裳裹足，以千里爲跬步之間耳。……」景德録卷五：「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則神會應爲襄陽人。

〔二〕吾不自知，……代得吾迷　惠昕等三本均作：「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

〔三〕……常在左右　契嵩本（宗寶本因之）在這段的末尾，還增加了如下一段：「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按：「把茆蓋頭」，意謂用一把茆草蓋在頭上以遮風雨），也祇成個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於世。（按：宗寶本此處還有『是爲荷澤禪師』六個小字夾注。）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聚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説，總皆作禮，請事爲師。」這一段話，顯然是神會之徒在後來加進去的。值得注意的，倒是「吾有一物」的説法，它是對「本來無一物」的直接否定！

（四五）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一〕、志徹〔二〕、志道〔三〕、法珍〔四〕、法如〔五〕、神會〔六〕，大師言：「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七〕，汝各爲一方頭，

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舉三科法門原本無三字，動用三十六對原本無用字，出沒卽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八〕，來去相因，究竟二法（按：「二法」，泛指生滅、有無、常斷、染浄、來去等等「二」相之「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蔭、界、入。蔭，是五蔭〔九〕；界，是十八界原本無是字；入，是十二入。何名五蔭？色蔭、受蔭、想蔭原本想作相、行蔭、識蔭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一〇〕、六識。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味、原本味作末觸、法是原本觸作獨。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萬法，名爲藏識〔一一〕。思量卽轉識〔一二〕。生六識，出六門，六塵〔一三〕，是三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若自性正原本若作含，無正字，起十八正。若惡用卽衆生原本若作含，善用卽佛。用由何等原本由作油？由自性原本由作油。」

校釋

〔一〕志通　景德錄卷五：「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按：卽法、報、化三身）、四智（按：卽大圓鏡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禮師，求解其義。……」

〔二〕志徹　景德錄卷五：「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

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祇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甦，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何來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神秀門下派人行刺，可能確有其事，但上述記載，顯然是後來僞託的。

〔三〕志道　景德錄卷五：「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參六祖，……」

〔四〕法珍　不詳。

〔五〕法如　不詳。

〔六〕法海，……神會　以上共「拾弟子」。按：景德錄卷五（傳法正宗記卷七同）記載慧能「法嗣」，共四十三人，名單如下：

1 西印度崛多　2 韶州法海　3 吉州志誠　4 匾檐山曉了

5 河北智隍　6 洪州法達　7 壽州智通　8 江西志徹

9 信州智常　10 廣州志道　11 廣州印宗　12 青原行思

13 南嶽懷讓　14 温州玄覺　15 司空山本净　16 婺州玄策

17曹谿令韜　18西京慧忠　19荷澤神會——以上「一十九人，見録」。
20韶州祇陀　21杭州浄安　22嵩山尋禪師　23羅浮山定真
24南嶽堅固　25制空山道進　26善快　27韶山縁素
28宗一　29會稽善現　30南嶽梵行　31并州自在
32西京咸空　33峽山泰祥　34光州法浄（一説此人即是法如）
35清涼山辯才　36廣州吴頭陀　37道英　38智本
39廣州法真（一説此人即是法珍）　40玄楷　41曇璀
42韶州刺史韋璩　43義興孫菩薩——「已上二十四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七〕吾滅度後　「滅度」，即「涅槃」之義，實即死了。自歸寂「滅」，不再「度」人，故稱「滅度」。

〔八〕皆取法對　惠昕本同。契嵩本、宗寶本作「皆取對法」，鈴木校本據改。其實，「法對」（亦即「出語盡雙」之義）、「對法」，含義相同，没有改的必要。

〔九〕蔭，是五蔭　「蔭」，一般無草頭。

〔一〇〕六門　即「六根」。

〔一一〕自性含萬法，名爲藏識　這是楞伽思想。「自性」，即真如、法性，又稱「如來藏」。「藏識」，即阿賴耶識。楞伽卷五：「大慧！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偏興造一切趣生（按：「趣」，即「六趣」——「六道」）；「一切趣生」，即一切「六道衆生」，亦即「一切衆生」。其實，這一説法是不完全的，因爲，

「如來藏」——「眞如」，不但「能偏興造」「一切」衆生，而且「能偏興造」「一切」萬有；也就是它能「興造」「一切」主、客體世界）。……無始虛僞惡習所熏，名爲藏識。」「如來藏」，則「本性清净」。這是說，「本性清净」、「能偏興造一切趨生」的「如來藏」，由於爲「無始虛僞惡習所熏」，一變而成了「藏識」。

〔一二〕思量即轉識　這說的是第七識。成唯識論卷四：「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依彼轉、緣彼，思量爲性、相。」「末那」識，就是意識（第七識叫「意識」，是意「即」識；第六識也叫「意識」，是意「之」識）。它「依彼」第八阿賴耶識生起（「轉」），又「恆審思量」第八識爲「我」（「緣彼」），所以「思量」就成了它的特點。

〔一三〕六塵　鈴木校本據惠昕等本在「六」字上加一「見」字。嚴格説來，「見六塵」，並不確切。因爲，「六塵」之中，祇有「色塵」是視覺對象，可以稱「見」；其餘「五塵」，均非視覺對象，稱「見」是不通的。所以，如果改「見」爲「緣」——「緣六塵」，倒確切些。

（四六）對。外境無情對有五〔一〕：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暗與明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語與言對、法與相對有十二〔二〕：有爲、無爲對〔三〕，有色、無色對，有相、無相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原本靜作净，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原本聖作性，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原本重大、小字，長與短對，高與下對。

自性起用對有十九對原本性下有居字〔四〕：邪與正對，癡與惠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原本曲作典，實與虛對，嶮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慈與害對原本害作空，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常與無常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體與用對，性與相對，有情、無親對原本情作清〔五〕。

言語與法相，有十二對；內外境有無五對恐當作外境無情有五對；三身有三對恐當作自性起用有十九對。都合成三十六對〔六〕法也。此三十六對法，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卽離兩邊。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相離相原本於下無相字；入內，於空離空。著空，卽惟長無明原本明作名；著相，卽惟長邪見原本無卽、長二字。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言「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語；言語卽是文字〔七〕！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八〕。暗不自暗，以明故暗原本明作名；暗不自暗可疑，此句恐當作明不自明，以暗故明。以明變暗原本明作名，變恐當作顯〔九〕，以暗現明，來去相因。三十六對，亦復如是此一段誤脫不少，難訂正，當從興聖寺本〔一〇〕。

校釋

〔一〕外境無情對有五　「外境無情」，猶言「無情」的「外境」，即指天、地、日、月等等的自然現象。

〔二〕語與言對、法與相對有十二　惠昕等三本均作「法相、語言十二對」。鈴木校本作「語言、法相對

有十二對」。「有爲、無爲」等等，屬於「法相」——邏輯範疇；「凡與聖」等等，屬於「語言」——名詞、概念。「有十二」對。實爲十三對。惠昕等三本均作：「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惠昕等三本較法海本多一「語與法對」，改「有爲、無爲對」爲「有與無對」，減去「長與短對」、「高與下對」，爲「十二對」。

〔三〕有爲、無爲對　原本無「對」字，今參照惠昕等本補。此句，惠昕等三本均改作「有與無對」。

〔四〕自性起用對有十九對　「邪」、「正」等等，實則都是從「自性」中所生「起」的一些「作用」，所以叫做「自性起用對」。「有十九對」，實爲二十對。惠昕等三本均作：「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舍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內容小異，數則「十九」。

〔五〕有情、無親對　「親」，應作「情」。

〔六〕都合成三十六對　實爲三十八對。中國禪宗史：「三十六對，分外境無情的五對，語言法相的十二對，自性起用的十九對，這是經中所没有的分類法。這三大類，大概是依器界，有情（如凡聖、僧俗、老小等），法，卽影取三世間而立的。」（頁二二二）

〔七〕言語卽是文字　惠昕本此句下面還有：「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卽此兩字，亦是文字。」契嵩本、宗

寶本則作：「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

〔八〕自性上說空，……語言除故　這幾句話頗費解，恐有脫誤。

〔九〕以明變暗　惠昕等三本均作「以明顯暗」。

〔一〇〕……亦復如是　興聖寺本六祖壇經第「四八」節末尾還有如下一段：「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卽暗，以明顯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鈴木認爲「當從興聖寺本」。其實，「參」興聖寺本則可，「從」興聖寺本則不可。因爲：其一，興聖寺本其實不過是惠昕本的一種校改本。印順說：「……於政和六年（一一一六）再刊，傳入日本，被稱爲『大乘寺本』。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刊本，傳入日本，被稱爲『興聖寺本』。大乘寺本與興聖寺本，品目與本文，雖有多少修改，但分爲二卷十一門，是相同的，都是惠昕的編本。」（中國禪宗史頁二七三）而且，興聖寺本，也有不少後來的東西；其二，興聖寺本裡所講的，也並不都是那麽確切的，例如，「明是因，暗是緣」的說法，就很不確切。

（四七）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原本壇作檀，不失本宗〔一〕。不稟授壇經原本壇作檀，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原本壇作檀，如見吾親授〔二〕。」拾僧得教授已，寫爲壇經原本壇作檀，遞代流行原本代作伐，得者必當見性〔三〕。

校釋

〔一〕……不失本宗　日本忽滑谷快天在其禪學思想史上卷第十一章第一節裡，首先指出了六祖壇經付囑第十章中所云，乃係「後人假託之詞」；同時又引述了空谷景隆尚直編卷下裡如下的一段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第十付囑章曰『師一日喚法海』，此處起首，至於『轉相教授，勿失宗旨』，共計七百七十七字，此是金天教之人僞造邪言，增入刊板，未革之弊也。詳覽壇經之意，祇是一統說去，分爲十章者，亦是金天所分也。」按：空谷所指，係宗寶本壇經。我們雖然不清楚空谷作此論斷的依據，但我們相信空谷此說不無道理。按照這一說法，則從上述第「四五」節「大師遂喚門人法海，……」直至第「四七」節「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這兩節多的文字，均屬後人僞造的！從上述文字中的某些內容看來，確乎不大像是慧能的思想。例如「八識」，這原是唯識教義，大力提倡「頓悟」說的慧能，很難說他對於唯識思想會發生興趣。再如，從思想方法上說來，慧能是一個標準的形而上學者，在他的頭腦裡，會有諸如「三十六對」這類富有辯證法的思想，也是很難令人理解的。總之，說上述這兩節多的文字，是後人「僞造邪言，增入刊板」到壇經裡去的，當不會是「無稽」之談。

〔二〕如見吾親授　按：壇經之稱，當必是在慧能去世之後方纔出現的。慧能生前卽親自以壇經授人，也是值得懷疑的。

〔三〕……得者必當見性　宇井伯壽也認爲這「第四十七節」，是「後人附加」的（詳見禪宗史研究第一章壇經考，下同。）按：印順在中國禪宗史一書裡曾經指出：「宇井伯壽作壇經考（載第二禪宗史

研究），在鈴木大拙區分全部爲五十七節的基礎上，保留了三十七節爲原本，以其餘的爲神會門下所增益。」（頁二六九）同時印順還指出：「但他的方法是主觀的，不容易爲人所授受。」（同上）。

（四八）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先天元年原本無先字於新州國恩寺造塔原本新作櫎，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衆近前，吾至八月原本吾作五，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爲汝破疑原本汝作外，當令迷盡，使汝安樂原本汝作與。吾若去後，無人教汝原本人作入，汝作與。」法海等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不善等原本無不善二字，毀譽不動。餘者不得原本餘作除，數年山中，更修何道〔一〕？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汝等悲泣，卽不知吾去處原本無去字；若知去處，卽不悲泣。性本無生無滅原本本作聽，無去無來。汝等盡坐原本坐作座，吾與汝一偈——真假動靜偈原本汝作如，靜作净，汝等盡誦取原本汝作與。見此偈意，與吾意同原本與作汝，吾下無意字；依此修行原本依作與，不失宗旨。」僧衆禮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持原本持作特。偈曰：

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原本於作衣，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離假卽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二〕。

有情卽解動原本情作性，無情卽不動原本情作性，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若見眞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原本種作衆〔三〕。
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若悟作此見，則是眞如用〔四〕。
報諸學道者，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卽共論佛義原本義作語，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原本喜作善。
此教本無諍，無諍失道意〔五〕，執迷諍法門，自性入生死〔六〕。

校釋

〔一〕唯有神會不動，……更修何道　宇井伯壽認爲：這幾句話，是「神會系統」的人，在後來加進壇經的。其用意，在於表示慧能對於神會的「印可」，從而美化神會。而且，此時神會已「四十六歲」（或「四十四歲」），又安得稱之爲「小僧」！中國禪宗史也說：「慧能對大衆而獨讚神會，應該是荷澤門下『壇經傳宗』時所附益。」（頁二二三）同時，該書還對神會的年齡作了考證：「神會的生年多少，有九十三歲說，七十五歲說。近代學者大抵採取九十三歲說，因王維受神會所托，作六祖能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三二七），曾這樣說：『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慧能於先天二年（七一三）去世，如神會生年七十五，那時僅有二十六歲，便不能說是『中年』。如爲九十三歲，那時神會四十四歲。三十多歲來見慧能，便與『聞道於中年』相

合。然『生年七十五』，是早期的傳説，神會門下的傳説，應該給予有利的考慮。……我以爲：在古代抄寫中，『中年』可能爲『沖年』的别寫。中與沖，是可以假借通用的。……神會十四歲來謁六祖，正是『聞道於沖年』。……那末神會生年七十五歲，應生於垂拱四年（六八八）。慧能入滅時，神會二十六歲，受具足戒不久，所以有『神會小僧』的傳説。」（頁二八二——二八四）——按：按照律制，年已「二十六歲」的「比丘」，也不宜稱之爲「小僧」。

〔二〕……無真何處真　以上，是講「真假」義。

〔三〕無情無佛種　「佛種」，也就是「佛性」。「無情無佛種」，也就是「無情無佛性」。神會繼承了這一觀點。神會語録第「三〇」節説：「牛頭山袁禪師問：『佛性遍一切處否？』答曰：『佛性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無情。』問曰：『先輩大德皆言道：「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黄花，無非般若。」今禪師何故言道：「佛性獨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無情？」』答曰：『豈將「青青翠竹」同於功德法身？豈將「鬱鬱黄花」等般若之智？若「青竹」「黄花」同於法身、般若者，如來於何經中説與「青竹」「黄花」授菩提記？若是將「青竹」、「黄花」同於法身、般若者，此即外道説也。』……」其實，嚴格説來，「無情無性」論，按照「真心一元論」——「真如緣起論」的教義，是説不通的。因爲，「佛性」，就是「真如」。而作爲世界本原的「真如」，是「遍」一切處的，也就是既遍於「有情」、也遍於「無情」的。正是根據這一「理論」，唐代的天台宗人便正式提出了「無情有性」的觀點（在此之前，隋代的吉藏就已有了這種觀點），也就是説，「無情」之物，也具有「佛性」。所以，慧能（神會承襲之）

提出「無情無佛種」的說法，並非「通論」。

〔四〕……則是真如用　以上，是講「動靜」義。

〔五〕無諍失道意　此句費解。惠昕等三本均作「諍即失道意」，較通。

〔六〕……自性入生死　既然「一切衆生」都是由「真如」（——「自性」、「本性」）「興造」出來的，則「衆生」輪迴於「生死」，自然也就等於是「自性入生死」了。——這一所謂的真假動靜偈，文不典雅，含義模糊（因而也就沒有必要再對它們作什麼解釋或說明），讀者「意會」可矣。

（四九）衆僧既聞，識大師意，更不敢諍，依法修行。一時禮拜，卽知大師不永住世原本知作之。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卽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撩亂原本撩作遼，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原本定作第，豎立宗旨，卽是吾正法〔一〕。衣不合傳原本傳作轉。汝不信，吾與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頌原本代作伐，頌作誦。若據第一祖達磨頌意，卽不合傳衣。聽吾與汝頌原本吾作五，頌曰：

第一祖達磨和尚頌曰：

吾本來唐國原本本作大〔二〕，傳教救迷情原本教作檄，迷情作名清，一花開五葉〔三〕，結果自然成〔四〕。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從地種花生，當本元無地原本元作願，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雖因地，地上種花生原本花作化，花種無生性原本生性作性生，於地亦無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因地種花生，先緣不和合，一切盡無生。

第五祖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下種，無情花卽生，無情又無種，心地亦無生〔五〕。

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六〕：

心地含情種，法雨卽花生，自悟花情種原本悟作吾，菩提果自成〔七〕。」

校釋

〔一〕吾滅後二十餘年，……卽是吾正法　宇井伯壽認爲，這一段，也是「神會系統」的人在以後「附加」進壇經的。按：這一段，惠昕本作：「吾滅後，二十年間，邪法撩亂，惑我正宗，有一人出來，不惜身命，定於佛法，豎立宗旨，卽是吾法弘於河洛，此教大行。」僞蹟更爲明顯。中國禪宗史一書裡，一則說：「這明顯是暗示神會，於開元二十年（七三二）頃，在滑臺大雲寺，召開定南宗宗旨大會的事。」神會語錄作『我滅度後四十年外』。壇經大乘寺本，作『有南陽人出來……卽是吾法弘於

河洛，此教大行』，更明顯的暗示神會在洛陽提倡南宗，這分明是荷澤門下所附益的。」（頁二二三）再則說：「這一問答，與『十弟子』說相矛盾。這是影射慧能滅後二十年（七三二），神會於滑臺大雲寺，開無遮大會，定佛教是非，豎立南宗頓教的事實。這顯然是神會的『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所增入。」（頁二九〇）契嵩、宗寶兩本，均無這段文字。表明契嵩、宗寶兩人的作僞手法，更爲「高明」一些。

〔二〕吾本來唐國　北魏之世，何來「唐國」！惠昕本作「吾本來東土」；契嵩本、宗寶本作「吾本來玆土」。稍掩僞蹟。

〔三〕一花開五葉　「一花開五葉」，表明這一頌文，乃是禪宗五家出現以後的產物（一說「五葉」指自達磨以至弘忍的「五代」，有些牽强），而且，「花」又怎能「開」出「葉」來？也實在不通！

〔四〕結果自然成　原本「果」作「菓」，今據惠昕等三本改。

〔五〕……心地亦無生　惠昕等三本，均無慧可至弘忍的四偈。這種法海本有、其餘本無的情況，祇是表明在法海本裡，也有假的東西；卻並不表明在其餘本裡，內容都是真實的——它不過表明：其餘三本的改編者，在作僞方面，手法比較「高明」一些而已！

〔六〕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這種脫口而出的稱呼，恰恰暴露出：連慧能的這一頌文，也是後人假託的。

〔七〕菩提果自成　原本「果」作「菓」，今據惠昕等三本改。

（五〇）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磨和尚頌意。汝迷人依此頌修行，必當見性。第一頌曰：

心地邪花放，五葉逐根隨，共造無明業原本業作葉，見被業風吹原本業作葉。

第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五葉逐根隨原本根作恨，共修般若惠，當來佛菩提〔一〕。」

六祖說偈已了，放衆人散〔二〕。門人出外思惟，卽知大師不久住世。

校釋

〔一〕……當來佛菩提　上述兩頌，惠昕等三本都没有，表明也是後加的。

〔二〕放衆人散　「人」原本作「生」，今改。此句惠昕本作「令門人且散」。

（五一）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著位坐原本著作善，坐作座，吾今共汝等別原本吾作五，汝作與。」法海問言原本問作聞：「此頓教法傳授〔一〕，從上已來，至今幾代原本代作伐？」六祖言：「初傳授七佛〔二〕，釋迦牟尼佛第七，大迦葉第八，阿難第九，末田地原本末作未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優婆掬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陁難提第十四，佛陁蜜多第十五，脇比

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十八，毗羅尊者第十九原本尊作長，龍樹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羅睺羅第二十二，僧伽那提第二十三，僧伽耶舍原本耶作那第二十四，鳩摩羅馱第二十五，闍耶多第二十六，婆須盤多第二十七，摩拏羅第二十八，鶴勒那第二十九，師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優婆崛多第三十二，僧迦羅第三十三，須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國王子第三子菩提達摩第三十五〔三〕，唐國僧惠可〔四〕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九，惠能自身當今受法第四十原本四十作十四。大師言：「今日已後，遞相傳授，須有依約，莫失宗旨。」〔五〕

校釋

〔一〕此頓教法傳授　「授」原本作「受」，今改。

〔二〕初傳授七佛　「授」原本作「受」。

〔三〕南天竺國王子　「子」字，疑衍。

〔四〕唐國僧惠可　慧可乃南北朝時人，稱爲「唐國僧」，誤。

〔五〕「傳法」之說，始見於僞書付法藏因緣傳，止「二十四代」，最早爲天台宗人所接受（天台宗人並據此而否認禪宗的所謂「二十八代」說）。禪宗創立後，爲了表現它的「源遠流長」，便也編排了遞代相承的「法統」。這一編排，經中唐、五代到宋初，最後確定禪宗「法統」的，則是北宋契嵩的傳

法正宗記(和傳法正宗定祖圖),立定「二十八代」(單就印度的「傳承」而言)説。但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壇經及景德傳燈録、傳法正宗記各書所列人名,均稍有出入。談到禪宗傳法世系的更早的還有寶林傳(唐慧炬撰,成書於公元八〇一年)、祖堂集及宗鏡録。可見,禪宗「西天」的「二十八代」説,也可説是「其來有自」了。不過,盡管上述名單中的這些人物,大體上都可説是歷史人物,但是,把他們編排爲禪宗的傳法世系,却完全是杜撰的,而且是晚出的。慧能當時,尚不會有一個完整的、定型的禪宗世系,更不可能由慧能本人一口氣講出這麼一個自迦葉以至達磨的傳法世系。所以,宇井伯壽説的法海本壇經的「第五十一節」是「後世附加」的話,當非無據之談。

(五二)法海又曰〔一〕:「大師今去,留付何法〔二〕?令後代人如何見佛原本令作今,代作伐〔三〕?」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原本代作伐,但識衆生,卽能見佛;若不識衆生,覓佛萬劫不得見也。吾今教汝識衆生見佛原本吾作五,更留見真佛解脱頌,迷卽不見佛,悟者卽見法。」法海願聞,代代流傳原本代作伐,世世不絶。六祖言:「汝聽!吾與汝説原本與汝作汝與。後代世人原本代作伐,若欲覓佛,但識佛心衆生,卽能識佛,卽緣有衆生原本無生字,離衆生無佛心。

迷卽佛衆生,悟卽衆生佛;愚癡佛衆生,智惠衆生佛。

心險佛衆生原本險作劍，平等衆生佛，一生心若險原本險作劍，佛在衆生中。
一念吾若平，即衆生自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向何處求佛〔四〕。」

校釋

〔一〕「曰」字原本作「白」，今改。

〔二〕留付何法　法海身爲慧能上首弟子，慧能臨終，他竟不知將留「何法」，這一問，很不近情理。

〔三〕令後代人如何見佛　將要分化一方的法海，竟還不知道應該「如何」「令後代人」「見佛」，則法海跟慧能學法一生，簡直是白學了！

〔四〕……向何處求佛　惠昕等三本，變頌文爲長行，意思基本相同。這第「五二」節，前面的長行，一開頭就很不合乎情理；後面的偈頌，文俚、意俗，殊無深義。很顯然，它也是後來加進壇經的。

（五三）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住，吾留一頌，名自性真佛解脫頌。後代迷人原本代作伐識此頌意原本識作門，重意字〔一〕，即見自心自性真佛〔二〕。與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真魔原本魔作摩，邪見之人魔在舍原本魔作摩，正見之人佛則過〔三〕。

性中邪見三毒生原本中作衆，即是魔王來住舍原本魔作摩，正見忽除三毒心原本除作則，心作

生〔四〕，魔變成佛真無假原本魔作摩。

化身、報身及法身原本法作淨，三身元本是一身，若向身中覓自身〔五〕，即是成佛菩提因原本無成字。

本從化身生淨性原本化作花〔六〕，淨性常在化身中原本化作花，性使化身行正道原本化作花〔七〕，當來圓滿真無窮〔八〕。

婬姓本是清淨因原本是作身〔九〕，除婬即無淨性身原本婬即作即婬〔一〇〕，性中但自離五欲原本五作吾，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頓教門原本悟作五，悟即眼前見世尊原本世作性，若欲修行云覓佛，不知何處欲求真。

若能心中自有真〔一一〕，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覓佛，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救度世人須自修原本救作求，今報世間學道者原本報作保，不於此見大悠悠原本見作是〔一二〕。

大師說偈已了，遂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別。吾去已後，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弔問錢帛原本問作門，著孝衣，即非正法原本正作聖，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種，一時端坐，但無動無靜原本靜作淨，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原本無無往二字，但然寂靜原本靜作

净〔一三〕，即是大道。吾去已後，但依修行原本依作衣，共吾在日一種；吾若在世，汝違吾教，吾住無益。」〔一四〕大師云此語已〔一五〕，夜至三更，奄然遷化。大師春秋七十有六。

校釋

〔一〕識此頌意　惠昕等三本均作「識此偈意」。

〔二〕即見自心自性真佛　惠昕本、宗寶本作：「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契嵩本作：「自見本心，自成佛性。」「自成佛性」，欠通。

〔三〕正見之人佛則過　「之」原本作「知」，惠昕等三本均作「正見之時佛在堂」，較通。「佛則過」，很不通。

〔四〕正見忽除三毒心　惠昕等三本均作「正見自除三毒心」，較通。

〔五〕若向身中覓自身　惠昕等三本均作「若向性中能自見」，意思比較清楚。

〔六〕本從化身生净性　「從」化身「生」净性，不通。「净性」（法性、真如）是「本具」的，並非後「生」的。似應作「化身本從净性生」。

〔七〕性使化身行正道　「性使……」，不通。「性」是「無爲法」，怎麽能「使……」。似應作「化身因性行正道」。

〔八〕當來圓滿真無窮　「真無窮」，語意不明。

〔九〕婬性本是清净因　惠昕等三本均作「淫性本是净性因」。

〔一〇〕除婬即無浄性身　惠昕本同。契嵩本、宗寶本作「除淫即是浄法身」。「浄性身」與「浄法身」，含義相同，祇是「浄法身」比較常見一些。

〔一一〕若能心中自有真　「有」，鈴木校本據惠昕等本改作「見」。但從下句「有真即是成佛因」(惠昕等三本同)看來，「有」字不錯。人人「心中」本皆具有「真」如、佛性，「若能」二字，殊爲不妥。

〔一二〕不於此見大悠悠　惠昕本作「不作此是大悠悠」。契嵩本、宗寶本作「不作此見大悠悠」。——以上頌文，鄙俚不堪，名曰自性真佛解脱頌，實在低下。

〔一三〕但然寂静　鈴木校本改「但」爲「坦」。中國禪宗史則「然」字作「能」——「但能(原作「然」)寂静，即是大道。」(頁二二五)與「即是大道」聯繫起來看，則「但能」似較「坦然」更貼切些。

〔一四〕……吾住無益　契嵩本、宗寶本，此下增加：「復説偈曰：

『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師説偈已，……」

〔一五〕大師云此語已　惠昕本作「大師言訖」。契嵩本、宗寶本作「師説偈已」。鈴木校本改「云」爲「言」，實則不如改「云」爲「説」。

(五四)大師滅度，諸日寺内異香氳氳，經數日不散。山崩地動(原本崩作朋)，林木變白，日月無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内，白光

出現，直上衝天，二日始散。韶州刺史韋璩原本璩作處立碑，至今供養〔一〕。

校釋

〔一〕……至今供養　這第「五四」節，分明是後來加進壇經的。

(五五)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漈；道漈無常，付門人悟真〔一〕。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

校釋

〔一〕此壇經，……付門人悟真　惠昕本作：「(五六)洎乎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契嵩本、宗寶本，均未及此。胡適在其壇經考之二裡，將上述關於壇經早期傳承的兩種記載，列表如下：

「(敦煌本)法海→道際→悟真

(惠昕本)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圓會」(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冊，頁三一七)

宇井伯壽對此也曾有所考證和說明(詳見禪宗史研究壇經考)。他的結論是：「關於壇經付囑

的兩個系統，卽法海後的道漈——悟真相承和志道——彼岸——悟真——圓會相承，前者是敦煌本系統，後者是惠昕本系統。……」

（五六）如付此法原本此作山，須得上根知原本得作德，根作恨〔一〕。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爲依承原本依作衣，於今不絕。

校釋

〔一〕須得上根知　「知」，當作「智」。

（五七）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原本縣作懸〔一〕。如來入涅槃原本槃作盤，法教流東土，共傳無住，卽我心無住。此真菩薩，說直示原本直作真〔二〕，行實喻喻字可疑〔三〕，唯教大智人，是旨依原本依作衣〔四〕。凡度誓、修修行行〔五〕，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原本材作林，不得須求此法；達立不得者〔六〕，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識蜜意原本令識作今諸〔七〕。

校釋

〔一〕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　按：這是錯把法海的籍貫，當成了慧能的籍貫。因爲，本書第「二」

節慧能自述:「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嶺南,作新州百姓。」則慧能應是廣東新州人,而不是韶州曲江縣人。如前所述,法海才是韶州曲江縣人(如果說這裡的「和尚」,就是指的法海,那是根本不合體例的)。宇井伯壽在其禪宗史研究壇經考裡,也曾從地理位置上指出了這一錯誤。

〔二〕說直示 「說直示」,頗費解。

〔三〕行實喻 鈴木覺得「喻字可疑」。其實,「行實喻」,亦頗費解。

〔四〕是旨依 「是旨依」,意亦含糊。

〔五〕凡度誓、修修行行 似應作「凡度誓、修行」。「度誓」二字,語意不清。

〔六〕達立不得者 「達立不得」,意思不明。

〔七〕……令識蜜意 「蜜」,應作「密」。——這壇經的最後一節,竟是如此的文理不通,反映出附加者的水平實在低下!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注)

唐釋法海撰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時毫光騰空，異香滿室。黎明，有二異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爲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乳，遇神人灌以甘露。

既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道，往黄梅求印可。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一十六年，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奥，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爲授戒師；蘇州慧静律師爲羯磨；荆州通應律師爲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爲説戒；西國蜜多三藏爲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法旨，一如昔讖。

注：據印順考證，這篇略序與下篇外紀，「所説與壇經每每不合，決非壇經記録者法海所作」。(中國禪宗史頁二六七)這一論斷，可作參考。

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余人，直至曹溪。時荆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覩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僊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僊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亞僊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兹而名。僊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坐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余願盡捨，永爲寶壇。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祇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

師游境内，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花菓院，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别，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爲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額爲寶林，遂成梵宫。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

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没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你祇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没，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裡。」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歸堂上，與龍説法。龍遂蜕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處是也。

（録自全唐文卷九一五）

六祖大師緣起外紀（注）

門人法海等集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華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爲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飮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

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爲授戒師，蘇州慧静律師爲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爲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爲說戒，西國蜜多三藏爲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陁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

注：丁福保氏認爲，此文係「後人增刪」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而成者；並謂：「其所增之事實，間有穿鑿附會之處，且文筆亦陋。」（見丁著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箋注卷首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題注）按：此文與略序，雖然「大同」，也有「小異」，姑並錄之，以備參照。

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志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讖。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

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荆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覩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僊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僊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亞僊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兹而名。僊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余願盡捨，永爲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祇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

師游境内，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曰華菓院，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别，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爲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峰巒奇秀，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上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爲額，遂成梵宫，落成於梁天監三年。

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没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你祇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没，俄頃

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裡。」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録自普慧大藏經四本壇經合刊本）

曹溪大師別傳(注)

……

惠能大師，俗姓盧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歲而孤。雖處羣輩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

其年，大師游行至曹溪，與村人劉志略結義爲兄弟，時春秋三十。略有姑，出家配山澗寺，名無盡藏。常誦涅槃經。大師晝與略役力，夜卽聽經，至明，爲無盡藏尼解釋經義，尼將經與讀，大師曰：「不識文字。」尼曰：「既不識字，如何解釋其義？」大師曰：「佛性之理，非關文字；能解，今不識文字何怪？」衆人聞之，皆嗟嘆曰：「見解如此，天機自悟，非人所及，堪可出家，住此寶林寺。」大師卽住此寺修道，經三年，正當智藥三藏一百七十年懸記之時也。時大師春秋卅有三。後聞樂昌縣西石窟有遠禪師，遂投彼學坐禪。大師素不曾學書，竟未披尋經論。時有惠紀禪師，誦投陁經，大師聞經，嘆曰：「經意如此，今我空坐何爲？」

至咸亨五年，大師春秋卅有四，惠紀禪師謂大師曰：「久承蘄州黃梅山忍禪師開禪門，可往彼修學。」大師其年正月三日，發韶州，往東山，尋忍大師，策杖塗跣，孤然自行，至洪州東路，時多暴虎，大師獨行山林無懼，遂至東山。見忍大師，問曰：「汝作物來？」能答曰：「唯求作佛來。」忍問曰：「汝是何處人？

注：本文開頭一段，没有什麽歷史意義；末後的一些文字，與惠能無關，故併節略。

能答曰：「嶺南新州人。」忍曰：「汝是嶺南新州人，寧堪作佛？」能答曰：「嶺南新州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忍大師更不復問，可謂自識佛性，頓悟真如，深奇之，奇之。忍大師山中門徒至多，顧眄左右，悉皆龍象，遂令能入厨中供養，經八箇月。能不避艱苦，忽同伴戲調，嶷然不以爲意。忘身爲道，仍踏碓，自嫌身輕，乃繫大石著腰，墜碓令重，遂損腰脚。忍大師因行至碓米所，問曰：「汝爲供養，損腰脚，所痛如何？」能答曰：「不見有身，誰言之痛？」

忍大師至夜，命能入房，大師問：「汝初來時，答吾嶺南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誰教汝耶？」答曰：「佛性非偏，和上與能無別，乃至一切衆生皆同，更無差別，但隨根隱顯耳。」忍大師徵曰：「佛性無形，如何隱顯？」能答曰：「佛性無形，悟卽顯，迷卽隱。」於時忍大師門徒見能與和上論佛性義，大師知諸徒不會，遂遣衆人且散，忍大師告能曰：「如來臨般涅槃，以甚深般若波羅蜜法付囑摩訶迦葉，迦葉付阿難，阿難付商那和修，和修付憂波掬多，在後展轉相傳，西國經二十八祖，至於達磨多羅大師，漢地爲初祖，付囑惠可，可付璨，璨付雙峰信，信付於吾矣。吾今欲逝，法囑與汝，汝可守護，無令斷絶。」能曰：「能是南人，不堪傳授佛性，此間大有龍象。」忍大師曰：「此雖多龍象，吾深淺皆知，猶兔與馬，唯付囑象王耳。」忍大師卽將所傳袈裟付能，大師遂頂戴受之。大師問和上曰：「法無文字，以心傳心，以法傳法，用此袈裟何爲？」忍大師曰：「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從上相傳，更無別付。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傳於衣。衣是西國師子尊者相傳，令佛法不斷。法是如來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無住，卽而了法身，見佛性，空寂無住，是真解脱。汝可持衣去。」遂則受持，不敢違命。然此傳法袈裟，是中天布，梵云婆羅那，唐言

第一好。布是木綿花作，時人不識，謬云絲布。忍大師告能曰：「汝速去，吾當相送。」隨至蘄州九江驛。忍大師告能曰：「汝傳法之人，後多留難。」能問大師曰：「何以多難？」忍曰：「後有邪法競興，親附國王、大臣，蔽我正法，汝可好去。」能遂禮辭南行。忍大師相送已，却還東山，更無言說。諸門人驚怪，問和上何故不言？大師告衆曰：「衆人散去，此間無佛法，佛法已向南去也。我今不說，於後自知。」忍大師別能大師，經停三日，重告門人曰：「大法已行，吾當逝矣。」忍大師遷化，百鳥悲鳴，異香芬馥，日無精光，風雨折樹。

時有四品官，俗姓陳氏，捨俗出家，事和上，號惠明禪師。聞能大師將衣鉢去，遂奔趁南方，尋至大庾嶺，見能大師，大師卽將衣鉢遂還明，明曰：「來不爲衣鉢，不審和尚初付囑時，更有何言教，願垂指示。」能大師卽爲明禪師傳囑授密言，惠明唯然受教，遂卽禮辭。明語能曰：「急去，急去！在後大有人來相趁逐。」能大師卽南行。至來朝，果有數百人，來至嶺，見明禪師，師曰：「吾先至此，不見此人，問南來者，亦不見，此人患脚，計未過此。諸人却向北尋。明禪師得言教，猶未曉悟，却居廬山峯頂寺，三年方悟密語。明後居濛山，廣化羣品。

能大師歸南，略至曹溪，猶被人尋逐，便於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經於五年，在獵師中。大師春秋三十九，至儀鳳元年初，於廣州制旨寺聽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法師是江東人也。其制旨寺，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置，今廣州龍興寺是也。法師每勸門人商量論義，時囑正月十三日懸幡，諸人夜論幡義，法師廊下隔壁而聽。初論幡者：「幡是無情，因風而動。」第二人難言：「風幡俱是無情，如何得動？」第三

人：「因緣和合故，合動。」第四人言：「幡不動，風自動耳。」衆人諍論，喧喧不止。能大師高聲止諸人曰：「幡無如餘種動。所言動者，人者心自動耳。」印宗法師聞已，至明日講次欲畢，問大衆曰：「昨夜某房論義，在後者是誰？此人必禀承好師匠。」中有同房人云：「是新州盧行者。」法師云：「請行者過房。」能遂過房。法師問曰：「曾事何人？」能答曰：「事嶺北蘄州東山忍大師。」法師又問：「忍大師臨終之時，云佛法向南，莫不是賢者否？」能答「是」。「既云是，應有傳法袈裟，請一蹔（按：同暫）看。」印宗見袈裟已，珍重禮敬，心大歡喜，嘆曰：「何期南方有如是無上之法寶！」法師曰：「忍大師付囑，如何指授言教？」能大師答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爲、無漏。」法師曰：「如何不論禪定解脫、無漏、無爲？」能答曰：「爲此多法，不是佛性，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經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禪也。」法師又問：「如何佛性是不二之法？」能曰：「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爲當斷善根，佛性改否？』佛告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斷，名爲不二。』又云：『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無二。』」能大師謂法師曰：「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印宗聞斯解說，即起合掌虔誠，願事爲師。明日講次，告衆人曰：「印宗何幸，身是凡夫，不期座下法身菩薩。印宗所爲衆人說涅槃經，猶如瓦礫，昨夜請盧行者過房論義，猶如金玉。諸人信否？然此賢者，是東山忍大師傳法之人。諸人永不信，請行者將傳法袈裟呈示諸人。」諸人見已頂禮，咸生信重。儀鳳元年，正月十七日，印宗與能大師剃髮

落」二月八日，於法性寺受戒，戒壇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所置。當時遥記云：「於後當有羅漢登此壇，有菩薩於此受戒。」今能大師受戒，應其記也。出高僧録 能大師受戒和尚，西京總持寺智光律師；羯磨闍梨，蘇州靈光寺惠静律師；教授闍梨，荆州天皇寺道德律師。後時，三師皆於能大師所學道，終於曹溪。其證戒大德：一是中天耆多羅律師，二是密多三藏。此二大德，皆是羅漢，博達三藏，善中、邊言，印宗法師請爲尊證也。又蕭梁末，有真諦三藏，於壇邊種菩提樹兩株，告衆僧曰：「好看此樹，於後有菩薩僧，於此樹下，演無上乘。」於後能大師於此樹下坐，爲衆人開東山法門。應真諦三藏記也。出真諦三藏傳

其年四月八日，大師爲大衆初開法門曰：「我有法，無名無字，無眼無耳，無身無意，無言無示，無頭無尾，無内無外，亦無中間，不去不來，非青黄赤白黑，非有非無，非因非果。」大師問衆人：「此是何物？」大衆兩兩相看，不敢答。時有荷澤寺小沙彌神會，年始十三，答：「此之(按：「之」當作「是」)佛之本源。」大師問：「云何是本源？」沙彌答曰：「本源者，諸佛本性。」大師云：「我説無名無字，汝云何言佛性，有名字？」沙彌曰：「佛性無名字，因和尚問故立名，正名字時，即無名字。」大師打沙彌數下。大衆禮謝曰：「沙彌小人，惱亂和上。」大師云：「大衆且散去，留此饒舌沙彌。」至夜間，大師問沙彌：「我打汝時，佛性受否？」答云：「佛性無受。」大師問：「汝知痛否？」沙彌答：「知痛。」大師問：「汝既知痛，云何道佛性無受？」沙彌答：「豈同木石？雖痛而心性不受。」大師語沙彌曰：「節節支解時，不生嗔恨，名之無受。我忘身爲道，踏碓直至跨脱，不以爲苦，名之無受。汝今被打，心性不受，汝受諸觸，如智證得真正受三昧。」沙彌密受付囑。大師出家、開法、受戒，年登四十。印宗法師請大師歸制旨寺。今廣州龍興寺經藏院，是

大師開法堂。法師問能大師曰：「久在何處住？」大師云：「韶州曲縣南五十里曹溪村，故寶林寺。」法師講經了，將僧俗三千餘人，送大師歸曹溪。因茲廣闡禪門，學徒十萬。

至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敕迎大師入內，表辭不去。高宗大帝敕曰：「朕虔誠慕道，渴仰禪門，召諸州名山禪師，集內道場供養，安、秀二德，最爲僧首。朕每諮求，再推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記傳，傳達磨衣鉢，以爲法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衆生，即心是佛。朕聞如來以心傳心，囑付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至於達磨，教被東土，代代相傳，至今不絕。師既禀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緇俗歸依，天人瞻仰。故遣中使薛簡迎師，願早降至。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下。」

韶州曹溪山釋迦惠能辭疾表：「惠能生自偏方，幼而慕道，叨爲忍大師囑付如來心印，傳西國衣鉢，授東土佛心。奉天恩遣中使薛簡召能入內，惠能久處山林，年邁風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貫萬民，育養蒼生，仁慈黎庶，旨弘大教，欽崇釋門，恕惠能居山養疾，修持道業，上答皇恩，下及諸王、太子。謹奉表。釋迦惠能頓首，頓首！」

中使薛簡問大師：「京城大德禪師教人，要假坐禪，若不因禪定解脫得道，無有是處。」大師云：「道由心悟，豈在坐耶？金剛經：『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無所從來，曰生；亦無所去，曰滅。若無生滅，而是如來清靜禪；諸法空，即是坐。」大師告言：「中使！道畢竟無得無證，豈況坐禪？」薛簡云：「簡至天庭，聖人必問，伏願和上指授心要，將傳聖人及京城學道者，如燈轉照，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大師云：「道無明暗，明

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云：「明譬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惱，何得出離？」大師云：「煩惱卽菩提，無二無別。汝見有智慧爲能照，此是二乘見解，有智之人，悉不如是。」薛簡云：「大師，何者是大乘見解？」大師云：「涅槃經云：『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卽是佛性。佛性，在凡夫不減，在賢聖不增，在煩惱而不垢，在禪定而不浄，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亦不中間及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常住，恆不變易。」薛簡問：「大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外道亦說不生不滅。」大師答曰：「外道說不生不滅，將生止滅，滅猶不滅。我說本自無生，今卽無滅，不同外道。外道無有奇特，所以有異。」大師告薛簡曰：「若欲將心要者，一切善惡，都無思量，心體湛寂，應用自在。」薛簡於言下大悟，云：「大師，今日始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將爲大遠，今日始知至道不遥，行之卽是。今日始知涅槃不遠，觸目菩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無思、無念、無知、無作、不住。今日始知佛性常住不變，不爲諸惡所遷。」中使薛簡禮辭大師，將表赴京。

高宗大帝賜磨衲袈裟一領及絹五百疋，敕書曰：「敕師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浄名，託疾金粟，闡弘大法，傳諸佛心，談不二之說；杜口毗耶，聲聞被呵，菩薩辭退。師若此也。薛簡傳師指授如來智見，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朕積善餘慶，宿種善因，得值師之出世，蒙師惠頓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師恩，頂戴修行，永永不朽。奉磨衲袈裟一領，絹五百疋，供養大師。神龍三年，四月二日下。」

又，神龍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下韶州百姓，可修大師中興寺佛殿，及大師經坊，賜額爲法泉寺。大師生緣新州故宅，爲國恩寺。延和元年，大師歸新州，修國恩寺。諸弟子問：「和上修寺去，卒應未歸此，更有誰堪諮問？」大師云：「翁山寺僧靈振，雖患脚跛，心裡不跛，門人諮請振說法。」又問：「大師何時得歸？」答曰：「我歸無日也。」

大師在日，景云二年，先於曹溪造龕塔。後先天二年，七月，廊宇猶未畢功，催令早了：「吾當行矣。」門人猶未悟意。某年八月，大師染疾，諸門人問：「大師，法當付囑阿誰？」答：「法不付囑，亦無人得。」神會問：「大師，傳法袈裟，云何不傳？」答云：「若傳此衣，傳法之人短命；不傳此衣，我法弘盛，留鎮曹溪。我滅度七十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門徒問大師曰：「云何傳此衣短命？」答曰：「吾持此衣，三遍有刺客來取吾命，吾命如懸絲。恐後傳法之人被損，故不付也。」大師力疾，勸誘徒衆，令求道忘身，唯勲加行，直趣菩提。某月三日，奄然端坐遷化，春秋七十有六。滅度之日，烟雲暴起，泉池枯涸，溝澗絶流，白虹貫日。巖東忽有衆鳥數千，於樹悲鳴。又，寺西有白氣如練，長一里餘，天色清朗，孤然直上，經於五日乃散。復有五色雲，見於西南。是日，四方無雲，忽有數陣涼風，從西南飀入寺舍，俄而香氣氛氳，遍滿廊宇。地皆振動，山崖崩頽。大師新州亡廣果寺，寺西虹光三道，經於旬日。又，寺前城頭莊有虹光，經一百日。衆鳥悲鳴，泉水如稠泔汁，不流數日。又，翁山寺振禪師，於房前與衆人夜問說法，有一道虹光，從南來入房，禪師告衆人曰：「和上多應新州亡也，此虹光是和上之靈瑞也。」新州尋有書報亡，曹溪門徒發哀，因虹光頓謝，泉水漸流。書至翁山，振禪師

聞哀，設三七齋，於夜道俗畢集，忽有虹光從房而出，振禪師告衆人曰：「振不久住也。經云：『大象既去，小象亦隨。』」其夕中夜，卧右脇而終也。

曹溪門人，迎大師全身，歸曹溪。其時，首領不肯放，欲留國恩寺起塔供養。時門人僧崇一等，見刺史論理，方還曹溪。大師頭頸，先以鐵鍱封裹，全身膠漆。其年十一月十三日，遷神入龕。至開元二十七年，有刺客來取頭，頭移大師出庭中，刀斬數下，衆人唯聞鐵聲，驚覺，見一孝子奔走出寺，尋蹟不獲。

大師在日，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歲滅度，至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其年，衆請上足弟子行滔守所傳衣，經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韋據爲大師立碑。後北宗俗弟子武平一，開元七年磨却韋據碑文。自著武平一文。

開元十一年有潭州瑝禪師曾事忍大師，後時歸長沙禄山寺。常習坐禪，時時入定，遠近知聞。時有大榮禪師，住曹溪，事大師經三十年。大師常語榮曰：「汝化衆生得也。」榮卽禮拜歸北，路過瑝禪師處，榮頂禮問瑝曰：「承和上每入定，當入定時，爲有心耶？爲無心耶？若有心，一切衆生有心，應得入定；若無心，草木瓦礫亦應入定。」瑝答曰：「我入定，無此有無之心。」榮答曰：「若無有無之心，卽是常定，常定卽無出入。」瑝卽無對。瑝問：「汝從能大師處來，大師以何法教汝？」榮答曰：「大師教榮，不定不亂，不坐不禪，是如來禪。」瑝於言下便悟去：「五蘊非有，六塵體空，非寂非照，離有離空，中間不住，無作無功，應用自在，佛性圓通。」歎曰：「我三十年來，空坐而已。」往曹溪，歸依大師學道。景云二年，却

歸長沙舊居；二月八日夜悟道。其夜，空中有聲，告合郭百姓：「瑝禪師今夜得道。」皆是能大師門徒也。………

（節錄自續藏經第二編乙第十九套第五册）

附：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

胡適

曹溪大師別傳一卷，中國已無傳本。此本是日本所傳，收在續藏經二編乙，十九套，第五册，頁四八三——四八八。有日本僧祖芳的書後云：

> 昔於東武獲曹溪大師別傳，曩古傳教大師從李唐手寫齎歸，鎭藏叡嶽。……傳末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畢，天台最澄封」之字，且搭朱印三箇，刻「比叡寺印」四字。貞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年乙酉也。大師（惠能）遷寂乃唐先天二年，至於貞元十九年，得九十一年。謂壇經古本湮滅已久；世流布本，宋後編修；諸傳亦非當時撰。唯此傳去大師謝世不遠，可謂實録也，而與諸傳及壇經異也。……惜乎失編者之名。考請來進官録曰「曹溪大師傳一卷」是也。
>
> 寶曆十二年壬午。（乾隆二十七年，西曆一七六二年）

祖芳此序頗有小錯誤。貞元十九（八〇三）當日本延曆二十二年癸未，乙酉乃延曆二十四年。先天二年（七一三）至貞元十九年，得九十年。此皆計算上的小誤。最可怪者，據傳教大師全集別卷所收的叡山大師傳，最澄入唐，在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其年九月上旬始往天台。如何能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畢，天台最澄封」的題記？

祖芳又引最澄「請來進官録」有曹溪大師傳一卷，今檢傳教大師將來日録（全集卷四）有兩録：一爲台

州録，一爲越州録。曹溪大師傳一卷乃在越州録之中。越州録中經卷皆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所抄寫，更不會有「天台最澄」的題記。

然祖芳之跋似非有心作僞。按台州録之末有題記，年月爲

> 大唐貞元貳拾壹年歲次乙酉貳月朔辛丑拾玖日乙未

大概祖芳一時記憶有誤，因「二月十九日」而誤寫二十一年爲「十九年」，又誤記「天台」二字，遂使人生疑了。

我們可以相信此傳是最澄於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抄寫帶回日本的本子。以下考證此傳的著作時代及其內容。

此傳作者不知是誰，然可以考定他是江東或浙中的一箇和尚，其著作年代爲唐建中二年（七八一），在慧能死後六十八年。傳中有云：

> 大師在日，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歲滅度。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

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祇有六十八年。但作者忽用建中二年爲計算年數的本位，却很可注意。日本忽滑谷快天先生（禪學思想史上，三八二）說此句可以暗示別傳脫稿在此年。忽滑谷先生的話甚可信，我可代他添一箇證據。此傳說慧能臨死時，對門人說一則「懸記」（預言）：

> 我滅度七十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

七十年後的預言，與後文所記「至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正相照應。作傳的人要這預言驗在自

己身上，却不料因此暗示成書的年代了。大概作者即是預言中的那位「出家菩薩」，可惜他的姓氏不可考了。

何以説作者是江東或浙中的和尚呢？因爲預言中説是「東來菩薩」，而此本作於建中二年，到貞元二十二年（永貞元年，八〇五）最澄在浙中抄得此傳時不過二十四年，當時寫本書流傳不易，抄書之地離作書之地未必甚遠；且越州台州也都在東方，正是東來菩薩的家鄉。

最可注意的是壇經明藏本（縮刷藏經騰四）也有東來菩薩的懸記，其文如下：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此條懸記，今本皆已刪去，惟明藏本有此文。明藏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的改本。契嵩的鐔津文集中有郎侍郎的六祖法寶記敍，説契嵩得曹溪古本壇經校改俗本，勒成三卷。契嵩居杭州，也在浙中，他所得的「曹溪古本」大概即是這部曹溪大師别傳，故有七十年的懸記。

近年壇經的敦煌寫本出現於倫敦，於是我們始知道契嵩所見的「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的俗本乃是真正古本，而契嵩所得古本決不是真古本。試即舉慧能臨終時的「七十年」懸記爲例，敦煌寫本即無此文，而另有一種懸記，其文如下：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

合轉。」

此懸記甚明白，所指即是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及洛陽荷澤寺定南宗宗旨的事。神會滑臺之會在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正是慧能死後二十一年。此條懸記可證敦煌本壇經爲最古本，出於神會或神會一系之手，其著作年代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後。神會建立南宗，其功績最偉大。但九世紀以下，禪宗大師多出於懷讓行思兩支，漸漸都把神會忘了。契嵩之時，神會之名已在若有若無之間，故二十年的懸記已不能懂了。所以契嵩採取曹溪大師傳中的七十年懸記來替代此說。但七十年之記更不好懂，後來遂有種種猜測，終無定論，故今世通行本又把這七十年懸記全刪去了。

然而敦煌本的二十年後的懸記可以證壇經最古本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曹溪大師別傳的七十年後的懸記和建中二年的年代可以證此傳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而契嵩改本的收入七十年的懸記又可以證明他所依據的「曹溪古本」正是這部曹溪大師別傳。

* * *

我們試取敦煌本壇經和明藏本相比較，可以知道明藏本比敦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我另有壇經敦煌本考證）。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內中有一部份是宋以後陸續加進去的。但其中有一部份是契嵩採自曹溪大師別傳的。今依明藏本的次第，列表如下：

（1）行由第一　自「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以下至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惠能說風幡不動是心動，以至印宗爲惠能剃髮，惠能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此一大段，約四百餘字，敦煌本

没有，是採自曹溪大師別傳的。

(2)機緣第七　劉志略及其姑無盡藏一段，敦煌本無，出於別傳。

又智隍一段，約三百五十字，也出於別傳的瑝禪師一段，但改瑝爲智隍，改大榮爲玄策而已。

(3)頓漸第八　神會一條，其中有一段，「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約六十字，也出於別傳。

(4)宣詔第九　全章出於別傳，約六百多字，敦煌本無。但此章刪改最多，因爲別傳原文出於一箇陋僧之手，謬誤百出，如說「神龍元年(七〇三)高宗大帝敕曰」，不知高宗此時已死了二十二年了！此等處契嵩皆改正，高宗詔改爲「則天中宗詔」，詔文也完全改作。此詔文今收在全唐文(卷十七)，即是契嵩改本，若與別傳中的原文對勘，便知此是僞造的詔書。

(5)付囑第十　七十年後東來二菩薩的懸記，出於別傳，說詳上文。

又別傳有「曹溪大師頭頸先以鐵鍱封裹，全身膠漆」一語，契嵩採入壇經，敦煌本無。

又此章末總敍慧能一生，「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也是根據別傳而稍有修正。別傳記慧能一生的大事如下：

三十四歲，到黃梅山弘忍處得法傳衣。

三十四至三十九，在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凡五年。

三十九歲，遇印宗法師，始剃髮開法。但下文又說開法受戒時「年登四十」。

七十六歲死，開法度人三十六年。

契嵩改三十四傳衣爲「二十四傳衣」，大概是根據王維的碑文中「懷寶迷邦，銷聲異域，……如此積十六載，」之文。又改說法三十六年爲三十七年，則因三十九至七十六，應是三十七年。

以上所記，可以說明曹溪大師別傳和壇經明藏本的關係。我曾細細校勘壇經各本，試作一圖，略表壇經的演變史：

壇經古本（敦煌寫本）
曹溪大師別傳
→ 契嵩三卷本（一〇五六）宋至和三年 → 宗寶增改本（一二九一）元至元辛卯 → 明藏本

但曹溪大師別傳實在是一箇無識陋僧妄作的一部僞書，其書本身毫無歷史價值，而有許多荒謬的錯誤。其中所記慧能的一生，大體用王維的能禪師碑（全唐文三二七），如印宗法師之事雖不見於壇經古本，而王維碑文中有之，又碑文中也說：

> 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

別傳敷衍此等事，捏造出許多文件。如印宗一段，則造出說法問答之辭；詔徵不起一段，則造出詔敕表文及薛簡問法的一大段。試一考證，便可發現許多作僞的痕蹟。如神龍元年高宗大帝（高宗早已死

了）敕中有云：

……安秀二德……再推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記傳，傳達磨衣鉢，以爲法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朕聞如來以心傳心，囑咐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至於達磨，教被東土，代代相傳，至今不絕。師既禀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

如果此敕是真的，則是傳衣付法的公案早已載在朝廷詔敕之中了，更何用後來的爭論？更何用神會兩度定宗旨，四次遭貶謫的奮斗呢？即此一端便可證明此書作僞的性質了。

傳中記弘忍臨終付袈裟與慧能，並說：

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從上相傳，更無別付。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傳於衣。衣是西國師子尊者相傳，令佛法不斷。法是如來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無助，即了法身。見佛性空寂無住，是真解脫。汝可持衣去。

此一段全抄神會的顯宗記（敦煌有殘本，題爲頓悟無生般若頌）的末段，而改爲弘忍付法的話。這也是作僞的證據。

至於較小的錯誤，更是不可勝數。如傳中說慧能死於先天二年（七一三），年七十六，則咸亨五年（六七四），慧能應是三十七歲，而傳中說：

至咸亨五年，大師春秋三十有四。

此一誤也。推上去，咸亨元年應是三十三歲，而傳作三十，此二誤也。神龍元年（七〇五）高宗已死

二十二年，而傳中有高宗之敕，此三誤也。神龍三年（七〇七）武后已死二年了，而傳中仍有高宗敕，此四誤也。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七八一），應是六十八年，而傳中作七十一年，此五誤也。傳中又說：

其年（先天二年）衆請上足弟子行滔守所傳衣。經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韋據爲大師立碑，後北宗俗弟子武平一開元七年（七一九）磨却韋據碑文，自著武平一文。

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至開元七年祇有六年，那有三十五年？此六誤也。傳中又云：

上元二年（七六一）十二月……敕曹溪山六祖傳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

乾元二年（七五九）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辭老疾，遣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傳法袈裟入內。……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

乾元在上元之前，今先後倒置，此七誤也。我疑心原文或作「乾元元年」下敕，重元字，寫作「元二年」而誤作「二年」；但又無二年十二月敕召而同年正月表辭之理，故又改乾字爲「上元二年」，遂更誤了。下文說袈裟留京七年，永泰元年送回。從乾元二年（七五九）袈裟至京，到永泰元年（七六五），正是七年。此可證「上元二年」之當作「乾元元年」。此或是原文不誤，而寫者誤改了的。

又按王維碑文說：

〔忍大師〕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而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浄土，雜居止於編氓；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

弘忍死於咸亨五年（六七四），是年慧能三十七歲。別傳說他是年三十四歲，固是錯誤。但別傳說他咸亨五年三十四歲傳衣得法，儀鳳元年（六七六）三十九歲剃髮受戒，中間相隔祇有兩年，那能長五歲呢？此八誤也。契嵩拘守十六年隱遯的碑文，故說慧能二十四歲傳衣，三十九歲開法，中間隱遯十六年。但弘忍死於咸亨五年，若慧能二十四歲傳衣，則碑文不應說弘忍「臨終」傳法了。若依王維碑文，則慧能開法已在五十二三歲，開法二十三四年而死，則別傳說他說法三十六年，壇經改本說他說法三十七年，又都是虛造的了。

總之，別傳的作者是一個無學問的陋僧，他閉門虛造曹溪大師的故事，裝上許多年月，儼然像一部有根據的傳記了。可惜他沒有最淺近的算學知識，下筆便錯，處處露出作僞的痕蹟。不幸契嵩上了他的當，把此傳認作「曹溪古本」，採取了不少材料到壇經裡去，遂使此書欺騙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師留下了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們可以考證契嵩改本的根據。我們對於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師，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謝意。

民國十九年一月七日稿

（録自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册）

六祖能禪師碑銘

王　維

無有可舍，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傳，周萬物而不殆，鼓枻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有曹溪禪師乎。

禪師俗姓盧氏，本貫范陽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膻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卽安於井臼；素刳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蹟。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受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行，遂密授祖師以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予且死矣，汝其行乎。」

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浄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嘆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掛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

法雨，普洒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於初發心，以爲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擧足擧手，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系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常嘆曰：「七寶布施，等恆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

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發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王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

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燄；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

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述，百越稽首。脩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鴆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

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問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願，一作「顧」）。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華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佛，有作「物」）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喩，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錄自全唐文卷三二七）

賜謚大鑒禪師碑并序

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注)，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於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鬥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没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説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静者。

梁氏好作有爲，師達磨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遯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者來，嘗數千人。

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静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説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

注：唐憲宗(李純)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

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挹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化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録自全唐文卷五八七）

大鑒禪師碑 並序

劉禹錫

元和十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

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聰爽。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磨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旨，所謂頓門。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

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没，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中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之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目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録自全唐文卷六一〇）

六祖壇經序

依眞小師邕州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惠昕述

原夫真如佛性，本在人心，心正則諸境難侵，心邪則衆塵易染，能止心念，衆惡自亡。衆惡既亡，諸善皆備；諸善要備，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十方，一切無礙。見性之人，雖處人倫，其心自在，無所惑亂矣。故我六祖大師，廣爲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曰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爲兩卷，凡十一門，貴接後來同見佛性者。

（錄自普慧大藏經四本壇經合刊本）

六祖壇經序

宋吏部侍郎郎　簡述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付受。

達磨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爲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

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趣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可謂要乎至哉。

今天子開善閣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捨六祖之道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

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

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注)，三月十九日序。

（録自普慧大藏經四本壇經合刊本）

注：宋仁宗（趙禎）至和三年（公元一〇五六年）。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

宋明教大師契嵩撰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至人謂六祖。篇內同。何心耶？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净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

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謚號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

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蹟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

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絶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卽心卽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净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

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静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静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

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可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説」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説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毁，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

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蹟效，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虚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蹟；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蹟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蹟，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

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脱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

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爲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

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藹如也。至人頹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於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響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欲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

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

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説大涅槃者，謂自説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即四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説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效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者也。

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説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爲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歿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録自鐔津文集卷三）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邱德異撰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華於靈山會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摩，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闡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舂居士（按：「負舂居士」，有本作「慧能居士」），一偈、傳衣，爲六代祖。南遯十餘年，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韋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

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按：「至」，有本作「於」）曹溪，說法三十七年，霑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行解相應、爲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侍最久，盡得無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大震。乃有臨濟、潙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羣，門庭險峻，啟迪英靈衲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徧鑪鍾，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

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即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惜乎壇經爲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徧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於吳中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按：「用」，有本作「矚」）。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敘。

（錄自普慧大藏經四本壇經合刊本）

跋

宗寶撰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皆大乘圓頓之旨，故目之曰經。其言近指遠，詞坦義明，誦者各有所獲。明教嵩公常讚云：「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誠哉言也。

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鋟梓，顓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絶。

或曰：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盧祖六葉正傳，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經非文字也，達磨單傳直指之指也。南嶽、青原諸大老，嘗因是指以明其心，復以之明馬祖、石頭諸子之心。今之禪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問者唯唯，再拜，謝曰：「予不敏，請並書於經末，以詔來者。」至元辛卯（注）夏，南海釋宗寶跋。

（録自普慧大藏經四本壇經合刊本）

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公元一二九一年）。

重錄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節錄）

王起隆

余家藏有萬歷元年癸酉李見羅先生重刻曹溪法寶壇經原本一帙，先居士秀川公手澤存焉。其本之善，段絡渾成，理趣周匝，視諸方刻本絶異。童習迄今，珍逾拱璧。今夏携過研山，偕道一主人展閲。適有楞嚴經坊所刻方册壇經在案，取一對之，則竄易顛倒，增減删改，大背謬於原本，未有如是極者。蓋至元辛卯，元僧宗寶改本，而徑山寂照菴於萬歷己酉刊行者也。

夫佛門宗印，一絲不得走移；祖師言句，一字不容增減。壇經開頓教門，五宗之所自出，固佛祖心髓也。可竄易乎？可顛倒乎？可增減删改乎？自至元迄今，三百餘年矣。卽萬歷己酉迄今亦四十四年矣。東南所行壇經，罕見曹溪原本，概多宗寶方册。方册改本之雲霧不除，曹溪原本之杲日青霄何從見仰，洵可悲可痛！必先商流通原本，方可徐議銷毁改本也。道一主人護持祖命，念切救頭，當以原本立付剞劂。復屬余字櫛句比，詳明楷定，以告諸方。余非樂爲索瘢，要惟千秋法寶，明晦攸關，何敢安於襲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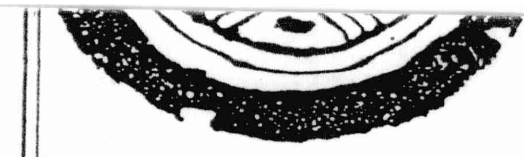
竊謂宗寶之自用自專，大舛大錯，當以佛法四謗定之。佛祖建立一切法，後人增一字爲增益謗，減一字爲減損謗，紊一字爲戲論謗，背一字爲相違謗。四謗不除，卽百非俱起，退衆生心，墮無間罪業，不通懺悔矣。宗寶之於壇經，按之四謗，實無所不有。數其大端：更竄標目，割裂文義，顛倒段絡，删改字

句。其膽甚狂，其目甚眯，安得再遲鳴鼓之攻哉！

考祖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門人法海等録爲壇經。然壇經付囑流通，文中載祖將順世時，示門人法海等曰：「我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録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據此，則法寶壇經四字，爲祖所自立。抄録雖屬門人，全文實祖自鑒定矣。可一字更易耶？……宗寶於宗門向上佛祖慧命事，全然望洋。再讀其跋語，有曰：「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讐，訛者正之，略者詳之」，云云。夫壇經非文字，乃祖意佛心。曰「初入道有感於斯」，已爲悠悠浮泛大不中理之談矣。「訛者正之」，是其減損；「略者詳之」，是其增益。曰「三本不同」，曰「其板漫滅」，是其明知信臆改竄、相違戲論，亦有不安於心，以數語爲逋逃重業之飾辭也。又見陸五臺先生有刻壇經一跋云：「壇經，乃曹溪弟子法海集，元僧宗寶裒益成書，微言具在。惟科門、對法，辭多不倫。存之，問知道者。」是五臺亦未得見曹溪原本，而曰「裒益成書」，曰「科門、對法不倫」，曰「存之問知道」，固閱之不安於心，危疑不定之微詞也。或者曰：「破句讀楞嚴，不妨得悟。近且有爲壇經節文者矣，何子斷斷不置，如老吏勘獄之爲。」余應之曰：「悲乎！子之言。祖庭草滿，佛日沉山，宗燈熄燄。干城正法之士，雖損頭目腦髓以争，烏能已也。壇經，五宗宗印，流出現量祖心，如起世界之山河既定，爲巨室之梁柱已安，宗寶之徒，不知妄作，乃以螢火上藐太陽，可任其存留，作舞文法寶之俑，開迷悟衆生之罪耶？古德錯下轉語，罰作野狐；昭明科分金剛，苦受地獄。壇經宗趣，無欠無餘，有何有餘可節，有何不足可文，此亦宗寶之盲盲相引者。六祖常寂光中，其安之耶？」今與道一主人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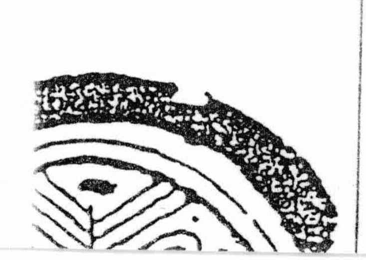
顧梓傳，其經坊方册舊板，顧爲文明告六祖，公請銷毁，免留爲紫朱苗莠之殃。此六祖於大光明之日，余得藉以慰先居士夙心，成一大時節因緣，龍天實鑒之矣。玄黓執徐且月既望，秀水參學曹溪弟子西池王起隆薰沐敬識。

（節録自普慧大藏經四本壇經合刊本）



禪宗永嘉集

唐・玄覺 撰
魏靜 編



No. 2013

[5]禪宗永嘉集序

唐慶州刺史魏靜述

聞夫。慧門廣闢。理絕色相之端。覺路遙登。跡晦名言之表。悲夫。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開妙典於三乘。暢真詮於八部。所以發揮至賾。懸梵景於昏衢。光闡大猷。[6]泛禪波於欲浪。是以金棺掩耀。玉毫收彩。孤標靈鷲之英。獨負成麟之業者。其唯大師歟。大師俗姓戴氏。永嘉人也。少挺生知。學不加思。幼則遊心三藏。長則通志大乘。三業精勤。偏弘禪觀。境智俱寂。定慧雙融。遂使塵靜昏衢。波澄玄海。心珠道種。瑩七淨以交輝。戒月悲花。耿三空而列耀。加復霜松潔操。水月虛襟。布衣蔬食。忘身爲法。愍傷含識。物物斯安。觀念相續。心心無間。始終抗節。金石方堅。淺深心要。貫花齊潔。神微言表。理契寰中。曲己推人。順凡同聖。則不起滅定而兼護四儀。名重當時道扇方外。三吳碩學輻輳禪階。八表高人風趨理窟。靜往因薄宦。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俄赴京畿。自爾已來。幽冥遽隔。永慨玄眸。積翳忽喪金錍。欲海洪濤。遽沈智檝。遺文尚在。龕室寂寥。嗚呼哀哉。痛纏心腑。所嗟一方眼滅。七衆何依。德音無聞。遠增悽感。大師在生。凡所宣紀。總有十篇。集爲一卷。庶同歸郢悟者。得意忘言耳。今略紀斯文。多有謬誤。用俟明哲。非者正之

禪宗永嘉[7]集

唐慎水沙門玄覺撰

大章分爲十門。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　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麁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前已檢責身口。令麁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

[5]底本，增上寺報恩藏明本，[6]寬永十一年刊大谷大學藏本　[6]泛＝汎[6]　[7]集＋（卷上）[6]

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毘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優畢叉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淺深。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理事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卽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卽事而眞。用祛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也

慕道志儀第一

先觀三界。生厭離故。次親善友。求出路故。次朝晡問訊。存禮數故。次審乖適如何。明侍養故。次問何所作。爲明親承事故。次瞻仰無怠。生殷重故。次數決心要。爲正修故。次隨解呈簡。爲識邪正故。次驗氣力。知生熟故。次見病生疑。堪進妙藥故。委的審思。求諦當故。日夜精勤。恐緣差故。專心一行。爲成業故。亡身爲法。爲知恩故。如其信力輕微。意無專志。徒行淺解。汎漾隨機。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則依無息念。既非動靜之等觀。則順有無之得失。然道不浪階。隨功涉位耳

戒憍奢意第二

衣食由來。長養栽種。墾土掘地。鑿煮蠶蛾。成熟施爲。損傷物命。令他受死。資給自身。但設饑寒。不觀死苦。殺他活己。痛哉可傷。兼用設功。積力深厚。何獨含甞致命。亦乃信施難消。雖復出家。何德之有。噫。夫欲出超三界。未有絕塵之行。徒爲男子之身。而無丈夫之志。但以終朝擾擾。竟夜昏昏。道德未修。衣食斯費。上乖弘道。下闕利生。中負四恩。誠以爲恥。故智人思之。寧有法死。不無法生。徒自迷癡。貴身賤法耳

淨修三業第三

貪瞋邪見意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口業。殺盜婬身業。夫欲志求大道者。必先淨修三業。然後於四威儀中。漸次入道。乃至六根所對。隨緣了達。境智雙寂。冥乎妙旨。云何淨修身業。深自思惟。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檢攝三愆。無令漏失。慈悲撫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切含識。命無大小。等心愛護。蠢動蜎飛。無令毀損。危難之流。設勤拔濟。方便救度。皆令解脫。於他財物。不與不取。乃至鬼神。隨有主物。一鍼一草。終無故犯。貧窮乞匃。隨己所有。敬心施與。令彼安隱。不求恩報。作是思惟。過去諸佛。經無數劫。行檀布施。象馬七珍。頭目髓腦。乃至身命。捨而無悋。我今亦爾。隨有施與。歡喜供養。心無悋惜。於諸女色。心無染著。凡夫顚倒。爲欲所醉。躭荒迷亂。不知其過。如捉花莖。不悟毒蛇。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豹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爲喩。銅柱鐵床。焦背爛腸。血肉燋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唯苦無樂。革囊盛糞。膿血之聚。外假香塗。內唯臭穢。不淨流溢。蟲蛆住處。鮑肆廁孔。亦所不及。智者觀之。但見髮毛爪齒。薄皮厚皮。肉血汗淚。涕唾膿脂。筋脈腦膜。黃痰白痰。肝膽骨髓。肺脾腎胃。心膏膀胱。大腸小腸。生藏熟藏。屎尿臭處。如是等物。一一非人。識風鼓擊。妄生言語。詐爲親友。其實怨妬。敗德障道。爲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女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苦痛無窮。深深思。難可附近。是以智者。切檢三術。改往修來。背惡從善。不殺不盜。放生布施。不行婬穢。常修梵行。日夜精勤。行道禮拜。歸憑三寶。志求解脫。於身命財。修三堅法。知身虛幻。無有自性。色卽是空。誰是我者。一切諸法。但有假名。無一定實。是我身者。四大五陰。一一非我。和合亦無。內外推求。如水聚沫。浮泡陽焰。芭蕉幻化。鏡像水月。畢竟無人。無明不了。妄執爲我。於非實中。橫生貪著。殺生偸盜。婬穢荒迷。竟夜終朝。矻矻造業。雖非眞實。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作是觀時。不以惡求。而養身命。應自觀身。如毒蛇想。爲治病故。受於四事。身著衣服。如裹瘡疳。口餐滋味。如病服藥。節身儉口。不生奢泰。聞說少欲。深樂修行。故經云。少欲頭陀。善知止足。是人能入賢聖之道。何以故。惡道衆生。經無量劫。闕衣乏食。叫喚號毒。饑寒切楚。皮骨相連。我今暫闕。未足爲

苦。是故智者。貴法賤身。勤求至道。不顧形命。是名淨修身業。云何淨修口業。深自思惟口之四過。生死根本。增長衆惡。傾覆萬行。遞相是非。是故智者。欲拔其源。斷除虛妄。修四實語。正直柔軟和合如實。此之四語。智者所行。何以故。正直語者。能除綺語。柔軟語者。能除惡口。和合語者。能除兩舌。如實語者。能除妄語。正直語者有二。一稱法說。令諸聞者。信解明了。二稱理說。令諸聞者。除疑遣惑。柔軟語者亦二。一者安慰語。令諸聞者。歡喜親近。二者宮商清雅。令諸聞者。愛樂受習。和合語者亦二。一事和合者。見鬪諍人。諫勸令捨。不自稱譽。卑遜敬物。二理和合者。見退菩提心人。殷勤勸進。善能分別。菩提煩惱。平等一相。如實語者亦二。一事實者。有則言有。無則言無。是則言是。非則言非。二理實者。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來涅槃。常住不變。是以智者。行四實語。觀彼衆生。曠劫已來。爲彼四過之所顚倒。沈淪生死。難可出離。我今欲拔其源。觀彼口業。脣舌牙齒。咽喉臍響。識風鼓擊。音出其中。由心因緣。虛實兩別。實則利益。虛則損減。實是起善之根。虛是生惡之本。善惡根本。由口言詮。詮善之言。名爲四正。詮惡之語。名爲四邪。邪則就苦。正則歸樂。善是助道之緣。惡是敗道之本。是故智者要心扶正。實語自立。誦經念佛。觀語實相。言無所存。語默平等。是名淨修口業。云何淨修意業。深自思惟。善惡之源。皆從心起。邪念因緣。能生萬惡。正觀因緣。能生萬善。故經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云何邪念。無明不了。妄執爲我。我見堅固。貪瞋邪見。橫計所有。生諸染著。故經云。因有我故。便有我所。因我所故。起於斷常。六十二見。見思相續。九十八使。三界生死。輪迴不息。當知邪念。衆惡之本。是故智者制而不隨。云何正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菩提煩惱。本性非殊。生死涅槃。平等一照。故經云。離我我所。觀於平等。我及涅槃。此二皆空。當知諸法。但有名字。故經云。乃至涅槃。亦但有名字。又云。文字性離。名字亦空。何以故。法不自名。假名詮法。法既非法。名亦非名。名不當法。法不當名。名法無當。一切空寂。故經云。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是以妙相絕名。眞名非字。何以故。無爲寂滅。至極微妙。絕相離名。心言路絕。當知正觀還源之要也。是故智者正觀因緣。萬感斯遣。境智雙忘。心源淨矣。是名淨修意業。此應四儀。六根所對。隨緣了達。入道次第云爾

奢摩他頌第四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夫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忘塵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忘無所忘。塵遺非對。息無能息。念滅非知。知滅對遣。一向冥寂。闃爾無寄。妙性天然。如火得空。火則自滅。空喻妙性之非相。火比妄念之不生。其辭曰。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眞本空的的。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兎角。復次修心漸次者。夫以知知物。物在知亦在。若以知知知。知知則離物。物離猶知在。起知知於知。後知若生時。前知早已滅。二知既不並。但得前知滅。滅處爲知境。能所俱非眞。前則滅滅引知。後則知知續滅。生滅相續。自是輪迴之道。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續。中間自孤。當體不顧。應時消滅。知體既已滅。豁然如托空。寂爾少時間。唯覺無所得。即覺無覺。無覺之覺。異乎木石。此是初心處。冥然絕慮。乍同死人。能所頓忘。纖緣盡淨。闃爾虛寂。似覺無知。無知之性。異乎木石。此是初心處。領會難爲。入初心時。三不應有。一惡。謂思惟世間五欲等因緣。二善。謂思惟世間雜善等事。三無記。謂善惡不思。闃爾昏住。戒中三應須具。一攝律儀戒。謂斷一切惡。二攝善法戒。謂修一切善。三饒益有情戒。謂誓度一切衆生。定中三應須別。一安住定。謂妙性天然本自非動。二引起定。謂澄心寂怕發瑩增明。三辦事定。謂定水凝清萬像斯鑑。慧中三應須別。一人空慧。謂了陰非我。即陰中無我。如龜毛兎角。二法空慧。謂了陰等諸法。緣假非實。如鏡像水月。三空空慧。謂了境智俱空。是空亦

空。見中三應須識。一空見。謂見空而見非空。二不空見。謂見不空而見非不空。三性空見。謂見自性而見非性。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無般若解脫。二有般若無解脫法身。三有解脫無法身般若。有一無二故不圓。不圓故非性。又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般若無解脫。二有般若解脫無法身。三有解脫法身無般若。有二無一故不圓。不圓故非性。圓中三應須具。一法身不癡卽般若。般若無著卽解脫。解脫寂滅卽法身。二般若無著卽解脫。解脫寂滅卽法身。法身不癡卽般若。三解脫寂滅卽法身。法身不癡卽般若。般若無著卽解脫。舉一卽具三。言三體卽一。此因中三德非果上三德。欲知果上三德。法身有斷德。遍因斷惑而顯德。故名斷德。自受用身有智德。具四智眞實功德故。他化二身。有大恩德。他受用身。於十地菩薩有恩德故。三種化身。於菩薩二乘異生有恩故。三諦四智。除成所作智。爲緣俗諦故。然法無淺深。而照之有明昧。心非垢淨。而解之有迷悟。初入初心。迷復何非淺。終契圓理。達始何非深。迷之失理而自差。悟之失差而卽理。迷悟則同共致。故有漸次名焉。復次初修心人。入門之後。須識五念。一故起。二串習。三接續。四別生。五卽靜。故起念者。謂起心思惟世間五欲。及雜善等事。串習念者。謂無心故憶。忽爾思惟善惡等事。接續念者。謂串習忽起。知心馳散。又不制止。更復續前。思惟不住。別生念者。謂覺知前念是散亂。卽生慚愧改悔之心。卽靜念者。謂初坐時。更不思惟世間善惡。及無記等事。卽此作功。故言卽靜。串習一念初生者。多接續故起二念。懈怠者有別生一念。慚愧者多卽靜一念。精進者有串習接續故起別生四念爲病。卽靜一念爲藥。雖復藥病有殊。總束俱名爲念。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爲一念相應。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然五念是一念枝條。一念是五念根本。復次若一念相應之時。須識六種料簡。一識病。二識藥。三識對治。四識過生。五識是非。六識正助。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記。緣慮者善惡二念也。雖復差殊。俱非解脫。是故總束名爲緣慮。無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然俱非眞心。但是昏住。此二種名爲病。第二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寂寂謂不念外境善惡等事。惺惺謂不生昏住無記等相。此二種名爲藥。第三對治者。以寂寂治緣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彼二病。故名對治。第四過生者。謂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因藥發病。故云過生。第五識是非者。寂寂不惺惺。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此乃緣慮。不惺惺不寂寂。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唯歷歷。兼復寂寂。此乃還源之妙性也。此四句者。前三句非。後一句是。故云識是非也。第六正助者。以惺惺爲正。以寂寂爲助。此之二事。體不相離。猶如病者。因杖而行。以行爲正。以杖爲助。夫病者欲行。必先取杖。然後方行。修心之人。亦復如是。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惺。不致昏沈。令心歷歷。歷歷寂寂二名一體。更不異時。譬夫病者欲行。闕杖不可。正行之時。假杖故能行。作功之者。亦復如是。歷歷寂寂。不得異時。雖有二名。其體不別。又曰。亂想是病。無記亦病。寂寂是藥。惺惺亦藥。寂寂破亂想。惺惺治無記。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復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復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寂寂爲助。惺惺爲正。思之。復次料簡之後須明識一念之中五陰。謂歷歷分別。明識相應。卽是識陰。領納在心。卽是受陰。心緣此理。卽是想陰。行用此理。卽是行陰。汚穢眞性。卽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卽是一念。此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歷歷見此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卽人空慧。見如幻化。卽法空慧。是故須識此五念及六種料簡。願勿嫌之。如取眞金。明識瓦礫。及以僞寶。但盡除之。縱不識金。金體自現。何憂不得

毘婆舍那頌第五

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無能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無卽不無。有卽非有。有無雙照。妙悟蕭然。如火得薪。彌加熾盛。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其辭曰。達性空而非縛。雖緣假而無著。有無之境雙照。中觀之心歷落。若智了於境。卽是境空。智如眼了花。空是了花空眼。若智了於智。卽是智空。智如眼了眼。空是了眼空眼。智雖了

境空。及以了智空。非無了境智。境空智猶有。了境智空智。無境智不了。如眼了花空。及以了眼空。非無了花眼。花空眼猶有。了花眼空眼。無花眼不了。復次一切諸法。悉假因緣。因緣所生。皆無自性。一法旣爾。萬法皆然。境智相從。于何不寂。何以故。因緣之法。性無差別。故今之三界。輪迴六道。昇降淨穢苦樂。凡聖差殊。皆由三業四儀。六根所對。隨情造業。果報不同。善則受樂。惡則受苦。故經云。善惡爲因。苦樂爲果。當知法無定相。隨緣搆集。緣非我有。故曰性空。空故非異。萬法皆如。故經云。色卽是空。四陰亦爾。如是則何獨凡類緣生。亦乃三乘聖果。皆從緣有。是故經云。佛種從緣起。是以萬機叢湊。達之者。則無非道場。色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當知般若亦無邊。何以故。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無能生。則內智寂寂。了無所了。則外境如如。如如寂無差。境智冥一。萬累都泯。妙旨存焉。故經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如是則妙旨非知。不知而知矣。[1][2]

優畢叉頌第六

夫定亂分歧。動靜之源莫二。愚慧乖路。明闇之本非殊。群迷從暗而背明。捨靜以求動。衆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明生則轉愚成慧。靜立則息亂成定。定立由乎背動。慧生因乎捨暗。暗動連繫於煩籠。靜明相趣於物表。物不能愍。功由於慧。煩不能亂。功由於定。定慧更資於靜明。愚亂相纏於暗動。動而能靜者。卽亂而定也。暗而能明者。卽愚而慧也。如是則暗動之本無差。靜明由玆合道。愚亂之源非異。定慧於是同宗。宗同則無緣之慈。定慧則寂而常照。寂而常照則雙與。無緣之慈則雙奪。雙奪故優畢叉。雙與故毘婆奢摩。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以毘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說俗而卽眞。寂而常照故說眞而卽俗。非寂非照。故杜口於毘耶。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其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恒淸。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祇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誡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尙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祇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祇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卽是是。如是祇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淸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旣其明會。言觀何得存耶。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

◎[1]卷上終㊣ ◎[2]卷下首㊣

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三乘漸次第七

夫妙道沖微。理絕名相之表。至眞虛寂。量超群數之外。而能無緣之慈。隨有機而感應。不二之旨。逐根性以區分。順物忘懷。施而不作。終日說示。不異無言。設教多途。無乖一揆。是以大聖慈悲。隨機利物。統其幽致。群籍非殊。中下之流。觀諦緣而自小。高上之士。御六度而成大。由是品類愚迷。無能自曉。或因說而悟解。故號聲聞。原其所修。四諦而爲本行。觀無常而生恐。念空寂以求安。患六道之輪迴。惡三界之生死。見苦常懷厭離斷集。恒畏其生證滅。獨契無爲修道。惟論自度。大誓之心未普。攝化之道無施。六和之敬空然。三界之慈靡運。因乖萬行。果闕圓常。六度未修。非小何類。如是則聲聞之道也。或有不因他話。自悟非常。偶緣散而體眞。故名緣覺。原其所習。十二因緣。而爲本行。觀無明而卽空。逮諸行而無作。二因旣非其業。五果之報何醻。愛取有以無疵。老死亦何所累。故能翛然獨脫。靜處幽居。觀物變而悟非常。覩秋零而入眞道。四儀庠序。攝心慮以恬愉。性好單棲。憩閑林而自適。不忻說法。現神力以化他。無佛之世。出興作佛。燈之後焰。身惟善寂。意翫淸虛。獨宿孤峯。觀緣散滅。利他不普。自益未圓。於下有勝。於上不足。兩非其類。位處中乘。如此辟支佛道也。如其根性本明。玄功宿著。學非博涉。解自生知。心無所緣。而能利物。慈悲至大。愛見之所不拘。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名菩薩。原其所修。六度而爲正因。行施則盡命傾財。持戒則吉羅無犯。忍辱則深明非我。割截何傷。安耐毁譽。八風不動。精進則勤求至道。如救頭然。自行化他。剎那之頃無間。禪那則身心寂怕。安般希微。住寂定以自資。運四儀而利物。智慧則了知緣起。自性無生。萬法皆如。眞源至寂。雖知煩惱無可捨。菩提無可取。而能不證無爲。度生長劫。廣修萬行。等觀群方。下及諦緣。上該不共。大誓之心普被。四攝之道通收。總三界以爲家。括四生而爲子。悲智雙運。福慧兩嚴。超越二乘。獨居其上。如是則大乘之道也。是以一眞之理。逐根性以階差。取益隨機。三乘之唱備矣。然而至理虛玄。窮微絕妙。尙非其一。何是於三。不三之三而言三。不一之一而言一。一三非三尙不三。三一之一亦何一。一不一自非三。三不三自非一。非一一非三不留。非三三非一不立。不立之一本無三。不留之三本無一。一三本無無亦無。無無無本故妙絕。如是則一何所分。三何所合。合分自於人耳。何理異於言哉。譬夫三獸渡河。河一寧從獸合。復何獨河非獸合。亦乃獸不河。分河尙不成。三河豈得以河而合獸。獸尙不成一。獸豈得以獸而成河。河非獸而何三。獸非河而何一。一河獨包三獸。而河未曾三。三獸共履一河。而獸未嘗一。獸之非一。明其足有短長。河之不三。知其水無深淺。水無深淺。譬法之無差。足有短長。類智之有明昧。如是則法本無三。而人自三耳。今之三乘之初。四諦最標其首。法之旣以無差。四諦亦何非大。而言聲聞觀之。位居其小者哉。是知諦似於河。人之若獸。聲聞最劣。與兎爲儔。雖復奔波。寧窮浪底。未能知其深極。位自居卑。何必觀諦之流。一槪同其成小。如其智照高明。量齊香象者。則可以窮源盡跡。煥然成大矣。故知下智觀者。得聲聞果。中智觀者。得緣覺果。上智觀者。得菩薩果。明宗皎然。豈容圖度者矣。是以聲聞見苦而斷集。緣覺悟集散而觀離。菩薩了達眞源。知集本無和合。三人同觀四諦。證果之所差殊。良由觀有淺深。對照明共高下耳。是以下乘行下。中上之所未修。上乘行上。而修中下。中行中下。不修於上。上中下之在人。非諦令其大小耳。然三乘雖殊。同歸出苦之要。聲聞雖小。見愛之惑已袪。故於三界無愛。分段之形滅矣。三明照耀。開朗八萬之劫。現前六通。縱任無爲。山壁遊之直度。時復空中行住。或坐臥之安然。況沼則輕若鴻毛。涉地則猶如履水。九定之功滿足。十八之變隨心。然三藏之佛。望六根淸淨位。有齊有劣。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佛尙爲劣。二乘可知。望上斷伏雖殊。於下悟迷有隔。如是則二乘何咎。而欲不修者哉。如來爲對大根。引歸寶所。令修種智。同契圓伊。或毁或褒。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預畏被呵。寧知見愛尙存。去二乘而甚遠。雖復言其修道。惑使諸所不袪。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諂曲。見生自意。解背眞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唯宿習。見

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希於經語。曲會私情。縱邪說以誑恐人。撥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婚怡生愛。違意則忿懦懷嗔。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偽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釁又榮。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强口。謗說之患鏺，然。三塗苦輪報之長劫。哀哉吁哉。言及愴然悲酸矣。然而達性之人。對境彌加其照。忘心之士。相善不涉其懷。況乎三業之邪非。尊有歷心於塵滴。是以翫玄之侶。淨三受於心源。滌穢之流。掃七支於身口。無情罔侵塵葉。有識無惱蜎蝡。幽澗未足比其清。飛雪無以方其素。脩德若羽群揚翅。望星月以窮高。棄惡若鱗衆驚鉤。投江瀛而盡底。玄曦衛其照遠。上界惡以緣消。境智合以圓虛。定慧均而等妙。桑田改而心無易。海嶽遷而志不移。而能處慣非喧。凝神挺照。心源朗淨。慧解無方。觀法性而達眞如。鑒金文而依了義。如是則一念之中。何法門而不具。如其妙慧未彰。心無準的。解非契理。行闕超塵。乖法性而順常情。背圓詮而執權說。如是則次第隨機。對根緣而設教矣。是以叙其綱紀。委悉餘所。未明深淺宗途。略言其趣。三乘之學。影響知其分位耳

事理不二第八

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然萬法本源。由來寂相。塵沙惑趣。原是眞宗。故物像無邊。般若無際者。以其法性本眞。了達成智故也。譬夫行由通徑。則萬里可期。如其觸物衝渠。則終朝域內。以其不知物有無形之畔。渠有窮虛之域故也。是以學遊中道。則實相可期。如其執有滯無。則終歸邊見。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之實故也。今之色相紛耘。窮之則非相。音聲吼喚。究之則無言。迷之則謂有形聲。悟之則知其閴寂。如是則眞諦不乖於事理。即事理之體元眞。妙智不異於了知。即了知之性元智。然而妙旨絕言。假文言以詮旨。眞宗非相。假名相以標宗。譬夫象非雪山。假雪山而類象。此但取其能類耳。豈以雪山而爲象耶。今之法非常而執有。有假非有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類夫淨非水灰。假水灰而洗淨者。此但取其能洗耳。豈以水灰而爲淨耶。故知中道不偏。假二邊而辨正。斷常非是。寄無有以明非。若有若無言既非。非有非無亦何是。信知妙達玄源者。非常情之所測也。何者。夫妄非愚出。眞不智生。達妄名眞。迷眞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眞逐智迴。眞妄不差。愚智自異耳。夫欲妙識玄宗。必先審其愚智。若欲審其愚智。善須明其眞妄。若欲明其眞妄。復當究其名體。名體若分。眞妄自辨。眞妄既辨。愚智迢然。是以愚無了智之能。智有達愚之實。故知非智無以明其眞妄。非智莫能辨其名體。何者或有名而無體。或因體而施名。名體混緖。實難窮究矣。是以體非名而不辨。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今之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無體耳。豈有體當其名耶。譬夫兎無角而施名。此則名其無角耳。豈有角當其名耶。無體而施名者。則名無實名也。名無實名。則所名無也。所名既無。能名不有也。何者。設名本以名其體。無體何以當其名。言體本以當其名。無名何以當其體。體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體而元虛。亦乃名而本寂也。然而無體當名。由來若此。名之體當。何所云爲。夫體不自名。假他名而名我體。名非自設。假他體而施我名。若體之未形。則名何所名。若名之未設。則體何所明。然而明體雖假其名。不爲不名而無體耳。設名要因其體。無體則名之本無。如是則體不名生。名生於體耳。今之體在名前。名從體後辨者。如此則設名以名其體。故知體是名源耳。則名之所由緣起於體。體之元緒何所因依。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別會。形無別會。則會本無也。緣會而形則明。會無別形。會無別形。則形本無也。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即性空。故言非有。空即緣會。故曰非無。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以非有非無名耳。不是非有非無。既非有無。又非非有非無也。如是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

勸友人書第九

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朗禪師。召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谿。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果。峯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大師答朗禪師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玄覺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閑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餐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諠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歟。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蠲矜忘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夫欲採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氷。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宴旨。濯累餐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群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諠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鬱鬱長林。峨峨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沖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❶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復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忻籠也。若能慕寂於喧。市鄽無非宴坐。徵違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衆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闃寂非有緣會而能生峨嶷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塗迥出。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紜紜。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短。語默恒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鄽。遊逸形儀。寂怕心腑。恬澹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信略此。餘更何申。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誑言。無當看竟。迴充紙爐耳不宣。同友玄覺和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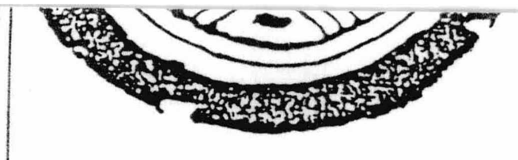
發願文第十

稽首圓滿遍知覺。寂靜平等本真源、相好嚴特非有無。慧明普照微塵剎。稽首湛然真妙覺、甚深十二修多羅。非文非字非言詮。一音隨類皆明了。稽首清淨諸賢聖。十方和合應真僧。執持禁戒無有違、振錫携瓶利含識。卵生胎生及濕化。有色無色想非想。非有非無想雜類。六道輪迴不暫停。我今稽首歸三寶、普爲衆生發道心。群生沈淪苦海中。願因諸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靈。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衆生成正覺。說此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

❶觀悲悲智理二能觀悲也則讀

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天。正命盡時。不見惡相。無諸恐怖。不生顚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値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瘖瘂。凡是可惡。畢竟不生。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身安心靜。不貪瞋癡。三毒永斷。不造衆惡。恒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爲使命。不願榮飾。安貧度世。少欲知足。不長資積。衣食供身。不行偸盜。不殺衆生。不噉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性行柔軟。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悕。自財不悋。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無諂曲。三業淸淨。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杖鉤鎖。刀鎗箭槊。猛獸毒蟲。陷墜溺水。火燒風飄。霹靂雷震。樹折巖頹。堂崩棟朽。撾打怖畏。趁逐圍繞。執捉繫縛。加誣毁謗。橫註鉤牽。凡諸難事。一切不受。惡鬼飛災。天行毒癘。邪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穹嶽。居止樹神。凡是靈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觸惱。四大康強。六根淸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生斷見。不著空有。遠離諸相。信樂能仁。不執己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切衆生。同爲善友。所生之處。値佛聞法。童眞出家。爲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盂鉢。道心堅固。不生憍慢。敬重三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香聲讚唄。燈燭螢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思惟了義。志樂閑靜。淸素寂默。不愛喧擾。不樂群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衆生。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弱。正直圓明。志成佛道。願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衆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衆生。隨我有善根。普皆充滿飾。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阿修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無修多羅。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聖衆。不捨本慈悲。攝受群生類。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離苦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時。誓願相度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修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衆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願早成正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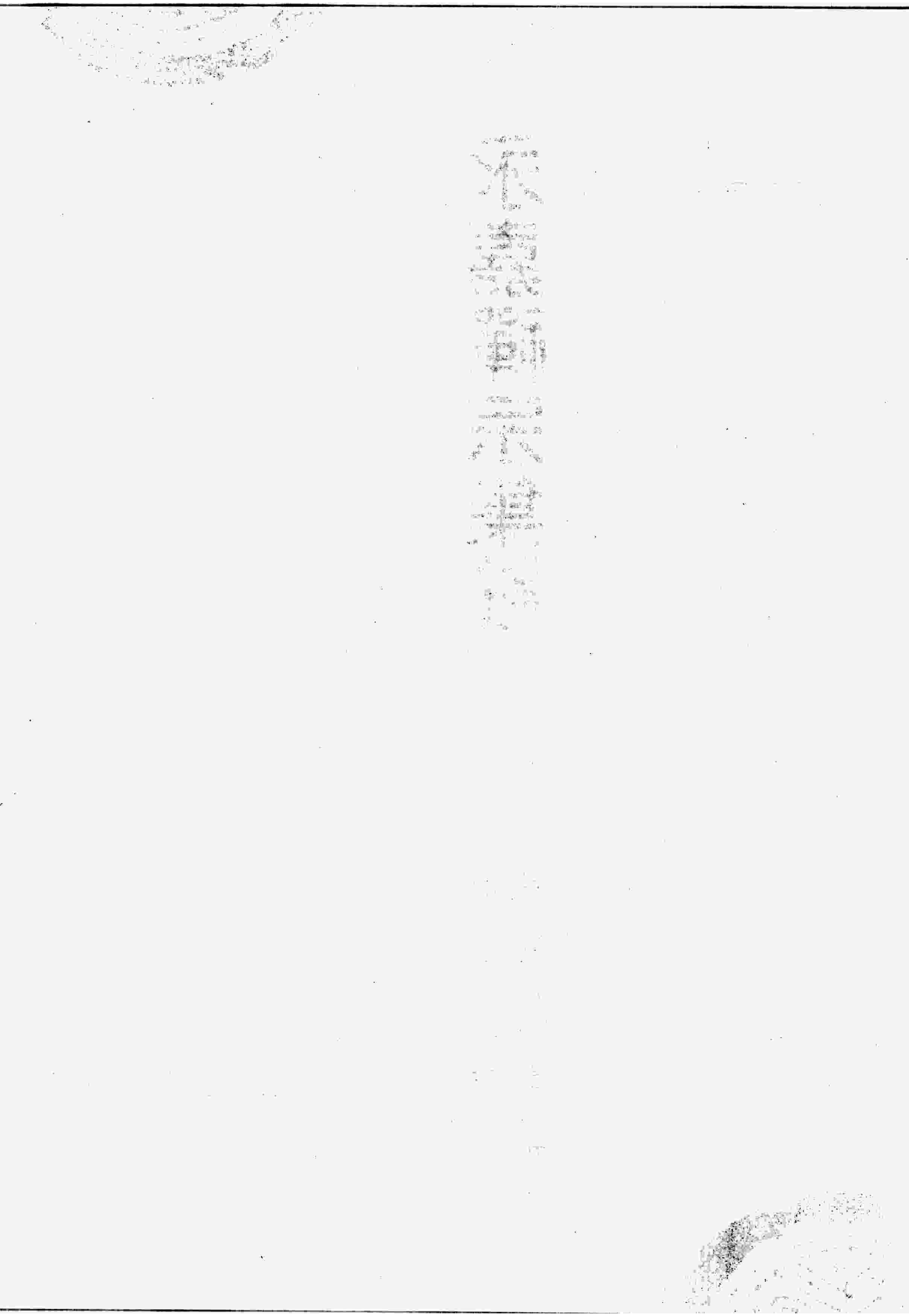
禪宗永嘉集○終



永嘉禪宗集註

唐・元覺　撰
明・傳燈　重編并註





永嘉禪宗集註序

噫甚矣哉。含生昏動之爲病也。日則擾擾以勞其神。夜則蠢蠢以蔽其靈。譬鉛槧以割泥。泥無所成。而槧就日損。醇醪以解酲。酲無所解。而明就日蒙。旣以生生而漸就其死。亦以死死而轉勞其生。三界輪迴。何時已矣。六道昇沉。無日暫停。言之實增太息。思之誠可流涕者矣。將受形于宇宙。稟質于陰陽。隨氣運之開闔。逐歲時之迎將。故日往暮來。天地之一大昏動

也春生冬藏陰陽之一大昏動也出作入息人身之一大昏動也晝醒夜眠此心之一大昏動也乍憶乍忘刹那之一大昏動也慨人生以暮夜之小死博重泉之大睡以晨興之小生致將來之勞生噫昏動之勞于生不亦甚乎哉然而果天地陰陽之使我其然耶抑吾性覺妙明之使天地陰陽其然耶苟先本而後末則吾將宗之楞嚴矣經曰性覺必明妄爲明覺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色雜妄想想相爲身

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則先性靈而後天地矣苟先末而後本則吾又將宗諸中庸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宋儒又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則先天地而後性靈矣苟將謀其合而同之會而歸之則必又有乎所指中庸則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楞嚴則曰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生育銷殞旨雖不同先本後末其歸一揆第世人昧之弗覺迷而忘反不爲之苦而反爲之

樂不爲之病而反爲之藥且曰道在其中其如煩惱生死何道不終否過億萬斯年而有大覺聖人者出生天竺國號釋迦文脩行曠劫道成一生其爲法身也含裹十虛其爲智慧也亘通三際復明靜以爲其體起醒寂以爲其用揭慧照于昏衢長夜不能翳其明回寂定于塵網萬物不能擾其淸天地之所不能覆載陰陽之所不能遷移往哲所謂能天能地能陰能陽能爲萬物宰不逐四時凋不徒空譚其理實能

克復其本、亦唯佛而已矣、或繇是以放光動地、由是而絕跡潛神、由是而靈鷲雷音、繇是而摩竭掩室、以說以默、即體即用、莫非弘揚定慧之宗、闡明止觀之法、葢藥緣病生、神因藥返、既以惺寂而治其昏動、又以定慧而復其明靜、雖千佛而不能異其因、羣聖而不能殊其致者矣、自靈山授記、霜樹潛輝、道逐緣興、燈傳迦葉、十三傳而至龍樹、二十三傳而至師子、龍樹者、法中香象、人中大龍、既以智度闡般若之宗、復

用中論傳智度之旨論度淮河慧文穎悟遙宗龍樹創爲心宗以是而傳于南嶽嶽七年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以是而傳于天台天台靈山夙聞大蘇妙悟以無礙智縱辯宣揚己宗法華而爲之教更闡止觀以爲之行解行兩善目足兼美讚者曰智者具八相以成道人稱爲東土小釋迦止觀立十法以爲乘義合乎西天大佛頂洵實德也豈虛語哉天台傳章安章安傳法華法華傳天宮天宮則眞覺大師之所

承嗣者也。師從止觀悟入。淨名旁通。南印曹溪。師資道合。則此集者。乃大師還甌江時之所譔所述。以明授受之際。心宗的旨。是以一言三復。諄諄止觀。其所發明。亦可謂之詳矣。於戲。夫性以不二爲宗。心以無差爲旨。此禪教之所公共者也。果離教而有禪耶。離禪而有教耶。淨名曰。無離文字以說解脫。仁王曰。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合是二說。余將進之以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矣。然而道猶水也。傳猶流也。始

38 卌

則合而未離吾將質之釋迦同耶異耶中則離而未合吾將質之諸禪教得道諸祖同耶異耶末則離而復合異而歸同吾又將質諸眞覺大師之爲是集矣余謂徵此集則禪教始終而不合徵此旨則如來心宗卒不明然則異之者迹也同之者本也迷之則執跡以忘本悟之則得本而略迹本迹兼泯禪教兩融余又將質諸永明大師之宗鏡矣玆因注次序而原之讀者請去跡以求本則止觀之道得矣馬僧摩正

眼居士永嘉之繼起者也意謂微余天台雲仍莫能盡大師止觀之旨故不遠致書索余注出其用意亦可謂之勤矣并志其所由來庶了知是注之顛末云

皇明天啟二年歲次壬戌孟秋哉生明天台山幽谿沙門傳天台教觀遠孫傳燈著于楞嚴壇之東方不瞬堂

[illegible]

永嘉禪宗集註卷上

明天台山幽溪沙門傳燈重編幷註

題目五字。應從正安。先人後法。稱爲永嘉禪宗集。如天台止觀之類。舊集者。先法後人。蓋倒置也。永嘉。則大師所生之地。乃以處而彰人。禪宗。則大師所說之法。乃以度無極而爲旨。梵語禪那。此翻靜慮。亦云思惟修。名當六度之一。體爲萬行之都。蓋禪那屬定。般若屬慧。此約法相差別而言之也。郞定而未嘗不慧。卽慧而未嘗不定。此約體性無差而言之也。如下文明奢摩他當定而兼言寂照。有曰。寂寂惺惺是。無記寂寂非。非定卽慧乎。例毘婆舍那。當慧優畢叉。當止觀等。莫不寂照雙融。止觀互用。正以定體融通。止卽是觀。是以一部言詮。友以修法。莫不雙宗定慧。及以靜明。爲見性之所宗。

38冊

成佛之所主。釋迦如來四十九年究竟指歸。歸乎此也。南嶽天台。祖祖相傳。傳乎此也。眞覺大師大宮悟入。悟入乎此也。南往曹溪以求印可。印可乎此也。洎歸東甌。利益道俗之所演說。演說乎此也。從玆悟入。是爲圓頓上乘。異此修行。是爲小乘外道。末世行人。可不崇諸。

唐永嘉沙門元覺撰

唐者國號。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昭於周世封唐公。淵襲封唐公爵。隋末起兵。受恭帝禪。以土德王天下。建都長安。國號大唐。師生於太宗朝。歿於睿宗朝。爲天宮之弟子。與左溪朗公東陽策公同師。永嘉郡名。漢稱東甌。晉改永嘉。宋元皆稱溫州。以其地多溫和故名。至今東有溫嶺。西有溫溪。皆永嘉屬境。沙門梵語。具

云娑迦懣那。今略云沙門。出家之士。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癡。所謂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師字元覺。謚眞覺大師。姓戴氏。帆遊人。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因左溪朗公激勵。遂與東陽元策禪師同詣曹溪見六祖。其問答機緣。具楊文公億所述行狀。觀其逞辯機警。雖曰印可於曹溪。實悟入於天宮。故其所述法門。一依三觀。池深花大。益可知矣。師有妹名元機。亦出家悟道。

傳載傳燈錄。

○釋此集文。大分爲二。初總標十章。二別明十義。先釋總標十章爲二。先正其集者。安次訛謬次重爲編輯次第解釋。安次訛謬者。此書必是大師生前散稿。或撰述未竟之文。而魏靜士人。惜其散花滿前。乃爲貫之集之。旣無隋宮剪裁之巧手。復乏竇氏迴文之奇思。多以優曇。雜彼牽牛。遂使僞董

受記之因。翻糅天熱報直之筆。觀者惜之。今以兩書之式。正其編次不穩。一乾竺眞丹諸師造論。必以皈命三寶偈而爲其首。如智論觀心論。是其例也。今反以皈命三寶偈居於第十。一不可也。一此集所宗。皆本止觀。止觀五略。以發大心爲首。次則繼之以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網歸大處。今以發宏誓願搠大心居於其末。二不可也。一以止觀十章勘之。則此集慕道志儀事師儀則。皆止觀第六二十五方便中具五緣中之事。戒憍奢當呵五欲棄五蓋中之事。淨三業當行五事之一事。今皆列於首而不明修禪大意。三不可也。又以止觀十乘往勘。則第一宜觀理境。以融其心。然後發心以廓其懷。方可加功以修止觀。今則置事理不二於第八。四不可也。三乘漸次則在止觀十大章中。明偏圓辨權實之事。今置之於第七。五不可也。況將勸友入書不急之文。冗於集中。以貽直友之玷。俾其美

玉終累纖瑕。六不可也。然此書自唐至今。歷千餘年。業已刻入大藏。而爲古今諸賢所向。肆余檮杌區區何人。敢吹毛以求疵。示瑕奪璧。取怒於按劍而起者之所諱。第因註次。筆爲之留。實流通之一壅。今則退勸友八書而別置。裂發願文爲二。一爲皈命三寶。二爲發宏誓願。其餘進退。各有攸存。不盈不虛。無欠無餘。類中天之滿月。大海之摩尼。何必入春池而競執瓦礫。入古井以挽蟾蜍。即以此質諸眞覺大師。亦必於常寂光中而爲之首肯也。

大章分爲十門。皈敬三寶第一。發宏誓願第二。親近師友第三。衣食誡警第四。淨修三業第五。三乘漸次第六。事理不二第七。簡示偏圓第八。正修止觀第九。

觀心十門第十。

皈命三寶第一者。西乾震旦。古今耆宿。凡欲造論作疏。悉先皈敬三寶。以求顯被冥加。庶無紕繆。故居第一也。第二發宏誓願者。夫行非願莫要。願非行不導。況菩薩萬行。在自他而兼利。苟無誓願。不能要制其心。故居第二也。第三親近師友者。夫道非說不明。說非師莫授。兼之師模匠成法器。善知識者。爲得道全因緣。故居第三也。衣食誡警第四者。夫衣以蔽形。食以充腹。有待之軀。所不能廢。然須遠離四邪五邪。明知八穢八淨。然後樊籠可越。涅槃可冀。故居第四也。第五淨修三業者。身口意三業。雖迺清昇之基址。亦爲沉墜之階梯。苟非清淨以修持。何能軌邪而入正。故居第五也。第六三乘漸次第七事理不二。第八簡示偏圓。第九正修止觀者。夫行非理不成。理非教不立。以由教有頓

漸。是故理別偏圓。然而頓非漸不顯。漸非頓不融始明三乘漸次之階。終悟一乘圓頓之理。然後妙解可成。妙行可立。第觀依諦顯。諦因德彰。迷三德者三惑以之紛紜。悟三諦者三觀由之法爾。其體本自非縱非橫。厥修出來不並不別。苟得一而失二。則圓伊之體乖。或爲彼而執此。則惡叉之惑聚。又烏足以稱圓修哉。故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相繼以明教理行也。第十觀心十門者。此則重蒐理路再闡修門。俾三德圓融之性。究竟以全彰。三觀明妙之修。終窮而畢顯。至於語其相應。皆果地微妙之證。及於妙契元源。乃大士寰中之秘。以此而結束一書之大旨。斷斷乎宜居乎後也。

皈敬三寶第一

稽首圓滿徧知覺。寂靜平等本眞源。相好嚴特非有

無慧明普照微塵剎。

梵語佛陀耶。此云覺者。此中皈命具明三身。初圓滿徧知覺者。報身也。梵語盧舍那。此云光明徧照。迺屬般若修成智身。徧法界中無所不覺。無所不知。此身居實報莊嚴自受用土。約三諦言之屬眞諦。三觀言之屬空觀。今欲伸明奢摩他空觀之旨故先皈命以求加護也。次寂靜平等本眞源者法身也。梵語毘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本來淸淨。故云寂靜。生佛無殊。色心不二。故云平等。爲迷悟之根本。生佛之眞依。故云本眞源。乃屬法身本有。論知覺徧滿與報身不異。第讓報智以爲能成此之法身乃是所證。故天台大師明衆生理卽佛云此是圓智圓覺。諸法徧一切處無不明了。以是而知豈有別體。全修在性。斯之謂歟。此身居常寂光土。三諦言之屬中道第一義諦。三觀言之屬中觀。今

欲伸明優畢又中觀之旨故先皈命以求冥加也
相好嚴特非有無者應身也梵語釋迦牟尼此云
能仁寂默所謂千百億應身釋迦牟尼佛是也有
二種一勝應二劣應勝應如華嚴千丈之身劣應
如鹿苑丈六之身此之二應皆以相好莊嚴千丈
則奇特丈六則同常然有隱劣而現勝者華嚴是
也隱勝而現劣者鹿苑是也有卽劣而卽勝者靈
山會機龍女所見是也卽勝而卽劣華嚴聲聞所
見是也今文所讚旣非有無又慧明普照正約中
道法身與報智合而爲其本悉類藥師巍巍堂堂
淨名須彌山王顯於大海故曰相好嚴特非有無
迺屬解脫當有此身下應三土應實報屬他受用
身亦稱勝應應方便有餘土屬勝應應同居土屬
劣應此亦一往再往言之三土之應皆有勝劣但
是一身隨機感見不同爾三諦言之屬俗諦三觀
言之屬假觀今欲伸明毘婆舍那假觀之旨故先

皈命以求
冥加也。

稽首湛然眞妙覺。甚深十二修多羅非文非字非言詮。一音隨類皆明了。

梵語達摩。此翻爲法。法有二種。一所詮。卽湛然眞妙覺。二能詮。卽甚深十二修多羅。此之二種。皆有可軌之義。故俱稱法。所詮有可軌之義。卽諸法之性。爲法身德。能詮有可軌之義。卽語言文字。能詮諸法之性。爲文身句身。諸佛因地。莫不軌之以成正覺。故曰。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非文非字非言詮。此讚能詮。離文字。卽是所詮。法性。卽文字而離文字。淨名謂無離文字而說解脫。故一音隨類皆明了者。此讚佛說法音聲微妙。稱適人心。一音殊解。各各不同。淨名所謂佛以

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以三德言之。乃屬法身德。上之佛寶屬般若德。雖是一德。一必具三。當體清淨照明。無諸惑染。故如是三德是爲所照。三諦之境上佛寶是爲能照三觀之智。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此之謂歟。今欲明一心三觀妙智。故先皈命一境三諦之寶。以求冥加也。

稽首清淨諸賢聖。十方和合應眞僧。執持禁戒無有違。振錫攜瓶利含識。

梵語僧伽耶。此翻和合衆。一理和謂見諦已上。身雖各異。所證理同。二事和謂四人已上。同一說戒羯磨。然有菩薩僧。聲聞僧。自等覺已還菩薩僧也。四果已還。聲聞僧也。此別相僧寶也。若一體三寶則佛名曰覺。卽上所皈之佛寶。法名不覺。卽上所皈之法寶。僧名和合。卽今所皈之僧寶。此之三寶

約舉一即三言之。則前佛寶中。報身爲佛寶。佛名爲覺。故法身爲法寶。法名不覺。故應身爲僧寶。僧名和合。功德和法身。處處應現往。故此佛寶中一體三寶也。第二法寶中。俗諦爲法寶。性爲妙假。本來具足。故眞諦爲佛寶。眞能泯俗。無有汚染。故中諦爲僧寶。中能融通二邊。使和合。故此法寶中一體三寶也。第三僧寶中。華嚴以統理大衆爲僧寶。是則統理。理和爲佛寶。統事。事和爲法寶。統事即理。統理即事爲僧寶。此僧寶中。一體三寶也。今欲伸明一體之三德。一境之三諦。一觀之三觀。故先皈命以求冥加。庶幾所說契理契機也。

發宏誓願第二

卵生胎生及濕化。有色無色想非想。非有非無想雜

類。六道輪迴不暫停。我今稽首歸三寶普爲衆生發道心羣生沉淪苦海中願因諸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宏誓濟含靈。化力自在度無窮恆沙衆生成正覺。

此十二句偈。正發四宏誓願。所謂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數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是也。此四誓願。依四諦境。不外慈能與樂。悲能拔苦。今文雖云四生六道。輪迴三界。不得暫停。爲之皈命三寶。仗慈悲方便之力。以拔苦諦之果。然果由因克。是故欲拔苦果。先須爲除苦因。卽收得衆生誓度。煩惱誓斷兩願。不捨宏誓濟含靈。化力自在度無窮。恆沙衆生成正覺三句。卽佛道

無上誓願成一願。然欲與樂果。亦須教其先修樂因。卽收得法門誓學佛道誓成兩願。又四諦隨四教。進否不同。下文既依無作道諦。以明三種止觀。是則此願。迺依圓教無作四諦境而發也。既知此已。下去所發。悉以四諦四宏而往判之。或全或闕莫不中規中矩。又上之四宏。則己他兼盡。下去所發則先爲己而後爲人。亦莫非四宏中之事也。

說此偈已。我復稽首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

前已皈敬。今復皈依。表己慇懃。有所憑仗。蓋三界苦海。惟有三寶可作舟航。自度度人。法皆具足。故下所發願。先自爲後爲人。自爲爲中。

先誓勤求無上菩提。志無退轉。

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

勤求不退如釋迦先世爲慈心童女發心欲往大海採如意珠以濟貧苦其母愛念不與之去臨行母抱女足女固强去因傷母之一髮母然後放之去至大海地獄相現有熱鐵輪從空而下以燒其頭女發願云世間衆生一切衆苦皆集我頂我皆代之受苦發是願已鐵輪自滅故有偈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退失菩提心求道之志當如是也

未得道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天正命盡時不見惡相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痛苦心不散亂正慧明了。

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神鬼。一切雜形。皆悉不受。

未得道前其位甚寬。今且以未斷見思煩惱。未出分段生死之前。不免有三界生死。六道輪迴。於六道中惟人道中可以修菩提大道。故發願生生不經中陰。世世不入三途。與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受。裴學士所謂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惟人道為能爾。然雖立志如此。其如受生有隔陰之昏。是以必先願無橫病不中夭。正命盡。不惡相。無恐怖顛倒。無病苦散亂。正慧明了。庶陰境不現前。則無瞥爾隨他去事也。

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

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瘖瘂。凡是可惡。畢竟不生。

六道之中。人身最是難得。修行菩提。又須三業本無惡而惟善。常滅惡而生善。長得人身。聰明正直。此本無惡而惟善也。不生惡國。則不爲惡之所牽也。不値惡王。則不爲惡之所使也。不生邊地。無邪見之黨也。不受貧苦。無造惡之因也。奴婢女形。乃至盲聾瘖瘂。凡是可惡。畢竟不生。無惡業之報。斷出家之障也。

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

前明本無惡。此言惟有善。經云。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信心難發。六根難具。既端正而香潔。復無垢而清淨。然後可爲出家之具。受道之器矣。

志意和雅。身心安靜。不貪嗔癡。三毒永斷。不造衆惡恆思諸善。

此去皆言常滅惡而生善。志意和雅下五句。明常滅惡。恆思諸善一句。明常生善。

不作王臣。不爲使命。不願榮飾。安貧度世。

王臣雖貴。無出家之志。故不願作。昔一士夫問祖師云。下官也好出家否。對曰。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故知出家非易事也。使命能招便佞之過。亦不願作。榮飾雖美。生貪戀之心。故不

願求前言不受貧苦。今言安貧度世者。夫貧者士之常。君子固窮。正爲入道之助。故能安貧而入道。小人窮斯濫矣。反爲衣食之累。而無遠圖之志。古人云。克不克在乎己。可不可亦不在乎物。正此謂也。

少欲知足。不長畜積。衣食供身。不行偷盜。不殺衆生。不噉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

經云。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猶不稱意。學道之士。衣足蔽形。食足充腹而已。蓅長蓄積。則多求無厭。多求無厭。則必行偷盜。至於殺衆生。噉魚肉。夭傷物命。鮮弗從不知足中來。然而學道之士。不獨不殺不噉。兼須視物我而無異。以慈悲而攝受。既已愛之。又當敬之。愛之

則爲我之悲田。敬之則爲我之敬田。悲田普則人畜同養。敬田普則生佛等觀。斯宏曠濟之懷。以入至道之漸。

性行柔軟。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

性行柔軟。則常柔和善順而不卒暴。此爲杜過之源。故法華云。住忍辱地。忍辱得地。則辱不能入。雖卽入之。而我己有其地。不致於卒暴。所謂造次必於是也。求人過者。非唯不見己過。而必掩人之善也。不見己過。則己之過日增。掩人之善。則己之善日損矣。稱己之善者。不唯自伐己善。而必覆己之惡也。自伐己善。則己之善日損。掩己之過。則己之過日增矣。此爲杜惡之源。生善之漸。故大師致意

言之必期不與物諍。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而惡斯斷。而善斯生也。

他物不悕。自財不吝。不樂侵暴。恆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下。

不悕他物。斷貪之本也。自財不吝。破慳之根也。不樂侵暴。絕欲之由也。恆懷質直。杜邪之漸也。心不卒暴。遠怒之因也。常樂謙下。來善之都也。果能如是。則何惡而不斷。何善而不生乎。

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諂曲。三業清淨。

此總結成斷惡生善之處。不出身口意三業。三業淨。則爲十善功德叢林。三業染。則爲十惡罪業淵藪。順之逆之。由乎人。

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杖鈎鎖。刀鎗箭槊。猛獸毒蟲。墮峰溺水。火燒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巖頹。堂崩棟朽。撾打怖畏。趂逐圍繞。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枉鉤牽。凡諸難事。一切不受。

三災八難。皆惡業之所招。既無惡業。則何難之有。雖此生之不造。慮宿對之未消。願三寶力。冥加顯被。使一切不受。庶不爲行道之障也。

惡鬼飛災。天行毒厲。邪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窮嶽。居上樹神。凡是靈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

悉相覆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

上願一切不受直遠之而已今願聞名覩形發心擁護又將誘之以善誨之以道若自若他俱登彼岸斯滿菩薩之僧那也

四大康健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生斷見不著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巳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切衆生同爲善友

此願遠離邪魔常歸正道於人道中未出家時生生如是處處皆然

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眞出家。爲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鉢盂。道心堅固。不生憍慢。

此大師之正願也。苟不修菩提大道則已。若欲修之。非出家不可。蓋出家爲沙門。乃超塵之初步。入道之初門。預三寶之正流。登六度之法艦。第所生之處。不得值佛聞法。則不知有出家之勝。苟非童眞出家。又不得爲淸淨之僧。旣出家已。須爲和合無諍之僧。持律淸淨之士。故願身不離衣食不離鉢。則一生戒律無虧。定慧重樓有址。兼之道心堅固。不生憍慢。堅如金剛。屈如橋梁。剛柔相濟。則無所入而不自得矣。

敬重三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

勤行六度。讀誦大乘。

此及下文。皆言出家後所修之行。第一須敬重三寶。良祐福田。所依憑故。第二須常修梵行。進趣淸淨。不爲塵染故。第三須親近明師。隨善知識開化導達。見佛聞法故。第四須深信正法。直道而行。無邪僻故。第五須勤行六度。於六生死海。度六無極故。第六須讀誦大乘。通達圓理。能運出三界故。

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聲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回助菩提。

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以禮敬諸佛爲首。次以廣修供養。則行道禮拜種種供養。莫非其事。至以回助

菩提。則第十普皆回向之事。舉其首尾。中間諸願。應亦該之。

思惟了義志樂閒靜。淸素寂默不愛喧擾。不樂羣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

此爲正修誓願。思惟了義。則以開解爲本。志樂閒靜五句。即具五緣中閒居靜處也。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即正修止觀法門也。

六通具足化度衆生。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

上種種願。皆法門誓學。六通具足。化度衆生。即衆生誓度。令正直圓明。志成佛道即佛道誓成。煩惱

誓斷。亦在其中。故知誓願雖多。舉不外乎四宏誓
若願不依四。其願則狂。總不發願。又墮於愚。與其
愚也寧狂。改其狂也歸正。則菩薩之志
成。六度之行修。佛果菩提可希覬矣。

願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及風輪。天上
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衆生共。
盡於微塵劫。不惟一衆生。隨我有善根。普皆充熏飾。

此以發願功德。復發願之回己向他。與
衆生共。正顯大師之願。普菩薩之誓成。

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
餓鬼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

畜生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
天人阿修羅恆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僧
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無修多羅
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聖衆不捨本慈悲攝受羣生類

大師之願本在度生願雖立而行未塡行雖塡而惑未盡惑未盡而道未成道未成而舟未固以未完不固之舟濟多人於惡海自他俱溺其理必然此天台之深誡固大師之深鑒但衆生受苦爾時方盛而度生之心急自力未暇須仰他力惟三寶爲世舟航爲病良藥故亟稱名以求速救

盡空諸含識皈依佛法僧離苦出三塗疾得超三界

各發菩提心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
先得菩提時誓願相度脫。

自願皈依三寶以求度脫衆生又不若願彼各各自皈三寶其度脫者易蓋一體三寶含生本具因無始無明迷而不自覺知自不覺知則迷佛寶不覺本有則迷法寶始本離而不合則迷僧寶迷頭逐影捨父逃逝輪迴六道無有已時故無父無家無依無歸今願盡空含識各各皈依三寶祇欲其悟本有一體三寶爲皈爲依爲救爲護故曰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不墮傍生實自他之力而等持始本二覺而一合方爲眞皈依三寶者也。

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修戒定慧南無佛法僧

普願諸衆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

頂禮佛法僧。願早成正覺。

此中發願。寓三種回向。我行道禮拜等者。因也。悉皆成佛道者。果也。卽回因向果。又我行道禮拜等自也。普願諸衆生悉皆成佛道。他也。卽回自向他。又我行道禮拜等。卽事也。悉皆成佛道。卽理也。卽回事向理。因非果不竟。自非他不普。事非理不融。三者圓滿。菩薩行成。是故發願。畢竟獲之。又如是之願。願中有行。行願相依。不豐不孤。居正修之先爲發行之始矣。

親近師友第三

先觀三界。生厭離故。

凡欲出三界之家。須生厭離之心。欲生厭離之心。須觀無安之境。如火宅喻。頭爲殿兮腹爲堂。背爲舍兮皆無常。高而且危兮苦無央。柱根摧朽命不長。意識綱維爲棟梁。諸苦所壞亦堪傷。過去行業基陛將衰老頹毁何可當。四大和合如壁墻。圮坼崩壞時分張。泥塗阤落皮膚瘍。覆苫亂墜毛髮黃。椽梠差脫支節僵。周障屈曲識惆悵。雜穢充徧非潔香。鵄梟鵰鷲慢使長。烏鵲鳩鴿憍使强。蚖蛇蝮蝎瞋揚揚。蜈蚣蚰蜒恚堂堂。守宮百足癡不良。鼬狸鼷鼠無明塲。諸惡蟲輩何攘攘。交横馳走亦茫茫。屎尿臭處四倒邦。不淨流溢喻多方。蜣蜋諸蟲集其上。不淨計淨明其臟。亦有野干及狐狼。咀嚼踐踏死屍傍。貪心引物向於己。不以道理同其鄉。羣狗競來相搏撮。飢羸求食心慞惶。積聚五塵不知止。有力之貪胡强梁。鬬諍摣掣嘊喍吠。人之疑惑亦非良。處處魑魅魍魎鬼。利使如此生著長。夜

叉惡鬼噉人肉。毒蟲之屬亦復喧。撥無善因并惡果。一齊剗卻胡跳踉。諸惡禽獸孳乳生。各自藏護深隄防。夜叉競來爭取食。惡心轉熾聲洋洋。邪見撥無善與惡。因果并破同其行。鳩槃茶鬼蹲土埵。離地一二尺遊行。縱逸嬉戲捉狗足。撲之取樂令聲喪。外道生天有如此。彌戾車見或低昂。復有諸鬼身長大。躶形黑瘦住其央。發大惡聲呼求食。眾生身見亦不祥。豎窮橫偏喻大長。復有諸鬼針細吭。腹大如山餒其腸。無想涅槃危如此。斷常二執互相妨頭髮鬔亂殊兇險。飢餓所逼業報償。諸見回轉初不定。彼此相破攻疆埸。夜叉餓鬼諸惡獸。飢急四向窺牖窗。邪慧觀察執四句。恐畏諸難何可量。火宅火起四面熾。棟梁椽柱爆聲彰。摧折墮落可哀傷。墻壁崩倒豈久常。生老病死苦如是。諸子不覺喜揚揚。長者悲之設津梁。誘以三車出門外。等賜大車眞法王。三乘漸次非究竟。事理不二

法斯艮厭苦欣樂修三觀。乘是寶乘遊四方。

次親善友求出路故。次朝哺問訊存禮數故。次審乖適如何明侍養故。次問何所作爲明親承事故。次瞻仰無怠生殷重故。次數決心要爲正修故。次隨解呈簡爲識邪正故。次驗氣力知生熟故。次見病生疑堪進妙藥故。委的審思求諦當故。日夜精勤恐緣差故專心一行爲成業故。忘身爲法爲知恩故。

此章不出兩意。一觀三界生厭離。一親善友求出路。於親善友中。有顯是。有簡非。於顯是中。故有十

三者初親善友一句爲總餘十二句爲別以無非親善友求出路事故也朝晡問訊存禮數者且言襲以人間如子事父之常數故曰存禮數故次審乖適如何明侍養故者正言弟子侍師之實事即晨昏定省如古人問師之儀云少病少惱不四大調和不種種方法沙彌律儀皆有成範至於調和飮食添退衣衾又皆弟子所當盡心者也次問何所作爲明親承事故者弟子事師必有所作奉命而行斯無乖戾如釋迦之事提婆採薪及果蓏隨時恭敬與是其式也次瞻仰無怠生殷重故者前三皆瞻仰之事若生懈怠則心不殷重心不殷重則道心不切何能決心要以爲正修故須守之不怠次數決心要爲正修故者上明事師皆爲決心要爲正修而設故明事師畢乃繼之此所謂心存妙法故身心無懈倦是也夫正修者行決心要者解解猶有目行猶有足目足相假能到凉池故數

決心要爲正修而設也。今人則曰行而已矣。解奚以爲。何異無目而行。曰。吾善知通塞。未之許也。又曰。悟解足矣。行奚以爲。何異有目無足。曰。吾已登寶渚。未之可也。故華嚴有說行之誠。大論有目足之譬。奇語圓修。無墜單隻。次隨解呈簡。爲識邪正故者。夫心由師決。解憑己進。一音異解。得悟隨機。苟不將己解決擇於師家。何以知吾契合於佛旨。故須將解呈師。以請料揀。正則存之。邪則去之。圓宜修。而偏宜已。庶不負出家事師之志也。次驗圓修。知生熟故者。旣識邪正偏圓。又能依解造行。行之氣力復須驗之於師。所言氣力者。有氣而後有力。如種子入地。得其氣而能生力也。然而未有枝葉先必生根。故法門有五根之喻。有根而後能生力。抽莖破地。生枝布葉。開花結實。其間生耶熟耶。間諸老圃。乃能知之。學道亦然。寂有力。而爲得地之氣。照有力。而有出土之功。苟寂爲昏奪。照被動

移。善種腐爛之不暇。又何能生五根。得五力。開七覺花。結八正果乎。故須請師驗其氣力之生熟。庶不致於焦敗也。次見病生疑。堪進妙藥故者。先已請師驗其生熟。生則有病。或因病而生疑。則應治以法藥。疑則破之以生信。寂而致昏以照起之。照而生動以寂養之。蓋止爲伏結之初門。觀爲斷惑之正要。止乃愛養心識之善資。觀爲策發神解之妙術。正以心病雖多。不出昏動。法藥雖衆。不出止觀。下文云。寂寂多。則易生昏睡。惺惺多。則易生妄想。寂寂惺惺是。則不生昏睡。惺惺寂寂是。則不生亂想。正此謂也。次委的審思求諦當故者。上已呈解驗力。請施法藥。次當自已委的審思。必求所修道業。一歸於諦當。非則照而成是。是則寂以成種種成。然後生五根。成五力。破五障。人於三解脫門也。日夜精勤。恐緣差故者。上雖破非成是。又不可雜而弗精。住而弗前。人於塵勞。異路差緣。使中道

而行半途而廢。專心一行爲成業故者。凡道貴一而忌諸。心貴精而忌雜。若諸若雜。則止觀之業不成。昏動之病日長。塵勞之門何由可闢。三界之家何由可出耶。忘身爲法。爲知恩故者。夫塵勞之徒。身重而法輕。以無出塵之志故。學道之士。道重而身輕。以有爲法之心故。知恩者。必忘身而爲法。不知恩者。必忘法而重身。蓋師所說法。乃佛祖之心宗。含生之妙性。淸淨法身由之以生。般若慧命因之以長。恩過生身父母。德重天命至親。故恩宜知而法宜重也。第師有多種。解行證全者上也。有解行而無果證者中也。有解而無行證者下也。苟有行而無慧解。此下之又下者也。弟子之求師也。苟不獲上中之師。則與其行也寧解。蓋行在師而不預己。解在己而正在師。如弊帛裏黃金。不以帛弊棄金而不取。事師亦然。不以師之涼德而不取解也。正以澆漓之世。以解求師可必也。解行全而求

師難可必也。故雪山大士。爲半偈捨全身以事羅刹。帝釋天主。爲佛法折慢幢而禮野干。古人爲法尊師。忘身報恩如此。後世有志於大道者。宜以此爲龜鑑焉。

如其信力輕微。意無專志。麤行淺解。泛漾隨機。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則依無息念。旣非動靜之等觀。則順有無之得失。然道不退階。隨功涉位耳。

前文顯是。此則簡非。如其信力輕微。意無專志。非但事師無禮。亦乃學道不專。是故其生解也淺。其進行也麤。麤緣對境。則泛漾逐流。攝念觀心。則隨機起妄。機者微也。動之初也。言其生心動念。都無制伏之方。故云泛漾隨機。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則依無息念者。正因麤行淺解泛漾隨機。故觸着

衆事則因事而生心此法生故種種心生也緣於空無則依無而息念此法滅故種種心滅也正以心無主政逐境隨流生心非無住而生息念非知幻而息無住而生則先能達境本空然後依空而生心行度知幻而息則先能知法如幻然後以幻而息滅諸念所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非漸次乃動靜而等觀有無而兼至尙何是非得失能潛踪於其間哉末句結云然道不涙階隨功涉位者此又誡其勿生上慢無爲退屈以理卽事故而階差宛爾事卽理故而生佛泯然泯然故衆生卽佛也宛爾故非證莫階也故能了天台六卽而修也則圓融卽行布行布卽圓融之道可挈而行之無不中規中矩矣

衣食誡警第四

衣食由來長養栽種墾土掘地鹽煮蠶蛾成熟施爲損傷物命令他受死資給自身但畏飢寒不觀死苦殺他活己痛哉可傷兼用農功積力深厚何獨含靈致命亦乃信施難消雖復出家何德之有

此中先言衣食爲功過之由若以之資助色身而入道則爲功以之恣縱四大而造業則爲過葢衣多長養而成故鹽煮蠶蛾食多栽種而就故墾土掘地墾土掘地則悞傷物命鹽煮蠶蛾則故殺衆生故成熟施爲損傷物命令他受死資給自身此言其過處下則正寓誡警故曰但畏飢寒不觀死苦殺他活己痛哉可傷石壁云自慮飢寒飽求衣食而無慚媿悲損含靈教誡經云若無慚者與諸

禽獸而無有異。又不惟此也。兼用農功。積力深厚。是則此衣此食。皆出於農夫血汗。檀越脂膏。苟無道力。何以克當。故曰何獨含靈致命。亦迺信施難消。若其如此。則雖復出家。何德之有。言及於此。豈不痛心。故毘尼母論云。受人信施。不如法用。放逸其心。廢修道業。入三途中。受重苦報。

噫。夫欲出超三界。未有絕塵之行。徒爲男子之身。而無丈夫之志。但以終朝擾擾。竟夜昏昏。道德未修。衣食斯費。上乘宏道。下闕利生。中負四恩。誠以爲恥。故智人思之。寧有法死。不無法生。徒自癡迷。貴身賤法耳。

上已寄事誡警。今則激厲其志。故先歎噫。以爲發端。然後正以其辭。而激勵之。蓋凡言出家者。出三界家也。夫三界爲果。塵勞爲因。此所從來舊矣。今欲出此三界。非絕塵而不可。況出家乃丈夫之事。貴能割恩愛斷塵勞也。若但以塵勞擾擾而不息其妄。竟夜昏昏而不節其睡。道德未成衣食斯費。烏足爲男子之身。具丈夫之志哉。況出家之士。其所急者三。上宏佛道。下利衆生。中報四恩。苟於是而不務。而惟務財色名食睡。返而思之。誠以爲恥。能如是思。乃爲智人。則甯有法死。不無法生如佛世有二沙彌。同詣覲佛。道路遠涉。旣飢且渴。遇有蟲水。忘齎漉囊。一沙彌曰。甯守渴而死。不破戒以飮有蟲之水。一沙彌曰。甯破佛戒。苟全性命而得見佛。渴者死於道路。生者前往見佛。佛呵之曰。人以戒爲佛。不以見爲佛。汝破戒而見我。非眞見我也。彼守戒而見我。眞見我矣。蓋佛以五分和合而

爲法身。彼守戒沙彌。已見戒身。況爲五分重樓之基址。旣已堅固其戒基。則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皆當得之。然後可稱全見佛身也。末句結云。徒自迷癡。貴身賤法者。蓋言悟而生慧者。必貴法賤身。迷而墜癡者。乃貴身賤法耳。

淨修三業第五

貪瞋邪見意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口業。殺盜婬身業。夫欲志求大道者。必先淨修三業。

人生日用所有之業。惟三。曰身口意。猶如大地。因倒因起。若修三品十善。以之爲出世因。則因起也。以之爲三品十惡。則因倒也。故出塵之士。三業不可以不修。不可以不淨。不可以不階乎至淨也。

然後於四威儀中。漸次入道。乃至六根所對。隨緣了達。境智雙寂。冥乎妙旨。

前言淨修三業爲助行。此言四儀入道爲正修。正修之德不出境智。智爲能觀。境爲所觀。此之境智。又不外乎日用之間。六根所對。故止觀明陰入處界。楞嚴備二十五門。莫非其事。然正修之方。妙在隨緣了達。境智雙寂。此下文所明事理不二。三觀一心之旨。如是圓修。方契妙旨。

云何淸淨身業。深自思惟。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檢攝三愆。謂殺盜婬。

淨身業中。有別明總明。別總二文。皆有止善行善。於別明中。先殺次盜三婬。下文先言殺中止善。

慈悲撫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切含識。命無大小。等心愛護。蠢動蜎飛。無令毀損。

於身殺業。欲行止行二善。要先以慈悲撫育爲本。次以不傷物命爲行。水陸空行。此明物命所依之處廣也。一切含識。此言能依之物命衆也。命無大小。等心愛護。此擧護生之念等也。凡是蠢動蜎飛。一切無令毀損。乃止善之大者也。

危難之流。殷勤拔濟。方便救度。皆令解脫。

此明行善。謂不但不殺。兼能放生。危難之流。則所濟之境亦廣。凡是物命。不問人畜。但在危難。莫不殷勤而拔濟之。方便而救度之。皆令解脫。則有二意。一因解脫。卽贖其身命。卻放逍遙。二果解脫。卽

爲稱唱佛名。歸命說法。植了因種。命終生天。獲花報之樂。將來授記。得成佛之因。道人運心。志雖普廣。力有不及。量力而行。全之者上。如其不然。甯可虧於前業。不可缺於後事。蓋生誰無死。徒贖命則才免於一生。死有所因。獲聞名。則終超於永死故也。

於他財物。不與不取。乃至鬼神有主物。一針一草。終無故犯。

此盜業中。止善也。於他財物。不與不取。則所制之戒廣。乃至一針一草。終無故犯。則所限之物嚴。十誦律有六種盜心。謂苦切取。謂乞憐狀。輕慢取。有現威狀。以他名字取。謂我是善知識。觝突取。謂慢罵使伏己。受寄取。謂昏昧他寄附。出息取。謂以錢責人之息者。五分律有四種。謂諂心。曲心。瞋心。恐

怖心。四分律有十種。謂黑暗心。謂不知因果。邪心謂不識正理。曲戾心。謂諂附。恐怖心。謂恐失之。常有盜他物心。既言常有。則不問多寡。必欲盜耳。決定取。若以力強取。不問可否。寄物取。恐怖取。謂以言恐之。如談他地獄搖撼之事而取財。見便取。謂伺其可取之便而盜之。倚託取。謂假借權勢摩得伽論有三。強奪取。軟語取。施與還取。皆犯盜戒。

貧窮乞丐隨己所有。敬心施與。令彼安隱。不求恩報

此盜業中。行善也。謂不但不盜。兼能布施。然世出世間。其所行施同。所用心異。貧窮乞丐。隨己所有者與之。令彼安隱。則因彼悲田。成我大悲拔苦。大慈與樂之心也。敬心施與者。則能視彼悲田以等平敬田也。又不求恩報。則心無所住。不着三有。此其所以為出世間之施也。

作是思惟過去諸佛經無量劫行檀布施。象馬七珍。頭目髓腦。乃至身命捨而無慳。我今亦爾隨有施與。歡喜供養心無慳惜。

石壁云。思齊上聖。久而彌堅。瑜伽云。愚夫修少時。懈怠疑已久。聖經無量劫勤苦爲須臾。

於諸女色心無染著。

於婬業中。先明止善。於諸女色。先指欲境也。心無染着。誡弗生貪也。

凡夫顚倒爲欲所醉。躭荒迷亂不知其過。如捉花莖。不悟毒蛇。

此言愚人迷欲。因之起過。顚倒者。計不淨以爲淨。如以首而爲其尾也。爲慾所醉者。以色而爲酒。飮之不覺其醉。葢世間愚人。慾上又加之慾。躭荒迷亂。不知其過。如醉又加之酒。顚倒瞑眩。不覺其非。如捉花莖。不悟毒蛇者。喻上躭色不顧惡道。涅槃云。如妙花莖毒蛇纏之。譬如有人性愛花色。不見花莖毒蛇過患。

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豹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爲喻。銅柱鐵床。焦背爛腸。血肉糜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惟苦無樂。

前明愚人之相。今明智者之觀。卽以女人之口。爲毒蛇之口而螫人。卽以女人之手。爲熊豹之手而

傷命。即以女人之身。爲猛火熱鐵。抱之而燒人。又以女人之身。冷煖細滑之觸。以爲銅柱鐵床。焦爛糜潰於其身。何以故。居因則能敗國亡家。殞身喪命。致尫瘵虛勞等病。至果則爲地獄銅柱鐵床焦灼身體等報。能作如是觀者。則惟苦而無樂也。

革囊盛糞。膿血之聚。外假香塗。內惟臭穢。不淨流溢。蟲蛆住處。鮑肆厠孔。亦所不及。

前但假觀。此去實觀。革囊盛糞。指腸胃中之所有也。膿血之聚。指革囊中之所有也。外假香塗。藉以掩羞也。內惟臭穢。穢惡充實也。不淨流溢。彌藏彌露也。蟲蛆住處。與物同居也。鮑肆厠孔。亦所不及。極言人身之穢。雖鮑魚之肆。圊厠之孔。亦比之不及。昔一初果人。隔生中忘。婬欲熾盛。其婦不堪。家

常供養一聖僧。婦以所苦訴之。僧教曰。彼欲汝時第告之曰。須陀洹人當如是耶。婦依言道之。其人遂識宿命。厭欲心生。永絕女色。婦見久絕。復欲得之。其夫以一畫瓶滿中盛糞。封固其口。命婦寶持。而語之曰。汝能持此而弗失。即與如故。婦欣然執之。未久。失手迸流臭穢。夫問婦曰。此瓶汝昔愛否。對曰。實愛。今能愛否。對曰。昔所不知。故寶愛之。今已見之。不復愛也。夫曰。吾昔未悟。故與汝情愛彌篤。今已悟已。

不復愛也。

智者觀之。但見髮毛爪齒。薄皮厚皮。血肉汗淚涕唾膿脂筋脈腦膜。黃痰白痰。肝膽骨髓。肺脾腎胃。心膏膀胱。大腸小腸。生臟熟臟。屎尿臭處。如是等物。一一

非人。

人之所以貪欲者。執有人我故也。今以此身摩頂至踵。觀之中間所有。不過三十六物。質礙歸地。潤溼歸水。暖氣歸火。動搖歸風。始則聚之以爲身。終則散之以歸本。中間求之。一一非我。今者妄身。何者爲是。如是觀之。畢竟無身。旣無有身則假名爲人。與幻化等。男女皆幻。能所俱空。婬與婬者。畢竟何有。胡乃於虛空而搆惡業。致三途苦耶。

識風鼓擊妄生言語。詐爲親友其實怨妬。敗德障道爲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

此釋上文。或者之疑。疑者曰。此身空虛。若其無人。何以能言語相親善耶。故釋之曰。能言語者不過

最初託一念識心妄有緣氣於中積聚此識與父母己三之報風居於臍輪之下如爐鞲槖鑰鼓此識風以擊喉舌齶齗而爲語言非徒喉舌齶齗而能語言也若能語言則諸死者尙有舌存胡不言耶相親善者不過四大詐爲親善其實與我作諸怨妬譬若有人與怨家結爲親友自雖不卽行殺惟教作諸不善使之敗德障道以爲罪魁爲死因四大亦然相與百年詐爲親友婬殺盜妄靡不由之爲過至重是故智者

應當遠離如避怨賊

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蛇想甯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女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苦痛無窮諦察深思難可附近

前因女色而通明人身不淨苦空無常無我妄執成過今則會人身之過而的歸女色應當以智慧觀之猶如毒蛇不可親近

是故智者切檢三愆改往修來背惡從善不殺不盜放生布施不行婬穢常修梵行

前已三業別明止行二善今則總明三業要在時時切檢三愆惡則改之善則行之此亦總言止行二善也別明中不殺不盜不婬止善也放生布施梵行行善也然有卽止善而爲行善如涅槃云不飲酒肉施與酒肉不服花香施與花香如是施者無分文之費而得名爲大施檀越此佛爲世間人能布施而不能持戒故讚戒而具大施使人知施之勝而莫大於戒非謂持戒而不必行施也

日夜精勤行道禮拜歸憑三寶志求解脫於身命財修三堅法。

上明止行二善猶是人天戒善不堅牢法不足以爲出世之因必須日夜精勤志求解脫於身命財修三堅法此則應依止觀四種三昧備修十大願王方合其法三堅之法出本事經一不堅財貿易堅財謂一切世間財物體非堅固聚散無常不可久保若能持用布施清淨梵行之人遠求無上安樂涅槃或求當來人天樂果卽爲堅固之財永久不壞矣是爲不堅之財貿易堅財也二不堅身貿易堅身謂父母所生之身乃四大假合而成危脆不實體非堅固生滅無常不可久存若能持守五戒清淨無染修習菩提無上之道以證金剛不壞之身是爲以不堅身貿易堅身也四大者地大水

大。火大。風大也。五戒者。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飮酒也。三不堅命貿易堅命。謂人所受之命。雖壽夭不齊。皆同夢幻。體非堅固。倏忽無常。不可久保。若能了知四諦。修習正法。起越生死。以續常住不朽慧命。是爲以不堅命貿易堅命也。

知身虛幻無有自性。色卽是空。誰是我者。一切諸法但有假名。無有定實。是我身者。四大五陰。一一非我和合亦無。內外推求。如水聚沫。浮泡陽燄。芭蕉幻化。鏡像水月。畢竟無人。無明不了。妄執爲我。於非實中橫生貪著。殺生偸盜。婬穢荒迷。竟夜終朝。矻矻造業。

雖非眞實。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作是觀時。不以惡求而養身命。

此大師誡勸行人。不可以惡求而養身命。何以故。世人只爲不達一切法空。以身命而爲實有。是故惡求多求以養身命。不知身非實有。命不我延。何得以人間虛幻之身。造地獄眞實之罪。以閻浮須臾之命。貽惡道長久之因。以五欲苟合之樂。嬰摧折色心之苦。文有法喻合有結責。細尋可知。

應自觀身。如毒蛇想。爲治病故。受於四事。身著衣服如裹癰瘡。口餐滋味。如病服藥。節身儉口。不生奢泰。聞說少欲。深樂修行。

此及下文。乃勸行人爲治病故。應受四事。益人身者。法身慧命之一大瘡疣也。身瘡畏寒醜。非衣服之藥而不治。口瘡畏飢饉。非飮食之藥而不治。故曰身著衣服。如裹癰瘡。旣因病而設藥。弗執藥以成病。宜節身而儉口。少欲而知足。不生奢泰。深樂修行。

故經云。少欲頭陀。善知止足。是人能入賢聖之道。

引證中意。言欲修少欲知足之行。須尙頭陀抖擻之敎。事具十二頭陀經。旣依阿蘭若樹下塚間露地。常坐不臥。則能於住處臥具而修止足也。旣依常乞食一坐食。次第乞。則能於飮食而修止足也。旣但三衣糞掃衣不畜餘長。則能於衣服而修止足也。旣依腐爛藥而治病。則能於醫藥而修止足也。此爲比丘入道之行門。三乘聖賢之標幟也。

何以故。惡道眾生。經無量劫。闕衣乏食。呌喚號毒。飢寒切楚。皮骨相連。我今暫闕。未足爲苦。

古德云。出家之人。三常不足。謂衣食睡眠。此三不足。眞實爲道。於是滿足。多生放逸。長而說淨。不生放逸。亦有道之士也。既頭陀而苦行。必三常之不足。人於不足之時。當念惡道之苦。雖不足而常知足也。

是故智者。貴法賤身。勤求至道。不顧形命。是名淨修身業。

愚人必貴身而賤法。則身先而道後。惟形命是顧。智者必貴法而賤身。則身後而道先。惟大道是求。

愚智不相及者如此。道不道亦因是以判矣。

云何淨修口業。深自思惟口之四過。生死根本。增長衆惡。傾覆萬行。遞相是非。是故智者欲拔其源。斷除虛妄。修四實語。正直。柔軟。和合。如實。此之四語。智者所行。

凡淨修口業。當自思惟。口之出言。有過有功。過則口四惡業。卽綺語。惡口。兩舌。妄語。此之四語能遮相是非。增長過惡。傾覆萬行。成生死根本。是爲過也。愚人以四惡培其根。是故生死之本日以增。智者以四實拔其源。是故涅槃之性日以長。

何以故。正直語者能除綺語。柔軟語者能除惡口。和合語者能除兩舌。如實語者能除妄語。

行人既知口業功過。是非不同。復應須知功能除過。如藥能治病。必與病相反。口業亦然。正直與綺語反。無委曲故。柔軟與惡口反。無麤暴故。和合與兩舌反。無鬪搆故。實語與妄語反。無虛僞故。而此四語。文必相須而進。何以故。蓋正直無三。則失之於剛。柔軟無三。則失之於媚。和合無三。則失之於苟。如實無三。則失之於野。正當以一爲主。以三爲賓。主賓合行。既善且美。

正直語者有二。一稱法說。令諸聞者信解明了。

稱法。卽依本有之事法也。法相差別。分明決擇。能令聞者信解明了。

二稱理說。令諸聞者。除疑遣惑。

理者。文也。性也。依文而析稱性而談。能令人斷權疑。生實信。

柔軟語亦二。一者安慰語。令諸聞者歡喜親近。

人之所以遠已而不喜近者。以其有逆語而拒之也。今旣安慰。故能使人歡喜親近。

二者宮商淸雅。令諸聞者愛樂受習。

宮商擧五音之二。若人語言旣中五音。文能辭辯淸雅。孰有聞者。不愛樂受習。然四語中。有勉然可學者。有勉學而不能成者。惟宮商淸雅爲難能也。以其人有南北。音有淸濁。口有辯訥。氣有通塞。求其人於千一。吾不能於旦暮遇噫。善說法者。於音聲之道亦難矣哉

和合語者亦二。一事和合見鬪諍人。諫勸令捨。不自稱譽卑遜敬物。

見人鬪諍勸諫令捨。固謂之和合語矣。又不邀功伐善而自稱譽。兼之卑遜敬物。此和之至和者也。

二理和合見退菩提心人。殷勤勸進。善能分別菩提煩惱平等一相。

退菩提心者。以其與煩惱性互相乖角。若水火之同器。由是或菩提之水而不能滅煩惱之火。反爲煩惱火之所煎沸。煩惱勝而菩提所以退也。蓋他未聞圓頓。煩惱卽菩提之教也。今則善能分別菩提煩惱平等一相。相與和合爲一體。則不諍而和合矣。

如實語者亦二。一事實者有則言有。無則言無。是則言是。非則言非。

有無不逾其言。固道人之實語。是非不絕其口。豈出家之直言。當是於物理之論。不越其是非耳。

二理實者。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來涅槃。常住不變。

理實語者。乃稱性宣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與佛不異。則生卽無生。如來涅槃常住不變。與生無殊。則滅元不滅。

是以智者行四實語。觀彼衆生。曠劫已來。爲彼四過之所顚倒。沉淪生死。難可出離。

智者欲遷善以清修。須觀惡而知過。衆生由四顛倒以沉淪。我當循四正道以出離。

我今欲拔其源。觀彼口業。唇舌牙齒。咽喉臍響。識風鼓擊音出其中。

欲遏其流。當拔其源。拔源又當遡流以尋源。得源則可拔。其流可遏矣。流者。四惡語也。語由寄聲。而音聲又出唇舌牙齒等。自外而遡至於臍。臍出息風。故上擊成聲。發爲言語。然而息又由識之所主故曰識風鼓擊。是則欲息其聲。當息其息。欲息其息。當息其心。非曰總不言也。而心君持正。以司其令也。

由心因緣虛實兩別。實則利益。虛則損減。實是起善

之根。虛是生惡之本。善惡根本由口言詮。詮善之言名爲四正。詮惡之語名爲四邪。邪則就苦。正則歸樂。善是助道之緣。惡是敗德之本。

上令遡流尋源。旣得其心。苟欲拔之。先知功過。改之從之。捨四邪而歸四正。不徒爲生善致樂。亦可以爲助道證眞。

是故智者要心扶正。實語自立。誦經念佛。觀語實相言無所存。語默平等。是名修口業。

前明口業止善。今又兼明口業行善。止行兼進。故能滅惡而生善也。然又須觀語實相。非有非無。語

默平等。不多不少。不以夥言而致失。
弗事啞法以招譏。方名口業淸淨也。
云何淨修意業。深自思惟。善惡之源。皆從心起。邪念因緣能生萬惡。正觀因緣。能生萬善。
三業因緣。意爲根本。意苟有念。身口隨之。善調三業者。又當先愼意業以爲其本。
故經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
引證中。且心作諸法。未言萬法惟心。
云何邪念無明不了。妄執爲我。我見堅固。貪瞋邪見

橫計所有生諸染著。

種種邪念莫不始於無明不了五陰無我萬法本空。由是我見堅執人相角立貪瞋邪見橫計染著。起信所謂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爲緣長六麤是也。

故經云。因有我故便有我所。故起於斷常六十二見。

我者外道所計之神我也。我所者謂五陰是神我所依之處所也。有時或計色卽是我離色是我我大色小色住我中色大我小我住色中一陰計四餘四亦然成二十歷過去現在未來成六十加根本斷常有六十二。

見思相續九十八使三界生死輪迴不息。

上六十二見。惟得通定外道所發。今見惑八十八使。加思惑十使。則悠悠凡夫。與諸外道。皆共有之。

當知邪念。衆惡之本。是故智者。制而不隨。

衆生無始。莫不具於邪念。愚人隨而不制。所以成惑。智者制而不隨。所以成智。

云何正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

正觀之法。先了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心則人己一體。而誰彼誰此。惟識則依正不二。而何色何心。誰彼誰此。則彼我之分別忘。何色何心。則色心之能所絕。怨親平等。混和於法界之源。境智圓融。寂滅於眞如之海。內惑不作。外境都捐。何何惑業輪迴之有哉。

菩提煩惱。本性無殊。生死涅槃。平等一照。

生死卽涅槃。煩惱卽菩提。本出淨名經。天台立圓頓宗旨。本依乎此。卽大師從天宮悟入。亦得乎此。上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苟徹此。則旨無所歸矣。是故能於此二。達本性無殊。平等一照。則心心絕待。念念圓融。三觀正修。思過半矣。

故經云。離我我所。觀於平等。我及涅槃。此二皆空。

微離我我所。則不能觀於平等。微觀於平等。則不能離我我所。言平等者。我及涅槃。二皆空耳。

當知諸法。但有名字。故經云。乃至涅槃。亦但有名字。

又云。文字性離。名字亦空。

諸法但有名字。則名無實名。名無實名。則體無實體。如是則煩惱非煩惱。菩提非菩提。生死涅槃亦

復如是。故涅槃云。誰有煩惱而言毘婆舍那能破煩惱。然則誰有菩提而言煩惱能障菩提菩提煩惱二性既空。則諸法涅槃。但有名字。文文字性離。則名字亦空。名實俱空。故諸法平等。

何以故。法不自名假名詮法。法既非法名亦非名。名不當法法不當名。名法無當。一切空寂。

肇法師云。名無召體之功。體無應名之實。無名無實。名實安在。蓋世出世世間之法。皆是衆生妄計假立名字。遂執之以爲眞實。由是緣名責相。逐影忘形。不知法既非法。名亦非名。兩皆無當。本來空寂。

故經云。法無名字言語斷故。

假名不能詮實法以其假實不同故也。

是以妙相絕名眞名非字何以故無爲寂滅至極微妙絕相離名心言路絕當知正觀遡源之要也

妙相但絕名非無眞體眞名但非字非無眞名良以無爲寂滅至極妙微故絕相離名名所不能名心言路絕思所不能到如是正觀方能遡源

是故智者正觀因緣萬惑斯遣境智雙忘心源淨矣是名淨修意業

因緣者所觀之事境也卽上所明彼我色心菩提煩惱是也正觀者能觀之理觀能融事以歸理卽上所明無差不二名實雙忘之智慧也能如是觀萬惑不遣而自遣境智不忘而自忘惑遣觀忘心

源了然
清淨矣。

三乘漸次第六

夫妙道沖微。理絕名相之表。至眞虛寂量越羣數之外。

本欲明說。先言無說以標本。葢無說爲所說之理。有說爲能詮之教。能了無說則不妨有說。是則終日無言而熾然演說。終日說法而寂爾無聲。所謂說時默。默時說。大施門中無壅塞。

而能無緣之慈隨有機而感應。不二之旨逐根性而區分。順物忘懷。施而不作。終日說示。不異無言。設教

多途無乖一揆。

石壁云。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元照。鑒於未形。如來乘莫二之眞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惟聖人乎。又曰。順物照俗。忘懷照眞。終日施爲。同歸無作。

是以大聖慈悲。隨機利物。統其幽致。韋籍非殊。

慈悲利物。乃從體以起用。自無差而爲差者也。幽致非殊。乃卽用而卽體。卽差別而爲無差者也。

中下之流觀諦緣而自小。高上之士御六度而成大。

三乘漸次渡河。天台判在通教。若約時說。乃在生熟二酥。約化儀說。乃屬於漸。約不定則如來不思議力。一音演說。得解隨機。約秘密。則如來或爲此人說四諦。或爲彼人說因緣。說六度等。彼此互不

相知。今文正明不定。故曰中下自小。高上成大。豈非上中下乘在機而不在佛乎。

由是品類愚迷。無能自曉。或因說而悟解。故號聲聞。

此明下智得名之所自也。謂聞四諦聲而悟道。故號聲聞。

原其所修。四諦而爲本行。

此明下智修行之所本也。謂能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故。

觀無常而生恐。念空寂以求安。患六道之輪迴。惡三界之生死。

此明下智趣向之本志也。生死固無常。菩薩處之而不畏。涅槃固安隱。菩薩慕之而未暇。以其有慈

悲大志故也。故於六道三界處之怡然。聲聞反是。故於是生恐惡患尋樂求安。

見苦常懷厭離斷集恆畏其生。證滅獨契無爲修道惟論自度。

此明下智觀四諦所以成聲聞之故。蓋四諦法門四教通用。惟觀其根性進解何如圓教亦觀四諦。彼何以獨稱無作。以其能解生死卽涅槃。煩惱卽菩提等。惟此聲聞則不然。如空中本自無刺。彼故見苦而常懷厭離以拔之。見集而恆畏其生以斷之。虛空亦本自無得。彼故慕滅而獨契之修道而獨度之。此其所以爲下智也。然此但言藏教爾。通教則非然。以其能解色卽是空。非色滅空故也。

大誓之心未普。攝化之道無施。六和之敬空然。三界

之慈靡運。因乘萬行。果闕圓常。六度未修。非小何類。

如是則聲聞之道也。

大誓未普。從容與而言之也。若峻辭奪之。正當言其不普。誓既不普。攝化何施。所謂如麐獨跳。不顧後羣者也。六和敬者。石壁云。一同戒和敬。二同見和敬。三同行和敬。四身慈和敬。五口慈和敬。六意慈和敬。余曰。聲聞非無六和之敬。第歸之於空。然而已六和既空。慈悲不運。若菩薩欲圓萬德之果。須順萬行之因。聲聞因行有乘。果德豈能不闕。六度曠然不修。自非小乘何類。所以判入聲聞乘也。

或有不因他說。自悟非常。偶緣散而體眞。故名緣覺。

梵語辟支迦羅。此稱獨覺。亦稱緣覺。不因他說。自悟無常。單言獨覺也。偶緣散而體眞。兼言緣覺也。

原其所習十二因緣。而爲本行。

十二因緣有三種。三世。一期。一念。下且言其三世。

觀無明而卽空。達諸行而無作。二因旣非其業。五果之報何酬。愛取有以無疵。老死亦何所累。

無明與行。過去二支因也。通教緣覺。能了煩惱卽空。結業無作。識。名色。六入。觸。受。現在五支果也。因旣卽空。果亦何得。故曰二因非業。五果何酬。愛。取。有。三支現在因也。由有現在三支之因。故感未來二支老死之果。愛取旣已無疵。老死故無所累。此緣覺觀因緣滅相。入道之法也。

故能儵然獨脫。淨處幽居。觀物變而悟非常。覩秋零

而入眞道。四儀庠序。攝心慮以恬愉。性好單棲。憩閑林而自適。

此明獨覺。謂獨宿孤峰。樂獨善寂。觀物變易。自悟無生。如國王見落花而悟道。比丘聽釧聲而證眞。

不欣說法。現神力以化他。無佛之世。出興作佛燈之後餤。

初心菩薩。能說法而未能現通。緣覺獨覺。能現通而不能說法。惟佛與佛。乃兼有之。然而又有現通不現通諸緣覺獨覺。說法不說法諸緣覺獨覺。亦不得一準。

身惟善寂。意翫清虛。獨宿孤峯。觀物散滅。利他不覺

自益未圓。於下有勝。於上不足。兩非其類。位取中乘。如此辟支佛道也。

辟支取喻如鹿。亦能匡徒領衆。第利他不普耳。自益未圓。且約通教言之。辟支先侵正使。少侵習氣。菩薩至果時。正習俱盡。以此二事。以定三人。今則於下有勝。於上不足。在季孟之間。故號辟支迦羅。

如其根性本明。元功宿著。學非博涉。解自先知。

此明菩薩乘。皆由宿秉。積功累德。不止一生。誠非學聚問辨而來。

心無所緣。而能利物。慈悲至大。愛見之所不拘。

石壁云。有悲無智。愛見是生。有智無悲。墮二乘地。今以忘機之智。導無緣之悲。所以爲通教菩薩也。

金剛三昧經云。若化衆生不生於化。不生無化。其化大焉。

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

金剛般若云。滅度一切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之謂也。

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名菩薩。

石壁云。一謂照眞。異謂照俗。眞俗雖異。妙旨不殊。解惑例然。自利。則大智爲首。已證二空。利他。則大悲爲先。長遊六趣。悲智俱運。故號菩提薩埵焉。

原其所修。六度而爲正因。

藏通菩薩。皆修六度。應以事理二種別之。今正言修理六度也。

行施則盡命傾財。

身命財。三者俱施。如此行檀。修三堅法。

持戒則吉羅無犯。

七聚淨戒。雖最小者爲突吉羅。而亦無犯。況其大者乎。又應云。性重譏嫌。二皆無犯。

忍辱則深明非我。割截何傷。安耐毀譽。八風不動。

經云。我於往昔節節支解。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石壁云。良由四相卽空。順違無地。稱法成忍。故曰深明。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精進則勤求至道。如救頭然。自行化他。刹那之頃無

閒精則不雜。進則不退。不雜不退。以求大道。如救頭然之急。如喪考妣之哀。二利兼行。雖刹那亦無少間。如是可謂眞精進也。

禪那則身心寂怕安般希微。住寂定以自資運四儀而利物。

入定之法。宜調身調息調心。入則調麤而至細。出則調細以出麤。住則三事以均調。所謂入出住百于三昧是也。梵語安那般那。此云遣來遣去。即調息之方也。謂菩薩住則修寂定以自資。出則運四儀而利物。莫非自他兼利之事也。

智慧則了知緣起自性無生。萬法皆如眞源至寂。

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豈非自性無生乎以此充擴一切。則萬法皆如。而眞源至寂矣。

雖知煩惱無可捨。菩提無可取。而能不證無爲度生長劫。

前明菩薩能達假而卽空。今則能從空而出假。於無可捨中。吾故捨之。無可求中。吾故求之。不證無爲度生長劫。

廣修萬行。等觀羣方。下及諦緣。上該不共。

般若有共不共。共則三人同修。卽下及諦緣等觀。通理不共。則獨菩薩法。非但六度有別。亦乃道觀

雙流。

大誓之心普被。四攝之道通收。總三界以爲家。括四生而爲子。悲智雙運。福慧兩嚴。超越二乘。獨居其上。如是則大乘之道也。

此讚菩薩其心普。其行通。其家大。其子多。而悲智雙運。福慧兩嚴。故能超越。居上。以成大乘之道也。

是以一眞之理。逐根性以階差。取益隨機。三乘之唱備矣。

理本無差。教隨機異。

諦緣度法。唱爲三乘。

然而至理虛元窮微絕妙。尙非其一。何是於三。

此下示一而爲三。三本是一。先明一本非一。令其於三忘三。忘三則會歸於一。歸一則一與俱忘。方契虛元絕妙之旨。

不三之三而言三。不一之一而言一。

欲使忘三。先須了其不三。欲使忘一。先須了其不一。是則不三之三則可忘。不一之一則可泯也。

一三非三尙不三。三一之一亦何一。

即一之三。則三即一。故三非三。三非三故。尙不三。即三之一。則一即三故。一非一。一非一故。一何一。

一不一。自非三。三不三。自非一。

一尙不一。則三本非三。故自非三。三尙不三。則一本非一。故自非一。

非一一非三。不留。非三三非一。不立。不立之一。本無三。不留之三。本無一。

夫三因一立。一既非一。而三豈留。一因三會。三卽非三。而一豈立。不立之一。一既空。又何有於三。故本無三。不留之三。三既無。又何有於一。故本無一。

一三本無。無亦無。無無無本。故絕妙。

一三雖無。若存於無。無則非妙。故卽此無。而亦無之。苟無其無。則無有一三之根本。方能臻於至理虛元。窮微絕妙之體。言絕妙者。絕一三有無形對之麤迹也。

如是則一何所分。三何所合。合分自於人耳。何理異於言哉。

能如此知。則一自住一。元不分三。三自住三。三不合一。今言始從一理。而分爲三乘。末合三乘。而歸於一理者。乃從三乘之機。而自分自合耳。三乘所證之理。豈爲人分之果異。合之果同哉。

譬夫三獸渡河。河一甯從獸合。復何獨河非獸合。亦乃獸不河分。

涅槃經。明三獸渡河。謂象馬兔也。兔浮水面。馬才沒身。象直到底。以喻通教三人。破惑證眞。淺深有異。然而獸不同。而河自合一。河之一。甯從獸而方一哉。以喻理原自一。非從人合而後一也。卽獸自

異。而河元不分。以喻人
雖三。而理不爲之三也。

河尚不成三河豈得以河而合獸。獸尚不成一獸豈得以獸而三河。

河祇是一。豈得以一河而合三獸。喻理本不異。豈得以理而合三乘。獸本是三。豈得以三獸而成三河。喻機本爲三。豈得以三乘而爲三理。

河非獸而何三獸非河而何一。

石壁云。理不是機。自一。機不是理。恆三。

一河獨包三獸。而河未曾三。三獸共履一河。而獸未

嘗一。

喻一理以應三機。而理不爲機以成三。三機共觀一理。而機不爲理以爲一。

獸之非一。明其足有長短。河之不三。知其水無深淺。

水無深淺。譬法之無差。足有短長。類智之有明昧。

以法合喻可知。

如是則法本無三。而人自三耳。

結文亦可知。

今之三乘之初。四諦最標其首。法之既以無差。四諦

亦何非大。而言聲聞同觀之位。居其小者哉。

四諦通三乘。亦通四教。十二因緣。則廣說四諦。六度。則舉道滅以該苦集。義通四教。略如前註。

是知諦似於河。人之若獸。聲聞最劣。與兔爲儔。雖復奔波竆淚底。未能知其深極。位自居卑。何必觀諦之流。一槩同其成小。

石壁云。下智不深。觀之自小。上根所造。竆同小哉。

如其智照高明。量齊香象。則可以竆源盡際。煥然成大矣。

38 卌

智照高明。則能觀之智大。量齊香象。則所階之位優。窮源極際。則所證之理深。

故知下智觀者得聲聞果。中智觀者得緣覺果。上智觀者得菩薩果。明宗皎然。豈容圖度者矣。

涅槃云。下智觀者。得聲聞菩提。乃至上上智觀得佛菩提。今論三乘。故不言上上也。

是以聲聞見苦而斷集。緣覺悟集散而觀離。菩薩了達眞源。知集本無和合。三人同見四諦。證果之所差殊。

只一四諦。三乘所觀不同。以乘三種智慧。聲聞以苦諦爲先。知苦而斷集。緣覺觀集諦爲先。悟集散

而觀空。菩薩以滅諦爲首。了達眞源。集無和合。四諦同。而證果異也。

良由觀有淺深。對照明其高下耳。

以淺深之觀。對照四諦以明高下。

是以下乘行下。中上之所未修。上乘行上而修中下。中行中下。不修於上。上中下之在人。非諦令其大小耳。

明三乘之修。有正有兼。上正修上。兼修中下。中正修中。兼修乎下。下根惟能修下。而不能修中上也。

然三乘雖殊。同歸出苦之要。

共破見思之縛。皆出分段生死。不以觀有明昧。而脫苦亦有優劣也。

聲聞雖小。見愛之惑已袪。故於三界無憂。分段之形滅矣。

此去略明聲聞功德。兼判頓漸地位。以寓勸修之意。今此先明聲聞已得斷惑出苦。

三明照耀。開朗八萬之劫。現前六通。縱任無爲。山壁遊之直渡。時復空中行住。或坐臥之安然。泛沼則輕若鴻毛。涉地則猶如履水。九定之功滿足。十八之變隨心。

此明功德圓滿也。三明照耀等。言三明六通悉皆具足也。九定等。言此神通由禪定之所發也。九定十八變。備如法數。

然三藏之佛。望六根清淨位。有齊有劣。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佛尚爲劣。二乘可知。

文出法華元義。彼判四教皆有果頭之佛。若論斷伏修證階位。天淵。所謂邊方未靜。借職則高。論爵定動。其位實下。故約三藏果佛。與圓教七信位人。定其優劣。故曰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以三藏人。不知有根本無明。況能伏斷。故此六根清淨人爲劣也。昔五代錢忠懿王。讀至此不知其義。問天台韶國師。師曰。此是天台教義。當問螺溪義寂法師。師爲之釋疑。竟備言天台教藏

此方兵燹毀滅。惟海東諸國完備。王爲遣使。齎幣往聘高麗日本。遺文復還。後世獲覩教觀全文。

望上斷伏雖殊於下迷悟有隔。如是則二乘何咎而欲不修者乎。

此寓勸修。故以望上雖殊於圓。於下猶勝於迷。以爲發端。故曰。如是則二乘之法何咎。而欲不修。

如來爲對大根。引歸寶所。令修種智同契圓伊。或毀或譽。抑揚當時耳。

此釋或者之疑。疑者曰。若聲聞之行當修。何故如來於大乘經。種種呵斥以爲焦敗。不成法器。故釋之曰。如來說法見大機而爲小障。令大不發故。或抑小以揚大。抑偏以譽圓。而作此說。然而聞之獲

益。事匪徒然。

凡夫不了。預畏被呵。甯知見愛尙存。去二乘而甚遠。

如來說法。各有時用。見大機。則呵小以揚大。見小機。則讚小而毀妄。凡夫不了此意。未修預畏被呵。豈知二乘之法。乃瀉愛見之黃龍湯。可以爲圓修助道。其若不服。守病而死。誰之過歟。

雖復言其修道。惑使諸所不祛。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諂曲。

凡夫之人。徒言修道。惑使不驅。則身口何由而端。心路何由而直。

見生自意。解背眞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

聖教不依所以解背眞詮。
明師未承所以見生自意。

根緣非唯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辨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情縱邪說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

世有一等善無宿植解不生知假辨聰而談論風生援經論而傍通曲會不過誑惑愚聾撥無因果。

順情則嬉怡生愛違意則忿懥懷瞋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儔菩薩。

忿懥中心不快貌。

上旣以解驗其邪正今復以行而測其聖凡順之則喜逆之則瞋居然凡夫三受胡以菩薩自稱。

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釁，又縈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强口，謗說之患，鏗然三途苦輪報之長劫。哀哉！吁哉！言及愴然，悲酸矣。

初篇四重也。過人之釁又縈，言此人之釁隙繞身而多也。大既不修，又譏於小，恣强口而謗說，嬰長劫之苦輪，誠可哀哉，與言實愴。

然而達性之人，對境彌加其照；忘心之士，相善不涉其懷。況乎三業之邪非，甯有歷心於塵滴。

達性而修，對境無非心性，彌照性以成修；忘心而見，逢緣何莫眞如，愈達如而忘善。邪非何有，塵滴

何沾。

是以鑒元之侶淨三受於心源滌穢之流掃七支於身口。

三受不淨則元無以鑒七支不掃則奚以滌所貴乎道者惟是以爲快也。

無情罔侵塵業有識無惱蛸蠉幽澗未足比其淸飛雪無以方其素。

能淨三受能掃七支無情自不犯偸盜有情自不犯淫殺楞嚴云心尙不緣色香味觸身三口四生必無因淸素之懷不可云喻。

養德若羽羣揚翅望星月以窮高。棄惡若鱗衆驚鉤投江瀛而盡底。

石壁云，養德似鳥沖虛。彌高智路。棄惡如魚避鉤。謹愼行門。

元曦漸其照遠上界惡以緣消。

石壁云。智照高遠。量越元曦。三有緣消。功逾上界。解行如此。無以加焉。

境智合以圓虛定慧均而等妙桑田改而心無易。海嶽遷而志不移。

道如在己。世間相常。山海任其變更。心志豈隨物轉。

而能處憒非喧。凝神挺照。心源明淨。慧解無方。

石壁云。極耳目於視聽。聲色所不能制者。豈不以其卽萬物之自虛。故物不能累其神明也。

觀法性而達眞如。鑒金文而依了義。如是則一念之中。何法門而不具。

圓修之人。內自觀性。外合了義。一念性具。何法不該。故能達修善修惡。卽性善性惡。心性融通無法不具。可謂圓頓了義之人也。

如其妙慧未彰。心無準的。解非契理。行闕超塵。乖法性而順常情。背圓詮而執權說。

凡事圓修先須開悟妙慧如善射者筈筈相拄無不中的心心相照無不越塵益照性而智自明智明而塵自越其或不然以無法身與般若胡能致解脫之神效哉

如是則次第隨機對根源而設教矣

結成佛說三乘漸教之所以如其圓解圓行則不須此若解非契理行闕超塵乖性順情背圓執偏如來不得不隨機對根說三乘之教矣

是以敘其綱紀委悉餘所未明深淺宗途略言其趣

三乘之學影響知其分位耳

三乘法門關繫實繁若欲委知須尋元文大部今且略言綱紀令初學知其分位耳

永嘉禪宗集註卷上終

永嘉禪宗集註卷下

明天台山幽溪沙門傳燈重編并註

事理不二第七

夫觀非境不立。境非觀不融。境觀雙冥。乃臻妙覺。故於將修三觀之前。立事理不二之門。為全境發智之體。蓋諦境雖三。不外事理。事理雖岐。不二為宗。故題事理不二。以張其本。而此妙境。乃以中道融通為體。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為宗。既以此為境。亦以此為觀。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斯之謂歟。苟不以此置於三觀之前。則無造修之路。故知古人編集。實暗大途也。

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

妙悟通衢。祇是了達一切諸法。無非中道實相。譬如庖丁解牛。始解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以喻迷名滯相。雖目前絲毫之物。亦成隔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者。所謂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於大軱乎。以喻妙悟通衢。山河非壅。

然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眞宗。故物像無邊。般若無際者。以其法性本眞。了達成智故也。

此正釋妙悟通衢。山河非壅之所以也。以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眞宗等。然文出法華。義闡天台。功歸般若。凡修圓行。畧須明此三義。一理。二惑。三智。蓋諸佛果地。般若之智。所以無際者。以所照之境。物像無邊。物像所以無邊者。以惑趣若塵沙之多也。惑趣所以多者。正以萬法本源。由

來實相也。故法華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諸法者。衆生性具十法界。假名。實法。正報依報三千之性相也。此十種法界。有性善性惡。修善修惡。本具九界。名爲性惡。本具佛界。名爲性善修成九界。名爲修惡。修成佛界。名爲修善。而此性具之法。於日用中。能變造一切諸法。故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雖然能造。須知皆不變而隨緣。隨緣而不變。故九法界。能隨染緣。造九法界。迷中一切依正諸法。云萬法者。卽指所造諸法也。塵沙惑趣者。卽指所起染緣三惑也。惑染爲因。萬法爲果。由全修惡。卽是性惡。性惡融通。無法不趣。任運攝得佛界性善。故萬物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眞宗。是以諸佛菩薩。能從性善。以起修。善以般若無際之智。照物像無邊之境。從物像無邊之境。起般若無際之智。

境智雙融。始本一合。以成圓明大覺。遠討其功。別無他法。祇以法性本眞。了達成智故也。極重在了達二字。學者思之。

譬夫行由通徑。則萬里可期。如其觸物衡渠。則終朝域內。以其不知物有無形之畔渠有窮虛之域故也。

行由通徑二句。喻上妙悟觸物。衡衢二句。喻上迷滯。以其不知二句。寄責合法。以迷者不知物卽實相。乃無形之畔。惑卽眞如。爲窮虛之域故也。

是以學遊中道。則實相可期。

中道。則非有非無。而照空照假。實相。則無相而相相而無相。故能學遊中道。則心心契實。而實相可

期。

如其執有滯無則終歸邊見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無之實故也。

世間萬法之有。凡夫雖見爲有。而此有。自有非有之相在焉。涅槃之無。二乘雖見爲無。而此無。自有非無之實存焉。如是則有無是非。而當體中道。卽此中道。又未嘗不有不無。而雙照宛然。彼未達者既執有以滯無。豈不歸於邊見哉。

今之色像紛紜。窮之則非相。音聲叱喚。究之則無言。

窮。亦究也。如小乘。有析色明空。瑜伽。有慧刀剖析。大乘。有體如幻化。以至了達音聲根本悉假緣生。

求之於因緣。皆不可得。苟色像不空。何以窮之則非相。音聲不實。何以究之則無言。以有例無。一切皆然。故知執有滯無。皆由情計。究之法體。實非有無。

迷之則謂有形聲。悟之則知其閒寂。

石壁云。迷則聽不出聲。見不超色。悟則一色一香。無非中道。

如是則眞諦不乖於事理。卽事理之體元眞。妙智不異於了知。卽了知之性元智。

中道眞諦。能不變以隨緣。爲生爲佛。爲色爲心。爲依爲正。爲事爲理。是則事理皆性。寧乖於事有理無。故卽事理之體元眞。然而智固性矣。卽了知亦性也。旣俱卽性。豈有妙智獨乖於了知乎。大師對

六祖云。分別亦非意。眞有味乎。其言之也。

然而妙旨絕言。假文言以詮旨。眞宗非相。假名相以標宗。

上已畧明妙境妙智。爲事理不二之標宗。此正欲明理絕言詮。智忘待對。故先明有言。以極乎忘言。有待。以臻乎絕待。若無文言。不足以詮妙旨。若無待對。不足以彰絕待。皆可因言而得旨。得旨而忘言。斯臻其奧也。

譬夫象非雪山。假雪山而類象者。此但取其能類耳。豈以雪山而爲象耶。

此借法喩難齊之事。以比㝅免不同之旨。意言雪山類象者。旣不可於山而求其尾牙。例妙旨於假名。亦不得執名而責其實義也。

今之法非常而執有。假非有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

法本不常。而凡夫執之爲有也。法本非斷。而外道執之爲無也。聖人應病以設藥。假非有以破常。假非無而破斷。病去藥忘。若夫執藥以成病。則聖人又有非有非無之敎生也。

類如淨非水灰。假水灰而洗淨者。此但取其能洗耳。豈以水灰而爲淨耶。

石壁云。水灰喻能破。淨喻所顯。
意云所顯假能破。能破非所顯。

故知中道不偏。假二邊而辨正。斷常非是。寄無有以明非。若有若無言既非。非有非無亦何是。信知妙達元源者。非常情之所測也。

此正明中道雖假二邊以顯也。然離有無。中則假二邊以辨正。離斷常。中則寄無有以明非。理既顯矣。中亦不存。故曰若有若無言既非。非有非無亦何是。信知妙達元源。非常情所測者。謂其雖假有無。不滯有無。雖顯中道。不住中道也。

何者妄非愚出。眞不智生。達妄名眞。迷眞曰妄。豈有

妄隨愚變。眞逐智迴。眞妄不差。愚智自異耳。

妄。卽凡夫外道。所執有無斷常之二邊也。眞。卽假有破無。假無破有。所顯之中道也。然彼妄自爲妄。不因愚而後出妄。眞自本眞。亦不因智而後生眞。惟其達妄本空。而名爲眞。迷妄實有。而名曰妄。豈果有妄隨愚而後變爲妄乎。眞逐智而後變爲眞乎。要知眞妄本自無殊。特因愚智之不同。而自異耳。

夫欲妙識元宗。必先審其愚智。善須明其眞妄。若欲明其眞妄。復當究其名體。名體名體。若分眞妄自辨。眞妄旣辨。愚智迢然。

上文言妄不隨愚變眞不逐乎智迴然愚與智又不可以不分眞與妄又不可以不辨苟愚智不分則愚何以滅而智何以生乎苟眞妄不辨則妄何以斷而眞何以復乎是則審愚智明眞妄乃修門之要務然而復須究其名而得其體名體立而眞妄辨則愚智分矣

是以愚無了智之能智有達愚之實故知非智無以明其眞妄非智莫能辨其名體

此欲辨其名體以爲性空之旨但名體因眞妄而立眞妄由智慧以辨智慧復待愚凝而彰然但不知何謂之愚何謂之智故先釋云所以稱爲愚者以無了智之能也所以稱爲智者以有達愚之實故也然又何須立其智慧蓋非智無以明其眞妄非智莫能辨其名體故也

何者或有名而無體或因體而施名名體混緒實難窮究矣。

徵起何須用智以明眞妄以辨名體蓋世間自有有名而無體者自有因體而施名者苟無明鑒之智以辨之則名與體混其頭緒而名下之體難窮究矣。

是以體非名而不辨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

今日先言因體施名謂有名有體之法蓋體乃名下之實體故體非名不彰名乃體上之假名故名非體不施是以言實體必假其假名語假名必藉其實體名體相因其來久矣。

今之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無體耳。豈有體當其名耶。

此明有名。無體。乃體外施名。但能名其無體。豈有無體之體。以當此名哉。下文假喻彰之。

譬夫免無角以施名。此則名其無角耳。豈有角當其名耶。

譬如人言。免無有角。此名但名無角。無角則無有體。豈有無角之角。以爲其體而當其名哉。

無體而施名者。則名無實名也。名無實。名則所名無也。所名既無。能名不有也。

上明無名施名。名下無實體也。

此明無體施名。名中無實名也。

何者設名本以名其體無體何以當其名。言體本以當其名無名何以當其體。體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體而元虛亦乃名而本寂也。

今欲發明事理不二。以爲三觀之體。而此實體。必藉名彰者。反顯無假名。則無以名其實體。則有名有體。乃今觀之要義也。宜指虛名以尋實名。棄虛體以得實體。故反覆辨明。名體虛實。故曰設名本以明其體等。正欲棄虛而就實故曰無體元虛。無名本寂也。

然而無體當名。由來若此。名之體當何所云爲。

上兩句結上有名無體。
下兩句生後因體施名。

夫體不自名。假他名而名我體。名非自設。假他體而施我名。

體主也。質也。名賓也。假也。假名實體。不相爲倫。故體不自名。要假彼假名以名我之實體。假名非自設。須假此實體而成我之假名。

若體之未形。則名何所名。若名之未設。則體何所明。然而明體雖假其名。不爲不名而無體耳。

體之未形。名何所名。似無名矣。名之未設。體何所明。似無體矣。然而體雖未形。非如兔無角之無體

名雖未設。亦非如兎無角之末名。故曰。明體雖假其名。不爲不名而無體耳。正顯世間之法。有實體而亦有假名也。

設名要因其體。無體則名之本無。如是則體不名生名生於體耳。

此正明假名。與夫實體。先之與後。使學者尋名顯體。以悟緣起本無。則性空理顯。以爲入道之先資也。體不名生。名生於體。所謂第一義諦。有名有實義也。

今之體在名前。名從體後。辨者如此。則設名以名其體。故知體是名源耳。

體爲本而名爲末。
故體是名之源也。

則名之所由。緣起於體。體之元緖何所因依。

世間之法。惟名與體。推名既得其由。推體復何元緖。下文正明體之緖也。法元如絲。法因如緖。得名之緖。復何所依。苟得其緖。可以盡一繭之絲矣。

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

夫萬法雖多。不出十界。十界雖衆。不外性相。性之未形。謂之體。性之既著。謂之相。第性不自相。假緣會以成相。會不自會。假性相以爲會。故十地論云單眞不立。獨妄難成。要因不生滅與生滅和合。而

爲緣起之法是則不性九界虛妄之法假緣起而成卽佛法界眞實之法亦假緣起而就故四敎皆明十二因緣法華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也然此緣起關乎三世過去則已造已成已造卽無明緣行二支是也已成卽今世依正二報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五支是也現在之果卽前五支現在之因卽愛取有三支是也未來卽生緣老死二支是也今且約現前一念尋常分別識心爲所觀境以明緣起卽下文恰恰用心時所用之心乃以意根爲因法塵爲緣中間生起一念識心名爲緣起之法中論所謂因緣所生法是也如是識心元依性起性之不變未隨緣時乃體不我形至不變而隨緣時乃假緣而成體然而緣非自會要因性體而成妄緣。

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

體之未形則性未隨緣也隨緣則緣有所會既未隨緣則雖有染淨之緣何所會哉緣之未會則緣未偶性也偶性則體有所形既未偶性雖有不變之性何所形哉明隨緣以為所觀故先明未會以為其本。

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

體形者如一念識心十法界中必落一界謂之體形也緣會而形者以根塵相對而後心生也但因緣不自會要因性體形兆乃能會也。

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別會形無別會則會本無也。

法性體自形兆而後緣會生法者則所生之法無別與他相會而成其形乃即性以為其形也豈非

形無別會而會本無耶。

緣會而形則明會無別形會無別形則形本無也。

然而單形不立要緣會而後成形緣會而形者則性緣而無別形既無別形則知形亦本無也此皆二法相破各顯其無以絶人之情非謂果無其法也私謂隨緣不變之法固不無而性由緣顯則性無自性緣藉性成則緣無自性既並無自性則緣起無生性亦自寂也故云本無以此。

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

石壁曰法性無體全指無明無明無體全指法性法性之與無明徧造諸法名之爲染無明之與法性徧應衆緣號之爲淨淸水濁水雖異淸溼濁溼無殊萬法言其體也從緣言其用也法既從於衆

緣而生。則知
法無自體矣。
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
既會。雖性空而不無。
初二句結成性空。次四句正名性之自空。則不當
有無。何者。蓋性空則不當有也。緣會則不當無也。
非有非無。中
道之理顯矣。
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不當無。何者。
會卽性空。故言非有。空卽緣會。故曰非無。
緣會之有者。正當是有。爲其假眾緣而爲體。故依
有而實非有也。性空之無者。正當是無。爲其因妄

情而言無。故雖無而實不無也。故徵釋云。方其會時。而其性本空。故言非有。方其空時。能隨緣而有。故曰非無。

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

今言不有不無者。正言事理不二稱中道。故謂之不有不無。雙遮二邊。非離緣會之有外。別有一無。亦非性空之無外。別有一有。謂之不有不無。卽此根塵識心等法。當體雙遮。名爲中道也。

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以非有非無名耳。

此中正結顯名之與體。稱爲中道。名有召體之功。體有應名之實。以爲下文奢摩他等三法之圓修

也。

不是非有非無旣非有無。又非非有非非無也。

上文顯是。此中遣非。謂言中道。非有非無者。不是尋常於非有無上。又加雙非。非去非有。非去非無。何也。蓋餘經論。爲不明法體者。情執未盡。要當於雙非之遣之又遣。故曰非非有相非非無相。今明緣會之法。有卽無。而無卽有。故體相破情無不盡。理無不顯。豈須遣之又遣哉。

如是則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所宗極圓頓之法。乃卽因緣所生之法。當體卽空。以其性本空寂故也。當體卽有。以其緣會而生故也。當體卽中。以其卽緣會之有而無。卽性空之無而有。如是中道。豈言語可

以議思惟可以度乎。然有境也觀也性也修也事也理也。今正言境與性理。若下文言奢摩他等。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方是明其觀也。修也事也。故知裂此一章。居於第十。使血脈理路斷絕不連。可不惜哉。具眼者。自能辨之。

簡示偏圓第八

戒中三應須具。

戒以防非止惡爲義。三聚之戒。皆能防止一切惡非故也。

一。攝律儀戒。謂斷一切惡。

攝律儀戒有四。一者不得爲利養故自讚毀他。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三者不得瞋心。打罵衆生。

四者不得謗大乘經典。持此四法。無惡不離。故名攝律儀戒。

二攝善法戒。謂修一切善。

攝善法戒者。所行之行。能攝一切善法也。謂身口意所作善法。及聞思修三慧布施等六度之法。無不聚攝。故名攝善法戒。

三饒益有情戒。謂誓度一切眾生。

攝眾生戒者。謂能攝受一切眾生也。能攝之行。即是慈悲喜捨。慈名愛念。能與一切眾生樂。故悲名憐愍。能拔一切眾生苦。故喜名喜慶。喜慶一切眾生離苦得樂。故捨名無憎無愛。常憶眾生同得無憎無愛。故以四等法攝諸眾生也。

定中三應須別。

石壁云。定以正簡尋伺昏沉爲義。

一安住定謂妙性天然本自非動。

此安住定在諸經中立名不同。華嚴稱爲法界。法華稱爲佛慧。楞嚴稱爲常住眞心圓覺稱爲圓滿覺性。涅槃稱爲三德。起信稱爲本覺智論稱爲三諦等。荊溪云。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卽當人妙心含生本性。修禪定者先能悟此方可全性以起修。全修而在性也。

二引起定謂澄心寂怕發瑩增明。

石壁云。理定本妙。迷而不知。今反迷方還修上定澄心息妄。發瑩智明。增道損生。功由引起。佛性論

云。道前名自性住佛性道中。引出佛性。余謂準此以明三觀。則前安住力是三諦。含生雖具。爲惑所覆。荊溪云。見思阻乎空寂。塵沙障乎化導。無明翳乎法性。今修引起。則以空觀破一切法。假觀立一切法。中觀統一切法。三惑之昏妄旣除。則三德之靜明得顯。澄心寂怕。則復乎靜也。發瑩增明。則復乎明也。引起之禪定修。安住之禪定得。能辨大事。莫此爲功。

三辨事定謂定水凝淸萬像斯鑒。

石壁云。修因趣果。所辨事圓。道後名果佛性。余謂辨事者。至於果地。能辨化度衆生。禪道駭動。智辨宣揚。無記化、化化復作化化之大事也。楞嚴云。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爲煩惱。皆是涅槃淸淨妙德。此之謂也。

慧中三應須別。

石壁云。慧以靈鑒不昧爲義。

一人空慧謂了陰非我。卽陰中無我。如龜毛兎角。

能了五陰假名。無有主宰。此無之無。如龜無毛。兎無角之無也。

二法空慧謂了陰等諸法。緣假非實。如鏡像水月。

能了五陰諸法緣假不實。此之不實。如鏡中像水中月之不實也。前龜毛兎角之無。乃無體之無。今鏡像水月之無。乃無實之無。二無之言雖同。二體之義永異。

三空空慧謂了境智俱空。是空亦空。

前之人法二境了達一切皆空境雖空而不無能空之智今則能空亦空名俱空是故名爲空空慧

見中三應須識

石壁云見者增計長非自是爲義

一空見謂見空而見非空

見空者謂能了達人法皆空也所見者雖空而能見者不空故成空見也

二不空見謂見不空而見非不空

不空見者謂能了達所空不空也所見者雖不空而能見非不空故成不空見也

三性空見謂見自性而見非性

性空見者。謂能了見自性也。所見雖性。而能見者非性。故成見非性也。第一於眞諦而起見。第二於俗諦而起見。第三於中道而起見。中論云。若法爲待成。是法還成待。以其未能忘能所。絕對待故。雖見三諦。而反執成見也。

偏中三應須簡。

此中所簡三德。乃修禪極喫緊工夫。悟此。則所修一切皆圓。迷此。則所修一切皆偏。若依大部止觀所簡。先約小乘。後約大乘。以簡三德。縱橫所該甚廣。所論甚博。舊註於此。亦約小乘大乘以簡偏。然皆不當修門。罔知大旨。其大旨者。正在能觀所觀能所契合。遠塵離垢。以明三德也。蓋所觀三諦名爲法身。能觀三觀名爲般若。能所契合名爲解脫。卽縱橫不縱橫。皆約此以明也。

一有法身無般若解脫

欲明三德有無者。須約縱橫二說以明之也。初約境論三者。所觀中諦屬法身德。眞諦屬般若德。俗諦屬解脫德。約觀論三者。中觀屬法身德。空觀屬般若德。假觀屬解脫德。約能所契合論三者。性淨涅槃屬法身德。圓淨涅槃屬般若德。方便淨涅槃屬解脫德。今言有法身無般若解脫約豎論者。知有本具三諦法身。不能全性以起三種般若之修何有能所契合三種解脫無累之證。故有法身無般若解脫也。約橫論者。於境知有但中之諦。不即二邊。於觀但修中觀。不能即空即假。故有中道法身而無般若解脫。又烏能三諦三觀境智契合以得果上三解脫圓證哉。私謂此中橫豎。橫約即一之三。豎約次第之三。又橫約三法。豎約境觀能所。

二有般若無解脫法身。

約竪論者。有空觀般若照眞諦。而不能照中道法身。烏能境觀契合以證性淨解脫哉。約橫論者。有三觀之修。而不能徹照三諦之境。又烏能契合法身而得解脫哉。

三有解脫無法身般若

約竪論者。有世間等禪定解脫。而不能照中道法身。以修般若。又烏能境觀契合以成出世間解脫哉。約橫論者。偏教三乘有果上解脫。而不知圓頓境智。故無眞般若與法身也。

有一無二故不圓。不圓故非性。

或縱或橫。有一無二。皆不能契三德妙性也。

又偏中三應須簡。

前則有一缺二。今則有二缺一。皆不成圓。故須簡之。

一有法身般若無解脫。

約豎論者。能從法身之性。起般若之修。故有二也。有二應離垢脫塵。其如昧而不明。故無解脫也。約橫論者。能以空中。照眞照中。然但複修。不能具修。故闕俗諦假觀解脫也。

二有般若解脫無法身。

約豎論者。能以般若空智照見陰空。度見思苦厄。而不能徹照中道。故無法身也。約橫論者。能以空假二觀。觀眞觀俗。但能複修。而不能具修圓觀三諦。故無法身也。

三有解脫法身。無般若

約竪論者。或由宿秉。曾觀法身妙境。自然於塵無累。離染着心。然而此世無般若之眞修。故有二無一也。約橫論者。能以假中二智。照俗中二諦複修。而無三觀三諦圓照之具修。故闕一也。

有二無一故不圓。不圓故非性。

問曰。圓覺二十五輪。單複具足。皆屬圓修。今以複修判歸於偏何耶。答曰。圓覺爲攝機故皆屬圓。此中爲顯圓。故判屬偏。又圓覺悟圓。則脩複脩單皆屬於圓。此中慮未悟者執之爲圓。故判屬偏。

圓中三應須具。

石壁云。云何三。云何德。法身。般若。解脫。是爲三。二一皆具常樂我淨。是爲德。

一法身不癡即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

法身不癡者天台明理即佛之法身也此是圓智圓覺諸法遍一切處無不明了蓋含生本有清淨法身當體如此照明則不癡不癡故即般若也既稱般若般若豈有染着故般若無着即解脫也以其解脫故能寂五住煩惱滅二種生死以其全體寂滅故即法身也論舉一即三以法身必具般若解脫只須立二句不必更至於三復云解脫寂滅即法身者爲顯三德極圓如循環之無端故作如此說耳又若作二句則二德有釋法身無釋矣爲顯法身是寂滅義故須第三句也

二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法身不癡即

般若。

義釋同前。但三法中。每以一法爲頭。各各互具耳。

三解脫寂滅。卽法身。法身不凝。卽般若。般若無著。卽解脫。

如文同前。

舉一卽具三。言三體卽一。

三德舉一卽三。言三卽一者。所謂直法身非法身以法身必具般若解脫。直般若非般若。以般若必具法身解脫。直解脫非解脫。以解脫必具法身般若。如摩尼珠。卽體圓。卽瑩徹。卽具寶。雖是一珠。而

有三義。雖有三義而是一珠。然有性中之三德。則法身般若解脫是也。法身屬一性、般若解脫屬二修。雖是法身一性。於全性而起般若解脫二修。故直法身非法身。於法身必具般若解脫。雖是般若解脫二修而全修在法身一性。故直般若非般若。於般若必具法身解脫。直解脫非解脫。於解脫必具法身般若。此就性中論三也。有修中之三德。則空觀假觀中觀是也。雖是三修乃全性中三德。以起修中三觀。全修中三觀而在性中三德。性其全是三德。故三觀雖在於修。亦可論乎修性。蓋全法身以爲中觀。故直法身中觀。非法身中觀。謂法身中觀。必具般若空觀。解脫假觀。全般若以爲空觀。故直般若空觀。非般若空觀。謂般若空觀。必具法身中觀。解脫假觀。全解脫以爲假觀。故直解脫假觀。非解脫假觀。謂解脫假觀。必具法身中觀。般若空觀。此就修中論三也。有果上之三德。則三種解

脫是也。雖是果德。乃全性中三德。修中三觀以成果上三德。蓋全性中法身以修中觀而證果上性淨解脫。全性中般若以修中空觀而證果上圓淨解脫。全性中解脫以修。修中假觀而證果上方便淨解脫也。又此三德。於性中但名法身。於修中但名般若。於果上但名解脫。以其名分主賓。故圓修之人能悟此者。單修亦可。複修亦可。具足修亦可。圓覺備明二十五輪。有單修複修。具足修。非性顯攝機之遍。亦以彰圓修之妙也。

此因中三德。非果上三德。

正顯前所明三德。乃就眾生因性。非修性以辨也往人不諳。乃約小乘大乘果證以辨者。有違此旨矣。

欲知果上三德。

石壁云。有曰。禪宗何論於果。故智者歎云。嗚呼。聾騃。若爲論道。僞說滋漫。難可紀矣。

法身有斷德。遍因斷惑而顯德。故名斷德。

天台云。法身不顯。過在無明。故曰。法身流轉五道。法身旣顯。功由斷德。故曰出纏名大法身。余謂前云。法身寂滅。此之謂也。

自受用身有智德。具四智眞實功德故。

石壁云。準唯識轉於八識。以成四智。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此之四智。能嚴法身。不就他論。故云眞實功德。余謂自受用身者。報

身也。此之報身。惟佛自己受用。初住已上。等覺已還。所不能見。

他化二身有大恩德。

如文下釋。

他受用身於十地菩薩有恩德故。

石壁云。問。自他受用二身云何。答。自受用身。上冥如理。他受用身。下應機緣。亦是如理如量二智。根本後得二智。然地上聖人。見他受用。卽舍那十重爲十地所現。故余謂別明初地。破無明。見他受用身。圓明初住。破無明。見他受用身。今言十地。依華嚴故。

三種化身於菩薩。二乘。異生有恩故。

石壁云。大化千丈。小化千尺。并丈六。更有隨類化不定。余謂佛有三身。曰法。報。應。今云自受用身。即報也。他受用。即報即應。他菩薩所受用故亦可稱勝應。故又今但云化。不云應者。合應爲化故。若具論者。須分應化。如釋迦丈六。名爲劣應。於法華會。又召十方分身。故知不開。未爲詳說。

三諦四智。除成所作智。爲緣俗諦故。

石壁云。謂成所作智。多附利他種種變化。是以除之。若準唯識說而實異。大圓鏡智成法身。平等性智成報身。成所作智成化身。妙觀察智遍於三身。存斯兩文。學者詳也。

然法無淺深。而照之有明昧。心非垢淨。而解之有迷悟。

石壁云。結示次位。因果歷然。約法約心。水波無別。論照論解。清濁須分。故無濫於聖階。亦不屈於凡下。如斯奧旨。味而研之。

翔入初心迷。復何非淺。終契圓理。達始何非深。

初心迷淺者。不了三德以成偏。終契達深者。能了三德以成圓也。

迷之失理而自差。悟之失差而即理。迷悟則同其致。故漸次名焉。

悟則同其致者。譬如以清明眼。觀晴明空。惟一晴虛。逈無所有也。迷之而自差者。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見虛空種種非相也。合法可知。

正修止觀第九

奢摩他頌。

梵語奢摩他。此云止。豎而明之。義當於空。橫而言之。義開三止。廣如止觀中說。今且豎明。有遮義空義。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此承上章明事理不二。空有雙忘之理。與夫開示偏圓。三德相即。圓融微妙。乃即有而無。即無而有。即邊而中。即偏而圓。至令全性起修。時觀根塵緣起一念之心。全修在性。可謂妙契寰中矣。恰恰用心時者。即佛種從緣起。屬會緣之有也。雖緣會而性本空。故恰恰而無心用。是則常無心。何妨恰恰

遮止之用常遮止之用。何妨恰恰以無其心。又恰恰用心時者。照也。有也。恰恰無心用者。遮也。無也。無心恰恰用者。卽遮而照。卽無而有也。常用恰恰無者。卽照而遮。卽有而無也。此是圓融止觀。故卽遮卽空時。以明卽照卽有也。

夫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

上且泛明有無一念。遮照同時。今正明奢摩他義。蓋止義如止觀中說有三種。一止息止。二停止止。三不止止。言忘塵而息者。卽止息止也。言念非忘塵而不息者。以人之妄念因緣塵。分別而有。塵不忘而念不息也。然而塵之所以得忘者。乃因念息而忘也。蓋此二法。相待而立。存則俱存。忘則俱忘。有一則有二。寄存則偶存也。

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

承上章。蓋言塵忘豈非息念而忘乎。念息。豈非忘塵而息乎。

忘塵而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

此明妙止。忘能所。絕根塵之所由也。謂雖忘塵而息。其實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其實忘無所忘。以其能所性空故也。

忘無所忘。塵遺非對。息無能息。念滅非知。

忘既無所忘。則遺卻前塵而無所對。息既無能息。則滅去其念而非能知。

知滅對遺。一向冥寂。

知滅則忘能知之根也。對遺則忘所對之塵也。能所圓融。根塵泯淨。則一向冥然寂滅矣。

闃爾無寄。妙性天然。

妄想。寄寓根塵。靈知闃寂。獨脫此之妙性。乃自然而然。實不因修而後得。不修而非無也。

如火得空火則自滅。空喩妙性之非相火比妄念之不生。

石壁云。靈知廣大。取譬於空。能所妄情猶如於火。火投空滅。妄至眞傾。一相法門。功德若此。

其辭曰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眞空的的。

妙性寂寂。因忘緣而得。靈知歷歷。由寂寂而生。契寂寂而自歷歷。悟歷歷而自寂寂。歷歷不寂寂。則非靈知矣。寂寂不歷歷。則非妙性矣。當寂寂而歷歷。歷歷而寂寂。則無記昏昧者。昭昭也。契本眞空者。的的也。

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

惺寂二法。本是一體。隨用不同。不分而分也。何妨辨乎主賓。如其妄緣旣寂之時。則以寂爲主惺爲賓。此爲主中之賓。要賓來歸主。用來歸體。則寂寂之主有力。不墮於寂寂無記之非。此則是也。不然又成非矣。如其靈知歷歷之時。以惺爲主。寂爲用。此亦主中之賓。要賓來歸主。用來歸體。則惺惺之主有力。不墮於惺惺亂想之非。此則是也。不然又成非矣。

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

寂。卽上之寂也。知。卽上之惺也。以知知寂者。卽以惺惺而照寂寂也。雖然若以能惺之知。而照所寂之境。則能所宛然。待對角立。如此之知。非無緣知矣。

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

如意喻寂。手喻於知。以知知寂者。如手執如意也。言其未能忘能知之知故也。

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

以自知知者。已勝於以知知寂。然雖是一體。而猶未忘能所。故非無緣之知。

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

手喻能知。拳喻所知。雖離如意而歸於本拳。拳雖是手。猶有作意而捏之也。且又終存能所兩相。喻以自知知其所知。終不能忘於緣也。

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

上文簡非。此中顯是。謂亦不以能知而知。其寂亦不以自知而知。其知脫去兩重。忘能忘所。如此雙忘。非謂一總無知。同於木石者爲是焉。故曰不可爲無知。中間自性了了。然而常知。故不同於無情也。

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

不同於兎角。

手不執如意。以喻脫去初重。亦不自作拳。以喻脫去次重。不可爲無手。以喻中有不必脫者。安然如故。故不同於兎角有虛名而無實體也。

復次修心漸次者。夫以知知物。物在知亦在。

此文所示。與前所辨似同實異。同者。亦約兩重能所而辨也。異者。前初重約寂以辨所知。今初重約物以辨所知。善須分別。弗使雷同。況云物在知亦在。則能所兩者俱在。豈同前有知而不能忘知乎。

若以知知知。知知則離物。物離猶知在。

此脫去初重。猶存乎次。亦非眞離。以其知猶在故。

起知知於知後知若生時前知早已滅

此出第三重之過也。後知若生時。即再起能知知於所知。則後知生時。前知已滅矣。

二知既不並。但得前知滅。滅處爲知境能所俱非眞。

前念滅而後念生。故云不並。以滅處爲所知境。既有生滅復有能所。非妄而何。

前則滅滅引知後則知知續滅。生滅相續自是輪迴之道。

石壁云。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生滅不斷。即是輪迴。圓覺云。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余謂起過雖與不同。結過輪迴是一。

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知而已。

前已簡非。今文顯是。而言知者。但一靈明獨知。無能所。絶待對也。

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續。中間自孤。

如是但知之。知者。前不接滅而有。後不引起而知。前滅後知。不斷不續。中間妙體。虛然自孤。

當體不顧。應時消滅。知體旣已滅。豁然如託空。

石壁云。儻顧。還成能所。不顧。如倚太虛。

寂爾少時間。惟覺無所得。卽覺無覺。無覺之覺。異乎木石。

豁然如空。復何所得。亦非一總無覺。亦非一總有覺。但卽覺而無覺。乃無覺之覺也。故異乎木石。

此是初心處冥然絕慮。乍同死人。能所頓忘。纖緣盡淨。

人以慮爲人。絕慮則同死人。此乃塵勞暫息。乍爾如斯。非如永死者。果永死矣。則入涅槃。豈不快哉。私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一念回光。便同本得。惟圓修頓悟。一超直入。則能所頓忘。纖塵盡淨矣。

闃爾虛寂。似覺無知。無知之性。異乎木石。

第無慮知非無眞知。故無知之性。異乎木石。

此是初心處。領會難爲。

結前旨趣。初學難知。

奢摩他之餘。

入初心時。三不應有。一惡。謂思惟世間五欲等因緣。二善。謂思惟世間雜善等事。三無記。謂善惡不思闐爾昏住。

此三種念。一往言之。初則惡人有。次則善人有。三則中人有。再往言之。三人俱有。惟多少不同。俱爲道障。故宜無之。

復次初修心人入門之後須識五念一故起二串習三接續四別生五即靜

此且總標下自釋出

故起念者謂起心思惟世間五欲及雜善等事串習念者謂無心故憶忽爾思惟善惡等事接續念者謂串習忽起知心馳散又不制止更復續前思惟不住別生念者謂覺知前念是散亂即生慚愧改悔之心即靜念者謂初坐時更不思惟世間善惡及無記等

事。即此作功故言即靜。

前之三念同於前二。但無無記與之爲異耳。

串習一念初心者多。接續故起二念懈怠者有。別生一念慚愧者多。即靜一念精進者有。

後之二念誠如定判。前之三念。一往可爾。再往言之。自有初心三念頓除者。自有久修浮沉任運者。總以二言斷之。懈怠者有。精進者無。若圓解成就達念本空。則知幻即離。不作方便。其若不然。如水上拏葫蘆。展轉相依。亦奈之何。

串習。接續。故起別生。四念爲病。即靜一念爲藥。雖復

藥病有殊。總束俱名爲念。

別生一念。雖判爲病。猶是藥中之病。然約一念相應言之。雖不可有。約息前四言之。則不可無。即靜爲藥。亦未離念者。藥雖治病。何如無病。不藥爲愈哉。又俱名念者。此爲坐禪時。靜境正好。於此境上。寂而照之。使離於念。況乃尚未離念。豈非猶屬於念。

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爲一念相應。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

石壁云。五念都息。一念現前。一念者。謂無念也。無念之一念。即靈知之本源。經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

然五念是一念枝條。一念是五念根本。

石壁云。五念非離一念而有。一念不藉五念而生。束爲本末之相須。應同水波之無有。

復次若一念相應之時須識六種料簡。一識病。二識藥。三識對治。四識過生。五識是非。六識正助。

此先標列。下文自釋。

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記。緣慮者善惡二念也。雖無差殊俱非解脫。是故總束名爲緣慮。無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然俱非眞心。但是昏住。此二種名

爲病。

前文明病。則三不應有。今又束三爲二。惟昏與動。以爲惺寂。藥病之主對故也。

第二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寂寂謂不念外境善惡等事。惺惺謂不生昏住無記等相。此二種名爲藥。

病相雖多。不外虛實。藥品雖衆。豈出補瀉。天地生之。醫王則之。不差毫末。

第三對治者。以寂寂治緣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破二病。故名對治。

良醫因病立藥。亦復因之設方。病有虛實之因。藥有補瀉之力。昏住失於實。以惺惺瀉之。緣慮失於勞。以寂寂補之。天台云。止乃伏結之初門。觀爲斷惑之正要。止乃愛養心識之善資。觀爲策發神解之妙術。大哉醫王。可謂神聖工巧矣。

第四過生者。謂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因藥發病。故曰過生。

圓修之人。須知破過有能破不如所破者。服寂惺之藥。能治昏妄之病是也。有能破如所破者。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是也。始則豈非能破。今則翻成所破矣。

第五識是非者。寂寂不惺惺。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

此乃緣慮不惺惺不寂寂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唯歷歷兼復寂寂此乃還源之妙性也此四句者前三句非後一句是故云識是非。

前三句或是執藥以成病或是藥病不主對故生過患惟第四句因病服藥藥效則病痊既元神充實亦體用不孤故稱爲還源之妙性也。

第六正助者以惺惺爲正以寂寂爲助此之二事體不相離。

論此二法。謂體則俱體。用則俱用。約相須而言也。若約動靜論體用者。豈不以寂爲體而惺爲用乎。譬如空之與日。十方世界同一明照。當爾之時。空不異日。日不異空。非體用之必俱乎。然而虛空則靜。日光則動。豈不以空爲體。而日爲用乎。第以一念靈知。而爲之主。則不得不以惺爲正寂爲用也。至於下簡偏圓中。論三德則又以法身爲體。般若爲用。

猶如病者因杖而行。以行爲正。以杖爲助。夫病者欲行。必先取杖。然後方行。

先喻可知。

修心之人亦復如是。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

惺。不致昏沈。令心歷歷。歷歷寂寂。二名一體。更不異時。

心體本寂。因緣慮而生勞。性理本明。緣昏住而生睡。今欲復之勞擾。非寂寂以無功。昏睡。非惺惺而不力。二者相須。缺一不可。第用有先後。治有開除。今論初入定門。必捐塵勞為始。故須以息緣慮為先也。

譬夫病者欲行。闕杖不可。正行之時。假杖故能行。作功之人。亦復如是。歷歷寂寂。不得異時。雖有二名。其體不別。

石壁云。惺惺如行。寂寂如杖。此二相須。耆摩在手。

又曰。亂想是病。無記亦病。寂寂是藥。惺惺亦藥。寂寂破亂想。惺惺治無記。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復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復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寂寂爲助。惺惺爲正。思之。

類通識病。識藥。對治。過生。是非。正助。六門。令學者一一諳練方藥。臨機應變。以用之。則無不奏效矣。

復次料簡之後。須明識一念之中五陰。

石壁云此文來意由前云一念靈知自性虛淺學之流不達一念無念無念之念卽靈知自性反認緣塵有知者爲靈知如此則謬之甚矣故此文以五陰破之

謂歷歷分別明識相應卽是識陰領納在心卽是受陰心緣此理卽是想陰行用此理卽是行陰污穢眞理卽是色陰

五陰之義有二種一生死五陰二法性五陰生死五陰九界有之法性五陰惟佛證之生死五陰又有二種分段五陰六凡有之變易五陰三聖有之分段五陰又有二種一期五陰感報有之一念五陰緣慮有之今文所辨卽緣慮五陰也緣慮爲因一期爲果苟未脫此焉契靈知不契靈知焉超生

死。故須識之破之。

此五陰者舉體卽是一念。此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

總在一念。別分色心。

歷歷見此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卽有空慧。

人以主宰爲義。見此無宰。故契人空。

見如幻化卽法空慧。

法以陰實爲義。見此幻化。故契法空。

是故須識此五念及六種料簡。願弗嫌之。

石壁云。他不見者。謂爲煩芿。若不委示。學者焉知。

如取眞金明識瓦礫。及以僞寶。但盡除之。縱不識金金體自現。何憂不得。

始則金沙混雜。中則揀沙存金。末則惟金無砂。但能去砂令盡。縱不識金。而金體自現。以喻合法。思之可知。

毘婆舍那頌

梵語毘婆舍那。此云觀。竪而明之。義當於假。橫而言之。義開三觀。謂空假中。今且竪明。有照義假義。又觀有三名。觀穿觀。觀達觀。不觀觀。廣如止觀。釋名體相中說。

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

境有事理。智亦同之。了世間事境。達正因緣生。世俗智也。了因緣本空。無人無我。眞空智也。了空卽假。知病識藥。出假智也。了達二邊。惟卽中道。中觀智也。今明境智。且言因緣卽空。以爲出世間空智。所以下文但云緣生性空。及以色卽是空。以爲修心創步之方。擧一例二。何俟盡說。夫萬像森羅。博地共有也。了與不了。智愚之分也。愚則逐境以飄流。起緣塵之分別。生生故生。生以爲生死之因。智則觀緣生而制止。達物性之空虛。有有而不有。以爲涅槃之道。如是則境智相藉。以了以生也。

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

未了境時。而智終不生。未生智時。而境終不了。故知智生。乃了境而後生也。境了。乃因智而後了也。

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

境若非空而不可了。則智生何以能了。今既智生而了。則境本自空。而了無所了也。智若非空而不可生。則境了何以能生。今既境了而生。則智本自空。而生無能生也。

生無能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

若有能生。智則屬有。若有所了。境則屬無。既無能生。智則非有也。既無所了。境則非無也。非有非無則境空智寂。即空即有。則境淨智明。

無即不無。有即非有。有無雙照。妙悟蕭然。

上文所論境智互明有無者。不是離無而別有於有。離有而別有於無也。祇無即不無。祇有即非有。

無則非無無卽是有也有則非有有卽是無也始旣雙非末則雙照如是妙悟萬累蕭然

如火得薪彌加熾然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

石壁云實智照境如火燒薪大品云色大般若亦大

其辭曰達性空而非縛雖緣假而非著

楞伽云不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若起分別則爲境之所縛達境惟心已分別則不生分別不生則不爲境之所縛能達惟空則反乎是故雖緣假境而亦心無所著也

有無之境雙照中觀之心歷落

達性空。卽照空也。緣妙假。則照有此雙照也。達空由緣假而達也。緣假由了空而緣。此雙遮也。雙遮雙照。圓中著矣。

若智了於境。卽是境空智。

此言智非境不生。所謂智生則了境而生也。蓋智能了空者。亦由境本自空。而後智能了空故也。

如眼了花空。是了花空眼。

楞嚴云。見與見緣。幷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圓覺云。知是空花。卽無流轉。二經義明。可以卽喩而卽法矣。

若智了於智。卽是智空智。

智雖了境空存智智未了猶如然火木薪盡木猶存既然諸薪已木亦復自然故自了空已更以智了智如是了智智是爲智空智

如眼了眼空是了眼空眼

合法可知

智雖了境空及以了智空非無了境智境空智猶存

牒結前第一重所觀雖空能觀猶在

了境智空智無境智不了

了境智空智者結前境智俱空也無境智不了者總言若能如此則無有境無有智而無不了也

如眼了花空。及以了眼空。非無了花眼花空眼猶有。了花眼空眼無花眼不了。

初二句喩前境智俱空。第三四句重出能觀之智不了之非。第五六句顯境智俱空之是。了花則境空也。眼空眼則智空也。無花眼不了者。喩無有境無有智亦無不了也。

復次一切諸法悉假因緣。因緣所生皆無自性。

自性者。諸法自生之性也。八不了之執法自生於自果。能自生。則不假因緣。以正理而推。世間無有一法不從因緣生者。比如眼識內從根。外從色塵。二者和合。識生其中。離二則本無眼識。豈非眼之爲識。無自性乎。生無自性。故其性也空。故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欲推性空。須此二句。若

欲觀假觀中。又有後二句。所謂亦名爲假名。亦是中道義。此是天台傳宗要旨。近有人云。若據敎意。大凡一偈。皆有四句以成其意耳。智者離爲三觀。似乎支蔓。余謂若三智一心中得。亦出智論。豈能樹亦支蔓乎。又瓔珞圓覺楞嚴涅槃等經。皆明三觀。若如所破。則釋迦金口誠言。亦支蔓矣。夫爲宗師者。敎眼亦須具一隻始得。其或不然。難免徐六擔板去也。

一法旣爾。萬法皆然。

一切諸法。無有不從因緣而有自性者。

境智相從。于何不寂。

智因照境而空。境由智了而寂。二法相從。能所俱泯。

何以故因緣之法性無差別故。

因緣之法。雖有差別。因緣之性。本無差別。譬如波有千差。水性不二。不二之性。即實性也。

今之三界輪迴。六道升降。淨穢苦樂。凡聖差殊。

正明因緣之法而有差別也。

皆由三業四儀六根所對。隨情造業。果報不同。善則受樂。惡則受苦。

此明因緣差別之所由來也。

故經云。善惡爲因。苦樂爲果。

引證可知。

當知法無定相隨緣搆集緣非我有故曰性空空故非異萬法皆如。

祇如四大無情摶之以爲山岳有情摶之以爲色身戒善摶之以爲人天惡逆摶之以爲鬼畜豈非法無定相隨緣構造乎哉情念本空罪福無主一切性空何莫非如。

故經云色卽是空四陰亦爾。

色是幻色空是眞空迷時全眞空爲幻色悟時全幻色證眞空。

如是則何獨凡類緣生亦乃三乘聖果皆從緣有。

石壁云十界緣起凡聖兩分六趣染緣四聖淨緣染淨雖異緣起則同猶如淸水濁水波溼無殊

是故經云佛種從緣起

法華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則聲聞以四諦爲緣起緣覺以十二因緣爲緣起菩薩以六度爲緣起佛界以佛乘大白牛車爲緣起復須了知華嚴能隨染淨緣具造十法界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旨方契諸法實相之宗

是以萬機叢湊達之者則無非道場

日用觸緣對境莫非因緣生法而緣生無性當體全空全空卽寂滅道場眞阿練若處是故能達此者何適而非菩提哉

色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

夫境藉智融而智隨境遍故色像遍法界而般若亦遍法界前云道場者指本有法身之理也今云般若指修成菩提之智也境智圓融斯理有在因筌得魚無負空言前簡偏圓中已明。

故經云色無邊故當知般若亦無邊。

自非達境成智安令二俱無邊。

何以故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

重牒前文。以明無
非道場般若之旨。

生無能生。則內智寂寂。了無所了。則外境如如。

內智本來寂寂。而不寂者。過在不達境空。外境本
自如如。而不如者。過在無能達智。若了生無能生
了無所了。向何智而
不寂。何境而不如哉。

如寂無差。境智冥一。

境如。卽智如。智寂。卽境寂。元是一體。今悟生而無
生。了而無了。境智冥一。如寂無差。則法身般若冥
合而不
分矣。

萬累都泯。妙旨存焉。

天台云。直解脫非解脫。解脫必具法身般若。皆由境智圓融。能所不二。故能超塵越累。慧翅高飛。

故經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如是則妙旨非知。不知而知矣。

般若雖以知而爲其用。苟存其知。非眞般若矣。惟其無知。而無所不知。如是之知。則不知而知矣。

優畢叉頌。

梵語優畢叉。此云止觀等。亦名中道妙觀。在止觀中。此屬圓頓中攝。乃卽前二觀。卽竪而橫。卽橫而竪。亦雙遮雙照。非遮非照。

夫定亂分歧動靜之源莫二。愚慧乖路明闇之本非

殊。

動靜明闇。病也。定亂愚慧之所由生者。是皆支流。考其源本。莫不從明靜之性生也。觀其支流莫不異。觀其源本莫不同。愚迷則從流出流。因靜而生昏。因明而生亂。智悟則從流遡源。破亂以爲靜。破昏以爲明。是以欲明止觀不二之旨。先標昏動明境之源。

羣迷從暗而背明。捨靜以求動。衆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

羣迷非無其明。祇背明而從暗。非無其靜。祇求動而捨靜。所以爲愚迷也。衆悟非無動。能背動而從靜。非無其暗。能捨暗以求明。所以爲智悟也。

明生則轉愚成慧。靜立則息亂成定。

明生何以能轉愚而成慧。靜立何以能息亂以成定。以其動靜之源莫二。明闇之本非殊。是故可以縛而可以脫。蓋爲物所轉。故爲昏爲動。若能轉物。則爲靜爲明矣。

定立由乎背動。慧生因乎捨暗。

定立既由背動。則動不可以不背也。慧生既因捨暗。則暗不可以不捨也。

暗動連繫於樊籠。

暗之與動。何須背捨。以其能連繫於生死之樊籠故也。

靜明相趨於物表。

靜之與明何須還復。以其能趣於煩惱之物表故也。

物不能愚。功由於慧。煩不能動。功由於定

靜明何以復。定慧何以成。以其得大體而能起大用。大用現前。則物不能愚。而煩不能亂。遠討其因。則功由止觀。

定慧更資於靜明。愚亂相纏於暗動。

得定慧相資。則本體靜明。靜者而愈靜。明者而愈明矣。若愚亂相纏。則本心暗動。暗者而愈暗。動者而愈動矣。

動而能靜者。卽亂而定也。暗而能明者。卽愚而慧也。

如是則暗動之本無差。靜明由茲合道。愚亂之源非異。定慧於是同宗。

卽亂而靜者。如虛空本無動靜。風生則動。風息則靜。然風亦依空而生。所以拂衣則有。垂裳則無。拂之垂之。由乎人。豈非卽靜而動。卽動而靜乎。卽暗而明者。亦如虛空。本無明暗。日出則明。日入則暗。然日亦依空而住。所以揭之則有。覆之則無。揭之覆之。亦由乎人。豈非卽明而暗。卽暗而明乎。法性亦然。合之可知。故曰暗動之本無差。愚亂之源非異。如此。則靜明由茲合道。定慧於是同宗矣。

宗同則無緣之慈。定慧則寂而常照。

宗同。則定慧合一。當中道無緣之慈。雙忘乎定慧也。定慧則寂而常照者。當生緣法緣之慈。雙忘乎

空假也。

寂而常照。則雙與。無緣之慈。則雙奪。雙奪。故優畢叉。雙與。故毘婆舍那。

雙與。卽中道之雙照也。雙奪。卽中道之雙遮也。故三種止觀。一一各有主對。

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

奢摩。當靜義。然法性之體立不孤然。故雖寂而常照也。

以毘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

毘婆舍那。當觀照義。然法性之體亦不孤立。故雖照而常寂也。

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

優畢叉。當止觀等。旣非寂而非照。亦卽照而卽寂。今文爲顯中道故。且言其雙遮。

照而常寂故。說俗而卽眞。寂而常照故。說眞而卽俗。

非寂非照。故杜口於毗耶。

此正結歸眞俗中三諦。以明所宗空假中三觀。故奢摩他雖當於止。亦名爲空觀。毗婆舍那雖當於觀。亦名爲假觀。優畢叉雖於止觀等。亦名爲中觀。蓋法性至元。義極於三。至於煩惱菩提。般若涅槃亦惟極於此三。噫。明明大道。昭昭耳目。聞而不信。見而不行。肆無月而浪行。甘躄足而望路。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觀心十門第十。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疏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元源。

十門生起者。凡百修行。入道須悟諦理眞實。然後觀門得體。可以全性起修。能如是修。必得相應。苟不相應。則精進者有上慢之失。懈怠者墮疏懈之非。前出觀體。言畧意周。重出觀體。義圓法備。廣畧相從。然後造修有路。求寶知方。復慮修心。前多歧逕。或執非以爲是。或以是而爲非。是非之中。最宜

明識。一切義門。皆憑詮旨。詮旨有會。方契佛心。則一一行門無非圓通。若如是者。則左右逢緣。觸迷成觀。不執觀以迷旨。不封言而惑理矣。

第一言其法爾者。

法爾者。自然也。謂法法皆爾。性是天眞。蓋眞如之理。法爾不變以隨緣。一切諸法。法爾隨緣而不變

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不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

心性。卽眞如異其辭爾。虛通。言其體德。此心眞如於三際時。十方處。虛空了無一物。融通毫無窒礙。如大火聚。四邊不可湊泊。爍破一切思慮緣影。故曰心性虛通。眞如絕慮。然而現見衆生有緣慮之

心。舉則動。息則靜。與心性眞如二之殊之者。皆迷而不自覺悟故也。云何謂之迷。又云何謂之悟。須知迷無別迷。祇於諸佛悟處而成迷。悟無別悟。亦祇於衆生迷處而成悟。故一切動靜遠尋其源。與心性虛通之源莫二。一切緣計遠尋其根。與眞如絕慮之心非殊。楞嚴云。佛告文殊十方如來與諸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靜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是則心性虛通。眞如絕慮。其猶晴明之空。衆生緣慮昏動。其猶捏目以見空花。方其捏目以成花時。果有花乎哉。果無花乎哉。果有起滅動靜乎哉。果無起滅動靜哉。然而花卽空也。空卽花也。其猶動靜卽心性之虛通也。緣計卽眞如之絕慮也。故曰。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

苟明此義。則其旨皎然矣。

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

此以現事證成上義。苟動靜之源與心性虛通有二。緣計之念與眞如絕慮有殊。何以故。若惑見紛馳。用觀法窮之究之。而此惑見當處銷融。唯是一寂眞空。以是驗之。斷非虛也。

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

靈源者。卽上所言心性眞如之體也。虛通者。以其絕慮故也。故云不狀。方其動靜緣計未狀之時。如鏡臺鑑物不差。莫逃其狀。非以心性虛通眞如絕慮而然乎。上句證念起元同。下句證離念廓照。

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

此以果德大用現前以明全是衆生因心本具如果上法眼能鑒平俗全由因心靈源不狀鑒之以千差慧眼能照平眞全由因心感見紛馳窮之惟一寂佛眼之功圓著者全由因心一寂如理智千差如量智雙消中得來所謂因超果海果徹因源者以此

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恆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元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

上文所說因是得意元談又不若取質捨文結歸實際此正事理不二簡示偏圓正修止觀中深切旨歸三諦一境之法身三智一心之般若境智冥合之解脫也蓋圓伊之道非縱非橫者正以所觀

之境屬法身。當此三諦圓中之一諦也。譬彼圓六最上一點。第此諦舉一卽三。故直法身非法身。以法身必具般若解脫。以此中諦卽眞卽俗故也。能觀之觀。屬般若。當此三觀眞空之一觀也。譬彼圓六左邊一點。第此一觀舉一卽三。故直般若非般若。般若必具法身解脫。以此空觀卽假卽中故也。能所冥合。屬解脫。當此三脫。屬方便淨解脫。譬彼圓六右邊一點。第此一脫舉一卽三。故直解脫非解脫。解脫必具法身般若。以此解脫卽法身般若故也。若親切指示。卽當人現前一念。性具諸法。依正差殊。卽解脫也。居於一念無有差別。卽般若也。卽一念而諸法。卽諸法而一念。卽法身也。此爲所觀。卽是法身。能觀此三。卽是般若也。能所冥合。絕思絕議。卽是解脫也。

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

一心深廣者。則豎窮橫亘。無心不三智也。無境不三德也。無塵不三解脫也。如是微妙。不可思議。逢緣對境。無非出生死之要。舉足生心。何莫入菩提之路。

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衆生從眞起妄。如從源以出流。行人返妄歸眞。如從流以溯源。是故修行善入流者。正在卽流得源不遠而復。其若捨流而別尋源。則愈求愈遠。流者一念識心是也。源者。一念空假中是也。故曰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第二出其觀體者。祇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觀者。三觀也。體者。三觀出生安立之處也。祇知一念者。不須緣理斷九。離此一念別求淸淨眞如也。

一念卽空。何般若而不具。一念卽不空。何解脫而不有。一念卽非空非不空。何法身而不圓。此大師所傳。天台一宗。卽陰觀妄。煩惱卽菩提。生死卽涅槃。性具之旨。舊注欲改祇字作應字。豈知宗旨者哉。

第三語其相應者。

空破見思。與般若相應。假破塵沙。與解脫相應。中破無明。與法身相應。

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

人逢逆順之境。喜怒縈之於懷。以其心不空也。若得心空。不因讚譽而喜。不爲譏毀而憂。以其心空而無所受故也。

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

喜怒不形於色。古之高士。及修忍之人。皆能行之。惟刀割不苦。恐不能以强力忍。若忍辱仙人。爲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而無煩惱。金剛經云。爾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此則身與空相應。乃能若是也。

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

依報者。謂人身正報所依一切受用物也。若素位君子。於富貴患難無適而不自得。則已能忘得失略喜慍。矧修禪之人。依報與空相應者。得失能攖其心哉。

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

愛見俱忘空之力也。慈悲普救不空之力也。始則旋假以入空。次則旋空而入假。故能不住無爲而利益諸趣。

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

與空相應。內則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與不空相應。外則山花若也逢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

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

石壁云。貪求已滅。理順於空。給濟恆施。事符於假。肇法師云。般若之門觀空。漚和之門涉有。

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

法華云。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開居於初。菩薩無明初破。初見實相能與中道相應故也。

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

石壁云。一塵諸塵。惟約依報。祇於一塵。卽入卽出卽雙入出。卽不入出於依報中。一一自在。於正報中。亦復如是。三昧者。此云正受。艮以不受諸受。名爲正受。

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香臺寶閣者。自受用身所居實報莊嚴土也。卽以之而嚴土自用。卽以之而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天台約六卽以辨圓位。卽故不生退屈。則前二門中事也。六故不生上慢。則相應門中事也。故知相應一門。已當明位矣。

第五誡其疏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尙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喩中雖云非船何以能度。意在勸人登舟。法上雖云非觀無以明心。意在策人入觀。葢此誡怠爲知觀人說。不爲未知者說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祇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祇知照也不知寂也。卽照而遮。故卽空不空而雙非也。卽寂而照。故雙照也。非去非有。乃是照空。非去非無。乃是照有。前出觀體者。且正顯中。重出觀體者。中亦不立。存然亡然。不可得而名焉。斯臻元妙。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

此章來意。爲明重出觀體之所以。蓋言心不是有。故卽空。心不是無。故卽不空。心不非有。故非非有。

心不非無。
故非非無。

是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

釋前所以。何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以是有是無卽墮是故也。何故心不非有心不非無。以非有非無。卽墮非故也。

如是祗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

石壁云。結指是非俱非。對前相待之非。未是絕待之是。

今以雙非破兩是。

非不也。卽前心不是有。心不是無之兩不者。以破是有是無。

是破非是猶是非。

是。卽是有是無之是。旣以不而不去者。豈非非是。猶是非乎。

又以雙非破兩非。

雙非雙不也。卽前心不非有心不非無之兩不者。以破非有非無。

非破非非卽是是。

非。卽前非有非無之非。旣以雙不而非去。非非去。則是存。豈非。非非破非非。卽是是。石壁云。權立爲是。慮犯無窮。向下結成。還成能計。

如是祇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不非不不是不

不是。

石壁云。如是下。結上兩重。末是下。釋上一重。破所立能。此亦破之。故云。不非非不是是。下釋上二重。病去藥存。此亦破之。故云。不不是。

是非之惑綿微難見。

石壁云。問。此惑爲復障理障事。答。能障於理。非障於事。乃由無明不了。橫計是非。陰宰若亡。是非都泯。

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石壁云。是非幽微。其義最細。察之無象。尋之無蹤。若非智眼朗然。云何能祛此見。

第八簡其詮旨者

詮即能詮旨即所詮欲其始則因詮而會旨終則得兔以忘罤故須簡之。

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

大品云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

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

石壁云理智非行藉行熏成圓覺云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今謂旨即正因宗即了因觀即緣因余謂非也應以旨作正因宗觀皆作了因葢此宗非五重中之宗乃宗趣之宗義屬於解解之與觀俱屬了因若明緣因取助道法門。

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

理得之於內言得之於外未有形直而影不端理明而言不當者也宗會之於心觀深之於行未有聲和而響不順宗會而觀不深者也

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

始因宗而觀深藉旨而言的終因觀而宗愈會藉言而旨愈明

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石壁云理明則言廢智會則觀亡且旨即理宗即智言即教觀即行應知理顯因言是以忘言智明因觀是以忘觀得兔忘筌誠如此也

第九觸途成觀者。

未諳上之入門。則凡有修入。如著弊絮荊棘中行。觸處罣礙。既解此已。則歷緣對境。觸途成觀。如風行空中。一切無障礙也。

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

石壁云。言移則設教千端。何乖其旨。觀移則造修萬種。安易其宗。良由理智同源。機緣異轍。是以言兼權實。觀帶淺深。爲明宗旨。元微欲顯。且隨言觀。

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

石壁云。言移則教別。理顯無殊。觀改則行遷。智明不異。

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

石壁云。不異之理。是宗。此宗全理。故云即理。無差之理。此理全智。故云即宗。理智如如。言觀泯矣。

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

石壁云。宗旨體一。而立二名。如鏡與光。亦彰二號。因言達理。藉觀契宗。理智既其齊明。言觀即爲方便。

第十妙契元源者。

夫悟心之士。甯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

理。

悟心之士。全性以起修則旨卽是觀。全修而在性則觀卽是旨。故不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因筌而得魚。決不執筌以爲魚。體顯名忘。決不循名而忘體。故不滯言而惑理。

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

石壁云。言不能議。理本非名。心不能思。智元絕慮。天台云。口欲言而辭喪心欲思而慮忘。余曰。大師所說妙觀之宗。正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而爲其主故於第十妙契元源。究竟指歸也如此。

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石壁云事法既虛相無不盡理性眞實體無不現故曰妙契寰中矣

光緒二十二年春三月京口丹徒縣李培楨捐資

敬刊永嘉禪宗集註全部

永嘉禪宗集註卷下終